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一册目次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原缺卷一百八）（一）
（宋）魏了翁撰　宋開慶元年刻本（卷十八至十九　三十五至三十八　四十三至四十六　五十至五十三
七十五至七十七配明嘉靖安國銅活字本）　〇〇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

（原缺卷一百八）（一）

（宋）魏了翁撰

宋開慶元年刻本（卷十八至十九　三十五至三十八　四十三至四十六　五十至五十三　七十五至七十七配明嘉靖安國銅活字本）

鶴山全集一百九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南宋之衰，學派變爲門戶，詩派變爲江湖。了翁容與其間，獨以窮經學古自爲一家。所著作詩文極富，本各自爲集。此本乃後人裒合諸本，共次爲一編。其三十五卷下題渠陽集，三十七卷下題朝京集，九十卷下題自菴類稾，則猶仍其舊名，刊削未盡者也。史稱了翁年十五時，爲韓愈論，抑揚頓挫，已有作者之風。其天姿本自絕異，故自中年以後，覃思經術，造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紆徐宕折，出乎自然。絕不染江湖遊士叫囂狂誕之風，亦不染講學諸儒空疎拘腐之病，在南宋中葉，可謂翛然於流俗外矣。其集原本一百卷，見於焦竑經籍志。前有淳熙己酉宛陵吳淵序。凡詩十二卷，表制誥奏議等十八卷，書牘七卷，記九卷，序銘字說跋等十六卷，啓三卷，誌狀二十一卷，祭文輓詩三卷，策問一卷，長短句三卷，雜文四卷，又制舉文三卷，周禮折衷四卷，拾遺一卷，師友雅言二卷，共成一百一十卷。此十卷皆註有新增字，蓋書坊刊版所續入。然了翁尚有古今考一卷，又不入此集，蓋偶遺也。元明閒集版湮廢。嘉靖辛亥，四川兵備副使高翀等始重刻於邛州，而校訂草率，與目多不相應。或書中有此文而目反佚之，疑有所竄改，已非其舊。又目凡一百十卷，而吳鳳後序稱一百七卷，蓋重訂時失於檢勘。又周禮折衷併爲三卷，以師友雅言併爲一卷，又闕拾遺一卷，故實止此數。然世閒僅存此本，流傳甚少。今重加校定，仍其所闕，析其所併，定爲一百九卷，而原目之參錯不合者，則削而不錄焉。

魏鶴山集缺卷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一百八

又 缺葉
卷之一第一葉第二葉四行 卷之十一第十一葉 卷之十七第七葉 卷之三十四第十五葉 卷之四十第十葉 卷之四十七第十七葉 卷之八十二第六葉第七葉 卷之八十七第二十二葉至末 卷之九十第二葉 卷之一百二第十葉 卷之一百九第一葉至末

嘉慶丁卯冬十月從友人得鶴山集文館刻繕閱一過實不符失十八卷七十七卷卻有增一千大卷從闕如也至缺葉亦不得一以宋刻校之如明刻即從此本出而闕卷何以多有遺耶非刻時未見耶抑刻本據補耶余初得此宋刻時似亦有鈔補今因照目錄不分卷數以此卷之上卷入前頰頰也今以明刻而有之卷數宋刻目錄悉依所借傳寫者比推明刻目錄與今本不合不知今日刻時何以能賢否而知書之裝時書未為甚就而書中斷裏之稱呼之而併缺其之消團宋刻殊是部有所會此以備宋詳細目前知之此別遺宋初今補本從甲殊矣宋本參較之是字跋 復翁記

凡書以舊本為貴即如此書卷一大一書有之殘數百年無難得余圍而目錄所缺其處明刻而目錄而之是可數也且明刻不但此卷不逮宋刻殊者二種是宋刻并有有書而目錄反無者且或之有殘也就此之而論目錄亦卷已屬至實何通體耶 復翁又記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養生文治擬都垂三百年延内興起未墜也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薾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織組則楊晏為之倡已而迂闊障川斲雕逐樸學議論務風節要以固世教達國體為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洛周子出焉其言以道德性命為務而性文之能藝焉引作通書易極圖大本立多餘乃所及雖而多見於其言語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寄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各範可謂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矣後生接響調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志道忘藝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士精義理焉本末得并然則言之而文行之而遠亦豈兩予之所商識之一日於

觭山魏公之文可垂有識也　南陵後桂朱文公
學貫理學訓經之外文齊史馥騷情雅並
體法畢備又余所可
公晏西山真可公鄉焉余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學
刑之循守稽二公之備論嶽丕丙半
魏公假者紹道吾門余摩吾奴首壽元撰故讀
公詩文為加熟
公宦游十二年于茲今年日近丕克丕舒遺

臺家刻梓屬余序其了日寄觭雅
公天分頗披發從諸老府書無不讀可見道
年守道的故作為文章深辯闡揚微一物
不推至氣立行之臣以匡救一事不述王綱九法
之面以為其言已必致其力行言之必將無同
體仲從必不雜老佛必必本據以至一純
述一詠歌必勸戒必情皆禮止千
變為態平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猶

尚體要而循法度浩乎如雲與宮商要可
比渾乎如至寒暑至而美可于蕭乎如風
穀泼而時自然也其理劉之言然其有德
人言欲詮語之問學而長如歐蘇之體
法歟
公文視西山理教同醇麗有體同而豪贍
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以喜魏要
皆見道君子歟

公雅于撥峻第晚殘政是終身未嘗安於
朝廷之上使得行其言以措諸事如
藝祖之訓而用之郡止如今所報者而矣不
傚以千秋而可見者文而已惜哉序於已
酉夏五宛陵吾□序

鶴山先生大全集目録上卷之一

卷之一

古詩

遊古白鶴山
和薛秘書紱聞鴂韻
和虞永康剛簡滄江鶴再誕雛
寄題雅州香國
登萬象樓和計次陽韻
贈章相士
和虞永康美功堂詩
次韻史少莊竹醉日移竹四首
虞永康生日
安大使丙生日
次韻叔何兄賀生子
餞章郎中良以浙東倉歸湖州
送宇文侍郎紹節知廬州
題蔡氏叢桂堂
送徐校書知處州
送王考功開禮江東漕
送宋常丞德之知閬州
送黃考功 廣東運判分韻得湊字
送曾尚右從龍知信州分韻得州字
追送劉侍郎甲以寶制帥湖北
送程左史驟以右撰知夔州分韻得重字
題謝耕道表一李春雨圖
送陳大著晦知衡州分韻得輝字
題石興宗授讀書巖
送趙編修大全知眉州分韻得登字
送范吏部子長知崇慶分韻得兮字
送蘇大著大章知吉州分韻得章字

卷之二

古詩

送周架閣南以浙東提舉歸平江
題沈氏書堂
次韻德先步月荅所問語
次德先韻
次韻虞永康剛簡廬居生芝
韓叔沖約客泛舟滄江分韻得泛字
贈僧祖淳南遊
寄李考功道傳
和李致政花石山詩
次韻黃侍郎海棠七絶
題劍門
題大安軍楊寶謨 旌忠廟

出劒門後日發宛徑𠫊集韓兵方言
過大安軍黒水阻障越崇道觀以需漲落乃
濟
寄題王才臣南山隱居六首
謝安大使丙見遺白玉環
送二兄三兄赴　廷對
次韻虞永州剛簡送香
約眉之寓公飲郡圃梅下分韻得動字
虞知府剛簡生日
王總領鉛生日
重陽前一日約寓公飲于新開湖之西港分
韻得一字
次韻李參政壁湖上雜韻録寄龍鶴虞十
三首
續和李參政壁湖上雜韻七首
西郊訪梅約李提刑𡌴李參政壁八客分韻
得爾字
梁運判綸生日
貽虞陵術士馮椿
浣花即席
再和浣花韻呈李彭州𡌴李參政壁

古詩
送趙茶馬師𡌴東歸
李參政壁生日二首
次韻郭方叔諸公賞梅至夜賦詩
次韻劉左史光祖王亭觀梅
題潼川倅廳先得月樓
和宇文漢州乞房樓記詩
約許侍郎奕諸公酒半宋正仲德之至首
登元祐閣次韻李左史𡌴所和范瀘州子長
都城

詩
臨川過𡌴年永叔植蔡竹義木於庭乃揭其
堂曰蔡義索詩
潼川憲司栖園築亭取康節語名以四春十
二韻
遂寧社稷風雷雨師壇釐正
次韻張大博方見貽二首
再次韻二首
次韻張大博方得余所遺二程先生集辯二
程戲邵子語
虞萬州剛簡生日
董侍郎居誼生日

王總領鉛生日
歌詩三十五韻送前知隆慶任侯逢赴召
領客君子軒木芙蓉盛開分韻得紅字并序
重九後三日後圃黃華盛開因相與觴其嘉
之稍顯者各賦一品探題得桃花菊
次韻薛秘書叔見遺玉臂格謝書則堂扁額
飛雪亭
張義立方得古井以木為甃命曰亭泉求詩
重陽分韻得放字
卷之四
古詩

補和李季允重去秋所寄凌霄觀詩
汪漕使即梅圃作浮月亭追和古詩余亦
補和
約客汎舟東山分韻得大字
次韻西叔兄日食地震詩
約書院諸友過石洞韋檢校提役
至後再見大雪楊尚書汝明約登天開圃書
閣分韻得平字
送劉寺丞庭幹赴浙西提舉分韻得賞字
閣學袁侍郎燮以朝裡柒龍兩圖見寄來和
二首

送袁郎官甫知徽州
送侯成甫歸蜀
送楊尚書汝明知瀘州
送鄭侍郎損四川制置分韻得蓋字
大理曾少卿煥欲見余近作錄數篇寄之以
詩為謝且云連日奮筆作讀余文而喜
因次其韻
送任大卿逢知漢州張少卿午知眉州
領客登介亭分韻得梅字
四月二十日領客尋龍井前盟以雨陰晴未
定不果往買舟下西湖步至玉泉觀魚

分韻得東字
六月十四日後殿侍立新永康太守成嘉會
朝辭奏事詞氣慷慨　上為嘉納賞隆
筆紀其事今鄉人祖帳分韻得西字
楊仲博約生日七月二十四日
送杜兵侍孝嚴以華文待制知遂寧府
送楊仲博約歸蜀
送黃宜州庭之郡
送秦秘監季槱以顯謨知潼川府七月十日
送張匠監忠恕以秘閣知贛州八月十九日
約漕使泛舟東郊分韻得江字

卷之五

古詩

有吾摘傍梅讀易之句以名吾亭用韻答盛

次韻永平令江叔文題鶴山書院落成

生朝李有吾貽詩次韻爲謝

次韻李有吾讀易亭山茶梅

再賦

鶴山書院前夫容州

再韻

通道宋宰求時齋序李有吾賦詩次韻

撫州崇仁縣玉清觀道士黃石老士古象以

目錄上　十六

李公父書來問字

題尹商卿起宗自信齋

兄子高新得赴　廷對

丁大監文伯得余近作讀之疾愈以詩見貽

先立春一日雷電雪交作程叔運賦詩次韻

朝字韻詩諸文倡酬未已再次韻

送程叔運高不妄西歸

湖北提刑林寺丞赴召以書索詩

中秋無月分韻得狂字

九日分韻得寒字

送吳門朱元老歸浮光并序

題東甌王友直尚友堂

贈造琴道士劉致雲

洪士龍以洪舜俞考功所作竹洲精舍記

見問

張永平爲作亭于渠河之右余請名以觀

通守江君贊賦古詩二十有二韻以答

之用韻和答

次韻盧陵劉時見假

卷之六

古詩

贈曾醫

目錄上　十八

四川茶馬牟賓章大年修揚子畏泚以書索

題詠

和靖州判官陳子從山水圖十韻并序

過巫大夫清烈廟下

至左綿書懷呈榮州綿州二兄

壽四川制置李侍郎

送高才卿出守嘉定

次韻蘇味父自郢見寄

七夕南定樓飲同衆官

中秋領客

重陽領客以老杜舊日重陽日詩分韻凡倉

主十八人得不字

游北嶽分韻得豐字

上巳領客

永嘉林君並父得英石名其室曰研齋予爲

以介室

羅五星書郵奉寄十詩

七夕有賦

黃成之量求庵舟詩

中秋有賦

送游吏部赴召

奉訓容齋謝能夫諸友

贈畫工王生

次韻趙制置制勝軒詩

端平三年春三月

天子有詔俾臣某以僉書樞密院奏事既上還山之請乃休沐日丁丑與賓佐謁濂溪先生祠賓主凡二十有二謂是不可無紀也遂以明道先生雲汲風輕之詩分韻而賦而詩有二言有四言局一韻者則二客賦之某得雲字

酈溫泉

江東漕使兄約遊鍾山分韻得冷字

贈畫工王三錫傳神

卷之七

古詩

次程少逸餞楊教禹汝明教授

和史少莊登山韻三首

和李參政壁龍鶴庵盧二首

和李校書宜沐川三絕

次韻外舅楊崇慶宴以詩相招三首

李參政壁見招遊龍鶴山歸途有作二首

和范少才子長詠雪三首

恭和開喜宴賜毛自知以下 御製

和張大著填字韻二首

張大著以韓持國蘇樽紅妓事再和見戲復

次韻

再和顯字韻

和胡祕書有開學中釋奠

題表天將追遠亭

次韻費同叔解嘲

次韻 丞兄聞丁卯十一月三日朝報

次韻虞永康剛簡題滄江書院

次韻虞永康謝易有作

再次滄江韻二首

次韻范少才子長在峽中寄李季允塞二首
次韻虞永康剛簡謝余過瀘江
和虞永康梅花十絕句
安大使丙生日
次韻李參政壁見謝遊龍鶴山詩二首
次韻虞永康十月海棠二首
李寵秀致政以其生日前一日約士友置長慶院訪梅花山茶因以爲壽十二月四日
李德秀致政即席賦五言十韻用韻答之
次韻黃侍郎疇若瀘江海棠六絕
次韻王茶馬海棠四絕
次韻黃侍郎疇若生子
題梓潼廟
題上亭驛
九月八日類試別所與同事飲而茹作
次韻監試遂寧州提刑張兵部鈞有懷家山
木犀
用黃侍郎疇若韻題李文授運瑞萱亭二首
用李致政韻題臨邛陳氏所居呂仙所留詞
道人來四字
送新進士
送唐述之季乙赴　廷對

卷之八

律詩

次韻眉山胡宰亘曾
次韻李參政壁李提刑埜見和雨湖觀梅
次韻李參政壁上劉舍人閤學光祖
和別駕喜雨四絕
送安同知丙赴闕五首
用大理楊少卿韻題馮君山莊圖二首
次韻李彭州埜乞鶴于虞萬州剛簡四首
薪孫節推拔
人日約李提刑埜李參政壁登萬壽順馬上
醉書
李提刑埜李參政壁再和招鶴詩再用韻以
謝四首
再和招鶴四首
李參政壁折贈黃香梅與八詠俱至用韻以
謝八首
李參政壁約客訪西郊海棠子以齋禁不與
拜和
次韻虞萬州剛簡瀘江海棠
上巳日約同僚過蔡開晚視新開橫江堰
題李彭州埜南亭

送李梁山錫之官二首
趙深甫年七十有親九十貧無以養求祿
題三僊子杓良室
次韻李彭州埜訪山居三絕二首
次韻李參政壁秋懷十絕
次韻李參政壁賦墨蘭新堰三首
曾提幹紱予以詩惠分茶梳用韻為謝
次韻虞萬州剛簡見寄除夕江村餞臘二首
南郊祖帳賦五十六言呈劉左史光祖
許侍郎奕同飲郊外王氏亭分韻得風字
送李左史壆郊外和宇文盛州子長贈別李韻

別東叔西叔二兄于遂寧門外
次韻遂寧府宴貢士即席賦二首
虞萬州剛簡生日三首
董侍郎居誼生日三首
王總卿幽生日二首
登冠山次譜叔兄壁間舊韻二首
與劉左史光祖同別楊少卿子謨于南郊舟
中用宋兵部德之韻
再用宋吏部德之韻送劉左史光祖
次韻李參政壁和薛秘書叔詩見寄五首
譙中甫有詩有嬉嬉游游之語因次韻贅之

卷之九
律詩
次韻盧帥范郎中子長再和所送李季允
韻見寄二首
題李卿中耆不壽堂和劉左史光祖韻
次李參政壁所和五絕句韻因以為壽五首
再和前韻答賦五首
書遂寧何氏袞與齋
赴遂寧進士期集即席賦
送劉類元炳奉對闕庭
二月二日遂寧北郊迎富故事

二月十九日席上賦四首
翌日約客有和者再用韻四首
昨有事于社稷及境內山川是夕枕上聞雨
二首
次虞萬州韻送曹簡夫守宜城待闕
次壁間韻題懷安道上三州王氏亭六言
二首
以使事適成都訖事而歸虞萬州剛簡成都
尉高表兄拉訪靈泉宰高表兄風雨連
明遂謁朱奈酒祠即事賦四首
臨發瀘川許侍郎奕提刑戣于東山賦詩

留別
題潼川賈伯用崇雅閣出入體
約客木峯下有賦
八月十四日夜約客月下有賦
即席自和
八月十五日夜月意偃蹇夜久微明須臾復
晦巖叔兄有詩因次其韻
翌日對客雨中再和
贈相士郭瀕
李徵之必傳聞其弟貫之道傳西歸以詩送
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六首

元夕卜油溪故事二首
和李參政壁正旦聞邊報
茂叔兄還鄉北郊酌別
次王萬里萬愁霖
贈術士龔恢乙
題桃源圖
題賈伯用軾大龍阡
次韻李參政壁龍鶴山廬
李參政壁約至井監偶得二絕
題成都寇江公亮公秉勤謹忠信和緩八箴
自長寧阡過靈泉兄弟觀黃經從得知以歸
李參政壁生日六首
安宣撫丙生日二首
和楊仲禹送史子修特奏赴吏部注闕
和除夕前一日南叔兄會楊仲傅紹楊季穆
絕詩
人日南山寺約臣憲杲
正月九日北山雞鳴寺約同官
春社日祀事既畢轎中得三絕
觀南隄
正月九日川上之遊楊季穆辟以酬唱見寄
走筆次韻

次韻李參政壁見寄三首

卷之十

律詩

次韻李參政壁見遺生日
送王教授丞雍之官臨邛
余既賦詩坐客請以唐人家花車斜韻同賦
醉中作五十六言
八月十四夜月用舊作韻呈諸友
邂逅提刑[illegible]之以十五日和韻見示再次韻
九月丁亥秋祀畢勞農北郊蘇提幹在鋒以
疾不往以詩見寄因次其韻

李參政壁生日六首
次韻蘇和甫在鎮雨後觀梅
海潮院領客觀梅
嘉甫弟生日
盧帥曹大博叔遠生日四首
舟至合江度周卿正以詩相迓次韻
將至古瀆寘惠剛簡以三絕同端午節見寄
用韻為謝三首
萬州守潘叔弼拉登魯池觀荷花荔枝二首
和崔侍郎與之送行詩韻二首
即席和丁參師韓送行詩韻二首

和夔漕王觀之韻二首
生日和辛江陵克承即席韻二首
李季允箕作吞雲樓索詩和夔漕韻答之
二首
艤舟琵琶亭次福士張元龍以詩代柬韻
二首
楊仲博約生日三首七月二十四日
史倉使定之約登齊山自翠微亭過清溪橋
至翠天洞又至華蓋洞尋微亭史倉
索賦
李池州和韻見寄再賦

高不疑斯誠與客登梁昭明釣臺李有孟和
前詩見遺用韻謝之
十八日上壽退　賜坐十九月貢院　錫宴
二十一日　紫宸殿御筵即事七首
和楊尚書汝明韻送龍夫甫歸永康
十二月九日雪融夜起達旦
十日夜聞風聲
臘日同舍郎即湖上送諸葛吏部安節赴湖
北常平次汪吏部立中韻
楊尚書汝明和晴字韻詩適趙部宿再韻謝
之二首

袁都官甫同前韻起二詩和荅二首
次韻楊尚書汝明立春二首
曾少卿揆約欽郎席賦
八月七日被　命上會稽舟中馬上得
十首
約任千載大卿同王萬里萬楊仲博約泛
湖任賦二詩和其韻
西叔兄生日四首
後殿侍立三首
射殿引諸班出官人拽拔子二首
通泉李君雅卿以廷試卷漏示全注自二首

降末甲戌詩以告其歸
領客泛西湖客賦詩次韻
莫除後書記所見三首
夏至祀昭伯于開元宮前三日省中齋宿
新繁縣禾登九穗嘉甫弟有詩索和
講筵侍立三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率朝率百官請 大行皇
帝謚于南郊日　寧宗忌事四首
和王太傅萬齋宮夢中絕句
題洪崖安道人菊庵
題蘇文忠與鄧安惠西山唱和

卷之十一

律詩

將入靖州界適值有吾生日為詩以壽之三
首
王常傳寄示沱路七詩李有吾用韻為一章
因次韻
次韻樊武仲致政見貽二首
次韻蔣仲甫致政聞南遷見寄二首
次李有吾送安恕父回長沙韻四首
再用韻
有吾生日以三絕為壽

送從子仝慶西歸六首
題南叔兄藏修閑息遊觀
次韻黃判官喜雪
有吾生日三絕句
次有吾慶生日韻 戊子
題陳肩仲貢希元詩卷贈蕭道士
肩吾生日
次有吾慶生日韻 己丑
次韻丁大監見懷二首
次韻允華葉真見思鶴山書院詩
和虞退夫韻三首

子益教授再用韻賦并有番機從諫之誨
復和三首
暴在遂寧嘗賦木犀偶憶前作用韻再賦
又
次韻中秋風雨中約客葉元老有詩
虞退夫生日八月二十三日二首
用賓景元韻題穆吾宋正父湖山清隱詩
卷
次韻虞退夫除夕七絕句
用張子益教授韻送虞退夫西歸
嘗為趙大社番作草泉二字及四紙寫詩已

十二首趙一再有詩因次韻二首
題趙昌父太社寄桃源何道士
題羅李能㥁六友堂
次韻靖州貢士瘞鳴宴二首
趙太社昌父封佀近詩見寄用鶴吟韻和荅
王萬里常博自金山以詩代柬因次韻三首
題丁先之濳厚齋二首
和胡自明見貽
次韻王常博題贈江陵樂德佐
題峽州三遊洞二首
和虞退夫見貽生日詩韻五首
和蔣成甫見貽生日韻二首
次韻知常德袁尊固監丞送別四詩

卷之十二

律詩

用蔣成甫韻賀虞退夫生子
虞退夫生日二首
十一月九日新灘李　示余開禧三年四月
九日所跋外舅楊壽使灘字韻請次韻
建士施霆言自嘐以詩相迓
過虎頭狼尾灘避險出陸至譚晉仲故居有
謝公昌國劉公德脩魯公仲章詩因謝

韻有賦二首
書所見聞示諸友五首
次韻虞退夫除夕七絕句
用樊武仲致政韻餞黄戶部
次韻荆門張守寺簿元簡見寄詩韻二首
六月十四日次韻樊武仲喜雨
送楊字有趙叙倅用高榮州韻
長女生日三首
送李蒲江歸簡池用高榮州韻
北郊勞農
安撫領生日二首

楊尚書生日二首
李制置生日二首
魏茶馬生日二首
遂寧家知府生日二首
潼川路施運判生日二首
瀘貢士二十人端平元年手書增郡國貢士
負瀘增二人是歲貢于東西路轉運司
者各二人以五月庚戌合麼吏宴于
郡之正衙歌鹿鳴以遣之二首
送李李尤赴召三首
李尚書被召過瀘臨發之日宮吏以行香日

分追送不及明日尚書賈公令江注部後期
次韻以謝
題外舅提刑揚大夫墓
嘉泰二年題資州醮壇山星斗閣至是同王
資州其然賈大安子淏楊季特處子諸
公登山用前韻二首
制置丁少卿生日二首
次韻丁制置遠迎三絶
寄題李季衡東樓
題王巴州褒傳經樓
恭和 聞喜宴御製

題余氏聚遠樓
將作監栽竹徐直翁清叟俾子書植賢亭
三大字以詩見貽三首
夜直玉堂二首
四月癸巳發潯陽館過濂溪飯于太平宮宿清
虚庵宿太平宮五首
丙申攜客自康王觀東北行十里觀谷簾泉
二首
題歸宗寺
青玉峽
萬杉寺
三峽橋

卷之十三

牋表

漢州到任謝表
被 旨兼權潼川運判謝表
潼川提刑司賀 端慶聖節表
潼川轉運司賀 端慶聖節表
潼川提舉司賀 端慶聖節表
潼川運判謝到任表
直秘閣知潼川府到任表
謝周程三先生賜謚表

立皇子賀 皇帝表
賀 皇后牋
明堂大禮肆赦賀慶成表
賀受 寶表
賀 皇后牋
元日受 寶肆赦謝表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 御筵表
除權工部侍郎謝表
謝 皇太后牋
復元官職宮觀謝表

上　皇太后表

潼川路安撫到任謝表

卷之十四

內制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

賜淮東制置趙葵乞遂退閑不允詔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七月五日

擬御筆褒鄭清之

賜葛洪辭免資政提宮乞休致不允詔 十月十三日

曾參政從龍生日賜粧飾詔 七月十七日生

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聞喜宴口宣 七月十五日

賜吏部尚書李埴乞歸田里不允詔 閏七月四日

賜知閤韓休乞休致不允詔

賜李埴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不允詔

賜洪咨夔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

賜李埴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

批答

口宣

賜葛洪乞休致不允詔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顯恭皇后下宮修砌山墻告遷神御表文

賜陳韡乞解僉書樞密辭執政恩例奉祠不

允詔

賜陳韡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

賜陳韡再乞祠不允詔

八月半禱浙江設醮青詞

擬趣召崔與之御筆

賜右丞相喬行簡生日禮物詔 九月一日

皇帝甲子本命就開元宮設醮 九月一日

朱表

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 九月二十九

告太一祝文

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奏告　太廟景靈

宮　祖宗祝文 九月二十日

青詞

賜李埴乞還故里不允詔 九月二十四日

賜李埴再上章乞還故里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安癸仲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詔

卷之十五

奏議
奏乞爲周濂溪賜謚
小貼子
又小貼子
奏論故軍器監主簿游仲鴻紹熙末年建明
宗社六計
小貼子
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貼黃
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論州郡削弱之弊

卷之十六
奏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輪對劄子二
論擇人分四重鎭以備金夏韃事
論實錄綱文
奏論蜀邊墾田事
直前奏事劄子二
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
靜遠夷利害五幾
貼黃
論士大夫風俗

乙酉上殿劄子三　二月五日
論人主之心義利所安是之謂天
貼黃
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
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

卷之十七
奏議
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　四月初七日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
以盡下情　七月二日
貼黃

又貼黃

卷之十八
奏議
應詔封事

卷之十九
奏議
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第三劄
第四劄
貼黃

第五劄

卷之二十

奏議

乙未秋特班奏事

貼黃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 御筆

貼黃

奏乞將趙汝愚配享 寧宗廟廷

貼黃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奏乞審度經界利害以寬中下戶

貼黃

卷之二十一

館職策

答館職策一道

卷之二十二

進故事

論備蓄人才 七月十三日

論東狄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論感民莫先 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論襄黃帥 二月一日

論乞 詔諸帥任責納降附安反側 八月二十日

論黃陂叛卒 八月二十五日

卷之二十三

狀劄

辭免召赴 行在狀

辭免召赴 行在狀 閏四月二十六日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 上四川制置

辭免除直祕閣知瀘州狀

申尚書省乞檢會臣元奏積累先生謚狀

申尚書省乞以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丐祠申省狀 閏八月十六日

再乞祠申省狀

辭免除起居郎狀

丐祠申省狀

再乞祠申省狀

卷之二十四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四乞祠申省狀

五乞祠申省狀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丐外再申尚書省狀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丐祠再申尚書省狀
辭權尚院契勘供職月日幫行請給
除權工部侍郎舉李寔刑簡自代奏狀
應詔薦楊子謨等五人奏狀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知瀘州狀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似自代奏狀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辭免召赴行在
薦三省元奏
小貼子
又
申省論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卷之二十五

狀劄
再辭免召命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轉官命詞獲受納奏狀
再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申省狀
丐祠奏狀 十月二十五日
再乞祠奏狀 十一月一日
辭免同產兄利路提刑高稼贈卹恩例奏狀
三乞祠 十一月三日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端平三年四月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三辭免知潭州劄子 六月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 十一月二十二日

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辭免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奏狀 正月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乞致仕劄子

卷之二十六

督府奏陳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奏狀 十一月三日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表
三辭免簽書督視奏劄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
劄 十一月二十四日
貼黃
又貼黃
先事奏陳三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
奏劄
三辭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十
一月二十八日
乞拔會累積收回執政恩例奏劄 十二月一日

貼黃
又貼黃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奏狀 十二月三日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八附
督府奏陳
奏兩府所辟官自截日供職 十二月三日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二月九日
奏別擇日朝辭 十二月九日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謝表
奏乞宣諭大臣趣擇行期 十二月十一日

貼黃奏科撥錢物
貼黃奏江陵從督府乞兵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貼黃奏淮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事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固民怨
奏乞降便宜詔書
賜便宜詔書謝表
奏將帥漕臣饋送犒諸軍 十二月十六日
奏措平江府 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德安救卒募訴及備韃聲東擊西 十二月
二十六日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勠力推賞 十二月二十六日
榜諭北軍 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一榜諭將士 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發還犒私覿禮物 十二月二十九日
奏至鎮江犒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報捷飾行色
奏併力措置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府 正
月十一日
貼黃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 正月十一日
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正月十二日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櫃
卷之二十九
督府奏陳
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聽天工而違時發 二月三日
奏乞將葵文張高世英優加贈卹 二月三日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 二月
貼黃
貼黃奏乞將曹友聞李安國優與旌擢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 二月十六日
奏乞早定峽州襄陽守臣 三月四日

貼黃
自劾 三月六日
榜諭北軍 三月七日
奏措置京湖諸郡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回新命速賜寬斥
奏析督府前後事體乞檢會累奏施行
奏北軍當思調伏無內外相安
奏撥官告銀綱付別之傑經理
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
卷之三十
督府奏陳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復襄事宜
貼黃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卷之三十一
督府書
揚州趙制置
丞相
又
揚州趙制置
蔣左史
左丞相

左丞相
左丞相
左丞相
左丞相
別參謀
左丞相
趙大使
別參謀
趙大使
游侍郎
左丞相

安撫頌
丁制置
李大著
京湖別制置
左丞相
蔣左史

卷之三十二

書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 適
上李參政壁論蜀事
上韓太師 侂胄 論逆曦事

上吳宣撫 獵 論布估
答虞永康 剛簡
又答虞永康
柬孫蒲江 [illegible]
又柬

卷之三十三

書

答名山張監茶 伯酉
代南叔兄上費參政 士寅
上曾樞密 從龍
上史丞相 彌遠

丐祠上史丞相 閏八月十六日
再乞祠上史丞相 閏月二十一日
丐祠上史丞相 乙酉
再上史丞相
四乞祠上史丞相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 九月二十五日
小貼子
丐祠上史丞相
再上史丞相
對靖州汝守倬月船
答滕景直書

答韓得之 山

卷之三十四

書

答林知錄 [illegible]
答昌化潘知軍 子[illegible]
答武岡李通判 [illegible]
答荊門張簽判 元簡
答[illegible]李侍郎 壁
答任[illegible]幹
答夏沙李縣丞 元宗
答曾參政 從龍

答劉提幹 子董
答贛州吳侍郎 子建
答張大監 忠恕
答張大監
答袁衢州 甫
答黃子才 鑑
答張大監
答饒州陳知府 宓
答丁大監 黼
答嚴教授 桂
答鄭運幹 鉞

答許解元 琦
答范殿撰 子長
答樊致政 庚
答江縣尉 埜
答遂寧李侍郎 壂
答吳寺丞 泳
答鄭通判 寅中
答黃閎仲有
答楊架閣 忱
答李侍郎
答陳子敬 寧

卷之三十五
書
答江西葉提刑 軒
答湖廣陳總領 允迪
答葉子 寘
答澄州徐教授 俊
答福建史提舉 彌忠
答易尚書 祓
答洪郎中 咨夔
答真侍郎
答袁提舉 甫

答李遂寧 壂
答袁提刑 申儒
答廣西趙經略 師
答林衢州 岊
答袁提舉 甫
答薛檢法
答丁大監
答池州張通判 洽
答常德袁提刑 申儒
答黃總領 申
答寶慶梁教授

答湖北李運使寺朋
答史提舉彌忠
答林大卿
答潘瓊州子順
答寶慶李知府
答劉司令宰
答周晦叔應辰
答楊均州枚
答王邵武遂
答朱擇善敦之
答吳寺丞沬

卷之三十六

書

答蔡總領廣
答楊次房少陵
答蘇伯起振文
答巴州郭通判黃中
答黃眉州中
答前臨安尤通判焴
答趙全州步愚
答周監酒
答遂寧李侍郎埴
答馮吉父祥
答真侍郎德秀
答楊富順伯雨
答閻運幹
答熊教授有宗
答喬尚書行簡
答林提刑岳
答夔路趙運判
答真侍郎
答吳士龍天成
答楊瀘州

答丁大監黼
答喬尚書
答羅制幹愚
答曾教授定迪
答真侍郎
答廣安邛州方簡
答羅制機愚
答李監丞心傳
答湖南李運使𡸣
謝史丞相

卷之三十七

書
李貴州 壬辰
黃制置 伯固 壬辰
江陵別安撫 之傑
程運使 遇孫 甲午
鄭丞相 甲午
鄭丞相 甲午
陳參政 甲午
蔣大著 重珍 甲午
真侍郎
李舍人 性傳
丁制副 黼 甲午
吳舍人 泳
回李總幹 子才
曾參政
吳知縣
鄭左相 乙未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禜祭國門 乙未
寧國趙書記 時頭 丙申
吳提幹
吳侍郎 潛 丙申
卷之三十八
記
成都府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永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永康軍花洲記
紫雲山崇仙觀記
成都府感應觀賜額記
資州新創貢院記
卷之三十九
記
中江縣靈感廟神塋記
邛州新創南樓記
瀘州顯惠廟記
茂州軍營記
石泉軍軍學記
漢州開元觀記
雅州振文堂記
綿州通判廳二賢祠堂記
記
節齋記
卷之四十
記
眉州新開環湖記
眉州江鄉館記

眉州新修蟇頤堰記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長寧軍貢院記
富順監創南樓記
廣安軍和溪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卷之四十一

記

眉州威顯廟記
眉州載英堂記
漢州房公樓記
書鶴山書院始末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王臺極堂柱識
參議胡君　祠堂記
石源計義用　川上樓說
眉山孫氏書樓記

卷之四十二

記

成都府朝真觀記
史守文王靜篤齋說
江源縣天慶觀雲層臺記
簡州見思堂記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敘州鋪役記
綿州新城記
安少保丙果州生祠記

卷之四十三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天台張氏端甫雙璧樓記
潭州惠民倉記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泉州紫帽山金粟巖記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卷之四十四

記

敘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 六年七月
元符忠諫堂記
資州省元樓記
綿竹縣湖橋記
普州貢院記
楊文安公祠堂記
毛氏慈惠莊記

夔州卧龍山記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眉州江鄉館記

卷之四十五
記
劉清惠公祠堂記
嘉定府壁津樓記
瀘州重修學記
瀘州社倉養濟院義塚記

卷之四十六
記
成都府録事廳題名壁記
大宗正司記
華亭縣重修學記
常熟縣重修學記
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

卷之四十七
記
靖州鶴山書院記
高德文之問強齋記
夔州重建州學記

張行父忠恕拙齋記
曾無疑仰高堂記
家侯季文積善堂記
黔陽縣學記
龍舒陳侯沖君子堂記
資州中和宣布之樓記
道州建濂溪書院記

卷之四十八
記
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
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涪州社稷壇記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常德府東湖記
瀘州贍軍田記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眉州創貢院記
李侍郎峯北園記
邛州先茶記

卷之四十九

記

灃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簡州三賢閣記

洪氏天目山房記

相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潁城寧峯山房記

寶慶府路龍橋記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寶慶府濂溪先生周元公祠堂記

敎少師祠堂記

均州尹公亭記

廣漢夫妣心遠堂記

卷之五十

記

許德夫最大恥齋記

叅侍郞王述敬安堂記

通泉縣重修學記

靖州興寧縣社記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觀亭記

建安張子壽正齋記

江陵府叢蘭精舍記

盧陵戴幼學篤齋記

吳門衛林知耻齋記

鶴山先生大全集目錄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目錄下

卷之五十一

序

程氏東坡詩譜序

小學之書後序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呂氏讀詩後序

三洪制藁序

黃侍郎定齋文集序

臨川詩註序

卷之五十二

序

邵氏擊壤集序

橫渠禮記說序

達賢錄序

費元甫註陶靖節詩序

古郫徐君詩史字韻序

虞忠肅公奏議序

史少弼雲莊集序

孫氏拙齋論孟序

卷之五十三

序

彭山李肩吾從周字通序

朱文公語類序

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謚告序

勾易之書說及如坦文集序

黃太史文集序

朱氏語孟集註序

李伯勇明復春秋集義序

送虞仲易剛簡赴夔路提刑序

四明胡謙易說序

楊濟道鈍齋集序

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

范正獻公文集序

鄒淮百中經序

閒靜老人文集序

毛義甫居正六經正誤序

卷之五十四

序

衛正叔禮記集說序

李大卿勢龍羅錄序

陳正獻公詩集序

張魏公紫巖論語說序

裴夢得註歐陽公詩集序

楊恭惠公[illegible]奏議序
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朱文公年譜序
送葉元老歸浮光序
廣平李氏觀畫前見序
送清湘文元歸士谿序
邵萬州孝弟蒙求序
王侍郎舜復齋詩集序
錢氏詩隸律序
羅文恭公奏議序
游誠之默齋集序

番易王養正[illegible]集序
陳少陽文集序
趙鉛夫宗藩文類序
古今考序

卷之五十五

序

止止先生李文公集序
論語通釋序
伊洛淵源錄序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計子貞訓蒙正謬序
楊賜撰不拔子文集序
侯氏少陵詩註序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彭忠肅公止堂訓蒙序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楊伯昌子謨浩齋集序
註黃詩外集序

卷之五十六

序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吳彩鸞書唐韻後序
蔡文節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通鑑綱目發明序
游忠公鑑虞集序
邵氏之溪遺藁序

卷之五十七

銘

高才卿靜庵銘
詹祖孟存耕堂銘
何仲敏介軒銘
牟節叟子才存齋銘

潼川于充實節甫不欺堂銘
潼川運司新建懷容堂銘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府延祥觀鐘銘
高斯誠壯禮堂銘
游景仁似弘毅堂銘
宋伯謨飛龍達齋銘
袁元高南叔翠娛堂銘
張詠之照存菴銘
裴及卿夢得達齋銘
師厚卿遜知達齋銘

嚴師藝頤齋銘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
虞退夫兢敬和堂銘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
合江陽辟三勿齋銘
江子遠萬里古心堂銘
曾無疑三異歸全菴銘
魯塗辛欽夫克承執菴銘
莆田陳師道宿克齋銘
靖州李外父登升齋銘
衡陽李浙肯齋銘

高睢陂敬身堂銘
湘鄉趙縣尉秀孫茅齋銘
清湘滕景董旭厚己齋銘
湘鄉蔣定夫仕師友堂銘
金華邵曾看齋銘
番易許與晉齋銘
湘中高伯宗來夫公齋銘
清湘蔣成叟公頤一齋銘
渠陽唐吉父佑之敬義堂銘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卷之五十八

字說

高不器字說
高不妄字說
虞退夫字說
李季相字說
楊志甫字說
史之椅之樟字說
戴仁夫字說

卷之五十九

跋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跋向侍郎子諲拘張邦昌家屬檄槀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侍二親詩
跋黃尚書由與任千載運書後
跋房氏清白堂記
跋丹稜彭君墓誌銘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跋宋常丞德之送行詩後序
跋恩濛史氏遺安堂記
跋眉人王慶長寄蜀都賦
跋虞丞相帖

目錄二　七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跋文忠烈公真蹟
跋祖擇之龍學帖
跋蔣希魯密學帖
跋鮮于子駿帖
跋河東轉運王琪啓唐後家書

卷之六十

跋

跋武連湯尉檄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真蹟
跋唐恭愍公遺墨

跋黃侍郎疇若送虞永康剛簡赴召詩
跋金壇劉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跋閬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跋蘇文忠墨蹟
跋蘇氏帖
跋樂子仁翁爲洪雅王甲作壽樂堂記
跋任諫議伯雨帖
跋陳思王帖
跋傅諫議帖
跋虞雍公允文折虜使奏劄
跋陸日新盡忠辨誣錄

目錄一　八

跋晏元獻帖
跋崔吉甫三湯表章圖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真蹟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跋丹淵墨竹詩帖
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稾真蹟

卷之六十一

跋

題趙侍郎公碩帖後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書帖
跋 高宗付吳玠凡事必奏 宸翰
跋豫章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眞蹟
題劉左史 先 祖所書潁川陳荷母任氏墓銘
跋胡文靖公 晉臣 撤欄詩眞蹟
跋孟蜀斷碑
跋山谷所書旨山七德舞
跋胡知院 與 季淳往來書帖
跋楊參議與家書後
跋楊司理德輔父紀閣撰晉
題晉懸瑞 惟一 李錢建貢院疏後

跋邵康節逢春詩
跋呂景獻公遣與龍卿廣使例外送土物奏稾
跋韓持國帖
跋何丞相與家所藏 欽宗御書
又跋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跋 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 御札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題米南宮帖
跋張存之行狀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杭等十事

跋司馬文正帖
跋宋龍學帖
跋劉御史 述 帖
跋黄太史帖
跋馬御史 帖
跋諸賢帖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 仲鴻 帖
跋朱呂學規
跋陳了齋責沈
跋王君詔詩
跋程正伯家藏山谷書杜少陵詩帖

跋崔次和勉齋銘
跋南軒帖
跋張魏公帖
跋史 峴之 母家氏墓誌

卷之六十二

跋

跋虞秦公 栱 所撰杜府君 與權 墓誌
跋楊少卿 子謨 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跋張魏公帖
跋江宗博致仕帖
跋廣漢趙癸公論蒙説

跋杜忠司孝嚴曾祖郎範處士告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跋游景仁旧所藏裴紹業告
跋陳節先先生登科辟公東
跋賜潞京與刑部書
跋陳節與韓庚公唱和詩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陳節書
跋陳節詩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跋青神杜子敬和歸去來詞
跋端明程公振諡副諡議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公閣二帖
跋三傳祠記行狀
跋吳正獻公充帖
跋吳正肅公育帖
又帖
跋盧氏王歲會拜録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跋李清臣奏疏
跋沈國録煥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問
跋晏元獻公帖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跋李肩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跋顏魯公爭坐帖
跋胡後半埜詩藁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柬
跋陳了齋辯王荊公日録
跋趙清敏公墨蹟
跋蘇文定公帖
跋米友仁帖
跋斜川帖
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題林敬青古易

跋陳尚書宗召均贍宗族真蹟
跋環溪吳先生沆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
跋陳中舍貴謙所藏杜正獻草書

卷之六十三

跋

跋陳正獻公所藏 孝廟御書用人論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跋楊文公真蹟

跋方宣諭(廷實)奏議
題復州鴻軒
跋張魏公帖
跋陳忠肅公帖
跋北山贊議
跋司馬子巳先後天諸圖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跋李有吾為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跋李有吾所書鄉黨
跋鄒氏四世死事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跋顧夫人墓誌後
跋家李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偽檄事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跋毛氏增韻
跋黃太史帖
跋番易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
跋類省試策卷後

跋羅文恭公(點)諫藁
跋羅文恭公薦士藁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藁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跋永嘉葉榮祖臨子蘭亭記
跋鄧 宣和使虜賜私覿茶幣
跋蘇文忠為黃州教授作鄧權登啓
跋李有吾為君尚炯書鄉黨
跋李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藁

卷之六十四

跋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跋牛寶章(大年)記楊少卿事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題東坡趙德麟字說真蹟
題孟華事狀
跋張宣公帖
又
跋朱文公帖
題蘄州儀曹范瑛元帥府牒後
書呂滏士周(君)讀歷代書

跋朱文公帖
跋孫教授誌銘
跋陳獻肅春龍出穴圖
跋王荊公真蹟
跋克齋游吏部似所書孟子一章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跋趙安慶先世詩
跋魏以申蕃仲碑陰
跋杜佑通典

卷之六十五

跋

題丹稜劉氏黨籍
題史繩祖孝經
題彭山宋彥祥詩卷
題吳武安所得　高　孝兩朝　宸翰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
跋修金趙公所作養蒙箴
跋馮抑之回車論後
跋師厚卿通致仕十詩
跋　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跋　御書唐嚴武詩二十八言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跋陳君書虎青華
跋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舉卷以佛語謝楊誠齋周益公帖
題深叔書像
題盧祖皋復別祖墓　書劉晉之孝義傳後

卷之六十六

啓

謝邛守范左司宋求啓
成都簽判到任謝劉制置
通通判王國正
上趙運使蓍
代謝劉制置舉狀
通總領
通謝尚書源明
賀謝尚書
通茶馬
除國子正謝丞相
除正字謝宰相

差知嘉定府謝宰執
知漢州謝安大使 丙
知眉州到任謝安大使
卷之六十七
啓
答眉州同官
答趙通判 希仟
答州縣官生日
生日謝李參政 壁
謝劉漢州
賀張運使

除潼川運判謝宰執
生日謝親友
通安必保定啓
被召謝宰執
除兵部郎官兼吏職謝宰執
回蔣狀元 重珍
回蔡榜眼 仲龍
回趙探花 綍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
除秘書監謝執政
除起居舍人謝宰執

賀皇子國公誕生皇孫劄子
生日謝人惠詩詞
謝安宣撫除帑
卷之六十八
啓
答靖州士人生日
答殿官致禮者
海答生日惠詩
生日謝人惠詩詞
又謝守倅
生日謝守倅以下惠詩詞

答靖州時官士人惠生日
答靖州范倅 中
生日答衛沅州 激
復元官職宮觀謝宰執
答虞邛州 剛簡 定啓
答楊廣安 汭 定啓
答馮敘州 邦佐 謝武侯廟碑
瀘州到任謝宰執
答生日
賀鄭丞相 清之
答生日 丙申

回生日啓
回諸公生日啓
卷之六十九
墓誌碑銘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
公奕神道碑
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真公德秀神道碑
卷之七十
墓誌銘
處士高君大中墓誌銘
處士魏君雄飛墓誌銘

楊君慶孫墓誌銘
太孺人勝冠帔邢氏墓誌銘
郭君抗墓誌銘
鄉貢進士葉君梓墓誌銘
龍水錢君安國墓誌銘
費子文墓誌銘
魏府君和孫墓誌銘
譙隱君椿年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銘
卷之七十一
墓誌碑銘
魏府君天祐墓誌銘
知南劍州洪公祉墓誌銘
通直郎致仕張君角墓誌銘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炎震墓誌銘
榮州司戶何君普墓誌銘
宣教郎致仕史君克楠墓誌銘
卷之七十二
墓誌碑銘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季子墓誌銘
承事郎楊君仲舒墓誌銘
四川茶馬司幹辦韓君甲墓誌銘
中江吳先之之翼墓誌銘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
簽書劍南西川判官李君值正墓誌銘
魏府君幾甫墓誌銘
魏府君景留以翁墓誌銘
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
朝奉郎通判台州曹君易墓誌銘
卷之七十三
墓誌碑銘
承奉郎致仕李公倫墓誌銘
顧夫人墓誌銘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寶謨閣致仕張君午
墓誌銘
直煥章閣淮西安撫趙君[illegible]墓誌銘
陸伯微并之墓誌銘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illegible]神道
碑
卷之七十四
墓誌碑銘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諡文靖宋
公神道碑
中大夫秘閣修撰致仕楊公子謙墓誌銘

朝奉郎知邛州何君嘉方墓誌銘
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段侯[illegible]墓誌銘
卷之七十五
墓誌碑銘
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邵公[illegible]墓誌銘
太常博士李君大有墓誌銘
宣教郎致仕宋君祈仲墓誌銘
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其賢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榮州蹇君君章墓誌銘
知文州主管華州雲臺觀安君昔墓誌銘
卷之七十六
墓誌碑銘
利州路提刑主管沖佑觀虞公剛簡墓誌銘
[illegible]知信州王公自中墓誌銘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仲午墓誌銘
卷之七十七
墓誌碑銘
直寶章閣提舉沖佑觀張公忠恕墓誌銘
鎮江府教授徐君端卿墓誌銘
李中父坤臣墓誌銘
知江原縣權通判成州馬君兟墓誌銘
卷之七十八

墓誌碑銘
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總領李公蘩墓誌銘
宣教郎致仕牟君圻墓誌銘
鬱林州簽判陶君萬墓誌銘
卷之七十九
墓誌碑銘
江油縣尉馮君誠之墓誌銘
藏脩先生李公墓誌銘
李次琮墓誌銘
張晞顏墓誌銘
孫仲卿墓誌

處士高君詠墓誌銘
天台陳子淵墓誌銘
知達州李君晉壽墓誌銘
卷之八十
墓誌碑銘
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蔬墓誌銘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道隆墓誌銘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君建墓誌銘
孫武義紫玉墓誌銘
孫和卿墓誌銘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宗說墓誌銘

處士黃君師甫墓誌銘
從事郎胡君大昊墓誌銘
於夫人墓誌銘
卷之八十一
墓誌碑銘
贈奉直大夫丁公泰亨墓誌銘
承議郎通判叙州李君墓誌銘
安人史氏墓誌銘
太孺人吳氏墓誌銘
朝議大夫知叙州魏公文翁墓誌銘
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泰之墓誌銘

卷之八十二
墓誌碑銘
太府寺丞利州路安撫郭公正孫墓誌銘
國學進士胡伯濟楊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史君守道墓誌銘
恭人楊氏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程君南金墓誌銘
永康軍通判杜君貫心墓誌銘
祕書丞兵部郎官瀘川運判張公㠯墓誌銘
雒縣丞章公夢日墓誌銘
楊大夫墓銘

卷之八十三
墓誌碑銘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埴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有開墓誌銘
姪女端意墓誌銘
知巴州郭叔誼墓誌銘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
程叔運寀墓誌銘
卷之八十四
墓誌碑銘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炎墓誌銘

學究焦君 吳之 墓誌銘
監戍都府錢引務鄧君 應午 墓誌銘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君 寶 墓誌銘
漢州通判楊君 令圭 墓誌銘
知威州祿君 堅周 墓誌銘
蘇伯起 振文 墓誌銘

卷之八十五

墓誌碑銘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 思 墓誌銘
宣義郎致仕別公 遲 墓誌銘

卷之八十六

墓誌碑銘
蘇和父 在鎔 墓誌銘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王君 萬 墓誌銘
太理少卿集英殿修撰徐公 直 墓誌銘
知辰州大夫張君 太訓 墓誌銘

卷之八十七

墓誌碑銘
參政兼同知樞密院贈少保陳公神道碑
朝奉大夫通判夔州師君墓誌銘
太令人程氏墓誌銘
蔣恭人墓誌銘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曹公 彥約 墓誌銘

卷之八十八

行狀
祖妣孺人高氏行狀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 載 行狀
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 崇 行狀

卷之八十九

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 獵 行狀

卷之九十

祭文
哭杜威州文
代哭楊端明 輔 文
哭袁參政 說友 文
哭楊寶謨 震仲 文
哭趙廣安 昱 文
哭女璧海文
家廟祭文
哭外舅杜威州文
哭族兄德先文
哭表嫂李氏文

哭楊修撰虞仲文
哭吳侍郎縝文
哭虞萬州妻趙氏文
哭宗五弟文
哭史致政母范夫人文

卷之九十一

祭文

哭外舅楊提刑眞文
哭宇文樞密紹節文
哭張致政文
哭劉少監崇之文

哭表姪女高氏文
外舅楊提刑眞窆辭
哭史帳幹文
哭知涪州宇文侍郎 文
哭韓運幹廷珪文
哭張總轄 文
哭李郎中道傳文
代開三兄仝諸弟哭叔母文
哭樊李二表嫂文
哭薛秘書紱文
哭張少監從祖文

哭許侍郎奕文
哭史孟傳守道文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哭先叔母文
哭張宣義文
哭宗三弟文
哭楊通判申之文
哭表嫂李氏文
哭宣撫安少保丙文
哭劉閤學光祖文
哭李參政壁文

哭葉侍郎適文
哭楊常博崗文
哭楊尚書炎明文
哭高嘉定泰叔文
哭虞仲易提刑文
哭茂叔兄文
哭張義立提刑文
哭張大監文
哭叙州弟文
哭郭興元文
哭楊季穆知縣文

卷之九十二

挽詩 贈送附

任宜人
文大監
嘉興張寺丞
韓主簿
馮校書
丹棱楊子全
楊經母范氏
于眉州 三首
賜冠帔楊氏

李參政妻夫人張氏 二首
王賢謨 勳 三首
郭宣教
蟠龍楊通直
何府君 傳文 二首
袁參政 說友 三首
樂府君 林 二首
趙廣安 昱 三首
譙修職
韓少謨 三首
郭孺人
陳隱君
宇文瀘州 二首
陳總領 三首
潼川孫監稅
廖巴州
王處士
史制幹 晦甫
崇慶楊通判 允
羅承事
張隆州 燁
許處士

致政宋君
楊隆夔
孫夫人
程節推
從事郎致仕史君 天應
雅州教授杜君 侑
成都教授史君 漸
楊夫人 師復之妹
楊修撰 廣仲 三首
宇文樞密 二首
唐昌文 貴文

通直郎史君子震
劉少監靖之二首
游監丞仲鵠二首
張運判之母宜人二首
高承事
家涪陵
羅監簿
馬少卿
費參政三首
虞嘉州妻蒲安人二首
樊仲恂母太碩人李氏

范季爾子鄉之母孺人史氏
江州司馬安君煥
李懷安君承
張隱君才叔
臨邛張夫人
黃夫人
成都杜府君
吳府君遵臣
史宜人
家承事
史致政公亮

王宜人
李德齋
知崇慶府參政何君惠固二首
任重慶沂孫
前利州路運判沖佑李君謂文二首
楊仲遠邁
程隱君
通直致政姚君淵
樂隱君
許侍郎奕二首
峨眉樂主簿璘

高公權之母郭氏
楊處士
教授致政李君圻
魏辦幹正仲
韓聖問繪
黎州趙安撫公庇
知廣安軍句侯
知合州趙侯
家夫人
知敘州史侯
齊安郡向夫人

蔡推官用可之父母與頎父母
潘夫人
曾肇文 二首
孫通判師夔
李郎中道傳 二首
武康主簿吳淑
天台張氏兄弟
彥周卿之母蹇太宜人
朱邵州拱辰
袁侍郎 二首
恭挽寧宗皇帝 二首

吳府君貴
陳寺丞夾 三首
樊迪功景南
敘州倅 三首
楊子禮
文彭之誠之
趙德安希
楊叔介
張通判
魚耶孫氏
仲安

武康軍簽判師君
楊極父
宋合州
孺人謝氏
李頤慶
高開國泰叔
高龍學
贈
贈易數張充翁
贈資中王彥正風水詩
贈術士王坤

贈太素陳統
贈王彥正
贈術士孫守中
書龍協夢事
贈術士游大有
送左羅師廬陵
卷之九十三
策問
武學兵機策一道
策問一道
類省別試所策問第一道

又一道
家塾試策問一道
家塾再試策問一道
家塾策問一道
宗子取應策問一道
卷之九十四
長短句
和孫蒲江 上元詞
虞永康 新築美功堂于城南以端午落
成督潼州賦水調歌頭即席次韻
張茶馬生日

楊崇慶 嘉 生日
趙運判 師岩 生日
虞邁壬民送別用韓推官韻爲謝
社安人生日
送嘉甫弟赴眉山
和閻廣安感皇恩韻
登白鶴山借前韻呈同遊諸友
次韻西叔兄詠蘭
吴制置 獵 生日
和黃侍郎 疇若 見貽生日韻
張致政生日
楊子有 德輔 母夫人生日
婦生朝李侄同其女載酒 爲壽用韻謝之
張邛州 師奭 生日
趙運判 師岩 生日
張總領 生日
管待李眉州 勸酒
管待李參政 壁 勸酒
管待楊伯昌 子謨 勸酒
李提刑仲佑 壁 生日
王總領 生日
利路楊憲 壽 生日

送張總領
和趙叔州陪李參政遊醴泉西園
李參政 壁 生日
送麦叔州 栴
安大使 丙 生日
上元放燈約束妓前燈火
次韻史少卿致政賦李參政西園海棠
同日李提刑亦有詞因次韻
邵圃新闢雲月湖約客賦小舫
餞黃侍郎 疇若 勸酒
楊提刑 子謨 生日

趙茶馬師光生日
鮮于安撫生日
生日謝寄看見任官載酒
張總領生日
和李提刑埴見貽生日韻
送宇文侍郎知漢州勸酒
李提刑埴生日
次韻李參政壁朝陽閣落成
李參政壁生日
鄧倅子奐生日
任隆慶之母正月十一日生隆慶十一日生日

蒲甲成進士歸自都城
張郡甫之母夫人生日
叔母生日
某既賦小闋爲叔母壽因復惟念昔者未嘗不得與稱觴之列今迎侍不果又以簡書不克往侍闕然于懷再遣小闋託諸兄代勸
次韻虞萬州剛簡以謁金門曲爲叔母壽詩
即席和李參政壁白笑花清平樂
卷之九十五
長短句
次韻李提刑埴白笑詞併呈李參政壁
約李嘉州埴兄弟看牡丹賦
李參政壁領客訪環湖瑞蓮席間索賦
李參政壁賦浣溪沙三首再次韻謝之
生日謝寓公載酒
和李參政壁惠生日
送蒲池宋倅之官即席賦
虞萬州剛簡生日用所惠詞韻
七夕之明日載酒李嘉州埴家即席賦
李嘉州埴生日
王總卿生日

別李參政壁
許遂寧奕生日
和聽叔兄除夕
劉左史光祖生日
和劉左史光祖人日游南山追和太守詞韻
元夕行舫橋上賦洞庭春色呈劉左史
次韻劉左史光祖自和元夕詞
劉左史光祖夫人生日
同官載酒爲叔母壽次韻爲謝時自廣漢遂
叔母生日用許侍郎奕所和李參政詞韻爲壽
和虞萬州剛簡所惠叔母生日詞韻

婦生日許侍郞筬載酒用前韻爲謝
叔母生日劉左史先祖以余壽時所寄爲壽
詞韻見貺復用韻謝之
叔母生日
和賀五九丈見惠生日韻
新亭落成約劉左史先祖和賀見惠生日韻
次韻李參政廷見貽生日
和許侍郞筬韻
賀劉左史先祖進職奉祠
劉左史先祖別席和韻
約劉左史先祖謝會再和

又
同官酌酒相賀再和前韻
別許侍郞即席賦
許侍郞筬生日
宴參寧新進士
即席和韻
西州月夜中作
許侍郞筬夫人生日
劉左史先祖生日
同官約陪叔兄飮于郡圃海棠花下遣酒代
勸

與同官飮于海棠花下燒燭照花即席賦
次韻同官約陪叔兄及楊仲樟納賞郡圃牡
丹併遣酒代勸
東叔兄生日
小圃牡丹盛開舊朋畢集小酌爲慶
叔母生日每歲兄弟多從宦式宴遂綵衣闌
斕之樂今歲復爾良以闕然小詞寄五
兄代勸
即席次韻張大博方爲叔母生日賦
贈叔兄生日
南叔兄生日用前韻

次韻許侍郞筬爲叔母生日
又次韻爲婦安人生日
叔母生日劉左史先祖以余正月十日所與
爲壽詞韻見貽至是始克用韻謝之
卷之九十六
長短句
再和班字韻謝南叔見貽生日
生日謝同官
趙關州希異之官
再用初八日韻謝通判運管以下
次韻東叔兄見貽生日

次韻高子卿泰叔見貽生日因以爲壽
次韻劉左史光祖和三月十八日詞見貽生日
次韻李參政壁見貽生□
賀許侍郎奕得孫
壯安人生日
九日席上呈諸友
送趙監丞赴利路提刑
送客歸來道中有得數語
茂叔兄生日
許侍郎奕生日
李參政壁生日

劉監丞崿之生日
西叔兄生日
許侍郎奕碩人生日
劉左史光祖之生正月十日李夫人之生以十九日賦兩詞寄之
叔母慶七十
東叔兄生日
叔母生日同官載酒用去年詞韻
叔母生日韻許侍郎奕臨江仙爲壽
叔母生日令家人勸酒
約程漕使遇孫初筵勸酒

次韻費五九丈題秋山閣有感時事
次韻西叔兄訪王宣幹萬
即席次韻南叔兄同觀友錢王萬里宣幹壽
即席次韻宋權縣弟約客
即席和李潼川韻
約李潼川飲即席賦
賀李潼川改知常德府
劉左史光祖生日慶八十
十五日同處使劉澄馬上得數語
十六日再賦
再和四年前劉溪翁齋賦韻

汪提刑杲宜人生日
餞汪提刑杲勸酒
王子振辰應生日同書院諸公各賦一闋
次西叔兄送南叔兄赴餘幹見寄韻
即席和書院諸友
虞簡州剛簡生日
應提刑懋之生日
范遂寧子長生日和所惠詞韻報之
茂叔兄生日
送西叔兄之官成都
劉左史光祖生日

人日南山約應提刑
上元馬上口占呈應提刑 恭之
過凌雲和張太博方水調歌頭
張太博方送別臨溪樓再賦即席和
次韻黃叔升滿江紅
次韻黃叔升水調歌頭
次韻虞滄江憲剛簡新作巴綠亭
生日前數日楊仲博約載酒見訪即席次韻
李季允壼約登鄂州南樓即席次韻
李季允壼同總漕載酒湖相送即席再和
李季允曾侍郎吳張賦小詞示季昊父是得
兩借前韻有賦
次韻西叔暨叔兄嘉甫弟惠生日詞
孫靖州 應龍 生日
又孫靖州 應龍 生日
范靖州 良翰 生日
靖州江通判 埴 生日
和虞縉惠生日
范靖州 良翰 生日
江通判 埴 生日
綿州表兄生日
榮州表兄生日

高嘉定生日和所惠韻
送蔣成父 公順
高嘉定生日
上巳和黃成之 苗
中秋
別吳叔毅夫趙仲權史敏叔朱擇善
江東漕使兄高譽叔生
建康留守陳尚書 韡 生日
淮西總領蔡少卿 範 生日
中秋辭河
偶書

卷之九十七
歌行致語
送張總卿 公護 鈞益昌
南閣行
山河漢送劉左史 光祖 歸簡州
致語
燕新利路李運使
口號
燕孫節推
口號
卷之九十八

祝文

導義觀人日祈雨
葬黃生居往墓文
焚黃生吉楊孺人墓文
祭先塋文
代鄉人祭周孔祝文
梓潼廟祝文
先聖祝文
勵英堂釋菜文
詞祿文公祠祝文
祈晴

謝晴
天慶觀祈雨
社稷壇祈雨
靈東廟生辰祝
靈應廟神父生日祭文
祭靈應神文
再祈雨
社稷壇再禱雨
罟湫文
積湫文
東嶽生辰祝文

進士題名大成殿會菜文
明堂後祀百神文
社稷諸廟禱雨
周程三先生賜謚會菜祝文
告先墓文
告楊宜人墓文
社稷壇祈雨
諸廟禱雨
再祈雨社稷壇
社稷諸廟祈晴
祈雨

社稷及諸廟祈雨
謝雨
寺觀祈雨
祭先墓文
謁趙衛公祠祝文
寺觀祈雪
告射洪廟文
改除潼川運判辭廟祝文
社稷壇謝晴文
謝洪縣截江告射洪神文
春祈祝文

社稷壇祈雨
社稷壇謝雨
祭江神文
又
祭周孔文
代御人告靈應廟文
代御之祭靈應廟文
靈應廟祈雨
春祀祝文
過資州展外舅提刑楊大夫墓祝文
赴 召辭先塋及諸廟祝文
焚黃告先塋文
禡祭祝文
池州祭文孝廟文
祭富池廟文

卷之九十九
醮詞
遷居設醮保宅醮詞
文昌醮設壇詞
青詞
散壇
祈雨醮詞
再設九龍醮
設太乙星主醮啓壇詞
青詞
上元設安宅重府醮詞
叔母有疾報恩願設醮
再為叔母有禱
為叔母設追薦醮
又
先叔母卒天醮詞
叔母終事設醮啓壇詞

青詞
散壇
代御人設文昌醮啓壇詞
青詞
散壇
三合山禱雨醮啓壇詞
青詞
散壇
保和觀設火祈雨醮詞
設五雷醮啓壇詞
青詞

醮禮

冠山保福寺設星王醮詞

冠山再設星王醮詞

南山祈雪靑詞

天慶觀祈雪醮詞

祈晴醮詞

疏文

紫極觀任益三殿疏

德陽縣慶雲觀化鐘疏

文宮讀疏文

潼川提刑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潼川轉運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潼川提舉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資利寺謝晴疏文

陳來叟琴雜寶疏

廣利寺謝雨疏文

陳圭慶其弟為道士疏

卷之一百

勸農文

漢州勸農文

權遂寧府勸農文

潼川府勸農文

潼川府勞農文

潼川安撫勞農文　紹定六年

瀘州安撫勞農文　端平元年

瀘州安撫勞農文　端平元年

卷之一百一　此卷並新增

論文

唐文為一王法論

韓愈不及孟子論

卷之一百二

策

漢唐宦官外戚藩鎮夷狄

六經疑

兵民與吏之弊

進讀三朝寶訓講明內外治

正綱

卷之一百三

表文

己未廷試對策一道

卷之一百四

周禮折衷

卷之一百五

周禮折衷

卷之二百六至七
周禮折衷
卷之二百八
拾遺
序安忠定行狀後
夾江開國何友諒子益墓銘
張令君奐道夫墓銘
跋李夔叟部卿上梁瀆書
己未唱第後謝恩詩
乙未擬進聞喜宴賜進士詩
卷之二百九至十
附錄
師友雅言

鶴山先生大全集目錄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

寄題雍州看圖

看君頎然來錦囊，看奚奴探囊發詩卷一卿大夫
未識看圖面，請卷自題圖。樞石臥竹影長，鶴翎斜屈
看君於此時林泉傲，余某懶余本在表嘉被塵纓縛
每逢漫浪友，輒愧紅塵脚。看寶尋盟，酬此一大錯

登萬象樓和詩太陽韻

塵纓羈我身，對景慚看請。青山喚奈何，烟光氣張顏汝
曾雲卷湖翠，喬聳沿酒闌，一橫笛樓前業自雨

贈章相士

我本三生人，寄身軟紅土。方困京華老，誰識新豐旅
稠中有章生，道屢忽會顧。謂余有奇骨，往往私告語
許予兩無心，解逅適相遇。邇問余翩儒英，一聲狂腦否
自謂吾術神，誦言許儒侶。我無百金裝，生無貧吾帚女
泚毫賦此詩，為生聊娛楚

和廣永康美功慶詩

我曾寄徑城南州，果在蔡蔡有浮浮雲閑千仞雪
山白月明萬古滄江流。我時未得江山意，但發奇明
甲西州十年重來是邪非，獨得吾賓瀾不收廣侯

看堂幽居豈但清與耳目謀，川流衮衮來不斷，塵
物纏擾生無休。既從靜處識至樂，復於曠遠希前修
張景陽詩川上之歎逝前修以自勗注修脩通用 遊人會翁無江頭皆所適
應心悠悠童子長偏雞江雜吉雞樓石榴復入楊
波白魚躍舟子前渡蒼龍楊柴野婦看兒戲歸
山瞑風作秋，因亦有志。感時飢欲起，湘崖侍人
得處自深淺，江山於爾無關。幽堂上主，賓不復論各
各會意，風吟風月宇宙無窮，本如此我亦皓然希天遊

次韻史少莊竹醉日移竹

醫酒粧鉛姚魏宜爭花影逢石下，醉生夢死何如
竹三百五十九日醒
清如杜叟日卓午，直似姜公詩作丁。冰雪容顏儀相
值窮後醉尉也須醒
平生自許歲寒操，醉日移來三千丁。底事此君亦移
轉運明風雨喚教醒
猩寂常為醉魂夜夢珠，適丑歸時丁外物移人無始
此人心可使不長醒

廣永康生日

良知雖不有塵兒復蔽，扃寸心日月明萬里天地鑑
遊機洞諸長觀物了成壞，推行滿四海，小試未為益
姓名欲轉聞，正恐世網挂，相期久遠看，力與文未泯
建立天地心，遂徹義利界，即此奉君壽，行矣良自勵

安大使丙生日

往年天歷西南垂妖氛內訌胡塵飛吳松江淮兵士疣
脫蜀山慘澹無光輝公以父老舉乳虎嘯鶯漢嘯蕃闢
平提貢將天理感人心徑斬賊頭報明主露布東馳
人京畢京師觀者環堵看天顏有喜近臣賀大官高
爵來須臾中興以來幾經異宗祏之存如綴絲平江
羽檄走凶雖采石數所戰往楊揚至今勛名播華夷與
公鼎彝書竹帛公方退然不自居處國獨有公知如絲
天之生公爲社稷南山不騫石不泐願公萬壽相天
子赤舄長朝吞几几

次韻叔衍兄賀生子

一壑一丘耕且爲不敢周綢繆非罷雲露積日樽彝
容草蔓漫天山截萬生意正從弃蘇春着根不移
斤斯澄澄此理誰能解勝書善宗有白眉

餞章郎中赴以浙東倉歸湖州

武陵城中春事濃桃花紛開未開風帶平使者韜朝
列袖有英揚吾將東拔孔翠來上馬夫錦韜且煙三
花變先攜令名作鄉編却把仁命爲著紅女人機淺
嗜欲深便從杖本窮高貴春朝余發着磬乎懸圓何似繼
懸摇冬攏蘘余除官本同署至自寓異莊紫鴻鵠公
祖從亂平湖復我不往心忡忡君今姑爲吳人行明
年歸朝儻及同

送宇文侍郎紹節知廬州

和我八十年天笙不施寸彼方元黃誰出但清紫檀
懷安保妻子是固人所賤或者倖邊功横行請十萬
間學不素講利欲所董然紅旗與黃紙勇怯無定論
淮甸歷大江九重重分閫俗臺以常伯忠孝在寢飯
帝謂吾先正嘗遺蜀書恨公今其間孫未報君父怨
九旗下青冥往爲忠義勸再拜啟祇命當仁不敢避
黃金絡馬頭丹書藏家應先聲劇塞垣屬節不足道
鄉里會方山路余且有獻裴相昔守淮董師征洄鄉
兵端寢森落深入非始願況今相承平士氣方鼻要
民力苦殘剝師債未新券如觸者撰盜營撥守關楗
破羌趙營田勝楚何績壤但當宜精神勿與角勇健
功名不入眼兩間待其困却攜令名歸太平待公建

題蔡氏叢桂堂

誰衍蔡家種試根蔡氏堂初姿都淋林枝未識無山芳
君看湘江上千載留明光但當護根本歲晚寒幽香

送徐校書知處州

義義海中山十二樓五城僊人與王虬徑上凌紫清
中道忽回轡拜行下玉京示形儒曜白日錦輿上頭行
扶桑攬余轡嬴振窮作程世間行已地端亦勝蓬瀛
誰乎俱看身噫嗟闍新縣何如攜令名歸以貞毋咒
用世無小大千里亦民氓少施五袴手莒錄屏風名

送王考功 開禮 江東漕

分部設將漕雖旛寄聰明直須攬山嶽士但採時巖
而況江以東襟淮奠荊民力九十空所恃人爲城
南宮輟望郎方輸餉運漕吳楚謁錦袍明日趨遐征
陽春脚未到淑氣先流賜尚來稽中散僅試雅九京
何況亦未究有書今在檻驅章跳前軌若不以爲程
千里隔香案洗目觀澄清

送宋常丞 德之 知閬州

十年痼丘壑厭食青山薇不作時世粧短褐懷明璣
出門歌一曲聽者東爲飛方騎將軍馬若閬師氏闇
清名滿雙宇宿畫稗極機便面障俗塵不肯緇素衣
一朝典儀最雲步方義鵜顧暇錦屏膝見謂天下稀
彤襜下青瑣駿馬黃金鞿假道渝以東袖有四明歸
我來今二年幾度與爰達名位偶君似與分重依依
風節耐歲晚富貴條辰晞相期久遠看努力逢前徽

送黃考功 廣東運判分韻得漢字

涼風隔蕭辰秋事已一半同舍多星郎迸散復雲散
得士良苦艱引去何浩瀚日日送行人青衫淚流汗
其間白石翁清廟之圭瓚器采儀閒行詞章聲琴亂
秋在第一官脩途日未旰掉頭不肯住持節下霄漢
草木識清名風塵入長筭安得此老宿爲世洗愁嘆
同省並門居昔我綴華貫高標擘千仞照分重若惋
相期努前徽歲晚堪把玩

送曾尚右 從龍 知信州分韻得州字

長安十二門冠蓋如雲稠浮驂不停趨九衢滔滔流
朝擢扶桑暮行背椒丘獨立言往從之道左傷吾輈
遙遙有佳士清姿秀琅球英晴倫魁望盛之蓬瀛洲
榮進何膜外寡欲白日休需章互有毋自就以一州
彤襜下青瑣錦與居上頭小施活國手彫瘵會有瘳
同省並門居昔我陪清遊一時四同年氣味骨肉侔
而君堂堂去別袂挽不留世商起屑貝長鋪儀功裘
問學常苦艱歲月忽忽遒古今同一岐古豈貴雖儔
願言事儀藝勿作刈穫謀會面豈不再爲君賦擊畔

追送劉侍郎 甲 以寶制帥湖北

士從西南來落落僅八九半年北門道幾度觴別酒
清朝志與復第一廣英發來采不及翔引雲遊盈斗
知今忠肅孫卓犖漢庭右清銓備班行甚富寮宇宙
居然毅道聯每懷荊州綏恩章陟西帥我餞炫春畫
世間行已地隨寓皆不朽着意護本根虛窗閑忠厚
上游光長城歸來秉樞有

送程左史 鞏 以右撰知婺州分韻得重字

煙草暝江湖霜風縮郊龍黎明北門道雜還冠蓋擁
程侯僕左職引去何太勇滄江春信回書殿星極捧
帝念宴予國側耕地荒其吏孰戲賦政煩室磬小人恐

中命敢稽魔逝驅毋上冢形幨下霄漢環珮鏘璧珙
山川洗悽感草木企孤雋秀外刈伐餘忍與護把拱
古人爲己學非以濟譁寵事業貫千載富貴不旋踵
願言樹風聲永作蜀山重

題謝耕道耘一犁春雨圖

床頭夜雨滴到明村南村北春水生老婦攜兒出門
去老翁赤脚呵牛耕一雙不借桂木杪牛破夫須衝
曉行耕罷洗泥枕犢鼻自看人間蠶繭爭

送陳大著 晦 知蘄州分韻得輝字

陳侯海內秀蕭腹貯明璣十歲能屬文提筆登王畿
上嘉魯論對亟授九品衣二十隨臚仕昱昱五采翬

三十寒珠科奏闕師氏聞四十復見徵晏步何巍巍
蓬萊三千丈徑上陵紫微領僕勸春勝驂鸞黃金鞿
我來今二年幾度與袞遊太君再爲賓臨分重依依
風節耐歲晚富貴特寄晞前後經二呂迄今借光輝
元祐獻可俱嘗守蘄 相期久遠者努力追前徽

題石興宗 板 讀書巖 巖扁乃曾直所書

巖頭橘柚經百葉三少不生諸老士只餘石間元祐
脚谷虛盡日鳴當當

送趙編修 大全 知眉州分韻登字

炎煒爍兮爰火雲助其烈冠巾拂塵土閉戶喧蝱蠅
便面不停舉況欲塡吾膺其間寂寞人隨念生涼冰
凉甚思方未遂一夕三四興造物解人意始曰呼得雙
越鄉萬里更今名作先登固知栖栖者得毋初何曾
賢者於本朝曉宿垂觚稜今日送檻檥明日辭禮丞
采采不忍擷引去何如陵百憂結中腸坐挑短檠燈
趙爲謝脩官帝欲蘇師旦會師旦建節鄉承問止

送范吏部 子長 知崇慶分韻得兮字

陽明迺性分陰濁生塵泥蛟龍薄九空高舉縹縹兮
使可羈而拳何異犬與雞長安有狹邪曲徑復低低
主人笑延客雲棧登作梯客辭以柔能而慶固多蹊
乞塵下霄漢萬里騎青霓去留本常事棄不登所齊
秋風鏘琅璆家在天之西歸來拜三祖歸路主不迷

送蘇大著 大年 知吉州分韻得章字

平生蘇太史清姿秀球琅異時玉堂對勝屏濮輿亡
直作根本慮不懷棄捐傷偕名垂楚寫軟軌抹扶桑
中道忽回薄飲馬以相羊昔爲同年友今爲同舍郎
不肯三日別況各天一方我乞漢嘉紱君假廬陵章
我無百何關君亦千里翔慨賢慨時事百憂結中腸
願言保嘉猷不愧歐公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

古詩

送周架閣南以浙東提幹歸平江

共惟仁義心無賢愚聖狂紛紛萬弓翕獨以寸鐵當
毫釐有不察居然失其鄉察則我固有而失豈真亡
周君海內秀清姿蔓珠琅牛刀十九年猶韞匵而藏
用世無內外意行獨安詳乃知旦晝物特爲弱者彊
許時京壓中解后兩勿仕前日同李郭（近浩爾之盟）宅日盟
范張（嘗有感丘之約）豈謂客逢客乃或得相羊此道日寥落此
意誰平章爲人作生活悠悠老扶桑勉哉迪嘉猷宸
晚垂今考我亦從此去後會丘之陽

題沈氏書堂

吳與沈聲甫示我書堂圖枕松被脩竹帶江衿浮暑
堂上新牙籤吞天祿石渠出受山水謁入與聖賢俱
兒輩紛華悅子獨文字娛是心儻無斁已足光韓會
吾聞學者事窮理以返初爲人秪會情鎖紙咸蠹魚
勉哉師友功千載沈氏書

次韻德先步月答所問語

三更端正月皎亮直瑶京客問心之體無言對太清
夜景湛虛明浩然無與京如今蘇氏婦但指理人清
霽月光溢浦吟風歸洛京迥無纖霧翳千古識其清

次德先韻

二氣同一根本體浩兮淵可見川上逝未發心下泉
真機無停息果剝根長鮮定理亡將迎塵境地自偏
形神旣外發何者操其權芸芸萬感通存處元寂然
一物一太極不聞大小年隨處無虧缺幷居而用遷
至人配天德知周物之先學者事何事省察於畝綿

次韻虞永康剛簡廬居生芝

河南富貴花人與諸姓氏惟茲三秀者不請亦名世
肖形草木均出處哲人似無然而致之朝菌何異此
廣陵張氏廬盛應歐李孝祀新豐姿與產脩柯燁白紫
意誠物皆誠人瑞草亦瑞蘭脩羌水瀬五子服喪禮
松楹侑夕悲竹牖潮晚泪根基由內心樸實無雕砌
一朝坐室左五色芝巍巍乃知宇宙間何處非實理
誠神本同機感應不失儀充周徧乾坤存養司諸己
是心一息妄目接猶虛僞若曰信機祥我亦爲祝史

韓叔冲納客泛舟渚江分韻得落字

炎埃避無所意行出東郭客以舟來取舟於樹泉泊
江動雲意閑林幽鳥聲樂山川孰流峙萬象自飛躍
天分隨所適窮然無空闊有客猶謂余底處認眞活
（是日坐客有問余以萬象…）是心無間斷本體自呈露一笑各
會心星河挂碧落

贈僧祖淳南游

吾少不學佛吾道聞之嘗虛靈一寸心無賢愚聖狂

人惟不自信澀澀岐上羊師今聚尋覓看是眞有士
如行人貪程如久客念鄉一朝眼發明家山儼成行
寄李考功道傳
虛靈天地心靈覺萬化機幾形有動靜誠盡無顯微
人惟不自信稷履有相違居人悍寒暑遊子行不歸
誰知炯然存彼物乃吾知高人眞畏友聖賢吾師師
和李致政花石山詩
春風桃李衣淑景薰蒸寶山中之奇觀變態紛積
或劃然以舒或蒙然以密或憮如脩眉或突如巨迹
或鶩鳥將搏或游龍借出一目百奇雖隨景發奇獻
江山昔豈無萬古關閉寂而獨陳於今酒我風月筆
便如遺俗士高臥天一壑人知匪自獻不知亦奚恤
次韻黃侍郎海棠花下怯黃昏七絕
狂風利劍戟火龍困屠宰莫起落紅愁生意浩雲海
曾訪郊原春靜觀煙雨妝因物得良晤評非昔如宗
唐人春遊題用韻工東斜逐遞語言去誰與貴識花
臨川數落花康節愛花謝若作榮悴觀此特花之下
穠綠菲見拳老紅留百摺詩壇更伏波令我逢敵怯
天運自消息詩人費平章何花春不紅何草冬不黃
酢妃索南內玉奴艷東昏所以觀物心皇皇妙無門
題劍門
江有瞿唐限陸有雙劍蹲如能羆當道如虎豹守門
屹然東北隅與此西南坤昔歲君車關白日塵沙昏
人心不足倚恃此兩長垣舟車之出入莞鑰有司存
銜艫下魚復拏雲劍門蔽通乃如此天險何足言
況於多蹊隧不遠昔所聞烈烈張睢陽英英顏平原
古之善守國人心以爲藩
題大安軍楊賓談 旌忠廟
范陽一夕鼙鼓鳴茫然河朔惟孤城姓名徹聞帝猶
謂我乃不識顏眞卿人才所用非所養自昔然矣奚
獨神附閑銀黃挂三組腰間屋玉圖萬釘意氣驕矜
皆此輩危先及城郭臣求仁得仁性情正可死無
死分義明豈徒一時折奉醜將與萬世開太平我嘗
再拜於神者寂寞精爽如平生過祠彌后日端午昌
歜之酒芬芳清要呼湘累徑同醉毋使三子稱獨醒
出劍門後日履危徑戲集稱兵方言
籃輿陟險隘兀兀不停轍主人眩頭目僕夫困唇舌
前跋捎拂後摩崖石擦方呼左畔跛復叫右掌捺
避礙牢挂肘衝泥輕下腳或荊棘挽挂或屋詹擦抹
或踏高直上或跟下穩跕斯須有不審債與在目睫
深淵固可畏平地尤險絕作詩告僕夫審諸秋毫末
識察既曉然力行謹無忽
過大安軍黑水阻漲題祭道觀以霽漲漫滃
川遊不得息雨集有滿除卓哉鄉曾叟即茲驗功夫

寄題王才臣南山隱居六首

莊敬日強齋

天以行故健火以宿故壯卓哉主一翁挈我洙泗上

格齋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一日復一日會有豁時處

南谷

我行半天下夢不到南谷健讀諸老詩剩見眞面目

竹亭

西山抱孫潔淇水凝寒綠古來長者道多以附華木

松庵

受命獨也正巋然十八公人獨匪正命胡然不如松

腴亭

膏雨炯晨沐和風翠春睡誰與驗其腴蔡軒一腴字

謝安大使丙見遺白玉環

寳刀切寒玉解作環無端連蜷[illegible]寳質白晶瑩晴虹生煙帝者岷嶓下冠珮人間閒迺飭坤之靈效貢窮山淵不以他物效以是期公還維公偈思意地寳弗敢刓玉汝不汝瑕來隨玻江前因思取予義傳也辭韓宣落落竟弗合而此微末旃服之報安所我無青琅玕圭復以爲謝不踐如斯環

送二兄三兄赴廷對

吾家今兄弟冀氏而同氣雅智義利分不作温飽計天子龍飛春予翁對軒陛柄臣方擅朝黨論如鼎沸軋軋不能休一揮三千字植治貴和平用人戒偏陂天子擢第一期以風有位寻賓之三人仍詔恩禮視後此者三年東瞻復聯第夫子方諒闇有言不得試歲行在協洽文翁陳讜議惟知守家學弗顧爾時忌雖不第甲乙自謂儻無愧古人爲己學何有於富貴窮則獨善身仕將以行義兩兄西南彦九牧拊倒指平生剛直腸毋以科舉累卿逢主聽賞辛復懷顧畏厥今果何事請略陳一二内無王文正誰與理家事外無韓忠獻誰與飭戎備熒惑守羽林震雷誰文瑞天象已云然人事猶爾耳願祈爲上言卓哉胡澹喙

却掃今名歸爲親一啓齒

次韻虞果州剛簡近雪

黄雲雞雞風雪天欲之霸橋尋浪僕爐中榾柮發寒客縱欲焼悲能得然撥灰嚼句不忍吐竟日南望雙睁穿誰知詩來亦念我字與六出爭明瑩美人美人呼不來昭華吹怨梅西偏况有山頭月爲友觸撥煙痼掖詩顛豈無詠聚謝家集亦有閉户表安眠未如山中之至樂白玉世界天相連朝看夜觀兩奇絶執霜爐雪知誰賢寒零滚理刻溲棹明月已旁羌江還羌江白雲遠親舍北山夜雨鳴清川世間眞樂不易道此以意會非言傳惜哉往日不可再江頭望君如

望年研斲筆凍不成報夢中書劉來翩翩

約眉之寓公歙郡圃梅下分韻得動字

窮陰蔵殘年小雨雜霙凍野逈山色枯木落天宇空
殺動王雪友歲歲管賓送孤標耿黄昏清豔横蝃蝀
從渠忌欹濃時頭立孤脊半年落書塵閒殺果下鞚
林端劃見之撩我潑春甕芳菲惱不徹喜與良友共
花光留夕陰鳥語喚清哢羣芳去無蹤生意正空涌
因懷武陵日歲上西湖冢粲粲萬玉妃禰禰守翁仲
誰知落天涯惠然接我從暗香疏影句爲我作詩供
心事炯如霜客遊恍成夢歲寒萬物息誰此役羣動
會取春風心熟處得日用

虞知府明簡生日

皇天覆后土藐然吾一身職職萬同宇何所非吾仁
人惟不自信私意横紛綸君侯覺厥初渾渾川無津
百家之精粹六藝之芳醇挹之未厭斁欲以馨此民
天機行日月大戒明君臣一源顯微貫萬象曉晦新
焉知義爲我聊以又治人胡然閟厥施膏澤猶其屯
意將務所養切磋及兹辰余也藉眉陰君兮滄江濱
生生共兹意不隔江山春懷哉學無車有轂未可巾

王總領錦生日

古來五大不在邊國家長慮初解紱西南討臣授鈇
鉞獨以一手擎半天三邊將士趨節制百城吏民服

感恩載宣寬詔問無恙扶藜往聽翁頭喜我圖爾土
居未怡室家僅蓋風雨欺波濤泫泫逐風靡山色澹
澹憂陵夷機空絡緯那可織微穿虎豹噬能識秦門
夕燧雖平安戟帳秋弓未休息翁顏且喜舊觀還尚
恐世事愁無端祝公爲民久遠慮憂顧期使西南寬
委倉庫祿等閒耳得君得時不易然君不見富公在
青州多荒中令九四年

重陽前一日約寓公歙子新開湖之西港有
歌詞者其亂曰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
醉酣遂以此分韻賦詩某得一字

吾州遠景樓爲天下第一下有千尺湖長虹倚斜日

煙雲紛蔽虧芭樹互蒙密人既位通顯湖猶困遺逸
一段雲錦機名截不成疋我來劃見之慨然爲拈出
凹者銘以舒凸者疏而溢乃取半山句以榜湖陰室
晨舟亂平湫日暮未云畢客喜以酌余幻成子何術
余非龔而致彼有良質牛山木嘗羨茅徑人自室
一笑各會心涼風送蕭瑟

次韻李參政壁湖上雜詠錄寄龍鶴墳廬

龍鶴在吾西昔年班荊處乃今五斗米繫之不得去
冬夜那何展斜河耿高樹
木落天宇空野迴江水碧誰歟驅四運昨夕復今夕
君看瀛海內壽考匪金石

聖死微言湮千載迷津涯浮駿徧八極日暮猶伊鵶
大道如掌平人苦不識家
南山高崔嵬草樹蔚喬林雲横日暗暗蟬鳴谷陰陰
戞然丹鳳咮爲我作好音 時聞真景元直前奏事
西山有佳人慣踏山下路晨吟澤畔雲午睡巖前雨
莫使兒童覺奪我林壑趣
仲尼趨聘召季路奚不懌人分量固有殊何傷於邁歷
自揣或未能莫如只堅白
皇天平四時先春而後秋寒威奪仁氣慘慘益百憂
康世非我長自許以一丘
古人爲己學不以遇不遇學問思辨行止定靜安慮

次序固曉然人情苦傷遷
百年狐兎窟汙我黄河流槃槃帝王州僅與鼠腕俘
秋風壯夫淚禾黍春平疇
江左憂佛貍荊州忌老瞞既虞薪下火又恥泥中蟠
不虞復不恥志士寧無嘆
大事惟同人小知僅私己皇皇萬井封耽耽百重陛
爾衙寔余恫須知本同體
南園昇盛時紛紛車馬跡須臾風景異樹老春寂歷
盛衰那可常此理最明白
世有傀儡棚帳幔深遮圍不冠巧裝飾觀者迷是非
自謂眞好手不知若爲歸

續和李參政 壺 湖上雜詠

陰陽之推移氣數有信屈獨松發貞姿庭梅睟生色
雖無桃李容栢相保終吉
氣力與運頹十步九蹉跌聞有用我者掩耳忽不悅
吾非私康枝道遠未能涉
靈臺一寸心攻者十七八烱然無常存精粗皆著察
衛伍蘇牧蕃曾圍牛羊茁
古之求仁者信道不斷斷顏生何所樂寧踐陋巷厄
能知四勿功六根本非賊
嚴君閑有家富之以其道終年困外禦輿養妾寄復倒
家人良自勉歲晏願相保

昔當胡運衰羅世先黜陟當時堂壁文有識所憤疾
云何祖士稚不以劉越石
人心不可欺好好而惡惡利欲休迫之本心月以落
所以古之人憂在習共弟

西郊訪梅納李提刑 壺 李參政 壺 八客分韻

得稍字

荒煙散牛羊落日下城市天寒萬木脫歲晏羣動徂
西郊有孤芳梅映春事起幽光耿冬月清豔明野水
欲開未開時似語不語意或疑春較遲的皪尚霜氣
誰知春風心渾在向堵裏洞胥逍遙公九龍花月使
領客居上頭蹇予亦輩尾頗懷去年遊歲月如許駛

悠悠竟何成搔被物化使索酒浮大觥歌商曲彩霞
眞意浩無窮作詩聊復爾

梁運判 綸 生日

有歎不必歌吳趨有舞不用陳巴渝試聽天下紫雲
曲着意自與人間殊益州刺史梁大夫高冠長珮鳴
淸都秋原方集迎車雉春風欲送外平烏却寒忠獻
海棠慶少日曾此扶親輿閒天乞英蕩叶氣爲先驅
有酒皆郎淸有書皆父腴人逢善且稱吉祝六引三
調何虛邪勿言商聲苦太勁爲國綱紀正要振厲今
事勢將何如鄭家益是翁無補桑風縱橑未還已我
嶄未從屋未塗天之生賢端有意平治況是公規摹
儘將吉德爲壽本扶承自昔無榮枯

貽廬陵術士馮椿

月宿南斗韓愈生歲在巳辰鄭元死二人言命是邪
非我欲質疑於孟子

浣花即席

輕颸灌襟暑淸與耳目謀江山新容態眞意爛不收
榜人以戒余將事東郊游川后且靜波馮夷亦安流
聯艭載羣彥騈筵獲方舟月中亂平湫高春尚夷猶
俯瞰大江橫仰看蒼雲浮滔滔去不息聲聲生無休
俯仰三太息發我心悠悠未省昔之人曾有此樂不
圜圜轉蘭枻突見龍棹頭閧然兩敵國萬矢迅不留

所爭何爲者對面如仇讎必須遊人散天暝風冷颸
淸與浩無極洗醆更勸酬

再和浣花韻呈李彭州 𡌴 李參政 壁

嘅然一開口天也非人謀江山自舊風景仍新收
一門令兄弟而我從之遊衛玠珠玉側李膺神僊舟
主賓有良晤兄弟無相猶雨餘白日靜江遠青天浮
相彼宇宙廣覺我心休休世傳浣溪女聲跡疑謬悠
靈均亦已遠英烈今在不文懷唐拾遺淚紊哀江頭
陵谷幾變遷屈孟獨長留參此本何負而以德爲讎
因時慨前哲坐久風颼颼良會惜難再作詩以相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

古詩

送趙茶馬 師爲 東歸

又因送客朝京闕意行偶過山之陽檻開岷嶺半天
雪簾捲峨眉千丈岡斷霞明空暮江白客陰藏雨秋
原香客歸便可報明主滿川看看秔雲黃

李參政 壁 生日 二首

湖淺霜臒寒天高老龍蟄悠悠瀛海闊時運逝遺
黃鍾一龠田槁殑亦斁澤如芽抽連征堪户同一闢
向來屯陰地有果終不食存之涵天意斯道古根柢
公論無消磨物情自喧寂喧寂安足計秋雲春無跡

請公護景光春事勤種植明朝換初度萬象妍韶
至後一日二年老翁泉觀酌石林壽林翁硬如石趺宕杯舞
手酌頻照湖山麗蒲深灘花柳生頭蓁蓁隔陽幾煙
岫江梅驛堪寄湖水觴可侑林丘一曲閒事業千載
就屢至有眞賞萬變無雜揉用之還帝師歸則赤松
友蟠桃堪一嘗世味不同嗅得書方醉歌凝絕記前
守

次韻郭方叔諸公借胡致堂賞梅至夜賦詩

互陰作秋冬殺氣寓風雪土深倮蟲閉山靜飛鳥絕
誰知無邊春萬古長不滅或暢然以舒或凝然以結
或聚爲融和或散爲騷屑又嘗以此觀諸人生意不

斷長如薰蒸陽宮殿氣成霧忽作芒碭山澤雲神爵
甘露來紛紛畫堂已入王政君人從動後觀變態誰
於起處探絪縕淺者若爲見夜氣長如神儻知起滅
幻便省消息眞如何天機之淺者但識人間桃李春

次韻劉左史 光祖 王亭觀梅

南山有佳境天作而地藏誰其搜抉之主者今歐陽
時當冬候最難對雲無光爛當晴香句浩歌黃竹章
詩成物有主意遠天無旁衆賓從老守過林拱孤芳
氣味自爾殊凡卉不敢香芸芸天壤間何草冬不黃
獨此冰雪質老氣磨蒼蒼便如身處人易知復難忘
頗懷興豐日春妍偃冰霜皓然深衣老春風貯肝腸

抉開第一機還作桃李鄉然然和鼎實以侑千歲觴
三嗅發而作臨風倍輕狂

題潼川倅廳先得月樓

濃雲稀昇衡樞比天風不搖萬響息蒼蒼行此路科
曰顧兎茫洋長在腹本來全體自分明日用其間人
莫識弄丸之暇畫若逢笑拍闌干我先得

和宇文漢州 乞房樓記詩

房公曾中妙刀尺剪刻玻璃貯寒碧今侯看樓於其
上竹色荷光得良覿詩來殷勤問故侯別日離觴情
轉密因思當年飛蓋遊鷗鷺不驚潛鯉出春濃雪絮
人影亂秋老雲松半天屹蘇公二十四橋月尚爱西

湖風月夕江山好處餘戀戀繼不即入入自即況今
簷榛雲氣淺甚高歌友朋集向來寒乞劃白嘯詩
掃黃泥也無迹功名老我後加鞭文字餘人先奪帶
欲搜萬象供刻畫自有此湖難此筆終當爲君記斯
遊摹寫蒼顏貢六一

約許侍郎與諸公酒半宋正仲夢書自歎城

人生能得幾回別一別公來四千日我騎紫馬出行
春公指黃花又當夕誰知行止不關人解后天涯復
同席方看紫陌爛紅英忽復滾滾陰霾青晝晦霞明
空白日靜過雨穿林亂雲濕如夢如夢夢邪非曰歸
曰歸歸未得棘南山岑東流歸開西雲霧甚感息酒
逢故人一吸易語及新事白晏集試問吾歸將何歸
棹州遂州有何擇況有青山老居士手騎東來闕然
入更得可人高帝孫文竹末至臨邛客儘判三日作
狂醒要話十年胸臆塞

登元祐閣次韻李左史 韋所和范廬州 韋長詩

飄風吹面酒無力萬響搖搖不停息望窮天然立分
鼎析柳威儀長不忒冰架時蔫櫻筍香鳥絲快洒春
纖墨夜深山靜天四垂微弦撥我眞開識

臨川過 椿年 永叔植葱竹義木於庭西榜其
堂曰葱義索余詩

冬筍與肅霜著孝可使之生老槐與枯荊義可使之榮
芸芸天壤間何物非吾親根心貫芽拚影響於形聲
過君貧孝友宜識眞量輕一時東南彦意氣何相傾
虛几隱天籟深居觀物情慈竹吾父子義木吾弟兄
夜燈月淺影畫壺睡輸晴與我一般意乃作堂堂名
竹根頭纖纖下卉復上承木以同本故葉葉皆相親
承露復非強合相親雖使令茲有靡不有斧斤日丁丁
願言厚封植歲晚長青青

潼川憲司拓圃築亭取康節語名以吾春得

古詩十二韻

皇天平四時不以秋先春任人奉天職不以德後刑
次序固云然表裏元相因方春布陽煒萬物皆精神
當秋乃肅殺黃落山川貧天機之淺者榮悴爲戚忻
誰知天地心於此常朓朓既嘗驗諸理又以取諸身
四德孰非元四端孰非仁刑威雖時用生意固長存
四時長有春吾聞邵子云觸事識初心乃以名吾亭

遂寧社稷壇與風雷雨師之壇混爲一區其
間多侍禮者某偶攝郡事因爲隨事釐正

始余求諸社宛巷窮而曲草陰荒蒙茸林影亂樸樕
其中有屋廬其下主以木社稷風雨雷皆於此乎告
邂闇不求陽如叢祠而局就簡不辨方如古墓而族
引我拜乎上高床被茵褥使我視所陳紙幣薦鄉燭
爵不以坫貫酒不以茅縮牲不以碑麗齋戶不以宿

於禮無所稽承訛已云執從之則咈余不從亦違俗
是心旣不慊雖暫亦爲瀆屋不受天陽比豈容有屋
先易其甚者餘事蓮相屬其有不逮焉則以告新牧

次韻張太傅 方見貽 二首

門前車馬塵滔滔試問有誰開似我夜燈照出千古
心曉窗劃擘破重玄鎖

別後錢如隔世人閒中認得當年我清風雁侍父譚
來明月不隨門戶鎖

再次韻

眇觀千載苦無人窺見一毫先有我舊敵旣爲变采
誤高明又被玄虛鎖

我嘗妄意於古人子今用力苦先我安得從容良似
今借子玉匙發關鎖

次韻張太傅 方得余所書道二程先生集語二

程戲邵子語

文字未科斗圖書未龜龍粲然天地間此理觸處逢
是謂象之祖而爲數之宗昊犧古神聖先得人所同
文因而繇之曰出亦並雄訖于我孔聖天命益孟恭
渾然一理貫密察而從容辭變與象占四者固所宗
推辭以知變象占在其中荒荒秦漢後學者昧所從
不必又異會則以虛無通天開周程子易道乃復東
動靜靜復動終始始而終上承千年緒下起百世風

同時有邵子講道于伊洛天地之運化陰陽之無窮
即物驗消長先幾知吉凶邵子極道數獨立幾無戎
詩注 冊世見 二程自周孔爲時開夢夢其歸則一耳昧者結
仲仲學之將奈何矧余倍顓蒙要知羲皇心須踏周
孔蹤

夏萬州 剛甫 生日

春風吹我游錦官客將飽作滄江觀鶴飛自由白日
靜山來不斷平野寬主人開客倒屣迎案頭點易朱
未乾速呼朋儔俾接席又遣兒女來拜前館中列鼎
食客衆宵夜鳴鍾衆指千客來輒留張坐飮客醉復
與開榻眠主人投閒六年久祿廩不繼胡能然問之

主人笑不言神情散朗心常開向來曾於我乎債至
今尚負黃金盤又聞吾兄市橋尉假五十萬青銅錢
囊中似兩空亦屢問外車馬紛闐闐其間猶有不知
者竊謂公子非儒酸誰知出分本無幾況復奉賜隨
分班知之不知吾何恤日用飮食於其閒西京相儒
乎通侯輕財重義無敢先三年田家未云以便廣富
貴盡南山節侯有子韋少翁亦以明經世其傳爵之
附庸有何薄俗欲君愧從吏變人於居約視所守又
以此近察所安近而不偷儻可勉久而無怨良獨難
不須遠求漢諸公姑復近攷今時賢雖太暫間未嘗
約一念長作萬人前感然不能以一日寧復如君之

六年泉無書夜蓋有本源有朝夕繁無源歸來茲與
友朋道言之孔易行維艱厥今人物眇然甚矣道豈
不於君還友朋請書爲君壽更祝養素勤加餐

董侍郎居㽦生日

后皇一念根至仁地雖南北民吾民一二指擂不可
信彼動此應關諸身人言犬戎相噬吞彼蚌鷸耳吾
漁人大國信誓方重申時遣舛乞蘇窮鱗有狠其忍
不我恩囊書亦白驚爲嚴宸　帝曰可矣予其征是某
奉詔之淮瀆臣某董師留漢濱西南憂願誰其分我
有從寮之親目特其動靜制主賓自關以外惟將軍
邊頭赤子方寢薪沛旌悠悠鳥鳥馴將軍羽扇白綸

中且將沈靜弭放紛遹來世道波沄沄士爲欲縛迷
天眞開禧戎首終身焚未聞先事人有言大官一唱
和者羣前而和之後云云厥今狂猘先狺狺事勢不
與開禧倫方捉挐獸招飢蚊此何爲者秖自塵壹空
憤惋三軍彈置之不治虎兕存治之不勝挑蟲拚勝
之不盡窮獸奔盡矣彼與誰爲鄰譬諸白黑方交枰
彼據腹脇吾邊隅蓄成持勢猶不均況彼攻奪吾邊
邊局勢往往隨時新不有妙手誰彌綸人才生世厥
有因帝賚天假崧降神一心可以位乾坤浮雲斬兇
何足論祝公早還要路津并包衆智資多聞倡明大
義清妖氛攜持令譽歸麒麟塞是余不能康世屯語溪

有石高峙峋儼能奔走東郭硯

王總領鉉生日

皇天覆后土蕩然中爲人職職萬同字何所作吾仁
一二指擂耳動且關嚬呻置之非害事尚欲求其信
矧今我赤子犬羊所噬吞養之將遺患迫之幾窘恩
猶以赤子故未忍窮追奔蠢彼不我德材書驚嚴宸
帝曰斯可矣我首將自焚一軍戍江介一軍留漢濱
兩中樹柔土火後憂愛突薪又念蜀上游權才餉吾軍
蜀力如蝸涎僅足以濡身云胡走荆楚坐視空川秦
天下本一家奚必爾我分獨憐去天遠緩急呼不聞
公今從此升於國擬廿日家有憂民譜切磋及茲辰

直前明分義卻立思本根豈但無怨公此志長先新
柳使蜀父兄壽公以峨岷

歌詩三十五韻送前知隆慶任侯達材

向來虎豹蹲天關啄齕人命無敢干任侯于時外小
官有筆如刀剸權姦權姦未夷胥先寒有聞天誅亂
旋刑眞我宗社于山安忽焉倚伏不可摶天心克復
理好還是時增秩綸言頒扶植義烈增壯顏遹來十
載國步艱思以吉士儀淸班侯今以選賜之環進退
語默人所瞯侯以時考以事觀慶元眄今異易難洋
驂妄轍紛多端大車檻檻長自閑中原胡塵暗河山
行人載書墨未乾深仁大信而敢奸彼民元黃走壺

寶我復翦刈如草菅惟 皇上帝憫人衰嗚呼言之
鼻辛酸侯兮去去心體胖允矣直道非俗觀世所欠
者非朝冠要令反覆耐久看前陳爽與摛肺肝直使
志士興長歎讜言此士嘗談尊始終激烈心如丹眞其
名大小任公閑

領客君子軒木芙蓉盛開分韻得紅字

白帝司節青女戒霜草木落而黏萎蓑春秋
忽其代序偶偕勝引往遊蕭辰得之若驚
褰芙蓉於木末信哉無斁知松柏於歲寒
客有誦韓公叢紅之章或遂舉白傳重甸
之例觴筹多文詩令載嚴既竟賦詩奪無

序引

天公富萬有盈宇何充充秋風一搖落所得緣手空
忽於臞悴中覩此寒露叢夫然肯當貴從衆人間蹐
雅傳與騷經凡卉亦見各胡爲抱昭質一盼獨未蒙
或嘆木末褰或比水間紅至近前上與至明日方中
碩人亦俣俣於此猶不逢莫我知矣夫佇立看秋風

重九後三日後圃黃華盛開坐客有論近世
菊品日繁未經前人賦詠惟明道嘗賦桃
花菊外此無聞焉因相與第其品之稍顯
者各賦一品某拈題得桃花菊

南陽有佳人被服長脩姱黃中粲有章秀外青無華
朝歆吾柴桑久發楚長沙惟與高人與恥作流俗夸
元都有俗士品格固爾差賣之以湔沐強欲相塗抹
南陽笑謝遣於此我何加遊女湯春風滿人眩紅霞
爾此予於是豈欲相疵瑕鄉自用鄉法吾亦愛吾家
寄聲謝程子爲我刪此花

次韻薛秘書 叔 見遺王寶 格 謝書則堂扁額

人心之精微未動孰爲判邪正介然形君子小人斷
熙熙大雅歌洋洋關雎亂或覘時安樂或識世屯難
是惟言出口翔復書脫腕至著快人文至微極幽贊
或者藏其心外飾徒璀璨誰知敬肆閒德之所聚散
卓哉符溪老吾道資衛捍萬殊錯糅中獨識一理貫

反躬事省察慎世興嗟嘆揭堂間斯則繩識陋秦漢
於余或有所相謂畫可玩無物報瓊瑤作詩附筆諫

飛雪亭

自荊入蜀路險絕衆棧聯中勝欲抵萬州江頭舍舟
揖又趨捨鞍靴穿足攀危磴連雲如積鐵亂石砭足十
九跌僕夫流汗隔吐舌過望盤龍柱天脅懸瀑落巖
噴霏屑中間有亭曰飛雪十里陰風寒入髮人言此
地無六月大雲射地人不喝誰知利欲所熏灼以身
試險輕車結轍伐性焚和大如烈試於此亭解羈紲呼
取大斗酌甘潔一飲令君消內熱

張義立 方 得古井以木爲甃命曰井泉而求

余詩

井居安其地井通會其時地維人所宅時乃天之爲
方冬蟄動息水德潛淸淵而隨春木升環黃泉進溢
性情固下潤功用由上舜韶孰若無事中一降一騰
之是理契天運達觀正在玆張侯得木井妙與參皇
犧其間相生意似非俗人知理廢幾何年而獨與侯
期書來囑井賦此理難下詞但於井之象發我深沈
思且如初升五泰通人所資乃於巽入坎中含兌承
離通塞靡自遂睽遇若有司坎惟生於一孚實以爲
基世途自身否我德無放虧羸侯其既論毋俾繘羸
繘不食吾不卽食之吾不私小大隨所汲發義而審

施客來問出處爲誦耳泉詩

重陽分韻得故字

層雲生夕霏寒雨溼靑嶂平生愛九九誰謂不可仗
盈盈黃鞠華采采鬱金豔擷襟袖間淸芬固無泰
門前秋陰陰席上春盎盎惟餘可愛時心忽忽未肯放

古詩

補和李季允去秋所寄凌雲觀詩

天高山圍坐霧下月滿樓其間倚闌人古今入雙眸
戒哉後時懊迫此先民憂匪寢築東魚懼易哉老年
踔起起萬夫朝粟食千頭金湯嚴遮此我豈爲一州
餘力事層觀翬飛半空浮簾開六合既杯納萬頃秋
燈火背城市煙霏倚林洲蹬踏到冥鴻吟思追閒鷗
寄聲鶴山我奉白珊瑚鉤因思去年夏任爲畫摹遊
樓酣飽以登磊砢豐渠西諸公正錯悴如築于道謀
微君且柔之尚保國邑不以及乘繆帖妥頓呻起催詔

宜恢奇偉觀使此爽塏瞻隔夜飛成錢萬古同一流
君毋觀上遊觀上增嗟愁南有虜聚榛西有耕耦耰
北有不庭方東有不寧侯君看此風景使君無事休
天心果何如年運不我留相期懋明德事業貴顯遒

汪漕使卽梅園作浮月亭追和古詩余亦補和

一元播羣卉其氣淸以馥詩人競稱許胡然於梅獨
黃宮播靈鼓王陰動散數惟梅命於陽淸鑑照模款
正冬白堆牆初夏黃遶屋純乾稟自高冥止香百斛
又嫌柔陰後仍作來年復眷君爲築亭擁弄月滿躅
可敬不可玩醉語慚三瀆

約客十有二人汎舟東山分韻得大字

樂莫樂兮良朋同胞癡海內豹復聚此州此樂無乃太
最策拔曹顏兮篙汎晴瀾義秋鑒余衷爲我祛宿靄
空碧隨清鏡帶青倚筒蓋明瞻狎鷗心退思絕飈苛
信知好乾坤不出天地外人生兩儀間豁豁如許大
萬古同一流誰能與心會丁寧黃頭郎爲我勉乘載
直下浩武江合處看重兌

次韻西叔兄日食地震詩

正月太陽食六月陰事蓄洞泻階成閙桑土為塗泥
破山覆橋閣灌城壞河堤蜀地五六震積潦傷禾畦
梓州暑尤異我與看朝隮出逢七十翁復歎衣無綈
前行為余言丈夫留舍歲閱事亦已多近聞何奇駭
去年大官括隱戶又罝嚚子詛妻悲啼大官深居那得
聞小吏鼻息干雲蜺今年得少休北風苦凄凄番臺
襲江淮將士驚嘆臍四方靡所寄容身憚抑倪究其
又如此寧保梁益西太守聞此言惕如獲征鼙要覓
廣文詩口呿心沉迷力能得為僮千里滔滔四海皆
餘黎

約書院諸友過石洞建檢校隄役

天開山頭頭江空石齒齒清泚藹宇宙物物露根柢
是開明年春萬彙從此始人事胡不然臨流方識水
斷岸百尺懸赤子命如寄示人亦真切猶作秦越睎
我憂不能釋人謂我俗吏吏安能俗人亦人自俗爾

神天及遊衍忠信在參倚是間炯然存精粗莫非事
況逢道義友舂舂不余棄互理互相發俗氛安能滓
夜寒人欲歸漁火飈清泚照我方寸心悠悠發長喟

至後再見大雪楊尚書約登天開圖畫閣分韻得平字

天公閔赤子踴為嘗杯羹寸白未云厭賜以一尺平
微陽動黃宮萬彙齊孳萌蝗妖坐遠屏癘鬼亦竄烹
東鄰文昌伯志氣為我傾攜朋樂時豐舉酒虎空明
忻忻各有適耿耿未忘情不知宇宙內肯爾同陰晴
前時閈 帝聲隨雪登山亭亭高一流盼淮楚接神
京新睢正露立書成方見征

送劉寺丞赴浙西提舉分韻得曹學暨管縣以海漲湯命劃措置

君王位三極五氣咸宜昭有一弗余若引咎自己招
如何斬甸間蠻夷敢為妖毋謂一指搖能使身無聊
是用選膺使汝往鋤其驕將指得若人譴異不足銷
水生乎天一陽實為根苗疏通乃循軌壅塞逾滔漂
是理與政通東南當省戚孫續成報 天子鳴珮行青霄

閣學袁侍郎燮以朝鯉豢能兩函見寄索和

朝鯉

物生宇宙間巨細統有宗鱗蟲三百餘厥長稱維龍
淵霧彌大合神淵閟千重維時赤鯉公坐甫鐵鱗家

纖鱗何足言什百來追蹤亦有横江鯨莽浮夜其雄
千千圍圍然等辨殊卑崇一鯤掉頭去勃然若將終
三公不易介誰謂惠不恭魯生兩漢儀商皓畢秦蹤
行吾之所安匪以驚愚庸又如秦漢後俗學千載同
卓哉無極論上配禹孟功吾言聊自警毋謂惟少通

豢龍

乾坤包萬有紛紛百蟲叢吾人位乎兩間利與害爲懷
一氣貫四時五風偕十雨神龍以爲畜擾御不予侮
河有其負圖庭無粹流其義理之不明人情自疑沮
範圍吾職分往往若違拒同室操戈戟一身隔胏腑
帝王豢龍意棄置那復取四靈非不靈有不得其所
生息之相吹古今鎮如許古人體天意萬物我其主
蟲莫知於龍術猶如士伍今何故無人亦足驗習狎
聲和鳳來儀心平響如組弼伊人中瑞治亂係嘿語
欲入而閉門誰出不由戶茲事關心作詩附農圃

送泰都官甫 知徽州

英英蓬省郎表表秋官屬勵佩行青膚揚且鬒衣綠
掉頭不肯住去作新安牧班班萊氏衣綵綵學子服
歸來拜郎罷堂前問所欲新從天上來猶帶書傳馥
問汝得人誰袖有兩圖軸驪龍挾風雨閃電注兩目
甲第獨何術能使同貔貅爲三十六僻鱗羣鯫湯相逐
亦有曳其輪中止行而獨復君家名父子厥理探已熟

人生宇宙間不在適所欲義精無非事處處詹不趨足
顧明消息幾顧神以養福遲乎寬我心敎書本寄陸續

送侯成甫 歸蜀

鴈聲砧杵霜滿洲高桅大舶行清秋長安白日望雙鬢
髩故國青山明兩眸前齊大江半歸路來底候蟲已
坏宅無蹤天馬常往還不信人間有終極

送楊尚書文明 知瀘州

斷鴈懷歸蕭葉秋離筵感嘆某花羞五更吁見戟戟
浚海速有命吾歸休與頭三拜疏去意注胷草攻內前
官舜賜頭色久間祖帳如雲稱性年最安富貴發取
公侯白璧抵山車斷流黃金羽屋花滿樓萬金置腰
笏頭帶珪組嘖嘖感兩辭吁嗟此何物白盡人間頭
二十年重來見此更退楊瀘州平生志氣未肯傾卷
懷歸洗泯峨秋我往送之門感事增自悲老別公
上車去怕鬼見笑君來番番

送鄭侍郎損 四川制置分韻得益學

恭惟 皇上心納納天同大明命毅林遊往撫蜀彫
瘵蜀山在何許斜陽點蘂背家住扶桑東復東却望
斜陽鐵山外金頭奴字掩熙秦鎮州兵馬衝關會中
我六年望漢炎征人穿穿枕戈投使我千里致鍾石
吾人轄釜泣粗糲縣官無蓄粗百世無藏蓋上有蒼
蒼之高天卒然叫呼不可得閶闔外萬歲休只以一身

佩我於公行無所贈䇿言得成爲艮兌艮山本中虛
兌澤乃上缺獨於九四論心體而以朋思爲障礙願
公書此象艮於卧興封蜀道青天蜀平地君侯一心
即難易思耕堂前先鄭碑更看他年後鄭說
大理曾少卿樂欲見余近作錄數篇寄之以
詩爲謝且云連日齋宿作讀余文而愈固
次其韻 九月二十六日
西風蕭蕭吹鬢急獨立長空倚天壁俯看滄海環九
州仰視青雲行白日夜歸鼓蟀鳴秋床觸鼻蘭蕙發吾
風香而余生世竟何事孔翠茲影蜉蝣棄貴心宴坐
自探測姜羽幾微如白黑江西夫子最知心欲往從
之石士濕忽來詩句懸清風拱揖孔孟歷聚翻徒還
載酒市東童一夜壯氣干星虹 車童惟叢也

六

送任大卿豈知漢州張少卿午知眉州
冬卿懷綾行清秋又送兩卿歸作州當年三刑之父
老從今安用思故侯朝廷擇守重於昔親權名卿畀
華職兩卿更是蜀麻深元把麾來復麾出雙蘇縣鶯
去朝天驛金絡月表虹燈送迎似情錦障泥急流欲
渡不肯前好官豈爲多榮祿兩卿之歸得吾欲非夜
流星聲撼暑光生照人不成宿起看斗行雲端驟
飛四運無停鞭旁穿上透多風寒九州霜露方漫漫
人間分位各有制行得一分一分是兩卿去矣吾亦

歸多爲天公憐赤子
十二月二十日領客登八士其分韻得梅字
晨鐘載霜從披霧作權鬼宇宙歛盃種江湖大容杯
石孕顏石丈人玉立山之隈山前大第宅馬頭漲黃埃
獨此抱昭質蕭然侶寒梅有客以問余䝱爲此爲雷
雷出地爲奮何取於石哉人以動爲境云云不知回
而能介然存神氣斯有開相對得深省欲歸重徘徊
四月二十日領客登龍井前盟以雨陰晴未
定不果往買舟下西湖步至玉泉觀魚分
韻得東字
前期戒霜從再候蘇長公晨炊馬亦秣宿載車既董

大全集四　一

飛廉何方來橫出雲半空便將龍井泉換卻西湖風
公非閉清境乃以開其蓬堤柳夾大隄峯荷照清穹
水涌亂雲吉宛濕殘照紅不是我輩人此味誰與同
神閒等喧寂音發適無西東觀魚濠有發歸騎春風中
六月十四日後殿侍立新永康太守成嘉甫
朝辭奏事詞氣懇惻　上爲嘉納嘗隨筆
紀其事今鄉人祖帳分韻得西字遂書以
贈行
嚴精伐鼓趨晨雞龍媒戒仗暗無嘶字臣奏事左墀
降史臣或稷東階躋永康太守臣中之上殿音吐于
虹蜺曰臣前領大典備試郡得請今當西難人求通

及其使金人匿壯招吾儒勿言殘金繼前好將貳難
鞮摇青彘時將有及事有間犹歲傷日憂羞赧 皇
帝瞿然曰是其伸頸首天聽低駐善更請哦救將
褒恤死軍不可稽 陛下亦聞西事否昔號險阻今
多蹊散關是郊已平地白環黄羊猶濟陽分臺列關
越秦視體統渙散人情睽 上云私意誤大事諄諄
切切重提撕申之又言故臣丙昔嘗有德于坤倪
上顧指臣曰安丙申之頓首如合傳紛紛交情甚生
死獨此推本祛蔽迷臣將張拱立 帝傍睇頭恨無
千赫跳為王留行力不足戴目劇此毒眾鶴宮無小
大莫非事勇為天子幾豪家天如有意聽臣獨問天

重乞青坡瑑

楊仲博約生日七月二十四日

金街隆隆曉鐘動倚馬禁門稿義夢殘驚風雨摇江
霏恍如秋浦賦詩時覺來紛紛理前緒猶記平膝龐
魚句十五年秋池州過生日大風雨中賦詩云平膝翻足龐魚肥云云 是日江風吹
倒山船頭白浪高黏天兩家兒女攜衣出草草杯盤
作生日自從楼被趨帝京二年不見波濤驚不知風
色今安否但見朝朝侍明主鼠鞍白馬上晴空嗚嗚
戒仗天無風朝回為君慶初度手上心來到秋浦君
今去作什邡侯歸興如山不可留只虞江上風色惡
不似帝城鎮懽樂高樓大第捶雲霓煙花眩眼明春

暉吾儕且可飲勿問尚書期為我歌毋曆歸

送杜立侍考藏以華文待制知遂寧府

撤貂衝寒馬蹄凝飾杭門外送歸客去年曾見送宋
幡岷州任潼州召蜀州 今年又送四千石成汞康 更有三令
相後先是時有同時得歸若楊伯洪揚仲博並歸安 來不為蹉去如織濛濛
風雪人氣薄漠漠煙塵劍花蝕獨立長吟倚天壁幾
度乞歸歸未得貳卿擎天與發不盡肖隨俗相胎韋
聲名早落虞舜聰雲霄佩明春暉虔芽已死不復
返雲埋倉梧天地悲萬物與歇各有期人生出處寧
無時攬祐結佩下青漢若得吾志官無卑更召昨侍
王皇案愛民一語何孜孜公陛辭日上云如到蜀中切宜盡力愛民 願公領

此深長思民力竭矣誰其知更須同志共此事則公
且去吾亦歸

送楊仲博約歸蜀

江頭送客雪初晴木葉脫盡山空明天高地迥著行
客鼻鼻野鶴相似清曉寒霜吹三兩聲枝木枝上陽
鳥擾擾嘗無枯蛚若殘蹈肯使首雞聲鳴伊伊人
此為客不是伊人招不得固有此降不往來那能萬
里相追逐瀘吾江上初戒舟荆江夏鎮赤壁秋長江
鏡滑無纖浮致君肝膽自盡競成何害客先發贏
得蒲頭播歲月丈夫身在復何憂莫作無相見期別

送黃宜州宜之郡

皇帝親政之初自史臣了翁侍藏宸宜州大守當就
國袖出諫疏前開陳災荒僻在飛鳥外　陛下一新
同吾仁毋云指搯共害事往往四體為不信臣請選
俠如中州更飭廚使時咨詢但令正身以率下災荒
雖害鐵旬均　皇帝顧謂汝可往布宣德意安吾民
黃君下殿再拜謝盡以　聖訓關史臣史臣拜手筆
之冊以君所聞還贈君維今會聚習成俗公私已屈
憂方新紀綱法令不敢知特以立國維脊養者甚
莊不可問人情忻戚天笑嚬願君體此深長思使以
聖訓書諸紳心誠求之莫非事子苟不欲民無貧

送秦秘監 李標 以顯謨知潼川

杜侯歸未幾又送秦侯歸錦衣赫相望重閣坐光輝
僅存二三士去意不可留王張屢乞身余亦五請祠
豈不明主戀去就各有宜昔歲語杜侯志得官毋卑
近忽省前語熟究無異辭君門天九重赤子命一絲
詩書識服膺字字不適時俯瞰大江流仰看黃雲移
悠悠宋有為發發安所睎昊天豈民憎斷雍不可期
願隨力所建必以誠求之求之有弗得況忍相瘠肥
臨分重回首吾豈懷吾私

送張匠監 忠恕 以秘閣知贛州

西南閒氣忠獻公一生心事天與通才高志廣無處
着獨倚衡疑望關洛九州風露方漫漫春田殘夢歸
餘千惟將一念遺孫子夏與世間立人紀宣公諡明
今在無我生不識慚非夫寧知中歲遇行甫歷歷與
刑措見祖試從微處觀綸中邊王家無纖塵大河
浩浩然學飲返巡獨惜障泥錦曉庭戒仗暗無聲學
鶯振鷺時鳴京師郎吏自相語張公立朝我良苦
不知書疏何所言每一論奏人爭傳好名之人能遜
國而於豆羹見詞色反覆耐看不可發此事無者能
然耶我從同朝一千日見公造次皆是物奇聲為賀
贛州民　朝廷為汝輟爭臣却須更問蕭大傅中朝
外郡誰當屣

約漕使之舟東郊坐客十人分韻得江字

微雨爽晴昊柔風漾清瀧空明山四坐宇靜天入窗
箋言得幽夏此意誰與雙使家我風調賓友俱同腔
高談飛清籟勝韻眠空缸東西南北人偶此同一邦
坐數雲晶晶起看水淙淙古今聚散地浩浩如此江
餘霞照齊趣明夜敲鈸缸雖舟未肯鼓歸夢散爲逢逢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五

古詩

肩吾摘傍梅讀易之句以名吾亭且爲詩以
發之用韻答賦

三時收功還湖易百川發盈歸海府誰將蟄龍蟄秋
漢宇宙中間卷無迹人情易感溺中化達者旁觀消
息向來未識梅花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紉憐土膏
倚橫斜又愛香黃弄煙日中年易東逢梅生便向根
心見華實核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蘭茁方從
陽壯爭門出負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詩何大癡爭
似此君藏用寄人官天地命萬物二實五殊根則一

圖形闔闢遲不知郤把貞識作空寂亭前誰續九老
圖付與人間子雲識（五老峰前讀梅招合余有詩作九）

次韻永年令江叔文鶴山書院落成詩

天運驅人人不覺古道違時時不學主相隨聽同用
山昭質依然未經琢因見吾廬傍達撥宗精神動宮發
氣從礪舟霖雨到梅鹽變化氣質天同功朝歌屠叟
無與語一日投綸見明主大車檻檻行周道輪轄中
規猶中矩人生天地同一原自誠爲聖明爲賢跡殊
世遠猶合節契此同字相周旋自從淳風散遺直世
不乏材無匠石未能登車習射御人人自視卹無恤
出門浪戰觸與蠻平生少得須臾閒不爲東甯用汝

水即似介甫遁鍾山古人灑灑揮先庭兮皆聞世人莫
余觀只愛原頭久淳淳才見天根便呈露人言陰濁
勝陽清陽一陰二分三亭誰知陽德本無閒根心枝
葉長相親君臣大分雖有上終不能左乃天理世無
我知將自知不待靈神風閑諸吏投沙屈賈占所歸九
州恃大歸何之雖云忠憤語傷激律以洙泗猶津迷
前村虎嘯晚風起點寫衡雁將子　君恩未報且
憂深暇把壺頭較鄉里江公勸我姑少安新詩因好
如璧環敢輒憂識謝屢語仍戒續叟毋抄傳

生朝李肩吾貽詩次韻爲謝

肩吾作詩慶五十發我顛揆之數因思五十義最

精造化機緘斯出入肩看五位相生成前聖後學如
撥指至於五衍宮看旁澤火趨新泉井汲作聖工夫
方自茲爲人生活知非急昔人於此嘆始衰血氣雖
衰義逾強未寒余不學晚知非方把斯心驗存聲獨嗟
道遠莫致之願與始終誅不及

次韻李肩吾讀易亭山茶梅

梅華鶴羽白茶華鶴頂紅拱揖鶴山翁如授宗人同
山間兩賓主窮神造化功易象得未瀉會其觀幽風
或嗟生處遠不近扶木東誰知天然貴正在向晦中
喧寂四時耳寒至春斯窮吟眼看千古聲色沈英熊

再賦

湖金亂川綠發英燒山紅自為天一陽爻建地十同
米賤衣弗貴四民爭全功功夫到華開老華洗滓風
老梅委林莽洛珮遺丁東苍華新移報脱命斤斧中
焉知貴然者秋毫皆吾亭觀物弗之察吾欲問黃髮
二紙題墖

鶴山書院前為荷塘三畝其小嶼築亭名矣
春後八日始榜曰芙蓉州

嚴風吹衣落南土千年批題孫耤封虎錄山踏谷三里
城架竹編茆百家聚天公似為鶴人謀閑藏佳境璥
東陬介然用之便成圖下盱更得芙蓉州水閒木末
高下照名字既同形亦肖自從移處多伏青龍紅白相

輝韓明耀人滯風雲拘系之委棄窘蝟寒爭雖知
燗燗含內美正芥橋瘁生光輝大書三字為吹嘘喚
起濂陽百年夢猶疑二華派紀人身猶隱吳名焉用

再韻 和者邵袖林韻謝之

文華潑賀甚塵土物欲戕生剛豹虎三年挂舌坐枯
皐日月往來雲霞聚芙蓉自與詩腸謀雖無顏色媚
涂陬夢隨春草換陂兒手杖雲錦匆潮州平生恥作
山雞照對此忘其為不肖為華破戒哦七字殆似五
噫發梁耀李君不為拚覆之喚取吳鋼[illegible]
引出萬絲緒衣被山谷春無輝山中華木迭賓送人
把榮枯同幻夢卧看芙蓉生不生滿目天機供日用

通道朱宰求時齋學李肩吾賦詩以韻

朱君問時齋為誦羲文畫卦象伏剝果乾始回坤輿
坎离互藏宅遇復更躋問物理消息人謀參中跡
即茲貫千古何所非廣居是以無妄時不耕穫菑畬

撫州崇仁縣王清觀道士黃石老求古篆以
李公父書來問字

聖學不嗣千餘年併與小學遺其傳其間明道學之
賢誦書小伎（揚子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姑舍辦字九
外不可鍇籀生異異色有覺動以經史為藝言豈知
覩習幾變遷況今經字宗開元請觀未有韻書前訓
篆字林形相俗形聲迭推義乃全韻書既作人趨便
歹方

未能書法窮根原但以聲韻求諸偏形存聲亡韻亦
牟叔重少溫工磨研二徐鄭郭相後先書法頹此差
繇延許李喜得無謬從楚金分韻猶相纏姜參會此
徇俗妍不學操縵求安弦王清道士來臨川用意周
鼓兼泰山樸篆古義渠灋遺試令立柱與書稽根閑
鐵礎柔桐本正能諸世而取瑩猶欲度外求方圓肩
山夫子忠涌泉相與共講扶其偏道士捌載明當還
更以一語申卷卷能於此處知其端事事物物誰非
天九章八卦莫不然一毫人力無加焉

題尹商卿起宗自信齋

虛靈一寸心至遠而至近貫能位天地信可為堯舜

不以利欲熏則爲習俗所怗怗弄文墨若老書生紋印
聖賢豈我輩在育非吾分亦有識其然者貴泉於九仞
人言力不足我謂知不盡尚御聞吾言其信其不信

兄子高斯得赴　廷對

九十九峯高與天建家在前峯又陽東表華佗虎豹所行
人小市寒城淨如水雖僅有客陶然來猶未親之吾見
子云從諸侯貴往補天子使來時吾父爲我言女之
婧州問安否婧州苦好脩女從得師友世方白首靡
利場父詔子承乃如此柳陰花影春風香喜極無言
澹相對家學既爾殊天資亦云美自養寂寥無可
贈賻以養中一箇自吾聞古之人仕學皆爲己上不

可欺其君下不忍虐其類此豈有爲然凡以自靖耳
我之行止命於天上下四方難預擬且將自靖獻
君無限功夫歸諸爾

丁大監文伯得余近作頭之疾俞以詩見貽

黔巫之南羚水兹山麓石惡不可治崇寧遷官務屏
地山刊石斷林木斯其間掌許幾爲郡如以土偶安
須眉中州人物猶此任蠻荒含負是夫何詞況於風气
少瘴癘且幸習俗無澆漓飽飯來温禮讀書咏傷
永志其疲坐看歲龍度田光見秋月弦庭巷都梁
有吏雲端來持書火急如將我美人家在九美來問
牆突兀那可窺聯緘系情夢邪非一年兩度劇見之

我詩但能愈君疾君解與丗醫狂癡抑逢休戚信有
命嘆上不使非知蹙

先立春一日電雷雪交作程叔運賦詩次韻

自從日取行牽牛四十五日爲春朝誰驅阿香遣霹
靂更遣玉女來始瑶山海經玉山女從來雷雪不兩立
有如曾禹於雛苗陽然方將朝正月是多常性皆爲
妖陽孕於子達於寅蟄蟲以動寒魚跳蒼龍久蟄旱
歲次朱鳥亦句新年杓如何陽伏不能出陰氣所沴
如沃其相摩爲雷掉爲霆始初隱隱如迢遙劃然一
聲到匕箸驚魂忽忽不可招須臾爲雹又爲雪寒威
挾勝尤宜驕春秋已事且云遠紹興秋難癸難詞春秋

晉匯九年及近世紹興三十年正月有此異乃今此異已累歲自甫迢海
由余禍胖下泉禾禾高飛胖禍二字皆易之爻易徒令志士歌且謠
無人采寄觀風輶

朝字韻詩語文倡疇未已再次韻

風扶重陰牛戴牛電雷雪來參朝詩人陰麋屬疇
倡清輝錯落敢瑤瑤似驚一日四變異須省二氣同
根苗非陰能勝陽不競非物能昔人先妖炎精未振
剛愛蓄雖水書通成皋與皋同跳一從憤悱剛浸長斡
旋地軸旋天杓山中不知此何時稍賭此象以爲笑
矧余且九死何足恤頑雲若慘天關遥澤中但知賦鴞
鵬天上無復歌祈招二音醉頭新酒空似清牆根弁齧

花如驕傻恩傾靈未解紛不妄為取琴微調江張程
子同一醉芳草為藉天為幬干戈滿地不忍見丞謂
老弱征商輸

送程叔運高不妄西歸

平生為人謙必以正學進必以尊道行聞者或相靳
予以正教我而予坐排擯跕鳶伴孀酸再見孫陵陽
吾心固曉然其奈無以訓經定二年夏臨對策奪從
似聞甲乙選參錯吐忠蓋其間親與友斯得及叔運
俱負康時略恥為諧俗韻後先來過我雙蹤商清峽
從容扣所言何以承大問聽之不盡為脂膏復縮頸
予方以是黜予乃以是奮靳者姑勿道而予益自信

人能位天地人可為堯舜氣合如途途道同如印印
勿憂人不知真恐已難盡春情撩客夢歸思不可忍
各趨青冲驀斯發者括動正學予所知申言以為贅

湖北提刑林寺丞岳赴召以書索詩

鎖金伐鼓催行舟攔街祖帳雲如稠祥刑使者入奏
事詔書趣發不可留居人爭門挽衣住行人十步九
回顧公言為政五年留便是數旬縱一去居人向前
為公語情知不是留公處一春風雨寒凄凄半年滿
地溝酸嘶乾坤爾閒無處着惟有此地恬不知桑麻
雞犬桃谿曲身住主家數椽屋臥聽前江風雨聲自
嗟身是如矢福公今歸去作大官連雲廣廈千萬間

我時豈不被公賜天高卒卒難為攀吾儕小人腹不
憚再公祝公今攜纍行原隰寧地相臨看不足明朝
歸坐京師宅深院重門雜休戚願公多為一身惜須
念同胞頭戴我春風漸泛情轉側道旁過者聲嘈嘈
我時困臥五畝東十日八九陰濛濛有來道前事直
目為擇懷更刺白晝扶醉膽喜餘鼻息隱煙虹欲輸
一言不能措以公所聞還贈公

中秋無月分韻得狂字 東坡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

金低辟老火月理行仲商是為陰之中正與日相望
浮雲捲相掩人謂妬且狂彼雲初無心此月亦何傷
水月本同體其中根於陽炯炯含內景隨時發輝光

天機之淺者為人作閒忙

九日分韻得寒字

奇月必用重離與開其端貴陽而賤陰於此亦可觀
況於五陰後蒼龍挂孤寒林疏山骨瘦宇靜天宇寬
若然過九九黃菊紛闌珊且開五言城聊寄一夕權
竊其義然後其世矣天寶間宿杜千古忌 知者良獨難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

予以謫居抵戾放之竄荊去國之日自邇且百
執事下至樵古弟子倉部人士祖帳餞抗門外
連日不絕臨安尹白宰相致餽書具四大舟送
至丹陽所過監司郡守將迎如他日予謝以疾而

不得免焉入靖靖守洪文惠公之孫傳遇之始使客而有加四方之賓客從將者日至行理之間無虛月也子皆同謝弗辭其門業元老識度要器深習出爾類嘗與學于陸宿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子因陳正父識之頃者始藉交一日匹馬載童來自毋允爲子數月留每旦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舉中要會談古今治亂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穀禾粟少多之數皆探原索委考無有志之士也予每閱前史凡發人邊客必使守隸防夫極之於其所往至則鼓門揚戴屏去書謁入或追送而遠省

焉則史冊必書之爲美談其在今日不惟不加之譴或反以是見稱於時皆見用於當世嗚呼非嘗從事於學志立而氣强者不能辨此非祖宗仁厚之積諒世雅模範著餘澤亦無以致此元老將歸省其伯氏乃與共學之士酌酒餞行各爲士言古詩一章予爲序以作云

龍標之南路窮絕峩峩雪峰倚天勢秀委崴巋蹈路翅很石橫空馬鞍墨染君天笙慶崔嵬朱霞白鶴雲端來鑾郡自昔少此客間此胡爲乎來哉嗟吾爲君話羲文易千古聖賢心歷歷有時舊有未全左閭何鉞河弄詩筆鋩河作荊霜飛莫非吾龍後天之西彭城

風雨蝶夢君起謂我吾其歸牛羊凍卧鴻酸嘶九州傳大君安之人生行止各有時願崇明德慰遠思

題東甌王友直尚友堂

士根生世晚不爲三代民誰知伊傅至孔孟亦學古道嚼時人豈惟三代時堯舜萬古師猶古若稽古不知古爲誰與數者論信義理無終窮舜居舜世常有一簣功嗟哉秦漢後去聖益以久絕有閒代英傑爲時儒首鼠於隨世就功名其言皆謂俗揚龍驚此於聖門真蝗蟻也謂斯世無異那多知正多懼不知轉移有亦云知矣恐未然須驗此心之權度有師舜文學周孔有模倣粲明中韓亦有是商鞅亦有超異端若言之合節爲書是中更要分明看

贈造琴道士劉發雲劉亦解發雷

劉師攜琴來自言有術聚雷霆闢之氣然後人心未動誰爲發雷陽居陰位陽行逆日循陽度日數贏縮嘗疑聚乃奪擊未有降施誰外勝劉師攜琴來爲我鼓一再行若知雷霆起處起使知音是人心生

洪士龍以洪舜俞考功所作竹洲精舍記見訪

考功記竹洲所業在淇與謂學與自猶此何取於竹士龍來謁余試請言其目天地之大端於義受命獨陰陽迭盈虛衰裏更見伏厥象肖坎離厥理寓姤復榆杏柞與檀四序所宜木此獨貫四時不受寒暑觸

示人人不察但識霜雪綠誰能溟之上興雲三叉機
形气玄發明顯微相貫徹吁余粗知方倚杖看不足
安得兩洪君試同煙霞看

張永平鎬作亭于渠河之右予請名以觀而
通守江君增賦古詩三十有二韻且落之
用韻和答

渠河有水清且漣弄丸之暇遊其間風軌沙暖鷗於
機天開日恒魚逃峯山中不知歲月改春洲大度鸞
彩鸞閒人貧遊不到此岸容山色如有勞永平數年
訟亦簡爲我卜築河之干臨流興懷嘆不足因思孔
聖感逝川豈無日景自此起亦有天運從東旋風霆

流形草木貫星辰垂象郊原實乾坤坎離畫見伏春
秋代謝相回環雖將此理驗書冊要向川上觀微瀾
存神過化義靡盡行著習察心開閒子思淵深天
德子輿混混窮原泉東流不休答呂氏呂不韋以水泉東流日夜不舍爲道之圖天淨淺淺悲屈原九歌湘水兮潺湲聖賢
分量已差等後來承謬滋可嘆或嘆李表勸勞力或
謂時逝宜游盤須看龍見水歸壑文識雨降雲蒸山
陰陽翕闢本無閒俗儒但作死生觀河圖擬生二程
子指示道體端要須人能於此發深省致知格物茲
其端神徂聖伏二千載見心長與江淵漫文通爲揮
五色筆大篇長句垂不刊春風沂水儼在此居人莫

作渠陽看

次韻廬陵劉時見懷

史終伏剝果玄畜極蓋天衢不泰亥其類艮止與動俱
此道固曉然人情不同趨兩目自安障狂蕈爲子都
蠶命絡明月瑕瓛旆疲駑錯觀者有得知非降才殊
但傷此道違獨行嘗寡徒解后知我者聊足以自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

古詩

贈曾璽

太極分陰陽物物具兩儀乾坤子南北坎離卯東西
四時有晝夜有盈推夫人遷於物由之而不知
六經一爲診天命璽所司或隨晝而表或御夜而緯
或學製而傷或助苗而姦其間號爲儒亦以身嘗試
江西有曾君解后荊江湄暇日與之語切磋天幽微
榜人趣行邁欲別不忍離乃書所表語爲詩以贈之

四川茶馬牛寶章 大孚 修楊子墨池以書
來題詠

子雲一去千餘載惟有成都墨池在至元諸易是耶
非元文今在人誰知雖逃劉歆覆醬說况是埃塵穿蠹
象生豈無學者探求不識潛聖識趣所自從馬邵
造元域晁氏譜之張氏翼亦云察矣人猶疑或爲諸
老申其辭易書廣大包天地辯鬱象古都一致世儒
造入各不同有一乎此均爲功况於易元互相發不
同之同首窒窮家中首先黃鍾雖以坤復爲初終 中首先黃鍾謂太元八十一首起中以準中孚復前也日中孚卦氣天左行
紀日天正
始牛宿又以日星分左右 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起牽牛初度取日所躔之星
慶宮分宿右行 是從爻至易元均元意欲取臣承君 諸日承主日君
右行注見後 易書八八而用七 八八用七謂六十四卦中不用者八卦推五十六卦 反對

元文九九而存一 九九謂首而日法用七十有二 八十一首 易分
六節中二五臣志上通君下取元以一五而爲中君
道君尊臣卑然元文主日易主歲 元主日謂日法取牛宿 歲主歲謂一元七十元爲一歲四千五百六十歲 康節說
爲緯謂元於易地承天就中邵子尤知元 易書爲經元 康節謂元準易
[illegible]乃是陰陽自然數 元準卦氣圖自復至中孚八十八陽九十
或云元進封丹圖是圖疑亦非聖書寫 易地之於天也
二陰自遇至中孚二十六日七分中孚至遇亦八十八陰九十二 陽六至遇六十一日 分數上象七爻下
或云元仿太初曆黃鍾之分八十一豈知虛 太初曆以律起曆日法取黃鍾之八十一分爲日法
三與虛九其數雖同其法否 九寸九九八十一分而律呂數用七十有八即虛三世元八之存一仰虛九也

或云元與易渾天渾天方象包於圓豈知兼用蓋天
說蓋以地承純乾 子雲專用渾天而作太元以天包地而元以方州部家圖在上首以天之數下乃象地之數也
用天之數也 易雖攝元不爲臆
易更得元滋有發且如河圖與洛書數擅道數無遺
餘後來支離竟以律運氣參同至大一 此數者雖與圖書之數不
同而異何獨於元苦譏議子雲之師曰林閭鶴山之
師與易並行人不識千岐萬轍同一歸况元於易
閒合
下諱其徒 子雲之師曰林閭翁臨邛人也 鶴山之師鄉山爲臨邛之望 自謝機杼作
生活律曆圖書無不合君非馬邵晁張倫後世幾
無楊子雲後世子雲今繼作而此元文終寂寞辭繪
象與宗族聊與文士供嘲吟 會有象乃家參政重修閣之中取閣下本墓畫中堂

左司諫學源滿右圖爲文
人上多海兼不知年矣

和靖州判官陳子從山水圖十韻

子還靖州判官陳子從建爲鄭寶從客出示

臺竹僧不二山水圖其宗有乃祖乃父十詩二

跋前賢風裁邈不可及輒次韻以識高山景行

之仰云

外物纍纍人無退亦無遂裸彼自由身朝發夕子至

右彭蠡歸舟

山堂有何觀四時互興歇萬物隨天根東生復西滅

右山堂曠望

水月皆內景入秋倍清暉世無善觀者滔滔吾誰語

右重湖汎月

士非耕釣者而從義豈有人生貴適志莘渭亦時中

右星灣晚酌

澤氣蒸前山起自膚寸微誰看千丈瀑不悟片雲飛

右雨後觀瀑

松栢不受鄙此亦易知耳須看從有號與松栢表裏

右松徑晚步

莫作谿流看天命無窮已詩人若知得千古可坐致

右谿上賦詩

散髮避炎暑炎暑苦相尋云何對大賓不見汗沾襟

右林下避暑

松竹貫寒暑而梅時往來不知如復意隨人誰復徊

懷人得清賞此樂浩無期剡谿興盡返未喻伐木詩

右載酒尋梅

右雪中訪友

過屈大夫清烈廟下　歸州歸鄉沱

騷以是復高揭誰能顧鴟梟椒蘭自昭質不肯化爲蕭

人生同一初氣有善不善一爲君子歸寧受流俗變

云何屈大夫獨悲椒蘭芳蘭皐丘椒丘蘭藉爲捐棄

騷中與歌賞蘭必以椒對謂椒其不芳謂蘭不可佩

此言混凡什臭味自爾殊亡何歲時改二物亦變初

以蘭爲可恃委美而從俗椒亦佞且諂干進而務入

椒蘭信芳物質自堅好胡爲廢於廷晚節不可保

意者王子蘭與夫大夫椒始亦稍自異久之竟蕭艾

迨其習成性甘心受蕪穢不肯容一原宗國幾

禹皋於共鯀且封與鮮度同根復並生何嘗啓其故

原非不知人觀人亦多塗治朝中可上亂世賢亦愚

況原同姓卿義有不可去所望於兄弟謂其猶可據

我本兄弟者孰知胡越子以是觀離騷原心乎

或云蕙與菌皆名氏騷者詩之餘毋以詞害意

仲尼作春秋定哀多微詞楚之變亦臣況亦有不知

至左綿書懷呈梁州郴州二兄

歲行析木予去國鶉尾之年纔返室東西南北看此

身水陸三千三百日或云子非美誅有辛苦斯世同
斯人胡爲呼嗟吾自好輕舜齊賈重絶貨吾終窮
有何好兀坐六年不知老吾臨門待汝有何惡要抱山
林易雅壽聊闘其言心自語吾非斯人而誰與獨嗟
行止各有時龍蟄淵歸亦其所洋州牧將綿餘民仰
望待牧人不閑敎州邊丁戍內郡多養赤子防西門
緜州近院劍龍路列雉瞭吞渠不顧叙州千餘亦良
苦卒以身勞棄千去見危授命理之常苟得死所甫
何傷所憂人已西無蚕叢蝎尽蜀後皇星鵝山之巔
一畝宮我名吾亭曰願豐又祈天心速悔禍雨禾雨
麥蘇民窮有耀餉土可衛民有民給耕可供軍民

相資護聯塞又須監收長得人規模便立又安勢不
作自前苟偷討弟兄歸與異父師長對春風賦常棣

壽四川制置李侍郎

崧高二王德嶽承數世仁一心千古脉一气三才根
人言通德門封培知幾春陵州不盡用雖國非全神
孫美鍾在李曾叢蘇然存誰知中興主流澤被子孫
是用遺一老爲社稷萬人三朝典刑舊四海觀聽新
自公鎮西南威聲懾胡虜棄地盡歸疆餘民亦生全
便當慶雙翮建大將旗誠進賢驅不衰討武誅失伍
增屯御驕卒募耕實邊圖草廛當道卧一身鎮百悔
願公排群議釋我分外慮上流屹長城却歸輔明主

送高才卿出守嘉定 次東坡送蘇嘉州韻

十年誰遣不寧侯膺奔鳥散十七州餘州殘廢誰能發
許史君今作載酒遊諸公飮餞已高會眼前百事不
挂口震風凌雨揭郡屋左蟹右杯猶在手史君千騎
行清秋豈爲杯酒饑涎流綢繆膺方既云晚喜竟不
到花繞樓乖逢聚散古來有而我此時持此酒河梁
竚立不知還插簪青絲半成叟

次韻蘇味父自鄂見寄

徹其事明使標如犁水持豈推將帶勝抑恐濁且茲
結髮齒名宦幾被未俗移學喻邊商傳文章恭莊騷爲
書不沈蘇龍語不通雖覓取於市朝襟甚於簫墊擠

大道砥如平陷身臨艱危追其隨世久始識真聞知
天命貴本生意長壽妻番鮮固樂搞舜安足悲
陰陽孰信訹日月誰遏推乾坤奠中極雷澤周四陲
夫人命於誠生而天施五行根五事位育誰司之
婦淳溺于詞躁輕亂于儀山雞衒清影祇以速顛隮
況彼眩外榮皇皇復滋滋 滋滋汲汲貌 見孔叢子 比於我何
加寒暑自四時蘇公西南方儀鴻漸于逵而我坐遠
屏七年蘭陵實夢思岷山陽枝節伴麂貸人才日零
落憔悴西南維大篇忽闖予炯炯晨星垂公來何勇
邁我往何棲遲敢喻會溢瀉痛顧酒還淋但蔽嘆氣相
求范喧審成脾梅邊立踟躕正待陽春歸

七夕南定樓歛同官

誰將明星點天宇州國官垣象官府更將四七隨天
旋常以昏中數四序迢迢河漢衛秋旻前有蒼龍後
玄武牽牛王向西南來左右兩旗北河鼓鼓星之側
為天將鼓上三星為織女何乎人號天女孫便把牛
郎擬夫婦不知此是天關梁河漢之津有常度無明
伏見莫非數肯為文人給嘲侮班曹庾謝相承言世
上兒曹更嗟歎臨風一誦大東詩須信詞章有今古

中秋領客

秋中無常期月望無常歷況於月之房歲十有二集
云胡三五夜賞翫著今昔我欲觀吾前未有據此夕
豈由夕月禮承訛變俗浪天行至秉東北陽外乃朝日
日月向南來三務遍浙易貝於陰之反順時報陰魄
古人敬天運暗數察消息俗學運諫迷更以擬〈此也度〉
弛〈不〉科級廣寒八萬戶桂樹五千尺文人同一辭祗
以驚俗客集數百年月如有兔色為作反騷吟聊
以補載籍

重陽領客以老杜舊日重陽日詩分韻凡
賓主十八人得不字

天根欽秋陽雨畢水歸藪胡為爽常度白露後秋嶽
農功將納場餘秉尚樓畝昨朝告方社巷去日中部
羲和鞭六龍為我作重九雲頭驅復來溟漠未識臧不

終然亂剩之金鏜發暇所折陽德說吾嘗為杯酒
悠然見南山陶公意何厚況今桐大宮暑峯公云奔走

游北嶽之暗昔夢作一詩覺而僅記一聯
云驟夏然然半巳華猶將文字少年誇明
日為客誦之客十三人請以是為韻子分

驗字

時事彫壯心詞華誤雙驗昨夢忽微詞覺來起撫憤
五官子所司此夢乃子訓是心協箸者韋是氣通撫檢
形骸且不察理性抑難盡曉物度塞若塹既於露癢
暮歸路江聲裏流燭蛾屬蝎思懷褰裏日氣勢我頂像
天根忽晨見髮不盈匊擣然既文采吾果不知分
歛情習未忘依前賦分韻

上巳領客

流觴元巳多所因更指三日為良辰山陰坐上會豪
逸長安水邊多麗人臨流有許豪與麗元無一人能
知津歸與何處指濮洧安昔胡撥諸周秦十二辰亦
同一波競言此日天氣新其閒號日敢或著或言亂
降祠高辛春分以後弗無子往往援引詩生民說雖
有稽義猶疑況復除日經無文〈是說以為建巳月除日在巳子曾是〉
意巳為火季春次見疑衆寅宮為建寅人所畏故以
元巳祓水濱一年奇月必用重〈如五月五七月七日之類〉三三歇解
陽德危較之前說巳云近欲媿俚俗非吾醜要須契

我沂泗上田瓢點瑟看長春
求嘉林君謳父得英石名其室曰硏叫旦切碰也
齋予易以介室
柳侯謂楚南多石而少人至今英道間累石何嶙峋
乃知五行氣中土爲秀民降才既匪易自棄英不仁
伭文一日炎乃以楱其身林君君知此是石當書紳
羅五星著奕棊子詩
少年不識棊但見剥剥琢琢吏相圍有人指授子衡
閑夸角劫復持少年不識星但見腷腷膊膊遲如棊
亦有告子者縮贏伏見元有期七年五十讀書暇時
把二事相侻怡父之劃然悟是間有數人不知三百

六十一棊子此是乾策藏其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星若以三十六乘之乘之既盡除坤策餘與棊數無
參差此理極精曾歸後不復思羅生挾二長過我爐
之湄恍如著我五緯上欲與之語無閒時此須靜觀
乃有得而我家住西山西生揣我何時歸
七夕有賦
經星不動隨天旋牲被嘲詭千餘年無情文象豈此
較獨嗟陋習輕相沿我嘗作詩詆排之尚有遺恨污
陳編人於萬物爲至靈聰明照徹天地先其如形氣
之所囿則以學問開蒙顓不知誰爲乞巧者乃謂天
孫執其權天孫能襄不能報世間之拙無加焉癡兒

騃女競針線高樓大第迷管絃漢魏以來用一律無
人出語扶其顚其閒假拙濟巧者又欲託此文姦言
敢因良會追往事更發此義聲餘兒
黃成之量求虛舟詩
黃君求我古詠州求之不得還西遊沂求易子胡不
予渠家自弄莊生舟莊生傳之賈大傅傳將死生同
浮休我家舟子與渠别中孚之象剛包柔仰山俯澤
乘巽木藏離伏坎合坤牛中閒至虛若無物實理備
具非空浮此在太玄首黃宮其次參同居中洲會通
古今貫微顯上下天地同周流人將百年等浮漚我
以千載爲春秋我言似大而非夸人人皆有不自求

黃君不信謂子誑我自姬孔泉至周
中秋有賦
望舒與日元非敵震受陽光兌成魄六十四象不言
月三百五篇識月出古道貴陽不貴陰冢禮上畫不
卜夕世間賞翫起何年誤却千年醉狂客不知客有
肺腸無更把荒誕作真實我因時序嘗作詩洗盡宛
寰蝽宮迷今年新作東樓成胡爲尚此窮攀躋人心
和平民氣樂日月昭明天宇豁須知此事與政通不
是詞人閒賞月
送游吏部赴石
天馬周流不停策青龍在空山無色區中物物見根

秖歲季滔滔逐流水願天求歸歸未獲客裏饑顛人送
行客錢金伐鼓行清秋江頭組綠雲如積道旁老人
相與語主賓闌之傳相顧或云遣闕抑登權一聲磬
或落九天豈知位高勢逾偪莫向紫宸庭下立非關
鐵網解唱噤紫宸地禁鳴不得或云敢言疑鳴鳳千
古高名泰山重豈知說著心骨驚昌名愈重圖愈難
或言古人今見魏元忠子方賁分說豈知晚節不難
保知憂擾寄易今笑三人所贈不皆然然則子也今
何言元祐中李基紹聖建中靖國何嘗諸若徽此事
父講明直將兩是為端平是時臣言便休得臣不憂
身却憂國臣願天意開平治明良長似端元時更剛

二　大全集卷六　十一

未終戒見陛始陰雖微長可慮獨真教世道端平寧
使臣無赫赫名三人雖然笑子之所願吾不到吾言
必於身子言達於人子意雖厚吾言真低頭謝一老
還以告景仁

奉謝資陽謝紲天諸友是日三池周季章
馮季修許德闓昌甲支仲玉至謝介卿馮
清叔虞漢常光父繼至遂宴楊儀斯期
而未至

篤言南東畝捷出西北隅資陽有八士特為要諸涂
須臾平泉道衣冠被林廬問我來何方過我不適予
吾非煩囂避樂此簡便趨經行三紀後舊交半丘墟

翁仲州没勝見孫霜滿須其間最所懷劉公真丈夫
訖張二良友直气横九區堂堂舍我去顧見霜月孤
寒梅陶令宅宿州黃公壚我豈無肺腸觸事成嗟吁
待到西州門不如早回車作詩謝諸友努力崇遠
圖三家令子弟不諒予心乎

贈畫工王生

七年謫五谿二年守三瀘鬢髮瀝雨中不改舊時吾
此來懶看鏡謂我衰且癯王生忽肖象氣貌何丰腴
悔不賂王生圖作一病夫癯幾轉而上聽我歸林廬
及此未衰日更請幾年書

次韻趙制置制勝軒詩

二　大全集卷六　十二

何年誤認羆作熊力小知薄當我衝級更淮按備戶
破至今風色長如冬去年推轂以授公星車飛度鑾
劍峯風稜犖犖瞻氣雄臨淮軍壘足跡重支起攬衣
瞻井絡鑄鐵不知經幾錯揭來談笑上紆轍龜頭局
中虎口着誰將窠巢戰塵天戈一揮始平滌征
鑱猶戚蟠荆棘晝夜上白王京考成軒戶適茲日一
吐十年胃佛鬱看詩又覺饒餘力要殄餘孽寬猾吞
書生喜極還太息天下憂端尚非一經營分表竟猶
益盍護本根保成勳是時朝廷出師復三京

端平三年春三月戊午朔
天子有詔俾臣了翁以僉書樞密院奏事既

上還山之請乃休沐日丁丑與賓佐謁濂溪
先生祠賓主凡二十有二謂是不可無紀也
遂以明道先生雲淡風輕之詩分韻而賦而
詩有二言有四言同一韻者則二客賦之了
翁得雲字
書生不知分奉詔行三軍赤手張空拳妄敗飛虜糞
四海蓬蓽挐濂溪清芬擬求一勺水浣我三斗塵
翠激明夕霏晴雲盈朝氛重上夫子堂馨香如有聞
池蓮已濯濯庭草長忻忻重惟夫子書千古析昏冥
善惡萌於幾陰陽互而分一落俗儒喙嘵嘵窮穿鑿
流傳豈不廣世道滋放紛書生屢興乞骸歸耕故山雲

願言與同志相期任斯文
江東漕使兄約遊鍾山分韻得冷字
連年飲宦業寤寐北山靈三過又不入風雨亘其程
一朝决會期萬顭不敢聲斷浦捲夕霽列嶂浮帶青
因思山中人昔日相與寧不知學何事恭則為周經
羣公咸其轍不悟宗康成相承至章蔡九州半羶腥
歷年百七十衆醉未全醒三經猶在校從祀猶在庭
追惟禍之首千古一涕零大鈞實難問山雲水泠泠
贈畫工王三錫傳神
氣質紛不齊四海無似人藉令貌相近氣有醇不醇
善觀人品者儀觀與機神正邪眸子見善惡有間分

且如若與虎二人自非倫而俱類孔子似眼何嘗昏
古人有夢良使知為良臣又能記眉目曉然得其真
此須以神會難與淺者論王生歸為我試語司寇君
此理充得去三代同此民（司寇君翥號良齋靜翁）
題溫泉
廬山一滴水雖壽詩人腸道傍有溫泉契然如遺忘
淺夫聞嗤笑知土亦燈寒或云硫黃知水火互陰陽
水根於天一至陽所潛藏所以井生燄亦有泉如湯
吾嘗謂或言子語未精詳水實含內景火乃無寒光
水將而不迎火迎而不將君看月受日又驗坤含章
吾言與俗詩或可補詩亡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

律詩

次程少逸餞楊叔禹沖明教授

觴酒時從執戟郎雅知清望稱獨行皆來芹泮提英
裁要取芳編閱舊香王倚兼收方借潤珠移壁雅
寒光臨來莫根車無角聽歸雲霄出鳳翔

和史少莊登山韻三首

踐香向前坡人情奈怯何君今高着步直與陟嶒峨
田間逢醉尉人道誤誰何世路日杲杲宜行宜見呵
毋謂文山險此山能幾何崎嶇十年夢知歷幾蹉跎

和李參政壁龍鶴春臺二首

落紙新詩萬口傳逍遙舊夢記依稀明虹短雨下平
楚老歷長雲横半天潤底青松不改色檻前流水護
安垄寄聲多謝無名子莫將詩與我未舊眠
古往今來一邱丘行藏有道塊還流鳳凰池上春風
夢龍鶴山頭夜月秋閒或深衣聯獨樂有懷還賦
三游何人得與余心會野水黏天一片鷗

和李校書壹沐川三絕

鬱着青山簇髻鬟動觀翠水漱潺湲老我此景來鄉
鄙争奪應成觸與蠻
花時乘傳去奈邊心撥弄新詩過少陵詩到栁邊春未
老不禁春思也微吟

玉節行邊春正濃邊頭壯士簇旗紅何當平賊擒諸
吏徑上高寒前嶺風

次韻外舅楊崇慶嘉以詩相招三首

炎威翕翕正蒸人惟有西風不世情困卧小窗慵賓
客吹將好語到巖扃
去年湖上看花時拍檻呼魚酌酒卮魚計主人已非
昔猶能為鼓處上鉤遲
寄語荷郎且緩開山中衣製要君裁不隨落蘂纖觸熱
去待學山陰乘興來

李參政壁見招遊龍鶴山歸途有作

上有高峯樹倚天下臨深澗水生煙閣銘泉石山中

相對春雲霞地上偃松色呼兒開後檻看奧為喜過
前川不因同落天涯久那得巖扉共此緣
亂潤穿雲千里開好風吹袂出重山潺潺流水羊歸
急唧唧候蟲督暗闌輿念歲時驚變態靜觀物化識
回環並溪的礫梅花樹已帶明年春事還

和范少才子長詠雪三首

底處呼勝六催將歲事闌窗明朝來爛枝瘦夜光蟠
炫晃山林老模糊天地寬曉琴絲欲折難忍漂陽酸
隨路曉巖去盤頭金井闌路門圭璧委雙闕鎗青蟠
拜手朝紳鬣憂恐旰食寬歲歷今有望盈復歡舞酸
寒陰剛草木枯葉委庭闌若登孤松秀青數萬竹蟠

封條纔貼恐見眼復歆寬但使根長在毋憂風雪欺

恭和 聞喜宴賜毛目知以下 御製

昭代賓賢禮意款鋪張設帝綸僊龍飛十二周星

紀曠運三千擊水程一從上一作外聯時六月也勢雖三章推恩荐寵會新

龍渥鈞天張樂播和平微臣對領申規戒賢綿雖恢

用欲精

和張大著顚字韻二首

步弱扛鼎分疾顚末將臭腐豈芳鮮眼前膚寸見幾掩

塤篪外功名鷗避船忠憤無因壓乙夜隱憂多發實

丁年一寒風雨看書卷三度來梅雪可憐

偃偃趨局曉衣顚妙語飛來壓已鮮太一藜然分夜

隣蓬萊海陽借風船臨邛詞客雖未至淮海家書非

少年獨抱區區無我察聯翩重拜玉人憐

張大著以韓持國絳樽紅妝事再和見戲復

次韻

世路羊腸幾覆顚如君操行雪朝鮮書留滿眼何當和

庠學力要裴元祐船驂鸞龍來並世肯呼禍鷄與

忘年閉門羿弭無畏沐不作傾城馮小憐共齊後主名小憐後主數之以致城陷

壯心十五亦狂顚十五年來洗濯鮮省郎元無三畝

宅浮家安有五湖船焚香讀易謝來況飲綠圍紅留

長年絳樽紅妝詩乃韓持國在穎昌時年六十九矣不是柳桃曾作惱安知世味有

妍憐

再和顚字韻時方議開邊

鼎家弓調戒在顚武相常饑美時鮮勢形不匱磨投

種劍影虛張勢纜船壯觀要還全盛日圖田須似中

興年擔關需食時春夢憂國丹心只自憐

和胡秘書 有開學中釋奠

祠官環墻聽歸鄉老晨光工有歌咸夏人無間國庠

古樂府祀先聖先師歌咸夏又詩元興有開國庠記豆邊陳士卿爭肩皆奏和鏘歷學

留新什摩酬愧不揚

題表 天將 追遠亭

朱裏雖離賓已稀白雲開傍隴頭飛因音蹇思郎罷那

得見汝曰子行胡不歸樹靜風號終莫待桂芳椿老

苦相違含南含北尋遺澤莫草爽煙夕照飛

寶劍初期多璧鮮嗟哉何及湊關于美官孰與承顏

樂雙花何始咳寂惟已矣觀容生死關要知好道始

終難共惟出自期無忝留作松楸久遠看

次韻曹向叔解嘲

乞得身來作外臣沖然肺腑自韶鈞鹹酸獨覺衆中

味形影相依鏡裏眞入户方聞夫子樂近前孰試相

君嗔莫天明旦司游衍環堵嚴於百萬人

低頭酒盞聞波臣沃以嘉言力萬鈞逆耳倒言誠愛

助解嘲謝語返離眞若微君告誰能及辛不吉敢乃

敢嗔彼是紛紛姑勿道何期終許作全人

次韻 丞兄聞丁卯十一月三日朝報

龍章晨下九重關帝敎元兇出羽山揭日行空破昏
闇來風縱焰絕神姦須看文正昭陵日與與忠宣元
祐間吏願和平培治體儒冒千歲待天顏

儻來得喪本無關或爲鴻毛加太山縱昔尹髭曾有
損及今殺畜枉爲恥公私界分分明甚任聖迹發忿
處聞初學粗知眞會貫從今吉復顧睎顏

次韻虞永康 剛甫 題滄江書院

解后滄江半日閒一川風物歸柴關正從逝處觀流
水更向靜時觀遠山有詠曾春誰與點無時不學子
睎顏相逢一笑忘言處月印波心不記還

次韻虞永康讀易有作

室中萬象本虛閒門戶何曾塌刻關未若有時觀太
極不終止處認兼山人文自昔先機見天賦古誰不
孔顏有志未能今得友從今迷路儻知還

再次滄江韻 二首

夏畦初雨枯槔閒讀易幽人晝掩關厚築根基方考
室不辭卷撮要爲山驕栽晚歲松筠長保滄江冰
雪頹門外斜陽裏客醉壺中行客去家還

野迥江空雲意閒清風吹客度東關登樓何賴青每
地坰坰賓朋玉立山酒爲心知一開口話進理到兩

舒頗歎公風月江頭路此意羲皇尙上還

次韻若少才 子長 在峽中寄李孝允 臺 二首

蜀艇雲奔下固陵一壺浮峽使千金子來我往才交
臂人湛印須又苦心壯向雖無一矢發西風不受牽
塵瘴是非得喪今休問喜見戈槍目綠洗

大明臨照職方州漢沔江淮澹若油剪雜殲除揖讓
路護持杞梓盡今樓明綱人爲諸公喜國體誰知志
士愁謹議胡公不可作奉常今說有黃侯

次韻虞永康 剛甫 謝余過滄江

兩餘雲霧數峯奇公子江頭客賦詩白帆青簾開平
淑黃雞濁酒話清微 玄暉詩香沐師清微注云御清美之道 稻畦千頃興
生色竹日一川搖靜暉坐久東山初月上恍疑赤壁
舊時磯

和虞永康梅花十絕句

雖喜己逐晚霜眠玉立孤標漢苑園月澹風輕塵不
厭精神千古對羲軒

不隨妖艷競花期巢落惟存老樹枝林下水邊時一
見相逢頗恨幾年遲

天然標韻絕高寒靚面松筠取友端直截語人人不
解等閑只作好花看

遠山雲抹半橫斜野色昏明水淺深庭外況況人不
到凜然玉雪對疎林

輕寒玉蕊試新妝已識微酸一點黃生意溶溶無間
斷何須開留爲炎涼
重陰浩渺無涯草木摧殘見本眞誰識江南一枝
信明年春事正催人
滄江上宅數年閑春菜栽培使根有生色油然已如
此箇中自有不獨碑
樹花會語恰逢時眞意相關兩絶奇獨坐黃昏光傳
月呼僮點筆和梅詩
幽光冷豔照前坡花下期君不啻過木落江空歲年
晩此詩朋友望西河
世間無物可談空開落榮枯實理同百樹好花一編

易主人立處儼當中

安大使丙生日

恭惟天祐宋奕葉係明良積德當文武生賢撫彥唐
舉稽資與老降自嵩山陽拾極申甫鍾東維儲祥
堂堂三代直赫赫萬夫望清明表瑞璧明堂楓作柱
認成來凰鷟雲滿降龍驥誰談元黃能爭馳赤皂纛
欃槍星有耀晴曀日無光白晝鳴梟獍長鯨縱虎狼
公卿失匕箸惟幄自金湯吾在脣劉豫前鋒石敬塘
父爲虜目妾深入漢封疆誰以機奇妙曾無矢鏃傷
邊城良男女農畝遂耕桑軍渾孚禽獸威稜懾犬羊
報勳隆爵秩紀績滿旂常事業侔伊呂功名匹霍張

巖巖千仞壁納納百川流經國般營室憂民綮念鄉
直方坤立德中正泰包荒天錫公難老神扶福孔穰
沖襟凝日谷溫語渴天漿壽域周三蜀春祺徧一方
蓬巒嬰翁鬢奎和毳峯榴府頻殊玩褒綸半十行
繡鞍翻豆燼白蘇立葵煌萬古功名標千年節義香
九重新政理二柄執維綱當宁疇咨碩非公莫便章
白麻飛殿陛金炙延文昌會秉乾坤了長令海嶽康
作經七六藝致主四三王自願逢嵩嶽敢希桃李場
熊占祥入夢鵬運壽如岡畫地數勛烈指心成激昂
莫馳千里足親對九霄觴天漢紅山峯中書日月長
願言崇令德永作世津梁

次韻李參政壁見謝游龍鶴山詩 二首

比山嘗乞草堂靈娓娓高談析理精發眼澄光無間
斷入懷月色太鮮明寒毛凝石清可數顯露雲蒸渫
欲傾相對悠然無語處古今成敗一空枰
有鳥雲飛魚躍淵聖賢身處自天懸流陰半下亞讀堂
過斯道豪家誰適傳人境恰逢如擇地主賓良晤豈
非天二章發我無窮思不慊遺編對聖賢

次韻廣永康十月海棠 二首

冷淡庭梅儼玉顏孤高翠竹鑽猶筆如何富貴天然
質猶欲尋盟二友間
春意何曾間四時芸芸靜處錦衣帷非關造化呈新

巧鈎繙無心自不知

李德秀致政以其生日前一日約士友至長
慶院訪梅花山茶因以爲壽 十二月四日

流年苦被雪霜催惟有山中自四時寒色壓花花壓歲
晚曉陰挾霧放春遲終憐格韻不同調留與高人共
勝期但願多書沖佑考與君長伴歲寒枝 是日余得沖佑之報

李德秀致政即席賦五言十韻用韻答之

冬十有二月春三百六旬高標今宇宙良會惜春辰
乘興訪安道扣窻呼孔賓觴人多蘊藉老春自爛年珍
風景乾吟筆林花䀹醉裀溪山逢舊識水竹樂閒人
歲籥遊巡換春煇次第新撫時嗟易失涉道渺無因
循物探天運冥心觀我身相期共無斁不與迹同陳

次韻黄侍郎 晉若 滄江海棠六絶

妙處東皇可得知落溶生意不停機雨寒日暖春無
賴憑仗陽和爲解圍

沙暖花香弄午晴苦搜詩思浩難禁倫閒不辦追年
少只有春風會此心

爲憐一片曉雲紅未放千絲暮雨濃調燮陰陽資各
收滿川花意得春容

慣踏郊原浩蕩春重來春與物俱新渠雖自有生生
意把握天機是主人

帝恐嘉花不易成好風遲日故來承繁紅錯眩漁人
眼不識滄江有武陵

指麾紅紫是無濃抵當丹青筆有神百樹花開遍
易主人意韻飽長新

次韻王去恭馬海棠四絶

一春風雨亂書帷桂口林間未放開浩蕩和風寒冷客
披來看大樹發池臺

善識花人盡倚闌不將榮悴等閒看最憐羇客自春如
醉獨肯懷人問考槃

右清淑堂海棠

宅在道傍如賣坊一奩明玉麗新妝當年共賞人何
在萬里相思夢寐香 數年前與黄侍郎飲少游花屋故云

右王氏花屋海棠

二十四番花信風川原無處看繁紅逢人說盡繁
舊廢址荒營暝靄空

右樂王宫

次韻黄侍郎 晉若 生子

未用占啼泣懸知頭角殊芝蘭庭砌植梧竹屋梁棲
虎子駒黄犢見駕小車擷荷以遺行李五車書

題梓潼廟

士生一世果何事道在千年不得傳誰當事業真天隨手
盡詞華蓋世爲人妍直將了了聖賢心只辦區區文
字緣神爲斯人扶正學試教學者一醒然

題上亭驛

紅錦棚盛河北賊紫金盃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鄆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 三郎張書留上亭驛故事使館三郎乃明皇自謂也今市井猶有作土木偶人以象之者

九月八日類試別所與同事飲而菊作

彼顓氏子太騁張葉累丹黜爲汝仕堆案文書埋白日閉門風雨厄重陽酒嘗友我胡爲崇菊亦愁余未肯黃閑玩君陰藏九九花開身健竟須償

次韻監試潼川提刑張兵部 時有懷家山末句

形安宇泰即吾鄉花解隨人到處黃何事歸心起張翰有來妙語出君房榮枯境裏自殊觀造化機中無別香不見儋州安樂法隨花隨客作重陽

用黃侍郎 疇若 韻題宇文發運瑞萱亭 二首

春風拍拍壽觴前人有何憂樹藹萱老眼未忘兒女愛花隨人意瑞家園

花開鄂鄂自相親枝葉根心一氣春認得箇中眞血脉孝慈天分匪由人

用李致政韻題臨邛陳氏所居呂仙所留回道人來四字

負甕城邊閒日月翻環門上幾春秋東陽認識榴皮字南郭曾借柳樹遊蹈雪飛鴻痕偶在寒潭過雁影無留至人御氣無今古妙處疑同上下流

燕新進士

已辦書生場屋緣楓宸入對字三千玉階喜得方寸地屋漏如臨咫尺天學自孔顏期用世道非堯舜莫陳前便聽第一鴻臚唱衣鉢如余未足傳

送虞沭之 季己 赴廷對

快着青冥歎玉鞭穩騎騄耳踏雲煙便持金蜀無雙譽去聽賓臚第一傳衆所望君皆爾耳人之好我豈去然古來名下無虛士試玩凌科放海篇

己未唱第後謝 恩詩 得本於昌州臺兄

聖皇學問富春秋當宁宵衣渴壯猷鵠立銀袍天北闕龍飛金榜殿西頭敷地綴對三千字黃甲儀輸一二籌初學粗知存大體紛更要洗洛陽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捌

律詩

次韻眉山胡季壽鳴

龍公試手發陰機頃定愁雲陣不飛老樹番番低欲
壓稚苗凝凝爛生輝窮冬莫厭詩偏數富歲先占訟
訴稀擬待明朝約清賞剡溪興盡酒船歸

次韻李參政壁李提刑𡌴見和鴈湖觀梅

春事何須羯鼓催好春全看未花時雨餘庭院湖光
濕人倚闌干夕瞑遲正會意時俄起起到忘言處設
期期鴈湖飲散人歸後曾問梅花復幾枝

次韻李參政壁上劉舍人閣學光祖

湯湯陸海與潘江得似靑渠亦藉瀧天下英雄容易
得世間淸論苦難降龍隨凡介偉偕伍鶴從孤雲誰
等雙一馬二童吾討決山中花竹擁棲幢

和別駕喜雨四絶

四山鎔日瀉黃金誰截亭皐一尺霖息處生機無間
斷劃然有頂驗天心

夏畦活活翠芊綿起視微雲尚黯然底事化工渾不
費笑余何敢更貪天

爾游爾衍與天同無歲無時不感通若鼓漸稀簷溜
靜茶煙搖颺晩香中

山北山南徧插秧天時較似去年殲從今無事閒風

月分作兩星一半涼

送安同知丙赴闕五首

霜鬢白髮三千丈報國丹心十二時獨倚長空望紅
日薄康風雨拱晴晛

京邑爲留司馬相東山無以我公歸德人用舍關天
運世上巫咸妄見機

當年匪躬授棘時都在將壇頤指麾誰肯歛容易
取高皇爲萊蕪更爲

未須多賀鄭侯田且可同乘曲逆船昨夜嵒山雲作
雨東流一水徑通天

閉門端息正勤紡野井茸茸獨不收只夔一夜西風
急欲亂山茅舍未休

用大禮楊少卿 韻題馮君山莊圖二首

摩空滄雲宿驛圖便擬移家向此居尋鶯書舍儂趣
樂世間何地不嵩廬

入山佳趣已成無何事猶馳門外車書裏一丁遨憂
患人間六甲有孤虛番陽有封高駿三峯神太乙頭卯望同研醫侯人大笑從人收
於是辭家白此居拙事者齡以爲閑

次韻李彭州𡌴乞擬子虞彭州開簡

急難如君辭官處時心事可憐生湖邊鴈序殷勤
叫持寄新詩念故人

滄江羽客亦悠哉水畔梅邊雲鶴從白鶴山頭曾有

約至今華表空歸來
賓朋滿座酒如江雪月風花應接杜攬盡山林閒富
貴滄江公子太彊梁
江頭夜釣雨連明可是漁翁太不情白鶴縱違華表
約黃雞應念越人盟
燕孫節推 扶
怏着青氈輭玉鞭直騎騄耳踏雲煙等閒禮樂三千
字酬答艱難十九年鼎甲聲華今有繼政參事業未宜
無傳願君更拓勳名地重琓盈科放海精
人日約李提刑李李參政李登春嚬馬上醉書
只從元日到人日便覺新年勝故年買酒買符酬倍
大壺集八
社宜藥宜參祝新田般添和氣開花柳嗺子美句口也送
韶華入詹籍家本田間飲牛者偶來解后亦釋然
李提刑李李參政李再和招鶴詩再用韻以謝
静看湲潺幾鏁鑰爭似玄裳鶴杖生幾隻有書招不
至應趣側翅傍他人游鶴遣書見海鶴間君賦上壯戚知下壯偷胡出沒之狀
錦江相去幾何哉未見隨前落雪皚聲氣同時無間
斷有時夜半掠江來
須看皓白何爲者未出山時舉世忙若使當時容易
致等閒豢鶴混魚梁
弟兄孫子總英明玉雪成團眼盡晴奇語子山何道
士不須若其鶴尋盟陸龜蒙贈杜山何道士詩注杜子孫鶴堂后笋兄仙

再和招鶴
仰看翔翩俯游鱗物意容容各自春遥想滄江五君
子長身玉立伴閒人
聲色於渠何有哉銀潢刷羽雪皚皚天邊亦是閒遊
耳爭向人間閒去來
蒼苔試啄旁清江被服蛮毵未肯杜请唳九皋天聽
在也知雅意笑鶴梁
逢萊雲近綺疏明鶴砌分茶午夢晴何似林間看不
足併呼鷗鷺爲盟
李參政李折贈黃香梅與人詠但至用韻以謝
黃雲冉冉曉蒼蒼剛倚平湖只自香較似寒枝雖未
大壺集八
至依然風韻挾冰霜
蛾鬟簾帷風綽開當庭恰似前花面眉間一點着濃
似笑領江南春信來
露捕薔薇不太深春風庭院晚陰陰來遲未入黃昏
句誰喚錢塘人姓林
入眼風光似世情金蒙玉質轉分明額黃十二誰分
似疑是仙人成智瓊
水蒐玉骨一枝春風格南昌舊子真誰幻神仙黃白
術時裝近日太尖新
玄天黃靄嗇顏色金步摇中翦舞娃更倩南窗書姊
味不妨來伴太常齋

和羹心事歲寒姿君子風標今會更誰識道色輕花更
豔陳詩幾成汚抹水邊枝
詩稱曾往皇家剛與梅花定等差添上蘭衣宮樣
淺綠裳縞袂覺無華

李參政壁約客訪西郊海棠予以齋禁不與
十日花期九日齋相國紅錦爛成堆不將小雨輕陰
對剛把和風暖日催詩筆都隨許昌去春光不待牧
之來要知憔悴適然耳明日荼蘼芍藥開

再和
花宮日晚守祠齋坐見花如火齊堆不復少年黄犢
健任今衰景白駒催紫紅才伴果留至衆綠又驚過
歸來到會意時須命酒莫論花謝與花開

次韻盧萬州剛簡滄江海棠
維摩老子菊生菴門外滄江綠正涵夜雨村村折花
柳春風日日長紛紛[illegible]粧才記海棠晴朝色儼看禁
藥酣造化新功鎮如此撫詩往往發余歎

上巳日約同僚過蟠頭晚視新開橫江堰
[illegible]氣候新古今爲樂爲[illegible]蘭堂坐上賓豪
逸韋曲水邊多麗人顧我未能眞免俗邀賓聊復共
行春却因遊豫思民事檢校城東白虎津

題李彭州奎南亭
花木精神面面全誰將好景作[illegible]南園果留枝上春

風思題鶴聲中晚履聲外梅參兒及弟檻前竹鶴
子生孫我今猶是數句客過意欣時即打門

送李梁山錫之官 二首
時論苦伊優如君莫肯留乖逢惟有命爵義不同謀
且袖良年手來乘淺水舟人間初水漲一室自天遊
賀行疑似餞至論本士寺一寸靈地千年德政碑
更窮山僻確毋嘆路遙遲官職時來作天公自已知

趙深甫午年七十有親九十貧無以養索賦
困[illegible]思郎罷久無炊父曰子行胡不歸負米上堂肯
帶索不妨遊地戲兒衣

題三衢于杓艮室
後前上字家登題只認連山終物時兩霽雲收青不
改悠然依舊看朝隣

次韻李彭州奎訪山居三絶
只嫌湫隘近城居無着名山萬卷書不道八荒皆我
宇獨於此處認吾廬
古劍溪頭寄短椽山陰勝韻更誰傳似聞昨夜高軒
過人怪儒衣任榜有
不須更草北山文歸去開關掃白雲與未盡時仍重
訪我非辟世可同羣

次韻李參政壁秋懷十絶後五首竹枝體
好[illegible]禪聲吼龍[illegible]寫圖江邊百歲翁西望陰霾猶未

定火雲偏在五雲東
稱金老火戰重圍京洛緇塵點客衣輸却東園南閣
老水花闌檻夕陽稀
坱圠星靈付大鈞人生於世本何營浩然中夜存存
氣不藉西風夢亦清
書棚尚有送春詩又見秋風滿範圍夜雨床頭多釀
酒天邊一舸有人歸
月華如水恰中庭烏鵲枝頭栖復驚晚暑三亭隨雨
過秋聲一半在蟲鳴
怒雷哄雨吹塵沙搖枝草樹紛龍加可憐荷屋風不
定但有白紅三數花

河神不恤吾民勤濤頭射山危欲傾似聞凌雲瀉頭
水前日內薄幾危城
母心日日兒當歸屋山背盡烏鳥栖安得使我如烏
飛母旁表地爲兒啼
止氣流行息處生春作夏長秋斂榮其間毫髮皆帝
力民日用之無能名
新詩救處古人過節制場中老伏波枯腸亦知費搜
攪奈此風景觸機何

次韻李參政 璧 賦墓頭新堤 三首

墓頭江上靜無濤永逸功夫在一勞昨晚秋風原上
看長腰秔米薦琴高

頁秋雨集濟滿盈雨過江空洲渚生事到無根元易
涸要將心地作池城
八表雲昏氣候偏秋霖成澤市乘舟平舟老子閑無
事看盡眠豐苦聖年

曾揆辝 欽子 以詩惠分茶梳用韻爲謝

禿盡春蔥千兎毫形容不盡意陶陶可人兩筐春風
梧粉我三外玉色醇銅葉分花春意開銀瓶發乳雨
聲高試呼陶妓平章看正恐江綃未足褒

次韻虞萬州 剛簡 見寄除夕江村餞臘 二首

非我江山許我躁有涯生事不無涯雨添餅餌村村
秀風作黃酺樹樹花行玉盤中看物化縷縷攢意感

年華初春心事誰人解夢落滄江處士家
處士西城落照邊春風吹袂意泠然閒中受用封千
戶程處功夫祿九遷竹外鏤觴留急景沙頭餌餞看
豐年詩來發我無窮思擬上滄江別看天

南郊祖帳賦五十六言呈劉左史 光祖

綠水青畦潑眼明紅英翠柏伴丹迎春懷抱拍渾無
極王事忽忽苦有程迓騎星馳猶客夢白袍鵠立喚
人行所嗟文物寥寥甚況忍同時別兩卿

許侍郎 奕 同飲郊外王氏亭分韻得風字

萬綠成帷漲晚空不知門外幾番風月拖樹影闌干
角燭挾花陰酒醆中飲倦青山如有問曲終遠意浩

無窮登臨此地知多少氣味雖難似此同

送李左史赴郊外和范瀘州（子長）贈李韻

滔滔斯世果誰歸行止乖逢自四時桃李貪看炫春書藿麻誰解濕東池雨雲翻覆人輕薄草嘆艱難女仕雖須信人生歸去好此行惟有鴈行知（坐閒偶歎時居仁江山自敘末語及之）

別東坡西坡二兄于遂寧門外

畢通枝上曉光和日日庭闈聆樹柯風送躑歌驚短夢雲飛旗雨濕長披毋心念子無時足王事催人不奈何但祝娛身崇令德長教此意得天多

次韻遂寧府宴貢士即席賦（二首）

過盡一春花信風魚天鼓浪送蒙衝鳳翰有日争先睹牛角無人嘆不逢選試謹稱新漢使作成端爲舊春宗賡鳴騎作中和曲嗺（子嗺瓦嗺口也）送飛黃出蟻封

誰把浮華變古風頹波袞袞日奔衝人情貪易隨流去此道分明觸處逢學似董兒猶有累文過元白愧無宗諸君自此皆外矣更向根基厚自封

慶萬州生日（剛甫）

玉湖面面碧回環六月寒飈撼屋山踏鶴不隨刀夢去卧龍甘與蹇橋閒漁樵是處便争席利欲年來早閉關拂拭石君勤把酒照人風節兩孱顏（去歲嘗以畫壁石爲使君壽故云）

滄江深處汲難渾世味濃枯不見痕竹影移秤風滄蕩芰荷搖艇月黄昏坎雖合處靈根峙剝復機中碩果存門地人才如許秀可能投老釣魚村

初度相望十日期一尊無路扣江扉羈人職事門重鍵堆案文書山四圍未辦五千餘卷讀空懸三十九年非迂思道義賓朋集夢作滄江鷗鷺飛

董侍郎（居誼）生日（三首）

紫氣飛騫一馬驄當年輕下五雲東詩書意味江都相琴鶴規模清獻公長嘯臨風靜秋成精神與雨作年豐列城香火知何限蒸起祥雲入頰紅

上到青天更上頭好風瀟地水連疇雲閑王斧河邊戍月照金牛峽外秋舉目河山無盡藏關心籌略最高樓手裏花下烏塘曲未許夫公憶舊遊

潞公裝自蜀還歸約僅踰年秉政機當日燕毛誰與並後來接踵未應稀從星元合陪天柱載氣寧當遠日識會看傳宣燕私第賜香成霧絲成圍

王總卿（鉛）生日（二首）

上到青天更上頭蜀人猶記舊星軺安敘在昔猶危柱桂壁於今倚大弨棠樹留春便野芰桂花扣月引僊瓢風雲不隔連天棧門户三槐拂絳霄

浮雲纖捲晴曦一目天隅盡好秋路有醉人挑稼穰邊無驚馬趣兆來開張叶氣懸弧矢收拾豐年報

冕旒小小經綸已如此不應留滯古梁州

登冠山次聘叔兄壁間舊韻

蘆花樸樸雪連天楓葉槮槮日滿山似識遊人非俗客遠峯呈露玉孱顏

又到黃昏別有天落霞明水月銜山亂煙遠樹供詩卷濁酒狂歌伴醉顏

與劉左史 光祖 同別楊少卿 子韺 于南郊舟中用宋兵部 德之 韻

玉龍老子訪儒鶴 左史往果州有山鶴權故云 冲佑散人歸瑞鳥 瑞卿瑞鳥人也 俗事秖今長刺促司人自昔費招呼愛將恨不百子嚴背我寧堪二大夫續櫂黃昏不成別晝

成江上送行圖

再用宋兵部 德之 韻送劉左史 光祖

黎維不佳谷中駒愛戀徒占星上烏開漢樓 縣州樓 前迎劍騎臨津門 鍾達川門 外龍傳呼宅家未忍忘賢傳衛宇固爲戒僕夫閑束衣冠聊一笑不爲耐辱司空圖

次韻李參政 壁 和薛祕書紱詩見寄 五首

寒城眺晚牛羊下襄陽依秋鸛鶴飛風雨燈前話時昔應懷坂潁不成歸

扶木之陰三萬丈曉光絶出衆山尖分明大路平如掌朝發崑崙夕至崦

行有尚時觀習坎不終止處認兼山止中自有流行好不在從違用舍閒

將相時來應不免人生難得自由身及今且續宋一鑿莫愛蟲魚注李巡

書來寄我薛公詩磊落襟期慰我思所謂伊人在空谷公侯逸豫欲無期

詩中有感詩有隣家婚嫁之語因次韻贊之

我見三星桂屋梁人生難得是青春已驚梅實鶯隨官方待河魴下釣綸乃事未能超俗見感時寧不念天倫國穆宜然君言是且把乖蹉付大鈞

[illegible]山先生大全文集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九

律詩

次韻盧帥茂郎中子長再和所送李季允

韻見寄

人老邊關未得歸行違久速只安時令隨天闊風搖
屑語挾春來草夢池舊無華開睥睨新機有句到
侏離孤衷耿耿無人會只傍天公作已知

新陽拆地喚春歸生意綿綿重此時青女卷寒還朔
易未輪駕暖出咸池恩流未滲魚猶涸禁網雖疏雉
或離撫事傷時無限意憑梅折寄故人知

題李節史介壽堂和劉左史先祖韻

兒大詩書啟富強婦供滫瀡養尊章罘罳曉日龍爲
炙介壽春風王作堂禮物皆由天賦分家榮亦使里
生光人生有子不翅足況復孫枝習氣香

次李參政壁所和五絕句韻因以爲壽五首

竹外梟禽相與和湖邊沙鳥自由飛美人醉踏梅花
月笑領明年春事歸

過眼浮雲豢月翁映會心真趣付爐火羲皇得即前余
路日景方中未迫崦

漠漠煙塵連北道幽幽草樹蔽南山照人明月長無
寐捷遍清風五百間

天地之心萬物靈世間難得是人身亘前放過知何

限好與光明做一巡

天如有定開平治寧思無人安子思到出手時須草
草逢開口處莫期期

再和前韻答賦五首

奉青海上迎機舞雙鳳天邊避弋飛举举此心天與
識滔滔斯世我誰歸

秋到山川自童涸春回草木又勾尖陰機盡處雷居
地月魄生時日在崦

甫田之田去驕驕莠大國之郊濯濯山養且難成推
則折寧居材與不材間

別來蒲眼傳書壁想像湖邊玉立身文陣時傳驍將
令整城不倩酒兵巡

一聲鳳味朝陽裏慰我雞鳴風雨思藐藐大鈞那可
問有才動與危相期

書遂寧何氏穩與齋

巫峽孤舟嫌大重山陽小艇又偏輕直須裝載停勻
着更要其間御者平

赴遂寧進士期集即席賦

聘辭鳴騶選賢才當年輸使者作行媒般添春意和鶯
舉喔送花風上羽翀挽世論且然聊爾耳諸君行矣勉
之哉邦人此意毋虛辱蒲貯香名萬里回

送劉類元炳奉對闕庭

突兀脩名磊魂胥一鳴冠蜀未酬公十年解瑟無調
瑟百載張弓未弛弓剝啄門邊誰主客畢逋城上孰
雌雄引吭爲作朝陽瑞攜取香名壽惡翁

二月二日遂寧北郊迎富故事

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貧竟難
逐素爲富逼富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
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

二月十九日席上賦 四首

對茶蘼發雪堆牆芍牡丹開月照梁世眼都隨人毀
譽不知底處是眞香

露濃風揉嬌婀娜煙籠日炙綠鬅鬙風流名字時方

汚亦爲儀容太不矜

昨宵渾不遣花知香錘和根帶露移睡重又驚珠醉中
幾想花失在未醒時 數日前令園丁移荼蘼擷花根綠凡以二百人但錘長短時發餘而花自若也故及之

年光又見一百五春意才餘十二三節物催人渾不
覺謾隨晉賞看紅酣

翌日約客有和者再用韻四首

柳梢庭院杏花墻尚記春風繞畫梁二十四番花信
盡又餘薔薇賣餳香

堆案文書長引睡起來搔首亂鬅鬙眼明嘉卉紛紈
綺竟是脩篁斑棘矜 矜一音巾一如字

妙處和春莫遣知晚尋隨柳逐花移落花繡出春深
日翠柳被空月上時

古來長恨難并四今日相逢所就三花裏賓朋皆良
味夜涼風月更清酣

昨有禱于社稷及境內山川是夕枕上聞雨

郊宮方社詩收重川澤山林禮所崇古祀不修牲幣
廢弛鐘磬裏紙錢風

中春天氣似朱明翕翕炎威惱亂人一夜簷前天雨
麥曉來仍作本來春

次虞萬州韻送曹簡夫 弃約 守宣城 特闕

旅力方剛髮未翁不令憂樂與民同老人閱事風塵

表收天下春襟府中江北勸勞誰合德湖南幹事未
論功如今又聽還家去緩急分明要此公

次壁間韻題懷安道上三州王氏亭 六言二首

滿壁故人何在倚闌心事誰同蚤經遊幾日亂山
瘦馬行空

老農不留地力萬物取具天公曲曲拗拗直叉朧枝枝
葉葉春風

以使事過成都訖事而歸虞萬州 剛簡 成都
尉高表兄拉訪靈泉宰高表兄風雨連明
遂謁朱豫酒祠即事賦 四首

簷前風清醉騎香滿身花影踏斜陽行花盡處山園

郭丈聽松風吹客裳

青燈相對同胞弟白酒交酬異姓兄先是霽泉兄嘗遺詩挹灝作有江云疑句侖異世兄風雨似知人有約終宵都作對床聲

無事江流到處平無言天運四時新其儂此意何曾間直到如今晤晤人取晤晤高士歎意

天運無窮成變化水流不息作江淮須知晤處非無事莫看儂人舊宮鐶取居士晤爲意

臨發瀧上許侍郎葵提刑 餞于東山賦詩

留別

人生出處亦何常又到吾江江上鄉山色如逢故人語松聲仍作去年香紅裳大舶蒲清鏡蓼欵白沙明夕陽未省此懽何日更歡遨明月照昏黃

題瀧川賈伯用崇雅閣廿八體

寒鄉晚學恨無書亦有藏書不若無護把詞章作斂櫝或鑽文字等蟲魚新鐵三百篇成肆桂腹五千摘類廚崇雅主人來索句謾我吹七字動躊躇

約客木犀下有賦

飛橋幽花元老蒼若不隨東丹入詞場虎頭點點閑金粟顧虎頭畫金粟犀首要藥佩印章公孫衍佩五國相印明月上時疑白傳清風度處越黃香人才生世元如此不爲無人不肯芳

八月十四日夜約客月下有賦

秋空和月卷玻瓈清入肝脾觸撥詩元自生來金體具只緣見處一分虧佔清數日須圓候識者先幾畏滿時千古詞人誰解道擬將今夕當佳期

即席自和

簸林逗月剪玻瓈要秀人間飲與詩不飲清風誰我俗無詩明月怨人虧少陵正念西營日越石方驅北伏時滿目憂端無處說且將醉吕護期期

八月十五日夜月意偃蹇夜久微明須臾復晦暗族兄有詩因次其韻

長風送月九霄寬無賴浮雲若亦頑本自無私長委照不應有礙似偏慳蒼生苦沒東山隱四海傾風釣瀨閑潛穢雖深終是照好停觴且待夜深還

翌日對客雨中再和

風雨盲程不少寬苦爲顏顏似殺頑苦於風月佳時競甘向雲雷益美風權天象自從盈再缺人心正要用時閒造次此榮與時極雁笑微之興盡還

贈相士郭灝

截小炎奴長自隨兩年腰大贈行詩逢人有問輒如見又我相遭不肯奇每會面時長好好合開口處或期期道人莫是朱偃術當與余言未及之

李儆之心傳聞其弟貫之道傳西歸以詩送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

室中萬象鎖寬閒皆卷風煙入鳳山俯聽街蟲坏户
去仰看倦鳥絶雲還
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想見江南兩膺
使天涯蹴顉驕我成翁 併謂其豪元也
行李營營遍八荒幾年久騎赴春忙亮然獨笑無人
管寒蕙端東蜀海棠
公拘奏疏最琅琅誰刃樓蘭擿鬼章業無豫憂空
北莽烏未到峴之陽
滔滔斯世我誰歸置散投閒分亦宜乾鵲頻譟得寫
書壁冰已向履霜知
羲與劉公同一邦如今肯我去堂堂京師學士貴在朝
者爲聞誰能論何章 王章傳京師尊貴入朝者誰能論仲卿

元夕卜油溪故事
不隨洛俗占燈影不學荊人問紫姑喜得新來卜油
滴自憂端看火前聊將看卜驗新年只祈五色雲瑞
去豐年還似去年無
世不願蚩尤旗亘天 以油點水或以五色雲或如蚩尤旗者故云
和李參政蘉正旦聞邊報
羽檄連旬月邊塵擾歲陰捉松慚覓肘補肉忍剜心
天塹鴻飛急林疎鵲根深直將歸任地都作殺胡林
參政蘉乃殺知開州詩云莫令歸往地都作殺胡林果然
茂叔兄還鄉北郊酌別

動是三年別纔逢十日留蒼頭相與並軟語未能休
祇攪道爭夢眞成浪泊遊相期各努力歲月鬢邊遒
次王萬里萬愁森
江聲砧杵入層樓預作人間八月秋野外桂無霜透
恩鴈聲鳴不斷新愁漢淮亦地不知巴蜀青天更
上頭寒我有時分無策只祈一飽暫銷憂
贈術士葉椒乙
龍李生來過我極意論先天自得環中趣無言已十年
題桃源圖
伏勝高堂書已出賈公制氏樂猶傳負曾生力蒙泰儒
陋商皓扶漢鼎鄙若學無人禮義或寢獨誰我
山川若將此地爲眞有亂我寧論六百年

題賈伯用畫大龍阡
積習剝來漢公卿爛額焦頭城郭月新巧精神開白
日三泉血泪濕初春當闊撤難須男子誰識先機有
婦人添入開禧忠義傳擬將笄珥易冠巾
次韻李參政蘉龍鵠山廬
山色醉痕邊溪聲客枕前山後元自舊人已別經年
天公富萬有秋事不曾貧龍隨歲時信動覩天地仁
莫使兒童覓從渠青紫紛馬前金龍去萬外吳游
世事從頭數時機觸眼奇山靈莫留客大有要人技
李參政蘉約至井監偶得三絶

忽聞車馬下天來擁衛闐衢撥不開六十七年無此
客竈前老隸亦驚猜
不乘轞轞下公車亂亂有輿兩僕夫共道險夷隨所
遇車中只是舊時吾
溪邊鵝白蘆花瘦山下鷄黃稻實肥更得天公晴十
日今年穡事庶乎幾
題成都憲江 公亮 公廉勤謹忠信和緩八箴
勤以忉忉廉揭揭謹疑躇躇信悾悾佩韋董學柔成
緩專琴丘和近同義利只差絲杪忽功夫端驗始
更終六箴須把公忠貫公處還歸一字忠
自長寧阡過靈泉兄墓黃綠稜畏支以歸

晨策犯胄巔危如峭壁綠溪明人在地路絕馬行天
松倚霞雲立稻依霜雨眠不知歲年晚撫事亦悠然
李參政 璧 生日
文章心印老傳家閒弄湖霜拭劍花時事令人添白
髮只憑書味養靈芽
天馬流行不見痕黃鐘吹冷煦乾坤坎離互處靈根
峙剝復機中碩果存
才記官來早去官行人驚說路艱難行藏用舍何關
我時把尼淵出處看 才記官來三節又老語孔顏用舍公嘗以爲言
歷盡玄枵十二辰飽看三十六宮春纔噴一雲挂龍
雨又卷雲霓還翠旻

梅豔凌霜帶雪餘鉛華洗盡玉生膚東方千騎推人
去聊折春風寄鴈湖
絕嗟承敝缺金甌又廣邪征困木牛只藉人才作元
氣閫公安使百無憂
安宣撫生日 丙二首
智勇皇家幾世仁天開人物作長城元崇雅號滑時
相景略真成間代英天路旂常鋪績用中原草木識
威名北征西略公餘事應念同胞百萬生
踐歷頻公刮目看肯持談語祝加餐千鈞弩上樓船
易百尺竿頭步轉難事遇快時即復忍民當急處寬
須覓掃除荊棘栽桑棗累璧重圭耐歲寒

和楊仲禹送吏子修 特奏赴吏部注闕
科名學較後先題嘆老嗟卑世所迷須識是間天地
以要知立處聖賢齊人情一理塗塗附古道千年印
印泥屬子隨時崇令德慶則紅白未全西
和除夕前一日南叔兄會楊仲傳 名 楊季穆 名 詩
玄東探幽識罔象易中觀象見文明心虛有友皆三
益字靜無時不四昇物理玩來成獨笑年華見慣
宗驚又餘親友關天分離合鍾情不肯平
人日南山寺約汪憲 杲
天開三十六宮春又見階蓂七葉新雨足前村來齊麥
壠時和看不斷游輪記曾英傷爲便客却擁朱轓作

主人客主何曾均寄耳暫遊認取本來身

正月九日赴山雍興寺約同官

自從吳陸爽乾坤律呂還宮歲換辰曆紀人正歲九日斗移天位已三春銷磨壯士姑隨俗牽引閑人苦爲人終愧時艱才力短只將民命伺洪鈞

春社日祀事既畢輪中得二絶

風雨聲中聽李陵起來披服對神明歡鍾才撤車轎動歸到譙樓恰六更

驟然滿鼓變風吹更早前驚雨濕衣宜謝主人非媚神一川生意未寒韓

陰霧宴落漫鼓聲田坂勤辛歲輪路君人閑卜未伏

起大守東前一尺泥

觀南堤

更報南郊役事休好風吹袂到江頭長堤飲水馬非馬疊石護田牛戴牛見考工記勸勵女程稽勞苦應豪並見記村村社鼓祭祈秋守臣不辦康時策只把農桑作憂

正月九日川上之遊務李稷解次韻唱見寄

走筆次韻

雨中未放笑眉開獨守空齋若主杯樂水功夫隨處見逝川意思即心來

次韻李參政璧見寄三首

自失鷗盟約應看蝸上人竹荒青貝短書送思頭親

世事方嘗瞻時賢謾飲醇國器誰許爲嗣公子急振振

附錄原韻本立璧子

怕放紅樓目浮雲斷復連遠看空翠聚樓近眺室如懸耿耿自許國悠悠誰訴天天心那可識拄頰看晴川

湖畔三頃秫釀成聊獨斟積薪傷汲直未舊感遲任夢東年山峽吟邊膺泊深兩鄉明月夜遮服舊林藍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

律詩

次韻李參政壁見遺生日

六月不知暑看湖風漲晚林凄閑追舊夢融臞齊新吟
出入三朝意卷舒千古心感余不暇傾旅影年增侵
月暗書中色霜彫鏡裏年滔滔時易失落落意難傳
信已祭遺俗隨人詠孝先輸他南陽老歌玉弄寒泉
幸有鶴山房圖書鎖篆香況兹閒道淺何苦爲人忙
五畝未非分三間茅可長何當重禊几同路古松岡

送王教授辰應之官臨卭

勝喜人從義理過却憂未習墮浮虛未通經術先談
傳秪送人言不識渠偶向牆頭覓桃李徑從紙上索
蔦畱君今去主師儒席後倦先傳謹在初

余既賦詩坐客請以唐人家花車斜韻同賦

醉中作五十六言

人生偶被浮名誤往往會程不識家醉眼亂穿貴草
後狂心長戀碧桃花舉頭大道平如掌入眼韶光轉
似車是乃吾憂今贈子情親語直字欺斜

八月十四夜月用舊作韻呈諸友

鬢髮成宣面欲黎逢人恥誦故年詩才看鬢髮應知
滿未睹乾文已識虧止亂光明渾在昔偶然顯晦設
隨時風光流轉渾閑事要與知心結久期

應提刑懋之以十五日和韻見示再次韻

大圓吾家事公家循送昨宵星斗詩要看天行嫌在
亢若言人事忌功虧外於止處元爲利坎到盈中乃
識時疑我冰輪公賜厚敢中餘義勘襟期

九月丁亥秋祀畢勞農北郊蘇提幹在鏞以

疾不往以詩見寄因次其韻

秋管事畢與賓遊神畏如臨不敢留驕吹一川松露
曉踏歌千里稻雲秋醢公堂上兕觥薦鄭侯筵前經
律譚盡日賜民看不足歸從稼子靜中求

李參政壁生日六首

已露明年造化機便將六十四年推後天八八無窮
數一畫初陽自此基

歲月陶鎔兩鬢毛坐看時事亦滔滔可能只袖區中
手鎮在湖亭讀楚騷

八十蹁躚老阿兄一窗風雨伴雙清試聽近日音書
少時聽湖邊過鴈聲

鴻出清明醉眼醒都人彈指祝前星憑誰提起源頭
話洽國齊家要六經

務而花門未果驅夏人兵馬導興秦誰將鞭棄驅時
運十數年間日日新

分付諸兒自致身朝陽閣上看長春梅邊認得眞消
息往古來今一屈伸

次韻蘇和甫 在錦 雨後觀梅

歲寒賓友伴蕭蕭客氣無根已盡消疎影照人驚夢
冷清香徹骨醉痕銷詰從理到春生坐飲爲心知月
滿瓢更祝天公多雨澤時攜樽酒醉芳條

海潮院頌客觀梅

竹外橫斜挂晚晴嵐氣洗出月精神山無此客林泉
活詩到茲遊景氣新元是當年郫縣北不知幾度蜂
州春梅邊詠得真消息往古來今一屈伸

壽甫弟生日

山居面面樓臺月天更把青天繡屬看公事和平官職
耐家人順正室寬豈裁培桃李扶春意長教蘭桂華

歲寒門戶千鈞令付汝書來時寄我平安

盧帥曹大傅 叔遠 生日四首

荔香攜擬下瀘川自別君侯十八年慰我謫飢刻爲
歲爭如兩日往南田 二十七日公欲供張南田以侯二十九日相見是日忠峴覓來
叔遠 緣

天馬無疆運四時試將六十四年推後天八八方來
數加倍無窮自此基 公年六十四
十年更瑟不曾調君執張弓未肯弛時聊搏撫撕受
賜年論外服與王朝
舉舉聖門公事長收歛收容盛鬢毛老更南人懷父愛
甚扶植斯文我所望

舟至合江慶周卿 正 以詩相迓次韻

雨滿長空水拍時荔香松色倚江流半脫塵火千年
夢萬里風波一葉舟護道班卿若儀去誰知謝傳正
同憂西歸待我期相告樓被風師三日留

將至古渝虞真憲 剛簡 以三絕同端午節見寄
用韻爲謝

故山朱果恰離離翠竹青蒲護眾菲憂裏不知身造
闕閣隨白鶴照江衣
驛邊憂緒已千端誰喚扁舟下溪千落日明鄉劍如
雷勇心觸撥到樓蘭
蓬窗心著雨氣低垂不說龍舟競渡期詩卷打門驚節
序蒲觴角黍正思家

萬州守潘叔裕 拉登蓋池觀荷花荔枝

客林和雨影離支曲徑留陰切絲絡自入渝涪山色
冕眼明見此當家池
分隨樣樣老限支趨記重來兩絲解后一觴莫厭
凸能禁二十載差池

和崔侍郎 與之 送行詩韻

昔歲陪危日頌公定馬來人公成勝執天理是良媒
扶撥精神朱扶持氣脈回黃岩才一點有許到殿庭
軋軋度空明懷人夢不成蜀天隨處見危酒與誰傾
多事驕毛改長途解因生隨流渾未定晉息漏雞鳴

即席和丁夔卿𪺍送行詩韻

人生行止莫非天去國重來十七年學自孔顔期有是道非竟舜敢陳前憂時正念梁甌缺視已當如趙璧全君得時清身不愧儀教人道是登攀眼明纖翠剪新詩勉我曾今尚可爲知覺斯民知覺我溺飢天下溺飢誰志乎不管身窮達誼正寧論功疾遲倒盡玉瓶談未了少頃忍淚與君辭

和夔卿呈觀之韻

閑淸堂前送擢歌淵淵虹皷代鑾笳雲埋白帝千山小浪拍青天一葉過解后天涯驚易別簡略承劍得如何惟餘報國忠肝在鐵石去堅尚可磨

盛都別酒幾何年再見江湖豈偶然胡不擢闈居紫界却來轉粟上青天鵬圖海運驚新味廨斷衡陽感舊聯國子先生書在笥願從熟路力加鞭

生日和辛江陵 克永 即席韻

有生同得本來全廓落淵氷保降衷多愧行年稱有子長懷當日謝無功龜趺不稱歌三拜淺量難堪酒一中飲盡玉瓶天地闊不知身在碧壺風

笑語聲中別有天巫雲楚岫玉明姬冷風入坐酒無力斜日媚花花欲然獵獵斜風猶裊麥五搖搖帆影立秋千他時轉路追今夢儘許陸公最未宣

李季允𦪈 作吞秀樓索詩和郡漕韻答之

柵新飛觀走狐嗥樓鶴洲鷗賀此遭聲眼旋棋登截業奇波舟楫笑嗽嘈宅中平後規摹拓燭理明時運量高消信是閒天地似詞人雲夢特秋毫

舉頭無語望天高有許功夫歲月惱萬竅飛揚無仰肯兩百年事業倚江濤雲橫笑避憂千緒露老看生命一毛昨夜西風弦月魄可能無夢到神皐

贈彈琵琶亭次福士張元龍以詩代柬韻

人生行止莫非天萬里風波一葉船時有賓朋慰牢落每論遷道困行邅

樂天未信果知天枉爲琵琶卸葬舡須識屈伸信命書耳君寒代存自移遷

楊仲博約生日 七月二十四日

平歷兩久蟹魚肥遠水涵空鶴鵲飛相對不知身是客兩家兒女絲成圍

王弄金譚好弟兄向來馳譽蜀雙青母閒賢美尊常有百歲三亭過一亭

任教寒暖着先鞭儘使權豪參選班從韶我住鳴我矯篋中所貯重於山

史倉使 定之 約登齊山自弄水亭過淸溪橋至壺天洞洞乃史新作或曰此即左史洞

又至華蓋洞翠微亭史倉索賦

自分宇宙有江山獨覺新年勝故年水拍大堤人射

地路盤盤絶嶮馬行天松蘿再再開還來洞谷谿路斷
復穿理道元來無隱兩人從紙上看天淵

李池州　和韻見寄再賦以答之

晨策隨烏瞰屋山面前只赤陽同年卯入自夢稿中
樂晉咨篤逢洞裏天行傍轄軒心半醉半看戲稀眼
雙穿西風一夕驚龍睡擬取明珠出九淵

高不疑斯謂與安登泉昭明釣臺李看吾和
前詩見寄遺用韻謝之

[illegible]氣度齊山文獻風流數百年遥想牧之歌晚
月間尋白也詠平天只餘釣水[illegible]在宋殺登山謝
屐穿多謝秋風吹好語始隨杖屨傍魚淵 杜牧之事詩辯

齊山有翠微亭月明上池諸李太白秋浦歌水湖一尺醉醉平天

十八日上壽退　賜宴于九日宮院　錫宴

二十一日　紫宸殿御進即事 七首

南極摇心夢不成忽聽宮漏放衙聲吹燈秉燭候晨
衙趣到皇城恰六更

嚴妝列備啓宸居昏滑滑上石置思後陛守宮先奏
事猶隨即從立前除

有次鞭鞘陛續鳴稽祖當殿萬籌聲盈昇降舞分行
坐十味看蕩酒五行

蕭韶尋種列廣庭吹絲按竹布前榮柳郎不救庭樂
見只聽時時萬歲聲

再坐猶餘四品危飭疲驚肉禪股生胝侍臣爭飽皇恩歡
洽更看終場角觝嬉

蛾眉班擁戴花回遥望君王玉色開畫角諸班謝杯
酒厄高首下一聲雷

十七年間作外臣重來三日幽嘉賓天顏不減當年
澤點檢同朝共五人

和楊尚書汝明韻送龐恭甫歸永康

夢逢秦苘月半夜歸尋峴領雪千留僊來宮青綸蘿
蛾儘大科名筆談蠅須臉家庭真事業奏更追簡冊次
交朋他年再出爲時用莫遣功夫似不曾

十二月九日雪擁夜起達旦

遠鐘入枕雪初晴衾鐵殘後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
易一窗明月四簷聲

十日夜聞風聲

雪盡冰澌澌亦晴布衾紙帳復求成巷畫幾番前宵
夢一夜狂風撼石聲

明日同會郎和湖上送諸曷吏部 安郎 起湖
光常平次汪吏部 立中 韻

纜不衝命去祖帳爲王留大船滿青鏡寒雲明玉舟
歲餘宿事省轄畢吏功休千古行藏意梅邊細講求

楊尚書汝明和晴字韻詩適趙部御再韻謝之

靜將軀幹驗陰晴風雪中開玉汝成莫被高趙郎宵

直更無刺刺耳邊聲
冬令陰陰我獨晴世間寒暑一本作熱本由心成玉珂金鑰
聲中無無限山林入耳聲
表都官甫同前韻賦二詩一章問易邊賦唐
律一章索奏別錄本
那得閒功詠雪晴風光自解湊詩成須知精粗無非
易手古人心只一聲
一天西雨又東晴喚作陰晴雨不成朝暮看人運未
覺喧嘲枝上一聲聲
次韻楊尚書浚明立春
帽屋釵梁剪綵新詳知并底及北瀕只從陽月方中

日已作明年第一春
行玉盤中驚杜老和羹嘗更喚祈穀茯持大道須公
等正恐鄉車未可巾
曾少卿燦約飲即席賦
深院簾櫳晝掩門海牛桂出好乾坤日炊花影添春
微風振柳絲明醉來極目萬象秀發峰巒開眉不斷
青原明朝又逐又書去且盡今宵極意論
八月七日被命上會稽沿途所歷悉於省記
爲韻語以記之舟中馬上隨得隨書不復
敍次首二十
幾帆松艇趁潮生隔岸平疇喚得嬰上到渡頭失徵

喜泥行十里是西興至西興渡頭蕭山縣金鼓迎馬路頭江至西興早飯興府事
紫韁青轡雜旗旌烏帽銀韉從鼓鞭尊呼喝如州別
駕無人知是漢庭卿
未到錢清四易舟小舟渡浙江至西興易舡至中流易舟纔至錢清橋外又易微
軀兀兀任沈浮一作從乘還與來添山陰境裏平如練一夜
安眠到越州三更後至山陰縣前棹舟交日入越州
越州官吏出郊迎騎從香輿合妙明太守以下迎于妙明止行事官出城
外衆僧行太常少卿後只把一誠將聖美堯眉舜目儼瞻奉明妙
寺在府北三里舊傳志今非舊址又有實寶亦止在今趾明寺側相傳報爲寺而非寺也
御香三日出蘆亭至城東下鑑湖瀰望湖田連蕩
地芙蓉花面目半模糊注見後

三十六源光華鑑九千餘頃稻盈車何年使者徵
利不償積陰數萬家湖之水源三十有六表三百里自際乘水利立石碑以界內
者爲田政和末又併湖爲田自是盜耕者衆則民
皆有復湖之議然不能如湖舊猶蓋諸湖田者苟
田被浸夏秋霖雨則湖水上供五萬石利由防民田蕃盜不盡
湖田之利歲不過上供五萬石若湖田廢則湖民
二千餘頃爲湖有不過數千家而二縣之田
九千餘頃民蒙其害有水旱之憂莫之恤也
先從攢殿拜昭慈尚想從容鎮靖九十三年神馭
遐深攢猶是舊蒙衣攢宮上設御幄前有樹設衣架惟帳
四帝則帶匣樸帽拾鞋道服衫攆乃常御之服
右大衣被衣稀韈膺寬等衣被袍小帽甚尤甚
帝以黃羅帳黃羅錦駁以曾寶舉聽政亦以黃錦五
后以紫紅錦是大衣以紅舊羅蘊量底雲鋪右以黃未覽后
次從祐阜至思崇先昭慈次永祐上下宮次永思陵上下宮次永阜下宮於上
和崇周之朝以閣之日仍以尊卑得次攢影俱分上下宮攢宮皆嶺上

訝闕似八陵舊山水地靈西北從南東

一位肴羞酒一卮祠官熏灌祝陳詞降升六拜焚詞

罷六日精神用一時奉常少卿有事于四帝皇妣祖掾察尊長不遑有事于六后每宮各有見任官如通判幕屬如縣一員監祠

園官雖有墓為刀細考元非墓祭儀本年間雖未

復陵殯離用最堪悲

新婦尖連趙家坡龍山望上皇村趙家坡今禁園內陵在所宅乃其地也山顛號新婦尖慈懷宮宅共下實山之東有巖生鍬號上皇村下皇村旁有慈懿山若言

此兆為前定人事是非都不論

沛宮寬魄只思歸不道蒼梧與會稽帝后精神天陟降寧分南北與東西

海邦氣候異中州襆被來時八月秋滿枕松聲眠月露夜深仍與被為仇

禹穴元從一鏬通禹陵元在亂山中禹穴在今龍瑞宮陽明洞天有崖石微裂處指為穴志文謂因開元龍見更今名龍瑞或謂微下則有禹穴為村氏所據禹穴志即苗山今在大禹廟禹廟林梅梁其米甚古元主不知出於何時變石為葬禹時下指之石前觀乃漢題刊所造然名曰帝大禹陵在最高峯草木萊葬人亦罕至欽泉窆之石昔如此誤却東

遊太史公禹廟之側有大禹井泉名菲飲其來亦古然泉淺渴無以取

吳會元從二郡呼今將吳會晉指姑蘇徐貢朱敦諸傳皆有吳會二郡字蓋以吳郡與會稽耳稽山當取舊經說按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乃與衡陽岱嶽並稱志謂在縣東南十二里者得之鎮不止此舊圖謂周回三百五十里禹穴雖遺

遁甲圖遁甲開山圖禹治水[illegible]玉匱書于此吳越春秋引黃帝中經云[illegible]金簡玉書字皆元[illegible]

詩中片告此哉

千秋舊址益鴻禧舊名千秋觀嘉定十三年賜名千秋鴻禧觀遂為士大夫奉祠之號

敕額祠宮盛一時遺蹟猶存賀公宅舊有鑑湖一曲亭今增賜第館

大姓賢盛懷豐碑新敞越王祠前廊後廡皆刻越王封誥告

越臺雨發麥藏蘗不有蓬萊鎮越趁柱笏正當秦望

濩遶城巒號會稽山清風亭雲壑亭清暢軒越王臺鎮越堂等皆汀帥新作蓬萊閣乃至和間王工部逵改作元微之州宅詩論居錫得小蓬萊

微之會謫會稽居州宅詩聯書畫不如鏡閣煙嵐新雨

後蒲山樓閣上凝初

會稽太守紛重論解后新安共一尊新安守袁郎中郡遇此起郡同浙入城郡原據遂踏月歸來已丁夜又乘朱舫出西門

風順潮平日脚收錢塘江上遇中秋堂堂背月登門入要把平安報君流舊聞觀潮有期程至不過九日騎即以名聞至閣門通見

約任千載逢大卿同王萬里萬楊仲博約汎湖任賦二詩和其韻

滿目親朋似故鄉夢邪非夢夢何長春風坐上白雲饗玉盤光中明月瓊酒到湖山嫌避謝逢飛狼省榭望謝家內集如斯否一味詩書無別香

翠舫青簾白芋舟風輕日淡相攜遊芙蓉菰葭地錦衾爛楊柳離堂印象影月上酒痕渾未覺攜詩思浩難酬頗憐吳會何時又相伴江湖歸去休

西叔兄生日

從渠冷煖廣文君發越春和別有根樂齋鋤雖兄及
弟憂流衮衮子生孫
只把農功作已憂不將歲事與天謀官修事舉文書
靜一室高眠粥似稠
上壽班齊日未斜風[illegible]霽曉候立公卿親閤南畔西南
彦爭說高家好弟兄十八日上壽未引班公卿以下侍太子殿廬閤蔡問有稱壽句
況弟之賢者
花底班行錦樣明中間塋少年青人更無人誦成都
賦擬抗聲來問大鈞
後殿侍立三首 十一月五日追錄于此
禁城鼓鐸曉逢逢風滿衣裾靴滿霜守得閤門開騎馬

大全集十 廿三

入又同承旨步脩廊
須更陛衞儼成行禁蹕聲聲肅更出房從中漸乾則上步出內門陞御
殿後方引舍人承旨班次引宰執若有奏則先引班就殿頭立定報人奏然後皇帝御殿待漏從出房其
實所見者步出內門鞾笏趨陪西府拜却更從殿東廂退東
丞相前立參政次之舍人在後則擔奏事參政對立承旨在後西奏畫臣寮下玉堦
東府奏事訖丞相以次搢笏使留身奏西府事或上殿先退然後相繼再上奏事之退然後引其餘上殿官
奏事舍人承旨殿東來奏事官將下殿然後舍人承旨同知閤門殿東柱後立一
聲門外無公事 皇帝還宮侍衞回
射殿引諸班出官人摛琢子二首
畫簾簾幙暮前排殿門內設幄次陛渾如後殿儀皆自
起居更衣後卻陪二府立多時

控矢張弓十作朋射餘回首列前祭須更齊殿聽宣
授首下免高嵩萬歲聲
通泉李君癸卯以廷試坐卷漏結塗注自三甲
降末甲賦詩以送其歸
古爲浮名若挂夠大君心事獨休休閒書只不害爲全
馬詠篆何妨作特牛少鐵氣麤鍋爐閒討較以朱盡試事進士
閩例進士出身說或詩日事內次傕步子武殿前高揭一柱卯看喜衣錦學周流孟許
客以進士及弟舉充登科射人謂錦標子上看案衣世間自有真輕重歸把功
夫向裏求
領客泛西湖客賦詩次韻
溫荊路月大隄長鼓桃芽霽夢落日黃十里青溪灩

大全集十 一四

乞湯西堂紅雨香花閒客從民寂瑚春事人在枝頭看
龍陽長使舟平風色好世間何處有羊腸
真除後感所見
曉風鞭袖闊天關濫觴東西兩省班宮有日入趨東祭
殿番休却送侍臣還宰執日左右各省兩日侍立後殿則侍臣下殿印外殿東
侍立前後殿侍立更往返聊
記注從期已滿年且如今年春方修記注十五年秋冬記注濤蠋大奎護云
然惟餘一事光千古後殿開朝聽直前
是將孳子關賓陽出房時已奏知陛對臣寮孛
下殿朱衣纔後上東墀上未御殿時先以孳子至閤門云具姓名乞直前奏事閤門
奏知乞直前官乃班如常日起居侍立只候宰執臣寮對畢回至[illegible]前奏事奏事畢回聚上立位

夏至日祀明伯于開元宮自二日省中齋宿

三首

書生只慣野人廬誰識深沈省府居獨坐黃昏誰是伴

紫薇閣上四廚書（閣上有四廚書久無人拂拭多有蠹蝕）

朱簾銅砌拱都堂靜閤明窗夾坐鄭（都堂後主廳事之東西分四閣爲執政位此有一堂二閣閣居左右丞相位當爲會議之所北爲東西堂諸府會試中書試童子在焉）

外省諸司西側畔樞密却在外東廂

朝罷歸來政事堂衣冠拱立整成行須臾拜罷還丞

第一片閑庭鎖夕陽

新繁縣未登九棘君甫弟有詩索和

長官員異參差疊翠如山世寔來叙德誰開闢一

本只將一念貫三材異形所感猶如此同氣相求亦

信哉陸續功夫寧有已相期更驗泰來開

講筵侍立 三首 十二月二十一日

晨趨東來侍天顏奏事班回帝輦還纔過門前需火

選諸璫又趣講筵班

須臾講殿報班齊拜罷東外一半西移序公卿皆賜

坐史臣講讀右階齊（開講之日宰執亦與宰相賜坐就子執政以下案包草坐分列兩行當日講讀官各一員及當日左右史一員自草坐之右行至御案之右讀官先上講太宗實錄繳退講官如上講經亦以金進讀退二史一員殿立）

御前親賜龍團能分行帝在中起拓

拜侍臣趨出輦還宮

十二月二十七日宰執率百官請 大行皇

帝謚于南郊日 寧宗紀事 四首

騎至南郊曉色蒼須臾陪拜儀成行兩班言帶羅朱

紫惟有齋官服皆蒼（丞相當奏告奉常官三員行事禮部侍郎書讀謚顯戶部次造寶禮部指奉謚匣外除此七人着衣服餘官並公裳吉帶）

禮儀畢宰前兩郎奉冊侍臣宣讀謚前奉外陛

羅隨勸奉三署奏編

遇雨樽形屋作壇昊天神主在中間言丞異肅冷

用今古殊宜亦並班

却向慈恩頂上還梅花合道日龍山馬跡十里歸

夢疑在小園松竹間

和王太傅喜雨宿官夢中絕句

晴空風寒夜寒重日生煙護道中和節天顏儼然（昨日講筵書罷上躬躬夜夢之不安當益）

題洪崖安道人增庵

當年過我兩安君白酒黃雞話夕曛看山嶺右

背後衣論事生大面三間屋洪崖數

尺墳身後更無錐可寄又看斷鴈泊孤雲

題蘇文忠與鄧安東西山唱和

春風吹綠上黃岡樵得斜陽有武昌城郭山川幾興

廢紙留元祐姓名香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拾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一

將入靖州界適值有吾生日爲詩以壽之
有吾名地古誠州明日聯車入界頭草草三杯酌初
度恍如赤壁伴元脩
滔滔今古滿懷愁納納乾坤歸兩眸自有江山幾千
載頗曾有此主賓不
道亨初不關窮達身健何須問去留偃嬾　王明天
地泰此生長共　國同休

王常傳寄示沅路七詩李有吾用韻爲壽
因次韻

誤隨煙艇武陵谿未見桃花路已迷雲擁九疑風露
冷又吹殘夢夕陽西
洞煙谿月晚來村白酒青魚旋得豚納納乾坤元許
闊何須頭上自安盆
前村風日熟新秔尚記來時帶雨耕大化驅人人未
喻等閒文字過平生
竹外蒲牢破曉鯨玉珂金鑰恍心驚斷章尋負貽七
字臣罪當誅　王聖明
兄弟親知各異方俟夫痛困馬玄黃惟吾臭味李夫
子不爲無人不肯芳
溢浦秋哀杜宇啼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名相

似試看風騷赤壁磯　一
來時幸逢漢三明謂余與有吾清叟　浦雲江風爾許情今度
王郎隔湘水愛餘環珮玉瓊琚謂澗夫初元一與海存不倫

次韻楚武仲致政見貽
風引征衣嚮古誠年被檄林上前京侍郎山下舊儒
李社史亭前記老程遊兩嶠風烟外洛洞雲谿月鳴
郎段爲侍郎老程謂子山亦壽尚在
浚明攜心忽忽未全穩似聽於兒今亦讀聲侍郎山薨以灌口二
楚子詩來賀我還湖南風節敢云班教下令流於
水曾顧高名重若山羅嘗穀天乎淨夜寒云載月
明還須知不遇非余與千載知言有辨矣

次韻譙仲甫載近聞晋遷見寄
夢餘不省卧山城猶記書章入殿聲兩鬢風霜蘇
醒譙南殘點一聲雄
羣蛰交鳴傍人鳴唄鶯燕山深谷傾世事滿頭歸未
得片心直向日邊明

次李有吾送安叔父回長沙韻
寒雲苦霧慘行色斷野水寒霧倦鳥飛初被絲霧長矣
曉嬋曾日日侍　宸闈
冰力方剛風助威紅句足不到門幾識可人安倩來相
問語極情生爵章禪
忽忽郎馬度煙霏又指夕陽春鳥歸晚歲唯餘李夫

子夜寢書紙敎元暉
自出脩門已及幾（幾期也見毛詩古傳）家人應賦柳依依苟無
飢渴吾何戚見說齊東未解圍
再用韻
規摹廣大理精微天未行[illegible]
冊更知實理在宮闈
曉看笭日上霜威夜[illegible]
識前山陰斂又揚揮
才資如子世應稀自喜寒門若有歸我披詞華幾階
涵相期努力蹤朝暉
春風袪服獨離幾四壯騑騑得所依違快意時須緩

譽世間平地幾塵圍
肩吾生日以三絕爲壽
俗學場中叅掉頭一窓書卷古人謀東西日月自明
耳皇恤人間有帶年
窮檐小市百年州淺瀨平沙萬古流天運人謀俱如
此晚醺時上驛南樓
字靜書窓長似歲心清身世冷於秋是間消息君知
得看盡區中浪白頭
送從子令寒西歸
弟兄親友甸南州別思如山浩不收家閑稀疏人亦
絶眼明從子慰覊愁

茆檐竹几對床頭晨昏三兩未渠休寧用停雲感親
友是身安健復何憂
古來明戒有弦韋伯父胡爲苦好脩累爾留行數千
里我之自取爾何尤
自爾南來歲再周新功培養氣揚休且留數月須多
益歸娶猶期毋所憂（今歷將歸聘娶）
古人爲學戒悠悠說命惟從務敏求識此味時那可
已更從來處驗吾脩（殿脩乃來未字有源源不已之意）
弘毅規摹本末周既難分付又難酬須知陋巷簞瓢中
樂又識耕莘樂處憂（爲道以敏名齋以樂名堂故云）
題南叔兄藏脩閣息遊觀

南叔兄屬書藏脩閣息遊觀賞喜鄭君學記
注藏謂懷抱之也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
遊謂閑暇無事於之遊此義極精申爲五十六
字以千指敎
中存外習即藏脩閒暇處與此息遊要把孟軻三勿
看更將夫子四於求顏淵陋巷樂何事曾晳風雩詠
不休此意斯須不容離敢申鄭義做悠悠
次韻黃判官喜雪
天馬流行澤上坤玉龍飛灑水邊村扶持慶屋瑤邦
本排陰機立歲元遍地詩材供畢客通宵酒令屬
侯門御憐赤子無衣褐仰面蒼蒼嘆少恩（一作勝和新）

嵐寒色智
調作上元

肩吾生日三絶句

尚記聯車入界頭康安門外麥三秋江山氣度殊前
偉簡冊功夫匪昔侔

世歷蕭劉居典籙經由孫沈古音休更嘹書法開元
壞不易肩吾學字求

昔人年德位俱優淇奧膺延昔自脩學至百年猶有
儆勉哉三十六春秋

次肩吾慶生日韻 戊子

譲闕人間五十年年來道邊思悠然一心可使乾坤
位五性元鍾父母全爲已工夫渾間斷蒲頭殘月浪

推遷更無益友相扶植平地羊腸作白顛

山中兀兀不知年但數前山炭火煞人笑履無金可
佩我忻腿與王俱全聖賢面目畫三指簡冊期程日
九遷此事知心君有幾不妨相伴各童顛

題陳膺仲眞希元詩卷贈蕭道士蕭善爲詩
亦解鼓琴

手撤飛鳶上五湊兩牛腰大近行詩猶嫌言語與爹
子古錦奚囊長自隨

吾廬兀研半生塵朋友相邀問保鄉旅進登吟渾易
事鄰家老子是何人

是閒正位至虛靈都把精神逐外明勸子抱琴歸舊
隱亂雲深處契眞精

肩吾生日

誰遣青龍日夜流記經星紀已降婁邊城恰匝三寒
暑初度聯翩四倡酬

力探上下三千載行半東西二百州有詩豪雄都忘
卯松窗兀靜中求

餘晦越鄉別臨賀郭君出竟迩荆州放麼不事人誇
說得似如今朵歲留

次肩吾慶生日韻 己丑

男兒生世果何事上古詩之閒史書內更元非私正
則天爲豈但付有餘 其子名滔 滔滔大化亘千古職

羣生同一初此事年來才信得從前浪走只成疏

我友憂時髮兩抗與勤勉我用詩書情知分義如何
廢可使才能自有餘氣血漸衰多病後劍來轉甚數
年初夢魂慣識歸來趣長傍山椒獺稻疏

次韻丁大監見懷

行藏去就各隨時敬慈嫌疏忍奮飛在伯霜嚴夫字
淨啟詩舟載月明歸生松有夢邀公固化鶴何心戀
令威獨抱遺編看千古昔人歷歷未應非

見慣不驚如四時流光任逐雨邊飛日從南去老龍
蟄火向西流玄鳥歸荷子威時瑩蟣蟀移書勞我室
伊威盍嗟往日無良友四十八年成一非 予去國時年四十八

次韻九華葉寔見寄鶴山書院詩
天空此道試吾儕何處山川不裕如太極光陰曾有
間環中事業本無書道尊誰謂天人合責重應不妨君
子居昨夢孔羹參晏去起聞蛩足到空虛
和虞退夫韻 七夕前一日
醉酒成權似旅酬偶然解后得英游卻因樂極生良
感今夜蟾光照幾州
牛女河邊兩夾持前瞻箕斗後虛危經星不動元始
此自是人間空好奇
假拙濟姦真是拙詭姦作巧巧何曾須知我自靈於
物一點光明萬古鐙

子益教授再用韻賦並有審機從諫之語某
從衡膈膊競相讎伺擊贏行紲複滑或把疑兵勝洸
水或乘猛勢失荊州
古人用衆水如持不爲常安不慮危違諫伏波終自
困搖羌充國本無奇
復和呈
才分雖殊學可能璧營如泰華丁曾曾居高視廣俯
遠下眎羣峰始豆鐙 游軍見八陣圖鐙字見張敞詞豆下附也
某曩在遂寧嘗賦木犀云茂樹幽花元老著
不隨衆卉入詞場 此花見於詩學百餘年 虎頭點點
開金粟 顧虎頭畫金粟如來 犀首見於敷佩印章 公孫衍佩五國印
明月上時疑白傳清風度處看黃
香人才生世元如此不爲無人不肯芳今
十數年矣偶憶前作未免兒戲用韻再賦
呈諸友
洞煙谿月挾山奢萬木叢林稼淼場老桂扶秋清入
骨明河倚樹爛成章城隅靜女閑偷美澤畔纍臣晚
更香若數秋花饒此品未容陶菊逞孤芳
某偶爲木犀有賦遂蒙別駕諸丈光和盈軸
因惟晉以後名科第曰折桂兩無相關至
近世則又以木犀之別種有巖桂之名其實
非桂也遂併爲一物韓爲二木諭以呈諸

文一笑
潛雲明露來著著不識從來聲利場晉士習浮輕與
喻唐人承謬轉周章高談天上兔蟾影卑擬人間龍
麝香屋桂自殊苦相累都將榮進溷真芳
次韻中秋風雨中約客兼元老有詩
長雨頑雲處處山決句渾不露天慳魚龍未兆心如
醉鴻雁聞情鬢欲斑月體晦明猶偶爾酒腸舒慘亦
渾閑只將見應酬佳贈未必騷情不破顏
虞退夫生日 八月二十三日
尚記扁舟下古渝蘭芽秀出媚庭除嗟爲鳳鸞
重見玉𢡟揚休侍丈夫

雍公匹馬立乾坤善念眞教到子孫富貴君家餘事
耳更將此念植仍昆

用貫景元韻題豫章朱氏湖山清隱詩卷

乾坤爾隔著吾廬水繞山環仁知居君友東湖徐孺
子我聞西洛邵堯夫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
聖書聊借斯言相贈勉樂顏之樂即顏徒

次韻虞退夫除夕七絕句

太極元陰不計年聖賢千古此周旋九夷自隘吾何
與長在回瓢默甚邊
從渠簡曠斯千年過莫揮毫動百篇入到聖門無一
事東西日月自行天

將軍元自教延年明主何曾棄浩然自分康時了無
策故山多少未芸田
已是殊陰幾有年泰交復繼廣乘乾何香夜夜爲春
憂雅出新悲上鬢邊
長嘆興曾若聖年偏輕偏重聚昏無誰能拔戴吾写
了多著男兒盡力年
又嘆崇寧宣政年無端亡虜誤開邊誰能爲我從前
轍早挈江山入舜甄（亡虜謂遼 退翻謂□）
虞倩思親感歲年歸心巫峽暮雲前乘查近止郡能
料潮倚閒雲看大川

用張子益教授韻送虞退夫西歸

子已江頭戒櫂郎只須何事未乘方須看此意關時
數不爲斯人自肺腸自得徒然泣韶婦毛生曾解出
王橘（橘字□ □木）漢印雖不敏貫知得爲字臨此醻一觴

賞爲趙大社書作草泉二字及近奉寄詩二
十二首趙一再有詩因次韻

易象於坤公有章泉翁此義發先天離趙分對文加
賁乾伏中文網復震兌合驗書心推智於識知是理識
歸藏公詩謝我探成犀骰復從公賁寸長
我虞詩來徹禱依續人應命水三刑學睛大白懷金
爲忍功爨功聊王科上帝臨臨毋敢貳中心如登本
何求狂言又被公挑撥知我惟公不我鄙

題趙昌父太社寄桃源何道士

八十六年彊健客求余判斷二蘇詩年來熟於秦中
事閒著療家搜不知

題羅季能𢟪六友堂

羅氏堂中六友圖要求屏尾數行書君於此味真知
得著甚言詞乞與渠

次韻靖州貢士鹿鳴宴二首

何處何時不產賢黔中故地夜郎天雖云地僻元無
闕欲破天荒未有先萬蟻場中春雞繫九霄庭下曉
鳴鞭便將正學昭基聯留取名萬口傳
豈但詩書對聖賢須知屋漏與神天設科雖貴詞章

文全集卷十一

十二

鳴春殿將愁見酬佳貺腑子深恩分語人

次韻李存悍題贈江陵樂德佐仁傳之號先坤安延賢人

像餘甘遠屏分妻得生涯夜雨滴歸夢曉霜欺醉顏

角巾吾故里瑛王子判山又作無期別扁舟上峽關

三十有三載好風吹又來清歡層積後竹冷滄雲海

世事憂千緒家山腸九回江頭一樽酒遲雨暗雲臺

題峽州三遊洞

洞前日日客維舟短詠長吟[illegible]形氣

盡推餘元白發人留

可憐忠州與號州偶因[illegible]何

傳千古騰芳未肯休

大全集卷十一　十三

和康退夫見貽生日詩韻

夫容布葉鬧田田尚憶前年對三賢并瑚文攻今度華亭

人獨立一江風月意誰傳

路人笑我此何狂風興渠江萬頃寒蘆霜中買人事

在從渠把作畫圖看

九十九峯江上山乾坤爾闢我中間此心頻背秋豪

愧久矣頗羸鬢髮斑

虎豹當關路險艱家人占斷華亭還四方處處處[illegible]

許家在西南山外山

范蔣諸賢友義中自言見說存猶神年來人物凋零

甚更憶涓城人姓冀[illegible]

和蔣成甫見貽生日韻

隱外浮雲捲帝青，腰間流水卧青萍。發揮孔孟真三代，補葺蕭劉破六經。理義本心如皦日，詞章末伎謾流螢。獨嗟弱步躡長阪，百歲期程過五亭。亭字見四蟲既 一鈞注昔作十里一長亭亦通

尚記春風酒滿衣，數旬客館掩空扉。雙鳥念哺歸難忍，斷雁辭行凝不飛。正念縣弧成底事，有來連錦爛生輝。亟哦七字酬佳贈，歸擢瀟湘水正肥。雙鳥指遐夫時成父辭歸邸中

次韻知常德袁尊固監丞送別四詩 八月十日

試把行藏為子評，只努盡分敢徼名。出如有益殺三聘，用不能行曾兩生。此道古人如飲食，後來[illegible]婢或倩。驚鳥子雲亦號知書者，猶把商山作采榮。

孔訓元無實對名，只言為己與求人。能知管仲不為諒，便識殷賢都是仁。義利兩途消處長，古今一理屈中伸。自從聖學窮家後，千百年誰信得真。

別來歲月兩滔滔，流落天涯忽此遭。萬木辭榮秋意澹，百川歸壑岸容高。笑看海上兩蝸角，閒究山中千兔毫。若向顏曾得消息，直須奴僕命離騷。

夕陽春處是吾家，水繞山環路轉賒。處處四方渾未定，茫茫大化渺無涯。歸來已恨十年晚，老去空嗟兩鬢華。各願及時崇令德，萬鐘於我本何加

卷終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十二

律詩

用蔣成甫韻賀虞退夫生子且以相名之

秦雍孫曾尚典刑，只將一念合天明。震雷起地芽萌達，解雨鳴春澗谷聲。階玉正看聯翔鳳，衾金安足擬賢成。相門為我成宅相，我欲將兒以相名。

虞退夫生日

人情處約久斯渝，子把膏腴氣養除。肯向緗緗迂事業，要尋屋漏實工夫。

初度重逢巽上坤，庭闈應念子生孫。好將吉語侑金母，更把歸音報玉昆。

十一月九日新灘李 示余開禧三年四月九日加政外舅楊尊老在灘字韻詩為次韻

樣從從宦仕歲君灘子庚申余判成都三十餘年閱暑寒。撫事無成人倦倚，像人有夢弟兄闌。家山歲接腰膝裏。未廟社語語出出閣，欲上青天幾險絕，誰能為我動樓蘭。

建士施璧言自發以詩相送

三峽雲連白帝城，風波九死得餘生。虎頭狼尾亂流齊，貓面馬肝緣壁行。中衍何妨需在險，心亨但見坎常平。況逢詩友殷勤問，寧復窮途哭步兵。

過虎頭狼尾灘避險出陸至譚晉仲故居有

謝公昌國劉公德脩併公仲章詩用劉韻有題

尚記翩然下帝傍七年纔入屈公鄉山銜西日去家
近風適北氣吹袂涼新重感傷心力短舊交零落鬢
頭長況堪劉薛吾師友黃壤塋臺閟夜光

紛紛操習入山林我自終朝不獲禽遠物只知肥遯
利窮幽不問浚恒深畢逋啼日荊荒戍（沛西南荒蜀巴郡安蜀）
（壘或云陳葰主臺成此）狀段行雲供醉吟宇宙冥空歲遲暮苹
汲獨立數寒金

書所見聞示諸友（萬州作）

行到青天最上頭蜀人爭看錦衣遊誰知一夜北風
惡吹起家山萬斛愁

聞說奔軍鬬閬州餘州民演去如流親曾見虎誠堪
怖只爲紛紛驚亦可羞

一從輕棄五邊州所恃藩籬僅苟休又謂苟休無足
恃併捐洋漢守金牛

金繒唱虜已無謀況恃空言廢內修師卦在中惟九
二曾聞帷幄授成籌

死城陷陣已長休擇虜偽民亦漫憂（一作未）（一作苦）局外閑
人倚江立全軀保室信良謀

次韻虞退夫除夕七絕句

蜀人誰不望西還何事天公獨我慳兩度不逢卑閣
歲腥風血雨滿人間

誰驅斗柄向東還漸喜新年勝故年此歲歸稀邊東井
外狼星斂角左參邊

是酒酒者竟誰歸有酒盈卮不暇揮待挽長江洗兵
馬盡還汁木舊晶暉

雲外銜山日半環傳杯共借片雲懽莫疑來日是來
歲萬古光陰只麼看

幾度捫心安處安有時中夜起長嘆年來識得寬心
法否泰元從陷蟲看

人道渠陽兩嶮難嶮難在彼我何關却從楚澤寬平
後敢蓋從前鏡裏顏

[illegible]朝同上四賢山（州勸下附君）要與同麥麥盡日還返敢

鈎深堂上意春風曳曳鳥關關

用樊武仲致政韻餞黃五部

七載青貧入楚鄉誰將平坂換羊腸賓來親友渾依
舊歸處江山不改香正引德星成勝集更斯郎宿下
垂光人生行止非爲大膜外浮榮蟻穴王

次韻荊門張守寺簿（元簡）見寄詩韻張守
以制司調民築城申朝廷制司繳納告敕
不願仕

不把雖甚寄楚辭絕唱致邑請藏爲日纔北向夏長
至火未西流秋變衰消息一機川水逝詭信二氣墊
蟲知夫君識慮超餘子我亦年來管鉤窺

書來寄我賦歸辭諒子知其不可爲饑饑牛羊勿牧
隂聱聱鴻鴈稻粱裹有飢有溺已飢溺後覺後知誰
覺知細說海州三奏莫前賢風味儼重親承巨源至海州以啟遷司諫民凡三上奏擬不遑

六月十四次韻樊武仲喜雨

誰信丹誠解感神嘐嘐赤子毋心熏爲將一滴變勳
水散作千家舉雷雲天化無端長寂寂飛飛有欲自
蒼生更須盡挽天河水盡與三邊洗甲兵

送楊子有赴叙倅用高栄州韻

從事榮人阻四并東郊又送瑞星行欲安邊圉元無
策書服人心只有清使馬如羊非我愛帶牛佩犢豈
其情非惟此意行夷狄讒舌雖工亦絶聲

長女生日十月晦明日冬至

相逢猶記度瀟湘旋理衿纓旋理裝猶見舅姑識
面明朝馬首上渠陽
蛋煙蠻雨鎖窮荒宛焰兵氛返故鄉誰信夢回人似
舊青衣綵服儼成行
兩地耶娘正倢強門楣況是得安郎七年重會非容
易且爲新陽酹一觴

送李蒲江歸簡池用高栄州韻

尚記春風黃栗留明年春又到鈎輈會跖長作去時
恨年大能禁生別愁言假得人行不徑總公受責俾
如流願將二語爲君贈更願開誠學武侯

北郊勞農歸路五十六言

方春不及與勸農十月郊行勞歲功因記旱雲古晚
嗚虖濫觴更愁家雨望醲醲田苗粒粒祈穫重叔命
然然嘆恨中憂國屬豐雖我志更須人事與天通

安撫領生日

猶記偕身謁玉關放圖半壁手提還每聽談笑消風波
後多謝經綸父子間元是樞機已熟故應齊奇
如聞敵人錢袋韃中老倓鼓何曽鼎一班
祝公不作語秋秋陛下憑公穩國愛任誤臣堪戚鐵
錯後圖猶可採金甌缺江共喜無場騎屯渭愁知有

木牛虎也贋人公康是似顏歌江漢美宗周

楊尚書生日

幾許中和釀此身秋風江上王精神從容無哳水行
地信當貫有緣花得春開處消搖欣佚老會朝麈丈正
須人絶知雲澗龍淵渇莫倚晴江把釣緡
三邊頭緒正相尋雲氣漂搖尚積陰已喜龍光通漢
使更須帝夢起商霖功名本自於人薄家國相關此
念深共指峨峨祝公壽歸來未聽曉霜侵

李制置生日

玉堂人住玉堂山公論推排授將壇湖量大今羅精采
異行來烽息顧家覓北遊村嘆無頑牧西賊今闕有

況韓夏屋不知幾榮廣嘆回春燕下林端
披荆重立小朝廷風迓南巢入翰巾大勢已憑天祚
宋中興更賴獄生申扶持命脉還吾蜀消息精神運
此身人顧武公歸入相我祈河内且留恂

魏茶馬生日

南渡波流湯滴中紹興御史最清忠和戎二字排時
論用世諸孫尚祖風彈壓殘江犁嘯静指麾邊面虜
資金盈公未必榮三錫且喜朝廷荅有功
浪語京洛清塵清局面今翻第幾秤須倚玉龍叢董
任暫依金馬作長城時人共說維寅度賜書元從建
方生試向後天推入八吾宗卜數萬爲盈

送寧家知府生日

玉堂元不閟英靈地主還從此地生千里樓高人獨
立九宗山峙月雙清洋洋大雅臨民著蔚蔚清霜林馥
葉聲如許高情誰與擬玉梅枝外看參横
相去無多五日間兩家牟酒賀生賢一陽引發歸文
長三壽爲朋恭茹連析木旁瞻星兩兩大椿遥祝歲
千千相期協力尊王室難未聽然然驕且宜

潼川路施運判生日

家聲燁燁自乾淳玉謝門中着此身金碧池邊金碧
使玉山臺上玉山人都將奕葉芝蘭味散作蒼州桃
李春應記西陵分首後枯棋一局幾回新

湖吹竽冀寒凝不禁地雷應合戰群陰悠悠未快功名
手激激誰規造物心三壽作朋剛巳復二陽初動卦
爻臨經綸及此身强健插領青絲雪未侵

瀘貢士二十人端平元年手書增郡國貢士
貞瀘增二人是歲貢于東西路轉運司者各
二人以五月庚戌合寮吏宴于郡之正牙歌
鹿鳴以遣之

故日中天萬國明校文賢路慶端平月正元日下書
詔二十六人登姓名西澤射陳貍首鄉東廉歌奏鹿
鳴聲褱侯何幸身爲駕要示周行玉女成
天地中間著此身合將位育入經綸陰陽固自生成

我富貴禄安能富貴人利欲當權心退舍護持得路俗
迷津諸君自此騰驤去願以先知覺此民

送李季允赴召

擁馬懽呼夾道迎詔書洛社起耆英史遊載筆聯翁
季政路題名接弟兄新政期公皆一律故交惟我得
忘情正邪須自明倫始要仗公開萬世程
一傾鼎否一番新但見新人笑故人元祐至今迭更
化崇寧以後幾權臣曾趨嘉定改元詔又賀端平第
一春長把人才留一半今年新是去年陳
是是非非各有心以同爲愛異爲憎甚殺蓁穢莠旌修
怨在甚麼堅衆務事急求言常易入位高從諫最

難能願公一破從前陋萬里無雲旼日外

李尚書被召過瀘臨發之日官吏以行香日分追送不及明日尚書自合江詰後期次韻以謝

黃雞喔喔丑前催擬效狼侯夜半來殘夢方隨僧梵去擧音已聽客帆開江皐望極空留恨 陛下憂深正急才已賦明倫相贈勉更思桃李及時栽

題外舅掞刑揚大夫墓

追思初識大夫車得助堂前見舅姑三十三年歸骨秋一生一死隔黃壚時危剩着人間我境換[illegible]倚向者吾伯也叔兮今已矣拙言惜仲季勉終圖

嘉泰二年題資州醮壇山星斗閣至是同王資州其叔 賈大安子 吳 楊季持 攸子 諸公登山用前韻

三十三年去復還[illegible]將重踏舊江山青衿朋友子當戶綠幘奚[illegible]霜滿鬢顏得光陰歸畫[illegible]將聲譽落人間聖門事業無窮已只問君王[illegible]退閒

天磨團團任往還莫將止處認東山水歸寒谷欽練木落前峯明曉嶺天度已歸參井後日行又值斗箕間若知此處真消息血氣浮名總是閑

制置丁少卿生日

嶠嶠陵霄獨鶴飛九芙蓉裏爛生輝青陽火府舊司冶少卿之父[illegible]武德沛人號為青陽辭尉白石先生新杼機少卿事從白石先生號文學李吳[illegible]閒盡世紛磨不磷聽渠公論是邪非恭惟陛下方親政小劭猶應伴紫微

蜀道今行第幾回天西玉帳又旁開鶴歸華表人如舊龜夜長河獨尋來壓處親伸霸後勢消中見[illegible]雪前梅瀘江不解西流去引領長空酌斗魁

次韻丁制置遠迎三絕

錦里論交三十年浮筠大王送中邊拔荒已作[illegible]別參覺依然舊我前

喬松挺挺百年期霜雪無端損桑之一點陽和消不斷春風又長歲寒枝

谿光壓[illegible]隔市朝十年山徑長蒿茅好風吹送知時雨[illegible]意洋洋大國郊

寄題李季衡東樓

前年呼船下夔峽突兀新樓闊目圍鴈影已隨流水去鶴歸空感昔人非裹遊歷歷夢中似往事[illegible]知者稀若有季衡風味肖何當倚檻語朝暉[illegible]山

題王巴州震傳經樓

物度充廚書滿家到無言處示書何六經文字未曾有三代聖賢如許多直自語言空布滿却安人物轉消磨有來訶古談經者試把斯言為切磋

恭和 閣喜安御製

祖宗德澤被生民列服山川各效神幾見高岡鳴鳳
棲又看層浪化魚新外歌云聽三章雅佩印行紆五
兩綸聖世賓賢如此厚致君忍負不貲身

題余氏聚遠樓

若向天機識得親是間看不盡青春須知聚遠惟方
寸說與樓前望眼人

將作監栽竹徐眞翁清叟俾子書楯髻李三
太守以詩見貽

烈日嚴霜姿挾持孤標崒嵂肯隨時笑看世上閒桃
李一夕狂風失令姿
氣端解使四時青萬物彫零獨與刑嚴子高風扶漢

鼎包胥勁節撼秦庭
客夢時時遶故山夢餘若見玉屛顏徐公本自無通
介自是時人解眼斑（王融詩□一字通蓋以闕 班彪得氏取虎有幽文）

夜直玉堂

金鑾坡上疏明邊夢也非與二十年世事歷埃緣手
盡正邪二字在遺編（精元年正月子因鼠倉黜予 編關文堂上以力遏闕邊之讒大）
金鑾玉勒錦籠韉畫上鑾坡賀登宣自喜易擬無媿
色更㡬夜直得安眠

四月癸巳發渭陽館過灘寄飯于杏村□淸

虛庵宿太平宫

揰旗陰裏璽傳呼春夢幾醒一事無草草山肴話朋
友依然白鶴故時吾
多少瘴鄉生並時兩程夫子詠而歸須知宇宙何曾
隘魚自川游鳥自飛
欲識眞人千古心療飢獨有杏成林豈無世上閒桃
李要使人從實行尋
步自淸虛過上宮千言萬論老談空擬將一語隨人
後嘗與心謀不肯同
又過前路訪老宮人言此與老莊同是同是異誰知
得擬問山前無極翁

丙申携客自康王觀東北行十里觀谷簾泉

正喜昔聞今見之泉稱第一更何疑此心好樂先爲
主但見忠誠守我無（又嘗一副谷簾聞之於人無以 無是理見止聞者信不信耳而）（有見果不 違有聞）
留將亂軋度巖限亂泂穿空去復回方識人間眞毀
譽只緣親到地頭來

題歸宗寺

憒憒深源與會稽識時惟有一羲之千年誤作能書
看說試耕池與墨池

青玉峽

一泒泉聲萬古懸織瀾數逝意悠然須知大化無窮
已莫賦銀河落九天

萬杉寺

萬杉深處看僧廬中有昭陵飛帛書想象承平心似醉小亭竚立看跳珠

三硤橋

英雲皓雨瀉明鋼題作人間第六泉擬把谷簾從黜降却將此水爲超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十三

表牋

漢州到任謝表

六年去國荐叨趣（時從葉高經令趣請 四月令仲秋資改赴闕）詔之嚴三命循墻實獲便鄉之請幸將親之有所荷從欲之無違祗服恩需閔知稱塞伏念臣稟資愚戇涉學疏偶奮迹於儒科遂發身於朝路每被禁林之給札以陪峯省之備書爲親事之方殷沮權臺之輕舉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懼久居中竊求補外未書來郡之績而妄賜環之音于時多艱實蒙弗靖神雖馳於稷闕身重去於親庭冒貢丸表果回

闕乃荷分符之寵聊拘及瓜之嫌臣所領州今曰望郡旁接潼遂之境中居梁益之間民力漸蘇詎權科之敢急士風儳倣尤教化之當先顧臣何人荷蒙國分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恭儉修己緝熙靈心三后在天動遵成憲五年更化行底庶功德進英於班聯俾承宣於郡國臣敢不益肩素履佈體睿懷視民如傷蒙發施於仁政行已所學尙對越於天威煞竭微誠永酬親擢

被　旨兼權潼川運判謝表

謬陳時臬有負秉以參湛攝領將輸祝代庖而有靦媿非所據愧莫於榮矣念臣偶以晒儒躐將降損察

庶獄小大之比酌常平斂散之宜共三以來無一可
紀曾謂漕臣之久曠又塵睿旨之中頒垂三組以聯
榮掛兩臺而兼治重惟飛輓之署使置權期會之攸
司崇學校以厲賢待銓衡而選吏茲惟重寄併及非
材雖暫假於須臾亦有辜於進退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任無輕授爵不濫施念臣游願於州麾猶聞政
術謂臣久司於臬事尤習民風且俾攝承以須選授
臣敢不恪共明詔遵奉宗條無子路兼人之能自知
甚審雖叔孫一日之暫必葺爲期

潼川提刑司賀 瑞慶聖節表

帝曈御極受釐首十月之朝邦獻同心歌天子萬年

之雅上儀載舉美報維均恭惟 皇帝陛下述續九
皇近繩三后仗歷年之堅兄洪滔繁祚遐一念之敬
恭膺錫皇疇將以垂鴻於億載豈惟斂錫於庶臣
將指遐陬傾心宸極以介景福既稽首以揚休克共
明刑將祈天而永命

潼川轉運司賀 瑞慶聖節表

維十月之良月乃啓休符紹三王之顯王誕膺眷命
於惟邦慶允洽民懽恭惟 皇帝陛下淵嘿九重仔
肩一德匪從耽樂文后之徽柔懿恭以共勤勞宣王
之還定安集方歲行之在子正帝立之當辰宰時有
截之區迓休無疆之算臣斷司漕事實違茲疆爲天

下君既備其壽之福使聖人壽願伸華祝之辭

潼川提舉司賀 瑞慶聖節表

三代有道之長篤生真主萬年受天之祐載紀休符
叶氣龍洪丞生閶闔恭惟 皇帝陛下適祗祖武迪
畏天明寒暑平而三光全陰陽和而萬物得式歌長
發祥慶誕彌良二氣以維和域八荒而俱壽臣有嚴
司度竟兌褐庭舉百世莫能喜斯道幸同於壽長
上古不爲老至和祈轉於洪鈞

潼川運判謝到任表

竊省承之照稱將命爲藩鹹爲貢謌叩申命撫江山之
維稱說而盡之更新伏念臣自歷試於外肅益圖報

於使傳且庶獄小大之比與常平斂散之宜授以短
才一之謂甚胡然謬東二者得兼剔漕寄之所關於
坤隅而尤重豈寮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先況建學
立師將助我宗之典而量能授職又分選部之銜自
昔假名已越代斷于今即拜寧不疾顏明時何幸於
之才使指豈辭於改界不圖華遣游及寒踈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恪謹身脩道祗天顯豈知人之舜哲
民欲其安推明物之舜仁務先所急致今庸陋猥備
馳驅臣敢不遵奉敬條敬共明命土風里俗既盡得
於諮諏王澤國章尚勉圖於宣布

直秘閣知潼川府到任表

角巾故里慨夙志之摧頹蓋棺黃泉含恨清朝之莫報
中界未天之舊宜式華王地之新封得之者實澤崇
及此伏念某賦姿多病苦爲關辟餅琅珏於瑚琳平俄
瞿將於轉方瀰瀘之有命遠涉邛之經悲興言初
心寧復參皇知時多故爲吏流猥鄉彊嫞爆之方揚
民力張弓之末豈承流之始圖辨無能謚蓋恭遇
皇帝陛下畏宣天明惠綏黎獻謂臣歷將使指或主
俗之粗諭念臣存撫州屢以民情之熟聚特令寧郡
以便起家臣敢不益遵訓詞曼數德意損緩疆隱便
田里無愁嘆之聲推淑禁非以庠序申孝弟之義力
行已志上報主知

謝周程三先生賜謚表

大儒輩出爲正學之宗下俾周路敢舉曾子之典
俞音才賁羣類知歸臣切惟聖道之晦明實兆世塗
之理亂自犧黃發河圖之祕堯舜謹道心之傳學商
周受命之初凡誥誓羣言之首必論降衷之性以明
爲物之靈至若箕子陳九疇以叙民彝周公設六官
以爲民極君陳以大猷變民厚君牙以吾貫示民中
尹吉甫作烝民之詩劉康公聞受中之訓蓋與君奭
辟之所以教而羣弟子先正之相與言皇王以來不講
同符春秋而降幾絕如綫極於六藝之作與夫七篇
之書孔欲無言孟豈好辯凡以扶天理而遏人欲傾

時否而康世屯而權詐競興邪詖交作詞華代起稍
目相挺雖董仲舒嘗求仁於道誼功利之分而諸葛
亮亦糊躬於成敗利鈍之外洎韓愈之卓識謂孟軻
之無傳然一傳而泉味獨倡而寡和斯文不杯神氣
有開挺生豪傑之同時尚友聖賢於異世自周圖
書之既作而程顥弟兄之相承雖幽極鬼神實歎於
躬行之近雖窮探性命不離乎日用之常未嘗躐等
以好高大要近思而退省豈獨振千年之墜緒殆將
開萬世之太平而從祀之請未俞鄭重之言尚賜貌是
庸處之跡偶歷勸學之司竊天有開躋地無措敢意
奏篇之再遠蒙錫命之三速飛假司名敘美號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適丕元命駿惠帝猷念大道之湮
微賴諸儒之扶植今美謚既先於後學而褒章未
被於前脩是標倡道之源豈謂彌文之曠特章好
以示俗不以人而廢言爰光流聞時謂叱見異議
誕敷訓敕俾羣倫明正道道民開示君師之意使
先覺有後継於天地之心善人得多勸世永賴

立皇子賀　皇帝表

聖謨寵運哲嗣明登仰遵二祖之已行不符羣臣
屢請官占胥叶師錫允諧恭惟　皇帝陛下迪畏天
明適崇先訓言念承祧之重廣開燕翼之祥皆文王
孫子之本支永大漢山河之帶礪遠承　藝祖寧無

疆大曆之歸近考 孝皇丙有道曾孫之慶衆濫介
地付阻觀庭揭定大事决大謀既篤家邦之祐闢正
言行正道願觀師友之功

賀 皇后牋

禁中定策爲天下以得人海内同心歌吾君之有子
母儀既莫嬪則用章 皇后殿下配日照臨承天享
育遠參任姒蔚册史之徽音近法曹高著椒塗之令
則御贊皇王之議衡當宗室之憂且援以逍遥親逖
盛典自家刑國既覩交發之功求賢審官更懸相成
之志

明堂大禮肆赦賀慶成表

宗祀以配上帝既訖崇儀歛福而錫庶民爰敷衍
丞生闓澤率土歡呼恭惟 皇帝陛下淵默無爲穆
恭自度兹歲行之在巳而日吉之維辛爰因侍祠震
亨上帝垂恩覃祉不遺煙犯徙儆肅坊淋戒云靈風
雷之令且叨居遠服喜逕爲期想卿士之奉璋駿奔
靡及陪老稚之扶杖宣布惟勤

賀受 寶表

恭覩 詔書以來年元日受寶文於大慶殿者明命
誕膺披地圖而數貢遠人咸慕奉天府以效珍稽首
維新奉安有恪且聞方物雖昭德之致寶鎮則爲國
之華符古印於咸陽 世廟所以成太平之治獻元
璽於興化 高皇所以開再造之符然輿書言顯於
秦遺而蟠紐猶沿於唐制矧斯舊物至自殊方遂參
乎嘉祐之文申述於元豐之日圖書具在檢玉偕來
昔鍾釆中原殆以書弓之未得今觀光上國咸歆趙
璧之全歸於昭受命之符光啓中興之運恭惟
皇帝陛下聰文稽古神武御時山東三十餘州復行
王化河北二十四郡皆見官儀歸疆來旌於職方執
玉宜歸於典瑞肆卜大朝之吉聿修誕受之文景光
流闢時謂榭見良心存闕北身滯周南握乾符闡坤
珍幸際興隆之兆畏天命念祖業更禱祐右之中

賀 皇后牋

天扶興運將盡復於故疆地從坐荒首來歸於舊物
慶均人表化始二南且爲惟翹璧之言還豈但魯弓
之書得由元豐而來百四十載犂其疑識之新迨建
炎而後九十五年觀此會朝之盛於赫皇靈之暢爰
覘內治之修恭惟 皇后殿下麗日齊明承天載物
無爲而治率賴於虞嬪有道之長本資於周姒顯膺
眷祐用穫休嘉且謂守遵藩條承詔旨披皇圖而覽
帝籍丕昭受命之符頌君德而彰后功遂想充庭之旅

元日受 寶肆赦謝表

效珍絕徼爰開受命之符班朔正牙式霈昭天之澤
皇獻四治興誦一詞恭惟 皇帝陛下命于帝庭奄

有方夏臣好生之一念得多助於兩間眷言寶鎮之
維新實我襲藏自舊由元豐而來百四十載爛其
檢識之文迨建炎而後九十六年昉此會朝之盛肆
商大賚荐錫羣元臣屬守遐藩覩逢盛典竊幸與
之蠢植咸欽廟社之威靈民勞汔可小康願益思於
先備胡寇誠爲大慶宜深務於後圖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銅渾考象適當七日之初陽瑤域圖祥爰叶三登之
嘉運皇穹允洽民氣用諧恭惟 皇帝陛下迪德寅
恭儲神淵靜驗惠眾朝之烈濟孚必世之仁天地中
閒感至誠而叶序霜露所墜闓盛德以來庭方一文

震動之初正萬彙咸張之日遍彰豐瑞式見天心臣
等幸睹休符與霑美澤七稽八證既未占而有孚十
雨五風將自今而至後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 御筵表

當在地復誕宣五穀之精虔上天需肆被羣臣之燕
禮嚴卜晝書喜有年恭惟 皇帝陛下寅御不徬參
倚眞宰不待禱祠之事夙膺保祐之申當五陰一陽
之交應六日七分之候至和欣被上瑞來臻雨而雨
暘而暘得上下同流之妙食云食坐云坐極君臣相
說之情臣等忻聞鳴鹿之三莫稱嘉魚之什爲民上
而樂與人樂竊偭寧宮之遊思天下之飢由己飢敢

厲虞庭之志（一作爲民上而樂臣飫切於與人先天下而憂臣竊志於飢氓）

除權工部侍郎謝表

二年載筆久希開館之遊一日除書忽忝事官之貳
固辭不獲重拜徒慚竊惟百工雖殿六職然而辨陰
陽五材之等將以順天地萬物之情在虞是重而
不輕至周典偶遺而莫考相承近世服在邇聯是惟
侍從言語之官匪直伎巧工匠之末肆嚴選擇介
攸司如臣者舍迹羈單冥搜疎直惟知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亦謂大將行吾道次將行其言然鄙若
而無所容液構而不適用數上歸田之請宜從寬散
之科忽嗟老城之舊勞俾列中臺之末屬欲行或止

當默而還語蓋伏遇 皇帝陛下惠綏民岩迪畏天
顯調善類乃興邦之命脈而直言爲有國之光華特
施培養之仁以茂纂承之烈致令宜去亦誤留行臣
謹當祇服訓詞益深操守獻納論思之責毋替夙忠
進退去就之宜尚期終令

謝 皇太后表

柱史分輝久叨徧歷事官命介忽誤優遷祈分奚堪
歸恩有自伏念臣會身孤遠涉藝荒蕪 先帝臨軒
之初策諸前列嗣皇諒闇之始擢在左掖但知斷斷
以首公不解盱盱而隨俗雖寸長之粗見亦眾毀之
所歸曾有采薪之憂莫施橫草之報[illegible]閒廩以佚

病軀既屢觸於報聞又恍驚於超拜雖處之役功工
匠之職實號曰言語侍從之臣班聯浸高責望愈切
顧揑辭而莫遂徒震懼以靡寧茲蓋伏遇 皇太后
陛下毋儀四方子育兆姓夙有求賢審官之助用闡
詒謀燕翼之仁凡今要近之臣皆昔封培之力有如
孱瑣例辱眷留臣敢不益厲初心以裨新政獻納論
思之責罔替宿忠進退去就之間尚期終令

復元官職宮觀謝表

七年流落幸全投裔之軀三命便蕃併賜祝釐之廩
望不及此得之若驚中謝伏念臣賦資顓蒙聞道猶
淺自玷言語侍從之列期效論思獻納之忠而識闇不足

以周事情才踈不足以濟時用況臣病之既久宜公論
之不容白簡霜嚴已甘大僇皇圖天廣特沛寬恩僅
從三褫之科姑寘五谿之表雖江連楚蜀無殊萬里
點之憂然地控蠻猺有暴虎兢兢之慮忽自天而有
命俾便道以過家盡復元階寶錫如望況申眷於
書殿又假寵於祠宮事光流聞時謂朔見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侔覆載知燭幽深憫臣斷斷無他昔者
負薪之疾察臣惓惓自守嘗輸曲突之忠爰致稽遲之
衍須已動聖慈之遐軫上東朝之壽斝下春日之寬
書肆命元臣式商大賚臣敢不誓堅晚節益厲後圖今爲
牛羊求牧芻已荷更生之造未先狗馬塡溝壑時

非報德之期

上皇太后表

東朝介壽式頒慶澤之新比闕疏榮盡復郎階之舊
仍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拜命便蕃荷恩震悸
中謝伏念臣貌侏末伎奮自諸生先帝臨軒之初親
恩首擢嗣皇諒闇之始待罪邇聯會有采薪之憂冀
施橫草之報適逢東幄留匪由中華職要藩姑令補
外自貽伊戚以速厥辜奪爵投荒坐閱七年之久昇
祠還秩忽驚一札之頒得之若驚望不及此茲蓋恭
遇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飭躬恭儉迪德謙
嘉昔者垂儀有求賢審官之助今隆母道垂詒謀

燕翼之仁念舊姦罪戾之餘亦蒙考封培之一澤俾在
外罪悔迄今乃因錫福之辰特霈昭天之澤臣命輕
螻蟻恩重丘山觀德化之成幸效附於齊老祝聖人
之壽敢自附於華封

瀘川路安撫到任謝表

王三錫命疏新渥於松階國十爲連忝舊封於梓部
莫命與橫敢後雷車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朝之久踐揚三紀之
間嘗誦遺王名曰鴟鴉本期救亂取彼譖人投畀豺
虎皇恤傷讒尚憑高廟之神靈敢賴天王之明聖遂
湘纍之初服釋楚囚之南冠許俾生還誓言死報效

又授鉞於赤甲白鹽之下予麾於玉堂金璧之間猶未厭於宸心復浮頌於閫寄地連巴益分四千石虎竹之符江接牂渝理十六載鵝鸛之陣維時多故嗟變方新民夷有保障捍禦之難郡國有赤子龍蛇之未定而民力張弓之莫施邊氛熾爍之方揚當推轂在梁之羞抑亦重負山之懼厥爲忝冒實由眷懷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歌九功明見萬里暢皇威於海岱允矣東漸奸廟算於岷峨睠焉西顧謂蜀雖之絕徼實兆定之良圖念及微忠復加隆委臣敢不修其可願欽乃攸司銷帶牛佩犢之風道子之務庶使馬如羊之聲廉以安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四

内制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

朕惟成周之制策書世系官成政典雜各有職掌而典式法則太宰實總提之所以嚴載籍謹政刑信今而貽後也漢失其指禮儀章程律令軍法相國僅與諸臣分掌其一至我 國朝始命宰輔蓋做成周之舊卿以忠忱篤厚相予親政登瀛奏牘宣昭令猷若玉牒金科之書戎昭武畧之要提綱既久屢有端緒今又以史莛著局屬卿董正而跂蹟來上併露歸志夫此五書之目卿且不得以辭其勞矧方命卿以周公之事往求朕者事有大於此者其勉爲朕留總領

衆職毋替成績

賜淮東制置趙葵乞避退閒不允詔

朕惟用人之法蓋非一塗昔晉用荀林父秦用百里視人始疑而終信之雖然抑可以爲難矣使須暇三年終無以自見也晉其秦穆不得爲遂非乎以卿世篤忠孝肆排羣議倚殿東淮而新疆未固豎將喪師爾昔復來固請閑佚今秋防孔棘豈卿閒佚時邪其爲朕量國力固封守明邦謀糾憝慝密相翔先爲自治之圖以杜必至之患尚有以雪敵邪之恥也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七月五日

朕駿惠先猷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宅師非苟以爵
位爲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援賈誼言將以
古大臣之節自厲詞指剴切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爲
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爲諒
也澤上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
幾寤寐爲朕萬覽俊乂收回威柄不關言路歸過吏
銓養正當須暇歲月言觀厥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
朕方以剛居中爲甘節之主卿顧欲決於一去以蹈
於上六之苦節豈所望於舊學之臣邪其聽朕言亟
祗厥叙

擬 御筆褒鄭清之

朕倚卿舊學助理萬幾卿迪德靖爽秉心純亮正銓
四閱吏道一清厥功茂焉乃自仲夏以來屢伸卜相
之請茲又力祈閒退至於申詔四五面諭再三沖尚
莫回殊拂朕志今以手扎賜卿其毋重陳往郎乃事
以副朕眷留之意

賜葛洪辭免資政提舉宮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十二日

七十而致爲臣禮之節也若耄期稱道不亂則有不
得謝者故在朝則其王杖大祭祀則供杖咸非惟貴
齒亦尊賢亦以乞言考德如叡聖武公延州來子皆年
過九十固不以齒爲限也朕閔勞耆舊聽就退閒然
猶俟名實相閒慶亦庶幾月存日秩之意參諸禮經
執曰不可毋以辭遜爲也

賜曾參政從龍生日賜壯輔詔 七月十七日生

惟休慶鍾生德明時冠一世之倫魁啓兩朝之諒輔
爰頒好賜用介壽祺其茂體於睠懷益勉殫於忠報

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月纏東維氣澄西顥時維四立報重十神敢迪彝章
式嚴丰禱庶幾神顧申錫邦休錮弭診祲導迎和氣
師千載以年穀屢豐景貺函生永嚴昭事

開喜宴口宣 七月十五日

樂得賢才式頒燕衎樂奏嘉魚之什歌陳鳴鹿之三
爰示周行匪章私惠

賜吏部尚書李𡌴乞歸田里不允詔 閏七月四日

朕始躬萬機庶皇世務迪簡耆俊共圖康功卿作我
秩先爲時特起言論有偉聰明未衰而陳請再三綢
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特其大閑耳若耆艾好
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爲限也書不云乎
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尚安厥位毋瀆爾行

賜卯閣韓休乞休致不允詔

上閣之長九儀是司授之故常必付耆宿卿以勳臣
之後練習憲章徒賴儀刑以重賓贊而乃屢請老求
遂私佚此非朕所望也

賜李𡌴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講不允詔

緣明學士之選凡省府之初除從臣之久次者爲之若優以內祠留之經幄自非耆舊宿不在茲選卿三朝敭歷之舊當朕東求而陳力不能累章來覽夫知止知足者人臣律己之分而尚德尚齒者國家禮賢之宜是用閔勞弊縈來放故實凡以待久次處耆宿者併用付卿禮秩崇優眷顧未衰其毋固謝罔有罷請

賜洪咨夔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不允詔

朕振擧大權卿首以忠清剛勁指切玩癰乃辟于成憲乃有非謀非彝以肆志閑迨東垣書命攝貳選曹倚辦無過衍違昭乃辟之攻庸也而書詔填委以診館宣之和敎以告諭茲庸樞正貳卿昔兼我□章官雖異重而事則猶前其庶乎可留以佐辭乃辟矣始卿以元祐望我閔爲朕言曰今元祐絶望朕聞之惕然若遇舍去其果無望也夫

賜李壼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

批答

優老之典朕自嗣位以來未嘗輕以假人今輟以榮卿之歸而來奏以不良于行固辭未已夫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此固卿去就之分詩不云乎謹爾優游勉爾遁思其尚以經學輔朕毋重陳也

口宣

內祠侏老經幄留賢列書殿之隆名皆　聖朝之優典亟祗厥敘毋費予辭

賜葛洪再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癸卯詔書嘗爲卿言昔人如周之散聖武吳之延州來皆年過九十而不得謝斯言甚當耳而忱請再蘇朕惟七十致仕古有明訓大夫去者亦公卿之通稱然而由周以上耄不得謝尚多有之蓋不特前二人爲然或者旣嘗在大臣之位則當與國同其戚休非若卿以下得以引年嘉遯也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其毋重陳以彰朕之不德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自比年以來義理不競名節隳頹是得守道擢正秉忠蹈方之士表儀群辟是用特卿爲政夫當仕有官職而以官居之則不得以疾爲辭卿歔念事固不肯設中于心以相從也今外訌內突（平聲而忽）世事會蹙來豈卿閒遯時耶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舊說謂賢不過君之朝而先儒非之曰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也今卿以二說孰非孰是其厚本薄則去就決矣朕命不易卿來毋遲

賜恭皇后下宮修砌山陵告遷神御表文

載營宮寢聿逮歲星正隆坊功而與作當移御以即安敢以靈辰首伸虔告

賜陳卓乞解僉書樞密知政事依例奉祠不
允詔
朕惟天命難諶事幾錯出肆簡衆建鼓輔以綏我受
民維時百工莫肯夙夜暨厥素且不恤我土厥所憑
藉宜猷以中徵之惟卿踐修有聞翊我樞筦尚幾與
二三大吏祗勤無怠以律我有且而浩然懷歸陳誼
懇懇雖以視息政路厥有常典亦不我有詩不無棄
爾輔員于爾輻其克忱恪乃猷以訖爾庸
賜陳韡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
比歲寇息戎風誨教嘗盍訌釁相尋邊鄙多虞雖以
王之爪牙有不可恃而南顧又見告矣卿以忠忱內
發威信夙孚殄剿所加雖有遺育然其為朕免於誨
賞之取以張辟威以折亂萌晉擁文昌庸昭在師之
寵而辭弗敢有且曰若假千百人之命以求寵利天
且不容況於人乎嗚呼此古人哀矜勿喜之意允是
心也可以無媿於天牧矣懋功之典匪朕收私
賜陳卓再乞祠不允詔
癸未詔書言未脫口而忱辭再瀆秉誼莫奪惟今戎
心弗譓疆候繹騷積胥數才猶虞弗給而與皆無側
何將不虞矧惟股肱之目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
今國事未濟而私佚是圖匪朕攸聞尚其以義自閑
求弼乃右

八月半禱浙江設醮青詞
金今方中正潮汐彌漫之候土功未成有限防潰決
之虞敢希顧諟之仁爰舉醮陳之典仰冀天神祚善
益鞏固於皇圖川后靜波畀妥安於京邑庶借德兆
永荷生成
擬趣召崔與之 御筆
卿自鎮蜀南還屢詔不起清名高節朕甚慕之方時
多艱待卿為政庶脊廉靖以屬廉隅毋庸固辭亟副
虛佇
賜右丞相喬行簡生日禮物詔 九月一日
叶能熊之卜正渭濱八十之年歌見緯之詩祝皇國
萬千之壽爰致匪頒之式庸昭眷遇之私既有旨酒
又有嘉殽以祈其厚意俾爾戩穀爰降爾遐福尚輔予
一人
皇帝甲子本命就開元宮設醮 九月一日
歲歷三時爰當孝商之候日周六甲適丁元命之辰
載祓殊庭肅延眞馭仰冀無私之造式開有永之祥
天威咫尺庶享克誠寶籙再三尚陳祭懇惟冀有嚴
帝賚申錫邦休長垂顧右之仁益保靈長之慶
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 九月二十九日
魏度銅渾正龍遇開晨之候調元玉鉉記熊熊協夢
之辰肆迎受天之時式頒嘉賚之寶美卿公之德爰加擢渠之

勤須當侯之功益介如岡之壽

告太一祝文

五福 君基 大遊 小遊 天一 地一
四神 臣基 民基 直符 閑宮之神

肅收告謝胡易圖辰致四啓之彝章舉十神之秩祀伏冀扶翼乎格靈隱博臨三務成功各保室家之慶四裔慕義求銷兵革之虞

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奏告太廟寧宗室

祖宗祝文 九月二十日

臣維前寧人嗣大歷服在時邦哲有相汝愚定策宮闈討安宗祐鼎湖弓劍歲一星終吉服衣冠德百世祀載疇侑食無易元功番錄云初吉圭以告 中熙春士 緒東云初

青詞

昔在寧考相維汝愚獨高元祀之功宜與大烝之享師虞既穆象肖圭新茲惟有國之常經仰冀在天之昭鑒

賜李壁乞還故里不允詔 九月二十四日

朕惟周有黃耉書昔稱之老詩人以美王漢無白首耆艾之臣識者以憂世肆稽衆允咸綏時髦御以四紀勤勞三朝敭歷長我六事爲今名卿曾幾何時數以歸請夫經帷史觀有理義之悅心書殿祠宮非筋力以爲禮何疑何閡予請予求蔽聖武公耄期而又相延州來子九十而師師爲 朕少留於御奚損

賜李壁再上章乞還故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書不云乎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古之人欲其罔愆也雖以旅力既愆之人尚幾其我有爲今卿陳力不能畀章未已所以自爲謀則善矣 朕獨不惜良士之去乎而况比日以來狄難未夷邊孽孔棘淮漢巴蜀羽書重跡 朕爲此懼正惟黃耉成人是諮是信今顧以禮律義命自儆以親舊規既爲疑夫委曾爲臣者有以卑誠單慮濟登乃辟如漢及蕭則寧復以居中爲嫌勉留前脩毋庸亟請

安癸仲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詔

勑四川官吏軍民等 朕以眇沖嗣守歷服上天孚佑一紀于茲夙夜寅畏罔敢暇逸載惟西蜀居國上游叢奸大手敢犯王略乃季秋月朔疆吏告警維時閫帥進中險要援委主旅若守封扞敵之臣釁我將士躬冒矢石挺身戎行雖時有克捷而賊勢愈張音郵隔絕深慮蹂躪越險爲墓雜亂 朕爲民父母而不明聽德綏御失道以召釁紛侮使吾赤子仍厭勞不得息將吏被甲胄不得卧情探乃身過實在一朕一念及此疾首痛心惟爾官吏軍民念三百年涵養之恩其尚同德一心以殄殲乃讐 朕既嚴手書以

付茂明爰命太府卿安癸仲兼四川撫諭使奉將
朕指勞問將士撫綏黎元招輯流散糾合驍武其有
監司收守帥將勇夫巨室豪民忠臣義士凡以請難
敵愾爲吾制臣之助者姓名來上　朕將第功行賞
大報忠勞勸名策書垂耀罔極爾其聽朕　朕不食
言故茲撫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
不多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四

奏議

奏乞爲周濂溪賜謚

臣猥以晩學叨被柬注擢司祥刑既服役司會漕輓
空官復令共二顧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
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
生有顯揚没有卹章載在史册者臣既不復贅陳若
其間有道德隆重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未舉易名
之典則臣職在勸學所當敷陳臣切見故虞部郎中
周敦頤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
苟下之民不　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

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
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
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焉
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
宗主支離判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故傳
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淪虛寂滅之歸論事則
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
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
治之日少亂之日多曾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
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
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以曉然於洙

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
異端有不足學者矣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
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者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
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之理亂萬世
之明闇所關繫蓋甚不淺特以命秩弗崇其於節惠
之文未有能發明之者紹興之初侍講胡安國嘗有
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
其後乾道閒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
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
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為言誠為闕典臣愚
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
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將周頤特賜美謚使海内人士
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如程頤兄
弟併得在易名之典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
意臣不為蜀人致甘棠之思而僭言及此越職踰分
臣知罪矣惟　陛下財幸

小貼子

臣又照得周頤及程顥兄弟倡明絶學俱有功於
斯道今不惟未舉易名之典而爵列未加亦不得
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誠為未稱欲乞併下禮官
檢會胡安國等嘗所建請討論施行

又小貼子

臣切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
栻並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實宗周程録其後而遺
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併乞　睿照

奏論故軍器監主簿游仲鴻紹熙末年建明
宗社大計

照會臣猥以空疎誤蒙簡拔洊領使軺早夜以思莫
遑寧息凡耳目所聞見吏治之臧否民生之戚休已
嘗畢其奏陳冀圖報効雖蒙荷嘉納而孤忠直節韜
晦未彰尚有適縁臣所部而臣熟知其事者儻避再
三之瀆嘿不以陳臣為有負昔者文彥博富弼定策
之功因王同老而後明王珪立子之議追其子仲脩
而獲顯以大臣定大議猶為忌者所揜不得暴白於
時矧以小臣藐然朝著之後與身當事任者蓋大相
遼絶乃能長慮却顧白發　宗社至計於簾闈猶豫
未決之初時宰燕君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
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譴至肯絶勿敢言齎恨以
歿臣職在諏度敢慨敷陳臣切見故中奉大夫游仲
鴻果州南充縣人稟姿粹爽操行剛正臨節見義凜
不可奪故相趙汝愚帥蜀之日嘗招寘幕下多所匡
救後以薦召朝列雖歷落百寮之底而忠精憤激莫
非愛　君憂國之誠汝愚既秉政機凡事無鉅細率
以諮問迨紹熙末年國有大故中外震怖莫知所出

仲鴻由料院上書其詞至謂與其死於亂兵之手寧
先一鳴以身膏鈇鑕於是涕筆俱下又數勸汝愚宜
速定大計汝愚焚去其辭而心有感於其言越二日
再見則汝愚責之曰君所言何事而書之辭邪仲鴻
又爲言公爲大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可也會相臣
倉皇去國仲鴻在祀事齋宮中又移書說汝愚曰禫
日不决禍必起矣七月甲子禪 陛下龍飛其定策
固皆汝愚之功而自發其端勉効惓惓之忠者仲鴻
也俄遷軍器監主簿汝愚旣出仲鴻乃力請補外差
知洋州及汝愚遭竄韓侂胄之黨相與出力誣以大
惡之名罔以不赦之罪而文致之辭波及仲鴻至謂

其陰知汝愚覬所非望乃迎合以干進此慶元二年
章疏也賴 陛下聖明止罷知洋州而已其後臺臣
再論極其醜詆皆臣子之所不忍聞乃慶元四年章
疏也復賴 陛下聖明但降詔戒諭而已且慶元之
臺官與仲鴻不知有何仇怨而一再論列直欲加以
竄謫之罪蓋不盜仲鴻之惡則無以厚汝愚之誣斯
言滅公邪論醜正一至於此天理不泯事久自明六
七年之後朝廷收録仲鴻畀以潘府擢以利路漕節
仲鴻亦勉自激厲以圖報効旣以事連狂統戎吳曦
憚之走書侂胄俾之代去曦旣僭竊仲鴻誓以必死
前知潼川府劉光祖嘗擧以自代其詞謂仲鴻甲寅

在朝建大議於簾闈未決之前乙卯去國進讜言
於權臣欲用事之際其數語皆仲鴻平生行已之大
節其後又有以告于當執者事旣輯聞蒙恩還秩訓
詞有曰載嘉靜退具重鄉鄰何愛一官以旌耆德仲
鴻得此豈謂榮遇然寢適之詞乃以嘉其靜退之節
至若紹熙末年陳 宗社至計而慶元初載翻以是
獲陷大僇仲鴻終不自明以訖於死則其事未經
發明表忠勸忠賞善猶謂闕典臣愚竊望 聖慈特
垂睿覽下本路監司於本家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
書疏與劉光祖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
褒録俾其讜言深識後世有傳則豈惟足以慰仲鴻

九泉之忠魂其爲臣子匪躬陳誼之勸誠非小補

小貼子

臣照得仲鴻之子宣教郎前知遂寧府小溪縣游
似好學篤行克世厥家如蒙 朝廷以仲鴻未蒙
顯賞將似特加録用允足以爲臣子匪躬陳誼之
勸伏乞 睿照

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
名也要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官位大名
者雖賢猶將觔於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
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

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
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强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
節湯思退而謚忠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
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
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
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孔孟下開來哲如周頤
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
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乃未有表而
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以為今通自
前歲謬叨提舉湖南漕事適以因職分所關輒為周頤
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

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今緣其後而
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皇明爰畫
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　繼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
弟為請申命所當求學之士闔風俱起著學術之標
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
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耶抑自以卑
以家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
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
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
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　聖
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

方亦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
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冒瀆　聖聰伏候斧鑕之
誅

貼黃

臣嘗表著本為周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
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　聖慈
愛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
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
所以開警後學有功亦不在周頤及程頤兄弟下
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為言者門人嘗欲謚為明
誠中子司馬光以為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今若自

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偏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
正學益闡書類愈暢其勝斯道之幸欲乞　聖慈
併下有司討論施行

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臣疏遂之蹤自請郡西還十有七載兩蒙　聘召三
授郡寄以至按刑將漕分閫守藩忝竊殆徧以書生
分量寡欲易足日有滿盈之懼乃今月正元日　陛
下親御正牙誕受賓鎮會朝之盛觀聽攸屬而臣顧
以是日首被特招之命傳曰敬其事則命以始今
陛下既施其敬於一介外小臣而臣不以仁義言不
以堯舜陳是謂不敬有臣而不敬　陛下安用省記

於積年之餘收召於萬里之遠也召闢人與天地一
本也天統元氣以發育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
之廣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備萬
物之體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斡旋陰陽
變闔造化進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如是
易於坎離互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
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中也於日爲戊己
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爲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
交而生坎離則氣之中也爲卦承上經而接下經則
卦之中也離體則虛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坎
則剛中而孚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若是

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
正也而不以偏用之則其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
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心相傳堯典一篇惟克明
俊德乃命羲和疇咨四岳等事堯無所爲也舜之經
堯亦不過取諸人以爲善以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
凱也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去之是天下之
民舉之去之人心之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
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宅揆以下敷教者未
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僅得其人分職
而理僅無曠事爰暨三代曰顧諟尊上帝曰陟丕釐
帝命曰以敬事上帝凡皆推是心以答天意耳乃自

秦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嘗事任者豈樂於獨
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責居有位者豈樂於喑默而
常患乎莫與行其言夫人之有伎人之彥聖秦誓知
好之以保子孫黎民則秦誓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
聞識樂克知好之以優於天下則樂克之善也豈必
皆自己出而後屈信消長之運乃天道之所當有非
人力之能制不是之思而憧憧往來者皆徒思也此
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之神昭昭然
示人於覆載閒者無非至教而繼之曰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又舉詩以證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
曰此文武之德也是篇凡四百言而意實相貫蓋人與

天地一本而分使本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動乎體而爲夢見乎龜而爲卜
雖遠在巖窟天孰非此心之感況山澤之氣亦我同
體者也毓靈產異以備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
後世之君臣所存者既狹故所感者亦然豈惟所感
然哉下之從上後之視前更相承式而才氣愈降況
默拘攣以爲謹也纖嗇煩瑣以爲能也以膚淺須臾
弗暇給況遺後乎夫天地山川之神氣豈千古猶一
日而人才絕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尚微然耳此
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二也夫人憂樂慘舒之度本諸
一心之微而流行於陰陽見於榮悴未嘗有毫髮之

斯是以昔之聖人有舒泰而無拘迫有寬易而無狹
隘以天命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乎其間勞逸
以時喜怒以類凡以節宣血氣專固精神順天地而
理情性也爰自後世或人主獨運萬幾而乏吾臣之
助或大臣兼總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規模運量歲
日不暇給則於長筭接取寧無所遺光武賢君也視
朝至昃夜分乃罷太子慕其失養性之福諸葛賢其爲
相也所啖食不至數升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仲
少事煩人以爲憂矣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
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
大臣之助大臣執掌獨貴而不資百工之助分曹列

局陰拱默視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至衆而上至寡
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性情之正養壽
命之源哉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敕
天之命惟時惟幾夫內而宮庭屋漏外而天下國家
莫非天命之流行使幾微之不敕是謂曠天工而
違時幾矣自後世或自謂智足偏察或例曰人多可
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登直百多取名歸過是
心既勝賢路益狹班固稱漢之得人惟稱武宣而武
帝中年已謂名臣文武欲盡詔求踰弛之士宣帝之
後僅一再傳往往見大夫無可使者至外召鹽屋令

拜諫議大夫以還東京以後朝會無宿儒大人可備
顧問人才固不易得而亦非果無好官所教苟用可
制故無以盡得天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東省
門闕南臺闕員正牙罷奏庶官不對此豈真無才邪
其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
也士修於家非積歲累月不成而壞之於天子之庭
則一語一事間爾昔之人念其成材之不易也故必
扶植而容養之相與於善意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
敢遽疑於意嚮之間所以兼收並蓄擬緩急而遺子
孫也漢之高文去古未遠猶有涿時諸侯之慮而中
世以後則有不盡然者矣盍西臺晝而李廣起罕

略塞而趙充國用五溪蠻帥而馬援收其衆迫遯參
靖出范陽坊兵貲卿識河東寇結于儀封廷湊鍾毒
裴度見伐蔡屬劉李愬顏使非倉卒需才則廣尼霸
陵充國援以老棄李靖郭裴以讒人將設身不見其迹
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五也臣既歷觀前世每見秦漢
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轍爲之廢書而嘆曰大哉
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休休焉與天地相
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千數百年莫有以是皆其君
者毋惑乎治平之時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之意常發於
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亦非果無也風俗雖
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爲也振而大之則在人焉耳於

是的然自信以告乎　陛下且念更迭既久分絶纍
進今重覩上國之光誠出望表用敢及時展盡以冀
君相之一動心焉儻蒙　陛下留神省覽而或有取
於其言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掃千數百年之弊
則規模既拓人才將為時輩出矣　宗社幸甚善類
幸甚臣不勝區區

論州郡削弱之弊

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
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
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強唐自安史之亂列地以授諸
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強而王室弱故善治者
能先時而制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
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恭惟　藝祖
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
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為牧守天下莫不仰服威斷之
明然而守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
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
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
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洛作於
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
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
平地富弼論江淛荊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

八奏議十五

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
庫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
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
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
之張海等轟剽吏御京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執
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
郡國猶有不會之財猶有留州之緡可以為招兵贍
之費可以為一方緩急之備然猶屢屢若此矧[illegible]
而降括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籍其卒
罷招填併軍額擢兵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只籍雖闕
亦不暇補矣方時晏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

八奏議江　十三　九

後賦斂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
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況當新造之金非拱手
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斂兵避
狄未嘗敢與之抗者遠渡江航海追我不已然後兵
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遂矣紹興之末虜闖淮
薄江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
極於此歲承平日久吳蜀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雄
李元勵烏合之衆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千人之衆足
以披靡群寇虜閩興洋三泉如履平地虞關斷黃五
關如外虜邑嗟夫強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
無以變通之乎臣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

長安襄陽建康爲三都胡舜陟嘗欲析三京開陝爲四巳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倣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閒如一日也況今所恃以爲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荊襄曰四川使三邊不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韃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　朝廷垂意乎此責之專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專適以益其過任之久適以厚其毒既得人

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爲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司不得擁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摹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貴極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蓄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爲朝不

謀夕之計可以應緩急而知敵三邊隱然爲國長城緩急有恃矣此　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儻蒙　陛下不以臣言爲非即乞與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黷　聖聰拱俟鈇鉞之誅

重校鶴山先生奏議卷之十五

奏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輪對劄子二

論擇人分四重鎮以備金夏韃事

臣聞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嘗因是重有感焉子於父母一氣而分故志之所至則氣亦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疾痛痾癢而不知之者知之斯速圖之然後父母之道盡而臣竊見乃者太陰示異彗孛告災雷電連時海流失道其占凡爲陰盛陽微此蓋下動而上應其爲喘息痛痾亦旣深切而

爲民父母豈得以晏然於此臣嘗私自過計而深有隱憂焉且晉永和間太白犯東井犯左角熒惑犯歲犯月是時人謂石氏殘亡之證梁中大通間熒惑太白合於斗熒惑入南斗是時人謂東西魏分裂之證然而晉人北伐之師連歲不動梁以牧守來朝之勢亦受高歡之詐臣謂人之精神血氣與陰陽五行相爲流通故著乎祲象見乎占夢凡皆此心之感況夷狄禽獸亦一氣而分者殆未可以此疆爾界而歧之也臣竊惟金虜日蹙殆不過游魂假息耳而連歲擾邊志在秋拆三垂將吏已不得休息況積彊之夏新造之韃能保其不我窺乎夏人以有吞噬關陜之志

數道逆臣要結兵援秦鞏之會棄我先遁反謂將卑士少更請濟師今又遠連彊韃近向金秦行李往來邀我未已利害難於偸度眞僞不可測知稍失應酬便生閒隙而臣又自江淮以來聞之道路則重以韃人之憂雖曰韃政多門勢且分裂與金虜之始事體稍異然其摧金如拉朽乘勝如破竹似未易忽視也矧不得志於我者安知其不乘間於其中垂亡之金又安知其不求好于韃以紓旦夕之禍然則金未可忽而韃實又未知其心　藝祖皇帝不取太原正慮有西北二虜之憂況三虜之角逐而未分乎三才一本六合同氣一方有敗則爲民父母之心便如恫瘝

乃切身之深憂　切此非虛語也況今稽之天地驗諸往昔亦旣有證矣乎士大夫心乎憂國則不過交疏旅議咨嗟嘆息若不能以終日而卒未有一策可施者臣嘗妄謂使其汎汎悠悠如舟流之莫屆行邁之靡臻以聽其勢之所趨莫若外示懷柔以弭增寇之憂而內修守備以立久安之勢且下淮東制司仍遣小使諭志於韃使韃盜無以措其離間之辭而夷人則令四川制司因其來使諭以各用所長分道出師乘便即發不必更相牽引凡此者第以緩敵而紓憂耳而在我者則當惜陰愛日汲汲然圖所以爲吾自治之計精擇海內所推實可任事之人如江如淮如

襄如蜀分四重鎮而屢必委已以付之假以事權助之財計凡所奏請隨即響報使得展盡以自用其一方必求賢任能選將練士必信賞必罰屯田積穀必休養百姓護固守封必同心體 國家相關移其以次要郡如荊鄂金沔諸州亦次第選任責以實備如四鎮然凡此要害之地使果能一一得人規摹既立無所牽攪實政是講不事欺誕則精神風采必將旦異而明不同行之二三年閒庶幾有備不猶愈於數十年閒汎汎悠悠以聽其勢之所趨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也臣頃者誤蒙賜對雖嘗妄論及此然條貫靡竟今輪當面對昧死為 陛下申言之如蒙

聖慈謂臣言可采即乞與二三大臣熟議施行臣不勝區區

論實錄缺文

臣曩者濫員東觀蓋嘗伏讀金匱玉板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 南渡以後 高宗 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為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為卷亦如之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遣隨事檢閱則有不盡然往往一月而聚為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反脫略且如開禧元年虜使趙之傑晏 陛下起受國書臣時以館職獲陪朝著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文為相虜使烏林荅天錫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駕還內放仗罷朝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 陛下徑還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援此以開陳者矣乃聞韓侂胄為宰執言此謝郭然為之不知郭然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錄會要 聖朝日曆諸書徧加披閱則於此事或全無所載或畧及一二而實錄則仍循常比書宰執殿賜茶酒不知是日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閤事王抃上殿 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促尊美於抃而抃詞

此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放仗罷朝事此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是歲燕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謂內制未有封駁故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已卯張說除僉樞張栻等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乙卯申命則周必大以直學士院繳還 批詔且乞以言徵命詔臣即檢閱實錄諸書則已卯事無所載止於是月戊子書節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已嘗修正至八年乙卯事則又逸去夫 主聖則臣直此最是 先朝美事而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年秋八月倪思與李壁爭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

莫知所從臣因記淳熙三年三月丙午朔祕書監李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 神宗皇帝聖語及錢公輔司馬光李受諸儒之說嘗下羣臣議雖未果行然實錄不當全脫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雄爲相竟白行之實錄亦所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載而閣樂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臣因是三事每歎 孝宗皇帝明謨偉斷卓越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聞輙逢脫畧卷帙猥繁若此而紀載脫畧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儒故家遺書尚可訪問亟與搜羅會粹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方來臣伏覩實錄院見進 詔旨改修 孝宗 光宗兩朝實錄增入列傳臣愚欲望 睿旨併下本院令史官將 兩朝實錄重加點校倘有闕失如上所陳者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吏文不經去處委與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 陛下寅念 祖烈之意

奏論蜀邊墾田事

臣曩蒙 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強弱之勢雖蒙 聖慈不以其狂瞽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農積穀最爲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者詆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於蜀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於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後目擊之久真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爲 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illegible]四川制置司畫奉 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 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郡莫不踴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罹虜寇已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皂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隳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遂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應事謹審番欲及冬時伺乘機便乃可修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所今又戍之餘雖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閑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種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惟毋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皂郊之內淑池諸

八合水關之內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座
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昔爲戍守今成荒棄
至於金州近東亦多有之其田去處或百里或二三
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
亦有嶽騎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
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爲忠義者有願自備貲
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趁時開
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
多若聽其施工略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
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裕兵民使漸
食穀粟比之頃歲人苦斛貴官苦糴貴其利害豈不

萬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
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爲守
人自爲戰比於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
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
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
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爲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爲後
之精兵救蜀大弊爲蜀永圖無出於此顧何憚何惜
而又不爲也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掠耳然虜嘗蕩掠
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
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爲則後悔無及臣比
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

開耕鳳翔荒田又聞西和一帶邊民既知虜亦厭兵
願各耕種人自爲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爲之而我
不敢爲原堡之固虜知葺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
坐養寇讎臣不知所以爲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
今年蕎麥大熟邊民無襄夕咸知耕播之利聞　朝
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
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　聖慈申
命四川制置司撥自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
心欲爲之機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
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
有一日之利皆實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若夫

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俟異日併將極邊荒田
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
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於此惟
陛下財幸

直前奏事劄子二

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寇動
靜邊吏利害五幾

臣蜀之鄙人也　陛下過聽擢司記注每朝侍前殿
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造
前凡所奏陳　陛下卒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
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寖衆問所謂直前故事則質贅

之臣疑爲久曠臣以記言司過爲職而每有含毫閣
筆之羞竊有感焉帝者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儆其君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勑天之命
惟時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業一時不整敕誡以起
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不存而吉凶
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況今日之事幾微
既著兢惕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略士風偷
薄世道頹靡面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
也師老財殫帑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易搖此人心
向背之幾也民兵雜居客主不敵齊淮兩大帥秉臯
情此疆場安危之幾也金酋初立委政舊臣叛戍侵

民招携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遲不發則情態叵測
脫請繼好則從違皆難此鄰寇動靜之幾也雖使既
至行人亦還情僞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
約既費講畫而越國以北戎又遠以疑近亦弱以誨
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
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
使糧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
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交至則淪胥之悔將不
及追是可寘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
關於節目者言之沿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
募兵民或請專招土豪別墾而徐責其輸租豈無一

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
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兌之疑豈無一可
采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
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
而自爲一軍沿邊功賞或謂荊鄂總軍西垂忠義皆
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竭四五官資累
至數十而無一資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
拔用之將帥之選或謂沿邊見官各舉所知或謂以
次擢用待其有功而後實授或謂將非實授則無以
令其下疆場之備或請增淮戍兵之生券以厚其稟
或謂給沿邊之閑田以資其生糧運一事也或謂從

平江百萬倉於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
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衆不容徧以疏舉然
撥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其或延訪有識之士精擇
而果決或分畀委任之臣審度而力行皆非有所甚
難也今曠日持久且無成說況有如臣之所謂事變
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此皆
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
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爲有限縱能兼覽
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　先朝舊制或有幹事當
韓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　聞奏凡以參時幾而
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守集衆思而廣忠益兼於當

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政府可舉而行臣愚欲
望 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諶察時勢之易失
哀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 聖衷命侍
從臺諫給授筆札使退而即其職治之所各盡所見
以聞 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
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
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奄奄之忠惟
陛下速圖之

貼黃

臣竊見韃使方通已費 朝廷處分又聞金酋新
立情態頗異使其鴟張豕突爲計尚淺萬一藉曰力

養銳而亦以和好之說嘗試于我將應之否乎竊
料人情厭兵困役之餘必幸其可以稍紓目前而
義理之是非事情之利害必有所不暇計臣今姑
以利害觀之亦恐和金則韃疑交韃則金疑交金
韃則山東疑況又事會方將幾微錯出皆未可逆
料諸戎羣盜亦將以是覘我淺深所關甚不小也
欲望併諭大臣博訪而審思夙講而豫定使吾大
體先立而常有以應之不惟可以折狡虜而消覬
覦亦使苟簡遷就奉承遂非之說不得以乘間竊
售伏乞 睿照

論士大夫風俗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
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夷
衷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
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
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
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
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
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尙
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
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

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
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
賢焉則斂而歸己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
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埸之緩急
言焉而得則矜以爲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
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躡闇而語可出可入蓋者利
亡取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
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友有
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
月益見利則趨見便則奪 陛下亦何賴於此也況
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

獨但忠敬之實而諛曰惡許以近名也已激以敗事也其號爲謹直亦不過先爲稱美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鍜月煉晝删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 朝廷乎慢 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裵回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挫黜

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驕頸刑戮覓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婦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晩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趨隨而人不知覺臣爲此懼深願 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史知其無反覆難信之變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史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去之若是則聲響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乙酉上殿劄子三 二月五日

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

臣不佞待罪史臣獲際 陛下龍飛御極命侍從言語之臣以次面對切惟澄源正本罔不在初臣不敢掇拾細微具文應詔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莫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使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炯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霽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睽上帝而孽發顚四方而變怪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 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

明著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
自乾于丑旣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
之象而雷電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降劉向亦以爲
陽不閉陰陰見閉而勝陽之應然而此必有感而後
爲應旣應則復爲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
已應而辛爲側聞 陛下嘗謂講讀之臣夜來雷作
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 聖言此正
求端用力之要也且 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
所不睹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
天非蒼蒼之謂也 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
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人

是不畏于天也臣願 陛下卽此不安之心而益加
推廣其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祠爲事常使此心競競
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
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爲觀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
乎其位如聞乎其容聲可以受終而無怍事太母也
毋專以嚴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
如將弗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公卿百執事毋徒以
尊嚴爲儀也常使此心寬虛平夷盡下而無所伏對
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説爲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
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爲化也
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感心有未簡必反

覆問辨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熟復
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
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旣立何事不可爲以證
諸庶民以致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
諸後世何往而不可合也不然則庶民且弗信而況
其他乎 聖學淺深之候氣數屈伸之感世途理亂
之變人物消長之幾根於此心決於此時惟 陛下
速圖之

貼黃

臣伏覩 陛下潛邸舊名卽躬行日用之至要臣
今所陳一篇大意無出此字臣竊見 祖宗朝惟

周顯避 英廟潛邸名字改名顒其餘文書格式
於 累朝舊名止是不得連犯二字如蒙 睿旨
下有司檢照 祖宗故事施行亦足以仰見
陛下謙沖表厲之意併乞 睿照

論數求賢儲開闢士正學

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于 先帝大抵謂今之
爲士者踪跡詭祕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
幸而言中小則賣友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
自罹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安長治
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
臣以慶元進士嘉泰學官開禧館職嘉定史臣二十

年間得諸傳聞驗以親見蓋自乾道淳熙以來涵養
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雖已有唱爲道
學之目者然而儒風最盛正理常勝自孽韓柄國又
更僞學之名以排斥善類其始也宗相之黜舉朝咸
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太學生上書留宰
亦詘難而不悔猶以見　先朝表章風厲有益於人
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弛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
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
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
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
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爲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

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
其僞而被以此名并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
功淺利之域以漁獵爲學問以綴緝爲文章以揣切
爲實才以貪刻爲奉公踵陋習詖怙不之講方時苟
安害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大官唱聲一口附和
其不謂然者不過一二館職之卑耳卒之內訌外侮
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於此
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舊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
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
錄諸生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隳壞蓋
自其始學父師之所開導子弟之所講習不過以譁

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
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慍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
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
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
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皇恤嗚呼使此
習也而日長月益平居無直諒多聞之友立朝無正
色犯顏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雖利在盜賊利
在夷狄亦委己聽命而已　陛下與大臣俱何便於
此哉　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
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爲迂腐毋
以正論爲闊疏數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

禮義廉恥之實知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
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
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爲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頤曰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此
斷斷然如穀之可以療飢也惟亟圖之

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

臣伏準正月己巳　詔書令臣舉賢能才識之士又
準辛卯　詔書令臣悉心啓迪毋有所隱顧一介疏
賤旬月之閒洊被　詔畢其竊窺　聖意固欲兼采衆
知急聞直言然臣嘗妄議下之從上也不從其所令
而從其所行夫使耆俊在服忠言日聞直不見疏才

不相忘則聲氣之合有不待勸勉而至者不然闒茸得志阿諛成風愛賢而不親禮喜而不用則稍知自好者將望望然去之矣所謂真才碩能者乎熙寧元豐之間非無君子也自王安石呂惠卿逐異己以快其私元氣銷靡若不復見一旦　哲宗踐祚崇慶垂簾振而新之則大小有賢奮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蘇轍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爲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

庭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紀然而所謂元祐諸賢之盛則非借才於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會則德有丁寧惻隱之眞意故數月之間精采頓異乃爾雖然此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大抵若此其間調亭既久雖若稍不速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爲女主中堯舜寧不信然臣愚欲望　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內以采承慈訓外以申命大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使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任則賢意所孚善類皆爲時而出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陛下毋以多才忽之臣不勝區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七

奏議

直前奏六未喻及衆正二論

臣嚴以須通充貫柱下西者謀叨　寶奏本得與講讀詩書是非以存道無有所隱臣既蒙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說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設之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民卽三代之時是以是是非非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通之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安今懼其亂何世古之人垂憲多疑今民詩法

其明昌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鼓之敘情以開之其質實懇惻讜諤而家人語也夫上以明白洞達眞實惻怛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極所以投之迨其雜然而不容也則疑其性惡矜其喜亂嗚呼此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謂惡亂則亦未有以遂其志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諭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爲陛下縷陳其目　陛下自卽大位中外翹首以覺以望治於茲十有閱月而天心難諶事變相至民不見德

義是聞何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杜漸於未萌今蔓矣假使行邁曾無所慕有識之士往往相顧歎朝初政降詔求言知其旰食之時今曾出此而又未有聞焉感激其言詔侍從兩省臺諫御史郎官日輪一員面對意雖甚美然臨御累月方聞 詔旨詔音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僅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之時稀疎蒙關者謂恭嘿不言則使朝講視朝如平日某獨於求言虛言而用其簡也 祖宗盛時每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言僕悉猶編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爲憚臣侍 先帝親切幾一

年見時特侍 上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頻每已雖有厭數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至下風則凡見羣臣奏事者抑遏更無由至前矣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 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還循隨爲臣難致之半年以來若撥之內但見羣臣積資以補安言之人夫以未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善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則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削秦以誹謗妖言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不與見於上而不

悞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禍遍就衰者 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爲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 陛下自即大位宣壹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知孝籍惟待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知又定省溫凊秉禮不違飮食起居稟命惟恪嚴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先故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患外禍稠見疊作而 陛下未躬聽斷以弭豪萌中外皇皇未知 陛下所以爲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顔養體爲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 陛下之於濟王賜

之珪徇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者書芳千恩意優渥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 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爲之師傅既無贊詔始終保勝之策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智不幸而見汗匪人以殞厥命而 陛下未聞有悔謝哀益襲褒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而人不盡知使 陛下所以友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爲一談且濟王之子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嘗莫居近在畿甸閒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邦裔介廣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賊小人乘間伺隙假

託名字以爲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
於被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
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
其爲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
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
手書深惟既往之悔明諭 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
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
莫不咸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
何憚而久不爲此此又臣之所未諭者二也山東歸
疆河北請吏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并收其
田野不城地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鳥合蟻聚於
淮甸閒抗民之精奪士之糈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
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爲李全分閫授鉞受
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雖有定鎭亦前此之所罕見然
而尚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稟命 朝廷至於辯誘
誚禍以明君臣之義執校廷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一
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全於斯時復能引兵自
劾迨徐晞稷赴鎭全又屬寮寀迎拜涕泣自陳此豈惟
逆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國
德澤在人小有壅梁則自貽前誡此全之所以不爲
而況天下之惡一也惡於 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
爾者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治之

則全爲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
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勳業自
奮第功行賞富貴方將是豈肯此一旦惡以自隳前
功哉臣以此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 朝廷
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 國
憲則名譽垂諸簡策祿逮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
樂爲者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
直有歸如漢侯王如唐藩鎭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
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 朝廷
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爲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古
今惟不次用人如傅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
莫若資望兼采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
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
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 國家盛時
儲蓄將帥先自邊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
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
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爲三司副使或未可驟則就
理資序遂升都漕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
民情吏狀土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
而考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
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

之旣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爲爲之可使事半而功倍
今世不然嚬言如意耳不必皆歷僥倖嘗試耳不必
皆奚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於忠於體
國眞實任事則國惟國事之濟言無所終事惟其是
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
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 朝其於事始不及盡知但
見應純之之後爲賈涉涉之後爲許國國之後爲徐
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
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爲不善也而後
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
乎美錦假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

試於數人之手而忽然不以動其心乎竊觀廟算本
欲彌縫禍隙鎭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遂其
其說前帥未敗則陰爲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
任彌縫之責故 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諳本末
未識意嚮姑臣所教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
寧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寧有
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盡撤蔽翳亟用老成老成
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略
但資威望亦足鎭安今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
諸鎭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
而將帥未得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者國有大疑則

獎之使進而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是戒使逡嫌
則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
況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國爲事之
際是豈張皇漏泄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
洞達以總大體以開悉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
之職則合衆智以爲智事簡而慮周何爲不可而必
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
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
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
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
同親疏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疏則所得者
寡廉鮮恥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
遏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沉俯仰充數備員夫充
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
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坐辭固捉必使之邪正雜
揉心迹莫明是壞於 天子之廷而後已如此而欲
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財
殫力乏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奇征趣辦爲能根
刷積肴重權預借橫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
朝廷曰吾能不費 朝廷一錙一粒而用度無乏豈
安有是理然尚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
豐盈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至無實而肯已復後
國得失無心罔有勢極所謂節覇傳管土木事遊觀
求無餘又不異焉方將經物貢田畢糶條此何等氣
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爲怨而歸
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之才也胡爲選擢至此如此而
望民心之不搖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寅叶恭而後
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
心失或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
諸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
以立國也況又物價翔踊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
之怨功賞稽緩升黜不明士卒常有冤視之意而又
以貪帥偏裨次第椎剝三衙兩淮近且不察實察
益呼莫聞而尚以諸軍之心爲皆可恃乎三者之
心既無一可恃則 陛下孤立於上大臣孤立於下
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命
積疾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爲常也陛下寄幸
不可以常覬也夫天命不顧其祚俾有國者兢兢以
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開規摹兢兢然圖所以固結
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爲國此臣之所未喻者六也
臣既能極竭其毫毛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冀
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 國勢之欠弱以舒
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賛包括靡竟無以御裨
聖斷臣復定爲邪正二端以翼其說而 陛下試察

聽[illegible]矣易曰天地之閉有自然之理凡陽
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闇闇則難測
故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
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
爲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也謂人事
有失則天象譴告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
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　祖宗不足
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
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
者正論也謂責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審
謀博高者正論也謂挂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

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恐當禁戢者邪說也謂
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宜處淵嘿使人不
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
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
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
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旁
無能爲職不足恤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爲陽邪說爲
陰陽開則爲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爲秋冬寒晦
而斂藏自順　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喩六條行之以
明白洞達爲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
端察之於緣統回互爲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邪含

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
不易維王惟　陛下汲汲圖之臣不勝區區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
以盡下情　七月二日

臣伏覩　詔書凡內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以
封章來上者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
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
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爲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
用則地天而爲泰澤山而爲咸風雷而爲益水火而
爲旣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躋山體不內虛
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

外也於是而爲否爲損爲恒爲未濟矣即其大體而
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
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
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夫卦
居上者必以下濟爲用在下者必以上躋爲功天地
萬物之理凡莫不然況乾天也離日也皆爲君之象
坤地也坎月也皆爲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矣有乾
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
交而能躋斯世於泰和也臣嘗以是攷諸今日之事
而未能無惑焉行一事也上之人以爲是而下或議
其非用一人也上之人以爲公而下或疑其私上之

人其詞常泰而下之語常危上之人其令常紆而下
之憂常迫然則是居上者不能以孚于下而在下者
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爲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
也而莫有爲　陛下言之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
幾其暫安矣內而畿輔之間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謗
讟訛言今且消弭雖曰旱勢可畏而浙東一道雨暘
時若雖曰物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外而疆
場之事則齊體魏服以次來歸韃虜金戎日就衰弱
雖制閫遇害而兇徒自剿已從鈇削雖狼心難保而
委用得人必能調護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
內患外禍未有稠如今者也正月而潘丙之叛使我

不得以全兄弟之愛二月而劉慶福之變使我不得
以全君臣之義三月而紀邦瑞之亡使我不得以保
歸附之民四月而苟夢玉之死使我不得以託勤事
之吏五月而客星入于尾六月而太白見乎晝皆爲
盜賊兵戈之象目前事變雖若粗定而禍根亂蘗元
未翦除號令賞刑元未暢達內則以貪吏治郡郡以
暴政招怨民而根本既撥外則以驕藩待悍將以弱
勢操彊兵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暫安誰實任之上
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曠矣內而有位之士兼
收並蓄以盡其才年除歲遷以旌其勞雖考閱甄綜
非親與故則無由知其人也雖不拘資望然純取資

望則不必爲善用也外而任事之臣苟見其可任則
試之以方面雖違衆背公不遑恤也察其可黜則待
之以不次雖注刑黷貨不暇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
以來二十年間未之有改雖間亦非才旋即消弭此
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未有甚于今
日廟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附和侍從之臣事未及
知知不敢言臺諫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
官號爲詞頭實注紙尾繳奏之選職在切劘動煩覆
畏百官有司閱例決事苟若望遷以至將帥所以折
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盜賊藐輕監司所以揚清激
濁也而賄賂相先貪暴相若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

而與胥爲市欺民如讎夫所謂大臣者所以承儀百
工也今顧狃於得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各不能以
盡其職尚得爲無曠乎不特此也尊禮耆老所以勸
賢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隆以爵秩錫以章帶未嘗着
所訪問此郭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乎息所謂
以高爵厚祿餉館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延俊
髦所以重　朝廷也下之人則曰不過趣以溫詔拉
之聞曾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孟軻所謂發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
天職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優
容不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優容而疑

其沽名惡其不靜終於逐之而實則喜佞毀而樂辯
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亦示
縶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縶留而
疑其求遷惡其立異終於擯之實則私同已而用小
才也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綱常名分不立為憂下
之人則曰君命犯而主威替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
在下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禮義廉恥不張為慮下
之人則曰苟直行而女謁盛上無以風厲而何以遏
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為然也臣日在 陛下之左
右而猶有未能釋然于心者 陛下未明而尚衣進
服始旦而司鑰出房九門洞開七萃森列親臣近戚
魚貫而入起居既畢二府分班奏事宰臣留身奏啓
然後贊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閤門舉無公事則大
駕已興陛楯皆出此 人主御朝之事也為上之人
未始不曰 人主夙興所事無關於禮亦云足矣而
臣疑其不然古人自朝至日中昃不皇暇食猶若不
給乃今 陛下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臣每旦
侍立但見 陛下淵嘿臨朝頃刻而罷未嘗有所親[illegible]
斷居已訪問羣臣若某君者某君者是易易邪臣又退而觀
于有位蟲飛而興會盈而退乘軒列哄以造廳司逡
筆占位以書乃事文案山疊披閱未終而鳴鐘戒時
聚食而返或造請權勢或奔走書謁此百官一日之

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臣分曹列局上下相承
亦云可矣而臣竊謂不然古人謂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其任至不輕也況今內訌外猾事幾錯至豈是
苟安之時臣每旦就列但見羣臣位卑勢疎者猶能
治常程文書剸錢穀出入位高勢偏則議不敢可否
事便游拱默交委其責者豈為臣者亦若是易易邪臣
至愚極陋者也固已惕然憂之矣惟民至神也下至
衆也既神且衆而道謗市議毋與上之論若不相似
然則其豈可蔑如不關乎 陛下潛邸舊學講究新
功闡天下義理不為不多顧試以臣言體八卦往來
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而思古昔以來有偏聽獨任
忠言竟聞百官有司不修其職發號出令不本於誠
而挈持虛器畏久而不墜者乎夫危機屢發而旋止
此非美政也失今不治痞蒂日甚將為不可治之證
治之何如一言蔽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然而 陛
下便朝講幄所對者不過三四宰執十餘講讀官縱
下情未達無由上聞臣竊見 祖宗時侍從近臣率
是親擢臣非時宣召與之從容講論雜文武朝士至
使臣選人亦時得進見而禁林館職尤號親密司馬
光推本此意嘗請日輪侍從一員晝直夜宿以備不
時宣召今 陛下便殿講幄之暇深居禁中澹然無
營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耆哲位之禁近日輪一員時

賜乃對從容講論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除臺諫亦
由親選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白首廢元祐臣
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爲廟堂私人臣以爲自今
陛下於輪對羣臣之日察其議論之忠鯁器識之醇
明柬自　宸衷或遇臺諫有闕擢不可親加選任以
盡下情乎　祖宗時事關大體必付之外廷集議白
比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比制遂成文具臣以
爲自今國有大事獨不可盡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
庭辨衆次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輪對羣臣及見辭
官率是两三班或食巳再引自比日以來創引一班
罕所諮詢夫人臣將有所言積誠以冀感悟當聞以

待疑問乃使之不得盡展所懷臣謂自今獨不可數
對羣臣及覆問辯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置登聞檢
院以達四方之書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皆
得上達今此制雖存權成虛設自今獨不可申敕廉
司勿加沮遏以盡下情乎大抵此數者臣自省事以
來猶及聞前輩大老歷歷能言　高宗　孝廟時數
對羣臣及親擢臺諫等事又有甚覓及兩朝集議輪對
上書往往成誦每使人有根不同時之嘆自聞紹稱
國此制始壞今而復之是乃所以述　高孝常行之
規繩　先朝未終之志收人心於渙散固邦本於搖
搖此　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然悠悠歲月上

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
下無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大丈失位臣莫知所以爲
陛下計矣臣西蜀寒遠誤蒙　陛下不以人廢言亟
下求言之詔臣感泣思奮恨無以報稱今臣適以舊
疾所撓凡再上祠官之請雖未蒙　俞允恐疾狀轉
劇無復瞻望　清光之日故尚支持餘息爲　陛下
懇懇言之

貼黄

臣竊見　先朝奏疏率是直書其事無所諱避乃
自近歲先須君德次陳時弊夫豈行異以庶幾
萬一感悟固人臣之不得已不思本末源流元自

一貫故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至於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初無二本今若曰君德已無闕
特　朝廷未清百官未治方外多虞如此則是心
既正身既脩而不能以治天下國家萬無是理
陛下嗣德之初聽言之道尤當致謹如前所去雖
是人臣務取婉順引其君以當由道然恐傷於太易
昧聖賢正本之論啓人主自足之心是敢僭陳併
祈　睿鑒

又貼黄

臣嘉泰閒爲學官伏覩　寧考以災異求言時封
章者百餘亦多有剴切者雖日降付後省而未曾

施行嘉定八年旱蝗封事亦付後省看詳見之施行此意視前加廣臣時持節東川但見　朝廷摘出放行惟唐天錫奏狀其詞語侵單部固已料其爲反覆之人後來果附以邪謀被戮夫嘉泰求言而不行固權姦之無識嘉定雖亦施行乃單唐天錫則與其元無施行也況天錫始諂而終叛以此尤見鯁直者雖稍忤而終可信諂佞者雖易信而終可疑今來封事欲乞　睿旨嚴限督趣委官選類取其不向者用其言而顯其人毋爲其文天下幸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七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八

錫山安國重刊

奏議

應詔封事

今月十七日進奏院印書狀報到端平元年正月一日御筆節文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臣愚不佞自先帝龍飛策士誤叨親擢是恩首選由是被遇嘉泰開禧之間充員館學徒以愚不適時首沮開邊之議忤韓侂胄幾陷大戮賴先帝聖明尚令補外暨失軍亡將之後先帝亟思其言中道追召臣於江陵受命辞不敢前及侂胄既殛又拜特招之命且至申詔趣行臣以養親固辭改畀藩節凡十有七年先帝終不能忘即元日大朝中加聘召浸階通顯獲事陛下於謀廟之初臣於是時非不能緘默苟容自同流俗徒見妖氛氣祲煇横掩日月之明亟起而排之自貽罪戾投之南安柄臣初意將寘臣必死之頼陛下保全改竄靖州七年之間幸纔餘息以濡湛恩生還故鄉實踰分表剡又以華職要藩拔之散地辞不獲命感深涕零迺者伏覩陛下親攬萬機大明黜陟將與士大夫更始如臣何人亦被簡記進職錫帶示之褒表益懼無以稱塞臣嘗觀宣帝漢中興英主也地節

二年二月霍光死史於五月後遂書親政聽事至於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讀史者莫不服其威斷而臣嘗攷之則紀與表異辞蓋光雖卒光之子若 尚分據樞要韋賢年八十一老病尸位固自若也迨明年正月而後賢免至六月霍氏之謀敗而後魏相當軸丙吉張安世諸賢進用然則雖以宣帝之英明而更新庶政猶遲之以一年有半今陛下不踰旬朔立致丕平卓出漢宣之右此上天悔禍以開中興之主也此九廟神靈贊善扶誼禍盈推亡為國家植無疆之休也遠方斑白之老奉戴貪御筆聽改元詔書流涕太息曰不圖餘齒尚見太平之有期也況如臣者猥被两朝不凡之遇於此而猶不一言臣為有負臣嘗讀書於二帝三王之制粗知頭末每謂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再變於魏晉盡覆於五胡之亂此事既久今姑言之未易殫數而目前所甚急者先以祖宗舊典言之大抵始變於熙寧不盡復于元祐而大壞於崇觀以後收拾於炎興之初漫備於乾淳紹熙之間而又壞於慶元泰禧以後今陛下始親政事登顯衆俊弼輔丞疑之選言語侍從之臣下逮百司曠然丕變失此時而不復舊典則將日遠日忘孰為可望之時乎臣試為陛下以數十年

間身履目擊之事一一省記條例如後

貼黃臣聞天子之位所以畀有德之人所能為也堯親舉天下而授之舜非不知之而孟子以為天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雖然孟子之說則有自來矣伊尹復太甲而告歸周公復成王而致政凡以為天下之所命非人臣之功至介之推辞禄又謂天未絕晉必將有主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下義其罪上賞其姦其詞尤為明著是故晉悼公之討諸大夫叔孫昭子之殺豎牛宋文帝之討徐傅先儒是之周平王戊申以取楊水之刺漢文帝驕周教以啓袁盎之諫漢宣帝畏霍光以貽嚴延年之劾先儒非之蓋人臣置君以徼利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是以人君之知天命之在我者惟義是制不以報私恩蓋防微杜漸之意寓焉陛下今日之盛舉既能以公滅私尚慮姑息之浮言或得以私害公敢昧死縷縷言之

一曰復三省舊典以重六卿國朝以唐舊制分置三省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凡内降文書及四方章奏至門下中書省者率送尚書省尚書下六

曹六曹付諸案關會節目既備則以
上尚書省送中書取旨既得旨又以
送門下省審覆竟其畫可然後翻錄
下尚書省尚書復下六曹施行三省
躰統大抵若此若謂其迂回則如元
祐以後併中書門下自爲一可也而
熙寧宰相王安石乃特置中書檢正
以分三省官屬屬之權至元豐又以
左右司弋之是端一開凡權在大
臣則宰掾遂爲竊弄威柄之地不
知熙豐以前未始有是蓋中書之屬
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中尚書之
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三省皆有

屬也而所謂勘當指定乃六曹職分
豈必盡述熙豐大臣之意皆付宰掾
以專其事爲宰相竊權固位計也韓
侂胄盜權之始猶分其責於宰丞侂
胄不過於中日以宣押入内密贊萬
幾三省六曹之統躰未盡廢也自侂
胄平章軍國然後二府屬官益重而
六曹長貳益輕然是時方謀開邊事
有期程飭胄久而厭之則令六曹凡
遇勘當卽據事指定不得輒稱取聽
朝廷指揮中書之務由是稍清至嘉
定以來慮其權之分於六曹也每事
必付檢正都司而宰掾之權又重凡

文書至省必分入檢正都司擬一呈
字宰相命之擬則檢正都司猶云合
與不合送部勘當或且候若合字得
筆然後別擬送部部中據事勘當上
省則檢正都司之擬如前而易勘當
曰指定部中據例指定則檢正都司
又云再送部有無似此的然例而雖
令指定不敢明白蓋開兩端以聽所
擇則事或可行訂一說以必其從則
反以壞事是以近者累月遠者一二
年大抵多爲迂回故依沮難實以爲
上下市恩官吏受賄之地而况檢正
乃中書門下省之屬都司則尚書省

之屬而今混爲一區寧復有可否者
乎其有事關機速則上不伺奏禀
下不俟勘當而有云尚先行者矣凡
所謂奉聖旨依奉聖旨不允有未嘗
將上先出省劄者矣有掾取空頭省
劄執政皆先僉押納之相府而臨期
書塡者矣有疾病所撓書押之眞僞
不可得而必者矣嗚呼宇宙大物也
非一人所能控摶雖堯舜猶舍也以
從衆雖皐夔稷契猶舉賢而遜能而
後世庸貪之相何等才分乃欲深居
獨運以攬務之繁而付之二三阿諛
順指之人自王安石倡之章惇蔡京

秦檜韓侂胄做之至近世而益甚今
天啓否平之運此弊首當更張臣在
遠外不及盡知惟慮檢正都司之華
迂回纏繞之弊相承已久目前若未
甚害不知都司重而六曹輕乃歷朝
權臣竊柄之大端願陛下明辨而速
正之
貼黃宰旅宰士之名其來雖久而
職任甚輕逮熙豐以後檢正分察
諸房都司分治六官而事權始尊
至於近世都司遂迎宰相與聞機
事而外與制總諸司公遂將帥相
路以利其權任反出執政甚諫上

先是侂胄時兩省之屬猶有所不
敢爲今乃於執政從官之中突出
此項以小臣而與大政事昧不順
其事始於熙豐之襲而人不察伏
乞睿照

二曰復二府舊典以集衆思國朝倣唐
舊制三省密院分職授任各班奏
事事有大者始得同進故有中書進
擬有密院進擬有三省進擬三省密
院同進擬爲目若繁爲慮實遠將使
權一而任專各得以自靖自獻也下
宰惟是二府奏事之後或別奏他
事或時有留對則又聽非時扣閤

或御資正殿或御迎陽門或開天章閣
皆出於進擬奏稟之外大抵二省不嫌
於異論二府不嫌於獨對故有同視一
事而東西府各為一說者載在史冊不
可勝數蓋以大臣之位非它比也天
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而臯夔稷契
伊傅周召之臣贊襄帝王以繼天立
極即是位也今乃好臣所教苟用可
制使之專攝旅進充舌同聲遲昇之
形包否之蓋以賄頒於衆庶之右爲
人主亦安用若人哉彼柄國者之說
不過曰分班奏事或得以陰售其敍
如韓縝嘗以中書獨進擬而私姻戚會

布嘗以密府獨奏事而擠宰臣使其
同進必無異論是說也固柄臣之所
便然在當擇君子而信任不當用小
人而猜防防蓋和同比周正君子小
人之辨若皆君子雖異論而同心若
皆小人雖同詞而異意是以祖宗盛
時宰執多至八九人少亦不下六七
更相可否不爲苟同中與省官猶至
五六秦檜專國則兩府之二各一慶
元初侂胄嘗欲自爲樞衣或告以事
權不專反不若辭名居實則無不統
父之盛思民藥局夏允中迎合風指
引王旦呂夷簡又李博故事建平章

軍國事之一策執政譁然不平此議中輟後數年宰行之然是時二府有宰相有執政官也迨嘉定而後以相兼樞又合而為一去以相無樞蓋富弼所謂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此猶有説而執政若皆兼佐二府則更無分班者矣何以參稽衆論各效己見乎更惟陛下衆建而審圖之

三曰復都堂舊典以重省府國朝盛時以尚書為外省受四方訟牒置政事堂於禁中為宰執聚會之地凡有司之公見府史之呈書率合堂同席僉

議衆決日下晝數刻鳴鐘會食排馬歸第然百年之間未建私第猶僦民居往往距城回遠則出省之後吏持文書走諸第宰多稽遲或至漏泄神宗皇帝病其若此度地于閶之西南為東西而二府各四位將以嚴謹事機也然而連牆接畛謦欬相聞則枯權營私之相多謂不便是以僅然私第不恤同列蔡京以来相承皆不南渡草創三省密院合為一所宰執會議日至三四呂頤浩 居私閤治事人已譏之其後雖建諸府而秦檜自居望仙橋私第至韓侂胄以賜壽觀

使竊弄威權事多牽制自平章後三曰一入堂蓋亦知私第領事之爲不安也方宣押赴堂之明日并入堂日分吏抱文書以俟于私第宰執始至堂無門爲者陳自強謏加何問焉者答曰吏至太師府呈押文書自強始憮然以覓提手共口曰勿言勿言蓋先是未有一日不入堂一吏不往嘗者當時宰執蓋創見也乃自近歲養疴不出視爲常事嘉定間數以称疾在告猶不過數月而五六年間威勢已成遂至決事於房闥操權於私第人莫知其存亡吁四海之内能言之

類至衆也而使拱手聽命於冥漠之中其上無人主旁無同列下無百官士民比安石京檜侂胄之所不敢亦已甚矣今聖化更新已事固不待論重惟舊制若此惟陛下深鑒而力持之

貼黃秦檜私第後以爲德壽宮臣不及見臣猶見韓侂胄爲賜第以天慶觀爲朝士候謁商賄之地有三五日而不得見者至於近世則道旁之菴寮實爲候謁之地四明之大慈寺實爲取財之媒故士稍知廉恥者决不肯遊乎其間令君

臣論道之初首鑒此弊若貞惠實
德持之悠久則宗社生灵之福也
四曰復侍從舊典以求忠告國朝侍從
之官自大觀文至待制非一職也而
責之論思獻納其意則同給事中舍
封駁已行之令中丞諫議以言為官
此不待論而翰林學士六曹長貳雖
非言責亦未嘗不因事獻言也熙寧
詔書責從臣之不言司馬光辭副樞
亦曰侍從之臣於事無不可言是以
立儲副正宮闈議濮園爭新法辨河
防論邊事莫非侍從之臣延辯而衆
決南渡以後此風未泯也紹興虜使

之來張燾晏敦復魏矼張九成曾開李
彌遜梁汝嘉樓炤蘇符蕭振皆以侍
從爭之於是自副古史以至郎中察
院館職極意論奏隆興乾道間
用龍大淵曾覿如周必大張震龔茂
良諸賢皆有論列壽皇始雖不納卒
以陳俊卿一言逐之乾道用張說張
栻以侍講上疏范成大以西掖封還
詞頭周必大以翰苑不草答詔莫濟
在後省不書錄黃至於臺諫交章爭
之韓侂胄之始羅點樓鑰徐誼彭龜
年林大中章穎鄧馹諸賢皆以近臣
首發其鋒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

太府寺丞呂祖儉下建太學生楊宏
中周端朝是六士及呂祖泰等皆章
起而攻之於是宰執從官以下中外
之得罪者不下五十余人乾淳餘澤
之未泯其功蓋如此自慶元二年以
後士氣頹索習成唶啞一日侂胄唱
為開邊之議雖余邦憲自處州召還
力陳消兵之說朝奏暮黜臺官徐柟
從而抨之幾攻如錢象祖繼以議論
謫信州吾住此皆臣所目擊臣雖不
足數亦嘗有言於二臣之先嗚呼國
之大事而此三人之外更無一人言
者是時上距慶元之初曾不十年而

居權勢所控消鑠敗散一至於此其
後既降詔出師事大抵重侂胄意寄
之歸已也因李壁之請令侍從臺諫
三省沿邊帥臣各以己見條具自此
詔一下諸臣不容依違然後手足呈
露顧然為附和之說其不諂然者乃
出於人所不料之丁常任士氣蓋可
想見嘉定以來號爲更化不比之監
邦又甚焉至使士大夫謝傅有謂侍
從之臣無論思而有獻納獻納云者
譏其以貨取也臣實恥之今大明麗
天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親近之臣
必不踵承陋習惟陛下明徵而開導

之
五曰復經筵舊典以熙聖學國朝經筵
之制雖略於國初而歲增月益至中
葉而益備其資望之當入如晏殊富
弼孫奭范鎮李淑宋祁歐陽脩司馬
光呂公著劉敞蘇軾之儔此不待贅
賛亦未容殫舉此外又有當世名儒
而身隱秩卑則不問其資歷必師席
以處之不憚其難致必盡礼以延之
如呂希哲司馬康楊時自小官而歆
書范祖禹張栻朱熹由庶僚而侍講
程頤尹焞則又以布衣而特命大抵
非天下第一流人物不在茲選然而

人主有時而不自爲政則宰相率以
素所親狎而信任者充其數蓋慮講
官多陳古誼則必非時政人主多知
經史則必疏小人此殆與仇士良固
寵之謀如出一轍不知此等職事非
嘗從事於學者何可強而能且易之
書辭變象占乃其綱領辭彖爻象
之辭畫爲爻位虛之別互反龍飛之
說乘承比應之例亦安可以不知一
有不知則義理闕焉書以明帝王經
世之規詩以觀王政廢興之由禮以
識世道汚隆之變春秋以別王伯義
利之分自非親師取友強斈審問明

辨力行之人曷稱茲選而況精神氣
貌之感發威儀文辭之著見於觀摩
麗習之間有薰陶漸漬之益此豈謏
聞單見之士所能辨此其如祖宗故
事先賢出處載之六經之斈已云易
知然而有一事而累數一人而多說
者若無博見多識之功亦非倉卒可
通乃自數十年來是官也夫人而可
爲陛下天資高明試以十年間所用
者人人而思之必有以見其學之淺
深人知邪正必知是人也乎居爲何
人今乃在殊弼脩光顥焞熹栻之選
則其玩歲愒日徒爲具文以誤陛下

講學之功者從可知矣今陛下舍其
舊而新是圖朝夕所與講誦者必極
時之選更進博訪而明辨之
貼黃臣昔歲聞之道路陛下聽政
之暇時以詞翰自娛夫詞翰非聖
賢之斈也然在今能爲二漢以前
詞章能知魏晉以前字法者亦無
幾人況其大者乎所謂大者必知
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
學自修身齊家治朝政官分土授
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
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畧爲
何如既有以見乎此矣又必審問

精神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
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
怠堯舜不難至也若徒分章析句
爲誦說詞章之資則年盛氣強尤
可勉而能逾其久也志不能以帥
氣則志亦隨其氣而靡此最爲講
學之要愚臣出位僭言仰乞睿照
六曰復臺諫舊典以黜陟 國朝臺諫
官之制平居未嘗相見論事不相爲
謀雖於長官亦無關白故臺臣論事
諫官不以爲然諫官論奏而臺臣以
不言罷者時時有之至靖康間李光
馮澥之爭猶好此意中興以來臺諫

官所居別爲六宅而合爲一門得以
躋攀往來大戾故典蓋先朝臺諫所
以未嘗交接者欲其各盡已見不相
爲謀自秦檜專政臺諫除授悉由密
啓風之以彈擊執政而補其處繼踵
臺諫職分無別故顯爲朋比而人下
以爲異逆淳紹間雖間有一二人如
胡晉臣在南楊蟠光祖居殿中皆嘗
排諫官而去之然舊典久湮士大夫
反相驚詫若疑秦之徽如出一轍
自先帝初政吳獵與劉德秀同入臺
一薰一蕕命自中出人已知事勢之
異重以韓氏日盛援助德秀同時善

類一網打盡由是臺諫皆用私人或
明示風指或迎合時意 公論掃蕩朝
綱分壞先帝旋亦悔悟凡前日竄逐
之人至秦檜之間而尚存者以次收
用於是道學之論息而怟復之說與
是時以臣所見雖曰親擢權臣而未
至呈藁也有關於目前之利害者固
之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守臣不盡
與聞也自侂胄之擅號曰更化而猶
存舊臺諫二人黃疇若葉時且各因
其官而建之使之攻韓黨以贖過人
固已疑更化之爲具文其後凡除授
臺諫必先期請見餉以酒肴及論事

之時又以尺簡往復先徵全藁是則
聽之否則易之次序官職之崇卑挨
排日分之先後從易更換率至月末
風者不以爲怪論者不以爲恥及其
後也臺諫語人必曰近來文字皆是
府第付出臣始疑之一日李知孝爲
臣言曰昨所論洪咨夔胡夢昱乃府
第付出全文審知諸人之言則又出
於呈藁之外故人謂臺諫爲鷹犬之不
若蓋鷹犬之搏鳥獸乃其性然非以
求悅於人也而臺諫徇人忘已則非
性之所安同鷹犬之可擬乎今 親政
之初親擢臺諫一掃舊習天下莫不

延頸以望太平臣願陛下篤信而力
行之
貼黄臣每見四十年間臺諫罷去
或他遷之後貪汚狼籍之狀人人能
言之朝廷亦明知之而其一時忍
意所論之事所劾之人省曹百司
尚守之不移去既屬犬之不若而
尚以其言紛更典章摧抑善類又
而不復盡害政之大者欲乞斷自
聖意将四十年間輕改之事謬廢
之人委官置局抽索前後奏檟從
公討論速與改正其給封駁不當
及監司帥守其人不足倚仗者並

合一體討論改正施行
貼黄臣每見邸報内臺諫文字泛
稱臣僚臣妄謂合照先期舊例名
出臺諫姓名庶幾播之四方審之
史冊善惡邪正各有所歸然後言
者莫敢妄言伏乞睿照施行
七曰復制誥舊典以謹命令國朝尚倣
前代制誥之選名號紛紛不可殫述
大抵内制之臣自大詔令外國書詩
令進草之外凡冊拜之事召入面諭
有當奏稟則君臣之間後更相可否
旋爲增損以合舊制乘輿行幸則侍
從以備顧問有請對則不隔班有奏

則事用榜子關白二省密院則合用諮
報而不名所以號曰内相者得與人主
上下古今宣猶出令其重蓋如此外制
之臣分治六房掌行命令隨房當制
凡事有失當得以論奏封駁每旦詣
省即紫微閣下草制俟宰執出堂始
得下直粉敕嘗得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詞頭當宰執将出堂之時敕立馬
却坐一揮九制夫敢非以矜能衒敏
也故事百官除授未有不受告而後
供職雖追命贈謚之制亦不論曰也
自中興多故始有不候受告先次供
職之命因循日久習爲故常大失命

官之初意迨四十年來則事日益異
而其大要則内制失之先外制失之
後凡昔奉制於柄臣而不得於其爲
内制得朝廷将有除拜必擇其可以
喉使者而後用之如王德謙蘇師旦
節鉞之除當制之臣皆於未鎖直前
先稟風指未宣鎖前先呈制草其餘
制誥亦莫不然至於近歳又非前此
往往两辛士各爲一制或經宰相塗
改取其一爲宣布裁其一爲答詔相
承既久而人不爲異此内制失之先
也其爲外制者既得詞頭旋營假手
臣所見於秦禧者猶有五日十日之

限至於近歲稍期已甚凡在邇列猶至半月兼旬尚後受告外之監司帥守則有已及一考而猶帶新除者嗚呼王言雖作命一詞之出雷厲風飛蓋紀綱之慾繫而可以率制拘攣視爲文具乎雖然此猶以代言之事責之若內制之不時請對夜直宣召外制之駁正除授封還詞頭非此蘊閑大之氣負淵源之斈者不能居此今亦夫人而能爲之矣今聖化重新此亦更張之要者惟陛下親擢而舉行之

八曰復聽言舊典以通下情祖宗盛時

受朝決事或至日午其有奏事已又餘班不能悉引則命太官即殿廬賜食或輔臣未退亦賜食殿門食已再坐復引餘班仁宗之初群臣引對至十九班而未厭其後前殿奏事不過五班仍詔辰時以前常留一班以待御史諫官之請對者累朝相承率用此道所謂宰輔宣召侍從論思經筵留身翰苑夜對二史直前羣臣召歸百官轉對輪對監司帥守見辭三館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匭太學生伏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所以

同人心而觀已德共天命而敎將發也自秦韓柄國視神氣如奩篋中物古者把搖惟懼人之有言雖曰引二班猶多隔下每朝奏對率蓋辰初發爲近侍之官未嘗獲侍宴閒從容獻納欲陳已見先白閤門雖以經筵講讀之官猶先期問有無奏事二史雖號直前亦關閤門乃敢進對其在二班之數者則又姑爲具文以求苟免職事官或當輪對非以迁除爲辭必以託疾在告夫所謂脩德所謂講學此古者大臣格君之要義今更相告語曰第言脩德講斈則號爲正大實

無拂於時政策攻上身則外示訐直實無忤於時宰嗚呼士氣之壞一至於此惟有太學諸生伏闕與登聞檢鼓院受書猶得以自獻而數十年間兩學之士或削籍遠竄或真決械遣或羈之嶺外或斃之途中或付之不報或中以他事由是競相懲創又變不伸檢鼓院雖設匭而不問幾事必詰所言又至櫃發奏御之封以審其實必不致謗訕乃與投進或拒之不聽則批之曰不受此何里也其幸而得達猶錐旬日以待處分若得放罪之命則大喜遙望其或押回本貫某

州聽讀編寬他州皆未可知也今陛
下親政之初導人使諫乃當務之至
急者乞斷自聖意檢舉而施行之
貼黃臣竊見集議之制所以合衆
知盡下情自周漢以來最為良法
乃自近歲稟聽宰相風指立為一
說衣冠雖集於臺省而未聞反覆
辨論更相是非率是決於一夫之
手使吏銷紙書名而去此一當復
还舊典以一洗具文之陋伏乞睿
照
九曰復三衙舊典以強本朝國朝三衙
之制自藝祖開基監觀前代擇腹心

之臣以掌禁旅為數凡十餘萬所以
強幹弱支藩王室重京師之要道也
中葉以降習為驕惰至崇觀而滋甚
高俅以恩被遇則紀律盡弛僅存三
萬人靖康之禍京師剛弱夷狄憑陵
蓋基於此中興以來首監前轍既戢
其選又謹所操雖艱難多故之時而
辛企宗王𤩽之驕蹇不廢典刑孝宗
初殿帥王琪奉使兩淮薦和州教授
刘甄夫孝宗將召之刘琪王炎時在
樞府呼史作頭引追至都堂責厲狀
既而嗣知琪在淮上矯制修城宰相
陳俊卿必欲寘知死帝雖全宥琪竟

坐此竄罷乃知先朝之待三衙其嚴
如此韓侂胄未遇率從吳曦假貸或
又因之以進假殿帥以酬私恩曦請
將西帥侂胄不敢違既又以郭倪郭
杲繼之無非庸駿之人嘉定以來所
當書鑒其弊而或以資淺望輕或以
受恩深厚者為之夏震倚之以濟國
事猶可言也彭輅遣刘琸以故相生
日之饋入都會相以毋憂去琸斂於
轉移易為賻贈弔問既速賻贈亦厚
琸又矯詞直謂輅遣令聽役受事於
是步隨故相往來山中供土木之功
輅之領嚴衛琸之為將帥實基於此

至於用貨軍之馮榯則物論莫不驚
诧蓋奴才又下於輅但能刻剝將士
以供苞苴歲時饋獻各有常知有冰
山可依耳不恤其他彰政事唐皇皇
乎宰相私第之是救雖宗廟朝廷恝
乎其不恤也大抵慶元以來之所用
皆報私恩固權勢嘉定以來之所用
皆以供厮役征賄賂甚失祖宗居重
御輕之意今聖化更親必已用當其
才更准謹之重之
貼黃臣近見邸報馮榯靖州安置
榯得罪於宗廟不肆之市朝不籍
其貲產已為佚罰若靖州者雖曰

陋邦實號樂土且靖之字義爲謀
爲治有自靖自獻之意臣竊知樹
者當投之廣南遠惡之地不當以
汙此土伏乞睿照
十曰復制捆舊典以出私意國初首創
唐末五代之弊以牧守易藩鎮以詩
書易干戈百年之間雖間有疆埸之
虞而絕無篡竊之患則以國勢雖弱
而民心不搖蓋聖　神宗立綱常厚
倫理以端本澄源於上先正大老別
賢佞明義利以植經陳紀於下不聚
斂以撥根本不黷武以啓戎姦立國
之規若此　其形雖若其本則強然而

爲柄臣者竊見罅隙必挾和戰二字
以為招權固位之計王安石得政首
以富國強兵自任於　是置官通漕
以悅上意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府
庫既充遣其醜類南征西伐勞人費
財以奉空虛之地張皇捷音掩匿敗
衄以欺人主卒之喪師失律黨禍乘
興章惇蔡京王黼童貫循襲故智結
怨西北卒之棄信背盟以開狄難渡
江航海久而後定秦檜身發其事則
又乘高皇厭兵兩宮念歸遂又割地
奉讎爲邀挾國家之良圖十有八年
之間操持人主芟夷善類得以全軀

干臚下韓侂胄既盜威柄出入禁中
自恭淑皇后上仙慮其不能以久則
又爲開邊之說以自固連年遣使率
以同己者爲之皆謂金韃相持遺黎
內附若乘機進取可以盡復故疆盛
夏興師僅至符離二將以曰俊蕩啗
虜而反侂胄乃欲斂兵遣使則已不
可得迨郭倬授首郭倪離心皇甫斌
李爽李奭敗衂相繼吳曦畏死附虜
爲亂乃遠讁辭則萬里遠面莽爲
丘墟而侂胄不能以保首領矣史彌
遠密贊先帝正侂胄開邊之罪而代
其位其說不得不出於和然而中原

潰裂和未能久而山東河北關陝之
人歸疆請吏無歲無之其在襄陽蜀
口者號曰約回而實殺之惟山東之
民蜂屯蟻聚勢不可卻於是不得已
而納之納之則當思以處之顧乃聽
其自爲去來於我土地聽其恣行剽
掠於我疆垂遣鄰損制捆而李全邦
之改畀諸國全又殺之乃使徐晞稷
姚翀諸人逢迎而奉事之至於甚不
可忍然後遣劉琸圖之圖之不得而
釁隙日開至於鹽城之難可謂極矣
故相尚欲掩遏調護或咎其昏闇或
譏其畏怯臣以西事觀之則不過爲

固位許耳自董居誼帥蜀專倚王
大才守護西邊大才重賂虜帥而
大言於中朝外猶保無邊患一旦虜
乘虛深入大才憂懼而死居誼倉皇
度劒尚寺密院風指顯眾下令有不得
追襲邊界之文於是虜可以攻我而我
不可以襲虜外三關既失藩籬決壞
外訌內訌不得已而用安丙崔與之
鋒或死或死病皆不能久然二人固
非昭事宰相者也會鄭損李全所不
欲乃敢命師蜀論令降附棄險要壓
地數百里以圖苟安固如淵固守其
說虜將大赤韃已縱騎焚掠出沒吾

地而虜使遠不罕方以議和留與邊
原我慶王良能李大寧方以報聘詣
夏翔府制司方以牛羊犒師晉與元
帥人心既憤雖騎橫行十七州生靈
死者不知其幾千萬賴天心悔禍虜
自引去人莫不咎如淵之闇而不知
彌遠實使之嗚呼推董居誼鄭損諸
人所以敗家壞邊於西邊之意則三
邊之事蓋可類推而彌遠患失之心
路人所共知矣今皇明洞照固已不
待臣言更陛下深明禍本而豫圖
之

監黃自故柏鈕制中外事無大小

或用私書或用申狀惟不得奏聞
故四方有敗無由上達許奕嘗奏
邊事張方嘗上封章皆被臺諫論
列如此等類尚多有之欲乞睿旨
今後事關邊防及四方水旱盜賊
許令監司帥守皆得論奏徑達聖
聽以防壅蔽海內幸甚

右件十事臣既先引舊典次陳時弊爲陛
下一一敷陳於前而臣之意猶有未盡者請
終言之臣每惟國朝極盛之時莫過於元
祐蓋者陛下即位之初臣嘗以元祐元年
一時人物之盛爲陛下言之是時宰相則
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政府則呂大防韓

維劉摯范純仁臺諫蘇轍孫覺梁燾范祖
禹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翰苑則蘇
軾詞掖則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經筵講
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彦若說書
則程頤以元年例之蓋二年以後大抵皆
然臣不復悉數臣開陳至此陛下玉音宣
諭云元祐人才如此臣思面奏此今日用
人之法盡因用一司馬光爲相便有許人
才引類而至且未聞其他只如蘇軾在翰
苑程頤在經筵如此等類斷斷不可易陛
下再三領之臣爲陛下開之必以此爲求
才之準的矣而大臣不能將順聖意類多
私昵之人無一滿人意者臣不敢一一枚

舉以陳陛下試取即位以來親近之臣視
其官以量其才自司馬以下人人而比之
其強弱才否之相當者有幾則亦可以推
見用事之臣不以光之所以事君者事君
其為侮慢不敬莫甚焉
貼黃本朝之治以哲宗皇帝元祐
為称首然始初清明不過數年調
亭之說入已非前日之元祐至九
年而前功盡廢矣徽宗皇帝之初
登用羣賢如任伯雨陳瓘龔夬鄒
浩江公望等凡十有三人列之要
路以伯雨一人而半年之間論事
一百八疏餘人可知元凶鉅惡如

章厚蔡卞諸人悉疏其惡而竄徙
之天下以為小仁宗此徽宗初志
也自鄧洵武愛莫助之之圖進冒
不一手召蔡京為相盡反前事旦
異晡改以極于乱嘉定號為更化
然自元年十月以後召用之人才
未盡至故相以憂去臺諫處賢者
之旨至則故相不得奪情也於是
掃除異論示明意嚮故諸賢有至
近幾而反者陛下初政之美亦僅
及半年而變天下之理苟非本以
純誠而徒為具文雖美之尚未有
能久者此皆今日之所當鑒伏乞

睿照
雖然臣於此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更為陛
下條陳之且哲宗皇帝自元豐八年之春
至元祐九年之夏改元紹聖凡靜觀十年
而後親政臣前所舉元祐人才之盛其實
宣仁聖烈皇后之為也其自改元而後則
反不逮前是時范祖禹固嘗有言曰方今
親政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
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
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
臣嘗即是言以求之嗚呼祖禹其神於知
幾者乎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厚繼以李
清臣鄧溫伯蔡卞胥布登二府而司馬光

呂公著以下諸賢世所謂君子也死者追
貴生者貶竄明年而昭懷皇后自美人進
封婕妤又明年而隆祐皇后自中宮退居
瑤華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
皆黜是非易位紛紛累年卒啓夷狄亂華
之禍自今考其致禍之因則實基於宮闈
之不至方元祐極盛之日昭懷以色被選
然以宣仁臨之於上眾君子持之於下未敢
肆也開封求乳媼之事正論譁然攻之羣
賢何所利於此不過為哲廟正本原保主
命之計而不此之察內懷不平一旦始騁
萬機邪臣遂得乘隙以陷諸賢人主聽之
宮闈主之而前日正人端士六七年間無

一存者乃知入無法家拂士獨居乎宮庭
屋漏之間實爲治亂安危之候祖禹之言
誠有以見乎此矣方今宜掖事訟臣在萬
里外無由知之第以紹聖親政親之識見
夫古今治亂未有不由於家道之正否况
陛下外庭行易月之制宮中服三年之喪
以喪制未除必非酣酒娛色之時然臣之
憂竊恐深居穆清蠲攬威柄君臣勢隔
中外情疏號有憑怙恩寵揣摩意嚮假託
声勢者陛下焉得而察之除喪之後便
嬖使令之人狎習盧侍所憂又不止於今
日夫權不移於大臣固宗社之幸萬一移
於宮掖移於閹寺移於嬖幸移於姻戚則

當時是也反不若權在大臣之猶出於一
也更頤陛下反覆究圖毋使紹聖之易治
爲亂見於他日建中靖國之集賢用姦見
於目前以臻十年靜養之功以孤四海臣
詔之望實社稷靈長之幸臣干冒天威下
情無任震懼俟譴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

貼黃臣嘗以狂瞽也言告於
陛下不及諸臣繼亦有言凡昔出
於愛君憂國之同然非可以強合
者而當時言者未端常莫擇李知
孝梁成大諸人乃以此間君臣之
合疏骨肉之親臣雖獨遣重譴不
俟自辨以羞當世之士臣今幸而
生還尚不知懲創欲爲陛下終言
之又慮人心所同一開其端言者
不已益重臣過故臣不敢復言惟
望陛下檢照前後臣寮文字斷自
聖心凡敢於忤權臣而納君於無
過者此忠於事陛下者也凡巧於
事權臣而不以仁義告君者此不
忠於陛下者也如知忠於事陛下
而取譴逐者爲是則當思其言而
行之知巧於事權臣而苟富貴者
爲非則當咎其言而反之伏乞睿
照

貼黃臣既書此奏未遣行間伏閱
四川制置已除趙彥吶於與元置
司兼聞利路郡守已有堂差者臣
契勘利州一路前年殘破之郡瀆
軍出沒殘寇往來城郭人民十無
一二雖肆王土徒存郡名竊意外
有司不盡以聞陛下誤謂邊郡悉
巴按堵如故以致前項除授一如
平世故守臣尚拘資格制帥乃在
極邊多事之時疑不若此無照得
授鉞制閫所當專屬若分職授事
委寄不專必多牽制有妨緩急況
進退人才之權而操於副司亦非

事躰所宜欲乞聖慈更諭大臣申
加裁度施行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八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九

錫山安國重刊

奏議

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一劄

臣猥以不佞自元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
玉叨聘召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
最相似者侂胄既殛臣首被特招彌遠既
忠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凡之遇感深
至泣所當倍道疾趨恪共明命乃再辭而
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號爲更化取其嘗
忤權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彥未數
月而集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以道遠未
至則背秋涉冬事躰已與前異於是楊輔

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
子長畀郡不得入對趙大全雖承奉常旋
遭論罷臣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
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
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
惟念臣實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選故
多憂易怖欲進遂卻踰年而後造闕者猶
未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諸道路則所
見之事固已不逮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
不足以勝亂之時耶恭惟皇帝陛下以賢
聖仁孝之夙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
阻之備嘗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
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於霍光裂立於

德裕韜光晦迹以行其所愧獨遂不恤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獨遠事之以漢獻叔
季之主而操懿自為耳操專國二十五年
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授
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獨遠竊權之年視
操懿又過之雖以二千庸劣無丕炎之纔
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悪醜根株
牽連獨雍弗鋤遺孽餘毒以復滋蔓則將
有甚於操懿者陛下或操大柄雷霆之威
日月之光披攘登賛聲焰震灼近自杭婺
常潤達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厄者皆
以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
玷投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

辞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商幾拭目新化
之成而得諸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委冠貲
斂惠廣之寇蹂州連城韃使求和匱賈未
保北人內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邳諸郡
覆軍明日而建寧邵卒作亂豈可怖可愕
之事時時有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闔戶
井邑罷肆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
道謗市議者率謂群賢日至正論日聞而
事變乃尒莫不歸咎儒生徒能誦説經義
而於君德於國政絶未見絲毫之益雖館
職試言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
補之具夫道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聞
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加媢侮嗚呼是未知

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
泄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
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
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
衣敝而生蟣虱木蠹而長蜉蟻補紐培養
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
之事責望君子於春月之間亦為不知
務矣而況諸正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
雖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諸賢之過而
必為是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
可測也臣來自下土不知事躰第以累朝
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東閒伺隙
之人潛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

佑之治僅四年而浸改又四年而改紹聖
者安石餘黨挺之也建中靖國之治未
半年而端變又半年而改崇寧者京卞之
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端已著檜
之黨如該如禹如思退諸人膠結如故也
侂胄而更化為具文者彌遠彌堅固由韓
變以進一時璧宮者同類也今彌既斃天
開平治之基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失堅
凝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
脈亦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
牽於係累之私遷回顧畏以生禍階遂使
朋姦罔上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
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之地至煩陛

下徹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掛腎而歎
無頗牧唐穆宗當饋而嘆無蕭曹夫無頗
牧蕭曹是誠可歎也今何至乏才如是
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嘆用之凶狡貪
墨之人禹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
鑒亦不爲無玷失而況觀人之法亦視其
所主若所主[redacted]寺人瘠環是亦瘠環之類
也豈有以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
下方爲權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萬一
信任匪人又爲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損
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
下者不知天下後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
被命於改元之後繼名於衆正之列亦冀

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貺四十年韓史濁亂
之厄而自附於慶曆元祐之臣則臣之願
也而豈欲爲拂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
厭惲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資開升平之運
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
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爲善
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
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
傲狠明德侵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
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
其濁者爲愚蓋古人以德行爲才本乎情性
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後世凶
暴爲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此小人

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
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
陛下以委任之才而猝然有感發出於一
時之忿懥而不得其正則忿懥之平也猶
可以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爲觀人之法
使皆曹得志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乱發事
如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
繼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
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携持而去見粗有
知識者亦皆廩廩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
侍從臺諫間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
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
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剪一旦發見則

必如章惇蔡京始言恤公論而強從終必
諸逐賢而復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
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
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
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
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
伏之機必知暫衡之易放移人心惟公論
之不可不恤念忠臣忱謹貴者雖無目前
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
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
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乱
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
不自意再望清光眷眷憂國之忠愚懷積

聰將爲陛下歷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機用敢不避狂僭輒以是爲羣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爲士所笑然懲羹吹虀臣實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第二劄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內訌外禍何其數數然也湖變甫定楚禍繼之歷五六師而後定湖之南江之西浙之東閩之北赤子弄兵所過郡縣幾無噍類而湖台之水郝城之火尤駭聽聞至韃人入蜀潰卒乘之所傷殘者幾二十餘郡延及旁均安黃襄鄧之境昔爲寇區疊此數端民之死於兵死於災者不知幾十萬也然尚有可諉者曰

債帥貪吏有以致之而權臣實囊橐之也陛下親攬萬幾登庸一相招賢之詔旁午於道路苞苴之饋不至於都門堇輦無供撿之譏給舍舉封還之職薦舉不移於權要官師得盡於箴規方勉強而行之也雖唐之相楊綰人慕其清德減騶徹樂不是也過而內訌外禍猶或未勉至重貽九重宵旰之憂陛下亦嘗思其故乎易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蓋守之以乾之剛健行之以艮之篤實則輝光著見日新而無窮也守之不以剛健行之不以篤實鋭進而旋怠也遠怨而速已也暫假而旋歸也易盈而靡竟也於是病根蠹本疏剔勿盡

遂使東抵巇之人得以旁蹊曲徑變亂是非雖小人変態百出難於關防亦以廟堂之上本無剛健篤實之功徒有包容調護之意元氣既弱外邪乘之亦其所也臣請爲陛下先陳故相之失則知是弊也雖能更之於暫而不能持之以久今何可不思所以速圖之且留身止於宰相堂帖或用空頭宣押不及報故此一失也閫外之事必從中覆四方有敗無使上知此一失也輕納歸附而竭府藏以事之輕信和好而弛邊備以待之此一失也南牙羣臣或謟事教文東閣郎君亦與聞大政此一失也用一不肖必與賢者同升敘一親故必與

公選並命此一失也廷臣自爲議論無與乎施行朝廷自爲政事無關乎議論此一失也資望之當用者則彼不我德資淺望輕而驟拔之則恩必歸己此一失也以賢否兼容爲建極以緘默尸位爲靖共以凶校貪暴爲有才以不恤公論爲任怨此一失也今自親政以後雖欲立剏革弊然以耳濡目染之久習聞前事例謂當然而不知其非遂使小人得以輕量大臣皆窺兆亂夫小人嗜進而無恥喜事而幸隙故也然使廟堂之上法度脩明紀綱峻整彼雖頑戾必且革心一有不然則乘之者至矣此不可以專咎小人亦當反其在我臣嘗

於易之夬而深有感焉夫以五决一陰勢
之至順者也而聖人獨於九三曰君子夬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重言夬夬言决之以
又决也而獨於此二爻言之蓋初九二四
之陽與陰非同類也故决之而無所疑上
而九五之君則比於陰下而九三之臣則
應於陰旣比與應而一旦决之此人情之
所難今陛下並命二賢置諸左右則恩怨
有所分矣正當除惡務本去疾莫如盡之
時萬一運回顧畏是無時而可爲也唐德
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猶能以盜發都邑
命陸贄爲書詔痛自咎悔能使武夫悍卒
無不感動流涕而陛下十年間信用權凶

之誤曾未有一言引咎自責因循玩愒舊失
猶存臣竊惑之臣愚使謂陛下所宜內事
手書及今命相之始取二年間事之冠忍
而未决施行而未盡習熟而不以為非者
深自咎責再與之更始又冀聖慮畧採臣
去歲所上封章復三省之制重六卿之職
大事必宰輔叶謀小事則六卿專達不惟
救宰臣獨運之弊抑以絕都司招權之端
二府不時宣押毋循獨對之親都堂會議
僉决毋踵先行之陋都司所以學爲宰相
必選嘗歷監司帥守之人庶人才優劣山
川險易及錢穀甲兵咸所身歷毋襲專用
新進之弊凡在侍從皆得以數陳已見不

時專達經筵開陳臺諫論列庶僚轉對輪
對自如舊制之外脫遇朝廷大事邊場警
報亦聽庶僚不時請對或得封章抑歷皆
當明敕有位示以實意毋襲近世具文之
陋而其大要則又在陛清心省欲閑家必
始於后妃出令必防於私暱親宦官女子
之時少親儒臣古訓之時多不撓於近習
之言不牽於係累之私凡此皆當著之自
咎之言示以必行之意使天下改視易聽
即王言以信王心而陛下於旣言之後益
當以剛健篤實始終力行之則日積月累
尚可以圖當世之安也昔人謂天下事豈
堪再壞故臣於今日之事董有隱憂惟陛

下留神深省宗社幸甚取進止

第三劄

臣嘗從師友講學每謂治國之本始於正
君嘗儲神蓄思將為陛下力陳脩身齊家
之要既至近嚴則所聞日異恐或者指陳
爲濶於事情又不然謂臣爲專攻上身故
臣先爲陛下據時事之迫切者而言之然
而本原之論則何可以終無一言也臣每
惟後世之治與古絕異古之人君以天位
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恫瘝
乃身是故師氏師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
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
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

癸夏士在庭設士在廟鋪民在甸寔隸在
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
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
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粢盛然後卽
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鄕見有度
遵門擊柝鼓人上堂女使授環彤管記過人
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昃靡競業業居內之
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盖所以養壽命之
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
十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
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旁闥
四方文書非皆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

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官員外戚女寵嬖
幸代操攻柄人攻僅捧虛器以寄於民上
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足以傷
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壅政事之原邦
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
是耳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操者
十年幾無以自曰於斯世今幸居可爲之
時外而百官有司奔走徵職內而妃嬪嬙
御便嬖取鄰自淩中者視之必曰今乃知
爲皇帝之貴也今下天太平宜及時爲樂
也而臣以古今禍亂之事觀之則陛下雖
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於至難至危
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夫獨居深宮

之中可記之以心儆者誰與當此事變遷
来之時可以繫天下之望者誰歟詩曰价
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
而其要則又在於宗子宗子者傳謂王之
適子也無適子以爲之城則王之獨居何
恃而不畏乎故繼之曰無俾城壞而獨斯
畏陛下誠能長慮及此則六日孤立之勢
亦可以自寬矣傳曰后妃有正淑之行則
嗣績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
人君有壽考之福此言帝鄕幸以畜精神
則可以永壽命而蕃嗣續臣嘗記魏史明
帝耽於內寵逞尉高季上疏以爲嬪妃過

數聖嗣不娼宜妙選淑媛以備內官之數
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
則螽斯之美可致如魏明者雖不足爲聖
時道而秉之言實保身蕃嗣之要故臣願
陛下念天命之不易思王業之難艱必也
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親賢而遠
色則思慮精明淸心而寡欲則膂力堅實
無姦声亂色則血氣循軌無淫樂慝礼則
精神內守豈惟保壽命之道是乃致嗣續
之原臣之所憂甚於深室之女故忘其愚
僭者若此若夫韓琦言於仁祖所謂建學
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入內學冀
得親賢以屬大事是誠也亦宜早入聖慮

博訪而豫定焉卷卷之忠退俟斧鑕

第四劄

臣昔事先帝正韓侂胄謀動干戈以固權位之時臣以博士召對玉堂嘗言金雖病疲然地廣形彊未易猝圖惟當急於內修緩於外攘以俟可爲之時是時歲在乙丑邊未有隙也而卑朝附和者皆欲孜卞莊刺虎之功距今蓋三十餘年使於是時也修紀綱明政刑儲人才養民力鍊軍實則畢月異而歲不同正有以赴今日胡亡之機會矣而盛夏出師所向不利亟納韓元靚與之議和手足呈露史彌遠因之以擅其位然二十五六年間竭天下之力僅爲

淫妄賂于驕倭之資僅供債帥貪吏漁奪之計賴陛下因其自斃厲精更始觀聽肇新而積垢方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洒濯遇此百年所無之機搏手無策而二三帥臣乃欲以四十年濁亂之天下圖前人未集之功於指呼叱咤之間或欲和戎以歸境土或欲興師以撼關河陛下與大臣皆勇於聽從亟遣師以來追咎既往之言固已日聞於廟堂然而未有能深切著明者臣請更爲陛下一一深言之其一和好不可恃且王檝以小使入見虛薪侗疑本無足信而三京退師之餘朝廷懲創太甚撤去關防待之過優區區夷隸豈知本朝所以

待亡金之禮乃執例册要有需求此殆我之賊臣教之也且南渡通和使人往來必自盱眙儀真黃天蕩至鎮江歷瓜洲江望大湖入小河裏河以至北關豈有自襄荊順流直下京口沿涂容與玩習長江之險又留京師月餘往返京口九七月閱使得習閱五事今又盤旋黃州恣索軍需如顏華水銀纂髮等物誅求饕餮徧及諸郡此又豈彼之威令能如此哉夷狄貪婪視信義爲何等物大抵和亦來不和亦來以目前言之不和而來其害小蓋和議不成上下戒懼往往有以待之既和而來則其害大若一和之後衆志沮矣邊備弛矣彼以繼

好之名來吾方奉承之不暇而意伏於所忽變生於不料其禍可勝言哉況檝之來也在范葵未出師之前今既戰之後豈可猶信前約而不思其反也或曰朝廷既以禮待檝又爲之遣報使盟誓未寒彼惡敢叛此以海州棄師嘗使孟珙言之王檝檝言之條鑿各守信義毋動干戈彼嘗退聽若曰今既有緩急以是弭兵則亦可以保目前之安然而以臣愚見使其姑示小信以怠我師此正韃人之狡謀又一旦長驅深入則寧恤一王檝而況檝雖進姝於韃酋而實與韃之用事者曰移剌楚才曰粘合重山方爲洗然安知不以鄙食其而處

王檝此不可不察也其一北軍不可恃臣
聞之道路三邊之地華夷雜居號為中原
遺黎者猶能道政宣間事以為藉口而其
間裔夷種類包禍蓄乱者不可勝數如襄
陽朱屯數年前正軍猶是四萬餘人而北
軍三寨之在城外者不及三千已有难制
之憂今正軍日闕北軍已增近二萬賓主
不敵識者寒心李虎㒰一軍今春以來謀
害管軍制司遣人並其衆方命專殺軍將
被害者五六十人幸而急發范青改命全
而分其軍得以粗息又聞淮東招納泛濫
只如夏全叛全歸我刘琸豢之不啻骨肉
琸受命圖逆揚而全乃通揚叛琸山陽之
民積骸如山琸幾不免既而又帰金又帰
韃今為韃批我彭城擾我朐山以熘方仲
怨以七百家投降以反覆多詐之人而實
之肘腋之間此至險至危事也國用安久
為我用一旦引我師以就死地者不知其
幾彭城之破南軍無一人得脫者繼又聞
胡義挺身內附幸而郤之夫兵威所加內
醜讋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夏全降
敗於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如聞
韃人西有回鶻之変東有萬奴之擾韃
之所以未暇南牧者特以此秋高之後其
勢必來吾之士馬才力方耗於三京敗衂
之餘而北人之在吾地者其勢必起而應

之如近日邳徐宿亳之陷皆北人從中突
起倒戈獻城此事昭然可監而況揚為淮
東衝要襄為湖北屏翰今降附之人居其
太平豈特可為廩廩直可為痛哭流涕也
其二軍實不可恃蓋自近歲分閫於外者
或以貪暴或以猜忌或以商敗軍政之不
修久矣兩淮民兵見謂驍捷然輕進易退
不足以當堅忍之鐵騎淮西精甲數萬自
去歲東附龍門兩敗所失盖萬五千而他
州路戍者猶不討江上諸軍猶堪行陳者
制司併其器械舟船摘取以去今得還與
否昔未可知而軍分不明尤為可知慮如
鄂司戎司之軍昔非舊來屯戍之地將不
知兵兵不習險緩急不可倚仗荊襄所恃
保捷一軍十餘年來頗已凋落雖有新招
鎮北二萬人其如南軍殆如冰炭荊鄂舊
軍二萬餘人粗若可用然僅存者六七千
人雖有外五軍亦不滿數千蜀中諸軍舊
管九萬八千馬二萬嘉定覈實裁為八萬
二千馬八千則氣勢已不逮昔矣近者更
加覈實官軍纔六萬餘人忠義萬五千而
其間老弱虛籍者又未可計是以五六萬
人當二千七百里之边面衆寡强弱比盖
难見矣外之所恃已為固者既空虛若此
異時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為声援今也
[illegible]步二司久為庸奴所壞平居則冒虛籍

有急則歐市人江建江西之行所至徽敗
況自近歲毀失其道賞罰無章中外之軍
往往相謂戰不如潰功不如過風声相挺
小則浮言詐語以扇其類大則擁衆称兵
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為守臣知其不可
也其一才用不足恃蓋自有賄賂公行收
守監司斂百斂十民力彫耗今雖禁戢苞
苴而貪吏固未盡除重以楮幣泛濫錢荒
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禁奴
出黄白金四千餘萬緡併銷兩界此非常
之賜也然徒傷公私之財而無救於楮幣
之濫重以江淮失軍棄糧之後中外空虛
公私赤立於是權宜一切之斂如裁半減

俸科糴僧牒之類雖有傷事躰者亦不暇
顧恤矣襄峴營耕奪民間白熟之田者居
半陳暁十年之間非無所積然侵移貿易
已非一日壬辰之春韃未涉境自城以外
一燬而盡遂不可考城中尚有餘糧乃為
博易珠金銅鐵之資夫運糧草之供
牛皮筋角之需器甲衣襖之用無非倚辦
於兩路之民官司文移䟽據舟則籍馬非
奪牛則料夫民之憔悴至此極矣蜀自董
居義喪敗國郵潰棄五州並邊膏腴之地
人莫敢耕每歲官失就糴之糧七八十萬
斛四大軍歲給糧百五十萬斛淇水運者
裁三之一自紹定五年以後官既失糴而

閑之內外七十餘倉昔為灰燼所謂百萬
斛者既無從出所仰給者惟一外水運耳
幾何不乏於供乎而况楮賤物貴商販不
行二千里泝流勢難責以時至略計總所
一歲之入大抵不至二千萬而所出幾五
千萬則蜀計之可憂者又如此夫和好既
不可恃我軍與北軍又不可恃吾之財力
又無一可恃不知陛下宵旰之慮亦嘗一
及此乎第見今日而邉吏朝陵明日而命
將加境又明日而重幣以賂虜意所欲為
風駛電奔迅不可禦或者羣臣一口附和
未有以中外空乏之狀聞諸陛下者乎况
其大者無儲養人才之素誠使裔夷畏義

異類革心軍政修明公私兼裕猶慮人才
難得無與共事况於無一可恃者乎古人
興事建功必先積思廣益豈有言脫諸口
必使人同聲併談而莫予違也此風一成
而依向者得志正直者屏遠尤非國家之
福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貼黄臣自江淮以來訪諸道路咸
以淮東為憂然淮東尚幸有險可
守非上流比新舊戰艦猶有千艘
可用所守之邉止是招信淮安兩
城而兩城具粗備粮道亦便又各
有旬歲之儲若得二萬人守之而
泗州漣水為之外堡敵人雖來未

容遣渡也其降附之人則徙之新復州郡俾自爲守以爲兩將今必合可守之二城而招之不可信之降附將爲比死一洒之計中外之人咸所未諭願陛下與大臣早圖之

第五劄

臣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此古今之通誼也然世固有賞行而人不知勸罰用而人不知懲者且後羅羽休之变胡後不能討而大赦以安之李唐涇卒之变德宗不能討而播迁以避之人孰不咎兩朝之失政而使高歡結客李懷光襲迹以基危乱豈

知國勢積弱人情乂玩而欲一旦以法繩之急則生變緩則啓寇蓋無一而可也乃者禁衛之变發爲後魏李唐之失政卒而收之桑榆猶可以暫弭目前之憂然而乘與所在卒遇震擾環視四顧遠郊近甸無可恃而。徒恃區區賞罰以長保其無它臣恐賞罰有時而窮若不及今追惟舊制思所以相維相制之道固未可恃以爲安也臣竊考三衙之制蓋自高宗皇帝首值苗傅之变繼罹張寶之乱每病禁衛單弱命三衙增修軍政其後又以諸將步騎分隸三衙至孝宗皇帝修明稱娖又爲獲聖一軍以寓陰相維制之意馬步之數通一萬四千七百有奇俾蜀帥選西兵之驍銳者發至在所以充其數其慮蓋甚遠也馬司暫移建康議者已謂不然其發步一司之卒時遣戍淮以勞苦之然不過維揚天長六合而已及時而往及時而代不欲久處宿衛以事邊垂此正周人縣遂之卒惟以衛王室不以遠屯戍而詩人所謂予王爪牙胡轉于恤兀以強本也至韓侂冑開邊始用殿帥郭倪馬帥李汝翼發三衙禁旅與江淮之師有事於宿泗十餘年驕隋之卒乍罹暑潦怨嗟載道故僅至符離退保蘄縣縛田俊邁以遺虜而全軍宵遁雖將帥卒懦本無可用然以守衛王居之人

而使之長征遠戍則自此始乃至近世習爲故常戰者不得返戍者不得更凡邊頭雜役雖殿步二司不得免甚至奪騎司之馬以授北人而驅騎卒以事芻牧刈草晝夜勞苦夫三衙所以嚴衛乘輿也今或荷戈於境外或執役於降虜撥諸事林試爲倒置不寧惟是凡江上諸軍昔弁阜陵分隸之舊騎司之軍昔戍於滁豪定遠也今移之浮光建康戎司昔戍於安豐廬和也今移之泗水京口戎司昔戍於真揚楚泰高郵盱眙泒洲鹽城諸處也今置之新復諸郡池州戎司昔戍於舒蘄巢縣也今置之淮東許浦諸處水軍昔屬之近輔所

以拱衛行都也今徙之東海自餘荊鄂四
川軍人大抵皆非舊戍且將不知士士不
識將舍所素習之山川而投之未諳之水
土此固兵家之所忌況於舍王居而事彊
埸舍舊戍而事新彊此於體統之輕重雖
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矣而士大夫恬不
以爲怪禁闥衛之亂則第能追咎揀汰之
激變擾攘賞罰之不闓明徐邳宿亳之敗
則第能追咎諸帥之輕舉擾議和好之難
恃然以臣愚見咎者譏者皆是也而未得
禍變之説臣嘗使謂苗傅劉正彥之變恃
有劉光世韓世忠諸屯列於上流故二凶
雖狂愚卒於自遁張實之變恃有呂頤浩

親軍及新水宗曲部容接旁近故雖以藩
難之餘戮十七人而廢其班彼不敢譁今
以京師之重獨有殿步二軍而近郡諸屯
皆戍極邊殆非防微杜漸之意臣愚謂宜
亟循舊制凡沿江沿海之卒置之諸屯而
以時戍邊庶幾連營列柵声勢聯亘可以
擬緩急之須可以銷姦慝之萌不猶愈於
舍近謀遠以生覬覦之心乎王黼童貫既
得燕之空城即移舊邊之戍以守新边一
旦女真長驅新邊既棄舊境亦失越關渡
河如蹈無人之境往監明甚而今之新進
少年獨未知懲創乎此新復之郡既未可
保而江上之備已爲之一空臣愚謂宜亟

備阜陵分隸之舊宿師於江南而分戍於
淮漢庶幾根本先固人心不搖既可以厚
重門之守又可以省分券之費不猶愈於
虛內事外以貽一旦倉卒之憂者乎或曰
如此則是弃外而事內也藩籬不固如堂
奥何曰不然也臣之所言惟欲守阜陵之
成規宿師於內郡而移戍於边域所以固
近而懷遠先內而後外非直弃遠而遺外
也譬如人之身復心潰裂雖四體皆具將
安用之況祖宗守邊規摹如淮漢蜀口皆
有民兵義旅可以脩伏不專仰三衙江上
移戍之軍也臣先事而有言則試爲過計
不幸而言中則事已無及陛下曲留聖慮

與二三大臣謀之如臣言可采即令速見
施行取進止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奏議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

臣乃者一再獲侍經筵恭聞伏蒙玉音宣諭自後不妨時時請對臣感激知遇恨未有以報稱今積精備慮凡得十事以仰承清閒畫一條具爲便乙覽惟陛下留神垂聽臣不勝惓惓謹具如後

一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庚辰流星晝隕其占爲禍爲兵爲陰謀越十日己丑熒惑入太微垣其占爲饑爲亂爲兵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其占爲兵爲喪爲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未退也而火迫內垣尤爲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豈非天作變不虛陛下亦思所以省己循過回天怒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人皆以爲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爲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爲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焉不精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君臣封章多言 陛下每遇祈禜必逢開霽每有禱祈無不響答而臣嘗以爲此特淺之爲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兵大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間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而徐邳覆軍二月而思寇作亂三月而黃陂逐將四月而建卒違命五月而棗陽失伍六月而京口捉將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爲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徹於 陛下之聽乎 陛下聞災異則齋素嘗不知畏懼也而臣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應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途所歷州縣民皆謂及親政來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決不可以虛文應也惟 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一臣比者伏聞 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帝多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 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識足以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爲 陛下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安得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備見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

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臣嘗以爲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爲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酒色之惑忘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賢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更生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自謂曲房隱閒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莫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亡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又著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爲盛時道且著之章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 陛下所以詰責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 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一曰伏見 陛下慨臨朝之既久憤積弊之未除內出手書並命二相庶幾同心戮力新美治功小大之臣改視易聽若有再睹升平之望此天與 陛下以轉移人心之機也今既月餘而二相謀議未皐事多牽制析六房而爲二既多窒礙分示治於次輔又傷事體大抵四十年間幸史用事左相如余端禮京鏜殷家相或二三月或六七月淺之爲丈夫者未嘗習見紹熙以前常是並相於是更相疑忌而分朋植黨胥又各扇搖是非一則爲怨咨子弟賓客之說一則爲薦引執政都司之謗方聞賂公行之餘而觀清之能以廉儉自將貪風方熾以得志之時而喬行簡獨以純辭陰主善類今所得之謗乃若是其所長爲二相者安得而不辯然而古人事業惟有婉規諷以自防閑橫逆而自反不以尤人也臣嘗竊謂與其遠讒避謗必詰其所從來則莫若存此二語以爲自防自反之益而況輸日當寧虛己受此二語者將有不待辯而自

弭不然披出李獻託爲假故以避聚會則參差牽
落之又其勢必至獨相其謗者之計得行而正相
之舊典將不可復 惟 陛下申諭大臣而力變焉
貼黃
臣竊聞喬行簡嘗於 陛下之前自言未嘗識
小人一時宰執皆親聞之此語雖無用鄭近又聞
鄭清之以出入材館之客受賄撓法付京府鞫治
又以見前後穢誘之因者之有不盡知也者二相
自今明白洞達事事若此則要人無所用其閒而
推誠布公共濟國事天下尚有望焉不然則安能
以自解伏乞睿照

一臣竊見 陛下自親大政杜塞私門開敢言之
路天下謳而歌舞之然臣至郊閣之內則所聞殊
異猶不以爲信也及聞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
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
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畜積則臣恐有甚於拒
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
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
者如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胡宗愈論蔡確
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已
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以後此風遂微然猶間
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熙以來而又大壞於慶

元嘉定之日幸賴 陛下力扶積年晦冥之政王
遂洪咨夔吳泳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途幸不闕
羣聽然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臺官
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爲無罪然
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歉於初也伏見
孝宗皇帝於臺諫章奏取其所嘗行者疏之小冊
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置其奏于香几臺臣皆得就觀
又有司諫嚴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
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即
爲君必如此而後爲不負祖宗爲臣必如此而後
爲不負天子安有臣發言之而不復討其施行君

姑聽之而不復顧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
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
也惟 陛下特出臣言而申儆之
一臣嘗謂古者觀人之法不論其功而原其心夫樂
羊食子愛君也西巴放麑違命也尚論二人則食
子者爲忍而放麑者爲仁古之觀人蓋若此臣去
歲封章嘗言 陛下乃天命所歸人臣不當貪天
功以爲已力因援孫昭子之於孺子漢文帝之
於周勃宣帝之於霍光宋文帝之於徐羨之傅亮
乞 陛下以公議私未知聖慮以爲如何也今臣
不敢遠引前代及遠之事誠以

孝宗皇帝近事明之且史浩事
孝皇于潛邸事無細大必取謀焉恩乎之去
孝皇之立浩有大功即位之始命相浩僅四閱月而
去之厥十有七年又相之僅九閱月俾奉內祠夫
浩雖有功於 孝皇之身而不能掩其權譎之心
孝皇念其功而疑其心凡再相而再去之前後當
國僅及年餘此則古者觀人之法也 陛下不思
孝皇棄浩之意乃猶眷眷於故相之家未嘗略有
施行是舉也得無戾於 孝皇之意乎今圖回宗
社大計將有矣論願 陛下先事致思以為久安
長治之圖天下幸甚

一臣竊見祖宗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為
京東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
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其有成績或乃為三司
副使或就理資序分為都漕以備帥臣之闕不惟
諳歷險艱亦以遏絕覬覦不然奚為若是之繚繞
不快人意也自比日以來選用制閫太輕夫人皆
可為之故有望實無聞之人僅歷郡守監司授之
資望皆不可得而妄意圖之者此尤選授之所當
謹也其在先朝知益州守不過一知郡耳猶必用
從臣以上有當除待制者必加直學士以異之其
謹重若此況制閫之重而可以輕授乎

一京口之寇外搖江淮內迫京輔此非小故也陳彝
聞變即遣精銳三千擊之于茅山死者不下五百
人其生擒以歸于制司者尚七百九十餘人豈惟
綏靜一方亦為國家稍雪累年招安之恥此當速
賞元戎其餘將士趣令上功次第行賞而日復一
日未聞有所旌異識者惑之而況真廣之寇亦賴
建康將士之力此在朝廷當有不踰時之賞今所
以悠悠者不過曰少俟得實審議而後予之非有
所吝也然京口密接行都事之虛實功之輕重夫
孰不知進律遷官自可立受易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將帥在軍蓋以錫命為
寵若悠悠不行則人情解體譬之無以懷萬邦
也況今事變方殷軍情叛復高郵之寇阻兵負城
賞罰無章何以使人或又謂建寧之賞今亦未行
此正歐陽脩所謂有事則大懼無事則不憂者惟
陛下速圖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而不返比
又聞沿淮舟師已為沿江抽回萬一有警臣恐江
自為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為淮而不恤江之
無備彼此牽制有誤邊事又聞維揚與建康異論
襄帥與淮西異論興元與蜀帥異論深慮賓闕左
右以相伺察遣人中都以相讒毀此何時也而內

外援雖若此此事所關不小臣每見朝論謂淮東當汲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儲代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戒諭各務體國毋相猜疑以誤緩急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早圖之

一 江陵爲上游重鎮自趙方以虜勢浸迫移制司于襄陽後來遂爲定治自故相於制置使銜留入安撫二字由是遂以湖北安撫司職事併歸京湖制置司湖北安撫既爲虛器江陵大守遂同列郡事權日削財力亦殫比年以來又自郡守外帥且兼制屬其爲削也滋甚脫有緩急如開禧虜圍襄安肆掠于隨棗郢復之境於是時也江陵有兵有力可以援之乎萬一狡虜有謀以輕兵綴襄安而重兵薄江陵則吳蜀中斷而國之危甚矣始因故相有所偏係不恤大體今又而漸失初意京湖董此亦目前所當更張也惟 陛下加之意

一 臣初對內殿之日嘗言上流數千里之內守備空虛因請平江增一重屯庶張聲援以陰制內外請軍陛下[illegible]聞廟堂以未有錢糧未有屋廬

臣舊聞浙西圩田一歲之入自可增招一軍然蹤遠之臣竟不得而知其虛實臣竊見溧陽縣從推沈成嘗訴陸子遹奪其田產凡一萬一千八百餘畝獻之故相之家其後江東漕臣欲令錢業各歸其間有至每畝僅得官會一百者臣愚以謂若從安邊所代此二家出錢贖業庶幾歲得田利亦可助招軍之費其同時爭奪武斷之家似此者非一竊計有詞至臺案者必非一人若令制具並與代錢追贖以入于縣官則不惟可以濟軍實之用亦以伸吏民久鬱之氣而給還元直仍不至有傷事體一舉而三利焉惟 陛下亟圖之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臣乃者抵冒譴何輒有奏陳援引
孝皇待史浩之法以告于 陛下且念宗社大計淵有安論擬乞聖慈先事致思爲久安長治之圖臣因惟念此等大事蓋前代之所謂闊惟 仁祖 高宗
寧考斷然行之不以爲疑今 陛下仰法三朝毅自
聖志則今日所行節目便關利害此不容不加謹察嘗因逐事口陳伏蒙 玉音宣諭謂已有臺臣嘗雖不敢妄有奏奏竊意聖識高明必無遺慮爰復而聞諸搢紳間乃知先有御筆欲保全故相之家併飭臣寮毋得捃摭以全大體 陛下訓詞雖不知何所爲而發然臣謂圖回大計與保全故相此雖一事實有相關其范質不肯趨附 太祖此在前代必取大衆而 太祖終身敬重位之極品陶穀以禪文奉
太祖此在前代必為元勳而 太祖終身薄之不至

大用大抵眞宰之與天實命之非臣下所能制其予
奪是故爲人主一言一動當爲後世子孫慮不爲一
身富貴計臣之所謂大計與故相二事正相關者臣
之長慮却顧盖若此而今之聖訓偶與臣異意是
陛下未能盡察臣不敢盡言之意也夫不敢盡言臣
之分也而能盡察臣言外之意則 陛下之明也竊
見先朝亦容有戒諭羣臣如明道詔書毋得言明肅
皇后垂簾時事紹興詔書毋得但言宗寧以後濫賞凡
以父母之爲非人子所忍言故不得已而形之戒諭
然而未有用之故臣者惟 高宗嘗保全秦檜矣檜專
有存趙之議有歸長樂之功然其身後雖以子孫竄

容之濫恩猶削之奪之亦未嘗以禁戢言事今 陛下
並命二相之初方欲轉危爲安易亂爲治此正不祥
再壞之機況景祐建炎慶元故事方務謀始乃負以
此意見於訓告至於書故臣前論不名則雖以國
初佐命元勳猶未有此也今者畫一頒中外警惕臣又
伏讀聖訓欲令史宅之兄弟安分畏法益加戒謹而
其末併飭臣寮毋復捃摭務存大體則自今論事之
臣苟及三十年間舊事皆可謂之捃摭矣且宅之兄
第一二年來所以安分畏法亦謂人言可懼耳今先
與杜塞人言是啓其不安分不畏法之端幾若前後
詔旨自爲抵捂者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言

决不可防而抵以啓紛紛之論重費 陛下區處則
又非所以保全之也臣愚欲望詔御筆若未行卽速已
之或已行出却乞收回刪去前後數語以爲宅之兄
弟之警覺所以保全其家而訓天下之爲人臣者臣
暴歲自罪及寮深於九死幸賴 陛下洞燭而振起
之今又拔從孤遠位之華近竊料從來感激知遇
恨無報稱豈願更爲異論旨敢嬰存以再蹈不測之
禍特以事關國體慮及方來幸逢 陛下聰明睿達
之主虛心去我容受讜言用敢輒犯威嚴以冀涓埃
之補惟 陛下赦其狂妄特賜留神采納不勝宗社
靈長之幸臣俯伏寓居以俟斧鉞之誅取進止

貼黃

臣深慮不察臣者指爲矯激故親書臣此奏不敢付
之筆吏雖親故間亦未嘗傳示本庚以見內當外順
之意伏乞睿照

奏乞將趙汝愚配享 寧宗廟廷

第一劄

臣誠不佞 陛下過聽使之待罪故宗禮典禮重
惟 國之大事無先宗廟今拾其在卽有當見事奏
陳者嘗猶以嬰禍福譏讒爲疑暗不一言臣爲禮官竊
見 先帝未祔廟之時嘗下 禮寺集侍從兩省臺
諫禮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臣時忝備從臣之末

爲故相史彌遠言臣無負於趙汝愚彌遠既是臣言
而同列異心未及集議遂使廟食之術十有餘年
陛下始親大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此議王遂又
一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如出一
喙亦足以見人心之同然此可以決矣而未之決近
者游侶上書宰相極陳汝愚建策定亂之大功又無
所施行矣夫以寧考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路誼卓
然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者此較然如黑
白之辨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知悠悠歲月果何
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昭勳閣畫象尚虛一龕若有
所待遂之說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臣始謂彌遠雖

貪慾無藝而未必無意至此迨近日外間傳聞謂朝
廷議讓權暖食之意往往如二臣之說者臣竊惑之臣
歷考中興以來祔配之禮皆是既祔即配未有虛佇
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 光宗升祔而故臣
如周必大留正皆在焉故不得不以葛邲趙汝愚先朝
故事祔配同時不容少遲歲月以需周留二相之卒
也今 陛下稽舊章事無小大皆以祖宗爲法而
獨於事關宗廟者首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
知視此爲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敬也必矣方 孝皇
憑几之時光皇宅憂未有所付是時力贊祖后決策
以授家孫使神器幾危而復安黨民將亂而遂已者

汝愚之力也至公血誠爲乾淳接續一氣脈正學直道
爲紹熙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發爲嘉定謀飭新政汝愚
之力也而一旦欲以奸傑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顯
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秦
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蔡確此公論之
所不予者紹聖崇寧之日猶嘗與饗廟矣然於紹
興公論既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公非不可以勢
刧而力移者如此而況汝愚定策實有功於
先帝無負於社稷始雖困於讒慝及 先帝一旦悔
悟追崇贈謚錄用子孫誠爲一代之宗臣蓋有扶
日行天之功而無盜權竊柄之罪竊意 先帝在天

之靈亦必深念之古者賜布之爵以班兄弟之賞釋
者曰分死者之所務也喪之行也必朝於祖廟記者
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雖以追崇先念
爲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合 先帝
之所念而徇 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臣嘗
陛下欲起秦部而群臣爭之欲保全史宅之而
群臣又爭之欲用史嵩之而群臣又爭之雖然此猶顛
木之有由櫱一旦復生足可撥而絕也今乃欲取其
根而再植之臣恐此根既植枝葉蕃滋則禍本亂萌
皆由此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得于大烝則自
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宗臣不在茲選事大體重

是以先朝必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集議僉然
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 陛下一出令之誤則
在朝廷之臣必將聯章累牘争辯不置以費 陛下
區處用敢冒犯斧鉞縷縷言之庶幾息鄉貢於無聲絕
影於未動所以存全事體保護聖德必不使有纖毫
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 陛下深思而速定焉
取進止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臣伏覩 陛下親攬大政特頒手書首以廣儲□屬
臣飭百司庶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奮勵然而
終以深濡熏習之久回遹之謀淪浹肌髓郤夫手人
頑鈍寡恥貪黷債帥誅求亡厭此風終未殄也乃者
陛下特發御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
一發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為解
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於一出將
為晚節計耳與之初辭宗伯再辭天官今又力辭政
府古所謂大臣者與之庶幾有焉今若頓其沉靜廉
退之節表正羣工亦足以革競鑽浮靡之俗臣愚
欲望 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
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釋然而來協助親政則
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臣無任區區

貼黃

臣妄揣聖意必謂臣言為然輒擬撰趣詔數語以
備親灑伏乞睿照

奏乞審度覆畝利害以寬中下戶

臣伏見比日以來韃勢浸迫淮襄方蘇蜀風擾以
窺梁益躪豫坊唐以睨襄漢攻蔡息以闚光信楊
歸聚兵于山東以尾其後陳溫偶亂于淮西以撓吾
圉而內之諸帥方且相為敵讐當此之時不特賈誼
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矣獨幸人心
未攜猶可憑藉扶持以永天命而楮幣一事乃至重
煩朝廷區處今諸儒生之學自孔孟者而行管商者
不爲之策此豈其本心也哉方是其議則將輒已甚
發在目前助成其說則上下騷然怨咨溢路則如
之何而可臣嘗觀古之人君雖不免用民之力然必
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窺見其猶有此心則亦諒其為
不得已之政故以劬勞爲悅以見憂為喜者世亦有
之今覆畝而征至下之策也苟又無誠信懇怛之心
以行之民其不解乎臣嘗言之有位欲將人戶物力
第為三等而分為三限以責其上上者入初限次者
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而人不以為然是說也蓋欲藉
上戶氣勢則以振作楮幣或可望其指日增價一也
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不納今先及上戶

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未見畝步苗頭之數只得丞同
科數是致中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今若令上等先納
次及中等俟納及太半之後萬一猪邊補復則下戶
或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說皆以示也小
之意而條目之設乃未及此或者不過曰上戶先期
輸納則中下戶及市責稽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
皆勢不衆多獨不能豫為之待乎 臣 又欲每路分命
監司帥臣二人或三人庶責任稍專才否易見今每
路止擇一人萬一行之不善則一道皆無所訴 臣 謂
此事之行怨謗紛紜決所不免若條畫明備舉行得
人則猶可救藥自數十年來大臣不諳詳待從不論

思久矣今年執政從官至堂會議此四十年所創見
然而利害之要皆在條目而有言者不能盡行則何
益矣 臣 嘗見杜衍出守永興時夏人初叛科調督迫
民至破產亡身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
不勞耳乃為之區處計較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今
使監司郡守皆如杜衍之心則民雖勞而不怨 臣 愚
欲乞 陛下以 臣 所言付之宰執俾為條目分命監
司帥臣分郡任責必當官對民合畝撥必先督貴近
之家庶幾中下戶之產實得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人
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

貼黃

臣 伏見修內司所管田畝恭奉 聖旨特降會子十
萬緡趲封樁庫交納以備截鑿 陛下既以此率
先天下矣若貴戚權勢之家皆能上體 聖意以為
中下戶之倡則此令奚患不行伏乞睿照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館職策

荅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蓋數千百
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
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撑東而西傾捉衿而肘
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
使吾 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潒應有別國是歸一士
心不偷則紀綱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
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爲立國之
規者方搰㩳姧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
病膏肓之喜而倉扁之驚也我 國家之有天下也
以仁厚立治體以宏大植規模賞儒碩才肯杜壓撓
相與修明紀綱以爲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姦憸
權慝宦吏輿隷不得以撓竊晉后家閹尹寵昵嬖倖
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
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則大臣
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閤小臣封章和壓隨即正救
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
而軍政隳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
獄繁矣一絲之棼而頭緒如蝟是安可不循其本而
爲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內則拔之禁近大臣試
以藩岳而後用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遲以歲
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爲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俾
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績
用咸著況郛若水能使老師宿將屏氣懾息韓范諸
人能使悍羌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効有如此者
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帑藏非條例之有定數者不得
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有專案以關防出納
之名數人主不得與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
具皆所以防微杜漸不欲以隙擴恩濫賞之門也紀
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過有
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如山積而至於貫元
康定間民不加賦而帑藏盈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
杅獄之寄 列聖尤重既分遣朝臣提點刑獄又間
遣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棘寺與審刑詳議之
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其責也則令詳斷
官不得避事奏煩 朝廷乾德詔書 列聖遵守紀
綱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盛度知審
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曆之間 郡
數奏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自熙豐大臣以私意
誤 國引用資淺新進之士布滿中外要官右職皆
出其門廢棄典章崩壞法制凡 祖宗所以維持斯
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衆證皆

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勤兵費財都向充謂之從
出師屢敗使貂璫御制諸軍而士莫肯爲用則軍政
失律矣釐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 朝廷
置勞通傳以說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目前之律
議論蠭起奏讞駮勘之條制著無常鞫獄或由內降
必傳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銳意求治悉
從更張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作新庶政也而
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歧險佞競進舉措
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體使無元祐則陽九
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滿人
意哉即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

既立則節目所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爲之圖而紀
綱之地殊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竊謂天下
者當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搖於浮
言朝綱多改而無成規士大夫狃於苟偷阿意順旨
而無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
慶元之初嘗爲紛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靜未幾
又爲皇極之說矣未幾而易以振作上既無一定之
論以把握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倖門
邪徑枝闢蹊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傳聞追媚
時好求容左右和闇按劍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而
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紀綱以爲出治之本者處不動

於耳目以爲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嗟
夫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充塞兩行掠祿養謾稱
無 人爲上分明之始以將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
餘年矣舊臣宿師日替月零驕將騃夫父廕覆籍未
嘗有撫革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有
功名之望剝下媚上背公首私甚者恣於貨賄操法
撓於請囑庸者有輪假貸子錢者有輪每旬當報幫
給緣會或以纖錢充給而規其倍稱之息戍兵之憤
惋不恤也市芻草以給戰騎往往抑嘊均備而乾沒
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收房廊掌固
易置儲務造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役使科

抑殘同奴隸方時晏安而專事朘削士有離心而無
鬬志萬一有犬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是安
可不講求其故乎閫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東召對或
覲節鉞或圖移鎮傾囷垂槖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
此其谿壑之欲豈曰僅償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
也姑以財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
地不能當天下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
萬而經制月椿等錢二千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
錢千二百萬四川之鹽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
校之 祖宗取民之數不知九幾倍矣而平居無事
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鰓鰓然若不能

一朝居者祠牒積滯而亟出空名抵以重商賈之疑
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爲市甚者爲關而招
誘綱運反以致諸郡之闕而稍擲始至使官吏得以
姦縁爲姦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窺
議如此萬一有亦白晝之警雖有弘桑亦不知所以
爲吾計矣是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薦
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后家之廟修於
曠壘棄被庭内人動以千數今其甚者封樁内帑破壞
皇陵之成規　御前軍器修内司營造之需關撥無
時比部不得而駁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
之全力修法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與

之等此可憂者一也姑以刑獄言之　祖宗立法罪
疑惟輕令甲所載凡無證佐不經檢驗法輕情輕疑
慮可憫皆得以上于朝蓋慮其冤抑而無告也因循
日久而胥吏緣法舞文應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實
或導之以前六者之條遂就問囚以爲奏讞之地獄
司受斷而飾詞法吏交通而棄法天下之獄歲上于
朝廷者充曹物府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
皆疑慮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廣
之闕報可之命近輒逾年遠或再歲瘐死者不可勝
計詳刑之職無實可覆是可不講求其故乎守令務
爲姑息不肯任責而寃吏之於州胥吹毛求疵甚至

可問勘官違沿推獄竟蔓之差使入一案推結之文
若經從奏裁則省部攝案備法不復駁難舉天下無
一可死之刑蔫徒之所以輕犯法而獄訟繁多寇盜
之興實基於此此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
也財用所以強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經
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焉則紀綱之不
可忽者如此上御將思將固營申飭諸帥至謂專責
殷削籍爲苞苴可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
極矣非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　祖宗故事
參用儒將自宰職奉從以至藩方帥守其有年勞素
深威望素著者諳歷山川道路甲兵財數者命大臣各

以一二姓名條上叡旨　璽志俾之分領重鎮假之
以權而久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請
將素所屈服遇有緩急則援以大將旗鼓俾得以盡
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受節制出入戰守爲所
指蹤耳捨是不思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
以宣威則上下扞格舉措乖方往事可鑒也況介胄
之夫寡廉鮮恥而恣爲聚斂又熾專委平上旰食渴
治固營申命大臣兼總邦計且使之參攷内外財賦
所入經費所出可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帑藏不
難於理其外而難於理其内蓋外之出内有常可以
考覈而内之耗蠹無節不容預知所謂國用司已徧

行取會諸路上供與入及所在錢物名數該載於自
内帑取一歲非況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紬國用
使別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討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
平時比部駁磨之具文則内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
以紹興制度爲率約爲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
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 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
萬萬足可爲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
僅爾豈其承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
嘗申飭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
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按其奏讞之塗則省
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

可貸可殺而皆得以上聞則 朝廷固有好生之名
而又非古人刑故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勑令所將
奏讞之法詳加討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
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
結錄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
夫憲司豈專以殺爲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
申欲予之生則奏甚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說
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爲傅會而寃死長奸者乎三
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療之方
矣然脈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
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

強兵儲粟以厚粮亦知所以用強其國矣然紀綱不
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
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協志議
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
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庾翼徙鎮而王
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
非之元溫議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内之
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敗衄間雖
小有克捷實爲溫裕僭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
講皆以在内之紀綱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
咎在彼而不討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

於内修而緩於外攘内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抹辟如
支傾撐力撐拄不急則小小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對
敵如麥恭嘗量蔑色不緩則失請先言其内者人主
恭儉寡欲淵默臨朝固未嘗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
聞與外廷之士推誠臨問熟議而後行雖日御經筵
親近儒生而罕垂詔旨御便殿輪對百官而未嘗
可否政令之關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憂亦嘗及此
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貌浸輕威望不著旬歲
之間免兩執政如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之自
爲去就今一封朝奏則夕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
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反爲所詆

甚至誣抗臺臣而伸其私論一郡守則反爲所慢甚
至遷延歲月而不肯去簡墨未乾而已畀祠廩矣頒
言在耳而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
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置尋即罷去
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旋踵尋即收用
則賢否混殽矣千餘緡之贓掩蔽寬徙可也而百餘
萬之計或賞錄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
當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不幾於却
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內修請復言其在外者自
一二年來道路籍籍皆謂　朝廷將議北伐移戍兵
修戰艦蓄邊備犒賞緡城郭文移往來項背相望

曾未有釁而兩淮之間人情洶洶若王師之將至不
知　朝廷果有是耶抑不過堅邊設備而已有之則
不當使敵知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則不當使
敵疑疑則敵生釁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
進言者皆曰虜人困於韃靼而有危亡之形遺黎未
忘　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屯戍而餽餉
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斂横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
遺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此近日規恢之説所以上
下鬨然也然嘗靜而繹之今虜人積衰之勢雖猶強
弩之末然其奄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幷吞大遼蕩
剷瀛莫之區地廣形強未易乎圖而求其在我則廪

廪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爲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
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內治修明國勢增壯使
積弱之運固足以讋敵人之心然後徐擧而圖之此
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
擧二百年　祖宗之天下以輕試於一擲之與則擧
足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愚
陋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　國家大事
我不當言言之有罪則狂僭之誅所不敢辭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進故事

論儲蓄人才 十月十三日

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奏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為 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 朝廷有乏賢之歎如

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弊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蓄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朝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一二年之內講求為後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伏望 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

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寇求相於後世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 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為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專任西事 本朝人物於斯為盛而靖也以一事之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為言臣聞天為斯世生才自足給一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是常知多才之可歎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棄取並當如醫之儲藥工之擇木粗細尋程大小各當則

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患乎事機之遲至若自後世皆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弃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畀夫未能射御而責以從禽然且不可致其為射御不已多乎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晝翰以守之亦可謂早矣而臣普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未嘗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為太早而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為然 也之百司庶府外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頃儻謂其可采惟 陛下速圖之

論夷狄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回歸狀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望擬渾瑊戴休顏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以頑惟學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聖旨所加賀良策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溆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懇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夫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衷懷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多端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嫌多端於斯可驗逮至涇師搆亂都邑陷淪李懷光戎猶在邊因請將兵共討寇難陛下推誠以納厚賂招來逗留持疑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遲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幸梁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釁推移頗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焉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勵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為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在我之虛實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王以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嘗不示猜閒然亦嘗引而致之倚與為援而略無防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為陸贄所為李晟猶疑之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以援其情不難知也德宗倚渾瑊李晟矣必幸其可以為助聽之不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懷疑懼則德宗又以為憂以一結贊之來為喜一結贊之去為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為此廪廪也陸贄獨曰此社稷遐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為藉令倚仗結

贊幸而成功猶懼無以賞之而況狼心貪很阻詐橫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遽爲之憂喜乎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古之所謂待夷狄者亦惟盡吾所以自治之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祗見其害未睹其利也結贊旣退旋復舊京初無稍乎蕃戎贊之言旣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貽後日刼盟之悔爲千古笑至是而贄益有知言之名然已無及於損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旣約而復渝盟使已來而自卻此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以贄之所言者爲今日獻願 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

治之實而常爲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有以待之也

論感民莫先 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唐陸贄入翰林嘗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奉天改元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緒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召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循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

臣聞感民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臣嘗觀三代而下惟漢文最爲篤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乘恩朕之過失以告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責己之重以周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率天下惟一己之從此非可以空言從勸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雖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於詔誥命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至亂階變興都邑臣等語言雖以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去其不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己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爲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內憂外禍無歲無之而每 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詔臣習成諛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年穀豐登四方無虞扶抉聽 詔之民無不愁怨以爲朝廷之不恤人窮也今幸 陛下親攬萬機而是非世相承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似謂禁旅之變自誅參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他京口之變自道入茅山之後漸已銷聲可保乎安雖以廟社威靈凡可怖可愕之事往往幸而銷弭然喜諛佞而惡訐直樂蒙蔽而咎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爲常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爲 陛下告此不可不過爲之慮也

論寇黃二帥 閏月一日

寇恂徙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私鬭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友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戢部將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殊無責己之意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愧謝然後分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強暴凶狡有不容不弭耳而帖服者惟無所可否務爲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耶慶曆四年韓琦爲陝西四路招討都總管四路都部署兼知渭州狄青爲涇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

戩固請罷役戩還自陝西罷役而戩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從遣人代滬又不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械送德順軍獄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會平歐陽脩之論曰宜命中使審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違節制自當臨以軍法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失城以遂已臣謂如脩之論則實得君臣之情分盡矣紹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命張俊屯建康先是浚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不受今浚奏乞降 聖旨而俊亦奏於朝甲可乙否 朝廷難之若平趙鼎之論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然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遵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庶失事幾臣謂如鼎之論周旋曲當則上下之體統正矣張黃二帥比有事宜各致已見以圖補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有私鬬之虞審其如此則所關甚大此在 朝廷所當諭以賈寇之事俾各釋前疑共濟多難不則脉絡不通緩急不相倚助如國事何惟 陛下留意

論乞 詔諸帥任責處降附安反側 八月二十日

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他内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寘之於堂奥之内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横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降羌於扺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爲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邪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威徙内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矣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顧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自側聞日者 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弃縣以備奔走華戎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黃之間或以搜求主樴爲詞或以收買軍需爲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閫未必足以杜其狡猾乃聽其自爲出入邪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 陛

丁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慆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　陛下速留　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爲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　陛下斷而行之

論黃陂叛卒 八月二十五日

唐憲宗時裴度上疏云云　淮西蕩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授蓋自夏蜀山東澤潞易定魏博貝衛瀛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絶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衆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師不和　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治黃州匪但控扼要害實以兼總黃陂克敵一軍也旣命楊恢分閫恢而可任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殺叛將死責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暈旣叛以後其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荊鄂都統王旻今舍制閫不付而付之屯司臣所未諭也觀楊恢之詞謂旻有誘叛之迹繼而旻之告諭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營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爲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爲嫌殆有嘗試　朝廷之意矣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綏御以至於此坐以虎兕出柙之罪恢尚何詞然使旻以誘叛而獲厚賞

珙以述叛酋之悖語而獲迁除則是唐末藩鎭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　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無事姑務護疾不如誘叛而受賞跋扈而動則長此安窮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力圖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二

狀劄

辭免召赴行在狀 三月十八日

伏準今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李壁魏某范子長並召赴 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借其辭免伏念某孤遠之蹤去秋以侍養不便力懇外補誤恩從欲畀守近麾萬里西歸今春僅至蜀口脫身風濤寇盜之區謂將善還田里以需闕次而遽聞逆曦之變義不容與賊俱生亟回江陵以俟平定敢謂清朝未忘憐其間關狼狽再頒收召自當聞 命首塗即趨 闕庭竊緣今來逆曦授首蜀道已通秘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替羅植闕以便私計實出洪造

辭免召赴行在狀 四月二十六日

照得某準尚書省劄子閏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魏了翁召赴 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借其辭免伏念某蠢以疎陋久玷館學歲在丙寅以侍養不便力懇外補誤恩從欲畀守漢嘉歸至蜀口適遭逆賊之變亟回江陵以俟平定繼叨收召聞 命未幾復報誅賊遂具控免申告 朝廷一面起發沿途聽候 指揮行至廣安軍方被寢免之命仍奉所生之親以還里舍待次年餘方杜門以便親聚忽又準今來新命在於寒遠實極 寵榮況 聖上總攬之初鴻儒碩輔咸萃 本朝幺微晚生得此望表自當聞 命首塗即趨 闕庭以觀更化之盛奈莫及明時少容展竭竊緣某向來陳乞補外之日正以所生之親不諳風土氣疾時作歸途又以關塞往返泝沿今鷰巢甫定若再為萬里之役必不能將親就養人子之義實非所安欲望 朝廷特與敷奏收還召旨姑畀頁祠或仍與在外一合入差遣庶幾稍便侍養不違初心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 上四川制置

某伏見四川改官人引見員額自數年來班次之久有至六年以上者人才滯淹莫此為極利路帥司嘗有申請竟從中格制司又嘗刷具邊邑再以奏陳雖即報可然猶候被給日方理須入月日過者明釋甚皆須遲二年亦才異數然尚有四年積滯終未有以大慰士心竊嘗參稽議者之說蓋曰人之精力有限今棄之於方壯而用之於既衰急實治宜不若此又曰所在縣邑頗多闕官今不以委之於京官之稍自愛重者雖以選人之貪滯者選之猶庸者亦得以例為之或委之於初官之攝事者又說曰以二人奏舉關陞又五人保任改官夫八人者既以為可用矣則當汲汲用之乃反因舉主及格投之閒散至於五

六年之久是不惟無罪而廢黜之且反不若未有舉
主則猶足以祿仕也是三説者誠士論之所通患然
言之固已爛熟而朝廷卒未能有所變通於此則以
言者徒能爲淹滯者慮而不知爲　國家事體惜耳
某竊惟　國家事體務在奉行故事謹守成法　祖
宗已有之規不可以輕紊　祖宗所未有之事亦不
容於捌爲今君臣上下保治於不庚動由舊章而有
改作用能覆精扶持齊世興治明效大驗蓋可略睹
然獨惟夫今日之事既曰動由舊章而獨於改官人
待次一事本非　祖宗舊法或者尚曰趨班放行恐
非故事此某之所甚惑也　國朝自天聖以前諸路

薦吏未嘗限員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得薦人舉
員雖實係約亦簡而改官者不過數十人其事與今
不相似某吏不敢遠引止以慶曆以後明之且自慶
曆視天聖舉員則既狹矣條約則既煩矣而改官之
數歲日益增然選人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得
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有待次者六七十人
吏部郎以爲言治平二年又積至二百五十餘人賈
直孺爲御史中丞力陳滞留之弊并三月乙丑詔書即
命輔臣圖所以更張之迨元豐著令乃以五日引一
甲每甲引三人蓋尊以班次積滯爲慮元祐初改吏
廩每廩日門謝或有淹延今並改殿引見訖即赴內

東門謝所以爲改官人慮者委曲若此至紹聖忽複
元豐之制相承至于紹興末之有改至隆興之初始
以八十員爲額而吏部已謂員額拘礙必致留滯詔
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乾道三年東南改官人以百員
爲額而四川以二十人爲額吏部侍郎黄鈞以爲多
寡不鈞乃通爲額百二十員由是改官人無復有待
次者　七年十月僅有溢額者三十餘人至來春引
見吏部以爲請聖特令且奏引見由是更不限定年
額未自冬徂春不過待次三閱月耳當時之論已深
以滯淹爲憂亟令引見更不限額至淳熙始以百員
一時之請再定八十員爲額員額之狹蓋自此始而

四川僅存十五員之額亦前此之所未有也然員額
雖狹而時有趨放只如近年楊端明即蜀嘗以爲請
旋即施行吳侍郎於更化之初又嘗建請待班人一
百作邑亦復報可蓋未有若今日待班之久者也且
四川監司帥守每二歲約通舉改官三百餘員嘗有
六十人改官雖不以盡然且絶長補短亦當有四十
員今每歲止以十五員爲額故滯淹之數自五員而
積也又如科舉取士南宮約三百人四川類試約百
人是四川亦當四分之一若以每歲引見改官八
十員以四分之一言之則四川亦當得二十人之額
今止以十五員爲額則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東

南一百三十郡歲得五十七員及捕盜八員改官是
二郡而得一人四川六十郡而歲得十五員是三郡
有奇而得一人額之不均亦莫甚於此故東南之班
未嘗溢額而四川之班每待久次其利害蓋亦睽然
況自近日以來制置大使司歲有職司狀十五員選
人改官每以職司爲慮今一年使有一班之數則改
官者因此稍衆積滯之因亦未必不由此七八年前
待次者不過一二年而止雖逾越二年而尚有四年
之積 祖宗故事有罪者展年引見今舉員既足而五
六年方得引見是使天下皆爲有罪之人似於明時
待士之體有所未周急賢之道亦不宜若是其緩重以
祖宗舊法亦不若是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獨此
一事固守近比輕變舊章良爲 朝廷惜之愚者
朝廷亦未必有意於輕變舊章特未有以是告諸吾
君吾相者制置閣學侍郎方以脩名得望典領方面
有如人才之久淹朝政之久曠比比皆然如某部說
或有可采盍以上之 朝廷有如慶曆故事不越旬
日即得引見元豐以後故事五日即引一甲乾道三
年故事通以百二十員爲額不爲東南四川乾道七
年故事將待次人特令引見更不限定年額此皆載
在故府猶可覆視若曰時異事殊不容膠柱則未之
近比如頃者丁卯戊辰嘗所施行或盡數趲放或一
面注縣僚舉其一而行之豈惟人才無滯淹之嘆澗
邑無闕官之慮而於 朝廷急賢渴治之意所關甚
大爲士者似亦得以免於舉員既足當選而默之誚
也陵節僭言某知罪矣

辭免除直秘閣知瀘州狀

某倏被寵靈莫知攸措竊人微位下不當輒有控辭
然念寓直木天蓋示有功之勸作鎮方國亦疇已試
之庸而某驟自疏蒙猥官曠弛旣點黜平之寄復塵
漕輓之司雖勉竭於頓庸曾未知於補報敢圖異秉
忽誤恩除還十三年策府之舊遊畀四千石列城之
新命荷恩至此揣稱蔑然當拘出位之嫌弗控循牆
之避雖進公議汔愧初心縱以瀘南空官且令承乏
豈容延閣異數躐昇非人某見已擇日祇拜成命遵
照元降指揮前去交割新任職事外所有直秘閣恩
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横渠先生謚狀

照會某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
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
賜謚俱荷 聖慈並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毅
然孤蹤信謂榮幸惟某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
殿校書郎同知太常禮院横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
之請蓋爲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間已曾下禮官

勸當然至今四年未嘗施行學士大夫不無觖望照得橫渠先生奮乎關中闡明禮學窮極道奧備體而獨造兼體而不累其於理氣性命之分益信擴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祕示後學有已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代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卒也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問司馬文正公則謂弟子誄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於朝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况董殆不足進自其既卒中外自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謚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令乞檢會自僚累奏於三者之間凡可以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 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得其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恨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檢會某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新民善俗所關不小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誠狀

某伏覩慶元重修令帶職朝奉郎以上初遇大禮應蔭補子孫而陳乞蔭補期親謂見有子或孫白身者照得期親則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則固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出繼者若緘嘿不言則 朝廷無由悉知敢犯嚴譴輒有控陳以冀垂察伏念了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子曰嶸以祖母之兄高幟無子自襁褓間取養嶸爲子後來嶸既知爲魏氏子嘗欲歸宗却因冒請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禮部恐費申明遂遣了翁代歸本姓比歲本生父母歿了翁兩次並乞解官持喪已蒙 朝廷允許惟是生育劬勞之恩終未有以報塞又念今官及帶職貟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贈合該奏薦而嫡兄弟之子不得與欲歸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違一念及此莫知攸措偶因讀史至三國志其間一事偶與此合且朱然本施氏子也朱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治取以爲嗣然嘗請歸本姓吳主不許然既卒父喪乃表其子績還爲施氏後以奉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揆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見本生父嫡長子奉議郎高載與了翁係同胞兄弟辛勤一第嘗末及貟郎而卒有子斯誠在了翁爲本生父之嫡孫親兄之嫡長子前一次明堂大禮了翁合該奏蔭緣丁本生母喪有礙陳乞今再遇大禮了翁雖有一男並係白身若論人情豈不欲先任其子緣本生之恩未

報私心實有未安今來甚慕欲將合得恩澤一資奏補親兄之子高斯謀庶幾藉升祿以奉本生父母祭祀則上以彰　聖朝孝治之意下以慰人子報親之心委非小補如蒙　朝廷矜其區區報本之誠出於真切別無它覬即爲敷奏特依所乞則續當畏條式別具狀召保官陳乞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聞命自天踧躬無地伏念某階緣薄伎塵玷儒科作牧作監雖久勞於外服非卿非監遽躐冠於庶僚適於三年更迭之閒兩拜元日召除之命荷恩異甚搞稱羨如而況載筆右墀聯煇西省爲公朝之盛選而儒士之榮觀非所據而據焉方數久假莫之爲而爲者曷謂眞除令明時不至於乏才雖成命奚辭於友汗欲望　朝廷曲垂其衷悃賜以敷陳俾仍服於舊官圖終酬於異數所有　恩命某未敢祗受

乞祠申省狀　閏八月十六日

某冒干嚴分儻有控陳某猥以空疎充員記注殊榮無補擬咎自招頃自八月以來忽染瘧寒之疾遽投剛劑速取痊平而留毒熏心蘊熱不解肺肝熏灼嗽逆上衝脉息沉綿肌膚銷鑠醫屢更而莫效藥已徧而罔功自憐薄命之浮危上負　清朝之簡拔重念某起身寒地早玷儒科　大行皇帝慶元龍飛首被親擢尋以學官館職歷事嘉泰開禧既詭外庸洊叨劇寄茲又猥從禁列日望清光始終恩榮度越流輩近者駭聞末命力疾造廷羸頓之餘一慟幾絕幸蒙予告全養餘生然而弓劍方新不與攀號之列几筵如在莫伸朝暮之哀哭泣悲摧益增疾狀矧聞皇訪落之日正始初精廣之時願以疲駑之軀少伸臣子之分乃自纏於疢疾曾弗逮於賡搖內愧私心外慚公議尚靦顏於乃位將遽戾於厥躬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洞察忱誠之請俯矜危迫之情姑畀祠廷生還里舍倘未塡於溝壑尚圖報於丘山

再乞祠申省狀

某上冒蕭鈇之誅洊瀝忱誠仰干造命某適者力疾自陳願匄蕞祠少延旦夕之命愚誠未格尚閟俞音自揣位下人微豈應洊有瀆而奄奄餘息生意索然敢復瀝陳上希從欲重念某得生多幸年加勞苦筮仕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以疾病告庶殫勤瘁少補迂拙而今茲一病瀕劇不聊有生身遭憂患命在絲髮矧六龍御天之始公卿百辟咸造在庭螭坳記言詎可曠職而某猥以負薪之疾杜門養痾形神支離氣血枯瘵非假以歲月屏去人事一意休養則病根不解少有觸撥隨即發動必將日朘月削以速危亡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矜其一再所請盡出血誠更

無纖毫矯飾姑畀祠官之祿俾得以生還田里償有
歲間濅有更生之望則猶能極竭駑鈍再効使令某
情迫詞殫甘冒嚴譴下情無任延頸俟命之至

辭免除起居郎狀

脩被寵靈莫知稱塞伏念某一從蜀道再黜周行聰
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冢宰掌治司馬掌
政徧叨列屬之榮祕書非監太常非卿又忝廡僚之
長遂簪聯於西省俾入侍於東墀旣分量之已盈致
恫瘝之交作重惟末季早仕 先朝乃於刀鋸之上
實不與覓黨之出矧況嗣皇新服威命群臣咸造在
廷而當興疾之餘數上祝釐之請柰㒲若此清議謂
何宜居幽黜之科盍誤序陞之遴左之左右之右惻
無記言司過之能可不可然不然必有未言得遴之
誚儻遂安於次補將自速於阽危欲望 朝廷特賜
敷奏霽覆畀累陳之情丕昭從欲之仁亟畀祠官改圖
邦哲非惟少遂微臣陳力之分庶幾不累公朝知人
之明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丐祠申省狀

某不避嚴誅僭陳危懇某很由疏遜再黜班行分量
既盈咎災伊至去歲之夏暑威所侵偶致痼疾恐詬下
剛劑舊毒不解以阽於危正當訪落之初數上祝釐
之請而悃誠未格及玷序遷黽勉支吾因循留滯自
春涉夏氣候和平雖病根未除而疾狀不作乃自庚
伏以後炎敵外攻氣類相求舊證復出眎盱熏灼欶
逆上衝曾經耗傷之餘所存血氣無幾至宸之劑寧
容再試平補之藥又不相投自揣餘生未知收濟及
今未甚不即哀鳴亟辭寵榮退就閒散則遷延歲月
寧望生全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檢會去歲累申畀
以祠廟差遣一次庶休疲瘵以免危亡干冒鈞嚴下
情不勝皇懼

再乞祠申省狀

某輒犯威嚴再伸悃款某頃以炎敵所鑠舊疾復侵
雖形體未衰衣冠粗飾而根苗弗剪歲月浸深或臥
興之不時或喜慍之收觸頭目眩而若醉體熇熇以
如焚自揣淳危速祈閑退而忱悃未格 詔旨莫俞
早夜以思進退維谷矧惟初政分任群工洞然無疑
倚以共事獨抱羸惫之質無能損益於時雖秉集而
不多雖百無而何關支持病體俛仰周行終亡用於
明廷徒有慚於夙志用是累陳私懇覬賜 公朝敢冀
鈞慈特爲敷奏假之祠廩俾返故鄉若幸保於生還
誓勉圖於後効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三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與䕫路暑遂感宿痾兩具公申力祈閑厤蒙
回天聽尚閼俞音仰體公朝遴擇之私輒守微臣靖
共之分嫌於煩瀆以取厭煩勉強支持避兆殘喘然
以暑感內鑠熱毒上衝體溫目眩疼眩足弱深慮衽
席自速顛危矧惟要近之官莫如言動之寄而迹蹤
自信愚戇不移顧以病軀有妨賢路豫辭帶去公論
謂何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速畀祠廟差遣一次庶
幾少休歲月以俟安痊或未及牽捐即乞檢會近降
更迭旨揮與在外待闕差遣倘未遽先徇焉尚有再
備使令之日

四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因宿疾力丐冥祠冒瀆之再三莫感通
之萬一未蒙鑒諒屬觸報聞蚤夜以思進退維谷重
念某被遇先帝幾三十年惟知極竭寸綿上報恩紀
未嘗虛有遜避仰藏 朝廷試用歷陳以彰忱悃某
自始立朝請外者再迨其在外辭召者三辭官者一
則皆各有其故某歲在乙丑偶因召試力沮開邊之
議大忤權威即祈外補以便奉親訖于明年洊請乃
遂歸未及里復紊命召揆諸情義所當引辭戊辰更
化之初收召衆正謬將鄙臣首玷特招宜不可辭而
某以親年既高侍養不便陳詞至再卒遂初心戊寅
之春除直秘閣又以異數不當冒受亦一控免此外
如守嘉守眉守漢守潼郡望非不高爲憲爲倉爲漕
爲帥事任非不重而自量材分猶可黽勉故未嘗虛有
遜避至受命之歲月正元日招徠盛舉觀聽所關而
某亦不敢固辭以煩 朝廷處分某之進退去就良
可槩見乃自去歲數請歸田及今夏秋又及三四方
聖明御極俊彥盈庭某非病狂喪心乃至數有懇控
實以不諳風土誤投熱劑以成痼疾經過凉燠之交
陰陽交持即感寒熱深懼因循顛躓絕望生還是敢
干誅期於得請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譸諆百端不謂
某飾詐以沽名則誣某矯亢以要譽而某寸心耿耿
天日鑒臨罔恤嫌疑必祈造化欲望 朝廷察某務
實之有素矜某自知之甚篤檢會累疏曲爲敷奏畀
以祠廟差遣庶以休歲月猶有生全之望誓將餘日
圖報大恩

五乞祠申省狀

某自六月以來舊病所迫四上祠官之請至經累月
未拜俞音所當陸續控陳期於從欲會從臣移書朝
論紛紜某倘於斯時申述前請則適以滋朋比之惑
重沽激之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

幾無戢觀聽而違日之間積陰爲沴疾勢益侵不容更有迂延是用不避形迹之嫌投誠造命之地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檢會累申早乞祠廩庶幾俯竟歲月扶養病軀儻未遽先狗馬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欸被寵靈晉臺寀處竊惟天生五材而民並用國有六職而工與居是爲要近之官雖直繕脩之事况於侍從言語之列當以論思獻納爲事苟非其人莫稱而長重念某涉世太早屬時多虞嬎因取忤於權臣不幸見稱於公論以是自信不疑所行然守此而弗移故動爲而得謗盡言無隱則人指爲異論直情徑

行則人疑爲沽名惟其無愧此心是以不遑他卹今乃猥由滯命久抱沉痾一年之間移病半之六月以來請祠屢矣今求去而俟命忽出綍以誤選書懼交懷進退維谷舊日饕榮而冒寵豈容力疾以自持况其稍識去就之宜粗知義命之戒不知引退將速顛隮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覆視累陳之牘或垂從欲之仁非敢具文必期得請

丙外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自夏秋以來舊疾發動屢上祠官之請未蒙俞允反玷序遷控避莫皇眷留逾切感深刻骨涕下交頤豈應固守不移之愚徒取厭煩上孤隆遇故自

效職以來請共朝夕罄言報稱不敢言去而近日以來積陰爲沴病本益深霜露所襲寒熱間作若不再申前請必速顛隮敢望 朝廷更賜敷奏檢會累申速與宫觀差遣庶攜孥東歸寄江湖以養餘痾俟其痊安別聽驅策頻瀆公朝無任皇懼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臣竊見近來羣臣請祠丐外止是三兩次不允不敢更有奏申初除權從官亦止是一次辭免別無再辭體例臣今請祠已至四五辭免已是一次自不當更有煩瀆緣臣尚有不得已者須至盡言故敢昧死以陳臣聞之道路自數月以來有人謂臣不當爲異論

之倡以致衆言紛紛有人又謂真德秀初對乃是臣實教之又有謂 朝廷疑臣多言不令再侍講筵故有怨望求去不已後來臺諫及翰封官文字或論分朋立黨或要譽好名大抵皆是指臣與德秀諸臣以孤迹之蹤實是疑畏不敢辯白會臣舊疾再作寒熱交戰晝靜夜劇恐漸成腹削故因此引疾求去不敢它有指陳以貫 朝廷區處又以取忤于議者然而臣之愚衷終有未白故不足以仰回天聽致六頒不允之詔雖國家眷待重臣亦不過若此臣感深至泣恨無以報若更有隱嘿不盡以聞則臣之本心終無以自白且臣自嘉泰開禧間嘗一再以狂瞽之言觸

忤權要嘉定更化之初首蒙收召以稱異臣之出處
具有本末比歲再玷班行亦嘗數有論建非是今日
方爲矯激劇烈之言況臣所論歷歷可考且臣一月
初對首告 陛下以此心即天心不可一毫有所欺
次論近來學術不明氣節不立末言元祐宰執侍從
臺諫經筵翰苑皆極天下選今當以此爲法至四月
初 陛下親政臣直前奏事謂當下求言之詔賞戴
謗之令當明 陛下愛兄之心當正山陽討賊之名
沿邊衛閫當用有資望人 朝廷政事當令台省得
與聞謀議天幸不可恃當不失士大夫百姓諸軍之
心末復剖析邪正二端至七月上封事則又論上下
之情不一上以爲是下以爲非上以爲公者下以爲
私此皆臣赤心血誠吐露傾倒更無留藏不過爲
陛下涵養心源愛惜事體扶持初政只願 陛下聽
斷之初大綱既正事事光明初無一毫容私其間今
議者乃指爲異論之唱夫閔倦於擯朋邪害正乃是
異論臣今所言皆質諸庶民而無疑對越天地而無愧
謂之異論可乎若夫德秀等學識文藝爲世所推臣安能
教天人彫琢至謂臣不得兼官故有怨望書此尤爲
無據觀人之法亦當察其平素臣自蒙 先帝親擢
以來未嘗有所依憑躁競冀乃今日忽以不得兼官
爲怨人誰信之其如朋黨之說則臣但見今日士大
夫以利合者甚衆以義合者極少然而以利合者利
盡則亦不可保今正恐義合者之不多而非朋黨之
當慮也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
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
也臣自聞此等議論私自惟念 陛下富於春秋聖
學如川之方增此正百官修輔澄源正本之時當
養之以厚不當迫之以薄當養之以誠不當厚之以
欺況今天下事勢姑以一二言之只如山東忠義已
猖而尚多反側山西諸蕃族來歸而未知區處正如厝
火積薪以而既然所宜及今惜陰愛日相與圖回而
上下相御無一人言之者雖下詔而求亦寂然不以
爲慮蓋遲遲兩月幸而有數人言之則又相與環攻
而國所矯甚者排根詆訐使之不得安於 朝廷之
上臣所未喻然始也猶幸 陛下之不惑於浮言故
臣雖百喙交譏不皇恤也後來紛紛不已卒至施行
輕者奉祠重者鐫罷又甚而至於追削羈管又甚而
至於逮治其輿隸臣嘗欲爲之辯白救解又慮言或
不從則拯以益 朝廷拒諫之過非所以愛惜國體
故且隱忍循默而終非所安況始爲求言之詔爲厚
倫之計者臣也今以言得謫者相望於道則是臣實
創此說以爲阱於國中也臣以此寢食俱廢恐亦將
負謗於天下故數數求去不但以疾亦謂不得其言

與夫衆議所集二者皆當去況今位之以論思獻納
之職班列最高則責望愈重臣皇懼莫知所出故辭
之愈迫非有它也竊意 陛下與二三大臣所以未
聽臣去者不過曰眞德秀諸臣方以罪行今未欲使
臣繼去臣一介寒微謬蒙 先帝始終拔擢 陛下
一再選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恨無以報塞
且臣以孱愚得官過當磨勘仍是自陳非超然山林
不慕官爵者今於美官要職牢辭固避幾若不近人
情 陛下於此可以察臣必有不可留者矣 陛下
若謂臣之去留相關事體則今來差除已是報行中
外之人皆已共知 聖朝寬容盍下不以言語罪臣

自緣臣以疾病數求閒退似於事體元亦無傷臣既
以疾未能供職留令累日深恐人言日甚不自皇安
已一面移文糧料院截自十月分爲頭住請俸給聽
候指揮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檢會累申收回今來
新命速除臣宮觀差遣一次庶扶病歸伏田廬倘
年歲閒體力粗充本心亦白則東西南北奔走惟命
所不敢辭瀆 聖聰伏侯鑕斧之誅

丐祠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眞切之懇已具累牘茲不瀆敘竊惟法從之
選儒生所榮矧在寒微得此殊遇所當體承眷寵極
竭疲駑終守靖共誓言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丐歸
屢却而請不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體抑亦
不近人情況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庶府夙夜在
公乃獨譊譊屢陳私請人皆謂其可已已亦厭其太
煩而退自揣量終難勉強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
心志稍紓疾病粗定則奧捐効報夫豈無時若必縶養
榮不知引退豈私心之有愧亦公議之不容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畀眞祠毋令更有瀆煩
以重貽方命之譴即拜始終保全之賜

牒糧料院契勘供職月日帮行請給

照會當職昨爲患告假申 尚書省乞祠九月二十四
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除權工部侍郎遂

承貴院送到十月分俸給緣是九月末辭免未下當
職不敢收領移文貴院住帮聽候指揮至十月初五
日再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當職
遵從 聖旨方於當日赴部供職所有九月分以後
至十月初五日以前有在假乞祠及未供職日分合
行住帮却自十月初五日供職以後再行帮支方敢
祗領須至公文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奏狀

伏覩朝請大夫權發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
舉常平等事虞剛簡才資開爽學識疏明得善則爲
行而無疑見義則勇爲而不懌其再守郡符遇紅巾

之變給軍餉嚴江防威聲既張寇不敢犯其兩將應
節當多盜之衝修保伍明賞罰規摹既立境內用清
蓋學非空言而才濟實用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應詔薦楊子謨等五人奏狀

右臣伏覩陛下自即大位尊禮耆老招延豈存善
皆以在外服不求聞達於時者凡以章示好惡翰移
風俗之機莫切於此猶以爲未足也詔有位之士各
舉賢能才識之士且誨之曰豈無才德道藝韜晦而未
用者待我後之人臣敢妄揣聖意於以蓄未用之中
偏加搜索凡得五人謹用開陳仰贊察舉臣伏見中
奉大夫直顯謨閣楊子謨端凝而質實寡欲慶而粹明
家居十年信道益篤講明義理之學以淑後進一方
之士執經受業有所趨向正雖已家 朝廷爲續祠廩
而精力未衰久實閑散公論所惜朝奉大夫新知漳
州陳宓簡廉而端方忠蓋而平實事所當言冒犯忠患
而不顧義所不可雖見得而不爲 朝廷累擢名郡
雖若深知其人而久在外服未究厥蘊朝請郎主管
建康府崇禧觀徐僑志資清方學宇高邁孜孜體國
不以得失貳其心恂恂守道不以貧約累其守 朝
廷畀之祠祿雖已表其康靖而尚淹家食未見於用
奉議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李燔學精而識明行安而
節和家廬山之陽堅苦刻厲守其師朱熹之說若將
終身焉嘗除職事官乃自詭以民事 朝廷嘉其請
退特旨改秩雖去庭列而僉論所屬蓋不止此從政
郎劉宰秉心靜專迪德平正居官盡瘁不求人知行
修于家學修于鄉人有緩急必從扣問事有曲直必
從取正今久不到選抱朴里居臣謂此五人者或蒙
朝廷擢用寘之華近則正學直道隨事救藥不惟有
補於時而清規亮節表表朝端亦足以章好示俗此
於初政關係匪輕臣今所舉皆是事實後不如所舉
臣甘坐謬舉之罪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右某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月省同奉 聖旨
魏某除職予郡二十三日續准省劄備奉 聖旨魏
某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實見關某修開成命倍
惕危衷伏念某頃因屬疾之餘數拜祝釐之請一年
之內移告累旬六月以來陳情八上曾玷共工之貳
再勝祠免之詞獲奉眞祠稍圖私佚茲叨誤東除閣
命并膺論撰之隆名畀藩宣之重寄況殿閣十有三
等集英獨號於熱官而荊湖十有五州常武實稱於
重鎭豈以抱痾之久屬茲求退之頻知其不可爲而
爲是謂非所據而據周章失措跼蹐靡寧皇恐望 朝
廷特賜敷奏曲怜病體覆視累章陳毋拘文汗之嫌俾
遂歸田之願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新渥忽臨愚衷震懼伏念某自貽大譴久爲窮荒怨毒曠蕩之恩俾得返其田里至又盡還職秩申畀祠官既度越於前聞實超踰於常分今者誤恩申錫畀守寧川就命邊陲起家要郡宜殫忠力圖報鴻私而某尚有愚衷不以控聞是爲自欺某自五谿還荊上霧下濕遂成寒暑之疾繼以仲女卒于荊邸哭泣無聊扶持西泝至夔門又有亡弟之訃幾不能生會叢卒內侵驚憂棄之心氣怔忡手足戰掉幸已與疾還里正念屏隱休影以佚餘齡而成命驟頒俾當郡寄方時多故豈臣子辭難避事之時而陳力不能莫容勉強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知瀘州狀

三命益恭方祈及今十連有帥更誤陛華顧惟瀘潊之餘莫稱便蕃之渥弗慊再瀆用瀝孤衷伏念某去國八年還家萬里曲蒙寬宥已戴生成豈期職秩之驟還況復寵靈之狎至申加祠廩端畀郡符累蒙特異之知惕若滿盈之畏亟籲天而遂避正辭地以淩兢未拜俞音遽叨改命峻西廂之新渙枏東蜀之舊封因免得遂以榮爲懼載惟秉悃已具前章實以與疾憊鄉驚心江路方寇氛之未靜而家難之相仍志慮怔忡形神勦瘵矧當今日莫重上游昔膺存撫之司已劇艱險之懼乃若通班寶閣侯封松階尤深蔑之慚敢後循牆之避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侶自代奏狀

臣伏覩某官游侶故軍器監主簿贈謚忠仲鴻之子也仲鴻首發大義有功　先朝遭值權姦坐不盡用侶以生長閩見克承庭家氣粹而識明外嚴而中裕自爲小吏端靖有守人固期以遠到後以制置使崔與之辟爲召置同行風力肅明奏論剴切引義觸上無所回撓今詳刑一道推茲擿伏伸枉察冤果毅而行以公精明而歸諸厚今負大學氣多士歸心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臣猥聞成命倍惕危衷臣竊惟天命五服五章示咸儀之分執人主一嚬一笑關風俗之樞機矧天正開三統之元而地節親萬機之始簡修別嘉旌善勸勞器名豈可濫於假人爵賞惟加於有德而臣迂疏而寡實用愚戇而乏通方投荒既幸於生還圖報未知於死所越足於南維之絕徼汗顏於北定之良規方期暮歲之閒力控明衷之請王靈驟及商賚優加西廂峻寶閣之華內府錫金鞶之寵職加二等服侈九鐶三紀勤勞夢想不到十年閒散榮望已衰寵光忽逮於師中爵服遽加於分表被恩深厚揣己戰兢事絕

出於前聞義不容於終默仰祈睿鑒俯察微悃亟寢新命增秩賜金惟良吏二千石而不稼與穡胡取禾三百廛毋拘反汗之嫌庶釋素餐之媿

辭免召赴行在

臣猥被寵靈莫知稱塞臣聞名浮於實者謗之府位隆於德者咎之媒自揣孤蹤偶逢興運惟有壹心而藝力不能究古而同聲雖取忤於權韓實受知於先帝出司監牧入侍禁嚴迨皇明繼照之初亟令相保權之始又弗容於異論致自陷於深文方其遠從於夜郎已分溘先於朝露不圖睿斷特俾生還既守藩於排羣議之時且錫寵於親萬機之始松阤申加於齒錄爲難復誤於腰黃賁於爵服之加甚矣器名之假況乃物記遺簪之舊命頒反玦之新分爲牛羊求牧芻大懼負恩之莫贖未先狗馬填溝壑敢稽嚴詔之前趨而臣尚有恍辭仰干聽覽臣一違軒陛十閱星霜旅月之所消磨風露之所侵薄年侵而志落學腐而才衰聽聰明不逮於前時而責望反加於曩日愚雖妄發則士有攘臂下車之笑邀概自守則人有徼羨於蹇之疑苟以冒進退維谷敢望聖慈俯矜愚悃特寢誤恩察其實不副名深人言之可畏念其德不稱位別血氣之既衰改畀叢祠以全晚節

薦三省首元奏

臣竊惟國家以進士科得人視前世爲盛數其上之三人則尤多顯著南渡以來進士道梗又俾四川類試第一人視殿舉甲至紹興五年詔書又申言之紹興十七年類元何耕對策忤宰相秦檜此例中廢然而詔免策士之歲則四川首選雖列之第五而用三名恩例則猶如紹興五年詔書也且如故相趙雄紹興三十二年冠類試明年乾道元年賜第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瀘川府節度推官任滿改宣教郎免召試除秘書省正字自是以後毋舉臨軒直至慶元二年詔免策士宋德之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任滿改宣教郎除國子正又至嘉泰二年詔免策士何應龍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瀘川府節度推官次任自請劍南西川簽判在任被薦召爲學官見在故府前例甚明今伏見宣教郎前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文復之始以明經爲四川類試第一會紹定二年詔免策士復之遂以前例置之進士第五而視恩舉甲科視趙雄宋德之何應龍書體同復之恂恂守道恬於仕進自初任文林郎安德軍節度掌書記任滿得替四川制司辟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已準省劄該奏舉於吏部陳乞京官印紙吏部以爲改官人不應尚帶運司職事復之既無闕可入又恥於自列

屏居家山三年于茲躬耕養親若將有終焉之意臣近以書幣招來本司瀘州有五峯書院俾以所學訓導士徒經明行修多士歸嚮臣愚以謂 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則以科舉用之中興百年之間前例甚明矧如復之寔足以副其名學足以施諸用而能守道自信不求人知臣待罪師帥部內有人而黙不以聞將有蔽賢之責欲望 聖慈詔省部檢會自來體例將復之特畀一合入差遣庶及盛年有以行其所學不失 祖宗取士之意不勝幸甚

小貼子

臣職在守藩何敢踰分薦人顧如文復之者生長合州在臣本路本路有賢知而不舉是爲失職又見四川類元父例鮮有不立朝者今姑以十數年言之如趙大全馮須宋德之張方何應龍李鵬飛張巳之王萬劉炳家棟悉蒙召用趙載唐季元陳應龍不幸早卒其餘蒙召用者今惟文復之王辰應潘允恭二人如蒙 聖慈特垂詢問併賜收用不勝幸甚

又

照對一路帥臣薦人召用雖罕前比然臣今所薦乃是循名按例乞合入差遣非敢踰分乞請臣如先朝潼川運判趙善與嘗薦張伯源亦是以進士第三名爲請 朝廷既爲之召伯源又併薦第三名王龜齡明以一路監司之請特召二人然其實則以科舉取之也伏乞睿照

中省論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伏覩盛明之朝粤自改元更始書舉累年沿襲之弊凡係堂除及吏部外銓各存舊法不許妄有奏辟仰體盛心稟承維恪然其間有關涉事體者臣以近比爲嫌無路自達敢冒昧爲一陳之竊見宣教郎楊棟中紹定二年進士第二人以龍飛恩特授承事郎堂差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待闕未上間適丁母憂至今年四月除喪未有新任棟天資醇靜好學不厭見侍其父武德郎前知施州致仕楊端仲里居食貧守道自樂不求榮進照得本官係龍飛鼎甲考之舊例初任當是堂差而四川合入之闕止有劍南東西川簽判兩闕今服闋從吉合入簽判若止就外銓既非格法亦無初任人注簽判之例若今于堂亦無初任人欲得于堂之例況是進士三名今又得以首選事體所係難於自陳仰惟 國朝以科目取人養其資望以備采用凡自嫌于諸前輩者之所以待天下士至不薄也今來棟既未有闕可入且不敢自列其亦以新制所拘不敢冒昧奏辟惟乞自廟堂於東西川僉判內取次擬授一近闕以爲之庶幾

全護身體不失　祖宗待進士之厚意錫臣自知僭越有罪無所逃罪然以盛分聞嘗知士之守道自愛恥於干進而不爲一言恭所以涵養士氣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廿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狀劄

再辭免召命

臣聞命之初循牆以避允俞尚閟震懼靡寧竊援彝吉不當再瀆重念臣賦姿庸劣氣禀孱微三紀勤勞精神耗竭七年竄斥從蠱肇彫零既積厲之熏心致百痾之被體風波萬里欲進還疑坎壈半生多憂易怖惟今旁招之彥既聚　本朝專自改元未及數月造膝沃心之誨犯顏逆耳之言有如正身齊家虛己盡下理內御外求賢審官凡以共濟丕平亦既不遺餘慮雖如臣之在外亦當應　詔上封首陳舊章次舉時弊其言雖淺近其於親政庶幾有補縱使臣封數疏陛所言亦不出此　陛下若以羣臣近奏與臣所上封章參見施行則臣雖遠外不翅面陳不然雖扶衰造前無益聖世徒取罪戾欲望矜其愚悃昇以真祠俾得退安山林以息疲曳苟未殞越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文昌爲八座之穹班宗伯又六官之清選不圖譽命猥逮公徽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徒悾悾而自信嘗落落而寡儔不肯搖尾乞憐以求左右之容惟知縱軀委命以待君父之察忽大明之光啓偕衆正以彙升夏宗陳天下之謨正權造朝之後春官等王

邦之禮遠叨出令之先重惟謀國之初猥備考士之
貳若舉倍於舊籍或進秩於真除此在羣議皆為分
表顧逾常比又冒超遷凡私心之所未安乃公論之
所不敢用殫衷曲仰扣矜淸從望 聖慈俯矜愚悃
亟寢已行之命嗣陳入告之獻冀俟其塵露之有裨
則假以器名而未晩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龍光狎至震懼靡寧重惟聖朝之制量能授官而其
去國十年衰頹已甚萬里召入未覩清光如其才具
之短長言論之當否咸未有以自見而先時出命假
以寵靈受祿無功循墻有靦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
矜悃愊收寢誤恩尚俟討效之後粗述疏䟽則俾還
舊著乃分之宜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臣竊惟兼攝他曹揆之故事不當輒具控免以瀆天
聽而 御筆俯臨寶諭常比愚衷震懼罔敢措畫
念天官之長總領四曹銓品人才澄清吏道比之他
部素號事劇而臣才疏識闇不善撥煩今儀曹郊兆
經幄史筵兼官既多日不暇給若又兼領劇曹將有
顛隮之悔欲望俯矜愚悃察臣量才揆分誠有不能
特為收寢兼權恩命俾臣得以一意所職庶逃曠敗

辭免 御筆敘理磨勘轉官命詞遂奉諭奏狀

宸翰俯臨危衷增惕伏念臣曩因狂瞽自速譴呵閒
於臘而臘不言謂南遷其死所投畀虎而虎不食忽
西望以生還畀之以祈珪皮瑞之榮假之以增秩賜
金之寵猶云未猒亟下特招遂擢長於六聯復兼掌
於三組蓋千載會逢之適際而十年夢想之所無況
又序情閔勞詢事考績追念歷年之舊開慘頒進秩
之新綸非出於有司之舉行不由乎迩臣之容擬特
軫九重之慮親題一札之文寵光流聞人謂罕見伏
望 皇帝陛下採遍常行之典收回特異之恩令屏
居遐裔之時既不可復言於舊考而黍備從臣之後
亦當容自列於明時若謂靖共中加褒諭則寵章之
太濫顧愚分以奚宜

再辭免 御筆敘理磨勘申省狀

某昨者恭奉 御筆理還磨勘特與轉行尋具辭免伏
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者某聞命感泣益不皇安竊
惟 祖宗舊制凡罪廢放罷得者除降官者亦許敘理
外自餘追官居住等人歷過月日皆不在敘理之限今
聖恩特異至於親御 宸翰申飭有司轉官命詞繫然
孤蹤度越故常豈惟私心之未安抑亦公論之可畏授受
無擇進退維谷某以官常有守不敢再具辭免庶塵瀆天
聽惟望朝廷特賜敷奏俯矜愚悃速罷濫恩假以歲年依
條循轉不惟遵 入朝常行之典抑以全書生知足之分

丐祠奏狀十月二十五日

臣輒罹危衰仰干天聽伏念臣一介孤遠誤蒙
兩朝不凡之遇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誠不自意猶以
衰邁之餘獲逢親政再歎某聯方欲殫智畢誠以圖
補報自聞蜀警憂心如結寢食俱廢病痔日侵昨得
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楊約書又聞虜迫沔州沔無城
無兵特倚區區之關隘臣同産兄髙稼以利路提刑守
郡誓死弗去先遣何琳和彥琪者所部之兵把截關
隘而二將潰敗賊乘勝擣虛臣稼自度衆寡不敵即
遣官吏府庫浮江而下獨留州治虜突至城下同察
力挽俾退守大安以捍虜衝稼堅守不動自分行其

志於是親提餘兵與虜巷戰于州前卒以遇害臣得
報之後號慟幾絕蓋先是臣稼力辭命乃請守邊城
固欲以身殉國今死者已矣而鄉國之禍方深臣心
志日以忪忡耳目日以昏憒精神瞀亂體力衰頹雖
欲勉自支持而痛深割害若不能以一朝居用敢數
露悃誠歸投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矜其手足之戚
不皇寧處察其艱危之懇非出其文特頒俞音賜以
祠廩俟狄難稍平得歸田里休養殘軀庶幾乞且或
再備使令若夫未悔禍虜猶假息則具於荆襄以去
暫爲偷生之計與蜀父兄謀救鄉國屏蔽上流以報
陛下尚愈於苟容朝列無補明時也臣情迫詞危惟
陛下憫然念之

再乞祠奏狀十一月一日

臣今月二十日恭奉 詔書以臣乞祠不允者臣祗
誦 明綸深感至泣伏念臣頃以鴟原死喪之戚鄉
國危亂之憂傷痛熏心不皇寧處敢陳禱請祈返故
廬蓋欲便私情亦諧公論而 天高聽邈未賜 允俞
是用不憚再陳期於從欲重惟臣去就之分內省
再三有不容以不去者六臣以同氣之親死於狄難
雖已捐軀殉國得正而斃然一身之死不足以捄四
蜀之危臣之讎憤隱有所不可解者況臣氣衰弱多
病早衰聞變以來心志怔忡疾疢交作臣之所當去

者一也臣曩歲得罪故相貶竄之瘴鄉必死之地尚賴
高廟神靈眷 陛下以獨斷使臣生還田里尋又起
之藩服列之周行臣方被命於元年之秋則是時三
京之師已衄收撥之令已行而又羣言倡爲皇極之
說以與賊吏邪臣爲地新功復啗舊詔稍見臣已無
及於救既再辭不獲命重念君臣義重不容執然曾
昧而前尚冀展效尺寸以圖補報臣間關萬里至今
年六月始得 王陛方寸以陳其芻蕘之愚則敝事
勝算矣非改元親政始初清明之比臣雖屢殫忠益
罔聞于行苟有一事之未善則中外之論遂謂臣不
能止捄今半年于此內無直言之職外負四方之

責望吾兄又邇來權臣餘孽竊據要路深恐引類而進
布滿中外營私報復浸爲衣冠之禍以重社稷之憂
臣傷弓之餘猶有過慮此臣之所當去者二也雖情
變詐每以和好傾人之國臣始蒙召對固言四不可
恃而和好居一焉今西自興沔東及于襄鄧諸城蔡
息之間廣蔚荒阡而觀林　朝廷近日所用之人則
猶若以前議爲可信萬一遂定爲不可易之論則觀
望承迎者一口附和必忘我師而敗我好於是始也
毋閒論之異同官之閑劇倫丕皆禍有所歸此臣
之所當去者三也臣近見侍御史李鳴復奏疏謂侍
從異議爲引無非親戚故舊之私偏事歟者於黨
同伐異之意高談正論滿腹私情似足以亂吾邪是
以勝正不知孰爲真孰爲邪孰爲正而或者謂似與
邪者正指臣而言臣退自省循所謂其私邪正此付
之一世之公議臣不復辯所謂私者所指何事臣自
蒙召除亦擬爲人報國乃聞者歲蜀士　廟堂議間
各引其私以爲吾徒因此取輕于宰執故臣半年之
間登名資薦多媿未嘗輒薦一人者以此　陛下問
之宰執則知臣嘗薦何人謂非癸仲撫諭使出於臣
之薦爲邪此自出於宰相之意臣嘗未嘗與聞其癸仲
每以書抵臣及李真父具言疾病且侵力祈閒退不
嘗一語干進臣屢爲宰臣言乞職其去　陛下試詢

之宰臣則知之矣若謂鳴復爲嘗薦撫諭使此自出於
陛下之選擇而蜀士有若吳昌裔諸人謂當遣鳴復
使鳴復而果行也必數月後方抵蜀中則蜀之安危
存亡久矣臣每不以萬里外遣使爲然者以此而鳴
復何至一聞　王音皇懼失措歸怨他人以求苟免
使當事任則必不容責其死守且鳴復薦楊恢爲撫
諭使本以脫己臣謂難勢已迫大安利州生靈塗炭
近在目睫若自東南遣使其勢非來春不可到而兄
黃鄭之間叛兵未靖使恢行於盜賊之衝臣實危之
恢爲王旻孟珙所傾蜀士無一人言之者臣因進故
事獨繳繳爲　陛下明恢之冤則臣之本心可見而
鳴復疑臣沮抑而擠己此臣之所當去者四也鳴復
本鄭損腹心之客損棄五州以撤蜀之藩籬遂罹今
日不可追悔之禍幕府焉得而逃其責今鳴復乘時
報怨以排彥吶臣之意不過爲事體慮以彥吶嚴翔
大過在逃屯仙原猶愈於前時帥守六人退保合州今
勝負未分未容先事攻易耳雖然此何等事任動有
性命之慮而願以私彥吶乎臣同產兄高稼頃者力
辭召命自詭邊城捨安就危亦人所難者若言兄弟
之私情則當廣爲請託之地使之早得脫去以苟全
性命豈有反使之縶維於艱危不測之中而謂之友
愛乎鳴復嘗同伐異之論不知何所爲而發弟見近

來士大夫無識尚以可憂可危之官職指為可喜可
慕之官貴所見既異則難與之言此臣之所當去者
五也臣於鄉人本無仇怨特以 陛下用臣過分而
嗜進之人不便於己騰讟五戈切謗言曰讟造謗實繁有
徒觀其意謂不去臣不已臣之出處自嘉祐奏開封說
于寶慶紹定具有本末然且不足以取信於人萬一
父於其任臣之心跡益無以自明且蜀人之可貴者
如范氏父子蘇氏兄弟率能以廉恥自厲節義相高
臣雖晚進猶及親炙 先朝耆舊遺風餘烈粲然有
存不謂三十年間俗流世敗一至此極每一造朝望
不遠前臣實羞之今 陛下若不聽臣去使與嗜進

狀劄 八

之人混為一區例曰蜀人皆爭進無恥者此臣之所
當去者六也臣誤膺兩朝簡眷之厚今孤立無與尚
貪榮祿不即引去則煩言日至必貽 陛下保全之
力欲望 聖慈察臣非敢沽激實以奇氣之厥方寸
留亂實不能圖報萬分念臣非為具文實以人言可
畏孤根易搖遂不能關口論事遂出祠官之命以寵
臣去俾有位之士得以保祿全軀無所拘忌或出而
董師或居而預議為 陛下康濟時屯臣雖退伏山
林死無所恨干冒 天威下情皇懼隕越俟命俟譴
之至

辭免同産兄利路提刑高稼贈卹恩例奏狀

臣伏覩今月二十九日邸報高稼贈龍圖閣直學士
特贈七官仍與三子恩澤立廟沔州賜之廟額令之
行否臣雖不能盡知然有當先事奏陳夫守固有敵
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此古今之通誼臣子之常分初
無功之可言今贈卹太優雖 聖朝獨念之意將以
風勵激昂士氣然一旦以庶僚為雜學士官
三澤殫極寵榮使九原有知必謂超躐太甚今稼之
諸子遠在萬里奔走前蜀以營殯窆且不可得使其
捧對必在數月之後則出令已久臣恭之弟定子今
將漕金陵亦未及知臣與其雖云親表實同本生用
敢踰分陳奏欲望 聖慈收回成命下吏部照應官

狀劄 九

致仕恩例況行庶安私情亦允公論

三乞祠十一月三日

臣頃以祠庭之懇未沐俞音再具控辭期於得請數
日閒伺候報可之命邈未有聞臣深惟積歉惶恐而
未獲感通豈以臣之所請雖本於國家之公論而猶
不忘於鄉黨之私議耶彼為一時之論者自不必與
之較況有天下之公論則臣之一言已褻且輕今既
不復重陳所可深惜者 陛下有願治之志有納諫
之資有用賢之意而廟堂之上運量圖回未能盡改
於權臣之舊臣前後所論時事所評人物進而告諸
陛下退而語諸學執非不數數然也而未嘗有一事

施行今權臣之黨復出和好之議尚存臣恐國是不明淪胥蹈禍傷之前羽倍有甚禮此事大體重臣已別具奏陳且又親政以來凡權臣專己害民之事無不更張惟有近日民户計畝輸錢以收楮幣此不得已而後行也臣不敢妄有沮止以取市恩紛然之疑不過於不得已之中寓其深不得已之意故欲第為三等分為三限或可使中下户得免於例擾此非有難行者然終不能明降 聖旨申加約束臣之當去者雖非一端槩而言之則臣前所謂内無孚實之聽從外受四方之責望者實臣求去之大略故不憚瀆之請剖析肺肝為 陛下始終陳言之惟其察之真祠祖全晚節歸守墳墓則尚負愧於強殽剛列以貽厭薄也當蒙 聖慈檢會累牘速賜矜允施行不勝孤蹤之幸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端平三年四月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三上辭免乞歸田里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御筆不允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者伏聞[illegible]命[illegible]惕危衷伏念臣賦姿顓蒙臨事疏直自去歲累疏求歸正期得請驟叨殊擢特俾視師幸賴 祖宗神靈 陛下威斷臣得以姑宣斧鉞之誅獨恃 皇明洞照矜臣孤危之跡假以序遷入奏之命顧時事艱危非臣子避事之日敢有它辭而臣適有瘍癤之疾氣體衰杀不容奔趨冒聞恩即具累疏乞加寬斥前後奏聞者凡七上尚書省亦已六七廬山待命江地橫冊前後有月控事量力不敢造前所蒙 睿旨詔諭最後又被特詔申儆勗虔裁故常銘鏤肺腸縷以陳薄然臣區區之請非為具文然冀 陛下曲垂矜允今者伏蒙 宸黃特出恩除被殿陛名長沙重鎮搢望不及得之者焉在於孤蹤冰此殊遇所當聲敦承隆指信道疾趨然臣危迫之情不容不控于君父臣本以痛極日迫不堪世用故冒新祠庶以便養痾實不敢以郡務為言而況重湖巨鎮實接上游武備財賦城池庫藏若非得精明強幹之士汲汲經理則防秋健卒帥月備帷帑及今以奔走道路之餘精力困弊病勢日侵藥餌未效雖欲痛自鞭策以稱使令必不可得臣自聞新命即與交承亟建康從臣同產兄江東運司尚其假館新期則此般取堅東今聞已到建康[illegible]皇帝陛下察臣不敢苟避於嚮師之行今乃力辭於均佚之地俯矜危悃遽寢新恩檢會累奏放歸田里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避宦之富身之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識時知止之難用于萬人之誅苟貪寵

之請伏念臣本無他技徒有樸忠不由一介之先容
誤被　兩朝之厚遇雖遍陳於館學且歷試於省臺
然而始見惱於權臣閑廢之時復取忤於貪功開邊
之日分郡符者凡八捧使節者以三精力竭於簿書
期會之間齒髮變於險阻艱難之際纔離五谿瘴
癘之役又董以七路軍師之行日逾月征心勞形瘁
寖病見乎外瘍毒其中自今春日稍以深非昔歲
造朝之比嘗退量於愚分惟自誓於素衿不敢以人
民社稷之司而求爲疾病養痾之地昨者遽蒙未諭
恍辭外月殿之隆名授星沙之重鎮允稱異數名垂
前聞且臣丙歲乃召而來至近復而改命宣運罷歸以
後即故里而起家或均佚以優勞或養拙而錄善蓋
惟受任之重者豈意不求而得之况以沴之交侵乃
滿盈之攸致伏望　皇帝陛下檢會累陳之積懇俯
多病之軀念臣老不敢告勞顧遲多而識逆又情其
不欲屬獨異當而居貧輸請事理之相違望臣心
之得已爲憂煩於開豐俾歸休於先壟凡未指揮終
之年皆圖報　國家之日

三辭免知鄧州劄子六月

臣自點貴除再具稱免得蒙優詔貴答未賜俞允臣
深懼再三重瀆以干方命之誅庶惶徬徨欲進復止
然而區區之辭有不得而終默者臣聞進人以禮退
人以禮者人君御臣之通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
人臣律己之大閑夫使　朝廷失於進退之不明人
臣迷於用舍之未定上輕卑而下踰受傳之四方莫
允公論臣伏見先朝范仲淹嘗爲以守道據正爲同
列所不容因論去不肯抑撓宰事居者以爲責於是仲
淹自參知政事經制陝西亦自擬答副使按行河北
時呂夷簡居鄭謂仲淹曰此行必蹈危機豈容再入
蓋以事勢危迫乃命近臣其勢必有之孤遠之人有
功則同列忌其能有敗則同列委其責而况柰窮之讒
日遠日甚此必無可還之理故未幾仲淹以資政知
邠州彌以資政知鄧州及諸　祖宗故事凡自執政
出使未及反命而除職予郡者或以敗事或以讒毀
今臣於仲淹彌本無能爲役而自執政董師未及反
命道拜除授進職守藩則視二臣爲有相似者凡習
知故事之人或以斬旨曰凡不請而予之者若郡若
祠在　先朝皆謂之罪名臣聞之恍然深自惟念臣
受命於列城奔潰之餘僅能收合餘燼以保餘民以
歸故疆謂之功則修復荒殘招懷攜貳與夫申儆軍
實增飭疆備皆職分所當爲謂之罪則虜破均光峽
寨虜迫荆襄隨郢而臣始受任中外所共知也今臣
以疾病日侵不獲反乎率旅若蒙朝廷因其引疾請
祠之請即從所欲人亦無辭若未嘗請郡而　朝廷

特畀之郡則必有引舊事以覬望者臣安能家置一
喙是用盡瀝肺腸告于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檢照
累牘收寢前命畀以祠廩則　朝廷之進退得禮猶
有辭以示四方而微臣之用舍行藏亦有類以見朋
友君臣之義斯爲兩得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十一月二日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拾壹月拾伍日三省同奉
御筆魏　依舊資政殿學士差知紹興府浙東安
撫使者臣條被恩除罔知攸措伏念臣逖矣西去治
裝已及於數旬尹茲東郊出命忽聞於中道寵光極
懼進退徊徨重惟臣猥以非才游叨煩使遂久曆於
異遇嘗有媿於私情命改作秩宗曾未皇五禮之事
使臣斯司馬亦莫宣九伐之威飲歸去於東山俾圖
居於南土而力陳愚悃固請叢祠此特懷居便己之
私夫豈體國奉公之義揆之方命何所逃誅然而臣
之事君亦猶子之事父苟纖毫之有隱則名義所不
容臣自膺授鉞之行積有相騎之疾心力耗於師旅
熱毒蘊於肺腸及俟命江沚之間擬舟秦淮之汭炎
敲熏灼元氣浮危體爛焦而加發頭奔安而若醉肌
膚銷鑠脉息沈綿雖形體之苟全而衣冠之僅屬帶
移七孔拜跪不能束屢髮換二毛故舊爲之動色是
用一聞除目輒震危衷乃分離於輔藩昌聚榮於尊
闈況於陽德明升之日重以賢才彙進之初顧叙情
而閔其勞敬章而命以始念良必不見之久出會稽
鑒魂之章綸音流傳輿論欣嘆僞不盡哂天之變將
爲分守地之耳茯伏望　皇帝陛下矜臣力不逮亮察
臣氣不勝志令茲畫之既甚從強起而弗任放之江
湖苟適魏牟之願雖在畎畝不忘爲國之忠所有待
劄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懇衷仰干淵聽豈謂參略未賜允俞重
惟臣所苦脾疾益自六月以來所更非一醫所知非
一人寧越金陵又移燕湖行舟車往來之衝困備之
狀不能以掩人之耳目大抵衣氣傾歸若無他苦病
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肺肝薰灼陽氣虛危凡所
謂調守養胃之劑更嘗殆遍略無寸效自入秋冬以
治脾無效始悟爲宿毒所蘊而醫莫能辨故積漸成
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
磨肌膚消瘦速乎近日心力俱疲已治歸舟擇十月
末發蕪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圖醫又聞光黃間
虜騎未退故且姑就醫旬月忽蒙　陛下特於　御筆
處以輔藩俾之臥護東郊閑勞以煩劇之事知臣莫
若君臣仰體殊恩感深至泣然臣竊自惟念進退去
就實行己之大方使臣含冒寵榮昧於一出則義類

之迹舊聞成情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授之衣冠
之衛剸撥雄劇力所不逮豈自所當以不量力而
之況東浙一道地廣民衆非扶病養痾之人所宜勝
任茲望 皇帝陛下俯念愚悃察其衰頹具今還山
處陰休影以終平復或可歲後稍可支緣餘息以聽
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 聖世臣詞
危情迫從欲是期

辭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奏狀 正月

臣昨具奏辭免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恩命伏奉
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正月十一日伏准尚書省
劄子正月三日三省同奉 御筆批 改差知福

州福建路安撫使者除書押至戰汗靡寧伏念臣自
投閑於大禹之宮即治裝於千湖之汭日伺上流粗
定即反至于峰山之陽會奏事所復嚴必受病況又
邊虞浸甚蜀禍方殷臣之進退如蹈坎谷適者伏蒙
東自 宸衷起以會稽以臣嘗忝帥藩擢臣君
父懼于方命之誅仰蒙 聖度涵容聽其優勞臣雖
感深至泣然未有以自信於公朝而臣猶有所懼者
竊以疾恙發經五年羸瘵之狀可望而知臣竊念嘗忝
近聯接之故實深過關必見死於東浙道出行都所以
扶疾而東爲舟吳松之境從行絡發執兩支持者亦
幾萬一偶得值其皆方寸則形骸之搞痒 陛下自

可得之日舉以矜臣衰疾與其不同驅遂臣香火之
請今來忽叨誤渥改畀全閩在於臣子東西惟命敢
有它辭如三山素號要藩嘗惟臣之心力偶耗無以
剸撥煩劇兼恐重山複嶺亦非氣體支離者所以胃
犯行役見據州畔陵郊外以俟從欲伏望 皇帝陛
下檢會累牘由輕京祥初畀其祠俾得翺翔于以
須平復俟蜀道漸通即歸田里獲保宗族墳墓以俟
餘齡不勝天地生成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愚悃存陳命首見闕重念臣自去冬特蒙恩除畫藩
東浙嘗瀝懇陳疾病控辭者再迺叨改命分閩南闕又

以疾病之劇固辭者一其疲羸之狀甚於曩陳而天
高聽邈未垂從欲雖 陛下念其衰頹之餘猶時假
居進退以禮臣亦豈不願勉支餘息仰答鴻私臣自
發華湖歷昇潤以至毗陵姑蘇求醫問藥殆無虛日
而沉痾展轉終未痊瘳然積時既深肢體不甚形骸骨
立見者驚嗟若使一意將攝非年歲閒恐未復常儻
使力疾馳驅必將顛踣道路用敢不避再瀆披瀝肺
肝歸命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俯察危衷曲垂矜惻
檢會累奏復畀祠官俾得稍休疲瘁於吳松之濱苟
未填溝壑時非竭忠效報之日

乞致仕劄子

臣扶病控爲續夭有祈臣昨自十五日嘗具沉痾荏
苒危篤之狀控辭蹐闕御恩命覬得感動 聖聰畀祠
從欲庶幾有少紓以殺或可尚延殘息天高聽邈未拜
俞音愚分益窮盈疾勢增劇是用瀝血輸誠乞身納祿
欲望 皇帝陛下少垂洞鑒曲軫病軀念臣言言悃
愊非出具文察臣聖毫精神僅在晷刻特頒 睿旨
許臣生前守本官致仕儻未先朝露猶得圖報國恩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seal]

督府奏陳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奏狀 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陸日恭准 御筆特降中使管押赴院治事
者臣數被寵靈退深霑懼伏念臣猥由寒遠早玷清
華裁之投閑之餘付以守藩之寄既云黍冒忽誤招
延翰苑容臺經帷史觀已自慚於鼎印人亦訝於條
冰無一可稱負六宜去雖冒再三之瀆未殫萬一
之愚乘敢意殊知特頒親擢俾與議樞庭之末復假
名秘殿之隆錫天寵於師中董戎昭於江上雖仰窺

睿斷浸潤之譖不行然俯揆庸才軍旅之事未學似
是危難而受任加之兄弟之孔懷事會搜探莫未知
其終極心神負亂孰雖費以驅馳使言昧而首前必
顛隮之未免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眞賢
念臣今日之辭雖猶勝異時之誤事於止而知止既
屢貢於丹衷有能有不能顧曲垂於 皇鑒所有恩
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表

退守桐廬本求安於踈拙進陪宥府乃受任於艱危
斤
已得退以榮爲懼伏念臣猶而寡與愚不適時旣

謬長於六聯又叨榮於三組由用臣之太驟致公論
之不容蚤夜思惟莫若奉身而退風雷鼓動敢期錫
命之加重今臣蒙恩忝備於列卿居位又幾於數月
竭其補報固當畢續之奏陳見諸施行僅畫一言之
聽用矧又逖遠於君父遽令董視於師戎以言語侍
從之臣親近猶難於感悟若鈇鉞甲兵之間號令益
遠於聽聞縱自今勉徇其請求恐在外終成於扞格
居然冒受悔亦奚追伏望 皇帝陛下毋拘反汗之
嫌俯察由衷之懇宥其方命畀以真祠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敢作全生之計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庶幾遂
分之安

三辭免僉樞依舊視奏劄

臣比以家國之憂熏心術接短寸仰窺時意乞奉
祠者三辭恩命者再半月于茲閽門待命而 陛下
屢頒不允之詔且臨遣詔使趣令視事又申 頒答
誨諭絕來音威命所臨何敢瀆陳然而臣子之於君
父尊其有犯毋欺毋隱蓋今日先事而言不過于方
命之讁取辭難之譏其罪止於 一身其或闇於知幾
昧於料事勇往冒進或有脫誤禍及 國家臣雖身
蹈艱危無益於事臣竊謂七年居蜀三載權臣之壞
亂天下不及救也 陛下之親攬萬機不及與也故
元年載始叨命召親政二年復忝近臣則內患外禍

已潰裂四出矣然猶諫不行言不聽 一旦四方有敗
臣不及知忽被風雷之令拔臣於再三忱請屢卻弗
已之餘授臣以三四大臣却立不顧之地臣感激兩
朝知遇猶不敢固辭復自惟念今聞命已數日若繩
以 御筆趣發之期則來日正當上道今且以至微
者言之府吏胥徒無一可使文書行移率自爲之雖
欲從密院差撥往不知其人數日間欲遣人至外郡
與欲辟之官屬獨先定去就尚無一人可遣蓋不惟人
情觀望辭避不前亦由疏遠之人驟登朝列既未獲
乎上則安能以見信於人是瑣瑣者猶如此況其大
者臣十年之間殆與世絕仕於中外者率不相識所

辟之官以其資淺望輕不肯樂就所御之將士皆是
烏合又必以其非素拊循動多扞格古之有天下者
儲才以擬緩急之用今儲者不用用者不儲使無故
塗一日之素而遽責之以上流一面之寄事勢已迫
道路已梗襄安隨棗之間寇戎被野異時江陵有城
池可守有戎器可恃有三海可以限隔臣頃過其境
無一可用德安之城陳規所築百年間賊不能攻今
既爲叛兵所棄則郢之距賊不過數程之近或又壅
城道梗則襄郢不復相通夫以 朝廷疏棄之人而
驟當江漢艱危之衝縱臣不能度德量力冒昧而前
其如宗社生靈何臣不欲盡言者甚辭難避事猶是

一、說脫又各臣以與奪議臣以畏怯則臣益不能以
自明是用盡瀝肺腸控告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察
臣之愚非出具奏乞致仕四狀伏命檢照累狀所陳
臣骸骨俾歸田里仍於見任寄敕中别加誥獎庶資
平日講明之素與辭條吏緩御將士奔走吏卒無不
如意不勝宗社生靈之幸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臣今月十一日準省劄備奉　聖旨差臣兼同提舉
編修經武要略者臣猥以謭材遽叨隆眷陛辭未幾
與議樞庭既視事於政府復董師於江寄被寵過甚
揣分茂如况又申頒綸詔之丁寧參豫堂上鈐之會粹

方此究心於獎率疇能效職於編摩冒昧居之僭踰
甚矣欲望　皇帝陛下察其非具文之請念其非經
武之才特收誤恩毋拘近比所有成命未敢祇受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

劄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生長西南至愚極陋　陛下不忍終棄拔之遠屏
之餘付之藩翰畀之周行以親政招延之士言之臣
最為未至而躐居衆俊之右果以超踰過分晴有媿
言臣累疏求歸未蒙俞允　陛下憂顧上流俾臣以
宥府視師自漢魏以來實府之任乃將相之雄權其
後始有督視之名猶以執政之久次者為之未有拔

自從臣驟當事任者蓋以盡護諸將得專閫外之事
其任至重而不輕也今臣乃以歷代所無之故事一
旦自權尚書為之令下之日人語劉見臣自三疏辭
詞之後控辭新命又至再三　陛下申遣詔使促臣
陛班奏事面諭丁寧臣竊念主憂臣辱義不得辭踰
蹐受命退而差辟官吏條列事目調遣將士凡所以
為速發之計者靡微不周不惟臣子體　國之至情
亦所以避讒遠謗庶幾無間可入也然而所辟之官
始擬某某皆不肯就以至某某某諸人亦無一肯辭者
今僅餘二三人如某某相與偕宜行事而不條無人
議者疑幹以下尚多闕員至於統制偏裨之任亦豈

容緩而用一人焉則曰彼司人之所忌也誅一將焉
則曰師臣之所不樂也此皆託辭以避事臣尚慮留
令太久啟禍民居以為幕府而力驅刑劾僅得容院
數吏奉行文書今兩皆散遣不合頗費收拾臣嘗燕居
深念久而不得其說或有過臣言曰爾何暗之甚也
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九二以一陽居五陰
此爲尊爵閫外之象故必有天寵以假借之然後肇
權可一茍不得乎　上則人誰信之故無人乎宣王
之側則不能用吉甫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
思是故有呂惠卿而後范仲淹得以宣威陝服有趙
鼎而後張浚得以督師諸路今爾獨荷　陛下之知

而素無左右之助爾立朝數月所請之事無一施行
受命半月朝令夕改無所稟承則負之一褒君門誰
實主之臣屢之使去曰安得斯言之陋也幸遭遇
明主得效尺寸於我行敢有它議或又曰爾知所以
來乎 陛下親政之始中外臣民封章奏疏屢欲召
臣德秀臣了翁而宰執一詞以爲不可 陛下以二
臣終不可忘也排群議而用之 陛下之聖明若不
傾聽德秀既至宰臣終不肯與之共政其後雖陞以
虛名而不及於用今爾也幸而無疾又幸知幾之早
而求去之勇也宰執無以中之則出風雷之令使之
不及掩耳夫漢高帝召拜韓信何以寵夜之事而爾
何爾其如召小兒故齋戒設壇而後敢遣今並命二
人而一人不及前知雖假之恩寵以耀其鄉黨歷之
事任以杜免喜故度越典常一日而再命是乃誣此
以逐爾也而爾不之覺乎臣曰此出於 聖斷而宰
執焉得與聞或又曰縱出於 陛下之獨斷而不能
無可疑者爾嘗言人失尚存謂如故臣專忌之類而
宰執不爲之改也爾嘗言西不可恃謂韃和好之
等而宰執不爲之動也以至重江陵復舊屯守故鎮
等事言之數矣而誰實是之今不幸言而中秋冬變作
於外人情擾於內朝議一而上而金房均光下而隨
棗安信事勢日熾然後忽而求爾異時所行曰三千
里今以三千里之遠若使速行可五十里加以沿途
艱阻軍務亦兩月餘而後至至則春半矣爾必有逗
留之罪矣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幣物貴之時
而所給實數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百五十萬之用
金僅得異時十之一銀僅及異時四之一只以湖廣
總所供億之數言之約有二十萬人若人給十千則
二百萬緡矣倍之則又四百萬緡矣而制領將佐在
焉爾必有之興之罪異時督府催諸路之調遣如某
義問遣虞允文趣李顯忠交軍允文又獻金銀楮幣告
牒以行故得以便宜料合將士乘機勦敵今爾有餘
力可以給遣行之官吏乎異時張浚會師川陝趙
開措置財用一歲之財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
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税亦半之蓋
是時藏之民者猶有餘力也今爾之爲錢糧官者數
百萬緡一擲而盡當是公私赤立之時所餘用度將
於何取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今宰
執不得沮爾於去歲而壞爾於今日也昔顏眞卿之
出使舉朝爲之失色韓愈之宣諭穆宗爲之悔惜至
近世富弼之出疆亦以執政不悅因事罪之耳今國
人皆知爾之不得乎上無應於內故不爾從而尚可
行乎自思之累日方悟其說然猶不敢以仰瀆 天

驟每朝奏事面承　聖訓猶不敢固辭今以人情落
落佐之不應招之不來孑然孤蹤塊守面屋而處屬
寘其內程期迫於外深念臣之事君寧甘禍死以取
快不可欺隱而苟從臣伏見數日以來左相儆然請
行而右相亦欲身任其事究其事當用親信人任之
宰相不當用疏遠驟進之書生而况二相服在大寮
多歷年所凡今尊闈之臣下逮將士皆其親所識拔
幹旋運掉如身使臂氣勢聯屬寮庶不如竟豈可與
且驟外無所援助者同日而語　陛下若從其請則
事體增重人心帖息或不欲強其行則其次又有樞
府二臣朔數近之日久究諳國事既習人才亦豈

可齋奏議　六　八

不可與並選而必欲委其事於臣使其責行而不知
退則不惟使宰相受擠排士類之譏亦使臣受不自
揆度之誚也臣又見侍御史李鳴復謂臣失之太輕
將有不審之失有弊誤之憂又謂既有制帥矣以督
視爲局面既新舊帥如故矣以督視爲其言極爲詳
切是雖出於忿激之私其實知臣之病莫過於此論
督府之不當建莫切於此臣既不爲時論所容今又
被命半月塞辭而不見從申請而不即應若得以資
讒慝者之口遷延數日必遭口語或幸而得出都門
則必無呂趙諸臣之應乎內　陛下雖欲保全而亦
不能矣進退遲速皆臣未獲戾獲戾不足恤也寧未誤

國事乎夫古之委任者上下交孚表裏相應然後威
稜氣焰有以號召奔走何事之不可爲今焉以一人
之深知而宰執公卿以下無一主之臣固知任重力
微有孤隆委然猶勉自鞭策冀效微勞以報　上恩
而未出都門人情物議已紛紛如此况又有攻者之
曰臣太輕不審曰多以督視爲斯言流播固不待督
府有所設施內而統部外而夷狄盡識皆已知督府
之不足恃縱臣不自揆度其爲無益而有害也明矣
欲望　皇帝陛下矜臣孤遠之蹤多舛寡援淺輕之
才動輒得謗亟爲檢會累次備章從臣所乞速罷督
興史故別選宰臣以當其任如以臣爲避事則臣乞

可齋奏議　六

仍守舊官以參賛軍事從行伏乞　睿旨即賜處分
臣惟是方命之辜誼已闔門席藁恭俟嚴誅

貼黄

臣恰又見信陽軍今月二十四日申狀德安孫職
已引虜騎到城下德安距鄂州不數日可到而督
府至鄂乃在七十日後深恐遠水不救近火是徒
以督府之虛名有措招捕之實務臣旬日前已給
榜劄付王旻孟珙閼詣救兵常進等諭以賞罰曉
以禍福又作趙范書併劄何元壽使之隨宜措置
取又劄黄伯固令權參賛軍事以督府議事聽一
面行事措置守禦皆從軍師發行約七日可到庶

幾可以及時濟事今臣尚留闕下縱使　朝廷速
辦指日可行亦是來年二月方到決是無益於事
臣既闔門待命今已一面截日住行書押案院督
府文字聽候罷免旨揮欲乞　睿旨宣諭別議施行

又貼黃

臣竊惟　陛下假臣恩寵以重事任今臣既辭事
任則一時所假之恩寵合行收寢竊見　先帝時
曹彥約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彥約辭行改
知福州彥約以辭制置而受待制於義不安途是
改集英殿修撰知潭州蓋人臣辭受之義固當如
此而　朝廷一予一奪亦不可以不明臣今既已

控辭視師之役所有執政恩數難以冒受已一面
將元被受省劄繳納尚書省伏乞　睿旨速賜收
回施行臣又照得今來未受告命則猶侍從之臣
更不敢傚執政例至門外待命見留寓舍聽候回
降伏乞　睿照

先事奏陳三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

臣猥蒙推擇董師上游威命所臨進退維谷雖王事
有嚴義不敢辭然有當先事奏陳者謹具下項

一照對自中都而趨荆鄂約二千七百八十里窮
日之力行五十里約兩月可至輜重遲緩又
須兩月以上若舟行則三閱月亦未可契蓋
陸行則日程有限行役勞苦兼有雨雪之遲
舟行則遡流而前步步牽挽兼有風濤之患
今晝夜趣辦約須月初方可啓行勢非二月
初不至若每州擺運兌會非一日不辦又破
十日萬一事勢緊急心雖欲馳身不可到則
旁觀者必有濡緩誤事之譏當此之時枉受
譴責更合取自　聖裁

一今聞德安敗卒牽引北寇散在安陸以至黃陂
臣雖先已給長榜發公劄下都統王旻俾之
開諭又設賞格速其歸降猶未見回報今猖
獗未已萬一道梗不可進前若所至逗遛必

誤國事若以烏合之卒數百人當不測之寇
臣雖不敢愛身必至損威辱國或前或却不
得不豫以聞奏更合取自　聖裁

一臣今所管係是荆襄地分於江淮地分非所干
與而舟行道過京口金陵池陽九江黃州彼
能非荆襄所隸而守將必遣兵出迎臣止是
量其出接之人斟酌支犒其在寨者不該支
犒若在處同所管地分闔營屠犒添此一項
則用度愈廣更乞　睿旨令　朝廷於合來
五百萬緡外添貼支降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昨具乞骸之奏，未蒙俞允，仍賜綸還，加以召入禁
廷，申頒誨敎。天顔和説，聖訓丁寧，臣感激私
衷，深戴權重，念臣自辭不獲命，固欲捐軀報國，凡所
區畫，夜以繼日，細大畢舉，惟是廟堂志意之不孚，臺
諫議論之可畏，兵財調度之不應求，諸事宜無一而
可，故屑屑退怯，無一肯從。儻使臣昧而前，必是誤國
敗事，是以歷歷畢衷具陳，前牘所冀 陛下俯回淵
聽，改命大臣，庶幾事權無尊，體統歸一，臣蓋為社稷
謀，非為一身計也。而天高聽邈，未亮血誠，重念臣夙
以蠢愚，自附積贒屢遭，在大臣今傷弓之餘，寧不知

劃然而言出諸口者，駟馬不及追；事定於心者，萬牛
莫能挽。臣前日狂瞽之言旣出，則自今忿疾者必益
衆，雖欲勿去，勢所不容。若 陛下未加誅戮，委曲敦
分，猶使之強顔朝列，則是臣辭避事任，貪戀爵恩，舍
危即安，辭難就易，不惟公論之所不可， 陛下亦安
用此頑頓無恥之人也。況臣粗知事君之義，於此多
故之時，豈不欲見危致命，補報萬分，實以如前所陳
抵牾牽掣，咫尺天威，猶難感悟，一辭一對，誰其念之。
或 陛下必欲責臣俾效命于顏行，則臣乞以從官
參贊軍事，斷不敢辭。所有先來執政恩數、禮物等，乞
具申尚書省繳回。併乞 睿旨，速賜收褒。

三辭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十二月一日

臣輒犯天誅，屢有陳述，比於三乞祠、三控免之後，又
嘗兩具奏稿，未蒙允俞，進退維谷，臣之前牘大約以
上下不孚，中外無應，深恐抵牾牽掣，事功不成，今再
三惟念，猶有未盡陳者，敢極言之。夫事必有終始，勢
必有緩急，知所先後，然后可以因變制宜。伏自 陛
下躬攬萬機，圖任舊人，今兩丞相實居百僚之右，不
惟十數年間政事之本末、人物之才否，皆其所閱歷，
而戚裹之役，朝陵之使，三京之出師，王檝之入貢，議
論錯出，又皆二相實主其事，遠方疏臣不及與議，但
見其玉華采薇之遣，交馳於道路，泛泛之責任方重寄

之之，召命已頒，謂之和則有戰矣，謂之戰則有和矣。
竊意朝議深遠，必有斟酌之良圖也，而報聘之使未
返，上流之警已急，歸附之衆方倚為爪牙，而叛服靡
常，屢生反側，凡此利害，實關安危，雖以朝士之身
後自來者，猶不及究知本末，況臣來自下土，僅數月
耳。必從而盡知，故於兩相之請行，所以力贊 睿斷
而自請為僚佐者，非有他也，蓋將以規模布置未
及終，而疆場已見急，使一人終之，終之者固不敢辭，
而規模則前人之規模也，冒昧繼之，則前者立脫其
責，後者與受其敗。今之規模，則二相之規模也，若以一
相主乎內，一相行乎外，則表裏相應，血脈流通，事權

益專財力益厚不猶愈於孤遠艱難之臣與虜角而不
盡從申請而不即應者乎此論既定則臣以從官參
贊軍事有不如言臣請伏妄言之誅　陛下若不早
決此議日復一日萬有一赤白囊奏至則累年蠹敗
造事之臣得以移過於一旦受任而未行者矣雖身
膏斧鉞無益治亂也如　陛下尚守前日訓諭欲用
隆興故事令在朝置局則臣亦何顏以居其位惟有
累疏固請闔門俟譴不得其求不已也昔犯雷霆之
威下情惶懼隕越之至

乞撥會要積收田執故息例奏劄十一月二日

臣自蒙隆寄屢控免章未賜允俞愚衷增惕重念臣

始焉發義不敢辭難既而深思則知有甚難者臣前
所陳蓋有未盡今所謂甚難者兵財是也中興以來
所開督府供億調度歲有常經攷之故實張浚之督
師川陝歲支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三千餘
萬緡葉義問之督江淮也搭行所帶者銀二十萬兩
金一萬兩見錢九百萬緡臣昨條具所乞帶行以一
千萬緡爲請　朝廷止許撥五百萬緡繼而實費有三
百萬緡尋行會計京湖見管兵數約不足以供一犒
之費而況楮幣物貨三百萬緡僅有昔日五十萬緡
之用乎近者沿江制置陳韡差兵二千隨楊福與往
鄂州人犒二十五千制置將佐自三百千以下有差

而生券又不與焉以制司所犒二千人之數已近六
萬緡則督府犒軍豈容有減於制司然則臣之所帶
錢物決不足以充一犒之用蓋非空言也大抵　朝
廷所科降之數不過爲數月計萬一韃虜未即盡退
或內寇尚逭天誅於斯時也內有督府官吏將士經
常之費外有應援犒設激賞之需而當此楮賤物貴
又非紹興隆興之比每歲必費數千萬緡而未有已
時　朝廷府庫今已窘乏臣欲於五百萬緡之外更
有增請今所聞帑藏已無可出則此三百萬者尚不
足以供目前脫又不結局不知何以繼之又恐臣一
出之後　國家用度何所仰給臣所以日夜徊徨非

爲身計實爲　國家深長思也若夫甲兵之事則又
有甚難言者今虜自金房而下於光化之境絕漢而
南若自興山可以徑趨歸自房可以趨峽之遠安自
銀沘峪可以通荊門若隨棗未固則安郢竟陵荊門
之間皆爲虜區若信陽有警則光山麻城黃陂之間
皆爲寇攘之藪當此之時所在鎮戍各守其地豈可
移東援西其勢必有告急之書乞師於督府乞給於
督府以至糧料器械皆有求於督府與之則無從而
出拒之則難於坐視且如督府之行今欲差殿司僉
者難之將取一領江乃聞左丞相去鎮江已不肯抽
那撥求之建康然建康新調二千人往援江陵其勢

必不容再有抽摘江池以往又安得有贏剩之兵可
那蓋不惟到司之後雖於運措而必逐次會元米有
一兵可以爲衛禦一疆盃瞷知督府之單弱輙有出
於意料之外寧不損威辱國此臣所以日夜徊徨欲
行復知蓋非爲身計實爲 國家深長思也欲望
陛下密諭大臣使之參臣所陳反覆研究俟其見得
目前可以行後來可以久則然後定爲一說若臣所
來控辭恳命敢望 睿斷仍爲揆會早降速賜收回
施行冒干 宸嚴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貼黃

臣竊謂推臣督師事大體重故人衆而費夥今

陛下若俾於反汗則臣乞用 先朝舊例以尚書
爲宣諭使則行督府之實而無督府之名事體既
輕結局亦易伏乞 睿照

又貼黃

自初開府支撥諸軍外又有下項

調援兵

支江淮諸軍之出戍者（非京湖此分者出迎）

犒賞露將士（如諸處守禦不可解者）

勞諸處戰散之卒（如遐年有傷者亦須犒之）

給新招軍錢物衣甲軍器

賑流民

恤殘破州郡

招潰叛　造軍器　用間探

凡此又在五百萬緡之外伏乞 睿照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奏狀　十二月三日

臣伏準省劄備奉 御筆督視江淮軍馬職事令臣
兼領者臣聞徽車不可以載重器弱步不可以勝豐
任目藐然書生未閑軍旅之事誤蒙眷簡剸屬以上
流之寄臣自量才力之不足內外之不應凡六具控
辭未拜兌俞方懷戰惕茲又申放 宸翰兼畀江淮
任重力微罔知攸濟凡此七路東西繇亘數千餘里
而以有限之知力應無窮之事會脫有緩急愈重[illegible]

隳誤望 皇帝陛下速收成涣改畀時賢使臣專志
致壹從事上游以仰副責任之意豈惟孤蹤之幸實
宗社幸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六

督府奏陳

奏兩府所辟官屬截日供職 十二月三日

臣於初二日夜半伏准省劄恭奉 御筆令臣督視江淮軍馬臣雖具辭免竊慮待報有妨治事除已一面具申 朝廷抽那江淮元辟官屬及江淮督府人吏及已行過文移案牘等並日未見發到及催發前司差撥制領將佐軍兵及合用旌旗衣甲等其臨安府與兩浙轉運司所合應副事件並未見並齊又緣江淮官屬有辭行者亦已一面不候 朝廷回報從行府徑自嚴限催督赴期起發外欲望 聖慈特降

督官屬兩府所辟官屬內見任人截日往行本職日赴行府議事聽候職或有託疾辭行者乞自 朝廷重作施行其餘殿前司臨安府轉運司等處併自 朝廷嚴限催督庶幾不致有妨行色以誤國事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二月九日

臣自被命以來雖聞議論不一然合行事件竊恐有失機會已一面隨宜區處今畧以有關事體者謹條具下項

一作私書與趙范同公文榜劄等前去付王旻孟珙招安常州進尚全等并劄江陵府差官撫諭

一劄何元壽令一面措置扞禦劄黃伯固充參贊

軍事一面以督府議事廳劄街行事策應上流

一給榜付四川制置司及江陵府又散印榜二百道於七路州郡勸諭大家豪民結集民丁保護上流以官資厚賞

一劄李虎王鑑楊福與趙勝劉虎與元行星夜提兵應援荊襄

一劄楊義充督府帳前都統制就令任責鄂州江面遣屬官萬一薦同宮觀人秦良謀前去劉溥處商議遣人至郭勝處仍帶錢銀前去

一劄沿江州郡聚集漁舟以助水軍防扞

一劄會沿江州郡自鎮江而上直至荊鄂凡幾處

隘口兵若干船若干制領將佐是誰任責令具夾密帳狀申以憑點視

一差官先期起發齎會子於所經過州郡兌換見錢庶幾舟到不留滯

一關常進擒獲已一面從速囑何大監元壽如發到鄂州且與存全以為招徠之地見一面分付萬一薦等陸續前去招諭

一其餘隨宜區處事件更不一一詳具伏乞睿照

奏別擇日朝辭 十二月九日

臣六日嘗具奏欲以十一日朝辭十二日出關昨蒙玉音面諭退又諜之二相則知十二日未可行臣除

已逮伋　聖訓欲別行擇日朝辭起發謹具奏聞更
合取自　聖裁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謝表

備數禁林方祈閒廢冞聯班宥府遽畀上游循揣負乖
其拙辭召乘終慙於忝竊恩深責重才短心寒臣竊
覩今古理亂之關孰無夷狄盜賊之警然而撥亂於
未萌者常治亂於昏火者必危實存乎人難委諸
數頭者三京之兆釁於宣不復言若夫數路之寇深傳
之已久儻此除得人而幷率俾並邊渴日以經綸亦
須氣勢之稍強何至藩籬之盡壞乃煩丹扆勿忽之頃
易置務人而敢苟支離之餘驟更亦手指揮不敷於
調度軍屯極費於分張只論經常已云竭矣使其歷
久矣以繼之將如臣者賦分數奇謀身百拙遭際
兩朝之眷遇俛觀三紀之踐揚方嘗安危存亡之秋
固知進退去就之義雖多與附爭敢辭難避事赴功
既自難於膺備出車遣戍亦具見於條陳將十乘之
啓行乃群言之交至若何受任惟有乞歸豈期　明
主之保全猶備公朝之任使既來旬於拜疏復再護
於江淮人皆笑其甚愚已未知其攸屆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濟世中興憫小臣之拔猖命大
師而發伐拔臣於見大夫之外授臣以視執政之恩
致使孤蹤耶當重寄臣敢不忠以衛上奮不顧身乘
當謀于天王聖明雖不棄於衆醜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更有賴於邇言

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十二月十一日

臣自被命督師今既踰月寢寐憂顧不敢固辭然而
人情玩於苟安吹之甚難而散之甚易自始聞師命
辟置幕屬猶有從者繼準　御筆別議行期則人情
觀望旋即渙散臣恐一旦又被趣行之命則倉卒
誤事故自朝至具九先期施行之事皆不遺餘力既
嘗備具奏知矣忽又聞兼領江淮之命臣於是申嚴
約束收拾官吏蕆發指日可行而數日以來有司調
度倍費艱澀臣不敢見之奏牘等行訪問乃是或於
傳聞不一之言未肯支發如臣之不敢避事固見之
累牘無用贅陳然而目前所甚憂者遷延不行則諸
闊藉口以逃責諸軍張頤以望犒諸郡聚首以俟援
此皆必然之理又其次則監司州縣恐有不識事體
者以督府經過旁緣科擾或拘藉人船或播留夫運
則動是旬月無然嗟更稍遲緩必有飢寒顛踣之
慮殿步司所差制領將佐各已到行府供職屢請先
期趲廒人馬支儌居行錢物亦無辭以應之凡此皆
當汲汲區處不可復緩者臣前一日雖又蒙　王音
面諭退又請于二相皆謂少緩行期其在臣子豈不

仰體國力寧敢再三趣迫以取方命之譴實以行朔
不決則進退無據中外皇皇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
如廟論一定初無更易即乞速下有司照畫一申請
事理嚴限兩日盡數應辦庶可即日起發毋使進退
周章以貽物議危迫之情惟　陛下速賜果斷于冒
天威下情無任惶懼俯伏俟　命之至

貼黃奏科撥錢物

臣照得　朝廷輟遣近臣督師于外豈不欲其介
受命辰出師然既速而後徐之既分而後合焉朝
令夕改甲可乙否中外皇皇不曉所謂臣竊思之
只緣當來應辦兩督府除金銀告牒等外各許緡

錢五百萬京湖一司今恐僅得三百萬江淮一司
全未科撥契勘江淮官軍民兵約二十五萬京湖
稱是若只以犒軍一事言之今所費之錢一犒即
盡此外如給官吏招新軍遣援卒勉流移受降附
發間探收濟叛造器械募舟師防江面等又不在
此數皆立時支遣不容貰貸者與附如此臣安得
不一言臣雖至愚豈不仰體國力契勘到左帑除
已交百十六萬外見在楮券盡以零會湊之或可
得五百萬而江淮一府終未有可以那移或謂淮
鹽每歲六十五萬袋內撥借十萬袋臣自行區處
津載變免亦可以對折今來支降或又謂豈無諸

司寄樁錢諸郡交頭錢之類可以便宜取撥然只
以江東一路言之自光換會子後未與出錢已是
盡掛文曆恐至前途有誤拍准今來只候　朝廷
處分既定先將左帑零會湊五百萬外更增二三
百萬金銀等物縱不及兩府元請之數若姑可以
備初到之費則臣且一面起發沿途便宜措置徐
俟諸司諸州有可那移者接續應用猶是一說更
自　陛下裁度如以爲可行即乞速賜處分

貼黃奏江陵從督府乞兵

臣得江陵尤爚十一月二十九日書云在城守禦
適臣行府榜劄招捕叛兵都置到後旁綠營務與

將士嘩轉三官資權旁關之上馬東去疑大兵之
將至以此見得外閫所望於督府者甚厚又得公
狀欲從督府乞兵二三萬人此等事正費區處併具
奏知伏乞　睿照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臣數犯天威濟伸愚懇照得京湖元撥官會五百萬
貫今既兼督江淮更合用五百萬貫共計壹阡萬貫
然不敢盡如元數支請若得七百萬貫臣亦且前去
今庫中附以零會僅可得五百萬貫其闕欠擱糟心
前途決不可用尚費撥擇若爭討物到支犒如人支
十七千已當四百五十萬貫所制領將佐在外或遍

來制司支犒之例稍多則又當向上增支其數未止
此所餘者僅五十萬貫耳又金二千兩約計官會十
六萬銀十五萬兩約計官會一百五萬貫凡此三項
通計一百七十一萬貫度牒師號綾雖在案中亦難交
易而目前如激犒出戰士卒賞賜戰勝士卒經理殘
破州郡如敵退之後江陵三海八櫃合別措置搭安撫合制造守具之類存卹陣亡
重傷之家贍給隨行官吏招收新軍調遣援卒區處
流移招納降附發遣間諜懷來潰散曾造器械召募
舟師皆必不可闕之費此豈一百七十一萬貫所能
辦者事理曉然臣累日嘗以奏陳雖蒙允可而有司
元未見趣辦應副臣今陛辭近在來日期程甚迫而

督府奏議　廿七

期會不應費用多端而錢數尚少伏望 睿旨照臣
累請於五百萬之外更賜增支若使錢不應手使臣
滯留關外以俟應辦數足而後可行則人益得以覘
我之虛實其於事體關繫匪輕臣不勝顒天請 命
之至

貼黃奏淮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事

臣今來未起發間已據淮西總領所乞錢二百萬
米五十萬石淮西制司申乞將歸附一年借補人
董昭等換授真命江陵府申乞調精銳二萬人策
應江州申江西圍結等軍在本州扞禦乞明賜科
撥錢糧未行而所請日至恐一出之後求者紛然

宋費區畫當是時叫閽不聞實關利害伏乞 睿照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圖民怨十二月十四日

臣以書生起家未閑軍旅之事適丁多故驟當事任
度時量力負荷惟艱竊自惟念 先帝拔臣於疎遠
之餘 陛下起臣於廢棄之久受恩深厚圖報無所
是用祗承師命敢有他辭而旬浹之間欻被 宸翰
別議行期臣進退彷徨是用再辭上還恩數豈謂
皇明委照未肯終棄而臣亦念主憂臣辱義不得終
辭則拜疏請行刻日就道而廟謨靡定復緩行期夫
趙充國自金城請事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數千里之
置郵而奏報於七日之近高崇文奉詔討蜀外猶受

督府奏議　廿八

命辰已出師五千人之器械而畢陳於一時之頃今
服在邇僕受命踰月而一行一却乃若久而未定所
幸臣規模布置初不敢以議論可否為之作輟見之
施行粗有端緒今 陛下力排羣議仍聽臣行奉得
稟戒不愆于期今臣義所當為不敢不勉雖然事有
本末治有內外臣之所任於外者末也 陛下之所
運於內者本也且國論所當定也甲和而乙戰朝是
而暮非彼或以馬燧之盟而行渾瑊之劫我又以酈
生之辯而濟韓信之師則彼是相尋而在內之本搖
矣臣於此時縱知其不可信然動則沮壞和好不動
則輿受其敗牽制抵梧將何所禀承乎人才所當別

也用一君子而間之以小人進一忠良而參之以姦佞患失者引類以自助怙權者託公以濟私日往月來智氣痿在則在內之本撥矣臣於此時建一謀焉將恭讒間媢忌以危其身請一事焉必掣肘文法而掣其肘動輒羈縶將何以展布乎夫在內者既不可憑藉如此則臣雖欲集忠廣益致命盡分以報陛下之恩決知其難矣臣願　陛下堅凝國論而無和戰之錯陳甄別人才而無邪正之並用持之以堅斷之以果毋為人言所怵眘欲所移則臣秉鉞於外庶乎有恃無恐抑臣區區所陳關係固重然猶涉於事物若本之則有在矣臣愚更望　陛下深思修省以回天怒恭儉節費以固民心蓋天之怒非田況所謂數祝板一爐香所可禳除也民之怨非息夫躬所謂遣一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可以厭攘也　陛下不是之思而謂遣一樞臣足以上回天心下慰民志自今　朝廷之上遂委其責無復恫瘝惕心之意以行乎其間則內外本末不相貫通而　陛下之事去矣臣雖鞠躬盡力亦將奚為此臣所以勤勤懇懇為陛下告為社稷綿長慮非為一身孤危發也惟　陛下審思之力行之臣違遠　清光不勝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乞降便宜詔書

臣誤蒙　聖恩擢陞宥府專征關外假以便宜黜陟之典非臣所克負荷辭不獲命冒昧祗承重念四郊多壘全仗　皇威遐暢震疊奮懼伏見張浚嘗以揔臣出使　高皇帝親御翰墨賜以詔書稍俾繼往援以為請臣愚欲望　陛下仰遵　烈祖英武之規俯察微臣責任之重發揮溫詔付臣宣布所部庶幾軍民知聖天子不泄邇不忘遠威激用命殄寇安邊皆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惟冀　眷慈曲垂賜可臣不勝激切之至

賜便宜詔書謝表

臣伏以圖上方略敢專閫外之權詔許便宜參畫軍中之令豈綸綍告戒精明諭惟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人臣之義知無不為況推轂臨遣之際任賜書征之責故不從中覆李牧所以破胡惟許子同裴度所以擒吳元濟重寄可授非才而臣曾靡寸長濫膺閫寄軍務固難於偏度敵情未易以測知若非因變而制宜將恐違幾而誤事不圖　眷眾特假　皇靈茲焉恭遇　皇帝陛下英武濟時聰明察物四郊多壘政當事會之殷一札十行特借威權之重春霆寒風動列營臣敢不竭乃心誠忠其職分兵以拊御吾不中御仰蒙特異之知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敢效糜捐之報

奏并卸督餽送添犒諸軍 十六日

臣昨自陸辭出關伏蒙 聖慈特許挈孰銀錢以充其行備伊假寵激臣之意不任感激但二府所餽及臨安府漕使例遣贐共四千餘貫緣臣係其內不欲受令除餽貨令來重拼致贐之意又念隨行軍將冬寒暴露即將上件錢添犒諸軍去訖自後應有餽送並不收受如有故舊至再三不可卻者即准此施行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抵平江府 二十二日

臣二十日抵嘉興已嘗具人馬平安狀奏聞二十一日起離風日晴和人情懽悅將士所過秋毫無犯市井田里皆鄉花夾道以候官軍已於二十二日午未間抵平江府休息人馬一日進發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德安叛卒姦詐及備韃聲東擊西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行至常州復有奏陳自於今月二十日得孟珙申狀說十一月十一日韃賊於灌子灘渡子洪路渡漢江至二十三日重兵方突襄陽西門趙范擁救韃賊江溪舜者皆滿又於二十四日在無錫縣見太常與其弟家信大抵與珙之說略同兼云德安之賊聞淮西兵到欲空城而遁又據孟珙所申探事人於十二月八日親見尚全在德安府為韃人所執為韃人皆有逼意叛兵亦皆悔附韃賊自始聞之謂可仰寬顧憂深為喜躍同日得建康節制司等處備興國軍探事人所申十二月十六日尚全賊黨在黃州管下劫寨相去兩日而諸處報狀差舛如此不知孰為可信日又契勘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今三十餘日韃范既大破虜賊則道路必通不應全無捷奏況近來或傳已獲倂盜或謂已獲常進或謂已殺盡德安賊中賊兵然此數項皆是人所樂聞並不曾陸續申到竊疑或有姦詐多端誤我此不可以不察抑且又有過盧者韃自侵犯以來凡計百出多是避實擊虛前來併力在蜀則荊襄未警及蜀道少緩則襄陽隨棗

荊門古郢江陵諸郡相繼被兵今來若果是德安賊騎焚掠而去又恐是虜賊知我調遣人馬應援荊襄今兩淮人馬不多則未必不併力來闖淮東且除已劄下京湖審司處實仍劄淮東西制司申嚴整備以伐賊謀外謹馳驛奏聞欲乞陛下申飭大臣未可使以黃州廬州諸處傳聞為喜更切行下諸路制司嚴督諸將益加隄備免被賊虜聲東擊西出我不意自不勝拳拳取進止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剿賊推賞 十二月二十六日

當使恭奉 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獎勵諸軍奉行天討今已統率精銳水陸並進宣暢皇威指期掃

蕩并先次調遣諸路軍馬步師王鑑及湖北副總管
楊福與前去策應上流其所在帥守將佐必能奮毅
忠義同心戮力內嚴捍禦外務勦除外照得督府見
有御前降到節度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左武右武
大夫以下告勑及金銀錢帛等專待立功之人凡有
登埤出戰將士當次第定功便宜行賞內士豪民兵
有能建立奇功白身人亦宜當一體優補官資有官
人不次超轉昭示大信斷毋食言

榜諭北軍十二月二十六日

恭惟我宋德澤深厚際天所覆莫匪王民不幸中原
淪於金賊百有餘年遂使衣冠禮義之區久隔王化

洎自金賊廢亡方幸遺黎再覩天日又不幸我叛逆
起寨盜相挺致使生靈存遺塗炭其為酷虐返甚於
殘金我主上一視同仁惻然興念有能赤心歸順便
加撫恤待以吾民或使管軍或使守城稍著忠勞必
加推賞以至贍給撫存靡不周盡獨有一種不識事
體之人每見自北來歸者輒稱北人自分彼我不思
南北雖異其實同是祖宗遺民疑間一形人多猜阻
遂使叛服去來容身無所當使今來面奉聖訓督視
全師布昭大信凡英雄豪傑宜及時奮勵為我國家
建功立業高爵厚祿傳子及孫其或執心不堅已歸
本朝又無固志使南北兩地皆指為反覆之人信行

旣辭自取禍敗況我賊專以財物為重其視殺人
類有同草芥爾雖一時私忿輕附我虜然旣附之後
決是須索無厭一旦不遂所求首被誅戮則曷若盡
忠本朝永為中國臣子共沐寬仁忠厚之澤比之前
日寄命湯火利害灼然其有已受官資見當任使者
乃宜純一乃心勿萌疑慮推誠協力報答國家忠孝
之節始終不渝自然神天鑒佑長保富貴若又能與
閒伺便結集豪傑執縛賊酋勦蕩羣寇當使即照
便宜指揮第功行賞申奏朝廷顯將當使一家百口
俾明汝等之心無自今以往彼此相安永無疑貳懷
更執迷不悛身既危亡家亦不保各仰速入思慮毋

貽後悔

畫一榜諭將士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會當使面奉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開府之初
今與將士開誠布公共圖協濟上報 國恩合開具
下項

一比年以來軍伍之閒紀律稍廢將士上下不務
輯睦每舉一事輒生怨尤士旣不和何以取
勝勘會軍士以恭順為主士卒當聽命于部
隊將其部隊將當聽命于正副將其正副將
當聽命于統領統制其統領統制又當聽命
大將大將卻當恭事朝廷非但語言顏色要

當恭順直須中心誠慤上下協力共濟國事凡有一毫私忿宿怨各相弃捐自然人同心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大功大名由此而立況是其間或有不逞之人變亂是非以惑衆聽致令兵將不和互相猜忌重事不便今出榜曉諭如有自此鬪亂間諜之人即當體究重作施行

一勘會軍民一體軍兵戰戍雖其勞苦然大軍粮食盡係百姓供輸若耕桑失時軍須不繼便致狼狽所宜互相愛惜毋得恃強凌弱恃衆欺寡互相爭鬪激出事端如違邦有常刑

一大軍家糧及行軍券食錢米多是勘請曹司循習舊弊妄有除尅或收留券旁百端遷延以致軍士怨嗟並仰諸軍收領覺察申舉如有犯者照軍法施行

一契勘近年以來立功將士雖曾經軍將或司次第保明申奏行賞多被承受人侵用縻費系不與整會因此省部人無施行是致虛占恩命不受實惠及於私下積累債負以至貧乏當使今後將立功士卒定爲賞格其有擒獲大酋及以次頭目人凡有關當陣利害者或生擒或斬首申上行府自節察防團以下牙牌誥命立與書填訖聞奏金銀錢帛在外其次如當陣殺退虜人獲到首級器械等並爲隨功大小書填官資行府見有誥命綾紙文帖即遵照御筆便宜指揮施行乘免省部吏人旁緣乞取遷延歲月竟成文具惟是不許妄殺平人詐作首級如覺察得知亦不輕恕

一軍前將士如遇追勦虜兵及討捕叛寇其所獲金銀財物便聽本人收留使用官司更不抽取仍照立功大小別有賞犒

一其有歿於王事者便當錄用子孫請給如舊如或子孫幼弱未能受命者先給公據候長大

日換授付身

奏與趙葵私覿禮物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行至鎮江趙葵過江相見臣爲具一飯并約吳淵同席翌日葵犒督府軍一萬貫官屬將佐各有差臣以事體該衆不欲卻之臣即等第支俵外又與臣送鞍馬三副角弓四矢二百束刀四鐵甲兜鍪一臣止卻其鞍馬二以其遠來之意其餘兵器悉收受臣竊惟一行官吏將士所受上項餽遺無非仰拜陛下之賜矯首闕庭同一感激臣即以三千貫回犒揚州吏卒又以私帑雜色五十匹虎帳錦段等物報之合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至鎮江犒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自離都門以至鎮江始疑嚴除將士不循紀律臣以信賞必罰令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田里市井間競出飲食隨軍貿易會連日晴色人情熙然惟臨安帥漕司有爲兵不循紀律先後行者黥配一二人自此軍律尤更整肅至鎮江宣布德意大犒將士莫不歸戴聖明撫卹之恩老稚有至感泣惟是諸處申到軍數有民兵一項見與官軍方同戰戍合一體支犒若增此一項則未有以給之正費區處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捷報輟行色

臣自元日發京口初四日晚至建康初五日就寺觀禱散天基聖節道場陪預建康府錫燕至初六日初七兩日布宣德意並依淮東體例大犒諸軍仍就此發錢付淮西總領所支給西路戰戍將士初八日本可進發緣陳韡蔡範等載酒過行府商議邊事且再三辭之乃援丘崈開督府日葉適商飛卿亦曾有此體例臣遂勉從其請因與之講論今歲防秋規摹自此遂陸行至采石點視防江備禦因取道太平州前去江池雖沿路所得探報稱淮西境內已無賊騎而德安叛兵並已北去江陵事勢亦似稍寬然終是未得襄陽的報此爲可慮臣不敢以數得捷報稍緩行色已專人前路審探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併力援襄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府 正月十一日

臣起離建康之前一日嘗以所歷期程聞奏十一日行至太平州采石鎮謹再有條具下項

一臣自聞孟珙報襄陽之捷雖喜其有此然終以不得趙范的報及諸司諸郡皆無嗣音爲疑固嘗略具奏聞今得何元壽書以爲珙所報初無之蓋有衛州綱卒劉寶自襄陽城中逃出具言其事李干二月三日以前皆其所目擊使其有之則劉寶當見之矣臣自疑此報果不實行下諸司毋得輕信及劄別之傑作督府議事廳文移催督李虎[illegible]將前去襄陽策應近又劄趙勝楊福與劉虎等以江陵事勢少寬合併力援襄陽前後督促非不嚴切今得李虎回申雖已連稟但猶以蘄水橋斷回蘄州住程以待修橋又以江北無夫無糧無船無橋取道鄂州以至漢陽未免迂回而王鑑直以淮西賊退爲詞駐兵六安更不前進臣除以明諭賞罰嚴切詰責外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一臣在建康日陳韡欲以參贊軍事從臣至沿江協助經理頗有孜孜體國之心然臣以陪都留鑰事任非輕不敢輒從其請至采石吳潛謁臣則知已被受參謀之命潛雖領郡而行府尚缺元僚兼照

得目前江面偶幸平安臣欲選官暫攝太平州事
挈潛與俱若自此江淮清晏則潛遂可少留幕府
如淮甸未寧即令速回本州措置防江庶幾上不
失朝廷委付之實意下亦不失督府求助之初心
合具奏知伏乞睿旨更賜處分

貼黄

臣已具條奏續得別之傑公狀以臣行府遣兵便
宜指揮權令節制諸頭項軍馬數內淮西強勇軍
王福副都統所部三千人一面攻援令援襄陽就
於郢州駐劄以便糧草并日下催李虎王鑑兩頭
項兵會合救援襄陽不許逗留務在勦逐襄陽境

內賊兵因以藏遁江陵所行切中事機今錄白元
狀在前併乞睿照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 正月十一日

臣今月二日得淮西制置尤焴書開虜酋已豎敗勢
漸退臣雖未敢深信且幸其有此急具奏聞以寬顧
憂今十三日得焴公狀私書則又聞韃騎再犯隨信
亦有哨馬復至黃陂管下舊關一帶抄掠而息州又
有哨馬再來近城吳潛亦白以孟珙所報則偽太子
雖不曾見然倚為尚在臣竊慮賊以淮西兵勢單弱
乘機馳突于光黃舒蘄之間委係利害已即劄下淮
西制置司并諸將嚴依隄備外繇臣先得知池州王

伯大及知蘄州徐榮申狀皆備黃州幹事人孫俊魏
信等探報則謂知隨州張龜壽於十二月八日將金
瓶一隻金盤一十隻銀盤一百隻銷金鞍一十副銀
鞍二副疋帛茶貨入獻信種二十四隻令統制張子
良伴送韃使安通事劉通事押前項物色從隨州西
門卿光前去倚蓋要求和竊詳韃賊姦計雖非一端
然前後遣人至彼其詞大抵謂講和者自講和廝殺
者自廝殺又常言王檝出來暹我國不信和觀其語
意固亦自謂和不可信近者尤焴得孟珙書亦言常
進自襄陽回遇虜之在隨者遂合兵欲攻隨蓋因信
陽孟璟知隨州張龜壽與虜講和夫使和而可恃則

隨信不復被兵矣今此兩郡乃正當寇來之衝孟珙
亦素主和好者今虜退復還趙黃之意甚切臣疑虜
意必謂此數州既來講和則無緣嚴備再為擣虛之
謀故今之所憂乃正在講和三郡前來朝廷趙邢江
上軍兵應援抑襄今臣又慮前不及援抑襄之急而
後已中隨信之寇況叛賊郭勝等素知虛實為賊鄉
導萬一徑自淮西衝突江面則江之上下必致震動
且孟璟張龜壽之意本欲以款賊不知賊反以和誤
我既和復攻既去復來其為所誤固已曉然此在朝
廷所當深察臣始者雖嘗數論和議然或者謂臣奇
以稍紓目前姑為一二年休養之計今乃和戰並行

臣知決無此理既稱太平州後得此等報即劄諸路將帥日下速去相度事勢隨處應援如李虎託故遲行則速令趨援襄陽王鑑多端避事亦已累劄令自隨信以往向西前去伺寇所在剿逐直至襄陽爲地頭委無斷然以和議爲不可信故每屬將帥常如寇至不敢恃黃隨信陽一時之私見自爲備禦雖然尚恐中外不相照應致有抵捂今併錄自行府劄子繳連在知前後施行粗中事狀具見今已一面前去江北關會度發急申飭諸將令具奏知更乞睿旨施行

奏虜犯隨信光黃事宜　正月十二日

臣比至采石蕪湖又曾奏備奏牘伏計已塵乙覽自棗陽國門辛逼天日照和出陸後日行六十里雖以戰司羅轅之卒亦不能跋涉山川後危如平今已春達池州初謂殘虜狼狽及此春暖木生漸向北去既乃日聞警報事勢益迫隨州見被攻圍未知存亡信陽光州境內賊馬往來已久虜掠人畜焚蕩屋廬戕傷薪木亦地千里今兩至黃陂巴河以來騷呵舒水之民結保援并爲渡江計目前虜賊若來則宜蜀口次則枳翔襄便此上流要害之地彫殘零落不可復出則又時通和好之使必欲隨黃諸郡令遂自隨信光舒蘄黃一帶謀擣江面若處可涉江則何往不至不然則且向淮東江北肆其抄掠時暫北去使吾意尚

盡空國貧民窮則秋冬大舉深入勢必難支臣言及此憂心如焚臣嘗有陳于　陛下謂今日事勢當論存亡更不論安危目至江上尤信前言未爲過慮臣愚慮竊謂　陛下勿易動於小捷勿誤聽於浮言申命大臣汲汲然常爲寇至之備親建實才同心協慮凡叅意小知側言旁啓以相傾軋之事一切屏除[illegible]思夕惟以與百萬生靈爭旦夕之命目不勝引領東望君若侯謹之至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其心純實不貳故孝者必忠於君友者必信乎同列夫使秉心不純日夜以相傾相軋爲事則朝廷之上亂本已見而受任於外者將何以自立更乞　陛下必是加申儆焉此匪惟受任者之幸實宗社存亡所關也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櫃

照得江陵府一面阻江餘三面皆是平陸無險可恃是以虜騎自平地衝突略無阻隔直抵城下開禧前劉閣學甲劾尋三海八櫃[illegible]施功改除以去吳待制獵繼之遂竟其役蓋自晉以來陸抗實發其堰於江陵之北以禦叛亂後來高氏有國引湖濱之水注爲三海歷年雖深基址猶在吳待制獵復爲湖通港作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謂之長林樂出家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向淡築堤之流由

寸金隄最南紀郢諸門東匯于沙市為南海又於
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拱辰之水西北置李公隄水
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故馬湖深可容舟淺不可
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穴隄以相灌注其後虜騎
東至竟陵北窺荊門而不敢睨江陵者以此嘉定中
年金虜再寇襄而人情不搖尚恃此以為固自制置
司增置屯田以資軍食海遂為田又有留司僉廳受
賂聽豪家民占為常熟司不以為意遂至今來虜兒直
由田間深入其舍至攻城者市發室擣財死者枕藉
今年而援兵四集事勢漸紓然虜情叵測當為今秋
再來之防復三海八櫃使浸瀆沮洳虜人雖有武騎
千軍寸不得進然後可施備禦之方今朝廷科撥八
十萬京會十萬湖會下江陵府於虜騎既退之後施
經畫畫理之方督府會發京會五十萬貫撥額又助京
會二十七萬有奇米在外皆具當先用於三海八櫃
次及其他費用欲劄下江陵府趂今來農功未興虜
騎既退於朝廷督府總所所撥到錢內指支一項錢
會專一差清強官分定界至視其舊規盡以復海櫃
之舊須管分役軍民於二月以前開浚舊基修復集
捌取四月以前興復備辦毋為遷延以幾其成兼又
照得制置司初廢三海為田之後不惟官耕以為田
又有從民户所請佃之以為田初佃之時租數少而

田畝多人情競於得田於是厚賂在官者既佃之後
田畝多歲租少人情又競於得田於是復以賂在官
者令官民户遂互占護此田以為己有既是興復三海
或官民户耕墾歲久工本已多或稱帥府與權
於去未久或稱甲轉於乙田段交加或稱諸軍拼償當
為休息之設為多議求縱一年其圖延遲占吝永為己
業似此等詞訟官司並不以問只視開稽疆界凡隸
三海八櫃之內悉浚為海且廢海以失險而年年不
免寇至之防屋廬之不保家產之不守此身逃遁奔
避不暇孰若捐此田以為海而有室家保聚之安失
田之民被役之兵並須通曉此意況今逃歸之民未
眠未寧朝暮春作未知所向又孰若因官司興復此
海以藉口食之給亦無異於古人荒政以興役聚民
也此事用工頗大務在敏速使決其所分畫必精擇
清強官惟不可付之倉吏庶勝徇私退縮舊界俗司
本府備今來劄下出榜曉示先具已施行事宜具申
自後每十日一具次第工役申謹錄奏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七附二十八

督府奏陳

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三明

臣數犯天威再有控陳臣乃者陛辭之日嘗冒告
陛下以一遠君門誰寄腹心之又因宰執餞送闕外亦
衆以居中接助宰執此易語事關宗社朝奏則暮可無
以過慮爲也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辦集星馳就道
旣而所請錢物洎條畫兵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
變此進退維谷乃至近日劾奏官吏亦未關處分臣
謂此等直易易且猶且奏報踐緩邪又有難於此者
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廣黃諸處探報賊酋多數淮
西諸郡賊兵盡退往往君臣之間動色相慶遂謂無
復可虞其實皆未然賊未退而荊襄淮西之事方棘
也其在江陵者自枝江至都竟上伐竹木毀室廬斧
斤之聲日聞直欲爲渡江計其在襄陽者拆城郭治
器械鼓角之聲夜聞直欲爲度貢計其在襄之東淮
之西者以和好誘滋直欲縲光椒信擄斷蘄舒掎黃
令也亦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臣以殿司千卒
假假乎舒蘄之南爲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即行
或遇軍而聞警報亡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催督
其不及事也故於上流則趣何元壽別之傑下流則
趣黃伯固亟以制司督府之令督厲諸將臣雖在道

事亦無關今李虎王福可抵襄陽萬文勝亦至安郢
而上荊門枝江江面殘狄已遁尤倫分兵以往又發
鼎澧義勇以助之于俊李允政祝和達併力西淮屢
有克捷而賊勢方張戍小不利則舒蘄危矣只得那
王忠以援蘄雖明知九江空虛卻候督府至彼別圖
調遣以奇其之惟有王鑑遲回不前進不及援荊襄退
不能援光黃方此累旬督迫比又從金陵得一將曰
李大亨令往招信取鐵橋敢勇一千人徑從便道直
趨龍舒舒蘄安積競之地賊所欲得也尚恨將單
師少未有以大慰舒人之心亦以私責公文爲陳韓
爲助大抵目前所當爲之事臣雖殫竭心力幾以內
外扞格兵寡財殫而又奏請稽遲無以聳動人心作
新士氣此爲未愜人意耳抑又有坐視而無策者江
北淮西之民爲虜所殺者固已銜冤無訴而避寇南
渡者今所在成市臣固嘗面奏此輩強壯者聚爲盜
賊當有以招之老弱者轉乎溝壑當有以賑之今諸
處已各申來而浮光信陽漢東荊門尤爲迫切若臣
行其所言則招而爲軍者多至數萬少亦數千錢糧
衣糧器甲衣襖便當有以授之其願宜賑給者番詹
撫劄討口支給亦當有以處之然督府所費幾何一
開其端胡以爲繼隨州輕信和義馮帶藏之分以爭
廬縻情無獄旣去復來反遭重圍今城中無以犒士椎

宜造關子以濟用度而未償於督府必欲得京交七十萬緡銀三萬兩金一萬兩臣不惟見管無幾不容盡應亦恐其迷誤未已虛費金幣而黃州亦粗於此說樞馬司江司雄關雄邊之軍以自守四郊之外虜騎縱横而不敢問其意亦與隨同臣方詰之凡此等危急之證姑舉一二則知中外墓意受任實難廟堂睹此事勢所宜孜孜汲汲愛日惜陰將救焚拯溺之不遑也乃聞近日以來宰執多不入堂亦意兩相之不咸不過如去歲夏秋以來交啓密陳以相沮擾耳而數日間所聞益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夫事幾之來間不容髮一官之或曠一時之不救則天工之治否天命之去留係焉臣不知今所不咸者何事朝臣之中孰左孰右第見外間危亂之證百出而朝廷之上方以可憂可怖之官職而為可喜可慕之富貴不暇以國事為意是宜請事于外若蔑蔑乎其難也夫京師諸夏之本則弦其瞻之地華夷所畜咸屬耳目焉而每朝奏事不過宰執一人或二人並是不情之辭不切之事其為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今服在遠外豈應與聞廟議然忝備邇臣事關一體譬之木焉本根先撥則枝葉從之若使內不治則臣雖將帥命以鞠躬盡力于外亦將奚為臣竊抱憂意

陛下於是非曲直之辨必已曉然于聖心若赦臣塈志察朋比之習杜讒慝之萌豁開大公與建賢輔以彌本朝此今日當務之急者如謂外寇未靜人才難得姑乎廉藺平勃之怨則亦宜力戒偏聽之弊自今公事公言進而明目張膽以陳之論奏退而同心協慮以見之施行毋面從而背違也毋陽予而陰奪也庭辨更決朝慮夕圖皇皇然如危亂之無日則天下事尚有可為詩曰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此言幽王之時狄難之不顧而足嫉之是尚也惟　陛下力鑒而深念焉取進止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　二月三日

臣聞捐軀徇國臣子之常分崇德報功乃國家之大經臣猥以非才奉將帥命顧激昂士氣聳動人心無他道焉惟賞罰信必而已契勘去年九月內虜寇大入京西知棗陽軍樊文彬以荏爾孤城適當賊衝守具不全旋行制造瓏於城外列砲數十座文彬亦於城內立砲五十餘座以拒之賊拆民屋遶城立柵塹濠以阻援兵文彬夜遣人劫之賊攻城之技無不盡用文彬躬率士卒晝夜苦戰至十月二十八九間賊添生兵急攻西北隅文彬迎敵五十餘陣又積薪草於城樓關房縱火焚之以禦賊之來而日暮風返烈焰入城延燒官舍賊乘虛民恟恟自西北隅以入

火攻軍治力不能支自縊而死賊披城之初襄陽已
自受圍烽燧不通蠟書不通外援已絕獨以數千疲
卒抗拒月餘勢窮力盡猶不肯污於賊手近有錄到
趙范蠟書者謂文林守城死節無愧張許此而不問
何以勸忠又契勘訓武郎京西路分總制隨州軍馬
高世英自叛寇初道提兵入德安經理荒殘臣嘗奏
辟就乞差權知本府及虜犇犯隨州世英復領兵救
援突圍入城矢石交下重傷而死今諸將中往往有
身當事任逗撓不進者而世英奮不顧身慷慨蹈義
蓋文林之次者欲望　聖慈下有司將文林贈官立
廟錄用子孫仍厚恤其家併將高世英優加贈卹庶

足以爲伏節死義者之勸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二月三日）

臣竊見荊襄蜀口居國上游勝負之間安危所係頃
者韃虜分道入寇首犯漢沔四川制置使趙彥呐提
兵仙人原控扼險要牽制虜勢蜀賴以全　陛下嘗
降詔獎諭人心胥奮虜尋退遁惟是荊襄自去冬被
寇殘三閱月而襄陽之圍賊勢張甚制置使趙范率
先士卒躬冒矢石屢戰屢捷虜爲奪氣今雖游魂近
郊未底然其數月之間竭心盡瘁若不少賜褒擢無以
激昂士心欲望聖慈特出　御筆付學士院降詔勉諭
俟虜騎盡退令以將士姓名來上續與第功行賞凡此

必已久關　聖慮臣以職分所系冒昧奏陳仰裨海岳
下情皇懼俟譴之至

貼黃

臣聞糾正官邪固是臺諫職分但勢有緩急事有輕
重如兼邊之守臨陣之將尚與大臣異宜務優容彈擊
人未足戢姦曠一職或能誤事況其閫方倚之閫外
之事如陳韡趙范趙彥呐輩趙葵各當一面者皆
嘗爲臺諫所論此用之他人猶難輕發況當重任皆
議尤不可易蓋邊帥貴之道全在威名兼有知恥之人
不肯受辱辱之則不可用用之則不可辱既辱之又
用之彼亦何顏以居乎人上今言路一新恐未必如

昔歲之有此患重乞　睿慈常留　聖慮臣不勝
惓惓

貼黃奏乞將曹友聞李安國優與推擢

臣近得蜀報迺知去冬之末趙彥呐下原曾未浹
旬而韃人又自秦會而至一摘階文一趨大安其
意徑欲入蜀彥呐力督諸將各授以牙緋牌重賞
俾盡死力遮蔽蜀門於是曹友聞戰于大安李安
國戰于文州士皆死鬭險不可入賊悔其來歸咎
于始謀者而去虜之再退皆是友聞安國死戰之
力當與第功論賞而就中曹友聞者起自儒科兼
習武事見虜敢鬭因義不愛身其爲忠憤慷慨之氣

火見其比欲望朝廷優與遷推庶幾支閒等有功
見知益思補報而因得以勉諸將趨事赴功之心
取進止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 二月十六日

勘會襄陽江陵德安府光黃隨均房郢峽州光化信陽襄陽軍管下應曾經殘賊蹂擾縣鎮鄉村民戶逃移雖目即間有復業去處終是不易合議優恤今除軍前般運糧草差使及以物力差充保甲隅官外其餘官司諸色不時差科非泛雜役並與蠲免壹年如州縣不遵今來約束故爲科抑察訪得實合屬按劾吏人決配務在必行決無輕恕仍聽人戶越訴

奏乞早定峽州襄陽守臣 二月四日

臣今月四日據參謀別之傑申到襄陽府事宜謹錄本頭連在前外續據諸處探報德安府雲夢孝感縣及神林瀘口等處各有賊兵殺奪人畜擄掠舟船竊慮透漏衝突江面所合預作隄備照得王旻既死其帶領都統欲遵照便宜指揮差趙勝填見闕却以臣前所奏辟劉顯德仍權知德安府令各任責防托已別具奏牘乞賜施行其如郢州迫近襄陽合是武人之有兵權者方可爲守近見朝廷差下胡梲臣不敢輒有更易峽州亦係緊切所差汪元顯方有奏事亦令其勢必五六月間方能到任臣不識其人如朝廷謂可倚仗即乞免令奏事日下之任庶幾及時可以措置守備若朝廷欲有更易亦乞早降旨揮又如襄陽屢號重鎮今焚蕩之後城中一空或促令趙范回治或別選武將爲守此皆不可緩者臣以事大體重兼探報未的未敢輕易有所施行并乞睿慈速諭大臣如朝廷已先得實耗即乞早賜處分以解一方倒垂之急

貼黃

臣昨準庠遞入奏之命已具辭免又嘗具奏乞速降結局指揮是曉忽聞襄陽之變臣不敢付之坐視未免隨宜區處合具奏知伏乞睿照

自劾 三月六日

臣起自書生不閑軍事誤蒙拔寘摠師干雖畢慮竭衷粗欲自奮而受任之初危機已急德安之寇未息光化棗陽之陷繼聞行次池陽而光黃之羽書踵至亟抵九江隨宜應接則應天永息之叛卒襄隨歸峽之傲擾又見告矣尚賴宗社之靈戎虜革心次第退師臣亦爲被入奏之命方兹攢結庠書散遣兵衛具疏乞身夫何叛將王旻煽亂于襄百年之要地丘墟一城之赤子塗炭具蜀襟喉幾於中斷言之至此痛入肺肝此皆臣智略不足以折衝望實不足以厭難致兹疆場之禍上貽宵旰之憂亮督府之行竭朝廷帑藏之儲以資軍實今自賞勞將士之外雖一孔

以上未嘗妄費而所餘無幾竟成何事臣安得以辭
其罪夫有罪不誅則朝廷將無以肅軍士而厲天下
臣謹於江州近境席藁待罪欲望聖慈布臣所失重
行竄斥以伸國法以為力小任重者之戒干冒天威
下情不勝皇懼震慄之至

榜諭北軍 三月七日

恭惟
國朝念中原之民皆我祖宗遺黎凡有來歸者皆撫
納二三十年間所費錢糧何止鉅萬其有才智之人
或使管軍或使守城或散在諸處各管職事並不曾
分別南北只因郭勝范用吉王旻之徒自作不靖致

使均唐安襄四郡北軍被遣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
被韃靼驅為奴婢或殺其父母或掠其妻子或取其
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深可哀怜今來訪聞尚有
北軍或在漢地或在漢南元非反叛止是無所歸着
或致剽掠以苟旦暮其情尤更可憫官司雖欲各令
仍舊然恐爾輩自懷疑或未便相信一旦輕聽亂言
又是自取殺戮行府專差官賫榜劄前諭亦令若有
頭目等人急於奮身收拾潰散轉禍為福自為一軍
屯在漢北力為國家捍禦邊防効順之日便當給以
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
世為守臣永保富貴其頭目人當與等第超轉官資

行府元不欲分別南北却恐終自懷疑不安今昭示
大信應潰散北軍自今既歸之後別為一屯只留漢
北庶幾彼此不相關防可以長保安寧永無自相屠
戮之禍今來行府止為前項四郡之人偶因叛將一
時詿誤無所歸着故從長區處使之保身保家天地
神明實聞此言

奏措置京湖諸郡

臣自恭奉入奏之命一面結局會有奇疾淫忱 君
父乞身歸里適得何元壽別之傑報襄陽北軍作亂
趙范移屯賊兵四掠漸迫季蓁孝感與神林灘口以
北漢陽界分上流震搖人民奔迸渡江臣念事出倉

表雖以垂去亦復力疾隨宜區處急俻江州軍嚴
為隄備并遵照便宜指揮權用金字牌速下光州調
萬文勝提軍五千人馬五百匹星夜至漢川繼得知
荊門朱揚祖申以孤城難守乞就付統兵官而探報
權郢州胡棁亦稱居民空城逃避遂各助以京會五
萬貫時下接濟支梧載念京西七郡惟隨州僅存自
去年韃虜攻圍知州張龜壽通判趙汝然及大洪山
守把張順與寄居劉顯德極力鏖戰卒全一城今茲
孤壘正當賊衝凜凜不能自保或謂官民兵在城內
者約二十萬而散在四郊者不計其數切慮不早應
援隨或不守將來愈費經理遂差承信郎李邦彥押

京會二十萬貫例支犒外更發銀一萬兩京會十萬
貫犒第將特犒其知州張龜壽與轉兩官通判趙汝然
寄居劉顯德各與轉一官守把大洪山張順添差隨
州兵馬鈐轄仍賜金帶一條所有本處民兵有流徙
不能自活者給劄令李邦彥團結起可得數萬人續
議申朝廷填補京湖諸郡死士逃潰軍額及科撥一
項錢米貼助贍養庶藉其土俗伉健勇鬬愛護鄉井
隨若可保則德安光棗等處方可修復所有趙范雖
襄本末前已具奏今得尤煸申狀謂李伯淵復回襄
陽已斬鎮北軍頭目人且移書趙范回司此等事情
叵測臣嘗作一榜弁劉趙范就此時招收潰散北軍

盡忠漢北或今黃國弼夏全任責統轄且許以元來
軍券庶南北軍不相猜疑亦是弭變之一策謹將榜
劄及尤煸所報錄白繳進合具奏知取進止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回新命速賜罷斥

臣拜有危迫之懇仰干天聽臣自忝存壘趣令入奏
即具控免併陳結局之請尋又具申 朝廷乞賜數
奏又於自劾之章申敘前懇今既半月未蒙出命在
於臣子之義進退遲速亦當惟命是聽然自前事體
有不可一朝居者若默不以聞深恐有誤國事臣自
旦日聞命已即關報諸路帥司幾有行府公劄曾陳乞
解罷者無詞可留既上其事于朝殿步司將士正當

折洗之時一聞君命各動歸心臣亦叙情閱勞支錢
發遣自初四五以前猶有上流警邊報時至臣不
敢以垂去坐視隨宜報應迨旬日以來不惟郢復漢
鄖等處警報頓稀亦緣諸郡各得鄂報之後意臣既
被旨速奏事之命則此時結局已久故每事不復關
白只如襄陽事變所係甚大自始初一再得申狀後
又無關音蓋亦謂臣為已去此矣況臣被命兩旬兵
歸吏散財用又竭兼沿江新制帥先令既至事權有
歸而臣徒擁虛器以兀處于此在臣不過進退周章
以貽眾誚而朝廷之上遲回不報亦恐有傷事體以
啓戎心欲乞 皇帝陛下深惟今日已久人情弛玩

速降結局旨揮所有臣病不任事乞收回新命引咎
自劾乞速賜罷斥併望檢會累疏早賜處分

奏析贊府前後事體乞檢會累奏施行

臣已嘗疏布危懇伏計 御徹聖聰重惟一介孤遠旁
無寸援獨荷兩朝知遇欲報無階不自揣量輒於敗
局壞證之後冒承重任故今日之不績罔功咎也前
日之辭難避事亦咎也進退皆咎臣何所容其喙臣
反覆於心痛自思過或謂臣曰有鉅萬之費無毫髮
之補烏得為無罪然臣所領督府蒙 朝廷科降為
緡六百萬犒師之費四百五十六萬五千有奇皆發
下制總兩司照例分給及經理殘破諸郡與招軍打

船造箭之費六十四萬有奇亦皆委官撥發指日終餘緡無幾而求者日至未嘗不謹所予毋所得金一千兩僅支及一百五兩所得銀十五萬兩僅支六萬二千五十餘兩所得絹一萬匹僅支四千五百凡此三項皆以激犒戰功見已具細帳上省決無分文妄費當大敵在境人心動搖正使督府不建朝廷亦須遣使行邊犒勞將士犒給之費當不減此或又曰不能鈐鍵士卒騷擾郡邑臣未出國門凡三次行下諸道約束官吏不得以應辦督府為名並緣為擾舟人之擾手與浙漕司借使之卒二人亂行者皆黥隸之通卒之竊酒家器者斬之自南陵以來乃有縣令擅拆居民浮屋臣即隨門支錢以償被拆之家親加撫勞併劾二令各從銷降自建從以來雖有貸之假託科配以招民謗者臣即送所屬勘正典罪施行不為不嚴矣或又曰督府之建無捄邊城之破士此則臣未被論遣之時固已歎數言之且臣以十二月十四日陛辭二月六日纔抵九江若德安之叛則十月二十六日也棗陽之破則十月二十九日也峽之焚房之遷均之沒光化之陷皆十一月以前事變所附服之變乃在臣被命入奏之後然亦不可謂非臣之罪已嘗具疏自列乞加竄斥凡此本末難逃聖明之鑒併用劈析以布露於　君父之前欲乞睿慈檢會累

奏速賜施行取進止

奏北軍當思調伏無内外相安

臣昨於前月二日據京湖制置大使趙范申襄陽軍變事宜已節次詳細奏聞去訖旬日以來有自上流來者頗聞北軍兆釁起於疑心今摘籍未已而趙范已帶行北人之來歸者至江陵臣雖鐫秩付趙范令其乘此分南北人為二軍范荅臣書方議區處繼得淮東制置使趙葵近書亦及北軍疑慮事今節錄繳奏如左臣竊惟韃虜與國家本無宿怨非如女真有不戴天之讎况其能滅女真則於我朝亦與有雪耻之功今欲與之講和本無不可而廷論紛紜者特以敵情多詐未可保信耳臣雖嘗有言韃人和亦來不和亦來此必然之理然而臣今所憂則又不在此蓋世事固有若不相關而相為倚伏者且如侯景昔魏歸於梁為梁人連歲抗東魏之師一旦梁與東魏約和景無所容其身遂有異志今日之事得無類此而况紹興之和又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失信於降附之人其事未遠孰不知之今李伯淵尚伏武當境上樊城之北人雖為劉廷美所殺而襄陽猶有存者滁廬舊戍之北軍雖已安居歲久而事體大略相似揚泗所屯類皆新招建康亦有納合買住降卒而比至江陵者實數有餘萬一此曹聞制閫有容授

之人和議有可成之漸則與人和好之禍豈容不慮臣授任視師適當壓境已熟一旦決潰之時憂深慮遠食不下咽重惟國家大計苟有可以紓敵圖安爲綢繆牖戶之計決不敢效書生徒爲一偏之說今則敵之從違和之堅否它人執議以爲成者臣皆未暇及惟是茲事萌蘖臣實得以聞見不當蔽而不聞臣愚欲望聖慈嘗諭宰臣及新任制帥不厭熟復郤虜長頸使出萬全庶幾內疑叹心外敵怗耳以和則永以相安以戰則南北角脊廟謨無後日之悔邊閫同與國之休天下幸甚臣族罪歸田未能恝然於家國之憂惟陛下幸察取進止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傑經理

臣據參謀官別之傑申蒙恩除京湖制置副使權正司職事已一面起發前去交割襄陽一變司存大壞帑庾空虛公私赤立今時暫移司江陵雖之傑兩曾分閫軍民之情素所孚信然經理之初當有以大慰輿望如修城壕治器械招軍兵賑流離必有錢有米然後可以運掉似不容以空言集事竊見督府雖已給降必有支遣餘資如告命度牒金銀交會等物欲乞備申朝廷據見在之數撥付本司以備目前窘急之用庶幾備禦之計可以速辦不負朝廷寄托之意臣所據上項申明照得襄陽江陵上流襟喉爲國重鎭近因北軍叛亂焚毀殘破方議收復而江陵府乃以去年屢被攻圍沙市商貨所聚掃地一空又供億諸項援兵庫帑罄竭今來之傑閫命引道不復辭難其襄陽江陵並合逐急措置經理以備防秋不容稍失幾會若待朝廷科降錢物深慮道里遥遠緩不及事行府見有繳還朝廷官告銀絹等寄收江州臣不敢以已給爲嫌權宜於數內量撥官告一十道綾紙一十道銀三萬兩絹三千匹付之傑專充收復襄陽經理江陵兩重鎭費用所有專輒之罪欲乞聖慈特賜矜貸外臣愚妄謂制閫之初費用百出前項所撥之數未給於用臣竊聞朝廷因趙范之請科降錢銀見已管押上水今復有省劄寄留江州未知作何使用欲乞速下江州發行及今別之傑到司之初便得使用若更椿留以待申審恐誤支遣伏乞睿旨施行庶幾之傑得以經理上游屛蔽諸道當此艱危衆不敢嚮而之傑誠心體國毅然勇往在朝廷所當扶持獎激須至奏聞者

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

照對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遂爲北人所據又據諸處探報申北人在城内起屋造酒以待僞酋及韃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照得襄陽重地係西連均房光化東接隨棗信陽南控安郢

荊復自襄陽不守之後此數處爲馬往來蕃爲盜區
竊慮入秋以後虜騎衝突可以徑窺江面行府遂委
參謀官別之傑差倩實幹事人齎榜劄告命前去結
約士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指揮
特與超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轄之傑遂遣使臣鄧
雲等齎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
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都統與廷美之弟廷
輔商議稱督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調
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
日起離荊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衆
間道前去仍約廷美人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

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
看守今將鄧雲等狀錄連在前臣又得之傑書稱江
海關報遂自荊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力扞
禦臣照得襄陽重鎮既失復得自非宗社之靈與朝
廷處分得宜奚以有此此兩城既復之後京西江北
州郡遂可漸次經理上寬顧憂臣雖已將督府結局
多日緣上件事係當來督府首尾合與從權區處不
容避嫌今來防秋已迫竊慮經理未辦所合審度襄
樊事勢日下急切措置兩城守禦仍以襄陽爲重除
已作書委自之傑始終任責併令一面開具立功將
士姓名徑申朝廷推賞外須至奏聞
卷末

督府奏陳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復襄事宜

照會臣昨據參謀官別之傑備使臣鄧雲等探報劉
廷輔糾集民丁莊楶約劉廷美內外夾擊叛賊收復
襄陽臣以襄陽重鎮陷失復得關係匪輕所合賞不
踰時激勸士心已一再奏聞遵照便宜指揮將御前
所降到賞功刺史牙牌乙面官告貳道權用御前金
字牌子發付別之傑更令審實劉廷美等立功次第
專人給付今據申劉廷輔所提兵已到襄陽管下明
覺寺岩寨舉人爲號又繳到劉廷美剋叛賊退遁捷
報并先調統制馮士榮部押兵船取水路前去已於
四月二十七日提兵會合樊城劉廷美軍馬追殺賊
兵敗遁於當日部兵入樊城同劉廷美前去收復襄
陽城并南漳縣山寨統制權路分張彥榮同劉廷輔
已集鄉丁壯丁義勇等軍會合前進又於五月五日
與賊大戰必期剋復襄陽城壁所有牙牌告命等之
傑時暫寄收京湖制置司激賞庫候劉廷美等實見
立功次第方行給付今將元發下金字牌子及錄連
京湖制置司回申謹狀繳進併將別之傑所與臣書
錄白在前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又見諸司關報郢州捉獲奸細李必慶責問據供係韃宣差姓黃者探知襄陽擬興軍民不在城內遂遣殘金人馬三千要來據襄陽城壁并先差李必慶等數人前來聽探南界州府曾與不曾發軍馬及曾與不曾種田又說鄧州目今有均州擄下舡一百餘隻及唐州新野河元有大小舡五十餘隻新造三十隻要七月內等韃賊大隊前來侵犯南界臣竊詳前件探報賊虜日夜謀據襄陽爲扼吭拊背之計若非速行經理襄陽以爲上流屏蔽則京西一路茅爲虛邑而江陵決不可守江陵不守則吳蜀襟喉中斷而長江與虜共之矣臣固屢以爲言今經數月秋防甚迫竊謂襄陽得失係國家安危之決臣方在遠外不當與聞竊意特以義關宗社不勝及身之憂冒昧一言之伏惟聖明特加省察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臣自犯斧鉞之誅輒有奏聞臣去歲以雜事危急深惟主憂臣辱不敢辭難受命於邊城殘破之餘奮身於拳言嚀咨之日幸賴社稷之靈諸閫協心將士用命師無撓敗虜有遁逃又被命入奏之旬餘閫期克棄襄之報急遣撥劄招諭土豪幸而克復襄樊以歸朝廷爲臣之計雖僅可逃責然所當經理之事未易枚數臣方隨宜區處而君命有嚴未竟其事今又以衰病不克反命于寀旅退自拘於司敗臣輒將督府施行分門科類裒成五冊繳進又以臣之不克面陳者姑以大槩別爲十條隨冊以聞臣謹開具下項

一

一曰招納土豪並邊諸郡每遇虜人入寇皆得土豪統率義丁爲官軍犄角之助只如今春韃賊蹂浮光隨信間下如羅山杏山諸處率是義甲頭目牛社棚首隨宜勸率其間又有莊農自相結集候虜騎入村遊抄或伏險邀擊或隨後躡襲必有斬獲蓋以其生長邊城狎近戎虜故習其風聲抵抗而不懾諳其陵暴憤激而思闘加以知地利得人和有愛惜骨肉之情有保全鄉井之誼戰則自爲戰守則自爲守若鼓舞而倚用之固與官軍之更遞往來驅之戰守者不可同日語也自京湖諸郡殘破以來鄉民丁壯屯聚相保者在在有之若不因其土豪就令結集則渙然無依或生他變臣嘗委參謀官別之傑結約襄隨兩郡土豪多又差官齎榜文劄子前去漢上招集近日劉廷美收復樊城一號召之頃遂得四萬人其後廷美與其弟廷輔又以督府旗榜於南漳縣老鴉山等處招收山寨民丁莊農與諸處潰散官民兵同力克復襄陽土豪之效

大略可睹臣愚欲乞行下制副等司於襄漢兩淮
州郡隨宜措集借補官資假以事權必能以功自
見近年名將多出於此此實固圉安邊之捷徑也
惟陛下速圖之
二曰區處流移襄漢擾亂以來漢南自荊門江陵以
至漢陽江南自岳陽鄂渚以至武昌鼎流移軍民
布滿境內而漢南數郡尤甚措府曾撥錢一千萬
劄制之儀措置招集又劄江陵府措置收拾襄荊
之流民漬軍等又遣人散榜帖于漢東團結山寨
凡當見為者悉已見諸施行惟是城郭荒殘室廬焚
蕩穀種牛畜盡於摧剝耕既失時麥已登見京湖

管郡一十有八殘破者七被兵者三僅存者八又
皆竭於供億困於守備制總應調上急倉漕司存
已無從人人而振業之勢有甚難今京湖淮西兵
籍關額尚多所當割其強壯之願從軍者並以補
諸軍之闕雖爲合之人未必便能當敵且是丁壯
數萬各有所歸則婦女老弱亦有所養矣其有城
郭僅存室廬亡恙者尚可捐其租賦俾之復業無
城郭室廬生業可歸則隨其所寓優加賑卹多方
區處此又弭變弭患之要務也惟陛下速圖之
三曰調護北軍郭勝之叛以猜懼范用吉背進尚全
之叛以憤怨甘有變可言至於襄陽之變特因裴

形一起閩撥爲之塗炭令討北軍自取鐵東之餘
與夫散處諸郡者爲數尚夥且被命出使之初嘗
一再張榜開諭謂若處悅而請閫制於多難未有
以處之自襄陽變後臣又有一榜大意謂祖宗遺
黎凡有來歸悉皆撫納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
等自作不靖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横遭兵火其
有得脫之人又被轉鞠驅爲奴婢或又殺其父母
掠其妻子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今北軍
尚有在漢北漢南者差官賫榜劄告諭若有頭目
等人轉禍爲福收拾潰散自爲一軍屯在漢北力
爲國家捍禦邊方效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

厚加犒賞其有料理開拓顯著忠勤者令其爲守
臣永保富貴庶幾彼此各免猜防永無自相屠戮
之禍此項榜劄蓋以臣未嘗失信於此曹冀開心
見誠或可取信又劄京湖制置趙范於北人內選
差二人撫諭北軍方欲立規摹設方略莫不動聲
色而南北自分可以潛弭三垂之未患今局勢既
更無可疑[illegible]比人一項熟復思慮
發酒瀞而鄧國天下事固有不相關而適相偶
者若遣人游說開諭禍福則前有鵝巳徙稍後有
天綱納合之事可椽因機制宜畫地以居之則有
新復州郡自淮以北之地可處神而用之存乎其

惟陛下速圖之

四曰措置險要京湖之險要者以江陵之三海八櫃為急臣言江面之虜實者以宜都枝江公安漢陽及武昌興國諸處為要臣嘗科撥朱書拾萬石京會貳拾萬貫付江陵修海櫃又降錢付諸處發司招軍且下湖南江西帥憲司打造戰船與邏者箭鏃等凡以為江面之防也然臣所甚憂者有不止是何則歷攷前後欲自江北以謀南牧者權勢力量無如曹魏之老瞞元魏之佛貍女真之逆亮老瞞敗於赤壁佛貍困於瓜步逆亮斃於采石使吾國中有人未見其能得志者也今臣之所憂西

則蜀道東則海道耳聞者謀報韃人大治攻具於秦鞏兆渭又治舟山東日夜聲言以七八月南侵而吾所以為備者尚多闕然又況淮漢之間方圖講解必不肯輕出一兵以牽制首尾使狡虜得以壹心併力於西東二隅萬一虜人先得蜀口順沿江戰艦舳艫銜尾而下雖有百萬勁卒臨江列戍櫛比持滿當其風利水急拱手睨視技無所施此昔人累用之故智不可謂醜虜之不知出此也又或以偏師擾我江面綴我舟師而陰用出其山東所造之舟自膠西入海道一得順風直指淮東浙西而畿甸震矣臣所以日夜疚心願陛下察敵情之多詐無謂備禦止於江面亦當防此虜之出奇內犯以搗蜀道以擣海洋耳惟陛下速圖之

五曰經理殘破京湖殘破州軍當經理者凡七尤不容緩者有四四者何襄陽德安棗陽隨州是也襄陽據漢水上流與江陵為唇齒襄陽之唇亡則郢復荊門漢陽皆齒也安能以自保德安鄂渚為受兵之衝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棗陽乃襄陽之肩背棗陽斷則襄陽急已事之驗也德安黃岡之外屏若破則雲夢孝感黃陂以來蕩無蔽遮而漢黃二城晝閉矣此亦已事之驗也隨介乎諸郡之中隨不能守則郢復荊門皆震故曰當經理者凡七

而不容緩者有四臣自將命督師僅次金陵安慶逃遁臣即差官前去經理劄湖廣總所那撥錢會應副自高世英由安撫隨死於鋒鏑叛賊猶出沒不常自劉顯德再行事權方有所歸然皆附結為局之後未知何如其為力也襄陽重地係國存亡所當亟行經理或謂今無屋可居無糧可繼與其經理襄陽之殘城不若用力於江陵臣竊惑之今李劉廷美以收復棄城家被顯賞感激忠奮與其弟廷輔挈襄陽以歸朝廷若襄樊氣勢既成則棗隨猶可措手但廷美出自寒微媢嫉者衆尤在軍伍者已不能成功而忌人有功此全在制臣以國

事爲今扶持而撥亂之俾得展布焉夫京湖諸郡漸可修復藏今國家之於襄陽猶前代孫吳之有西陵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可以區區邊鎮目之也韃虜率數十萬攻圍數月不能下而去若非變起蕭墻則不能破又非結約士豪則不可復陛下毋以其失之速復之易而不加之意再失則事無可為者矣若夫均房光化宜都沙市委任得人不難經理儻有事力制閫司皆能辦之惟襄陽為一方之扞蔽而劉廷美兄弟士豪倡義之魁首尤不可以不加之意故臣特眷眷焉惟陛下速圖之

六曰明信賞罰國家所恃以奔走天下者賞罰二柄

耳而於閫外之臣則輕以二柄假之故曰事難隃度曰不從中御凡以成敗安危之幾決於俄頃使賞罰不踰時而見焉則天下皆去斯人也聖主託以腹心而寄以不御之權夫然後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在軍閫之臣指麾足以集事功而朝廷益尊矣三十年來謀國者反是一賞一罰實因閫外之請而必欲事從中出不著奏閫之自若與外閫有爭功者權之意豈特在閫外則不威在朝廷則不尊夫自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人主之尊然後無以復加使有股肱心膂之臣宣力四方以任干城禦侮之責廟堂不動

聲色而收其用爾不尊且嚴邪而必欲與之爭較恩威則祇以自小耳夫賞罰者陛下之賞罰為閫外之臣不過布昭皇靈以興起人心期於不失事幾焉耳亦何憚而不肯明白指意以布宣天下乎臣愚欲望陛下申飭大臣自今分閫之臣有所舉刺則當以其所請付外施行使得以依憑威斷役使智勇不惟帥臣得以伸賞罰之權亦以見朝廷明白正大惟是之從外閫重而中朝尊一舉兩得陛下速圖之

七曰甄別將帥去冬自隋棗被兵襄陽受圍江陵告急朝廷遣兵應援諸將危迫勢不保久乃多逗遛

不前或稱養銳於某郡或稱取路於某所互相倣傚以聽寇之自退至於閫命疾趣奔走不憚如萬文勝之儔蓋亦無幾亦由所謂大將者官爵已隆意氣已驕惜身畏死無肯先登以當不測之衝惟隨郡偏裨職位既卑聲名未著則奮不顧身直前勇往臣於目前諸將備見其勇怯能否實甚參官資之崇卑安意兹乞 陛下於諸將職任非有用者不除非有功者不遷置身安閒者不容以濫進巧於營求者不容以倖得自環列上閫之奏名上而至偏裨防閫之等必服勤邊徼顯立戰功者然後加之使明知朝廷爵位非有功不得者不可以

倖門邪徑長有希覬庶幾人心激勵各能以功名
自奮無敢有迫遛避寇臨事辭難者矣惟陛下速
圖之
八曰措置江防長江守備惟恃戰艦臣近因經行得
於目擊及差官點閱鈌數甚多其間又有往數而
不堪用者春初諜知虜寇踏淺結筏日為渡江之
計又在枝江者伐竹運木片斧之聲晝夜不絕於
是申嚴守備抽移調遣策應上流又慮乘虛窺我
江面急遣主管機宜文字王埒生往福山石莊黃
姚顧逕等處結雇民間掉搶使風海船節次發赴
上水貼助兵船以備緩急設使賊徒知我虛實數

處欲渡則東西可以捍應又行下沿江屯駐軍分
將船之弊壞者修整鈌少者打造又撥錢付湖
南江西及沿江制副兩司各行下所部產木州軍
打造四車海鰍船及大小多槳船各有差此外方
欲增造已迫結局今去防秋不滿兩月而得於諜
報有謂韃賊在襄陽造戰艦練水軍者況荆襄上
游乃其熟路廣狹險易無不盡知欲望朝廷嚴飭
制司總所及諸戎司速與招軍造艦申固防守懍
乎如寇至之無日庶幾倉卒不致誤事至若招募
沿江游手習於舟楫者以之填補水軍此亦防微
之一節也惟陛下速圖之

九曰繕治器械諸處器甲箭鏃積年損壞舊數目連
歲用兵取撥之外所存無幾處處間雖行下諸郡
製造解發俱不及數且如近日江陵兒隨團教中
常有矢盡之憂襄陽昔戰累月彝書藏蕩盡舊器
械雖有之遺失器械不利是以其卒予敵而況於
不備乎防秋在即赤手空拳何以應敵臣嘗行下
所屬軍分刷具見管衣甲軍器數目可為寒心兼
闕虜所畏我強弩控扼江面尤不可鈌已於二月
內發緡錢下江西湖南安撫司造弓弩箭各一百
萬限五月以前申解劄沿江制司催促然二三百
萬箭不為不多而未足供一大戰之用如鎗叙甲

胄衣襖旗幟金鼓牌盾之類惟淮東有所樁積其
路率多欠闕此豈非倉卒可辦者欲望朝廷急與
措置增造鬪艦勇之兵每遇次舍則人人各自製
造剏辦修整戰具非必委之工匠吾之為兵者既
不務此而上之人又不加意何恃而與之戰乎惟
陛下速圖之
十曰差填邊守闕今並邊之地自京西之均以至淮
東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正任者十無二三次
邊及沿江北岸自歸峽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帥
守之非正任者亦五六歷指防秋無兩月事重以
韃兵出沒叛徒披猖又如郭勝范用吉輩熟知江

湖廣實此豈小故而上下因循雖久無正官亦不
以為意又如均房光化等郡乃楚蜀襟喉相接之
地臣嘗劄京湖大使司選辟守臣後據趙范報均
州已辟史宗孝光化已辟何先然而訖不知朝廷
從違與二人之在否何如夷陵乃荆夔血脈相聯
之處臣嘗奏催守臣汪元顯之任朝廷乃為改他
郡故至今未有正守至於德安則陳實光信往來
之衝臣嘗遵照便宜指揮差劉穎德俾之速行措
置會朝廷差趙勝勝辭而後差顏德則督府結局
矣臣竊謂當此艱危之時極邊次邊與夫沿江沿
淮州郡民物凋耗田萊荒蕪科調繁興賦租不入

懍乎常有危亡之憂自非有志事功捐軀殉國者
誰肯披荆榛冗礫犯夷狄豺狼而昧於一來也而
況謀夫孔多雖有勞而不知廟論易搖或已命而
俄易雖使舉辟之當朝奏暮可人猶一前一却若
更例以內郡除授規之冠忍弗足則是終無經理
之人與經理之時而戎馬已告警數千里爲盜區
矣利害炳然夫豈難知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申飭
制臣責以遴選邊守極目舉辟且命大臣奏報響
答庶幾諸郡各得正官以壹志備禦視夫猶嘗承
乏之人朝不謀夕者不可同日語也惟陛下速圖之

督府書

揚州趙制置

國事如此正吾儕相與一心僇力共濟艱危之時誠
如來諭否曾子京口獲陳書由乃所望也第未知守
蘇一出則不無後顧之憂否比見廟堂出示侍郎近
書至有拔襄之議却又慮侍郎未有可付之人則東
淮一面未可高枕更惟高明審度事理使處分周密
無復餘慮則出赴會期可久可速不至為所縶也

丞相

趙揚州拔襄之議已久　朝廷所以難其事者慮其

前出後虛也上於臨遣之日亦以是下問某莫知所
對即奏去秋前後與趙某商量甚是日在門外胡內機
緣見訪袖出趙書乃是要來京口相見議此行某亦
記得大丞相嘗賜教云到京口令約趙帥與商量淮
東事遂吞書奇其來會既還書且行今日又得申狀私
書來決此議且云先已申　朝廷乞速賜處分未知
大丞相何以應之某頃嘗面奏淮東有警如人一方
痛一面病尚可治療若處據上流則腰脊中斷不可
以為人矣此事當斟酌緩急輕重是時曾樞密亦謂
其說今又月餘竟無成說雖遣李虎行調遣數項人
前去救荆襄而趙意猶未滿且曰今之諸將皆某熟

識似以所遣將士為不可恃必欲自行某既與期會
則數日後必相見却當身有定論以答之緩急輕重
雖如前說然是淮東一動之間內有北人外有東寇
易得職虛以乘其後或去吳道夫可往然愚意謂京
口亦不可輕或去丘漕可託楊趙帥無後顧之憂知
未知趙意以丘為何如又李虎既提七千人速出而
趙帥又行維揚不無空虛之憂矣只此皆未能自決
欲乞大丞相速彰鈞慮使鄙鄉得有所據未到京口前先
有定論得以應酬兩日來得江陵報韃虜輒退數十
里得黃州報趙大使親提兵剿虜殺傷甚衆然一勝
一負未可盡據然是彼衆我寡縱橫四出疲於救應
上流之重未可高枕或又謂自京口之荊襄非數旬
不達恐緩不及事是誠有之抑不知安危所係亦可
坐視不問乎反覆思念莫得其說是用馳驛以稟

又

某前數日因思諸道援卒若至江陵近地自顧敵
衆我寡必是畜縮不進又有九節度之憂又慮或
先或後或進或退無所統一故輒易令別吏部權
宜節制惟於李虎王鑑援襄之兵則不過只令別
吏部催督前去似於　朝廷所行不甚抵梧

揚州趙制置

今山東之寇使司曾得其情實否歸附之人仍異[illegible]

間者幾人誰可以任綏御之責元我在行則猶欲隨
之所留又居守者幾何誰實全之自揚之襄必數旬
亦可倍道疾馳否丘漕使肯任其事否凡此皆　中
朝與督府所不能前度全在侍郎審細處分若從無
後顧之虞則決意一出先會于京口更相與平章未
盡之事遂自京口直上亦一說也前數條或有未可
置慮者則恐難輕發又當於胥會之日熟籌之

蔣左史

樞庭督府之命發於意料之所不及則身營踴躍進
則有不量力不及事之[illegible]不任事之
謗而又廟論多變或行或足或疾或遲一日而數說
賓客既挫而復散行色既辦而餞送悵悵然如窮人
之無所歸摸索之所自墊而心傷者也如此則凡所
謂世間應酬人事之類皆屛棄不肯姓名不得與親
友相關者非特畏其為累亦以今經由錫鏊空遁入途
回首十年前良善其領殆發蹤零落冰霰面畏首而
後去今何可復得乃知樞庭者附於我何加所謂武
夫從者祗掛意瀟而自山林高卧者視之則反不若
溧陽邏客之可重可樂也

右丞相

比得某集撰書以鈞論趣今之郡既須郡書而督府
亦趣令入莫進退維谷已與之面議令且將郡事暫

什權官却相隨至前路如江淮清晏則可以必留或江面告警則速還本任雖已具聞奏萬一施行稍緩則竊望皆賜區處再此更議欲且一面督之與俱近乞鈞慮速從所乞施行或旬月使還亦無不可李彥王鑑乃　朝廷所倚重上流亦望其來乃逗遛不行乃知此曹假借太過名位稍高便有驕蹇已明諭責罰詰責之更乞　朝廷嚴切催督別帥老成稔練今早已錄白近書繳奏黃制帥未有到鄂消息安郢路已通而襄陽未有一字不知　朝廷亦得近音不常進被擒倚蓋偽太子之死比得何總須書皆無之此必有一人在境內撰造此等報狀以惑我師

左丞相

去夏妄有奏陳此虜和亦來不和亦來當實其事必如金人之始取燕金帛子女指呼將相必至盡取國中而終於不能免始亦臆度之詞今身親目擊則所有其兆矣而况表裏相應實在肘腋只如蘄安今已坐視四郊之塗炭不敢出一人一騎乃縱難使之往來潛交密納人情恂恂今淮東張俊壽春楊孟琛漢爲應和以假子質于賊賊以此子示于衆於其意來求閒皆爲動搖孟張二人始以和款賊今反爲賊所款而崔文學遂至舉其城從霍氏以拜韃虜然則非和也乃叛矣度自此諸人必皆望風披拜長驅至黃

既以和爲信淮之東淮之西俱無復與守則此一路通行無礙韃必長驅而來東南上流爲所擣襲民無措足之地而國危矣至是則人孰不歸咎于主議之地以大丞相忠貫日月人孰不亮其心然不虞禍之必至此則將何以自解今並錄盧允等處報狀以呈更乞速入鈞慮却以下教俾得遵守

左丞相

所當經理之事頭緒至多今隨筆具禀如右

光是閒事必有公申至　朝廷今以尤帥書錄呈主守書尤激烈可喜也乃者得學生近思書備言丞相訓諭丁寧敢不奉以周旋第恐不識事體者奉行過當轉失初意文處萬有一如金人之始竭力以應之而卒不能免此當深入鈞慮也

均房光化棗陽關守已劄趙大使選官奏辟一面任責措置却後奏申之上如其所請庶不失時也

制閫當移寘江陵而襄陽以安撫都統司實之此趙彥仁未移司以前舊規也其去秋十事之奏此居其一今從別紙摘錄申呈此不可緩或者又云一趙制荊而一趙帥襄一尤制廬而一尤守黃一吳制揚而一吳守楚獨此亦一說也陳何黃三人則可以毋動不知鈞意以爲如何謹以所聞具禀不敢固必

新復之郡日削月削其則人心益搖乃今速爲收斂則

尚司以專意於治兵於內事外欲乞速留御虜
援此意于邊師
春耕失時此關繫不小已不住督諸將勸虜出其不
意而淮右未有寧日也民不得復業尤費區處若所
在流移已充斥將又有盜賊之憂當招强壯而無貲
當䘏老孤而無米
蜀中制總當豫為儲代比得鄉計諸趙丁皆稱疾不
赴事始亦疑趙以丁有暫行制司事之命丁以陳隆
之有暫權制置副使之舉(閫制司本下仙原府出此便宜劄子)故各引嫌
遂偁又疑此何嫌之有　朝廷之於丁有云俟趙其
回司日依舊而制司一時便宜事已即收回二公奚

為至於臥不起也比得趙舊書則云因潼川制置
副使之除便謂從不更增一制使必是始為此除到
蜀則別有改命以為趙或丁之代蓋潼川劍一制使
事體稍新亦恐外閫猶疑不得潼川安撫使置司于
瀘州若欲移安撫司于潼則如明降指揮移司而瀘
州仍用漕與以前規摹及置沿邊安撫或止是瀘敘
長寧安撫或不欲更易則潼川只須仍舊為郡守如
故此亦不可緩
　左丞相
目前所急者經理殘破諸郡如夷陵守汪元顯不知
何人方有奏事之命疑是　朝廷委曲周旋不使之

來否若奏事而後來則五六月後方到任恐緩不及
事措置失時已具公申矣德安守已多歸言閑徙別
宋守參議得一人曰劉顯德管守鄧州於安之地利
人情極熟亦有事力奇才為防守興至有以待之行
府已一面令星馳前去繼具辟牘以聞何樂卿忽移
來在告未曉其意已移書勉之或云嘗與王旦仵今
趙大使方來究詰張帥所備諸陳馬收事惺傷稍及耳
未知果否若是間則朝以見論以待之無他慮也襄
陽當及時修復已趣襄閫出師而今別參議調遣員
屯漢川人馬以會合與遏其圍勦援趙方已從其或
正除湖漕兼鄂亦一說也前嘗與胡挽守鄂事若得

諸食論鄂當用武人如大洪山張順之類諸胡梳不
得鄂人之心而荆門之人却甚望之若移之守荆門
而朱荆門為湖北倉以旌其守城之功亦是一說林
倉又病廢事故耳凡此不敢具公申併乞鈞慈詳酌
其可而行
　左丞相
得鄂渚何總卿別參議書襄閫已移治荆門事勢大
只在具奏聞以其辭縕結不能辦尚遊宜區處欲以別
參議及京湖制副江海假以襄陽令急往措置甚為
一舉戡亂所援則關係不少也然皆未敢輒行趙
帥同本處王福講量必來江陵為後圖本當勸趙帥

數事今未欲便上且劄令再自披覆將士以功賞過餘更俟探報的實又續有稟

別參謀

某拜領三帖備知襄事之詳非參謀與何總幹倚宜區處則此一方之民何所倚賴耶虜留之甚是昨日行府亦已劄下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正與二丈之意暗合趙勝劉顯張順楊寧等悉如來諭施行昨晚奏牘已上隨州已助十萬郢亦當助五萬荊門五萬並於辭發餘錢內支具數所或制司措置發去行府無人可遣也

左丞相

襄事竟至此趙帥雖能斬旻又以謝一城之民郢自失石率先將士以殲賊矣然業教之旻其於昏亦不容無一辭已徑上劾章若施行之擊書則更自 朝廷處分惟是其控辭與身易之疏却乞丞相力為敷奏或因此罷免則丞相生全之大造也今日之事尚有天幸李虎王福本接上游前蒙陽邏之夕無此兩軍則北軍雖實倒之者趙勝劉虎尚留鄂渚前數日來郢復遣軍之郊無此兩軍則一方之命亦無所托今趙勝守襄州劉虎守襄只別參謀何總卿皆急只得從浮光觀曾又勝一軍速趨襄陽又勝自光至郢自郢回光如李虎諸軍皆道江南此人獨提軍北行後發先至忠勇可尚回光未久今又自光趨漢陽勞亦甚矣已劄王光州并錢支犒又與別摘精銳付之又照便宜指揮為轉一官予一金帶雖自知專輒然勢亦難已奏上不容待報也

趙大使

某比得諸處報狀知二十一日之變及領使司公申益聞其詳幸而叛將之後孟襄餘黨亦一快也第十年生聚一夕而盡方費經理行府正結局忽得此報暫留數日以從事定運日郢復漢陽鄂皆急江面震動只得隨宜區處要當移兼此時將南北軍分明告諭析為二處庶幾不相猜疑茲以榜文納呈又作兩差劄欲委官前去開曉就作措置而難其人須得北人素信之人方可諭意若賀東中黃防禦二人不知便以此委之如何蓋恐尚書方倚之為用此間不欲徑差若得此兩人皆行則事無不濟更在高明決擇或試與說定方書填劄子也或徑自書填付之或兩人中差一人又差一南人偕行或合意別差一兩人無不可者北軍區處既定則凡北人之無所歸者皆可以併為一光長在漢北為 國家屏蔽亦兩利也

別參謀

漢東移治之事督府雖於聽從甚喜萬一民情一動奔潰四出更不可禦則守臣將士因而棄去必曰此

督府之令也此關係甚不輕有如珂里司是窠民自棄去會吏誅之不能禁非官司實使之害民之者爲一動則民亦動民動則軍亦動軍動則官吏誰與爲守此亦參謀所當深思隨宜區處然亦不可拱令使民不得般移而爲寇所擄如沙市之事也

趙大使

峴首事體數日間不甚的實其雖已爲去察正自不能忘情伏想籌事食息念之不置也昨亦嘗數遣人偵探似聞有劉廷美者能率所部占守且曾勦殺殘寇發踐調用之力必有所自若果有此等人詎容不加旌異督府雖用便宜旨揮轉官陞差亦爲其所望

如扶持區處成始善終則惟執事是望有如龍學世濟忠亦似此等布置當不待贊成其啓能盡其要領垂示經從使司上之 朝廷庶有以見後圖實效也

游侍郎

督府之建謂之無益則謂道路士應副錢物區處事幾上流諸郡其賴之謂之有益則固無赫赫之功也世襄俗薄任事者多被毀而全軀保妻子者吹毛求疵今人無復斯世之志只有速歸以苟全性命之意無苟全之地耳今秋冬虜必大入而諸邊師閫搖兀未定此時正是招軍聚糧勸耕設險之時而無人任責蜀事尤可寒心此天實爲之也

左丞相

或謂未暇議復襄何可處置不問襄若不守則隨信郢復荊門皆潰矣郢距襄二百四十里水陸俱便且那得重兵守郢見可而進焉賊據襄之上流知郢有人必不敢順流而下其次則竟陵當守州據湖而至沙縣歸漢係第二重把截處若欲保固荊襄江面則此二郡當守計廟謨必熟講及此

安撫領

某自二月五日方抵九江就近應接又慮未及趨荊郢已被序遷入奏之命命下之數日適襄陽爲王旻北軍作亂逐趙大使雖幸有李虎帶淮東軍來援襄

因得誅叛而趙不可留襄亦蕩一空遂退保江陵以此 朝廷又欲留督某凡六拜疏僅得結局旨揮非是辭難蓋已善申審之于申來郢則和戰異議事多窒礙矣某非是畏戰者自前如招軍聚糧修城固圍之計何可侍招而弛故只得速退以聽廟論區處只願早歸山間以避世紛又不知何處可避也

丁制置

近日失襄之後督府雖能募士復樊城而襄爲北人所據江陵亦多北人隨趙帥來如夏全黃國弼之類情僞皆未可知比遣別宋才代趙然此一交割甚非易事領事後又未知作何區處難哉難哉史子申已

到九江近地亦遣人往俟盜處而識者亦以為憂今
幸江南無北人恐置司鄂渚自此又引北人而南也
人情大恂懼深恐激出內變又慮和好成而北來人
無置身之地則有侯景之虞此亦事之所必有可為
寒心諜報多言虜人今歲來寇只在七月間又必先
寇蜀又二太子者分重兵西鄉未知蜀之受任諸賢
何以待之久無所聞矣

李大者 心傳

此時在內在外皆不可為只有閒退為是或難之曰
此時雖閒何處看身則答之曰譬如一人徒手一人
荷擔而行猝然遇盜則徒手者不輕於荷擔者乎或曰

兩人均於一死則又答曰徒手者必後死大抵自失
襄陽後西而均房光化不可復東而隨信不可守近而
東安為盜所有遠而光黃亦復震搖荊鄂遂為前邊
矣今雖召趙而以別宋才代之其利害又在乎新故
之交而後來憂端則又在乎史子申到後和議欲成
未成間也未成固有難處已成則非特一侯景耳

京湖別帥置

今和好之說誠非得已某不敢效他人執一偏之說
以害成事和好若成則舊僭新收之北人得無侯景
反側之慮此當先事熟思此說也高明以為如何又
如史洽以浮光叛降之舊而守鍾離盱眙孫前月念三

日殺北人于信陽而趙帥乃引北人來江陵史帥方
遣人至俟盜處索盟而趙淮東乃提兵至宿求宋與北
人爭地事雖各有因而自外觀之待難則和戰異議
待降附則疑信兩塗於此之時受任者亦難乎其處
史帥既主和而置司鄂渚其勢必引北人南來劉廷
美既復樊城而襄陽乃北人據之方桀驁釀酒以待
權皇帝之來則雖守樊而無益凡此皆大監閫府之
初所當汲汲留意

左相

襄陽權責今有奏申狀繳呈 朝廷或恐別大監已
自徑達矣襄樊既復則京西江北諸郡遂可漸次經

理此皆 朝廷處置得宜之效不勝慶賀然尚有過
慮者則劉廷美兄弟能以義行於一方一號召間使
能得數萬人此時豈易得者但制督府賞功超躐方懼
以尊轍貽譏繼聞 朝廷又特畀廷美訓武遙刺近
來二十年間奏報之速處分之明無如此者宜乎將
士軍民踊躍用命也江海亦不易得而置之荊門今
銳然擁聚氣象一新其意欲乞大丞相力與主持專
委別帥任責臣愚盍江劉諸人與之情實相孚或能
始終此段則為益不小也

知安吉州將左史 董琳

虜之謀蜀也先破秦鞏次降諸番 西番古氐羌地階成岷疊外 異時

虜自諸關入猶經歷關外五州然後可至洋漢沔至利閬有溪關隘且今若敢道西番徑抵文龍竟上則綿漢內郡指日受兵而成都已在掌股中矣鄧艾由此擣蜀猶是縋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多又多造大斧所至斫開可容騎卒文劍石泉軍一路徑抵綿竹漢州外縣距成都百餘里七八月後無非捲龍衝突之日若閬大劍則先眛不可測知若論人謀則民屈財殫將庸師少決不可支蜀既若此則由金房徑至襄郢荊峽中夔萬順大江而下無不如意於是時也諸路危急急救日至而淮西一路獨有使將往來是猶人之一身有背腹心俱潰裂而養一指一臂以望其苟活不待知者利害固曉然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十一

書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適

某卭之鄙人也生長窮鄉幼嘗有志於舉網羅經傳涉獵書記往往能以誦說詞章悅人耳目竊然謂如是足矣少長而稍聞先生長者之訓知聖賢之學在於求仁格物居敬精義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則憮然以失瞿然以興於是悅焉以求其志不幸而貧賤迫之科舉累之而志始撓弱一行作吏則益不能以純固矣年二十六來為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而取師友焉職分既專始獲肆力於學漸習既久時有新得明年為館職始獲盡見中秘書取帝王所以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即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者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天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而某之生也有年乃獨懵不知覺方以弱植沒中竊然於利祿之途所得亡幾而所喪自滋日往月流迷不知復則將駸駸為小人之歸矣因推聖人之學十五而志學三十而立某今也行年三十有九矣聖人生知安行固未可以關倣萬一而獨不可知所師慕以為求端用力之標準乎於是丐歸田以師友名其所居齋擬求一語為謝　侍郎方以道學正宗倡明後進幾有以警誨

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勝幸甚

上李參政壁論蜀事丁卯二月二十七日

蜀中一變如此罔然莫知所措或又謂其僞未可知至巫陽上下則知逆謀已成僞書務四出矣會諸公數十舟俱出峽遂相約回舟復東而舟中之人皆思西歸一夕潰散不免別募稍火易以小舟後數日始得犀劉總郎諸公皆回荆州狼狽顛踣甚自憐矣今峴首之圍幾百日而未解京西諸郡蕩然一空荆門亦以焚掠剽略殆無噍類前日士民逃京之蜀今又逃蜀而還京舳艫往返相望前有寇盜之畏後有僭僞之汙倀倀然未知所以免今逆曦又直指梓夔爲

限將帥嘗爲奉行僞令下歸州云蜀王已與大金議和如大金有兵前來本州不得迎敵近又遣孫椎以千人分守瞿唐等處二十三日已交割將守其責惟懼王師之不卹惟懼虜兵之不得志日夜念此爲之憤惋亦嘗辯而思之彼雖擁重兵得地形而所幸者有必不能久者數事其附虜以叛似僞以奪而世受國恩身兼將相罷兵讒等乃非據此方且利吾有私難臣於共狄敵爲君父或又見虜人與曦之僞詔自去年七月曦遣人至彼已鑄下蜀王之印審爾則包藏逆謀又非一日矣偷積禍 思以危宗社生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一也狼子野心反覆多

詠方時多事且使之暫守西蜀而彼得以併力於淮漢而其無厭之求雖虜主之請必繼踵而至傳聞見乞要求重幣拘籍兵數萬一不厭所欲則馳一介之使廢之殺之誅之皆爲所制誤矣可以得蜀矣二也自古僭叛而能得志者多出於人心厭亂思治之餘一遇虜人無定則翕然歸之今 祖宗德澤在人 朝廷紀綱政令雖間有缺失然上下維持隨即正救比者皇儲騁議之辭又可以推見天意之不我違今一旦遽取四蜀而臣之爽之人情痛憤恨不食其肉必生內變三也英雄舉事必先得人以爲助今賢士大夫既各潔身以去諸將率多逃避其未去者上畏

死而狼從紛擁以待及止耳所謂歸降授拜甘受僞命不過時方亡恥者曾貝戴不若而何可畏其害哉四也曦本驕騃嗜貴不閑將略不識事體不過以父祖故又多養善交結未嘗有尺寸報効而超擢至此本無過人自古英雄舉事豈有此而辱虜奉表稱臣而用其正朔者此又足以推見其無足畏者五也合是數端曦之必不能長可拱而俟然獨爲 朝廷憂者虜一滅曦則蜀將淪而爲虜虜不退京西之師則無力可以討蜀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日夜憤泣而付手無策也爲今日計固不可遽之以激其變而亦不可緩之以歛民望願是因人心之憤激方新見聞未

孰及無圖之則必有倒戈以爲內應者又須重爲之賞以購之則必有能轉禍爲福者伏計廟算已有處分僭越皇恐

上韓太師侂冑論逆曦事

某聞有逆曦之變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信其駭也事出意表問然以失蓋亦人心之所同其疑則以謂曦本乳臭子特以父祖故未嘗有橫草尺寸功而位極武階身兼將相今又以西垂被兵俾之盡護諸將主上之所禮貌大臣之所割屬又握我昭任之不疑寵異若此而不以此時報 國顧萌二心則非人類也其信也又謂曦之輕蔑王室包藏禍心本非一日

有識之士類能言之乃敢上誤廟算張皇北征而密縮自守乘時爲姦自通醜虜以挾脅 君父其狀蓋自去秋以來則又近於可信於是踉蹡返棹自巫山近境亟回江陵覘知反狀甚悉不覺泫然殞涕恨未身先士卒奮劒父之草俾此狂逆也而畢安之圖未遑又進迫荊門目前殺遽如此則似未容虛此以應彼爲宣司討又得量緩急而爲之應且速營護安之援其如討叛則旋爲布置以俟 朝廷處分度二郡之圍解則正與兵討叛之機也今二圍既解而 朝廷處分猶未聞有赫然振厲可以大慰人心者其說不過曰事當重遲欲速則激事當周密張皇則駭既

區區愚意竊不謂然常人之情驟變則憤激久之則因循況曦之不道本起於易我環六十州豈無捐軀徇國者而包羞忍垢遲遲至今未有能即事者於曦以難 天子者則亦未必非疑我之力方弊於北事而未暇極己也故且苟延歲月以需王師耳然聞之道路則曦之爲謀日深又非曩比分遣偏裨以守州郡之要害者矣漸易諸將之不附己者矣增置百司士之受僞命者日以多矣輕發滯賦人之沾小惠者日以廣矣小人無知不識利害因循日久或將安焉則今日討叛之舉可斷須緩乎可以易心臨之乎下哀痛之詔洗濯蜀事以作人心別逆順之理明其爲

賊以厲士氣赦宥脅從之罪而開其自新之遣辯士諭關外諸將以大義而重爲之爵賞俾擒蜀郡乘人心之厭亂而討之以和戎罷兵此等舉措在今日皆當汲汲措置而不可忽其次則莫若乘人心之憤激方新而曦之規模未立揚旌聲於均房之境而亟以重賞誘致祿犒發大軍萬人奪瞿唐據夔子而上號召瀘敘綿劍諸郡約田氏兵以爲內應自萬出陸自渝合流皆可進兵北去奪劍關以扼衿喉奪其益昌以據金穀大勢既定人知逆順禍福之較然則三郡統之兵亦將倒戈以爲我用雖嘗受僞命者亦將自擇利害若是而曦安所逃乎使曦垂而不授

首於我我則不過進而歸虜耳縱在虜亦不足爲深憂
曦死而虜爲寇我亦固有之患皆可以漸爲之圖而
吾已可拔四蜀於被髮左衽之幾不免矣若擁麾握
黨悠悠歲月養禍而歛民望則終見其害未睹其利
也吳宣威威望素著恩信行人樂爲使喚都統雖非素
望然近以拔身汗僞貌然遠來士民始歸留之在此
亦可使血脉通貫見已部分諸將結約內應上候朝廷
明降處分如前所陳若非又見移秦世輔遣王大才
此皆甚懼人意未留得且惟未須赦令未專責任未
正討賊之名中外顒顒日月以幾太師身佩安危
伏惟力賛　睿斷亟决大計以投機會以解西顧倒

垂之急實宗社生靈之幸某生長於蜀粗知蜀人之
心必不俛首下氣以臣於賊其日俟王師之來非若
曩時請公妄揣虜情以謂大舉之比也惟太師亟圖
制之

上吳宣撫獵論布估

某昨蒙面詢蜀人賦租之目蜀距天日萬里叫呼不
聞未有過而問者而宣撫待制獨慨然及此六十州
幸甚且如比年以來兩浙丁錢兩淮租稅及東南諸
司州郡凡有申請例蒙蠲放而蜀中賦斂繁重久爲
民病者如折帛之害鹽酒之害皆中興以來軍興一
切之須名號紛紛未易殫數逾八十年而未得弛爲

請先以布估一事明之自天聖四年益漕薛田守嘗
就成都重慶府邛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去處先支下
力本錢每疋三百文約麻熟後輸官雍副陝西河東
京東三路綱布是時布價甚賤因以利民故願請者
衆不請者不強也至熙寧聞布直漸長民無請者漕
司始增價至四百數入家折等第科買然亦止是責
納正色民尚樂輸建炎以來大兵久駐蜀口都漕趙
開始改理估錢以濟用度每疋增至二貫自後累經
臣僚奏臧則又就除本錢三百每疋爲錢一貫七百
去元買之意愈遠而名愈不正以今日所取之數言
之爲布七十二萬八千八百疋有奇價例不等爲錢

一百三十七萬七千有奇有家折數二百文科一疋
者有家折七十文亦科一疋者科數既久民力益困
年豐穀賤則所收不足以償所輸脫遇凶年饑歲則
十室九空往往流亡轉徙化爲盜賊只如成都漢邛
地多沃壤去冬亦不免有嘯聚抄掠之擾則其他磽
确之郡可以推見設使亂臣賊子得以要藉賦爲
固結人心之術畏民無知惟惠之懷甚可畏也及今
蜀亂始平正勞來安輯之機不於此時解紓而更張
之則將安待雖然此特六州之偏受其害者　待制
儻有意焉則自餘名色之偏爲六十州之患者當繼
此以稟伏乞台照

答虞永康 剛簡

齋銘所疑無非切問注釋志學從心一段詞義精密
非有涵泳省察之功不能及此但詳味銘之始末所
謂人之晞聖者蓋無幾矣亦或僅有而言人之能有志
於晞聖此資質絶難得來諭乃以人皆可爲堯舜凡
人與聖人資性本自一般破之但銘辭亦只下一資
字恐未可草草看且資性二字亦不可不別若論性
之本體則性即理也無有不善夫人皆可以爲堯舜
故孟子有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明人之性
善不以賢且知有餘愚不肖爲不足今此言資則別
有說資字雖於經無明證然以字義言之謂之資質

資稟才資大抵只是氣質之類氣質之性却未免有
昏明淸濁得氣之淸明者爲聖人或昏或濁者凡人
爲人能於此亟加澄治之功而自此充而爲堯舜亦
無不可然則謂之鮮矣亦不妨否來敎又以同人之
卦同乎人者同此資也取義又別又有比而同之之
病我材甚良我年孔當捨彼舊轍庶爲物俘却方說
三十而立以後事至命以義知即知命也心非外假
即嘿識心通也此以下遂言至於不踰矣孰御者則
彼其詞意於志學節次亦甚分明但說到立字不甚
痛快誠有如來敎之所謂疏略者至於雖則云然有
言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以我晞聖則猶是二以

身體之從向上看實見先去則方是一故曰必也貫之
若逐段做去乃是非一須是貫得精粗無二特欲與
不熟有差別耳却不須說以何而貫之曾參之忠恕
本之恕兩說稍似間斷亦嘗如來諭所及者而曾參集
丈其說乃謂此二語互發作文固多有此體因復舉
程氏之說所謂維天之命等語問之渠云此忠恕之
極至處在學者分上要切己體認只是從盡己推己
中心如心之類推尋將去乃爲切近如世間人所謂
忠於君父忠於友朋及忠心恕法之類大槩同此一
說忠即體恕即用即所謂大本達道不可拆看也來
敎又於一貫之後將子思忠恕違道不遠之語發說在下

不知在高意亦嘗分別否蓋曾子之忠恕在聖人分
上言之程子所謂動以天者是也子思之所謂忠恕
乃在學者分上言之所謂盡己推己之類是也此處
亦不可糊塗看過來諭又云己者忠也不施所欲於
人恕也但盡己之謂忠本在盡字上發明忠字今只
一箇己字便說己者忠也却恐語脉太快意義反未
足更詳思之却以下敎從心所欲不踰矩古注元是
有如字一音舊見先儒多只作平聲讀義味稍深長
蓋言聖人至此則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矩胡氏
所謂隨所意欲莫非至理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
即義聲爲律身爲度今來却增一然旁作放縱之縱固是

古註亦有此音前輩亦有從此說者但云在他人之心一縱其失如何惟聖則能縱心却不出矩詞義俱似未瑩來諭又謂自志學至縱心之序所以示學者使之揩其功此說固不差但見諸說中惟朱氏所云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故其心自能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此一段義諸家指意併以錄呈

又答虞求康

來敎所謂資從之說本之於易之資生繼之以孟氏之性善之論以及於伊洛氣稟之說先指大本乃及

其次源流固自正當但資之與性字義各別亦須別白令分曉董子所謂有能致之者其注云資材質也程子銘李仲通之墓亦曰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前輩論資字只是作如此說難以與性字混而言之若夫所謂資生則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之所取以爲始者資字只訓資取資籍之資却是必欲以是解資質之資固亦可以牽合但要求一實字以證此資今一語可盡不費雜說則須當如董子程子之說某非強爲葉文主張者但見其人之睎聖者蓋解夾之句與明道聖雖學作所貴者資之一語詞意直是相類元非害義似亦可以放過也大抵門下之所論者皆是性之本體故人可以爲堯舜及同人于野之說自其同者言之而葉丈之文乃言氣質有清濁厚薄之異故謂之解夾自其異者言之至意與用字各自不同故不免有如來敎之所疑爾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意便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理已者恕也只說恕便有忠在其間若分出一已字作忠字便傷於鑿語意反不渾然如何更詳思之從心只從本字作平聲讀似不費力今　仍欲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亦說得去但來敎難僕從心之說曰從心所欲則欲出於心人之有欲即從心出不待至七十方從心出

此則不然欲雖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若聖人旣以生知之質學力又到至七十時隨其心之所欲爲而自不踰則此殆與門下放縱之說自不相遠獨區區之意欲從陳氏胡氏諸家之說者蓋謂僻得放縱字少病且有如來敎必欲從放縱之說則大意元自同更無用辯

柬孫浦江坰

某伏準使縣關報　成肅大祥齋筵賓今陪讀三日拈香拜斷　祖宗故事丁憂人旣解官不惟無職位版綬且併去階條服闋日須從　朝廷再給告劄然後敘本階受任南渡以來雖號爲禮文多闕然知禮者

猶能遵守故實歟周村旣免喪辭免召命數朔識大夫街張魏公免喪歸家上着白涼衫客位用幹辦府名出手榜云丞相未有衣冠見客識者是之今禮學不明此等事不復講行士大夫亦多因陋知況某兄弟新喪未卒各在齊斬雖奉議從政之類皆非所當有詣朝之事君命以常服見兄弟自無衣冠可以趨遂下陳元付下合職輒用緻納併略以已見求敎

又柬

某昨以兄弟各在齊斬於　成肅大祥齋進未有衣冠可以陪頭且見縣官所持告報之職雖寄居之有喪者亦存舊例尙存階位無異於常時方營營在喪受

之不皇不無惝怳因試引先正一二事籍以爲求敎之目庶相與講求至到非敢矜知衒博爲無益之辯以瀆淸聽伏蒙敎報纚纚盈軸論議正大啓發爲多然細加玩繹則略似差舛於區區寡陋未能釋然蓋先王之禮制以君服同於父母皆斬衰三年至於母后之喪以尊無二上則不可與君比故禮爲王斬衰三年王后齊衰不杖期而孔門問答亦謂居君之母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衎[illegible]今　主上於太母之喪若引　先朝故事惟　哲廟於　宣仁后正合此制元豐末百官爲　神考服斬衰而元祐末百官止爲宣仁齊衰不杖期故范祖禹於元豐末則引經律議論易日月之非元祐末未見有所奏陳台諭謂宣仁之喪范祖禹有所奏疏未詳乞賜指示由是觀之則　太母之喪當及期而除今　朝廷行下州縣皆令百官於大祥日服常服皆本之禮經參之故實及經先儒講行定爲至當臣子所當遵稟似未可輕議齊衰之人無由可與今台諭所引曾子問數語乃是君喪事施之於一國耳況在今日似大段有礙不若勿引此事爲佳台諭又謂慶元初　高后之喪辭嘗申明范說高后上仙在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而臨安國乃元年　月有如台諭所及者乃是爲　孝廟發耳區區於禮經於故實皆未之所未能深知正望不鄙誨以下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書

荅名山張監丞 伯酉

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為上而語言之工者次之試以來教所謂南士之自言之如游定夫楊中立胡仁仲翺元履及朱元晦呂伯恭張子韶朱子發諸儒則此以學問名世者也洪忠宣傅至樂則以名節名世者也趙元鎮李伯紀劉共甫諸人則又中興宰輔之卓然者也其餘諸公名字則不足以進乎此往往不過以其嘗爲宰輔或歷顯要故名在史冊耳而本非以文章名也今而槩之恐不無

王石雜揉之病又來教所謂趙子直丘宗卿尤延之梁叔子朱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太近未有家集之類行於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則萬一得之不真反啓爭辯之端適以為文字之累耳台意以為若何此外又有來教之所未及者敢復略以所記憶備采取君彥明 侍 馬時中 中 胡邦衡 銓 翟公巽 汝文 李泰發 光 呂居仁 本中 陳去非 與義 胡康侯 安國 明仲 寅 徐師川 俯 韓子蒼 駒 曾吉甫 幾 天游 開 張子功 燾 李漢老 邴 范元長 沖 向伯恭 子諲 李愿中 侗 劉彥昭 子翬 汪聖錫 應辰 蘇養直 庠 陸子靜 九淵 子壽 九齡 若此等類遺逸尚多今隨筆寫呈不復倫次亦宜一一搜尋以世之先後人品之高下次第之乃可無憾切乞勿罪僭越如江西詩派二十家內似亦可更取其顯然者以足之如何又未知今詩選斷自中興以來否若中興之前則名輩尤多也匆匆且止此可否更在財度

代南叔兄上曹參政 士貢

古今未有標立一說以為出治之名而能久焉無敝者蓋天下之理生於有所矯矯則偏偏則弊故名之立弊之伏也 國家承五代之亂禍亂紛紛藩臣恣雎 太祖圖惟治要密謀獨斷崇本抑末而禍亂銷省刑薄賦而民力裕舉廉戢貪而吏治核信賞必罰

而兵政舉隨事經理曷嘗揭揭然標一說以立國是而使天下以為是說之從 太宗嗣述前緒卒其政功 真宗克有太平粉飾治具 仁宗益加涵養無所紛更 英廟雖有國日淺而持守不變百年之間朝廷清明六服綏乂戎狄輯睦百姓暢茂升平之久蓋漢唐以來所未見者自 熙豐大臣始以私意誤國以 祖宗神明博大休養生息之政為不足以使其富強也乃始創為出治之名以竦動群聽頌之有司者曰新法頒之學官者曰新義上之人既立為一說以風示天下新進用事之人又相與而朋翼之牢不可破由此者進異此者黜行之未幾衆論譁然

元祐力矯其弊而更化之名立不欲已甚而調亭之名立紹聖親政而紹述之名立自豐亨豫大之名立也而財用日耗自尊上之名立也而華右雨氏中興之初積國勢之方衰痛 皇輿之未返上下振厲激濯以復讎爲事而權臣闚見罅隙乃始標爲和戎之名以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陷黨禁積威納侮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剝喪以生戎心 孝皇初政銳意治功而恢復之名立士之求合者又皆大言無實以求時好悠悠歲月莫有成效而其勢不得不出於責實責實之名立士復以趨事赴功爲能也有不得於爲之者焉而道學之名立士皆惟學之趨若學習者之所弗榮也而立爲僞學之名以排善類善類以次擯棄又慮其大甚也而皇極之名立皇極之弊至於混淆也而振作之名立振作之弊至於兵連禍結也而更化之名立更化之久上下恬然含文以小康之名爲治矣名相紹於無窮而弊亦隨之人心之趨於競國論之撓於變而君臣之間日以補偏救弊爲事職此之由也仰惟相公以時儒宗早贊政路方權姦擅朝以排擊善類爲事靡不撓和衆意者而相公拔然自立於流俗之表曾不得以威畏及其端欲萌士之趨和承意者蓋不減於學禁之日而相公復浩然勇退於衆皆之衝曾不得以縶維於以見相公識齊之遠無所偏倚有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幾及天之欲平治天下使其久安無變而不爲一僨一起之勢也捨相公奚以哉草茅寒生妄有窺度如此惟高明寘可否之

上曾樞密 從龍

某與執事別十有二年矣執事之謫識蚤晤夙成自冠倫魁迨居府寺克自抑畏無有矜侮越守偏郡貪吏之怙勢者捍之卒之亂法者僇之蔚乎風聲雖老姦宿猾莫不股慄擢爲監司還朝列隨事盡正無所撓屈海內人士於是咸屬望公焉亡何西掖北門南宮東省清資顯序涉歷殆遍而天下望之爲丞疑該輔矣曾有旱蝗星變之異陛下詔求直言人曰朝有闕政非執事誰其言之也朝有讒言非執事誰其主之也執事之在外省又當看詳之寄不惟無一語而是非乖剌忠佞倒植前日之屬公者皆由是而惑不知所云然猶曰位有所制耳南渡以來奔蹶政府惟張忠獻公人無異詞執事年踰四十即贊有此而士猶以望張忠獻者望焉則以老諸始進衷誼不孫故翕然信之不疑況比年以來天生沈嘿柔佞之徒布在世閒相師成風爲士者苟見 朝廷登用稍可信也則執事者安慶其有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往往相謂曰我知曾公也是嘗守上饒而能戢貪傲暴者也

是嘗居朝列而能無所撓屈者也明日有忠言觸上
者有正色率下者必曾公也有深識遠慮消患未形
者有洪量廣度爲善類宗主者必曾公也於他人亡
所幾焉而曠歲綿襍宜不惟亡以踰人也以今時事
二三年前殆有旦異而晡不同者矣閱之事權綂體
益皆難言而邪徑滋多迂人蹤遠恐誕相習集歸己
節俗日以壞外患彌張之事則況無所主非遣使則
奉幣也非殺降附則縱流亡也養癰護疾於腹脅
足之間今且潰裂四出矣繼不能引義爭與
天子宰相爭是非逆旦之稍以斷切自見者旣以次
補外而諸從之臣僅爲倚老養安之地前日之所以

屬公于執事者至是而或淡焉或者尚有言于翰
曰宥府宰我政於時事之得失固不得而盡知也且
裕陵嘗論司馬公曰樞密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
更引他事爲辭公今亦曰今未受副樞恩命則猶是待
從之臣也於　朝廷闕失無不可言然則樞臣之職
固有所拘而不得如侍從之皆可言今顧以是責吾
賈公無乃未識事體與曰不然裕陵固拒之詞也司
馬公辭遜之語也皆其終不可與也胡爲今日拜疏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明日拜疏直言王安石二舍
人攻呂惠卿攻李定非必皆有職分也或又曰官以
樞密名有嘉謀嘉猷則內告而外順焉其事秘世恐

得而聞曰人有以告而出不以語人皆大臣之所當
然審其有告也則衆正以彙進矣庸乎以遏邪矣愁
詭集詬之風亦庶乎有瘳矣將不違衆而路雖矣疆
事庶其有備矣流亡降附者不一於僇矣垂亡之虜
莫余敢侮矣而戕敗蕭墻禍端猶起如行邁之靡所
臻也舟流之不知所屆也豈嘗有告而吾莫有聞耶
吾相抑之而不能以自暴邪既不見疑於君又不見
忌於相則是未嘗有告也然則盍去論曰抑未可知
也陽乃宗擊裴延齡於七年之遠而韓退之乃責於
五年之時范希文爭郭后事於九閱月之餘而歐陽
永叔乃責之於旬月之後鄒志完論劉氏事於朞歲

之久而田承君乃劾之於拜官之初皆不知其心
而爲是早計以陸宣言於友也曰不然彼不遇乎其
當世之主期之已甚若此覬已在聽寵之位矣孰啓
而禮貌之矣而尚曰有待乎哉今以范鄒之時考
之則過矣以陽子之時則未也然皆大於陽子則蓋
非所取且歐陽公之言曰德宗猜忌進任小人此豈
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幸而遇裴延齡事一諫以
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
以去也此最爲古今確論今曾公之官不爲小矣會
公之時不爲泰矣曾公之居位不爲近矣而裴回彌
慮未欲有所建明雖至愚極陋者皆所未諭於斯也

曰今舉世皆是也而何獨以咎曾公台戚之則涉迂
而道之疏之則談笑而道之子謂我於公戚乎疏乎
彼貪得而忘忌憚者吾不責也公非是班也以鼎盛
之春秋處素定之業進無慕於其富貴也名節赫於治
郡風采聳於立朝又非無所見於義理也道合則行
否則奉身而退公非有所甚難也或又曰子之責曾
公是也雖然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枝今事勢若此一
曾公獨如衆人何曰不然也蔡京之姦很今安能與
疑宣和之季李松勸京以收斂衆事張閣勸京以收
拾人才彼不過一郎官一館客耳猶能一語而合況
執政之於宰相乎蔡京以二子之言急有所改作固

已無及於亂今可不為之寒心矣乎某既與公友舊
將數又謂是說也不當有隱于執事故詳書之以告
惟執事審思而亟圖之不然則進退固可於斯時決
也詩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何使怨及朋友
又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執事
其念之哉

上史丞相彌遠

某昔嘗忝為郎兵部竊見白身忠義人一項在邊捍
禦不爲無功於朝廷前賞亦非有吝而上功已久
實惠未加雖給帖補授名目官稱司雖批政付身送
轉運司注授去處及轉運司注擬申上則朝廷批

狀下部勘當部中乃以未有指揮放行不過依違其
說申請朝廷指揮且如嘉定十二年春虜犯興元
金洋大安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許以重賞制置
董侍郎徧作劉令所在州郡勸諭土豪上戶糾合
丁夫先補官資有許以便宜書填告命續申朝廷
候與差遣於是有異豪湯麓以應募者牟牧珍處之
功而至今俱未與放行注授嘗推見其故蓋緣本部
止是承受嘉定五年八年節次指揮放行開禧二年
以後忠義立功而嘉定八年以後忠義人即未嘗承
準指揮放行故兵部無可勘當又不敢指定回申只
得備坐元行申取朝廷指揮朝廷又以人數猥

繁開其端必有濫賞之弊故不容遽有施行其弊
惟御前大軍雖為數不少然虛籍未經核實老弱
未盡揀汰設有風塵之警恐未免資忠義人以爲用
況所在諸軍間有逃潰惡其聞司類相招則往往發
忠義人追捕亦是藉其聲勢共相捍禦若拘部駁執
前降指揮無以變通將恐有功不賞緩急無以使人
嘗謂漢制謂行疑賞所以申信夫賞而有疑且欲行
之蓋謂有國有家無信不立況曾經帥閫核實批發
轉運司注授保申未必皆是合疑妄言欲乞朝廷
速戒攸司檢會兵部元申早議斟酌施行
又劄勘得信陽棗陽軍有鄂總軍立功晉州若

山鎮有黎雅州牌手立功此皆累年未與放行
緣是創立軍額未有比附推賞體例若一槩送
部勘當有司必是拘例回申須自一朝廷特與
從宜區處或且比附陝西義勇十資法略與循
轉亦足以稍示褒勸併乞鈞照
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閏八月十六日
某比者偶嬰末疢寖久未瘳始謂痁瘧之常不能攝
損已而藥石無効證狀有加晝夜咳欬連聲嗽逆氣
血銷鑠形神索然自揣餘生未知攸濟乃前月二十
八日大丞相即於省中受謁某猶得強陪賓揖之後羸
瘠之狀已自略見迨亘日再欲扶憊而前則已不容

自力矣嘗耗杜侍郎控懇曲荷鈞慈軫敍以治療之
法感入肺腑繼以 大行皇帝棄捐羣臣扶疾入聽
遺制雨冷衝冒加以哭泣幾仆遂謁告將理又蒙優
假使得臥家今百藥交攻羣醫畢集而頑然沉痾辛
苦難任慨念某本起寒遠幸以數筆進六符之光而
疾病侵陵精力彫耗如不蚤自引退滿盈招災則顛
隮在前上孤特達之知下負宿昔之志闔門百指狼
狽阽危是以冒昧再控歸誠造命仰冀俯垂矜憫察
其非無戀德之實而抱疢已深憐其非無報國之心
而遭疢可懼俯從所請姑畀祠官使某得辭避寵榮
消塞殃咎保全餘息歸返故鄉是大丞相再造之也

詞情俱迫不避屢黷之譏分當抵罪
再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閏月二十一日
某前日自力控祠出於冒昧大丞相海涵地負姑逭
譴何特爲數陳未賜俞允自應退聽造命而危厲所
迫日就羸瘠懼鳴號少緩將有先犬馬填溝壑之憂
敢攄丹忱上瀆矜念某起身寒門少所疾苦是以病
出意外不諳藥石之宜始初作寒驟投剛劑丹砂雄
附錯雜並進務欲驅除宿冷而變證作熱極天下冰
寒之藥無不備嘗生犀龍腦甲不足以濟骨髓之煩三
黃二胡不足以解表裏之燥加復喘嗽上逆腥涎穢
沫晝夜數盂四旬不得就枕羣醫無所用力每一熱

至則諸證交作氣息悶耗不蘇自抱病以來一食不
能以一合肌肉消盡骨立可駭深念孤遠之蹤向者
一去脩門垂二十年分絕榮望忽叨收召再忝朝籍
兩歲之閒五叨遷擢誠願畢精竭力圖報萬分顧病
勢日侵積衰難制願大丞相動心興念曲爲開陳賜
以骸骨使歸故鄉若幸保餘生則尚圖報之日或即
沒于地亦無忘結草之報也迫切之情無由面愬仰
發引領魂目俱銷
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乙酉
某邇者不避譴何再控祝釐之請既請之二日而鈞
翰下報諭以勿復再上德盛而詞謙身貴而禮恭顧

惟何人蒙此隆遇所當俯伏退聽生成而恭被鈞諭之時再上之劄已達于赱書吏矣敢望鈞慈察其方命之譴念其不移之愚以全其易足之分速賜作筆靡之祠官俾得早扶病軀生返田舍則是大丞相再造之也引領俟命以刻為歲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不諳土風誤信醫藥客邪不解𤼵證交攻再乞歸田未蒙俞允嘗蒙面諭不必重陳府頒諭旨未須再上以大丞相丁寧告曉委曲存全豈敢瀆詞以干方命而自訟其審欲已不能重念受知最先同列㬰服華墀陛列屬汗青人謂龍榮已獨辭避非有甚不得

已豈肯屢為鈞聽瀆述至情具詳公牘兹祈鈞造深鑒衷曲仍矜頻瀆之愚勿憚數陳之數俾其少休精力以絕病源則生全之恩隕越圖報

四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某冒犯譴訶揩陳衆𦊆人微無敢大假其逢特大丞相特達之知殆更二紀蒙大丞相眷留之命已至再三曆是非常之遇心非木石豈不知感今得時得位少遂壯行之志而薄命所遭餘殃未殄十二日被命詣天竺祈禱出城上馬直抵山閒風雨所乘冷入胷脇夙有瘕熱遂成㱿病寒熱交戰頭目昏困燥無聊昨殁講初開偶當侍立癘生寒慄遂致大於兹顛

已不能勉強扶持以趨講說之下陳迫不得已冒昧乞告至于今日寒熱未解已具公牘控告　朝廷乞畀祠廩復扶憊躬自𢬵此申述其私如蒙鈞慈特賜矜體念其荷知二紀被論再三非有甚不得已寧肯自棄乎造化特為敷奏檢會累上詞章賜施行庶幾保全微軀歸伏田里苟未隕越尚圖報稱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 彌遠　九月二十五日

某猥以身庸久牙化治每念君恩未報豪髮交攻謂告請祠誠非得已今陳情四五　天聽還遠瑪璞被俟誅無復生意忽[illegible]集分絕榮進而罷敝雖及衰殘摩厲寧使罪大丞相特

垂矜惠俯賜拱寄以有此心非木石感極涕零獨念士之行已惟於進退辭受最當致謹今請祠謁告亦既累月若貪榮冒寵不知引退則不惟病勢未易支持而內愧初心外慚物議此而無取它亦奚觀伏惟大丞相盡人之情愛人以德必不使其周章錯愕以獲於去就之分重為知人之累也某已具公牘控告　朝廷如蒙鈞慈特賜為主致回天之力檢會累牘畀之祠廩則始終之恩深實甚未殞之年莫非圖報之日也

小貼子

某尚以寒熱交摶不可以風未敢拜命之前嘗申控

朝廷展假三日用是不能即日供職非敢偪慢以留
君命仰乞矜諒

丐祠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一介妄庸自去秋得疾以來請祠者七煩瀆公朝于秦翰纘摭情致義留秦誅斥而大丞相獨加優容且於人言紛擾之中倍致維持保護之力某之前後展竭厥既無復遺餘而大丞相之始終存全亦幾生死之骨肉不趐矣尚復囂譊千瀆未已寧不知過而編以去就之義然不遑安所嘗一二而陳已荷鈞慈不賜嚴拒某仰服洪度愧惣稱衷欲嘿則怖悅于心發言則囁嚅于口彷徨顧瞻進退失據已冒昧嘗修公牘控告　朝廷乞行數奏復乎自拜此以敷其危迫之情引領光範不勝皇懼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區區危迫之懇因造請吐露無餘繼又併修大紙以伸歸依之悃瀆冒威嚴未知有當鈞慈而某寸誠耿耿食息靡寧昨夜忽被省劄仍坐不允之命方
聖明御極俊乂盈庭雖無自參何關於進而眷留之
命已至五六拜嘗竊謂無地自容嘗掌持病態起致就列而再三顧慮今保全獲護惟吾君吾相是賴然內而臺諫傳聞不一雖有無不可臆料抵萬一有之則必貫　朝廷區處外而制閫精擇已深既移怒於其兄弟則在原之義必視弗恤亦不遑安於其孤微之蹤久近遲速終於一去然與其去之於衆變交攻之後則不若聽之於衆旨嫌論之餘仰恃大丞相知憐之素用敢不擇輕重盡布腹心更惟鈞慈特賜財擇某已再具公牘申控　朝廷外復手自拜此以聲其私

辭靖州洪守倬月給

某伏蒙輟借羇旅餉之月餽厥意攸厚卻爲不恭顧以戰餘末躬待放窮僻投縈已踰常比若又秩以告存之禮假然當之既乖辭受之義必資譏慮之曰君謂周亦可受則交從未至齎從辭少杜門疏食粗無

困之此正韓文公辭孔大夫潮陽月給所謂家命苟舍則非猶省之道敢援是以歸諸受饋爲府伏惟高明盡人之情必有以矜其不得已而賜之諾焉不然則躬造字下必得請乃退併乞昭亮

答盧泰重 鼎厚

鼎厚伏觀盛世堂記 云云 先生首發堂言之疑而證之以書實之以易參之以濟盧此非特清湘之幸也然而先天之學東齋鮮得而於體用之說有所未白言示教其學未[illegible]大抵世善之義具於易而人忽之不察耳周元公於通書實發其端邵子

於先天後天之說又所以發明事心踐形之義而人
亦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
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
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而稟是氣是
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則乾坎艮震巽離坤
兌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
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
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爲離乾之正位變坤
爲坎者是也坤道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
自外也元是坤之本體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
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

曰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
陰爲虛而陽爲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坤北云云是
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晤不闔
之機功所以爲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愚見若此
未審更與同志乎質之

答辭得之 山

河圖洛書之數古無明文漢儒以後始謂羲皇本之
圖禹疇本之書本朝諸儒始有九爲圖十爲書九爲
書十爲圖之說二者並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
九圖十書爲劉長民誤之陳圖南辯而闢之而引邵
子爲證然邵子不過曰圓者河洛之數方者洛書之
文弟言圓方不言九十僕嘗見盧陵易子晉涑水司
馬子已言之已悉今不復重陳今得之斷然謂河圖
則先天圖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戴九履一圖不
過太一下行九宮數耳此不爲無見蓋九宮數見之
乾鑿度見之張華子傳自是太一圖而劉長民取爲
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亭當乃天地
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
陳圖南文象卦數猶未甚著至邵子而後大明今得
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僕嘗竊疑
伯陽參同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
即非所謂先天圖也又云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

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一乃君
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又云長子繼父體因母
立兆基又云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
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
上察河圖文下察地形流中稽於人情參同考三才
則參同者雖云參合三才而其意若取河圖數爲天
書又皆以河圖爲天圖五行數爲地後天卦爲人雖不明言而
一書之中八卦與甲乙兼舉錯用雖然參同之末云
覆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也九還七
返八歸六居則道家還丹法也步斗與還丹則亦
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乃知古來不特九一圖與生成數

元有之雖夫圖亦有之然不知邵子以前何爲更無人明辯是致有許紛紛耳大抵三圖二法旣較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書書不爲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惜不及與得之面訂其詳姑此奉報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四

書

答林知録 顯通

某居峰二年士風民俗久益相宜城東築室數椽爲聚友讀書計士人雖聞見稍陋然無利祿之誘故質實近本無紛華之說故寡欲易足又得舊友偕行相與切磋究圖自謂庶幾不虛是行矣來書纏纏擬論存勞祇有感激某頃作鶴山書院記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蓋吾儕分上只有自立身何暇怨尤故不敢以詩人蓼莪之說爲然今觀來諭則天意果難諶若此又嘆窮理之未盡也息交絶遊之誨敢不敬承

答昌化潘知軍 子明

某恰書山中二考温尋舊讀粗有絲髮之進自謂不虛此行顧蜀禍未清疾病日甚有如來教所謂湘西水災者特其一端耳每一念之不勝及緯之憂是間雖甚僻陋猶有瀆邪拱衆閒朋友近書能言流殍寇賊之害雖是戾之餘豈暇與聞時事而君臣義重終不得而忍然誨諭諄諄懷人憂世之意藹乎其可掬所以嬰休聯窮挺飭畏畏者尤極壓鄰而循涯揆分不足以當此祇有愧荷

答巫岡李通判 劉

來諭俾作一賀箴不必求歸此非愛予之至不及此

但向來在外元不作子公書今在罪籍忽有破戒心
實難變恐淹遠亦不在此間送諸公亦有前迫大
甚者反爲所紿此可見無關得喪也

答荊門張僉判 元簡

先天盧吟甚欲進蓋弥于此用功非一日其凡三遊
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以有能知之者
惟鄉間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
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
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物
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
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曾
見之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
覩之爲象數則懼其難知嘗欲爲之發明今茲未能
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當可以畢此願耳餘詩大
抵精當但銅屛篆體多謬只是鑄工杜撰諸公從飾
太過向侍坐時精采煒燁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
詩家常調邪其信然邪

答遂寧李侍郎 壽

某自去春附彭卒拜狀今既年餘不獲嗣記忽被手
教承知卷懷康濟多暇講授閭巷國人弟子皆得有
所矜式古所謂父師者非此其是與洪範講義明白
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焉私淑之功
茂矣其間所謂由玄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
由沖漠而至明察去去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他時
面請所以教也來諭問及前書極高明之說此書不
曾有稿不能復省恐只是說此五句上下貫通不可
析截蓋經傳中著一而字即難截斷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下學而上達溫故而知新告諸往而知
來者之類皆是上文與下文相屬前書想只以語脉
之相似爲證非是以此五句便是下學上達然而聖
之言語只是一片舌頭此章先言大哉聖人之道繼
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然後申言尊德性都要道問學致廣大都要盡精
微去去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
子夫婦日用飮食間作去謂之與下學上達同義亦
未嘗不同也其曰家辭玄者不欲盡言此名未可用
而姑託之詞耳要是斷章則義不備也

答任總幹

靖爲天下窮處其最陋又在峽郡下而土風不惡民
俗亦淳時和歲豐則物賤如土頗便於羈旅之人況
山深日永自應酬書問之外儘有餘力可以讀書看
吾相處久益有味而妻孥自長沙來後數百指之衆
無火不舉凡此皆異時逐客之所罕有亦可謂幸矣

答長沙李縣丞 元宗

某居夷已兩載餘土風民俗久益宜之山深日永溫
尋舊讀時有新得向來一歲十篇正以學未能信欲
及今精力未衰歸求所未至雖不幸而得譴投之荒
裔蠻猺虎豹之與居然而黙陜理亂不通于中州得
以畢誠盡力於所當事却恐當時便得請西歸亦未
必有此工夫耳今自信益篤遲速又近一聽其所之
前日執事之所以發我者善矣反覆惟念終必無益
今來諭以釣名樂禍為今日猜忌之病豈亦有取於
前言之是邪

答曾參政 從龍

某[illegible] 說文 風也 有假道求見之願忽聞移鎭茫不知再晤

之期傾想積癡亟馳尺牘控叙萬分敢謂隆謙特垂
損報至又顯道行理寵貽篤論申叙卷卷眷眷之誠
既深悚愧重以感服右揆久在告中書之務必且滯
淹况於該轄各流出處去就所關不淺目前措治常
程文書者尚敢使有可否相公只得為一方之人更
作數旬留也但聞發廩振糶不惟克紹前規往往以
火府之餘財為之代償厥直則有前人所未能者敢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字字服行
未有不明效大驗者特患不能實下工夫而徒假外
飾如釣誨之去者四先生祠記不謂亦關聽覽至蒙
獎借蓋邇來學者之病誠然不但學者雖朝廷發儒

錄從大學若此某近又嘗為黔陽作學記恰寄到墨
本就以求教其意亦與四先生記互相發明也

答劉提幹 千從

濂溪書院記不謂亦獲關覽不蒙一語之教何邪篆
非易事不惟丑杜打捲費數年工夫偏旁點畫各有
其義非對本所能模擬也如貢字以篆額以工下從目
從火為貢既不可曉而萬字下不可借中字盡一筆
寫成自下而上者惟壽蝕字耳今試作一字為以見
偏旁之不可假借雖鐘鼎所篆出入變化未嘗不與
小篆合此難以紙筆盡也參丘當以孔孟為據豈可
合孔孟從封禪書大抵門下以多援引為有根柢恐

正是技葉非根柢也文章惟有識為難而考究非難
事耳

答蘄州聶侍郎 子述

得中都書報二事其一謂洪守繳侍郎所與書其一
謂呈平江偶摘某所答游提幹 淳 書本亦繳至當路
既又聞洪守繳書事元無之乃侍郎所作書有知之
者以告子相君所厚所厚者風奏吏令傳播郡國以
疑四方之親友然人亦不以為疑推益嘆侍郎風誼
之厚而使洪守濫得此名以殁方欲為之發明而未
暑世平江事則往往有之未必游同年本心大抵君
子竊得作君子小人枉了作小人此不可易之論待

郎之歸志浩然某每侍從容聞之已熟況如臺中有
不相容者某亦略聞之藉令誠有織書之事以成歸
志以全美名固亦君子之見助故有言此者率以是
謝之未幾侍郎以華職要藩得請而去蓋疑渙釋然
以某深知侍郎之盛心固未必以典藩爲樂也嘗欲
寓便奏記以候起居以致畀時眷予之謝不惟萬山
間無便可託竊與湖南諸郡爲鄰得朋舊書往往謂
峒寇未盡除因是亦疑其府多事未暇應酬書問姑
徐未遣而行理之間忽已墮前既知體安志明政平
訟理又聞元惡就捕餘寇有不足殄者拔味詞深詣
然情味之著豈勝慰懌近詩字教語平韻勝主人心

事與山川風物猶其如見臺記偉甚書篆亦稱併用
嘆畏是間爲郡百二十六年苦無佳山水可寄興亦
難得詩題僅有數篇譜錄呈却苦碑版文字相挽三
年之間不下數十篇就以近日數篇仰干是正安樂
必敬之堂作篆字去然某就有愚見四字名額雖始
於明皇然欠古雅故前輩不甚皆有只栽作敬安堂三
字尤更經雅更在高明可否之詩竟字以古無士旁
不欲篆隸作楷字去眉壽堂舊來眉壽字非篆即
賢今若用上麋鹿字恐以訛界作古篆三字以呈

答張大監 忠恕張忠獻之孫

李丞所疑書先儒字蒙大監不鄙示問此亦當商略

者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
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
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
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
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
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白胡子仁仲張
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而前後稱謂不同則
左丘明體但通來又不稱前輩字與稱謂之欲歸一
大監從而易之以釋疑惑此自無妨況已刻石亦不
必再修換筵爲鄭重惟是改太南軒晦菴則軒菴之
類似於金石文字上用之稍欠經雅耳蓋前輩字以

所居所寓山水爲名如伊川橫渠濂溪涑水東坡之
類不可勝數亦有自立一名如漫浪聱隅瞬窗六一
之類此外又有門人私謚者而軒菴則自近世蓋軒
因軍得名菴字無所出以是爲敬殆不可曉愚見又
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張大監

某伏蒙別紙示以四先生祠記所疑此非精識默契
者不能敬嘆敬嘆仁敬初無輕重之説雖似傷於拳
拳然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説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
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
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拳跽曲拳正坐拱嘿

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實貴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求教分此二字甚當惟曰知敬而未仁者有之矣未有仁而不能敬者也下一語實病上一語似以世之誤爲恭謹者爲敬若能敬則仁矣敬而未仁則亦未得爲敬也蓋仁者心之德聚而不散則仁在此矣今若盡摩去碑重刖鑴刻却大鄭重今略注欲改之字在前伏惟財度

答袁衢州 甫

靜壽傑作義味淵永又以覘深造自得之趣所存若此則施諸有政益可想見兄絜齋慈湖訓語朝夕左

右所以與衛此心者至矣何嘗遺觀昊諸賢之列相與共講山因瀨數晤語亡從祗有恨悵浩氣詭剖析精詳皆不易得惟以三勿爲二勿稍似欠闕耳某山間三閱寒暑於六經名數文義上重下鈍功夫的然見得古人所志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爲極於五胡之亂影滅跡絕豈無經生學士隨其才分有所建立然爲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拔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於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詞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外內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爲聲利計以爲斯道之病

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於王道者猶可以推原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近又有數篇不得已而爲之者謾錄求教其視高文猶褌褲之不相侔也望爲過目以一語可否爲委作靜壽序當更增置堂字方爲穩實蓋至堂字特數十年間事耳三徑爲舟車之衝而廣微以靜鎮之會無留難又以暇日與士友周旋於義理之會乃知清心寡欲何事不可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使萬物吐氣邪東歸故舊身事一切不復與聞雖足以見深識遠覽無顯乎其外抑不知何者爲外國事寖否民生戚休恐亦非於我全不相關況東歸之地今爲天下劇乎論語

於不在其位之下附書思不出其位一語毋疑下位字當是正位居體之位蓋因下語而推廣及此然因此二語相連後世遂有以分所當爲而疑於出位者此其差亦在毫釐之間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子才 幹 朱文公外孫

陳同理欲得遊高明三字敢不如戒但聖賢不説一偏語極高明必道中庸惟上蔡在程門中終是外高上達之意多兼古人樓觀堂室之名必有一齋堂字在下如明字下欲著一樓字又欠妥帖今先以青山閣滄洲閣二扁納呈未知高意以爲如何

答張大監 忠恕

別啓中誨仰見虛心切問不倦益厲卑意無乞但見南軒初謁五峯五峯首以忠清二事令其反覆究玩書問至數次然反最後五峯答書曰聖門有人吾道甚幸由此遂定師友之分此梁仁伯所云也晦翁初謁李延平只是教他靜坐作居敬功夫由此有得前日仁敬之說蓋撮實言之耳大監前日疑得極是雖語言未瑩然得此開發益知文字不可輕易下筆今來教以爲不必易則訓二字只易廣漢新安受學六字甚善甚善

答德慶陳知府 [illegible]陳正獻孫

康雖藩府諒亦荒陋然國無小皆可隨事以行吾志

安庭吏八都尉羌患不息張然明領以一康威化盛行人心之不可以威服也若此況如賢父兄禮義之訓浹洽心耳必有以大慰遠人之心者

答丁大監 [illegible]

臺評則固見之門下志肝義膽見諸告君之疏發諸送客之詩者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雖欲辭異論之名其可得乎藉令先期得請而去然不免於論以是而歸其榮多矣但論者謂人爲包羞則亦不自鏡見者邪某泝江而上閒沅辰道峽惟潭邵路稍平遂涉湖之潭曾安北望遺子親迎遂以數日閒游姑留家于潭而自與朋友李肩吾及長兒之婿靖既畢啓

明年取家以來却令安靖略挈輜重還蜀今居靖者尚有三百指之聚所幸風土不惡得免疾恙物價甚賤極便羈旅而書問稀闊賓客絕無又得以畢意於所當事自易詩書三禮語孟重下頓工夫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便有所著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庶幾遷善寡過不爲空言耳士友猶有不相棄者時遣人徼督文字往往人情所不能免亦勉彊酬報今姑錄數篇近作以干指教非敢言文亦以見山中近況或可以寬行役無期度之憂也

答嚴教授 植

重心圖說亦以見精思實體不欲徒事空言然據某愚見既是師席易得使人推許使必講磨須與勝己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功夫也

答彭運幹 鉞

某頃嘗直書今之官制如夾漈論古夷陵太守非今之官秩寺簿之稱亦不與今當書寺名但不知五寺中孰爲所歷之官今作司農大理太府六字以備采擇墓額作其書似欠古雅今作縣敬亭當有亭字文享祀在廟而墓非祀享之地欲易以墓亭二字審思揩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幷審思二字不

如徑揚節齋二字如何朱元晦庵曰晦陳師復亦曰
復齋如此類甚多

答許介之解元 柎

惠教新作疊疊不勸深所嘆畏弟委以書寫之役則
有所未暇山中自課以聖賢之書日有程限諸經義
疏重與疏剔一遍帝王典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牽
而存者以之參攷諸經尤爲有功今咀嚼經味已久
便覺秦漢以後體格復別況晉魏隋唐文人所作又
是一格此甚難言有如來輸所謂崇山峯家已老未
衰介之年自有如許精力今驟驟六十胡不深自收
斂以苑於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爲是無益也試以此
謝委諭之辱介之當以是爲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
此也不多於得字矣乎

答范殿撰 子長

又從錄示近詩復覩園林面目恨無從陪侍杖屨惟
有歆羨竹間之屋既就又有數畝荷華如是足矣若
更增拓反爲物役高明以爲如何三扁額謹從別紙
通呈大小如式未知可稱台意否是間爲況粗適惟
歸期遲速未可知從班中故舊及東南氣類相予者
多勉令通一書非敢斬此以爲高其見得行止非人
所能爲山中靜坐教子讀書取諸經三禮自義疏以
來重加輯比在我者益覺有味不知世間何樂可以

加此耤令火緩亦姑聽之

答樊致政 庚

某囚山三季有半頗習聞師友之訓粗知義利之分
行乎家人子女孚于臺隸幼艱上下相安慶隨邦如
樂國視凡捐冠高蹈脫然百物之表雖未可同日語
其爲樂天安土知時順命有以得其所求則一也勉
之以再用之後不謟不激雖容進退所以期我愛我
者厚矣顧瞻四方蹙蹙靡騁寧暇議及此哉食菜
詩甚佳適居不失此味但苦瘠惡視廣漢府郡不能
爲得耳惟八九錢一升白米八九十一斤豬羊肉他物
稱是此則五蜀所無未能和來韻且錄近作數詩代之

答江縣尉 鑑

某文書倥傯爲行理累今復以一臧洗爲轉達西山
讀書記未見之曩某在都城曾見條目却與今來諭云
云微有不同所謂近聞云云此却未聞之甚恐閒愈
多則歸於緩耳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則遲速本無足
較顧所至水旱盜賊可駭可愕之事日聞于耳殆有
蹙蹙之憂不知天意果如何也

答遂寧李侍郎

巽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叙爲之後在遂
寧出視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譜若先生雖
勉從之終弗歷也故後序及跋語既去要自別行又

云要須冬行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
也許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
愐唐韻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閱而不
知字之本乎偏旁故老先生謂偏旁一切都異則字
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蓋不以韻譜為然也
閩韻譜今已不存或使府別為刊元本五音譜貴端紛附
定者置之學中以廣其傳亦是一事不知台意以為
如何

答吴寺丞

且如諸處來干諸先生祠堂記某自與吳畏齋作記
于成都今二十年聞所作不下十餘處只如寧遠營

道營濂溪鄉邑皆某作記初聞猶謂古者鄉先生沒
而祭于社無他疑難後來又作長沙諸處數篇頗疑
近世祠堂太汎於營道所記已致其疑於長沙則遂
斷然以為古無此典如長寧諸處又發此義近日長
沙來求學記則又斷然謂古者雖先聖先師之祀只
是漢儒之說而先聖之廟元不出闕里者謂之類尤不以乃
知古人萃渙之義甚妙不知何為朱張諸先生亦略
不以諸儒之祠為疑而所在記文皆謂當然益知讀
書窮理功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必至世變
所關不容草草耳近作甚佳與游景仁往來書見提引
甚詳特未見所辯者是近體或古體所失者何韻莫

宋本原闕

已礮其衆則雖有渠酋亦獨夫耳況酋未必存邪其大檔書亦已見之殿司耕治全黨亦稱死者可疑縱萬一果如李儼之事則亦已矣蜀邊之憂則令人危懼蓋項者郭興元父子高洋州表兄亦言之王變長亦到國蜀簡移文如西邊故舊之報與二府批論則未聞可駭可怖見謂朝廷只要由從其欲與之約和制梱亦不敢違不知元不可和和亦無益淮東之事只坐畏怯以成大變桂帥尚不知監邪

答李侍郎

比園諸錄之所龍鍾幽閒之濱多得幾年功夫親友求志者書汲汲後也識天下之至樂而侍郎之属心也而人心之不同故往往謂求退者為矯激而嗜進者為真情執之所趨大抵若此誰其挽之

答陳子敬

廣軒之義不知本諸孟氏廣居之說否若深味廣居之義則知人以眇然之身成位乎兩間而沈於俗學屈於物欲其自待亦太狹矣廣居大居位道古人不輕下一字尤當玩索高明以為如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五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江西提刑葉大卿宰

乃者獲侍同朝清標鯁論立懦廉頑有如愚不適時嬰禍觸忌而逋誅一二年則尚以兩同年正學直道扶持保護之力也粵從違異五閱荊火大卿娶弭芳節典司祥刑皋戾姓名無由鐵汚几御未幾贛守遣人來則知大卿以憂乞身去矣雖冈極之哀豈易堪任而四郊多壘腥熖方張匪牧匪監何恃不恐則斯人之無所馮依以立亦可閔也嘗欲修書奉慰越在蠻陬不通於中州無便風可寓顧爲來教先辱抵以重其不敏之愧

答湖廣陳總領先

某因山以來坐見再閏五谿天下窮處靖又五谿之窮逐客又其窮者不惟身與世絕亦不欲以辠戾姓名聞于達官前歲靖之官吏以郡計請冒爲一言已犯不韙而誨緘嚮荅不替疇曩固已竊闚君子之所存絕出流俗嘆味之餘祗以爲愓用不敢嗣貢豈期風誼之鬱適又益隆輒遣行理申加存勞牋函帶饈所以奬飾愚近澳休羈窮者甚渥豈但小己之榮抑有以重闡

所存失

答葉子寘

來諭曼〻恨柳惜韓尊蘇慕黃詞嚴而義
正志立而氣昌有以略闚君子之所存未
後以無名無跡致使人憂世之意盍以驗
閱理之深唯有嘆畏然而柳韓如柳豈惟
門下疑之先儒固疑之豈惟先儒如某等
輩何敢輒議古人而亦不敢釋然于此也
大蘇公之明備似無復餘憾然而某妄謂
處綸類之変當以三百篇為正考槃小宛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
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
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周待人輕約

優柔䏚切怨而不過於怒憂而不敢諱也
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
大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在遊奇絕所
欠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廟碑謂
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相方作
諫書時亦冀諫行而澤下迹隱而名不章
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得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所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
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
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苦是懟者非以一
去為難也高明以為如何

答澧州徐教授觀

某因山五年殆與世絕聖賢之書重復溫
尋益覺義理無窮歲月易得獨恨山深路
嶮帶行之書無多時寮士人亦無儲書者
過有記憶不明之事無從參攷然亦坐是
功精專免於博雜某自初來比與同志者
日讀語孟數章去年方讀易偶得曾㝡粹周
程張邵楊游胡二朱二吕諸儒易説成編
日誦數爻賓主俱覺有得邵氏書惟有鄒
人觀物先生張文饒有爲之注解者在
此與諸友講論未容發納後令人抄錄一
本後便寄去康節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
離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却無帶行者向
來見門下就雞同拉之説固知留意先天
之學後又聞家學淵源已勝一日今無由

再晤相與共講第切悵〻邵氏書有觀物
篇先天圖漁樵問對擊壤詩易學辨惑等
非一不止皇極經世若某萬一歸蜀則此
等書亦非難得今偶不帶行但能省記耳

答福建史提舉致忠

某三十年間於一門玉昴金季表裏甥姪
多所接識亦有以声气相推許者有以問
李相切磋者詩書之澤鍾美萃秀令人懷
允不忘然而正學直道足以表競俗浮如
太監之挺〻特立不爲勢遷則尤所願交
乃僅於朋友許識[redacted]人往返畧睍典刑一
二其爲仲〻恨〻可以想見自得阜違屏
鬱從之與居分與世絕者五六年于玆矣

況姓名醜惡人所嫌畏故不敢以一字登
于諸公貴人之門敢謂隆謙植貽存問所
以鎮撫其窮困奬飾其愚近者無非發於
懐人憂世之誠心所謂挺々特立者又於
此乎見之而某不足以称所蒙

答易尚書

某蜀之鄙人誠不自意初識風采於載筆
著庭之日再陪雅談于司成貫臨之時扶
持奬飾若不以衆人待之者銜戢恩意至
于今不忘丙寅之秋八月尚書卷收朝躋
而某偶亦以是月請外便親懐漢嘉印綬
以去繇是或召或辭或麾或節裴回蜀道
凡十有七年而後出蜀各天一隅絶不聞

尚書起居狀丙戌之春道過長沙謂必有
再晤之便寓城中數日僅與王貳卿一再
相見則知從者久寓爲上之麓鼓門掃軌
絶少入城近二百里以來一見本非難事
公家期程亦恐不容太遲緩則如已之失
此良遇今猶恨々既來渠陽則事勢又異
有問斯答不敢先施故於託契受知之久
如尚書亦闕成函覬敢圖隆謙首貽誨問
精神氣貌恍如二十五年前從容接待之
樂且蒙錄遺五書開緘遐近因讀之微負
出流俗周礼漢軍制舊固見之端足以補
先儒傳記之所未及餘三書則盼見乎此
是則流離困厄之久天所以封植吾身放

世之業也是孰爲得失哉

答洪郎中咨夔

曩者幸甚獲侍同朝與借扶持義鈞骨肉
正人去國善類喪氣是時雖荷朝家不欲
已甚猶飾以事權之貳曲示彌縫而某亦
不容獨留矣辭官則當謝祿理所當然同
列留行亦無由相聞乃謂既不食周粟又
徼幸復命皆指以爲罪賴天王聖明極從
南安又使之請自二年之夏方抵適所山
深地僻殆與世絶程叔運忽以去秋手帖
至且承別後榮侍庭闈尊養有相多福不
勝慰懌蓋先是二年有妄言水災者初亦
憂之既又得高曙叔表兄書極言其詳正

學直道天地鬼神實臨之某書院記所謂
古今無未定之天者此類是矣某使南安
之命便不反汗則豈不爲盡所怖今與家
人子女恬然於罪陸理乱所不及之地顧
瞻四方及被竄而此猶然則殆亦非人力
也

答眞侍郎

自程察推及葉驛到游領誨帖嘗因江倅
便拜答今江倅憂其子舍之里居者奔播無
定所專人訪尋某亦爲長者慮已拜尺帋
既緘封未遣而江尉專人以家問至遂又
拜近帖之賜備聞邇來尚爲里人少駐徒
馭尊履輯福不勝慰喜之劇惟是賊執猶

未定受任者措置乖方塗炭者至十一二三
縣而未已每一念及戚戚然不能一朝居
也乂聞從者發之上饒蓋長沙報來昔人
如鄭公爲黄巾所拜而不敢犯其里今侍
郎以德望臨之雖無動亦可無愛身以有
待則辟寇亦理之常只願王師蚤捷凶醜
翦撲及今猶可布種更少遷緩則秋冬更
多事也山間儘安穩讀書日有新功讀易
乃向來功夫自囚山以來徧讀諸經早晚
畢事然後合揑郡諸家易爲一書但苦書
不備友亦難得耳所委夢筆山房記急以
草本拜呈如台意以爲可即乞批示却當
親書綱上又慮此時台抱方擾未暇及此

更不詳布
近方看得李氏儀孔太半其間儘有
好處盡注疏甚胸得此書方覺易讀
也

答袁提舉甫

少務博覽雜纂言記事之是　未三十時
已知收斂近來山深日永終日書案既索
聖賢之言益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苟欲
手一毫靠外者非惟不敢亦不暇及矣何
當接侍以求發蒙數千里相望惟有恨恨
耳

答李遂寧埴

北墅因是晉魏以來有此墅字此元是今

人所書野字蓋詩中野字皆合韻二廣漢
有韻之文至然猶羅魏晉間方有序音土下
又添一土字有如盛圃萬一只改作圃或
作圓字亦必無病

答袁提刑申儒

山中讀經粗有新得往往發之於文亦未
敢自以爲是蓋先聖先師與夫先生祠私祭
之類先儒偶未及此今驟言之鮮不疑旌
而來教謂有取焉於是亦可以自信性明
有內外之說即是先儒曰傳特少有人拈
出大略坎陽在中故水爲內景離陰在中
故火爲外光亦猶周子所謂水陰根陽根
陰之意耳

答廣西趙經略

某巳酉之秋負罪去官舟歷嘉禾豈不願
見長者以求一語之誨鼠雪凌蔥蒙頭掩
耳所過皆以疾辭是時嘗蒙鼠問已竊闚
放麑不忍之仁逆泝江淮以後霜威稍戢
人意賴然始得與世周旋至渠陽以後則
蛻然於黜陟理亂之外人間寒暑了不相
關得以靜處澂神事所當事今經全州與
李公父居官日書問往來猶得數聞郎中
啓居善狀惟是自循愚分不敢以罪戾姓
名仰塵几御致圖台念特枉行李之問於
是益有以見君子所存

答林衢州略

罪放之久殆與世絶矧遠在荆郡黔陬理乱所不及飯疏飲水若無一可以嬰褱頣冠氣未弭生齒蕩析痒痾切已寧能恝然也爾當水道津涆畿甸於今爲天下劇蠹茲小偷執纇厥初浸爲大敦萬一浦城透爾内寇相仍事勢益可虞微吾年兄威愛兼用綏馭有方翦夷蕣萌增飾武備江浙以東何恃不恐某於先帝時曾力陳郡國單弱之敝乞置數重鎮而承平日以冒是不意也

答袁提舉箚

某屛居窮畜殆與世絶自冬春來福建江西湖南盗賊連亘一二三千里朋舊之仕於彼與彼人之仕於此者書問往來則既知之悉矣恰又得建寧漕倉書至五月末而賊勢未戢益不勝及韓之憂然辛江淮荆蜀之帖泰也今得來教則江東之民傷於旱暵者乃爾顚瞻四方誰實爲之鍼示公牘榜移勝徊至到分遣行郡之人皆明使者以仁急照臨之其實及於飢民之腹也無疑行刑善勸德之效至於喬氏管氏諸家爭先發粟爲里人倡此豈可以空言妹動著哉眞使人有恨無百子駿之嘆鄭崔王韓朱蔡趙伍諸賢朝夕與處觀摩麗習之間所以交儆互發者多矣某憂時所歷靡節必以未友爲先務嘗以吕文穆公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吕正獻掌記曾宣靖蹕黄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蘩范正獻手記至近世虞忠肅公魁村節録之類粹爲一集板行名達賢録亦使士大夫識得前輩行己用世規摹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故不惟資人輔已以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薫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覺先知者職分當邇爾來絶少見此今廣微獨能得之又以稱友某非其人也而敢不知勉誦隰桑之辭以毋忘公之德先正絜齋訓語開發尤多慈湖語則向來嘗蒙親筆篆文於陳宏父處不待請而拝書以見寄此意良可感廣微詞氣雋壯理致閑暇若更加收斂則絜齋之平實淵水也某如觀諸天府宝鎮大玉錯然陳前内揣窮空畜縮愧汗猥蒙下問輙昧昌以數篇録呈亦有墨本者併往來教謂向來蕭瞍今古畢竟是順境中得之今境界既别方是眞切得力誠有味乎其言然竟坐蕭瞍爲累未能融釋也高明以爲如何眞景元時相聞亦欲緊避世紛不奈鄉國有冦義無閉戸之理史倉書中謂無十日不得書而昭武新守亦多取謀焉想亦明如招嫌取忌有不容已耳所示公狀私書大抵今之從政者罕能及之敬歎敬歎

答薛檢法

誨諭諄諄以學之不講為憂視今之士大夫一登吏部選筆研隨掃除如陳屢常所云者何可同日道亦有留神筆研者矣亦不過以記覽詞藻譁衆取寵為事熟後來教嘆味之餘重以啓發寵教古篆千文前輩用功本末兼舉大抵皆爾某日為兒童即喜小學如九江所刊鍾鼎款識及篆韻某昔有淳熙間善本今乃知為檢法之曾從祖也

答丁太監

昔人思行役之無期度者不過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能善其身能無飢渴斯亦可矣又近未暇計也而某偶免於二者之憂則已望外之幸何敢有他覬邪獨念同時得譴諸賢皆懷誠秉忠有德有才之士顧瞻四方何等氣象兼收並畜猶慮不給而知識瘵在視斯民之塗炭而莫之恤也諸賢豈淹恤之問而將安所終底邪某讀易規摹不過如前所禀向來冒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別尋繹若端緒整整則自程邵以及其流派可合為一書冒見虞仲亦作得一書已脫稾亦取漢上說附逐爻之末惜未得本也錢白石詩傳曩在城都蒙渠出示草草看得數篇全不能記今欲作序文須是見得太意

方可著語似難臆料

答池州張通判 洽

六有齋銘與扁額皆作小篆納上勉以讀易補驟滋荷期獎之隆易傳與本義之異同則向來固嘗與輔文漢卿細評之大抵文公所為邵傳義易程演周經者盡於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嘗顯言之兼東南學者亦罕得邵學今正欲趁此暇日合程邵之異為一書尚恨窮理未至未敢容易為之也內主敬恭恐恭之義乃是發見在外今欲易作主敬於內未知可否乾之作日乾亦未甚安可欲勿徇可欲則善矣恐於義有礙易作物欲如何摻之有常摻擬當作摻盡是晉魏間辟曹操諱改此字今定作操字惺惺之此是語錄中如活潑潑滿腔子之類皆用世俗語蓋詞用此稍欠經雅兼篆文無此字欲易作存存又恐犯六有中一存字然六者中此字為要

答知常德袁提刑 申甫

明有內外之說前書雖已禀報而詞有未盡致蒙辨諭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乎中者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內明故聽為木火外為光故視屬火而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

矣若更以耳目之躰男女之生與一身木
火之升降看之尤爲親切

答黄總領申

曩在朝著時得任揚書煎熔料降知逐年
以收計支尤虧一千七百萬皆鑿空架虚
脫漏過日朝廷方思所以變通文術會遣
李鄴打算則言每歲有增無虧計支外尚
多五千萬若使蜀人爲之則徇私失催依
是李以嘉定十六年改官舉見之人而明
年以總領餉既給取官職而斡旋不行於
是又朝廷求科降

答寶慶梁教授

邵學自周子改建以來知胡子張子所記

皆儒宗也紹熙癸丑徐清伯爲教官特爲
周子作祠堂又得朱文公爲記此三子者
刻文其上則區區晚學尚安所措詞屬聞
命亦雖荷期子之厚誼非敢當

答湖北李運使壽朋

昔歲池陽幸蒙臨況自郊勞至贈賄殫極
塵厚以諠言宜少遲留以副賢主人待遇
之意亦可風厲薄俗宣昭令儀徒以是州
非它郡比餘民舊吏耳目實繁故称疾速
行甚非得已既而之江之黄相待亦不薄
獨岳鄂若有畏嫌遠謗之意而後來之升
沈進退乃叉不與事灑因知吾人遇事唯
理之當然心之所安者乃吉祥之所舍如

古人送荊州別臨賀亦事心循理而已禍
福所不暇計而福自從之別後數從邸報
竊審貴名日起異數便蕃使節蕃符震耀
異會無從寓尺牘之慶自聞將輸湖右魏
是荊鄂實依刺史之天亦當以姓名自通
顧罪戾之人有問斯酬弗敢先也葉元老
來已能道眷存之意元老嘗以末事爲請
某猶囁嚅不敢對謹爲作林運管書區區
之心亦可槩見史人李辱五雲貞酒忽墮
五谿跕鳶之外君子之所存急出流俗逾
父弗替

答史提舉致惠

後二月拜書以謝先辱曾未數月已領五

月誨報開導扶掖之意逾父弗替於是可
以立懦夫厲頹俗豈惟區區小己之私幸云
爾得江閩故舊書受任者或養寇或挑寇
或奉寇賴兩監司之賢以利害之實聞上
故遣師來援益以嘆賢者之有益於人之
國也蓋如此今來教尚有蒙蔽掩匿之弊
想見前後所言蓋有不能盡如雅志者矣
比見令甥隊兄和仲論諫剴切又有傳錄
到中和堂跋語者李問淵源端有自來若
上之人有以容養作成之緩急可以倚仗
大抵士大夫幼學壯行亦惟正誼明道他
非所計若更以利害言之則安危休戚實
與國同若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

而央飄反覆難信之憂雷同相隨者雖無
谿許之可憎而他日見便則奪見利則趨
者未必非此流古今治亂得失大略不過
如此大覺以爲如何

答林大卿

仕止進退各有時義至於時義所不可則
位高而責重使猶得以稍行其志焉責雖
重猶可也而左牽右制徒以虛權受實責
則固不若山林之爲適也又不知今閩建
漳泉間亦有山林之適否

答潘夔州子鼎

自南安以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以
西爲賊所據者已二三十縣皆火其居而

殺其人妨耕奪則生者死蕩死者填究宄
有如羅飾諸人方以輕剽啓禍繼之者縱
其奪取府庫婪暴居民而莫之恤自今諸
事愈費控御後憂未知依留也此皆得之
江西近訊者若此

答寶慶李知府

紹興府在當時非輔郡亦非潛藩高宗雖
以建炎三年自維揚蹕杭州繼以虜㓂杭
四年四月駐越明年改元紹興十月以越
州升紹興府紹興火而杭州虜退然後回
杭以此觀之蓋以車駕所在而升府與隆
興不同嘉定則升府在前改元在後

答劉司令事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謬哉
是言詳味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爲多舊見
輔漢卿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
之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
以作平園以爲如何

答周晦叔應辰

別冊下問莫非聖賢精微之蘊將欲學問
思辨以見之實踐則世間風花雪月人所
當道之語雖勿爲可也今世學者病在於
淺近自期而某每以遠且大者告故雖時
有見是者而疑其輕己憚其難行者往往
亦有之乾是四德諸卦大亨而利於正此
非伊川臆說也彖辭固已如此左傳以隨

爲四德者蓋占筮者釋辭類如此彖固云
大亨貞云云先天之卦彖辭同有之參同
亦有此象自希夷康節始盡發其祕必潛
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言筆脣口數可
言也伊川與濂谿指意元不同濂谿盡通
字對文耳　道器之問答朱子語錄已有
之　唐棣之華分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
之說甚當第其時卒無所考　生之謂性
此語元不錯第只就氣質上說與天命之
謂性不同二程以來辨之悉矣於精義集
註可見

答楊均州攽

示諭比于祠記謹効薄能以承命戒只從

書中作少師局㮣祠額併作篆納去比于
殷人也必非均陽人其子孫徽處于均則
不可知公安一帶亦有姓比于合二字爲
一者不特均有之衢自有比于嘏李太白
集中可見譌作或更有可商略有幸無重
于言

答王邵武

邵字有二一從邑晉邑也從之名地者多
從邑一從召從卪邵高也年高德邵之邵
一說訓勉今山中偶無書志可考未知邵
名邵武何義若訓勉則只當從卪或以邑
得名則當從邑今作二字納上以備采擇
召之从刀自不可易今不過參曲其上而

斷其下一畫使不相聯爲望ㄗ則不以刀字
且上曲而不斷則刀不可用矣高意以爲
如何

答朱擇善 改之

先天之說須有人口講面授乃可以入若
从希上書之恐有未盡擇善試尋朱子
發 震 易圖易傳及臨邛人張文饒 行成 七
易讀之當自得之或問之賣書人陳思即
可得也大抵伏羲之易乾兌離震巽坎艮
坤左邊數往者順右边知來者逆而文王
易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易不系甚分明
或取朱文公啓蒙觀之亦可見其詳矣仁
與誠之別則先看二程說次取朱子語孟

中庸大學熟看又當見之來諭又謂此心
當如何用功着力把捉則愈見其爲害所
謂操存者非着力把捉之謂饒說著力便
是助長細玩孟子三勿之語參以先儒講
說令書味浹洽而即功夫行日用間隨處
體驗須是真知得便能篤行之得力則所
知益明此昔前輩說來其實不可易若書
自書人自人說自是說底行自是行底則
全不濟事某少時只喜記問詞章所以無
書不記甲子乙丑年間與輔漢卿李公晦
辭后于都城即招二公時時同看朱子諸
書只數月間便覺記覽詞章皆不足以爲
幸於是取大經語孟字字讀過胷次愈覺

開豁前日之記覽詞章者亦未嘗不得
力近數年間山中無事再取諸經儀礼注
疏重加溫尋又將要緊處編出始知先儒
之說得於此者亦多第漢魏諸儒言語拙
訥不能發明亦生當同代異不能平心以
定是非耳恨相距稍遠不得與擇善朝夕
共學姑以合讀之書奉白

答吳寺丞 某

孔廟始於唐高祖非古人祭祀之意甚明
只如文宣之謚亦襲王莽褒成以後之誤
大抵凡後世爲追崇贈謚之類皆是不經
雖始於進王而實有不類意雖厚而禮實
違此等事所當商畧者非一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蔡總領範

雙牘暴來多儀併侑窮陬冷落焉之顧乎以春感當何如蜀餉歲虧千餘萬朝廷降祠牒諸司助羨緡其計已窮舊在朝列時每得楊李諸文書即繼之言之廟堂亦搏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益久爲力視前如何

答楊次房少虞

竊窺詞氣日就平實盡處滄而識明者也向看三禮每嘆後鄭於孔李極有功殺之

而不敢議近來再三玩繹覺得疑處極多盡諸經中有一語未達則牽強捏合增成一義此非面莫盡易學則義理象數但當名意合程邵而貫之乃爲盡善恨難得此力量願相與勉之某之所以舍彼而事此者正以彼不可爲力而此或能有分毫之益又非面莫盡

答蘇伯起翁文

某因山三載土風民俗久益安之靖爲郡百二十七年布壘既足之風未之有改城中不滿四十家氣象蕭條蓋可想見然自非四方友朋書問碑銘之相撓則終日書案極天下之至樂偶有帶行書冊再三尋繹之外功夫儘多從兩三郡士友家宛轉借得諸經義疏重別編校益嘆從前涉獵疏鹵使無是設亦泯泯此生矣城之東得隙地爲屋數間亭沼華木略具號鶴山書院距寓館不數十步時時携友往來其間未必如木竹莊之勝然而主人心安樂華竹有和氣則何地而不適其適也

答巴州郭通判黃中

某因山恰三載溫尋舊讀書味儁永益覺從前涉獵疏鹵今已遲始衰之年方粗見端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愒以貽無窮之悔晝夜誦迫之不置又懼有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間習

讀善記覽爲詞章亦云可矣要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生礼樂刑政始變於屬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放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披討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是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爲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声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縱然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功夫無三代以前規摹在胸次只在漢晉諸儒腳迹

下盤旋終不齊事程邵張朱諸公亦皆由此而充者方叔以為如何山中日永方欲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問亦以文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時一下筆亦欲藉此與朋友講磨講摘數篇求教

答黃晉州申

總所詠求之外至於酒課再借官弁再粥焦熬之狀可以想見向來曾見任傳父打算文字及楊李二總時有告急廟堂之書誠是無策李總始以大言擠任楊而奪之拉後來窘迫不得不自背其說楊叔正劉甚妙盡自乙酉歲士大夫以言去國聽相繼劃至巴陵之事極矣今始得叔正再拈

出雖無益於事而不謂之無益也獨有可怍者胡評事得罪寬衆而兄弟辛徐少卿不肯枉獄亦再徒于衆今所傳亦如胡天意殆不可曉也

答前臨安尤通判申

某曩歲都城略獲瞻晤末幾忽聞責有傾言遠從離騷之國是年冬某亦以辠行失沅靖擊析相聞而各不得以尺帋往來畏威敬怨分義則爾謂辟嫌遠謗者末也忽被手帖存問纏綣且猥加獎飾不敢當不敢當乂聞杜門謝客玩心澤典每謂吾道自足奚俟他求深爲嘆息今承來誨則知留意義文之書此為得之但此書占筮於

秦漢虛無讖晉以後占筮者未爲全失處無則全不知易至本朝諸大儒乃始合外內貫精粗至遠而近至微而顯度高明必已知此却此恐先入者在彼則此意胥而從之謹因下問稽布區區然亦安能以筆端盡也

答趙全州必愿

某因山三載祖不廢學山間所難得者書與友耳帶行之書以少而精舊友胥山士李肩吾相隨在此有朝夕觀摩之益此又得滕兄景重遠來相處數月亦湘中之所罕有適吾甚不索莫也寄示海外書及邊作既煩筆吏騰抄錦賚點校又至專人送

以友沮可無憾矣此豈今人所難者昔人亦未易得謹復以回字奉累轉達幸加謹密焉仍屬令緩出所著之書者往書積尤爲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著方書之類非是辟禍畏敬愍顧命安時義當然耳耳高明以為如何

答周監酒

占夢視祲保章馮相之説鄉因奏對嘗一再拈出此義頗精蓋號然爲周之舊典然哲蔟壺涿硩氏庭氏等類太瑣碎其義與聖賢之言不類者非一端此非紙筆所能盡杜元凱孔穎達亦於周官左傳二經互舉趙簡子與夢祲事爲證然而比周官已

不醇如以日在辰尾如庚辰之類亦多牽合大抵諸經中此二書皆有未醇處故先儒闕下不爲傳門下去九偶而釋其餘得之矣惜其猶有未盡而周官之書亦欠差擇當存正而闕疑始爲盡善此又非紙筆所能盡持以下問辭〻故略舉以奉答須暇以從容續爲與對以終求教也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礼功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爲一書此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熟

實踐則徒爲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來諭未敢以爲然高意以爲如何

答遂寧李侍郎壁

所委此壁記是時遂可併納以求指教省作文字毋以示人昔禁石之誨謹當佩服新詩銘記不鄙辛數詩思平澹而縝密記體詩縝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賈傅碑但謂改一潭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潭之石工善於刓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

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木門記有之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歲月又後則刻文爲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碣之節今若省許紛〻之則易之爲是當因長沙書及之

答馮吉父辞

向來得罪之由亦謂言不行則當辭官官既辭則不當受祿故洎任西歸牒料院住俸而言者謂其不食周粟以是迁謫今來數謂首山之薇遠勝周粟然則食者爲是邪不食者爲是邪姑發萬里外一笑義立挺〻可喜言者過之俾不違乃是使之優游林泉養母數年適以遂其志也

答真侍郎德秀

某向此因山前月末三書山中之考聚指三百幸無疾恙得以澂神靜慮事所當事期以不孤造化亭毒之仁而義理愈索愈深歲月易得恐因循玩愒猶夫人也則無以見友朋於他日矣先天圖說舊雖留意比入山重讀諸經頭緒正多儀礼尤煩其間要言精義亦多先儒所未發既費目力于此則何暇畢諸經粗知大義然後溫尋易學有如來諭所謂長子代父長女代母有邵氏張氏行成朱氏諸儒之說縱某言之亦不過勦說未敢容易言之少頃自見得一二方以禀布此趙立夫來求牽性堂

記亦以易爲性善之證謏錄呈又有數記
併以求教有石本者亦納数本如長沙倉
記則借書兩賢牧威事愧筆刀歐𣪂欠發
明耳

答楊富順 伯甫

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爲去留此弊
久矣亦生士大夫事之以時論爲然南楼
爲法稍有語錄氣者卽謂之有學不復於
聖賢書中看原流本末 又不曾於古今治
乱實下工夫也此非得真儒實才挽風俗
之機從上变來如何回得要亦關時数耳

答闞運幹

日三省斋元記如治巳甚易及人甚难尋

語全欠講磨古人只是自治自治 功夫
極難至於及人則治巳之所推如爲山九
仞功虧一簣雖武王八十九歲時召公猶
以此爲憂此豈易事今所謂三省亦只是
曽子自作功夫非是爲人緊要在忠信習
三字盖因及人處却點檢自巳有如高作
三銘皆得之只是信與習處猶欠親切首
銘若改作無愧乎心無愧乎天方見得天
只在此 心不把天人分作兩段又協得人
字韻盖詩中人字盡與天字協若心字則
止與覃字韻協也高意以爲如何

答熊教授 有宗

頃李卄父未歸時招一全州士人滕處厚

謹仲權教小兒忽惠一書云夫能壞之於天
子之庭者必未嘗修之家者也此亦至論

答喬尚書 行簡

某曩者幸甚嫡㘬起部獲接青雲之武尚
書誤謂其可進奬飾假借義鈞骨肉而愚
不適時忽貽罪戾竄在蠻荊尚書又追送
而拊存之衛戢思意于今五年愚分自揣
不敢以一字入都故雖知愛之厚如尚書
亦自取弃絶然乃心鄕往署曰弭忘山中
於黙陟理乱了無相関過尋舊讀粗有新
得頗君子于役之乱聊以自適焉不足爲
長者道也惟是有不能恝然忘言者今中
外之所責望於尚書盖以望實昭著人情

交孚雖潛救密移如易所謂巽称而隱爲
功不爲小失然濡迹巳久未能自明君子
之所存惟救時行道之務所謂心迹之不
能自明此特一身之事庸何恤然揆時度
義亦恐終不能以有所正救寧若言所當
言猶庶幾萬一之補從違去就則有義有
命焉不猶愈於因循歲月漫負雅志終孤
時望者乎某蹙於五年未有生還之日豈
不欲緘口低首以冀苟免顧君臣義重若
不可以一朝君者

答林提刑 [illegible]

某夏初嘗辱誨諭俾記東園巳具尺牋敬
遣騶卒今偶逢使府軍校恐失此端便愈

成皐樓輙㫖一日搜索枯思得數語求教
倣韓文公汴州水門記為歌詩以記事不
知台意以為可否或者又謂漢史霍光董
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𥸤稱不若易以
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真州東園記張文潛
亦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特洪景盧
一時之說今若仍用園字元不妨或改作
圃改作湖字亦自省辯論更取財度六經
中有韻之語不分四声如魚與虞韻固自
通用若馬與麻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
韻語大抵倣此當蒙一笑領會不以為異
也

答夔路趙運判

誨緘再辱声氣攸託退揣愚近愧浮於咸
學記比得李澧書欲作隸字今乃知已即
登徹所教五條從別帋拜答大抵讀書雖
不可無傳注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
康成注三禮已各隨文為義不能盡同而
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
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
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
周公之法故某與朋友講論多是參酌諸
經不一一襲其說惟是之從耳只如師氏
一官鄭謂周召所歷之官而礼記註乃謂
即大司成此兩註自不合又皆難信以此
推之餘亦可見高明以為如何

舍萌不過是釋采之換易今既疑萌為新
善則改為舍菜亦自省事術者道路之所
由凡從行者如衢如道如街如衖此類極
多皆人所由之路故說文云術邑中道鄭
於樂記心術注亦云所由也徐楚金說文
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
字之本意今月令注乃欲易為遂字而謂
之小議向來作文時固亦見此不欲從之
若猶以本注為拘改審端為四字作辟而
大之或易門術為門巷亦可或不改亦可
倒行逆旅曾記戰國策吳語之類一二處
有此語文有云倒行於逆旅但若山中無
書可檢欲易作保於逆旅如何吏莊財度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
之長參之秦晉顧命節南山諸大最為親
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宮
故本文云云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云云
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所
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
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似不
必改否
古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未有
為碑刻文其上者故儀礼自壬以上廟皆
有碑在庭所謂每曲揖當碑揖亦以為庭
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

墓碑始亦不過略書歲月爵里子孫乂乃
謏墓稱功頌德若不設牲石爲詞則學中
之立石以刻文也何君盍立石以識與造
始末而謂之碑自是後世相承失碑本意
以不必改牲石字若猶未免有疑則去一
牲字或已指定字數則石下增一爲字以
足之

答真侍郎

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
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
起且令文義分明知游揚呂謝諸儒所以
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與涇康節之
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象論象占皆字

字讀求一月餘間讀者聽者人人自謂有
益旁近郡亦有來者猶一中間開發得數
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往此行也前所
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
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
說特不知何爲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
說有參同中雖畧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
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答洪士龍 戊

竹州詩盖本礼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
端一詩遂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因以
發明漢與講學之義今來教乃謂詩意爲
萬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

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考功記
甚佳第道學三字似非經意否恐亦與道
盛德至善之道同來諭欲令序朱文公年
譜此願附名篇末

答楊瀘州

因山四載殆與世絕四方之親戚朋舊雖
忘其爲罪戾時遣人問無恙然而問遺再
三不辭益虛如尚書者蓋鮮矧嘗專人迎
勞於長沙今復專人至靖風誼絕俗豈惟
宵人之幸撥積廣滿所關不小矣感服之
餘重以愧惕胡衛道自貽伊戚固別是一
說而徐純忠胡季昭天亦奪之真若夢寐
者殆莫可曉某尚以又親正人端士稍識

義理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故愈又愈
安況山深日永別溫尋曰六經愈挹愈深
若指日得歸則爲敎討爲便脫更留年歲
亦自無妨惟尚書知我之素不以其言爲
彊也帝拔之書直不敢違惟輝人惠書則
答之真是見得淹速非人所爲也

答丁大監黼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講然有懷人憂世之
意非但詞工味傷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
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
見爲踐安能造次理會若此又重以嘆服
而施之卑戾求肖之人若引而誨之某則
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懋勉鋟教詩傳在成

都國見之惜不曾得本後來聞已刊行未見刊之何所若有贐本欲得一秩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履之眇跛北之馬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體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數只作義理説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爲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曾親聞輔漢卿廣之説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

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生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邵子無易辭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説尤明第漢上太煩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欲合程邵爲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旋抄記因溫尋諸經一遍然後爲之既入諸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堪義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述來教期我者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除此七字以見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邪書樓欲榜以藏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姑〻作六字以備采擇若俱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但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答喬尚書

某比因小姪顧見長者冒昧以姓名輒污主書吏近懷不鄙之耀蕕緘龍斂情味藹然義均骨肉某不以他人望尚書固善類之公言而尚書亦若不以衆人待我則某非其人也徒知對戰且矜以自壯焉峒冠爲目前之憂已迫內郡未知飲屆淮氛爲將來之患發遲禍大滋可寒心得故舊書

謂尚書有防海道一劄已見施行恐護前者必思所以沮撓之用舍乖違皆不必深計惟言所當言爲所當爲以自靖自獻此則尚書之夙心世願終圖之

答羅制幹愿

元祐館職一書館所未見茲蒙録示新刊五秩爲況與甚士之獲於熙豐死於熙豐變於熙豐者不爲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爲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元祐氣數盡於此而北夷內侵此所關豈小小者趙太社丈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深遠

答曾教授宏迪

左傳所載固亦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頗此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刘子受中一節晩然爲聖賢相傳之要語某嘗以勤禮二字爲朋友名堂矣今來諭欲以名齋居之室謹効薄伎以承盛意覩各思義更惟勉之

答真侍郎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孔注中大一鬼神等說乃不與鄙見同合此外如藏脩息遊致以蔵脩身等注皆有發明中庸說中已有氣禀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來諭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書中皆謂木爲信土爲知故王肅

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而亦皆有理蓋水土同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各處此非面莫盡也惟以坎爲腎離爲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黄之說耳須示李氏儀礼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信不復致疑鄭賈之說豈容輕議然亦有不可盡從者故晦翁於經傳集解中亦未免有所去取某今且頭出二段求教非固求異識見其不當體爲之說耳高明以爲如何來論又謂讀書有所卷次恨不即見之江尉書中能言其略

答虞邛州方甫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怪第鄙見有未達者不殺登之乔上蓋天地間惟歩乎離者迺有光雖日星山嶽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者山川蕪沒之久一旦贊使君發舒之効祥薦異理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

答羅制機愚

羅君章本傳少有好事竟是事元溫庾亮友謝尚人品不甚醇正故直是費詞耳論其實則何敢望黄太史以來論欲歸重于君章故只得如此古人以字爲重雖孔門

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爲仲尼字與謚相似昔人所通称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然故記中称二賢字恐高明欲一知也

答李監丞心傳

因記去歲蒙示中和堂記跋大抵諸賢之說發明先儒之遺旨醇正平實無可復議陳和仲學於慈湖尼慈湖之門自是一種談話某與之相識最多雖廣微兄弟不能無此然而和仲此跋儘好如謂中而和具爲和而中行焉此類合外内貫動靜亦無可議惟以對立中和爲疑此却似慈湖以子曰二字疑繫辭不盡出於孔子只有変化云爲一語最好此非面不盡某因有一

疑求教向來每與友朋語謂六經語孟發
多少義理不胃有躰用二字逮後世方有
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
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
別尋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高明以
爲如何

答湖南李運使書

古人所謂敬天之命謹時謹幾者不特時
時整飭不毀頃刻惰慢發微之間此恍不
屬便非天命流行善利吉凶皆由此判甚
可憚也十數年腹心之疾一旦掃去在於
人情孰不慶快而多端疑慮如臨川吳環
谿之孫至上書辯析未問虛實如何至於

生令而不信大抵若此非細故也

謝史丞相

某已恪修竿牘專人控陳起居彝儀茲不
瀆叙輙干嚴分冒布愚悃伏念某稟姿魯
鈍涉李淺蕪徒以狂瞽無知自貽皐戾上
恩全覆特逭誅夷追褫三階竄投荊鄂七
年去國六載因山皐大責輕感深涕隕顧
惟趨走下風幾三十年蒙荷知憐實先儕
輩寅緣聘召塵玷清華而愚戇妄發自速
厥辜又仗鴻私特從輕典羇窮之跡人所
嫌憚嘗欲敬共尺牘控露懇私而潭潭之
府無路自通揆諸人情宜在誅絕敢謂少
師大丞相國公先生尚垂矜惻特賜護持
徑爲數陳放歸田里元階舊職既即畀丞
直館殊庭遽叨職録大諭始望負擔前聞
雖愛惜人才存全事躰粤從更化具有成
規而某議茲九殞之餘僅覬生還之命顧
迺便蕃異渥蕩滌積愆俾爲全人以全斯
世則捐軀莫報拜竈益驚銜荷之忱巳詳
專牘茲因靖州發回省置急具手札申控
五谿道惡勢須秋晚可抵荊州來春之仲
即達嘏里倘荷依仁芘一家數百指之聚
不爲異鄉之鬼則始終恩記頂踵知歸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六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七

朝京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李眉州 壬夏

韃寇漸定而諸臺裴徊不進利州一帶已
營葺屋廬墾闢土地梁洋之間諸將亦肯
向前若諸臺駐利則舊疆漸可歸流民有
所係屬大明賞罰別慝癉惡劉珹捕亡何
爲不可頓悠悠果山下怯譟盜賊莫可說
黃鄭獲潼川盜四十八人便可即誅乃辭
赴利司雖云把穩實以滋變或者猶議使
府已獲姦細具有贓證乃託之鞫勘明示

姑息睦中亦獲大邑沂捕遁寇數人乃不
就戮執而歸之成都帥司內郡皆爾潰徒
何憚而不橫行也

黃制置自因 壬辰

藏往吾蜀之敝擧自開禧之棄四郡嘉定
以來經理未竟虜復大入分闔者或兩三
月或三二年而去關隘蹂躪舊來備禦去
處未毀尽修而損之又損以養成單弱之
变故自此蔵壞政敗局之說每行於公私
文書信乎其若此也然藥之活之則未有
他策是以昔之受大寄膺重任者惟有開
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以遜逆廢
是非不以喜怒用賞罰功不以疏遠廢罪

不以昵比掩此意不覺盡局之懷相尋無
窮某官秉德康寧宅心寬綽況十年使蜀
閱理既多九分從言昔所素講諒惟開命
引道旗志號令必已洒然更新然茲遠服
特未及聞之僞帥武仙雖曰敗亡之餘然
當韃則不足郷我則尚可安康邊面而付
之吴挂未保何如陳昱粗強人意近乃聞
麾下有潰者當御下稍嚴未可施之目前
邪近事則未盡知若前一年秋冬漢沔間
亦頗其力也田胃能保武階於羣州潰裂
之衝邇來鞠治之詞乃若庱其所爲此不
可曉亦嘗爲李丈言之而見答之詞未甚
明暢前一年冬多事之時人才短長大略

可見古人觀過使過之說若試以是思之
尚有遺才可用也

江陵別安撫之使

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爲市與民爲仇少
之時有言人之蠱蠹不師者輙咎其誣人
逆猶涉世疑信參半今則信其有是人也
不知某李力日銷不足以克其性資之薄
邪抑世變之滋可憂也古者自君上至公
卿大夫侯伯牧長咸有師保之義焉今使
民日趨於邪辟以陷於盜賊寘之殺戮者
則師保者實誨之基學不適時分與世絶
久矣便蕃三命起之於久間習懶之餘屬
時多艱㩜過不瞻蜀边知目前所聞似無

他慮然藩籬元未復將習於貪姑守利於
通亡軍業於潰散則猶如故也吏狃於誅
求士狀於躁競民困於物貴猶如故也然
則天下事蓋未可知人謂金亡韃和可以
少紓亦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程運使遇孫甲午

如熟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
不果則起家為吏益遠聲華矣聖學不講
士棄其德性之知以袜於見聞之陋其甚
身於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
以纂詞緝句為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
知正救乃至養痾袵席臥制四海舉朝薦
紳之士奔走後先莫或以為非今天去積

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為地節之
親政或為天寶之釀亂皆未可知也而朝
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
可知也某才識知薄叨聞寄屬時多故
為力孔艱向來渠陽七年亦粗有讀書工
夫嘗欲以古今典禮名物之變緝為一書
或有補於世教今一行吏此事蓋廢少須
亦欲乞身以去卒翻此願惟是未知見日
臨紙悄然

鄭丞相甲午

某比者伏覩顯擢揚庭正人宅揆嘗修尺
書亟控賀悰伏計登徹某此月二十九日
伏準十一月十九日堂帖備蒙誤東進職

錫鞶董惟耆身寒微致位嚴近自貽不靖
投界豐荊既獲生還誓言報効今以西清
侯對東蜀作藩起之卑戾之餘已覊饒諭
之懼而罷名職餘爵服優加則惟他節親
政之初天正賓長之始命令之播聽瞻所
關報蘇表臣式商大賚念非大丞相樞使
國公鑒善棄瑕納汙藏垢委曲敷奏動悟
帝心稍蘇妄肅嘻以有此已具奏積控辭
恩命併具公狀上諸尚書敢復吉圭手狀
畫控衷曲拱伺報可之命庶得以少安厭
位遇負乘之譏則區區之愚分也蜀去天
日萬里罕所知聞聖化更新人才彙進戢
進戢貪獎善闢者與起不圖餘日獲睹明

時更願行之以和平守之以攸久謹終如
始不替有加毋安於小成毋狃於姑息毋
程於倦累則宗社靈長之福也夬之彖曰
剛長乃終其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
惟大丞相深思而篤行之某受知之素無
以致其靖獻之私不覺縷布

鄭丞相甲午

某已肅吏函敬為明時致登庸正人之賀
寒暄及弁問茲不瀆陳竊惟遽介諭獎之間
自為一隅於中都近事咸罔聞知今春便
從置郵奉立相制書奉戢貪御筆奉改元
詔令始知親事法宮大明黜陟忠良胥勸
幽枉畢伸以靜默者十年而發舒於一日

日晝行電瞬旬並萌達盡有日侍左右而
不及盡知者此自昔英主之所罕見也者
不圖餘齒親逢盛際竊又王靈下燭商賓
優加舜闢增華漢金寵寵銜戢恩遇莫知
所以報稱忽又從郵報伏睹求言之詔蜀
置自近歲多故習成鼻緩若須被受將有
後時之悔敢共德意亟貢封函尚慮聖化
更新不欲循襲謬例繳呈錄本乃以鄙見
郎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當錄本非
敢爲世間虛美不情之言以自躋於門牆
也仰惟鈞慈幸察其有封章啓事之未盡
言者顧終言之　主上天姿絕人無庸過
慮而了翁妄謂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

麗習益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
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
故中道若性大抵教於未濫禁於未發熏
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耳用能愈治愈明
愈得愈驚雖以九十之武士功成治盛召
公猶有一簣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
責奕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悱如漢武宣
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
端原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輟滿除之憂
況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
凡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匭奏規摹拂之意
少稱學之詞多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矜多
肆易足於是乘其偏而入者何所不有故

二十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治而不
變者益其來久矣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
大義章明較著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陋
更惟立心發志以千載自期而始衰終焉
毋避嫌而退託也毋遠怨而姑息也毋獻
須而自晝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
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未盡革者以不
受苞苴爲利蜀師今職授任事多牽制銷
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嗣
陳之

陳參政甲午

某以幽吏函致賀悃裹暄靡問不復重
陳某寓治三瀘僻在渝夔之間於中朝近

事咸罔聞知今春始從置郵獲睹詔令之
下赫然有厲精求治之意明良之會千載
一時不圖餘生獲逢盛際竊又進職錫帶
獎飾孤遠省循涯分未省報稱會聞御筆
求言念厚恩未報寧可默塞自同衆人以
上囊封少陳愚悃不敢復效異時錄本繳
納乃以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以當
錄本非若世俗虛美無益之詞也伏惟鈞
慈幸察蜀地無他闕惟始也聞金韃之飢
戒而喜今也聞和好之不可恃而憂近得
吏制帥書雖亦盛陳平蔡之功如云函守
猶之骨得阿骨打之實係天剛之頸其詞
甚偉而其末尚云我情固當防而羈縻之

策不可廢故蹇固當後而進取之謀未可
急大抵今日之論無當事任者亦未能自
必勝負必俟兵刃既接而後見耳人陵朝
言之使諒亦少須道路清夷狄情可信而
後遣趙敏若同年專閫以來物望甚歷相
公居中之助實多第破碎山河亦費整治
置司蘄中非地而分職太煩亦欠剸斷之
意高明以為如何

蔣大著重珍甲午

此瞎郎報竊審親政之初延家策府歷時
未久又聞擢左著庭兼華經殿難進之節
士林所推比又傳已闕修門進退之義適
中合宜是為得之特未知目前事耕又何

如大抵後世之治有難言者人主不自親
正人聞正言見正行習與知長化與心成
處作久遠工夫人臣不過隨世就事藉令
杜富韓范文呂司馬諸大老出來亦只作得
三數年遠者亦不過七八年本原不深必
有蕭除之憂一伊尹也事成湯則格于皇天
而事太甲則格于上帝僅與邑陵諸臣等
耳況秦漢以後規摹抑又甚言宮庭之中
與正人莊士殆不相接間見羣臣則又多
稱譽諛說之詞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慢
易肆易足故二千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
安長治始終如一者間有發憤悱赫然剛
斷之君亦不過本於資質之美行以血氣

之勇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養之況遲而
衰之者衆則事業安能不與血氣俱為盛
衰也元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
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入月後事
勢頓異此真所謂可立而待者某目前甚
憂之高明以為如何蔣景仁弘毅堂乃因
某見其後生時好尚稍偏欲勉以遠者大
者渠本用大心堂後來　量取弘毅二字
為作一銘又之渠方求真丈作記只行得
此二字作聖之功也今門下更欲於此二
字外添明心二字不已贅乎乎儒只說正
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雜不言心而於坎
言心若良貴精玩而有得焉則知此味之

雋永矣

真侍郎

清源字不容作篆盖篆文原無水旁記得
未發原後之嘗以縣額見委誤為書水
旁既而悔之為改作楷字往來不知換否

李舍人性傳

浮光借牧之事太汝容易此處正當衝要
若放令韃騎南牧則盧信黃蘄最切莫不
有飲江之意矣使全趙守淮東西使大趙
制閫于黃又命重臣帥江東為慮可以略
見度曾參未必便出其悠悠則漕寄亦
不輕也黃帥易之甚善始也用田冑鞠和
彥威皆能救前政之失人心躍快而冑終

於冒威亦不威敏若才領事便當強韃三
道並進一入河池一田七方一擣石昇原
寺而連捷遇東務甸又無所聞蓋盧辟在
一方知聞獨後耳丁文伯來音甚遠或謂
此時已在梁山蓋已遷夔門是的耶未得
出陸從近音耳幸而冒張浙峽以趨朝廷
之命使未嘗入蜀者必不肯便來試事未
有所付也此間御筆付敏若自控扼興河
罷麼秦鞏等誌又相君有書大抵有乘機
拒境之意却恐自今愈多事矣

丁制副甫甲午

竊惟今日事勢養諛習熟蓋非一日開禧
以來大言誇詡恣行不義者謂之才吏

至誠愚惻愛養根本者謂之生儒嘉定以
來織貪刻之吏倚其盈則持而奪之爲害
滋甚於前其勢必以掩遏蔽蒙全身固位
爲事實踏實貿實利實害上不及知鄭桂
不足責也而後來者亦深以張皇邊事爲
諱無其事而張皇者固不可也有之亦不
可言不惟當時不可言後來亦不可言此
所過州長言今年三四月虜分道大入幸
而曹賓諸人驅之者乃云無許多事某昔
知之審竊其意謂二年間渠已經理有
緒可保無虞又竟其詞氣方欲以此策勳
深恐自今蜀中有請或爲所礙斯亦所關
不細也黃師之罷牛李表裏之力而黃亦

自取之方其拔田冒於彭門鞠和彥威於
崇慶皆出於人心不平之久公論稱快既
乃聞徙冒而不咸賞罰之大者既尔餘事
推見今大卿以正學直道自東眷知倚持
令名填撫全蜀雖號元戎之貳實操人才
之權黜貪獎廉旌直達滯揚善癉惡簡能
汰庸蜀之人士於是有望焉李璧之君莫
府考功已多度賓客必有借行者更惟博
訪而精擇焉得漢中書上以手書付趙制
帥俾之罷麼秦鞏想已見之別紙錄呈成
大卿亦有被受否制司會到襄陽和議併
錄呈以備未見其詞雖若倨肆而所謂不
當取韃人所爭者亦未爲不是也惟是朝

士近會報及韃人皆浮光放牧事大卿聞
之否光豈可借正慮信蘄黃之觀史帥未
稟命以前已一面許之朝廷不得已從之
淮西全帥不可則至割光隸京西以徇其
意正恐天下多事或自此始忽又見高表
兒職收際江東漕未曉此意皆參預悠然
未出此一面甚重大逮在黃岡置司意者
朝廷固亦以先信爲慮之觀目前事鮮千
歲萬徽未有止爰所舉親政以來善惡粗
明然終竟其文飾美庭嫌畏饑之意多或
如請國半年而變嘉定不及一年皆未可
知也

與舍人末

所徽翠李詞頭陳誼甚備置中又報再徽此所謂莧陸夫夫仰嘆感舉然目前尚存同類而未經拈出者古人貴於剛長乃終更在念之其近嘗遺友朋元書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勢頓異此又時賢之所當鑒也

回牟經幹子才

偏旁從才止有存在二字如　字等類皆才也茂在昔取才而存字轉注繕作識以承委論此非甚難第夢卜等事関涉最大今人物之要務事事要知而形躰內事最是切近乃茫不知其故意謂存容當思其

說以見問乃不措一詞故未敢便荅更俟憤悱之餘却將商畧也

曾參政

中道拜跪逆遏端乎其為紳流傳為明時盛事恨未獲拜覲諫藁而近日所聞又若和戎並行者遂方不知事勢之詳第深隱憂直俟至荊鄂江黄以去方知議論之的然其大略則有可言者盖自三十四年間上下相徇以大言誇詡為能以至識猥側為頹開積諸臣感陳備禦自詭克復詑於失軍亡將城邑丘墟嘉定寶慶以來此敝猶如一日張小勝而匿大衄矜虛美而蹈實害蔽蒙架漏始取官職其華焉則災不及

其身如陳鄭諸公不華而受其敗則終以為同己也不深咎之若此風未殄憂未歇也高明以爲如何

吳知縣

端平改元有庭盖所謂平者君子在內小人在外便是平如賓客坐於堂上吏卒奔走堂下耶平也今恐吏卒據不平之心呼而興之共坐則不平莫大焉況堂上之客一一精當則彼未嘗不平乘舟亦然

鄭左相　乙未

致日間道路藉藉皆謂韃虜已闖蜀邊有數百騎巡綽後來者未可知又謂虜在唐鄧但隨棗又謂淮西摧揚客人爲韃所誘

略又謂蔡息之人悉本朝既深將有必報之意又疑克敵軍招來不盡恐有遺患連日俟候取稟不獲詹望嘗以白于右相及三執政若未盡知其果不知邪中外皇皇莫知爲計淮西楊帥申者深以王旻誘叛爲疑若謂楊帥自貽厥咎則亦有說然以某愚見終是王孟諸人素出襄淮之門不爲淮西用以失今當契勘此數人誘叛虛實別議黜陟若便以今日招安之功厚賞以報之萬一誘叛是實而反蒙顯賞則朝廷失政刑矣自今誘叛者源源未已何以待之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禜祭國門　乙未

古者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禜祭國門之礼至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習熟見聞恬不爲怪某每見前輩在州郡間猶舉行方社禜門之礼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今陰雨爲沴害于粢盛某妄意以爲于郊于宮事大體重莫若先行禱社禜門之礼則誠經訂律允謂合宜今來除社禱自照太常寺常式差官行事外其禜門之禮今檢閲通典録本在前如蒙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寧國趙書記 時庚 丙申

西山所書康仁公勤説可以想見其謹獨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語足以堌詁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來書春谷之論方謂春貫四時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仁以字與康公勤三字等而爲四此已是綱領上有病且斷之曰康則不受欺仁則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據集愚見識得仁字分曉則康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康不公不勤者乎況如太叔四數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

吳提幹

高文略涉獵一過大抵粹正而時有逸氣平實而脫去俗韻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經義理涵貫其間又以賢聖書法自律則法嚴而味厚矣

吳侍郎 潛 丙申

大抵臣家爲郡出處本無難議只有邊關二節爲人所側目初辭且平過正欲於兩辭言疾病之餘不能入且其詞雖似易將然言之亦有道理而或謂再辭便及過閧恐傷於早須三牘後言之若尊來論則入見而無所陳此説最好第未見前輩的剛恐又不見君而徒手以入似久缺如韓公之不與聞邊事此是二府奏事韓公不肯與却非全無奏事耳今欲力辭守郡候必不可然後乞免邊鈌又不可則作一短劄但言臣本任三兩事仍及不敢與聞時事之意不知可否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七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自菴類槀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成都府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謁燕居曰古之教者既爲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成都與治爲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絶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來有像設甚

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偏天下況周子嘗仕合陽爲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大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又君涪著録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揚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眹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而屬某爲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公意來請不得辭也竊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礼知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折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殷既墜厥命周誓衆于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昔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而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

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曾不少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宰萬物而閱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歿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溺於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馳一世而倀倀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

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
圖立書本於易之大極子思子之誠以極
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本之以中正仁
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
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
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
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
呼元氣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
如此猗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
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
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雖不克皆
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聖開來學
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

而下未有之也淳熙以後學者浸成氣數
屈信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
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
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夫
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
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
蜀自昔號多士季於京師者至此比齊魯
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
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
已幸而得之則舉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
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辛嘗有志
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吳公且以自
厲云

永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岷山之江至軍城之南其勢湍旱冬涸則
連筏可濟迨夏而漲多有覆溺之患淳化
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評事來守此邦
冬仍其舊夏則爲石龍木棚竹纜而屬繩
於棚植於籠跨江而橋烏民至今賴之即
其官以名橋示不忘也橋比歲必一作費
以鉅萬數而官吏並緣騷動并野民不得
聊生王公之望漕益州乃以縣官斥幣加
舊材估直下邑尉市竹亦庶幾知民疾苦
者而吏所侵牟十有七八民復以控于常
平事者爲治其事民賴以少紓然尚有修
橋丁夫仍爲廣濟一鄉之大害蓋雖三錢

之賦半畝之宮亦例出一夫其爲役不過
立木成竹運石而竹木未集護作之吏息
必先期督夫稍失期則係累之搒笞以千
百爲旅曠日持久使民不得及時耕耨以
養其父母其遠者至自大面山下率戴星
往返不下百里竹溪卧谷爲蛇虎所傷者又
不知其幾也歲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纜
橋成又自秋八月至于冬十月浮梁成以
日記民之繕本於是盡矣役之隙雖夏冬
之仲季四閱月耳復有繫橋撤橋之役使
民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吏又迁延其役不
苟取不厭先是今富順守陵陽虞侯爲鄭
別駕以郡城至導江凡二十里所秋夏霖

潦泥淖没膝乃伐石甃涂山一夾植榆柳人率謂便客有謂曰東郊既免涂潦之害西山亦侯之民也富順懼然曰子何以教我則具告以造橋之爲民也病者富順力議所以除之會去官今太守富順之仲凡也至郡首訪民瘼即石路與榆柳之未備者爲足成之且將推行焉議一日鄉之民諸郡願以其鄉所產茶願凡一引則於土產官錢之外更輸百錢佰倣倣青城縣例官爲募匠以代已役庶各得以盡力於南畝侯不可曰使民至此皆有司之責也知之斯已速之尚忍苟辦於民耶吏或執其說則斥去之乃發郡少府錢召堰匠九十人始二月之吉皆休庸功日四十五人支庸百七十錢春月而罷其秋後亦如之具以列于臺府吳上諸朝前軍器監漢嘉張侯爲茶馬使者聞之曰此亦吾職也捐金五十萬以相其役山民大過望環一鄉之耋倪擧皷蹝蹝拜舞于侯之庭至作爲歌詩以詠之侯乃登進其耆老而勞之且大書敎語勉以孝弟力田樂輸省訟有老舉手至額前曰吾年踰八十自始十四五即罹斯苦不圖今日仁侯之拯己也名冊拜感泣辭謝去已而制置大使資殿安公下侯所列事狀于軍與茶司俾永爲定例曰此惠當與大堰並爲無窮民益大喜始橋

南面凡百五十丈率篙空鑿虛工苟幸得稍淺地以施力傾搖異甚過者不職風濤掀涌心目掉動倒疾趨以濟二年間直橋之中江邃積石成磧縱四百尺衡半之其勢方與而未艾也橋自是植柵有地當並安固亡可慮人以爲侯之隱念有相焉乃相與議肖侯象築室于橋之西併大使茶馬富順同堂而祠焉歧山安世適隱居大面有年慷慨急義既祥顛末謂不可無紀則以屬余余惟有生之類莫不同躰人能格其明命而無蔽於有我之私則凡天下之飢之溺匹夫匹婦之不與被堯舜之澤於我心猶有感戚焉而不能以自已者雖窮而

在下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豈非吾已分之所當爲況有社有民而足以行吾志者哉昔雍公爲名山茶官秩至卑也以沉黎華運博馬茶歲妨農功乞以鄉卒代民夫至今蒙其利其後大變全蜀入相天子以生靈爲己任計所裁減無慮七百餘萬緡使民有常心而天彝賴以不泯者其端實肇於此侯之爲人挺有祖烈自始爲郡崇正學以迪士習申孝弟以示民厚考室廬以舍窮獨坏城郭以飭守備肅恭明神以敎民昭事所報蔑爾　郡亦既盡心焉耳矣今又以橋之病民爲之慮材鳩庸以蠲其勞俾不違農時官無小竭其力之所逮爲

事無小循其分之所當止嗚呼如侯者誠能充是心也庸可限其所如往邪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侯之謂也夫侯名剛簡字仲易大使名丙字子文茶馬名震字東甫富順名夷簡字幼仁

永康軍花州記

永康之城南曰花州者俗號果園榴槃榛莽歲久不治陵陽虞仲易父來守是邦更今名而築堂于其上取劉子臨河之寔曰美功縱廣四仞其衝之長如縱而加一以嘉定之四年五月端午落成賓朋翕合憑檻縱觀逝川騰輝列巘献狀嘉卉輸秀古木繆翠危巒突立長橋卧空奇雲落霞泉

日霽月隨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嗚呼噫嘻此天地之閟若有待焉者韓文公記燕喜亭所謂斬茅而嘉木列伐石而青泉激天作而地藏以遺其人者蓋不是過也余曰是則然矣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高明待天地初無隱乎尔而亦豈私於虞侯也山徑之蹊人惟不用耳用之而成路於介然之頃夫豈自外求哉山之所固有者然也惟人亦然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吾廣吾也位正位也萬物備具無少欠闕人惟由之而不知其道故私意橫生自爲町畦而失其所以爲廣且正焉有能一日克己復禮而有以洞見全體則將隨處充裕不假外求胷次浩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者矣今余於是洲也亦以是觀焉不然久矣其爲洲也胡昔之昧而今之章昔也通者弗顧而今遽爲部南之勝豈侯之力所能襲而致之邪侯瞿然曰非子不能發此子其遂以斯言記斯洲也是爲記侯名某乾道宰相雍公之仲孫余則臨邛魏某也

紫雲山崇仙觀記

大中祥符七年綿州守臣劉宗奏言彰明縣紫雲山崇仙觀枯木有文爲道士形及北斗星象俾來以圖上宣示宰臣于禁中臣旦臣準各拜表賀逮重和元年始建道

學是歲詔崇仙觀其以延祥爲額國朝崇尚老氏惟祥禧致宣聞爲盛而是山被遇尤再今皆在太史氏豈其山川鬱𣗥固有以宅靈氣會風雲而感召至祥若此者乎嘗欲考諸方志以驗其然否未果也開禧二年余校讎中秘書山之道士曰趙道川以刊誌未備逋水陸方里疏其事而語諸余會余去國乃俾它屬道川敬然謝不敢則爲言于誠有意焉他日其訪我于蜀尚有以贖今也既舍去後六年余尚里居道川踵門請曰京師之會逢執事之不暇雖然執事嘗隊言焉出其觀之圖跡則視前益加詳蓋山居彰明縣之西南四十里所

曾巒環秀古木樛翠地理書謂常有紫雲
結其上故名理或然也岡來自北爲天倉
爲龍洞東爲鳳洞爲仙人青龍洞爲香臺
西爲華顛爲白雲洞南爲天台山爲舜帝
洞飛溪源天生橋其關則前爲元始殿爲
黃籙寶宮九真殿在後玉皇殿在九真後
東岳天師鍾樓在前左三元杜籍真官真
武在前右南辰五師殿左經樓瑞真堂後
右三仙六神居前兩廡以至齋宮宿廬庖
福庫圉以囿以具古栢聳立于庭者嶢岩
老硬蓋不知年而其間所謂黃籙宝宮則
世傳爲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
寘于此　者也宮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鐵繩

護迹迄今不毀所謂柱木有文則住山張
承果修是宮而得之見國史所書者也
詔爭畀倍賜束帛及御茶紫衣師號由
是遠近翕翕歸向館宇盡修像設有嚴
相承至蒲懐显輿其徒復增拓之爰暨于
今營甃琢壁之工日備猗其偉歟古之
民四今之民六而四不足以加二古之
教一今之教三而二常足以勝一人謂
三氏語人以善惡禍福故崇尚者衆非偶
然也裒儒衣冠者稱天下豈不曰自孔氏
孔氏之德大要使人近思下學謹獨爲己
即事即物以致其知而充之以至於治國
平天下其道盡至約而易知至近而易行

者也而鮮有能的然篤信以從事於斯如
二氏之徒尊其師之說使四方之人奔走
附集衎衎施施而不能已者雖繕營宮廟
裒聚遺文儒者亦鮮及之因道川之來之
勤之請之力而重有感焉乃併書以遺之
且將以論吾徒焉

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嘉泰元年夏四月四川制置使言臣竊推
北方真武自武當飛升受命帝所謂民被
不祥隋唐以來威異顯著逮太宗肇與觀
字累聖相承隆名遂闕像設有嚴四方翕
翕駿奔而成都爲西南一都會乃未有特
祠脫遇水旱疾疫祝禳無所慶元間郡貢

士劉鼎與道流張元簡首議建祠請于郡
願卜蜀莊故處之左方鳩僝功會臣入蜀
吏民言狀願得郎功臣以一方休戚所係
亟命崇成既又爲記其事於石由是物庇
蘇則禱之時雨暘則禱之祝厘禳沴靡
誠不應吏民復詣郡乞號來臣稽之記牒
參諸申令敢昧死請願詔有司議所以褒
崇之尋下禮官議如律開禧元年八月辛
卯制曰可其以靈應爲觀號於是邦人歡
悅抃舞相與服天子之寵靈復相謂曰觀
之始基也我劉公惠顧吾土實庀斯役今以
狀聞而公位樞筦復相嘉號之成是不可
以無紀以某嘗從事此州也屬焉某以爲

神職乎幽人職乎明神者助天地以成物
而人者其又為神明之主者乎事神之間
聖人作之然正直依人憑其介福古有明
訓後世舍本趨末所當交神望明者非委
諸茫昧則泳於恐畏而感通之道微矣今
真君之威神啓處於列聖効靈於四方風
行電馳旁魄流衍而司蜀威休不間遐邇
公之位望方將為天子變正天紀陶融景
化以福百萬生靈而念蜀威休不間前後
則神之所以依人而公之所以忠於民而
信於神者各致其能而不相瀆矣是二者
皆宜書故以附鐫恭之末云

資州新創貢院記

古今未有遺民而可與共治者是故先王
立為司徒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能
鄉老大夫以禮禮賓之向為萬民也今合
眾而尊異之眾賓之席皆弗屬焉厥明獻
其書則王再拜而後受與祖廟之寶物偕
藏于天府其不輕而重也蓋若此自科目
設而教法浸衰雖二漢近古此意間有存
者迄魏晉隋唐則事益遠於古舒元輿所
謂試之日士執脂燭餐器分坐于寒廡冷
地唐虞闕門三代貢士未有若是慢易者
相承以至于今未之有改雖然是固因時
之制不得已也顧獨不可救其甚而益其
所未備者乎資於西南為文物郡由先漢
二王以後代有顯人垂諸萬世而修名峙
節尤莫盛於國朝迨百年而來亞禮部冠
大庭擢巍科甲首全蜀者項背相望由宰臣
法從寺監郎圍班可考資之文物於是
為蜀稱首然致其貢士之宮則未之有也
寓試于報恩佛舍弗便則合郡縣庠而棘
焉猶病其褊也慶元初分漕司貢額于諸
郡資之員二十有一人至是增為三十有
二士舍是亡他途也則就試者因以倍於
昔蓋不下五千人而僅入出于一門既未
免有壅閼躪藉之虞幸而得入負笈而冀
少紓焉則偃之然廡所止庾編葦架竹猶
未足以容也有徙就于樓居者焉則危樓

腐梁上下頂物懍乎墜覆是懼投卷之廡
衣冠曳履校藝之館藩援級夷封錄之所
闤闠近市導水之溝汙穢雜襲士生一世
居廣居而立正位其所存何如也今若此殆
所謂唐虞三代不若是慢易者乎今崇慶
守楊侯某故紹興戎監某之孫也方懷紱
里居慨然曰我祖父捐田千畝于學以資
公養所以望於鄉之士者不為薄矣今登
進賢能之所而苟焉弗稱盍即其地思所
以折之者草圖練日庀材鳩庸而為士者
翕翕以應縣庠之西北為民儲居請庚之
得方七十六丈有奇石牆環繚三門彪列
四廡卧分攀龍附鳳二堂屹于左右中為

三衢以直達郡縣庠修暢而靚深至於有
司之直胥史之舍悉增其舊直中門為亭
南嚮以發舒文明之氣士遊其間庶幾絳
乎有客不復如前日之墳然茨棘其所甚
重者矣經始於嘉定二年春正月迄其年
之冬十一月新築九五百四十楹諸費為
錢一千四百四十萬有奇郡守眉山呂君
凋贊其成郡教授潼川王君勝鴻以楊侯
赴鎮代其勞盤石令王君子克率外三邑
繕鏹以助制置司幾宜郡人趙君希濬以
前三歲舉人嘗輸金于州也至是白其長
出所輸以給用慶州之士各繼屬不絕役
成復具以顛末屬余為記余每嘆古道淪

夷上漫於求賢下苟於應令上下相與以
薄而俗益不古若自慶曆崇儒詔州縣各
立孝官而士始知勸學承平日久列郡各
有貢院修屋壞除位置有所若知所以重
其事者矣顧猶未能盡改其所謂慢苟且
朝廷設科將以蒐賓材崇正學為斯世
用也今或者往往以茂爾得倒持衡推無
用之文為取才之的士苟於得者亦隨其
程度而為之應幸而得之則又將其今日
之所以取於人者取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
充而為公為卿昔此其選其本若是則其
所成就盖可類推其間亦豈無鴻生碩儒
田斯以進者然自非豪傑之士瞭然乎義

利之分其能不為所溺者鮮矣嘗試使今
之校士者參諸古人之所以取惟正學之
尚而不必泥科曰以推陳腐之文今之充
賦者思古人之所以進務正學以言而不
必曲程度以循有司之陋則今日取士之
制藉曰不皆出諸此而吾所以自立者未
嘗一日而離乎此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在云者非必役役於干祿也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從之云者非必區區於要祿
也夫如是不惟得之有道士之聞風者且
將日改月化惟本之趨視夫詞華之工科
級之盛者且將有所不屑也推之以用世
況貴不義而富且貴乎願余不令何足以

預聞乎此因士之請之塵書此以遺之將
鼻偕事斯語求為君子之歸毋徒世儒以
科目相詬病也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記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凡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离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知之故一死生通顯微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爲賢智沒爲明神固宜有今昔存亡之間也哉自義理不競學者之智乎此者蓋鮮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怵於畏禮壞樂廢淫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然是理之在世間則閱千載如一日也顏魯公忠肝義膽其死久矣史書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李衛公竄死南荒而令狐綯於夢寐間猶憚其精爽柳柳州館於羅池徠吟鶴啄莫非其精神之著見焉可誣也況有社有民生有德於人死而即其土人心之所向齊明承祀而致生之者其容揜乎潼之中江其始爲元武縣縣故凱州也隋大業有李太守者爲其州人德之死則於州之某所葬焉旣又廟祠而尸祝之如桐鄉之祀者冢故瀕江閱歲旣久雖有漲潦不能侵齧然亦日浸之頻久而疑其地禱于神以訂焉如響斯應人益神之即其旁刱爲冢祠前門後寢柱宇庑列今邦州牧起居劉公旣爲記其故祠之本末詳矣又欲求余文以識諸冢嗚呼亦異哉自古生都顯榮死就湮滅者何可勝數而大業沉今冢矣六百餘載神著德盛逾久弗替則神之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矣公叔文子於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而蘧伯玉不以爲可遽有請前之語咸子高寢疾謂慶遺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古之君子之用心也德施於溥而不留於迹其了然於生死之際非區區一丘之戀者今神即安於瀕江之地則非有瑕丘之樂也江水所及則又不食之地矣而歷祀六百餘載巋然獨存廟貌鼎若豈神愛物利民之心生死如一故其報若是其窮邪余旣樂聞其事又嘉中江之民追遠之厚也故爲道死生幽明之故敘其事而記諸

邛州新刱南樓記

臨邛居蜀上游鶴山摎其西鄉水帶其南風氣融液土田衍沃民生其間儉樸鮮固習尚儒雅蓋自胡安先生林閭翁儒嘗爲漢郎雲發之妥業李以名世莊遵陳立嗣有顯聞風流所漸代不乏賢雖以弄李搶攘而忠諒之士亦表表著聞于時迨我 國朝道化

純被士趨益正或以學業名家或以功烈垂世或以
鯁直不容於俗或以廉平有德于民載在史冊垂諸
郡乘蓋爛然可覆也眉山張侯師夔來守是州崇校
官表遺逸禮儒士課弟子員凡以崇化善俗興彝明
倫者侯既盡心焉耳矣又以南離之方為一州文明
之氣所萃勁靈輸秀世載其英也思益有以作而大
之循郡譙而南一目數里砥平矢直爰既江瀕度其
地而樓焉從廣四仞其衡之長如從而加一脩檻有
覺陽馬承向二夜梜承如鳥斯翼其衡各以三丈所
列巘巘狀如揖如援逝川騰輝如顧如紆昇時郡譙
面勢甲於他郡今鉅麗如之而江山氣象扶輿磅礴
則譙弗及也四川制置大使廣安安公丙以嘗爲邑
長於斯也又嘉侯之事法而制時也捐錢百二十萬
以相其役始嘉定五年十一月迄于明年之三月費
錢千四十萬有奇米三百石夫萬有三千鼓事而民
不知役余同年友天官侍郎陽安許公奕既為之扁
其所曰南樓歲七月士以書來諗俾某記其事之成
某州民也弗敢辭則姑誦說聞以推明侯意益矣
地定位而南北之方爲中且正坎位乎北中實也不
實則陷而易動離位乎南中虛也不虛則闇而不明
夫二氣之外降萬物之生成於是乎在近取諸身大
凡成體而有物乎信而不可欺者皆坎之實也而致

用之大惟心為要焉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虛明中
正至文之所從出也故其象爲離人皆深體而默識
一有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所行
大道也以之周旋乎萬物皆相見之地如日之方中
宇宙之間無一弗燭焉是心也不既甚綽綽矣乎而
人常小之以自溺於偏倚窒闇之地物欲蔽而天理
隱矣故聖人立象以示之又設卦繫辭焉而告之故
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坎離虛實之象非
天地間不言之教乎不寧惟是若外之南征而吉明
夷之南狩而得皆取諸此而都邑之位面朝而後市
鄉飲酒之位嚮仁而背藏亦不曰陽明之方君子所
尚人一身致用之要皆出是中虛之地而可乎侯之
作斯樓也凡以寓其為教之意非必家至而戶曉者
也士而能循名會意有以反求諸己而毋蔽於物欲
以窒其虛也毋闇於偏陂以失其中也毋安於末技
以亂其至文也毋矜乎小智以晦其本明也豁然大
公廓然順應則以是充之造道入聖將無難者其英
華之發越光輝之暢發又豈止名爵之榮也哉侯之
望於士者蓋若此某雖不敏請與里父兄懋敬敬修
以無忘侯德云

瀘州顯惠廟記

鬼神之理茫昧不可測知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

記述幽明夫子謂物之精子思稱德之盛凡以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古之人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將以究極乎此死生晝夜之道既瞭然於中而後交於鬼神之義不失其正自異說講張而吾之知此者鮮矣惟夫有知其故非委諸茫昧則歸於奇怪禮樂廢學術日滋人心去本愈遠而惡知所謂助成化育之功者靈之顯惠廟壽昉于淳熙之八年其死生榮哀之典則簡也許公延慶嘗記之矣嘉泰二年唐安王侯勳則又更諸爽塏若規制閎麗又弗克竟後十年許公之子天官侍郎奕來爲郡伯而自成之亡何而其蕪蕪蕩遂爲役夫通守費君邑過庭而資用皆郡少府之斥帑侯納己俸餘民之餘也前門後寢環以步欄文榱華梁殫極雕麗費君謂是役也不可無述于麗牲之碑則以屬其鄉人臨卭魏某爲紀其事而爲之喟然曰自昔析珪儋爵者何翅傳舍而生都顯榮死就窀穸與夫盤沉今世之相後也七百有餘歲矣而神若徙覺愈久弗替則神之得斯于人也亦必有道矣是豈靈之社稷祗之館祠鄉羅泡之祀使生無德於民也死能廟其土乎或曰易言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不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亞立焉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理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饗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祠之作也非古人修廟陳器設衣薦食之意乎必有深於聚散之蘊者乃能會於斯言

茂州軍營記

帝憐下民集大命于　藝祖厥既百神受職大服執道廼惟李唐叔季彊藩跋扈五代八姓民生如燬圖所以久安長治之策肆發宸指召諸鎮以還邸遣廷紳以收民賦租分權之利鹽鐵轉運使副而二稅留有當屬之郡者且俾官吏兼收地利坊場河渡之酬衙前不盡則釆歸諸郡以之備用非常郡置營以招軍大郡有十數指揮小郡亦不下三五每指揮率四五百人平居統理春秋按隷劃屬于郡其曰知軍州軍事政也州民事也分方鎮之權十之二三以付之郡者將使之有兵有財可以幹方耳匪寧言利之目不知爲國遠慮乃謂郡守付權太重於是括地利籠権課禁回易醞造以削諸郡之財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樁款口管切察也籍分係將不係將以削諸郡之卒郡既不復有寸兵尺財矣所當費縻戎器塞城郡以備不虞者控于轉運則既多滯吝奏乞支降或呈運

格其門所謂三足者今咸無一有一旦盜賊竊發戎狄窺之勤王之師非驅市人則募鄉兵過敵輒潰適爲剽掠其患久而未瘳中興之初雖身履其弊而未之有改迄于今日郡之削也滋甚兵之闕弗補也貧弗恤也械弗充也營壘弗葺也方時無寧苟若而可或與叛將徒鼠竊耳而封疆之臣或死或去已無所與守者脫不幸有豨突長驅之憂孰能爲之足而先應者是焉可不爲寒心哉某自請外補三歷守符視壘垣之廢兵籍之虛精以李筌法因爲此慮屢矣一日茂林太守史侯以書來曰某之痛兵既士壁壘戍守之卒靡所止舍余皆列營以居之矣又刱爲堂閱之所廣乃建纛鉞領乃侵短簷固周旋不擇椅若庶幾無愧於科瑣者子盍爲我書之某曰此余之所甚憂且居其位而恥焉者而子能及此余敢曰不可因惟先朝兵制之得失其在于今無以解而更張之將末知所以備用書之以識侯之遠略且將以諗吾郡變相與圖其所甚憂者焉侯名[redacted]字聖從眉之丹稜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云

石泉軍軍學記

石泉故縣縣故有學政和升縣爲軍而學未之有改也紹興十六年知軍事魏侯某始撤而大之越六十有七年漢嘉李侯大辯來爲守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庭其殿室堂序已壞漏弗支則盡撤而新之復興之凡所嘗用率仰奉賜不足則益以郡少府之斥幣郡寮及里人之賢者又相與助力焉始於嘉定四年夏　月成於明年春　月侯以書來余曰願有紀焉以告于郡之士也使郡教授李君杰叙其事而來請余爲之喟然嘆曰三代之學莫備於周降秦漢而後莫備於我國朝周之制自王宮國都閭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庶民之子弟八歲則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有五則進乎大學而教之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士生斯時藏脩息游未嘗斯須不由於學故其成材也易　國朝之制雖不若是詳也然有非秦漢以來所及者蓋自嵩陽廬山嶽麓睢陽各有師徒錫之經傳至乾興元年而兗州立學景祐四年則藩鎮皆立學寶元元年則大郡亦立學至慶曆三年以後則郡縣無狀咸得立學焉此既爲前代所未有而職之以教授領之以部刺史守相令丞則又昔之所無降周而來亦庶幾無遺憾者矣然周之得士彬彬濟濟極於治化休明風俗醇厚而今之士修諸身措諸事業頗或有不逮周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容有今昔

之間乎是不然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肄簡諒則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强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焉耳今之爲教者獨何如哉利禄之誘梏於其前既不由小學以養其德性厚其基本又不進之於大學以明其本初而責於大成其父兄之所訓迪師友之所切劘大抵務記誦爲詞章以求合於有司之程爲規取利禄計耳自始童者以階成人

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始進既若是隨事塑習往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得不已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爲公爲卿皆由此選其所成就有不逮古人者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矣嗚呼爲士者盍亦反其本而職教者亦嘗於是而加之意乎今李侯之爲是役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侯之爲教可得而聞之與古者教人之目至簡而易行至近而易知不過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理也貫千載如一日人非不能行之習之而忽不著察耳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願以是復于侯將告諸郡人相與切磋究之期有興起者以無負建學立師之意云

漢州開元觀記

自圖書出於河洛而天地之秘始露迨八卦畫九疇叙六經作而天地之間備矣以言乎天下之賾至於陰陽變化遠而莫禦矣而卒歸於默成而信存乎德行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以言乎聖人之道至於峻極于天大而亡以加矣而不遺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範其化而不過凡皆貫顯微該體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雖闢百聖歷萬世而無弊焉可也後世九流之士往往執一偏以求道得

本則遺末循粗而失精亦豈無高明卓異之士遊於其間者惟其識明異致道異殊歸殆將不免於賢與知者之過而惡睹夫天地之大全也哉且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摇人主之修心歷世寖久其說猶未泯也嗚呼道其不明矣夫廣漢爲蜀望郡郡即學官以奉嘗先聖先師惟春秋二祀耳而老釋之祠則充塞區井郡有謂

開元觀者實始於唐之玄宗其始初清明孝儉在服有百氏之書數加獎抑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區區丞簿之卑語言之末未害於治也詆之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於斯時也其好尚蓋如此承平既久意忽荒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於無所執著之地而仙人方士之說入矣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且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氏清虛淡泊之本旨則此又背詭譎頑度求而愈失之者而上之所好若是其宜天下靡然向風而郡國皆有是祠以迄于今也嘉定四年冬余守廣漢觀之道士段謙光來言曰觀之圯久矣相其舊址西北隅地卑且凹積爲瓦礫之場其旁之降者則荆棘狐狸之所居也觀之始基今數百年雖僅存不廢而蠹壞殘缺若此吾衣食其中常惕弗寧乃塡乃闢乃治乃削凹者以凸蕪者以剗負慮材鳩庸前爲　殿後爲　殿陳太初眞人世傳謂火解于是州者今亦繪而祠之其事則眉山蘇文忠公嘗識之矣子盍爲我述其繕營之始末以詔來世也余曰噫儒者之道欲其自得之而後體察實踐焉非求乎外飾以眩諸人也況土木之崇侈於余乎奚取雖然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探諸吾道之中皆弗合也然而老氏綿綿若存之說若蓋有近於大易生生之旨而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觀夫窮大而失其居者則又有間矣誠能守淡泊去健羨淪神淵慮如將其庭宇脩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古師之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歸儒之意道士憮然而作曰命之矣乃書以授之是爲記

雅州振文堂記

雅安南控九折西扼靈關之塞地多磽确嶺峭川激民椎頓能勞苦而其爲士者頗知自好質而不華時平無擾則其閒曠之趣往往中州弗逮然至者以其僻且固也而不陋之者幾希成都宇文侯紹芳爲是州之明年邊壁不驚百廢且飭廼因餘力順民之情爲樓於州之南侯既爲文以紀之又爲堂其下扁以振文丐來綦子曰願有以告于州之人也夫不遠其地鄙夷其人而思所以告之侯之用心抑所謂幾希者矣而侯之爲是也寧以斯士也士習雖醇而駁騁文藝以譁衆取寵者僅僅有之故思有以援之與抑侯之意殆不止此爲堂南鄉嚮位爲離其爲文也佑畢論說之乎哉太極見命動靜根焉元化周流柔剛分焉錯綜往來更迭雜揉日夜相代乎前無一息之間而天下之至文生焉離離乎其相麗也皋皋乎其旁燭也秩秩乎其有條不紊而纖微畢具也仰而觀俯而察則日月之晦明星辰之見伏山川之融結

草木之羅縷近取諸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人文之昭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化成天下而聖人所為起鳳鳥河圖之嘆噫乎云爾後世之所謂文也今侯眷眷乎是州之人爽荒闕秀思有以振作之余竊意其士質而靜就少馳騖之觀地阻且左又無紛華之娛則或者純固專一知所用力自茲承侯之德審思明辨純體篤行豈無日改月化有以悠然自得於天理之奧而識人文之正者乎傳曰甘受和白受采登斯堂也庶幾有感於斯言

綿州通判廳二賢祠堂記

昔慈湖楊君德從自巴西以書抵眉山曰昔在先正諫議觧于公暨我祖戶部公嘗相後先通守是邦風猷遺烈迄于今未墜越我居關知來承乏之頃瞻仰居懼弗克嗣以悞前修乃庀事逾月即治寺東偏闢學而並祠之將以致高山景行之仰盍為我敘所以作昭示來者某嘗棄攷二公之行事而竊有感焉方熙寧王氏用事竊經術之似以文管商之實厥今當胥為怨咨小大百辟罔不盡力爭之卒以取咎而曾利亡恥者馮依為市黨惡怨正惟所欲為根蟠蒂延極于元豐之季其禍猶未艾雖以神考之明察時察其敷陰主善類而先莫之勝也觧于公為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謂勝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議所役緡錢與轉運使李瑜不合乃各以聞神考是公議因以風諸路且罷瑜而以公代之然自是為用事者所嫉終神考之世不復召用矣馮公奉詔鞫璪慶獄一二執政至諷風上旨將以中范忠宣公不得動牽是忠宣而止神宗史籍之妄蓋自是大忤執政會史籍有異詞詔韓晉卿鞫治執政因請併覆純仁事神考曰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公章執政殊弗慊竟以他事罷公歸常官踰年乃得闕來倅是州嗚呼世謂大臣喜怒過於人主詎不信哉熙寧以來登瀛者畯

布列有位者莫非出於人主之意及其奉公格正以取譴斥則鮮不出於大臣之私雖一時宰臣如韓忠獻文忠烈富文忠執政如呂正獻司馬文正趙清獻唐質肅吳文肅侍從以次如呂中丞滕章敏劉忠肅楊元素程明道蘇文忠文定鄭介公乃皆神考深知其人力主其議者或召之至或命之留或惜其去則神考也及其或從外補或以罷免或不免於竄逐則安石諸人也制新法之害用兵之非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嘆惜於安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曷嘗不曰吾將亟解而更張之也而將順羣闓蒙蔽相尚徒以強辯邪見力持人主不可動搖以神考

之仁心仁聞芥土之民不被澤而猶受其禍一時善類乃徒以怨言垂芳竹帛可勝嘆夫今鮮馮二公之事雖不盡同然而論事於熙寧而爲神考所知爲宰執所慍則蓋有相似焉者矧鮮于公不過以蔡河撥發而言天下事馮公不過以御史推直而觸大臣意其爲力滋不易然是焉可以無述哉有來斯守仰瞻儀刑尚友風烈即其行事斯反諸己而致思焉蓋不必曰人不足與適也位未可以有行也亦惟循吾職分自靖以獻于上焉顧焉往而不可以行吾所學乎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是理也閱千載如一日馮公識之焉知來者之無人諫議諱侁字子駿閬中人戶部諱如晦字叔明嘗遂人

彭節齋記

開禧二年王師北征不利虜乘勢搶淮環漢擁秦隴蜀明年春大將吳曦挾虜以叛士之仕於蜀者或舍生以取義或濡跡以就事或逃難以避汚其事不必皆同歸潔其身志於仁而已然而所爲溺者亦往往有之惟其郡彭君挺然於雷濁之中唱之以官弗從強之以事弗從衆之佛舍卒弗從也曦既就戮宣撫使安公丙宣諭使吳公獵安撫使劉公甲上其事於朝曰守節不從幾及於禍曰嘗拒偽命忠節可嘉曰守節抗叛甘死不渝前後若出一口人以爲榮君乃以榜其居曰節齋屬修其事而自遜以書抵省屬余爲記余謝之曰何哉子所謂節者且忠孝臣子之分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而行之焉耳矣而子獨是之名乎曰余非以是爲詡也余將識諸目與以自儆也則又謂之曰聖人知人之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安焉者終之於久而不渝然後其人可識也曾子固書顏魯公之死謂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蓋以爲不如是或能勉諸暫而不能持諸久是亦聖人

察所安之意也且不寧惟是在我　太祖時嘗議武成廟之配享者所升入二十有三人所退黜二十有二人其間如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謗其事爲特緩於討賊李特稽於赴援耳然而功名俱已蹈膺出倫輩有瑕纇固不在所錄節之難於始終也蓋若此矧欲學爲陶李者乎惟子勉之其益求諸古人以內反諸心毋矜焉而畫也毋憚焉而輟也毋不見知焉而指也人所當爲蓋不止是子盍敬之以圖厥終則曰子之言發我也盍即是爲記乃書以授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九

記

眉州新開環湖記

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孰時康敎孚訟簡乃覽閭之鄉有以節宣勞佚疏瀹幽滯也郡故有沼而區分壤別港絶潢斷昔人又多爲矼梁以室之曾不能容刀焉迺宣迺理倅以小艇於圃之西爲洞洞之西爲亭榜曰西港港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爲高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西爲傳舍由舍之北湖光瀰瀰從廣百丈其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迤東截松菊亭易亭榜曰栢港又東爲亭菱與直百坡亭

又東址爲雪橋爲游環翺梁乃濟又東爲起文堂泓涵演漾深廣繚繞於是環圃皆湖也迺因暇日命客張坐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鴒芳著樛參差薇蘅柔荑華芳夾道綺寮周閣曾檻倒影參錯雙鳧來鴈浮深戲廣織鱗巨介擁首掉尾目行心舒俄而鷺飛雁接不暇客曰子之爲是於圃中也計庸程物爲役賦丈非罷極人力殆可以爲有也然則子無已勞民爾乎曰不吾未始有爲也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成也非鑿而致之也山之固有者然也今余於是湖也亦鑿而致之與無亦因其固有而道之然與而奚勞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故必有游息之物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乃吾所謂節宣勞佚疏瀹幽滯焉耳斯其爲政不已多乎曰子之爲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子之游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乎曰有吾嘗著楊雄氏有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吾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國以之吾知乘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客曰唯唯非子吾不及此雖然請爲歌之歌無忘予之志也乃歌曰有瀰且盈兮誰擷蘺屬兮蒲與荷

兮采藻漾渫言觴其邁兮匪航弗濟我引我榮兮我鼓我枻舒乎婉婉兮般乎有尚有訏且樂兮莫之止及仰與我思兮此于湖底我之世世兮民之躋躔非爾作兮維余于制終余家念兮是儆是戒毋皇廞載兮康其夷兮歌既闋主人飲客酒浴然思穎然笑復使反之相與俛然而罷明日書以爲記

眉州江鄉館壁記

眉爲郡介居水陸之衝公館之西故有代舍以贏賓旅余既譽加葺焉惟是浮浴來游者未有以舍也瀕江有亭榜以共飲故邑宰唐安胡文靖公所作也郊之逆勞僅僅容車燥濕無所乃嘉定六年臨邛魏某

來爲州明年損少府戶度職而大之知縣事呂府丈
靖之族也宴相是役冠褸于堂肅賓以室聯以步欄
[illegible]周垣蓋經始于秋七月 洎其冬
之十月 於是賓至之不時得此訖廡則賓從有
適井匽有次脫然如歸或以謂余曰客以致館是謂
友紀故昔人以肄塭覘晉以司里覘陳今余亦將以
是覘子之政之修也曰嘻而悉知余之始扬爲不若
是也余將左右宣畝樹之臺觀卑易之蕩翳茭之丹朱
使髙明平夷備客有以見斯游斯節宴勞佚也而後
薄民壤旁危叢祠又未有以大厭余志也而以是覘
政也祖其所以降我也姑識其事尚來者卒成之

眉州新修蟇頤堰記

距州城之東七里所曰蟇頤津者唐拾遺孟公昭圖
以直道不容爲甲令投所沈處也先是開元中益州
刺史張仇兼瓊爲堰於吾州者二一由新津縣之西
曰通津由蟇頤山之西曰永濟以水利凡灌眉山青神
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 國朝天聖末使民輸
歲修之緡畝箅餘錢五十九萬增至百四十有二
米爲升者一民患苦之淳熙九年郡守武信楊公輔
易爲官修有所謂王景堰此牙與田祖甲通諸堰故
疊石爲堰至是以竹落易之衡廣一百二十丈有奇
視昔用度盖已十損其二而比歲東流益悍吞齧之

家又叚土之以浚其流殺之以殺其勢故其下俗所謂
蘆花筍者日見淤齧而下之田號惡不支迨嘉定五
年水又汎至射王景堰僅餘尋丈幸未決則堰高
江庳水且盡注之江七萬畝之種將不得下明年余
來爲守訪閭民疾苦多以是爲言欲爲改作則築事
已動先是畝箅不下八十錢以給丁庸會廣漢張齋
之來丞眉山增科三十有八且爲教於民約一年勿
復斂又節縮財用損常年三之二凡得錢三百萬於
是鑿武陽之石以爲限下邛笮之竹以爲楗使植根
既固雖有漲潦不能侵蝕 一日戒余以竣事余往觀
焉且命客以俱丞曰是亦庶幾無憾余曰不是所謂

隨宜救弊然也而長利乎且州之水近自白虎江來
其爲派二東流直蟇頤則病堰西流薄州瀕則病城
是雖三尺之童亦皆見之而先是者弗此之圖今東
流日下吾恐武陽之山可泐（音勒考工石有時以泐）邛笮之林
可禿而箅畝增緡抗民之精者自是日極矣今爲救
曰盡一年勿復斂丞能自信矣乎曰然則徙東流而
西之其庶可以乎曰西亦吾民也東兇於堰患而西
爲城妥是以利易害而弗可爲也曰柰何曰移東而
西偏也移西而東亦偏也吾欲截江爲楗以捍東流
而灑渠於東西之兩間則城若堰將兩利焉不乃可
乎丞矍然曰命之矣敢請事期而客有難曰因其故

而歲爲之防可截江爲之以徼幸萬一不可曰何由
知其不可也曰齊人延年言於漢武欲開大河上
領而謂此大禹之所道不可改杜預將橋大河或亦
以爲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然則是堰
也昔人之經營於斯爲不少矣而顧未有及此者子
之知也誠足以盡出古人乎哉吾恐灘渠之利未即
見等畝之縉未可罷而截江爲堤歲一勤民是以百
仞之堤爲阱於國中也其能久居此乎使來者或不
能卒子之志歲一罷修則今之消功彌費以爲之者
將復潰而東趨而前功廢矣曰抑余聞漢人之習於
灌溉者曰張戎嘗言水性就下疾則自刮除成空而

稍深今灘渠以浚之其勢將日下下則疾疾則刮除
而深昔之東注而病堰者皆將爲中道之歸歲不過
損錢百萬以爲截江之防而主畀堤之役可漸省以
至於不必復事矣與其歲損二倍之費以救其末而
爲屋未有既也且是非之必焉可誣也今惟其是孰
不我是今而非也安能強來者之不我非邪況渠成
民之利也其不成也所損不過異時所以待過使客
者今必府損節之以復于民耳而來者何得以非我
乃以控于刑獄常平使者灘州楊公子謨議未决會
行郡相與按視始盡得其利害之要損錢七十萬俾
經始余亦以少府二百萬足成之命丞毋役焉會計

金穀兵馬都監具　戒事期程護工作水工以時物
土賦丈庸于以時架鈞揵石起冬十月汔明年春三
月累日積工凡若干民之無職事者受庸而爲之渠
成而前以爲非是者往往自異其説謂見稱述余復
謂之曰始而非之者固未必是今而是之亦不得爲
非乎水爲天下之至險有非知力所能周者而子爲
是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夫變而通之使
可久而不窮則在來者非吾所敢知也乃以爲記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吾州之俗檢覆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
顯人胡安先生林公羽孫莊君平以經授鄉子雲流風

所漸儒學日茂其屬縣曰大邑又介居岑山之麓地
阻且右士生其閒無繁華之娛聽覩之觀蕩心怵目
故其用力益以顓固篤學好修禮義樂善若恐弗
及成都李君某來長斯邑踰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修
乃爲堂於邑之南名以振文將與邑之秀異藏脩息
遊於斯而移書鄒人魏了翁曰願有以告于邑人也
了翁固謝不敏不足以發斯文君固請弗已則謂之
曰何哉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
肆情者乎侍會假試覓稱編緝苟以譁衆取寵者乎
爲屋南鄉嚴位爲啇吾恐君之所以望于士者將不
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夫所謂文者而

子始聽之且勤請益名根而陰陽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於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允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爲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爲至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聖後死斯文未喪此非後世所謂文也今君侯掇

文之謂將以擇乎此曰抑聞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亦得以謂之文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亦不廢於學文文固有等級也自非上知生知迪天理之彝蹈人文之正動爲世道言爲世則勤學好問推孝弟謹信之餘固學者事也將有先後之序淺深之間焉曰子言是矣如余前之云者乃天下之至文遲得以迂而後之也聖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衆取寵者也侯誠有意於斯則所當表章風厲使爲士者以勤學好問爲事以孝弟謹信爲本積日累月自源徂流以求夫堯之所以可名夫子之所以可聞不

可聞者果爲何事近取諸身而秩乎有叙遠取諸物而粲然相錯仰觀諸天俯察諸地而離離乎其相麗皇皇乎不可紊斯所謂文者旣有以深體而嘿識之則將動見有養觸處充裕無少欠闕有其涵泳從容之久將有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矣斯文之振孰大於是君瞿然曰是文之本也敢即是爲記將與多士勉哉毋斁

長寧軍貢院記

長寧之爲軍自政和四年始朝廷不鄙其遠俾得貢士視內郡德至廣也王澤旣洽士習用勸風氣開建衣冠浸茂初合試於瀘鄉之士弗便也紹興十四年

始以士之請嘗試于郡之能華僧舍越十六年增流寓貢額二名合舊爲三越十四年而單澥之始登進士第由是數十年間人才彬彬間出援武科終就試者因以借於舊日僧舍湫隘旣不足以容校士其間者亦病於帶葺嘉定三年夏四月陰陽慶叔孚父方簡來守是邦治事之逾月士以爲請侯與僚屬曰是登進賢能之地顧苟焉若是盍更諸爰擇者適所南岡顧見西門之左稱澤且數十丈距郡學百步而近域王諸峰秀出乎左中爲賓山屹起百仞侯曰是殆可矣明日合寮吏與學之左右生觀焉亦謀同辭考諸龜亦惟丙食遂茲市旁近地捐錢二十萬經始其役

或曰地勢卑淤雖壅畚鍤之事得無消功殫財奈何
鄉之士進曰此地發祥多壅寔昉於侯請勿以煩官
有司吾儕小人願加一力焉則屬役鳩丈為臺前三
為謄錄封彌之位二前為重閣周以步廡中為公堂
室東西向居堂左右校試之齋廬四在堂後又為虛
明之館在齋廬後凡大小六十楹於是侯為大門通
守楊君師信校官文君東寅為廬館以繼之郡士以
次各守事期起冬十月乙巳訖明年春三月戊辰用
丁夫萬三千七百有奇錢用諸費二十七萬一百有
奇役成而不貽于素侯竟道學相雍公之孫也識瀞
闕遠克念厥紹凡所居安惟戢是程蓋不寧惟是役

也崇學校以迪士申孝弟以厚俗復孝之廬為纜以
尾觸舟之灘開鑿磊石泥涂十里伐山陶甓化為康
莊四溪病涉為二橋梁直達郡治大葺官宇以嚴典
學司刑之官咸安厥居興廢發舊為民害不加抑配而
商賈負販亹及其成績類皆非他俗吏所能辦者某守
廣漢之數月郡之士以書來請願有記焉某敢復其
事而嘆嘉之不置也因惟君人者以天下為一家不
自治也分千里之地寄諸郡守害焉除之闕焉修之
不便焉必圖所以更張之如此乃可以位天位祿天
祿而士愧弗是之思視其敝壞不治者憒憒然去之
奚以守吏為哉侯之是心也庶知所當務者其參而

宋本原闕

氣涵蓄鬱爲此邦恨許彼故老稽諸龜猷即南離之方
而築樓其上以發舒文明之氣樓成而屬余爲記余
嘗觀陰陽之氣效易而知侯之意固有在也天地之
氣運自北而南萬物之生出乎震齊乎巽則方向乎
茂盛之時也故役乎坤說言乎兌則斂華而就實矣
揆諸定位惟南北爲正北爲萬物歸藏之所南爲萬
物相見之方試以一日觀之日之方中天地之間無
纖微弗燭焉惟人亦然抱陽而負陰惟都邑亦然面
朝而後市惟鄉飲酒之位亦然尚仁而備藏侯之意
其將使域乎此土者悉惟文明中正之趨而無湫底
偏闇之慮乎春秋之於土功必書所與舊隱之作南

門必書傳之作則譏之今何以書豈所謂作事有法
得其時制者乎然則士將何以居斯施也人之一心
虛明中正萬化由是出焉故其象爲離人惟不知所
以自明則倀倀然莫行以發其身誠能居中得正者
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其文明之美將以粲然而不可揜者樓之
作侯所以望於吉者寧不在茲乎侯故丞相雅忠肅
公之孫名夷簡字幼仁

廣安軍和溪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恭惟 國家承百王之敝寓縣紛裂藩臣恣睢
藝祖皇帝神武所運亂本旋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
基 太宗遠覽前訓卒其伐功函生圖懼夷狄順軌
眞仁休養 英廟享承平之豐物阜地大而假儒
爲姦者乃始釁亂中興當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
以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宣戎索弗戒乃底于亂
高皇南狩駿東先烈弘濟大難阜陵繼之屬精圖治
志清全疆大勳未集而崇陵享國日淺遽閟 皇上
克念厥紹始初清明舉顓蒙穢將有志於慶曆元
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希太平而韓侂胄已居
中竊弄威柄矣且嘗以其身依焉挾其出入內閤
侂胄既倚爲腹心畀掌禁旅雖寵賂踰進而曦之爲
謀則蓋不在是也武興則曦之窟穴也玠璘扶持再

世爲將忌刻少恩士無爲用徒以積威之餘知有其
氏故曦務結侂胄願將西師既遂所圖則輕蔑王室
之心由是日甚姦以開邊中侂胄之欲而潛通於虜
乘時爲姦士大夫懲畏禁以來義理益不競一旦利
欲所怵則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凡以使命還自虜廷
者例曰虜有內變虜有饑饉設王師一動關河必且
響應是則然矣而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功否也凡一
時之躐登華要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爲
舉首否則擯抑不容矣先是某蒙恩召試玉堂嘗力
陳其不可幾觸聞罷明年將出 朝廷尚欲託之公
言以排異論遂建請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官條具可

否來上委蘇督軍咸得詔開諭中外各以己見條
奏獨曦不奉詔而移書侂胄曰今邊釁有日忽出
將其之命士心或惑焉未知彼兵果進退遲速願明降處
分彼既不論可否而反持短長以肆欺侮侂胄得書
罔然以失而公卿以下素爲所請寄者不知察不知
識者固已覘其無君之心迨郭倪李爽等攻宿泗皇甫
斌攻唐鄧雖皆積軍士將帥而還然尚可諉者曰庸而
曦倏倏不前不惟蓄溫裕之志蓋又由於石晉劉豫
之陋策元帥既遁王人繼遂東歸之士蘇江而下至
是所望以反正者惟蜀人耳志仁者蹈死弗悔固足
以明人臣之義而潔身者或往弗顧全軀者依違其

間下此者又置不復道方斯時也虜蹂我淮甸繞我
襄安以來蕩搖我江漢觀瞻四方齊發響騷而六十
州生聚遠隔王化此何時也倏倏風塵莫有能剸刃
於賊者視其汙曦衣冠割截輿地驟然明其而睨
不同不過撫髀太息焉耳矣公資武殿大學士安公
奮由儒生獨能周全其間潛跡以就事部分既定即
矯詔誅曦以附柔勢盡復西州虜聞之以爲從天而
下也相與膽落神沮謂吾中國有人由是不敢有二
心方反書之上也朝論大震上及群臣咸謂無
出公右乃爲札書賜公勉以圖報報國書未至而捷
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殿學士中大

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四川宣撫副使恩觀
執政士何曦首至闕下詔禮官講行獻俘之儀納于
武庫此皆國朝所未有者也猗與盛哉蜀人於公歆
食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也和溪縣封
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
鄉之士曰陳霆孫等懷公之功乃首倡象而走廣漢
介通守李君炎震從容得余文以識其顛末余惟公殊
尤絕異之績垂之史冊鏤之玉板被之樂石者何可
勝數尚安以余言爲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爲
之喟然嘆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
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盪摩迺不容不爾邪

然天之愛人也甚於親必有信於後消於彼必有息
於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於殲滅
大壞則以天固生才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天
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未白也有如鮑叔
有君如漢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
烏可強而致然邪賊曦之變公雖以天下爲己任始
焉自晦而人主與群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書
詔下頒露布上騰以其時考之蓋頃刻相望乎道塗
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
可以無素也唐祿山之亂河朔二十四郡獨有顏真
卿元宗猶謂我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真卿

固嘗有位於朝矣而元宗不識之安公方守偏郡已爲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是於俄頃雖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侔也今虜運旣衰羣醜相噬掃清舊都茲維其時以天下之公望朝廷之夙知蓋未有以加於公者入相天子倚成殿功則鏗鍧炳耀溢人耳目其將有大乎此者矣某雖不佞請賡皇武方城之雅以備一代缺文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

記

眉州威顯廟記

眉之有威顯廟故邑西郡太守邦人史侯某之作也侯之孫崇曰神之本初奠祀武康捍患禦菑功施于時于禜(周禮北官禜師祭禜)于禱是饗是假有有司之牘有內史之命郡有秉廟有紀赫赫厥靈可考不誣自我王考世仕武康實昭事神既齊既稷歆時惟工祝傳詞致告我王考王考亦德神之惠也自時厥後往官所至以民生之不易水旱癘疫之不時也有祈焉有禜焉閣有避遍故于武康于我眉于龍于萬于階于巴西于廾稜率建祠事晚而居眉祠是以興昉于淳熙之　年迄今三十載矣而始克卒成惟祠之所緣起與神之有績于民不可以無書也屬某記之某循其顛末則爲之喟然嘆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衺(音邪)或又誘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質理要揆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信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而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使人承祀而致

生之洋洋乎如在其上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此豈有不可見者乎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之祠也於此乎何居曰古先聖人所以明命鬼神教民美報者有功列焉民瞻仰焉取財用焉春秋奉嘗所不敢後固也然而户竈門行之祀坊庸表啜之蜡禡侯祖伯之祭馬畜貓虎之靈有施於人則無不宗也是仁之至義之盡也而況茲乎抑侯之爲是祠也繇繇然若國之有社而無私福也其可謂先民而致力於神矣夫記曰鄉之然後能饗焉來庶或饗之當有發於斯言

邵州戴英堂記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絪縕磅礴而胚材焉何其其青者也閃然而生泯然而死寒暑之運與俱草木之蓁（音臻茂也）同腐則人亦無以靈於萬物而天地亦無所賴於人矣士之生乎兩間必知所其貴者而用力焉隱居求志足以承往緒啓來哲得時行道足以位天地育庶物不幸際乎艱難則鞠躬致力引義盡分足以揭天理遏人欲欲其自靖自獻雖所遇各異而不失其所以爲貴且靈是則不翅符節之合是以生都顯榮歿有精爽登于明堂蕘登于大烝者既足以垂休無窮而展牲用幣春秋以時列于學官奠于有司從于先聖先師庶幾爲國之故者猶足以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焉薄乎去爾折璉儔爵雎盱閒睒（式冉切暫視貌）以詡庸人孺子之聽者之爲也自漢以來武陽爲士大夫郡芳徽懿績史不絶書至于我 國家掃清氛祲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明士知所以爲貴自諫議田公始以直諒聞朱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首時厥後世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給事中呂公在建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康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唐公忠介劉公忠臣孫公內翰王公給事劉公文安楊公與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御孫公司業劉公或以節義或以事業或以學術或以辭章顯庸于時儀法在後生榮死哀蓋列諸學官奠于有司咸謂無愧者學故有祠祀爲三判沒蕪雜昭事靡肅亦有名績顯著而象設俄空其至郡以念謁學顧視惕然訂諸耆艾彝爲一祠訪諸子孫畫象惟肖於是屬役于教授趙某防禦判官楊某爲堂東廡衡長四尋有五尺從長亦衡損尋之一塗墍茨役繢素精能迺命執事戴稽國史籍田公而下列圖于堂者二十有六人序考其世服叙其秩經始于　月　日告成于　月　日躬率僚吏諸生而舍菜焉曰是役也不可以無述則爲之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處無所迪於

人出無所裨於世死生浮沈若有若亡此士之所當發憤忘食盡心力而求之者而聲名之有無利祿之得喪固不當以一髮滓吾之至靈至貴也夫二十有六人者之得升于斯堂也豈盡以人爵之貴云乎哉有盟府之藏有太史氏之牒有天下之清議二三子誦其詩讀其書爽考其行事反而求之可也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僉曰然請鑱諸石而事斯語

漢州房公樓記

成都守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孚侯慶事修迺作樓于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以申懷賢尚德之意樓故金鳬亭棟楹腐撓柱傾夾壁而亭宅于虹橋之

記四十一　四

左有樓其上實擅要會然亭址卑濕樓居挾隘雖累足拾級如不容比歲又因陋弗葺甚者爲庸保游嚚之地余昔守郡嘗登更之未皇也今侯撤而大之且爲詩以遺余曰作新此地誠爲傑觀昔題尚欠如椽筆余謝弗敢亡何侯以書來曰二年于玆矣弭藉恤隱閭末弗圖年斯人之我安也不忍以垂去忘之以歲之不時民生之不易也既以以府斥幣糴萬石米且築四數千舊廢之陂以贏之名郡儲倉貲以糴發緩急是賴又捐錢五千萬有奇爲民代輸布縷之征是庶幾可以去矣而斯樓之記昔者嘗以屬子寔忘之乎其瞿然曰惡是焉可以無記也自郡縣以來守

襄陽者多矣而羊叔子杜元凱獨傳至歐陽公記峴山亭則惟及叔子羊杜相若也人之愛元凱已不如其愛叔子矣是豈可強也自唐長壽以汔中和廣漢刺史之見於除者凡八十有三人其粗知名可傳後者惟賈至崔寧薛元賞及公爾而三人之譽已不逮公雖於釣游衆休之所琴石竹木之舊邦之人至于今惟曰房公而不及它人噫是烏可量也然嘗出入史牒於公美事類多疏略獨於治郡稱其多有遺愛焉詞人騷客嘗過是湖者與懷於俯仰之間置議於去取之際殆亦不可勝數蓋嘗爽考其事而未有所折衷于此也且舊史所書陳濤斜之敗在前賀蘭進明

記四十一　五

之譖在後而新史反此公自去國訖不復用豈以敗故邪抑進明之譖啓之也方公之建遣三王分領節度也是固謂吾國中有人將以擠祿山之氣也然既爲之前以繼慮其後方至德元載七月丁卯上用公計分封三王璘瑨未出閤惟璘赴鎮而後五月璘以江淮叛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矣而當時大儒如韓退之柳子厚諸人每以循德重望歸公極所尊禮則固不以成敗論也趙郡李華之詞至謂元宗季年遂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事乃不行既以見祿山未叛之前莫敢有言者而公

獨有所論建乃弗果納杜子美之詞又謂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公實處救之餘奮發無挫直詞空闕泣血則又以見朝廷多故之後公獨奮然以天下爲已任而於立身與動輒得咎嗚呼公亦可謂處時之所甚難者矣雖卒於無成晚益落落而脩名令節人期於未用信於既用勤王于蜀而留守以安作訓于岐而岐京以重此豈無其素而能爾邪世降俗薄是非繁於好惡名實殺於毀譽向背變於死生者何獨於房公然哉迨夫歲月浩闊情僞殺變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者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也公嘗守是爲需宮亭更刺史數十至王涯增飾棟宇而

州人大悅公爲是州有舊竹亭鳴琴其上公去已久而李文饒劉夢得過其地亦思之不置形於詠歌公微權勢人微亦與異春者果何爲哉宇文侯既有德於邦人又作斯樓寄懷曩哲安知後人之思侯不如今人之思房公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敢併以復于侯以房姓湖自文定張公始以公名堂自參知政事眉山李公始以公名樓自宇文侯始侯名集字信臣嘗爲司農卿兼權地官侍郎今以右文殿修撰自京口移鎮云

書鶴山書院始末

開禧二年秋八月臨邛魏了翁請郡西還既又三辭聘召遂得遷延歲月丘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連山之巔則脩竹綠坡循坡而上草木膠葛又上焉則荊棘之所於也有烽燧故基相傳爲李唐時西南夷數犬入是爲望敵之所蓋居一縣之最高處故縣人亦罕至其地一日與家人窮躋頹愛面前隈丈一峯欲即之而不得則除翦其荊棘蒙犯危蹋險足而上則其地平衍衡廣二百尺縱數倍無復側岐凹凸殆天闢而地藏若限於中峯復屹立其前如有鉅人端士色授面承欲遂上家既書其上與朋友共焉會居制未即功嘉定三年春詔郡國聘士卬之預賓貢者比屋相望未有講肄之所會鶴

山書院落成乃授之館其秋試于有司士自首選而下拔士而得八書室僅空焉人競傳爲美談了翁曰是不過務記覽爲文詞以規取利祿云爾學云學云記覽文詞云乎哉則又取友于四方與之共學負笈而至者繼屬不絕乃增廣前後各爲一堂二內廡廡門牖以次畢具旁爲小室曰立齋求葉公爲之銘介二堂曰書冊冊之左右爲南北齋堂之後爲閣家故有書某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取六經閣記中語榜以尊經則陽安劉公爲之記閣之下又爲一堂二內堂曰事心取邵子語閣之陰闢小圃鑿池

築室數弓來爲遊息之所圃之後還高巘虛一川風物之秀皆在目中又爲亭其上於以仰觀日星風露之變俯察鳥獸草木之宜又若有以盪開靈襟助發神觀者自惟窮鄉晚進學未能信而沾叨煩使輕涉世紛將敗績厥官是懼方表乞祠官之祿若得請焉退而聚友於斯藏脩息游於斯相與誦先王之遺言隨事省察萬有一不隊厥初以爲朋友羞尚不虛築室貯書之意也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陵陽李成之性傳爲東川簽書判官考其廨之綠筠堂而移書臨邛魏了翁曰廨本康訪使所治堂之由

來舊矣始壞於宣和末劉君彬復之再圮於乾道間李君杓復之後四十九年我又復之堂之壞凡三而舊址不移綠筠之所閱凡幾而故名猶在昔者之再易也皆有記今不可以獨亡子其爲我書之余曰吁異哉董子寺之竹以存以衛公重公安祠之竹不剪以萊公重今綠筠不知其誰植也閱變而不能易此君固自有以取重於人也雖然不曰竹而曰筠則有以也竹其體也筠其發見於外者也故記曰禮之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釋者曰端本也四物者之於天下最得氣之本然則受命之正何獨松柏惟竹箭亦然其曰筠者皆其端本之所發見也其在人焉獨非受命之正而得氣之本者乎苟晦存息養無所戕賊則生色睟然見面盎背施諸四體將有不言而喻者或者不得其養而消不慊於心而餒消且餒矣況望其形於外者之澤乎衛武公之始年傳註其賂士奪國以共伯之年考之此殆不然獨觀其自爲止酒悔過之詩則公蓋勇於改過遷善者也至其切磋以講學琢磨以自脩則又非昔之武公者矣僩赫咺其德容表裏之盛已暴著而不可揜及盛德至善明明較著則又使人自有終不可諼者焉詩人無可以稱其德者而作詩曰瞻彼淇奧綠竹

猗猗既以興其容止之美又以青青而形其生色之睟又以如簀而稱其發見之盛嗚呼是所謂竹之有筠者與非無本而能然也及年益老德益邵自儆益篤則其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皆言夫積中而發外占外以知中而其用力又在於不愧屋漏時殆若與淇奧之詩互爲發明然則學其可以已乎成之之屬記於余也豈徒使之識堂之廢與竹之盛衰例爲騷工墨客嬋娟櫂槊之語抑欲相與切磋琢磨於義理之會故余敢以詩禮之說復之豈惟於成之是望亦將以自警焉耳成之息游於綠筠之下也尚亦有會於心焉其試以復於余也

王臺極堂柱識

東川灃﨑之東故即城爲榭名以王臺城圮臺亦荒有亭廢其前嘉定八年冬臨邛魏某由梓刑攝灃治適明年春圩城葺臺暨秋爲屋其從治沒首撤亭東爲堂東嚮距臺之仞舊址加闊會以周頤氏請易名　報可迺取太極圖易通與朱熹氏發義勤實其堂扁曰極堂將俟考功奉常議下銅刻焉又明年秋臺以雨壞其冬更築屋仍爲臺其前以毋廢舊名從道城址堂容三仞崇衡半袤加容三之一縱以周無廣視容三衡二臺之容崇視堂袤加二尺凡二役費錢六十萬計粟六百兵丁之庸二千日俱撈以秦家某爲識

參議胡君一祠堂記

唐安胡君台符自昔川以書抵余于武信曰昔我祖參議府君自乾道之末淳熙之初嘗倅是州今五十餘載矣而風猷邈如哉兹承嗣燿來欽官舍乃即治寺之東偏肖繪而奉嘗之子其爲我記諸了翁州人也聞長老言君自脫巾即三爲教官惟果山未及上而在襄陽荆門最久凡簽幕閫事皆以身任曾毀豪猝成編亡慮數萬言最後在蘄灃爲不功爲武奉爲守利東帥司爲議候蓋今之所謂四蜀者猶跡殆遍焉自臨遣至歸覲賜對者凡再如建擇諸逵寺灃俊黎雅士丁口田發義倉增鹽課卒見納用大抵更

事久而閱理多故能動中事會非若單見謏聞之人孤陋於一隅者其著道之碑又謂其自筮仕遠遊動百舍無出鄉戚戚履意行湖海萬里欽蒙經遊初不作難嗚呼爲男子者不當若是耶前輩蹤歷雖進士高等亦有試吏即入遠者如自名而灘如自京而吉自曹而衛自梓而夔自華而歸自夔而岳自濮而郢動踰數千里不以爲遠也　仁廟用人亦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迫其績著章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然後召寘省府故郡國之虛實風俗之媺惡人物之否臧山川之險易彼皆得以周度而究詳之緩急須才則隨取隨有不窘于素自熙寧大臣始用資淺新進之人今以擬譏激倖而因循既久遂廢祖宗久遠之法士大夫生長習見樂近憚遠便文自私往往終其身而仕不出數百里之地若坎蛙甕蟻沉于今而尤甚亦豈無不出户庭而若合符節者然自非豪傑之士解能焉因台符之請之勤乃具以所見開復之俾併刻于牲石黨有以識世變之降續文獻之墜云

石源計義甫　川上樓說

安仁計義甫並川築樓余友郭方叔榜以川上而屬了翁書之或謂義甫曰子知川上之義乎人非山立俯仰而過臨川興懷　慨然此江黥之言也川流不

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道猶不與此孫緯之言也今
以子之年盛氣強而為是昔日嘆老之語也何居義
甫以告了翁曰嘻聖人之嘆果若是之卑卑邪歷千
有餘年而經生學士盡不省此為何事以眡緯也而
猶不免是可嘆矣夫今夫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
之機盪摩屈信為春秋冬夏升降上下為日月星辰
感遇結聚為風雨霜露接人之耳目切人之肌骨亦
以告曉於人亦不翅口教而面命者矣然而流行著
見至近而易知則宜莫如水蓋一者有生之最先而
水根為陽實在中而為物不貳斯能行尚往功以無
一息之間故聖人於此又慨然有感於逝者如斯之

義其所以發明天德之健聖心之純亦無復斯蘊矣
徐子謂仲尼亟稱於水者蓋以此然亟云者猶意聖
人以此義最大又嘗不一言之而門人僅載其一焉
家語荀卿戴德諸書記孔子子貢答問之語亦謂君
子見水必觀使其不過論死生晝夜之理而於道
體之運因無所發也則胡為其必觀也自孔子而後
惟孟子獨能推明此義為源泉觀水之說而秦漢而
下則無傳焉呂不韋謂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為天道
之圜似不為無見者然語焉而不詳至晉人張景陽
為詩則曰川上之嘆逝前脩以自勗蓋詞人之近理
者然其意固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亦眡緯

之流耳近世蘇長公又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
說則已卓出諸儒之上然傳會論也乃猶以死生晝
夜為說則不知所謂未嘗往者果為何說此非晚學
之所能喻焉惟二程先生以後乃始一洗而空之其
說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又曰此道
體也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陽呼自
是說之行也天下學士始知先生晝夜之說為知形
而下者之一端而嘆川取水放海觀瀾凡皆孔孟氏
所以示人之切近者惟由於動中為大化斯移而
莫之覺有能於此觀象得意而有誦已焉聊存見養
毫積累推隨後之不敢而參倚之必見則循是以往

聖聖無間殆將有月異而歲不同者矣而至於與天
地相似無難也了翁非曰能之而粗有聞於此儀義
甫以為然則試為大書而附此說於其後以詒同志
相與共學焉

石山孫氏書樓記

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迄今人物之懿史不絕書而
為樓以儲書則由長孫始樓建於唐之開成至光啓
元年僖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石本尚存
自偽蜀燬于兵乃廷魚鄉其居為佛氏所廬今所謂
傳燈院是也若里巷則因以書樓名長孫之五世孫
降秉常遊河洛識 藝祖皇帝于龍潛建隆初召至

便殿賜衣帶圭田特授眉州別駕因市監書萬卷以
還然樓猶未復也別駕之孫闢乃入都傳東壁西雝
之副與官本市書兩載而歸即所居復建重樓藏之
魚鄉之有樓則昉乎此又嘗除塾為師徒講肄之所
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之名聞于時
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闢之從兄直講君堪嘗
為作記錢內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闢性倜儻
不耐衣冠衣方士服其季世從弟文懿公為識其墓
有不儒其身而儒其心之語故里人又以儒心名之
比歲樓又燬于災書僅有存者儒心之六世孫曰某
懼忝厥世乃更諸爽塏以唐僖宗所書樓刻揭之樓

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走行闕下傳抄貿易
以補闕遺竭其餘力復興山學以余二十年雅故嘗
以屬諸曰僕之用力於斯也亦既廑勤今盍為我書
之以詔罔極則序其事以告余因惟昔人藏書之盛
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燬于火或覆于砥柱
唐太元文明之盛或毀于盜或散于迁徙本朝之初
如江元叔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
孫不能有之為藏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
可勝數余嘗偶過安陸亦得其吳越省中所藏晉史
則佚於它人者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
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

書李文正所藏亦為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
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可敵中秘之
藏而元符中蕩為煙埃晁文元累世之蓄校讎是正
視諸家為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
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輿家于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
其子孫無聞焉南陽井氏之書凡五十篋則盡歸諸
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靳者與而孫氏之傳
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
朔自文懿以來進士鼎甲者凡三人而與賓薦取科
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今某又以上書言天下事
嘗詔免舉徑試南宮某之子午之亦與鄉舉今任為

雖一名一級未足為人物輕重而世其詩
書以不隊基菑之訓則有昔人之所弗逮者是豈可
以無紀焉雖然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
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
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
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為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
之鋟梓徧天下加以傳說日繁粹類益廣大綱小目
彪列臚分後生晚學開卷瞭然苟有小慧纖能則皆
能襲而取之噫是不過出入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
所以迭相授受若合符節者果為何事而學之於人
果為何用則誠不加省然則雖充廚牣几於我何加

焉可不甚懼矣夫余既以復于孫君遂併書此說爲
書樓記俾刻之以儆來者且以自儆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二

記

成都府朝眞觀記

出成都少城之西迤北脩垣而環除邃宇而居閎洸
洸賁皇竟稱秉術者朝眞觀也其中爲玉虛淸皇之
居而列其右者爲藏仙祠雲臺茶寮與方丈室蓋燕
之堂也列其左者聖母仙師秉煙葛女之祠與凡而
庖庫之所也直觀之西偏則爲諸葛忠武侯祠與譙
書臺故老相傳曰是侯之故宅也自大寶五年章公
始更爲觀奏名秉煙秉煙云者謂侯之女於此乎𨍏
舉也觀實廢於慶曆復興於文忠烈公鎮蜀之日其
後易秉煙爲朝眞則重和元年也既作大殿又爲屋
百有五十間者紹興中女冠張廷彬也帶高暉下延
袤而崇飾之則淳熙末張君與與今知觀宋祖良也
祖良以其事屬余爲記余嘗攷侯之故宅蓋在隆中
然其自謂有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弟衣食自
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獨秉煙之事與記所傳未
有以質于祖良也而又請余曰書之庸何傷周人思
召公而愛其棠晉人思欒書而愛其子今無乃非蜀
人之愛侯也而以即家爲社爲未足又以貽諸其後
人與侯之始卒也肖象立祠所在而是既制於禮秩
之不可則相與私祭於道陌閭巷隆向充之言至謂

百姓老孫戎夷野祀侯非威勢之所及豈無其本者
果何為哉且不寧惟是侯之子瞻用於蜀也蜀人思
侯不置毋見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也必轉相傳
告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為也是以善名溢於蜀者過其
實諫史於侯父子雖有嫌隙今其言雖若過於抑揚
然變侯以及其子亦足以觀人心之秉彝好德有不
可殄滅者乘煙之事豈其實乎余曰子知其一耳合
散消息陰陽鬼神之常分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韜影
盡力義不與賊俱存其流風餘烈尚能厲蜀人而起
司馬遺祠故宅亦足以與鍾會而感韓弘熾然此
心扶植世教將不亘千載而不可亡乎侯之子瞻孫

尚不愛一死從容殉義其視有生竟忘亦當與侯俱為
無窮彼所謂仙者謂其常存而未嘗死也而侯與瞻
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見茲其為仙不已多矣自侯之
卒賊勢益張伯松既亡瞻尚亦殞雖有義忍之訓則
有死而無二也然則侯之遺息至自足於方外之遊
又非以潔身避世終不肯自汙於流俗也抑仙子之遊
遊之云邪客曰子盡其知侯之父子者也子其遂以識
諸使有能明於天地之性而不可瞞（呼光切目不明也）以神
怪也其無疑於斯言矣乎是為記

史守文（主守）篤齋記

眉山史君守文以篤於務儒名余書之且曰僕舊業言

其義余因記王文公嘗云其本強大堅實者竹也其
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葉而有所至
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其滯於偏旁也陋之無
余謂叚實之義不為不是特變焉之一稱若篤
會耳大畜有謂篤實書言篤恭而書記語所稱如
篤厚篤祐篤親等語雖有厚義然余謂篤於篤
信篤行篤志篤不忘之類則亦有貴實既誨之意
兼備乎其間非一厚字所能足其意也公劉六章以
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字終篇其公劉自易
其田疇營其廟時定其居都以至修和民物開拓風
氣凡皆無體力哉以底于成無違者實也中庸自

戒於隱微發於知行驗於天地鬼神而不變友復吟
咏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凡皆力學為己以臻
其極無毫髮弛盡也史君誠有志於此乎則類求之
於切問近思察之於日用常行毋以稍勞進退為計
怨也毋以徐行後長者為易能也毋以孝弟忠信況
愛親仁為不難知也盡貫多習日積日累如公劉所
以用力於國家中庸所以用力於講學者無違於篤
實無厚暴寒則所以名齋其無愧矣不為空言乎易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內乾剛健也外艮篤實也
健而實其為日新孰禦焉史君勉諸

江原孫天慶觀雲書堂記

開禧三年春蜀益未平㳂源道士呂元素以書抵白
吾儕小人羣居族食無所歸依今之道家者流又不能
剸事又職假首直尾耆舊如杜門以需巫乃相與救
蔑意見其書有為九宮之壇者可以為民祈禱者請
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雷壇列天地日月星辰山嶽
之象而禱祠焉其後益平遹其弟子太古又以書來
曰是將為四民逆禳而祈年穀順年之地也夫子盍
為我記諸余熟復其書大要作而言曰昔帝王盛時其分定
神也有道自顓帝受成命重黎絕地天通俾之高卑
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所以帥天地之序而儀生物
之則正人心而防其變者為慮蓋甚深遠迨周治日文
明政嘉甚靡不畢備其後蕃歎漢以文史星曆卜祝之職而總
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告者
亦皆精爽不貳之民也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
情通殊則不瀆通則不曠先王事而禱也為以求祝之
詞有事而禱也同以六祈之禮而不敢推是也下逮
鄉遂亦各有制焉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禜而祭之
祭族禳之而治之以正節疾病之不明則於鄉族乎禜
之而治之以師長至於憂悵其神靈明則禱求祭也
表貳位也別次主也辨名物也蓋若有洋洋在上在
左右者焉嗚呼此豈推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以
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際雖巫覡之人其才智足以
比義其聰明足以察微不謟不誣而為神所依此帝
王所以為斯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而聖賢
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不斷如帶有倭禳禱
祠之事則方士巫覡而諂非其鬼也雖經生學士往
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悖典
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也況泯泯棼棼之民無
所於訓且慝禮而耳淫樂理義之不務則委諸祥昧
眩於奇誕惟其所適余嘗竊有聞于儒先之教每病
其流浸遠思有以告于上之人相與障而回之而力
未能也而元素乃以是請懲道遠民散究生務佚仁
鄙壽夭民自為之風旱霜雹順年救民自祠焉為
吏者弗及知也今祝祈禁醐之遺乃若僅見於斯不
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為蓋以慶民之壽考以為其精
神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無
弊則子也生乎今之世亦不能保其歷久而無失其初
心不溺於末習矣乎方欲與之推論而申正之爰乎
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過余言曰吾師之請也夫子
嘗許之言焉今太古不佞復述其事為周閣道洞以館
天神夫亦以為民而無私福也夫子其併記諸余又
謂之曰美哉此心也余前所謂此為吏者弗及知者
也雖然吾既為爾師言之矣而爾之乎濛瀨有言明
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

以非類吾儕苟非理明義精其能通天人之分際而不受於流俗乎子歸飭而徒明而師之心固而所守然人不能皆子也子其以余言爲然則識諸洞前之石使來者而有發於吾言也是亦正人心防世變之一助而亦爾師弟子之初志云爾

簡州見思堂記

余少讀書及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析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旣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任兩之兵有溝封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鼜（音戚守夜鼓也周禮軍旅夜鼓鼜）之警有壷柝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矣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邊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爲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少長從仕郡國閭閻所謂城則凸不滿數丈足可蹴而過手可俯而攀曹牧之所枇棲犬豕之所竄蹂曰此城也問所謂卒則厮役於郡吏占冒於富公春秋大閱暫聚而旋散之稱擬（[illegible]）則[illegible]帑汗杠者則賡代曰此軍也問諸故老按諸史牒則曰所從來久矣蓋自國初懲唐末尾大之患天雖用平僭亂及迫平并汾閩越則已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初不過四十年耳盜發西川惟益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滁陽諸郡至以白直守郛江浙荊淮湖廣諸道富鄭公謂處處無軍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譁擾棄者至齊元康定以後則又虛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猖獗剽吏擄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抗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有餘財民有餘粟而頹靡若此矧熙寧而降龍財利弱州郡則益不暇爲國遠慮矣政宣之末內訌外擾炎興之初大奔小降此其理勢之必然余爲此懼嘗以告于君父請于有位前後凡幾據千言卒未能有行焉一日蜀閫撫御失宜利東潰兵敢肆亂曼既剗王人挑果閬劇遂普遂進迫簡州且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聲欲所過驚奔相屬封疆之臣鮮不苟挩而立者簡守虞侯始至之日而變作於益昌又五日而閬變會與監閫且學士劉公以王陸之祿家君與侯約各率其學效死勿敢去侯益以自厲適阻江爲守料材壯明簡稽峙芻粮敕甲兵戒桴筏具簡石杜捷拜祭相勸謹號戒州人大書名額輸犒以佐用度侯又爲請于部使者兄侯仲武益金穀調秭雅陴丁以爲捍厥聲益

振賊氣以奪侯後念大兵之駐于鄰境者饋道不繼則饑饑勢動賊或乘之此關事機不小乃不敢以異路弊而共其資粮扉屨與其酒醴餼饔又從而聞訪輔持之凡以賈士勇而伐賊謀者行李之問無日不至故俾在師者咸得以盡銳敵愾無復疑顧訖成厥功然則豈惟州之人受其賜其蔽遮西川以無一蟻之闕則侯力也州人念侯不置乃卜郡城之南與劉范二公並祠而植棠陰其前取班氏循吏傳語榜曰見思城南蓋他日賊所奏之道亦不忘德也與其廢築之工民不取傭爭爲歌謠而勸趨之誠懽太守之嘲知而不已襲也不日告具守郊之果使人齎書則

屬役反倍他日祠成爲書以告余曰夫二君子者孚所善也盍爲我識之余方嘆自國初以迄今日兵燹城壞財匱民窮而廣侯獨能奮張於斯時然則域民固國果不在是邪或者猶曰方時多士惟功利可以奔走斯世而義理所不計也智術可以紓難解紛而誠信非所先也嗚呼今無一可恃矣緩急惟人才是倚人才之要則又在居敬集義以不失其剛中有孚之本心然後天險可設而有以爲守脫併是焉士之吾不知其所終矣吾於侯之事而益信乃書此以復于州之人而併識其說焉侯名剛簡字仲易爲學以義理爲宗嘗召赴都堂審察前後凡六授郡守當采

諜蜀相時廣勢虧張大將或死或去人情洶懼自請行邊以勞將士收人心爲已任訖復湫池皂郊乃敢還報其後虜入三泉又獨留益昌與今茶馬使者鄒君孟卿夜出撫定軍民若此類者由其有見於善利之分故遇所當爲勇不可奪且所居官率可紀獨未嘗以是希尺寸之進三十年州縣扶以勞進位以次外人之知不知不以作輟而圖書一室口誦心惟人亦莫知其爲相之家也嗚呼是其爲忠肅之孫也夫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昔者廣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

余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斯宮率縉紳由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效死弗敢去以爲民守苟宗社之靈幸而濟因推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闕爲大故僕爲此懼凡以崇化美俗隨所建爲既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見諸生又爲揚㩁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

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内然則曰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惟以是爲一家之學不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顔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懽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

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嚮趨之的子其爲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社余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壞士方僮僮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舂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爲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楊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彦明張思叔朱公掞焉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巴蜀時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

張以公出守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太史之徒高弟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攷荆州袁道潔又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譙亦謂伊洛之書多在蜀者蓋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余爲兒童時猶及從長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及見學者多傳寫二程先生語録將爲其說者未能無抵牾之累故綴其說以維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爲慶元學禁所格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訓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僞學也自是以來往往

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瞭諸天地萬物之奥而父子夫婦之常未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納之於己期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僞廣侯曰善余言即子之言也子其遂以爲記來者方爲四先生言勞余于朝請從祀于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戴付子幹則於侯之請容敢以固陋辭

叙州綱役記

臨邛黄侯守叙之明年以書來遵川叙其同郡魏了翁曰申所部州近者諸郡吏或借官資以逃征應

隘吏賦且半歲入爲緡八萬不當中州一小縣民勞
苦多瘠而調度科繇叵於他郡設不幸有邊場之警
他郡且供億弗贍矧是首當其鋒殘困立見苟非道閫
帥臣晁某建請得具帶賦免役無所與歲爲緡若干
詔下如章而吏格不行中甚病之則條其事以白于
西南大諸侯今少保安公公立除之盡抑弗道詔書
公嘗以邊用不給遣吏調丁賦帑金既又捨之不盡
責民困不懽呼請于州曰昔公蕩平瀘戎戎不復反
民立祠肖像飲食祝焉而未有以紀也蓋俟其書竟之
以詔困極傷以保之賜葢邦人之請而莫以塞也必
子也爲我記者余閱其事而有感焉古之用有以

行令有以藏凡以不失吾本心焉耳今之士受吏
舞以生非有以異乎古人也而見諸行事往往不得
夫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本心是心固未嘗亡也蝕
於利奪於勢狃於苟且侯墳樹其州乃能講數十年
以墜之政控于大諸侯併力役之征而施舍之蓋有
戚戚於其心而不能自已者是心豈自外至哉雖然
微少保安公則孰爲聽之世道日狹禍責護前自敵
已以上且不能容之矧勸位所崇權任亦剛則與不
文觭以自封者少保居之若固有然有告必聽有關
必行蓋不獨於叙然也方其再命來吾適承公私蹙
瘵之餘萊耜僅數千計殆不可一朝居者公奮髮逐

誠者定坤極若兵若賦徒手再造未嘗一加賦於民
斯亦難矣然所謂收隣者括羨田任吾民鋒鏑凡
皆不得已而爲之使吏奉行如公之心雖瘠人之邑
可使無怨其如倚勢以豐己矣公之本心何方公悉
未定民德未感有位者易敢言也而公瞯知之速返
前令曾無留難既俾檄州縣風曉百姓猶以未得纖
也逮于吏以譽錢賤設券鈔以額粟然後上自薦
紳大夫士下至於寡孤獨之民始知爲是紛紛非公
之本心也既相與執手交慶而其有識之士又曰吾
儕小人連歲被兵不暴露處今年春虜犬入江淮光
舒蘄黄之間蓋爲盜區雖隨即殄殲而死傷殘遺公

自甸宣以來三年之間則未嘗有一塵之警力所得
勉寧敢有愛況公敏不及晨其不得已而差我蘇未
也亦嘗止之公之本心則日月之昭明其食其童蠹
不家至而户知之非虛心無我畸克爾邪嗚呼澤山
而爲咸山高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内虛則下者上通
地天而爲泰天尊地卑位自定若也高者下降則卑
者上濟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相益未有不然也
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於下乎古之人任大責重則
心愈畏年高德邵則禮愈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因
不惟師言之祗衛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之不聞
下逮秦穆因而後知者也其言不爲深切曰余誓告

汝羣言之首繼之以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一於責人因其
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茍有一毫未克之私横於其中
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所扞格如順流然則猶
不受也故曰是維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羣
言之首信乎天下之善無以先於此也稷公閱繇顧
以故知斯言之有味而必保則機識英聽凡義勇爲
閫過速已無所吝滯況前後在鎭内淑外寧非若稷
公有所懲創而後耳也余故樂道其事以復乎黃侯
亦使今之君子因是而得公之本心皆言輕千里而
樂告善留偃蹇奚有周則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
殆將見之豈惟用蜀乎哉

綿州新城記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綿與
西征蜀之守在利路而綿爲益之外徼然昔人由陰
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綿不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
保劍則自劍至綿不三百里然則綿雖内郡寔要邊
也而莫爲之限徼頹墉壞塹若有若無三尺之童敢
可挑達而踰也紹定所恃惟石護寨之移屯者三千
八百余人然邊戍未徹則是屯也日聞焉爲之解焉
焉弗聲猶弗可恃矧若此乎嘉定十一年眉山程侯
始至考按圖牒則自淳化五年迄乎右侯某嘗察斯

城閱二百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瞿然曰爲國者此
其不耦事涉變者將奉爾於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
法曹劉伯煥部將陳元弼卽農事之隙揭甍而築之
凡而營用則爲之通守唐君祖獻昉于十三年冬十
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未城成袤一千三百
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與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
千九百五十石錢一千二百萬有畸曾幾何而成績
章章若此侯且以爲未也討覓石之費楮錢六千二
百萬又以蕆成請于朝俾唐君竟其役且以書詒余
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力而爲此城也是在臣子分
所當爲敢屬諭載惟是與繇補墜粗有顛末懼久而
失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嘆國朝彊幹弱支之弊至
於郡國空虛城池弗葺以賑豐閑利之臣急近利而
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平之久未見其大害也南渡
之末内訌外攘交與之初大奔小降則支弱之害著
矣極於此歲賦曠盈尺之區足以蓄奔列雖張莫千
人之聚足以披靡羣辟廣闢界洋如履平地廣關江
淮如外處邑嗚呼事勢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乎故
聞程侯之爲是舉也深嘉而重嘆焉抑又不能無感
於此者敢與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今陰以金椎蒙
以石壁藹乎如峭巘斷岸之不可攀也所患無兵綿
之風氣浸迫關陝其人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

人如侯之約已奉公略稟之美溢亦非有甚難也雖然孰爲守之古者皆夫以爲城今也先幾竭慮則嫌於樂禍鞠躬蹈方則疑於少通古者衆心以爲城今也吏倚去爲市民與吏爲讎平居既不相孚緩急無所與守古者禮義廉恥以爲城今日是非所急也貨利可以維斯世而權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是三者之說行雖有金城湯池獨如彼何哉余與侯各分地守徒能爲其所得爲者耳若前所憂則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天險不可外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不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不可離也是又所以持山川丘陵者也侯其以爲然則試爲諭

諸城隍以其費者更一動心焉斯其爲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降字廷遇嘗歷達蜀二州守節用愛以寬豁賦所去見思云

安少保丙果州生祠記

古者備天下之才以爲天下用非有事變迫休而後圖之也周自文武成康以來棫樸菁莪崧高烝民詠歌得人率非一世之積逮髙文尚存此意故事至而才給中世以後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飛將起罕开略塞而營平用五溪師喪而伏波奮冉駹追變蔡師出范陽婦兒平原識廷湊肆毒晉公見收蔡擧蚵西平顯河東寇結汾陽封使非耦事涉變也廣厄霸陵冗國援以老衰李願裴郭諸人將没身不見矣蜀自賊曦之變而安公始以節顯世未嘗無才也而不肯豫定早計儲之以待用每每若此然尚有可諉者曰不及知然而既知之矣而用之不盡至壽闖於外賊訌於內蜀勢累卵然後以公再鎮此何爲者哉方公之未出也其子以直華文閣權果之州待參議制幕即職所留揚名追寵盜賊境無所犯公繼來此州雖云就食蓋以討賊爲己任會有詔起公於是奉將天威殄剿逋寇雖有責育蜀以再安華文奪以機宜文字往宣撫司以公之塒王君某代之將兵綏強拊柔其民而加煖休養之果之人相與言曰非天私我有

民使公與其子若孫先後來吾州吾屬尚有種乎先是公未仕時嘗游學於是州習其土風與其州之人士每過其州眷焉弗忍去及是被命再鎮威賊置驛適在是州州人念不忘廢城之北隅肖公像與其子若孫並祠焉介郡人游君景仁倡校官蘇君和甫社錄及甯克今年君棗卿以謁記於余余每嘆漢唐以來所儲非所用所用非所儲於公之事既拜然有感又重嘆夫天爲斯世生才自足斯世之用特患以一人之好惡爲用舍以資級之緩急爲遠近耳郭汾陽既收東都方議北討此何時也李奪其軍汾陽不少望也河東事迫又強起之又爲檢王所忌非人主終

信不疑則唐祚忍及喪矣然是時非特汾陽出於時用也士子八壻皆居貴顯吉甫府六十餘人率爲將相大官而知名于世者五十人其卓然可稱則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爲再世中興之用然則天生汾陽爲社稷計而又爲生其子壻與從游之賓客以助成之此豈人力所能哉歐陽文忠公書其將略曰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爲諱而以善處善保爲難不以忠信之厚爲足而以謀謨之助爲貴古之建功立業而全德令終者率是道也今安公子文愛壻使其相須以成不滅汾陽之助而其府賓客皆能以李杜諸賢自勉相與左右咁成之則豈但如歐公所謂處富貴保功名者哉敢以是復于州人以彰王門之懿以慰千里之思以見人主當以天下用士大夫當以天下用其身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二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三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爲州東畧巨浸南限長淮西北鄰徐兗沂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營官室徐君晞稷由山陽通守往涖州事秩蒲代去今守侯君忠信復还定而振業之百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職以寵綏之守與民之和與上之賜也伐石泗濱以識郡之興復與剏守者姓名將寘之壁帶而求文于了翁因爲稽諸圖牒蓋自梁武末年長江以北悉　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　高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郡改琅邪爲朐山隋末喪亂臧君相竊據之武德四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入　國朝毋改也而中興百年間離合去來之靡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所謂地險則易既指言其爲山川丘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越而不可踰不共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之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禮義廉恥爲城皆是物也盛服以禦盜幘坐以受使長嘯以郤胡單騎以見

虜則是物之効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難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于侯其勒諸石與來者共守焉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楠爲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服除詔还鎮侯既大城漢中以蝺其民比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張公雍忠肅虞公不嘗經略此土乎乃作室于天申淨居之居而肖貌之以書來曰二公立德勤命在旅常彝彝匪我邊陬所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邪則滋不可勿祠予

爲我書之某不佞幸嘗有忠獻若忠公之年行則既讀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公之奏疏則又嘗所次第而序之者也知之宜莫如某詳具忠獻始爲士曹力辟莞康忠肅不屑餉蜀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爲小官進退皆有風則邪人至于今道之迨由樞宰先後奉使声震關陝力遮梁益以保我于孫黎民然則漢中誠不可勿祠又可無紀乎國家自熙寧以來釀成虜禍于時鉅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啓元祐之隆乎紹聖而後羣憸用事極於崇觀政宣之季潰裂四出放是士大夫不曰我戎則曰避狄迨屬車蒙塵而後呿口頰

足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餘諸城人心未携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悟我戎之失則爭爲避狄之計於是而棱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以來禍變蓋慘蓋皆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講何事而寘必行至此時惟忠獻公獨唱大義復明辟而夷二凶當戎行以殄劉寇內變粗定則首以身任西事於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而虜不足多畏也相與盡力惟傑是敵七年之間吳張韓岳諸人勝于白店原于四明于大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唱之也陝服喪師惟西逆命人以咎公不

知虜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守而棄未嘗敢有抗之者而獎率諸將伏義復讐則自公始粘罕既死劉豫旋廢虜歸我河南陝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苟安者方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說紿取粗仕兀木背盟順昌柘皐之勝虜氣頓索此又一幾也而僅畫淮漢以與虜和由是養癰蓄禍九二十餘年以開顏亮之侮亮雖兇暴而違天拂人人知必亡乃自絕淮以來諸鎮飲兵以避沿江荷擔而立朝臣徒家相屬督府逭蜀不行時惟忠肅公首任采石之戰以摧敵鋒又遏瓜州之萌以激虜斃於是我始能以敵國抗虜蓋二公之見于事變者

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合符節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二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寬民力繕軍實致人才之爲務軋軋忠憤百挫不折至所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以孤忠破群慝然則人孰無仁義之心也利欲之昏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冐耳成敗利鈍不皇卹也彼不吾以者鈞是心也而困禍福爲利乘間售欺則孟子所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而非人者也二經綸助于漢中然而事業著見亦多在漢中敵所以是後于丁侯將刻諸麗牲

之石豈惟慰桐鄉覬首之思抑亦熄邪說正人心之一助云

天台張氏端肅雙璧樓記

天台二張府君端肅字相之端友字直之以孝友行于家以疎財急義聞于州閭天官葉公時爲識其墓起居郎公又叙而銘之公卿大夫士爲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與述其事而弔之其孤夢錫輯爲巨編僕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覆辭固若有志乎爲己之學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使國人願稱焉斯其爲顯揚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爲榮也夢錫曰吾聞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是書也亦庶幾仁遜之勸匪直爲二父榮也余乃爲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微辟動芸芸晛夜息萬生點點是春彈錯居宇宙猶同氣況此根心貫一機理道坦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歸夢錫泣數行下曰父子也知我父子者吾將爲談于閭盧之側而榜以雙璧子更爲我發之余方論次其事或以語余曰先生制禮其遠近隆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喪三年而忌日不樂父母之服齊斬而兄弟朞喪言有稱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弟以追遠而亡兄以喪弟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

之間感絕厥命乃無過於禮乎曰不然也禮壞俗薄喪不能三年憂況忌日乎親喪不致毀況兄弟乎吾以爲厚人倫篤天性將扶世以厲俗者殆有激於二士也而過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也夢錫曰唯遂書以爲記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生齒阜蕃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願守地于斯使民朌朌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

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古準田稅使民
歲輸米于官明年春糶城中之民糶以元
直其後王曙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
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
臣嘗睎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
余石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
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
貯之別倉榜曰惠民諸縣量之贏罷轉輸
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旣無損
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正新陳未接民
若貴糶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
一城生聚爲利甚博况又什其民以相保
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

非特穀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衺而
教寓焉旣又流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
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
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
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
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
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强夫地臨澤上切
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
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
尔過予責尔病予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
也亹亹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
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
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

之息自是法始民雖怨法之不久也而誰
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
其來以久不知其粟易泉固無之於供也
輸泉始冬而盡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
其或糶未竟而去官則粟亦泉也古人論
事雖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始以
利害討之則亦見其爲利亦僕蜀人也嘗
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
禩二百莫之有改則以致諸義而叶雖千
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
人以正率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其守潭
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
糶米建賑糶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爲也敢
併記之以穀來者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爲濂溪周先生河
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
十有五年某召還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
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令黃
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
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
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
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
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
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

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
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之君師今其
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
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
以禮樂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
月之吉黨里社禜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
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
迨厲宣幽平已不能成周之舊仁鄙壽夭
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剔自是以
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
也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
道而無其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
不忍吾之同胞儃儃然如窮人之無所歸

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矣淑其國人弟
子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
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
墜以俟來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
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
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
舒嘗請諸不居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
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
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論虛無不
爲權利則術詞采至是而不轉民散士亦
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躰明二五
所秉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

之理則異端小道得誣民惑世於無所終
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
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
孤立猗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
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
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
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
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
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豪
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
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
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
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

士既散矣然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
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孟之心
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炳如日星家
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
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
也曰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
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
所以志則錐刀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
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
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泉州道士黃去華過臨邛魏了翁而言曰

同安郡紫陽山在郡治十里其陰有洞盤
亘清源西勢之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見於
道書所以列五千名山中爲峯凡十有二
精東爲麥霽峪右有石鼓丹爐仙趾試劍
其局仙掌諸峯及補陀巖又其右爲洞可
容數人舊傳爲眞人受洛中羽士書而以
粟遺致書人屑視皆精金即其處也按唐
仙傳長樂鄭文叔與回翁皆師鍾離於此
郡立鄭君祠號元德眞人山舊有無塵殿
久而常新去華以橐中裝爲錢三百萬而
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爲觀宇於絕巘堂殿
館祠與榮翼庖湢廐分列中建三教混
成儲道釋及儒家諸書後寢重閣賓客有

學徒有舍其北有采芝歸雲二亭其麓有
清水五塔山之全有飛泉亦嗽玉亭以南
之嘉定四年茂陵賜金粟之洞四字揭殿
錫緡錢百萬爲宮爲扁發雲堂一時名公
鉅卿又請賜之號榮給以田產蓋經始於
五年之春落成於十四年之秋去華之用
力於斯亦既勤且久矣而獨未有以記之
敢蔵牋以請于公余閱其事而有未嘗者
且三教之設精粗本末言人人殊今曰混
一云者将比而同之邪曰至而滅息生之
始也日返而遊散生之終也此聚散之常
理也今曰有所謂仙人者常往來于茲跡
之而不可見然則氣有聚而不散者乎陽

降陰升自無而爲有也來伸往屈由有而
入無也此新陳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謂
無塵殿者歷年雖久潔淨不汚然則物有
新而無塵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有目
耳鼻口之物則有視聽食息之則此可信
不誣也今曰餽人以粟俄而爲金然則耳
目之所接且不可信況所不接者乎天不
得於言何有不求於心今余於是說未之
有得而不復反求乎心之所安爲尒強書
之夬知其不可也道士曰顏魯公世之眞
丈夫也麻姑壇未成丹之事非獨餽粟成
金者乎魯公書之不疑乎安知六合之外
無是說也曰爾爲魯公有取於此乎王方

平目之爲役稽變化而公書之其果有取
乎吾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
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懼末流之害也尒師
之初綿綿若存所謂專氣致柔此不過枯
養虛寂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未甚害也
然而動靜之理未嘗相離寂感之發間不
容髮今厭紛畏害而欲深自畜縮以全吾
生則自其始初固已岐貳器爲二致其末
流之弊率爲而不至者必將汚濁斯世妄
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謂道而神仙荒誕
之說於是投虛乘間靡所不有而去道益
遠矣道士曰然子亦有以告我乎曰吾之
所謂道與師之所謂道然不可以盡合也

而循其本初固未甚遠爾歸告爾徒求之
爾心而知所謂若存者何物致柔者何事
而有以䏻存息察焉則不惟可以不叛爾
教而存躰而明用吾猶有望於歸儒焉道
士曰唯唯遂書為記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遂寧為東川要藩轉運使治焉異時使副
判官叅寘並列不當厥居乃數十年始從
省併有判官則闕使副故來者惟吾東廨
歲修月葺吾用末存嘉定十有二年夏與
元卒張福莫簡叛入利檄閬扳果踐遂於
是東廨之僅存者一二乃昔莫游不急之所
使者移寓西廨之以久虛弗葺昝陽汪侯

來領使事過故廨彼徨踦躇顧謂寮吏是
觀聽攸屬久而弗複不自羞乎程事期度
有司凡緡錢六萬米石十丁匠四萬六千
九百餘曰損舊益之費假以歲月不遺于
成乎府人效實梓匠授規列辟閒風畢獻
厥力肪十四年秋八月訖十六年之四月
室寢堂奧棨序門廡莞庫庖湢以次備具
至於賓掾有舘文書有庋府史有舍稅籍
規寘始將過之役成屬余識其顛末余舍
然有感焉　國朝自削方鎮以諸道賦租
筦搉屬之轉運以務廊地利坊場河渡二
税則額付之郡守操重制輕易危就安此
權時之妙筭也然權任雖分財力猶裕自

熙寧分使摧利郡守之權始削脫有城郭
甲兵之費必以控于轉運往往滯吝不予
則違時而曠事孜宣之末與受其害至中
興以後乃又以外司農護餉而所謂轉運
者僅為催科國併之司設官初意愈傳愈
失故封疆之吏無所於告則城壞弗葺兵
闕弗治祗以示弱覦姦嗚呼流弊至此寧
得無以變通之乎然而此蓋在上者之所
當知而非居是官者之責是官之責將簿
書期會之問乎非直然也學校以明倫理
科舉以興德行舉刺以別淑慝聽斷以達
幽枉凡昔與礼命討之所關為君師者建
牧立監而分治之所以共天命而繫邦國

也今之分道置使則猶立監之僅存者況
我　祖宗惠綏遠服四蜀漕寄在今尤重
四時銓擬得以通掌四選遇有空官則聽
其舉辟餽以移注許之就權然則吾所謂
孚望隆指邪若之何其稱之非平心不能
以燭理也非虛已不能以盡下也非剛毅
有守無以塞僥倖也非清淳履道無以厲
廉隅也非孜孜夙夜恫瘝乃身則又不足
以濟登茲也詩曰職思其居謂盡瘁於所
當事也又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
其乱曰職思其憂蓋無時而可也者余昔
居是官也嘗以自厲而未之能信汪侯乾
道樞使莊敏公之家官季遠有端緒茲事

也固已習聞而篤踐之矣尚敢誦聞以復
于侯將書諸石與同志者共焉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四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敘州諸葛武侯忠灵廟碑坊胼

古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獻不蝦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於與祭大蒸賛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鯀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而祀于鄭董安于而祀于趙大非先生之舊魯展禽至謂先生制祀有法施於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五六經之書絶於無文漢高起沛黄帝有祠迨其中葉故

侯有祠又其後也先墓有祠至永平以來則墓祀尤盛極于諸葛公之卒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朝論以礼秩止之然則士大夫至是尚知礼秩之不可踰也習隆尚充因人情之不可遏請即墓之近立廟沔陽而斷其私祀覲蜀故吏乃得與祭雖然是猶近墓爲廟特節不祠非親故不與也其後所至郡國爲佛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也非望祭之越望之祠無所無之姑即夫礼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於其國而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叙故有諸葛武興王廟至興國皇祐一再更修猶存孟蜀武興之名元豐三年賜瀘州廟額曰忠灵

而敘末之有改紹定五年遂寧馮侯邦佐
爲守上距皇祐歷玄黓執徐之歲凡三廟
既久弊侯葺而大之以屬記于予會被命
守瀘道出敘侯要予于新廟落是役之成
勝爵而言曰祠記之請顧毋我忘予謝未
皇也既抵敘司馮侯又以書來曰公之行
乎蜀江非一役矣建興二年渡瀘之後由
越嶲而入則瀘之原也四郡悉平歸至漢
陽遇降人李鴻漢陽今之長寧則瀘之委
也或者猶謂非今江陽不知瀘有三重大
渡水也孫水也瀘水也其源雖分其歸則
一予取其言又爲探原索委而重有感焉
且渡瀘公紀事且山川派峙千古一日而

傳注諸說靡有定屆况公用蜀之心人得
而盡知乎裴松之引漢地理書謂瀘水出
牂牁郡句町縣古今異名既無以證禁史
直謂瀘峯地瘴惟五月可渡瀘峯即今壁
山是殆以郡名瀘指瀘峯爲瀘水不知是
峯乃在不韋縣之北於壁山奚與公雖嘗
至江陽而非所謂度瀘也或或謂在徼外
沙野城之境或謂姚州河鎮驛之資尤爲
無據獨華陽國志與雲南録差若可信而
二書亦相抵梧嗚呼周公瑾之赤壁非黃
也庾元規之南樓非鄂也况公瑾元規匪
公敵匹而猶牽引傅會仍非其實此地實
公所行也人之疑信乃反不一竊嘗考之

史志參以水經又叅之以建興南討之由
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徼外吐蕃之地曲
羅東下三百又東注爲三重瀘又東爲西
瀘水縣又東北會孫水嶲水又北會大渡
水其支分爲朱提水若水莘宮水繩水淹
水咸會于越嶲郡之馬湖縣由東北至僰
道縣入江其地則西距犂雅東接五谿北
抵瀘敘其通稱之昔曰瀘昭烈伐吳之役
蓋慮五谿諸蠻附吳以撓我也亟使馬良
招之至于秭歸之敗諸蠻果叛益州牂牁
永昌建寧四郡怙險畜禍渠帥雍闓至於
殺正昂縛刺史張裔以畀吳人雖孟獲以
身諸蠻越嶲牂牁背爲畔援當斯時也使

雍闓不誅則西郡不平四郡不平則內難
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圖也是以
南征之師勢不可已然尚以昭烈之殂須
暇之三年然後遣李恢出建寧馬忠出牂
牁而身自出越嶲蹊公道所從出大抵涉
大渡亂孫水破越嶲斬雍闓絕馬湖禽孟
獲蕩平四郡遍歷三瀘遂南極滇池深入
不毛之地勒銘誓鹵道滇水漢陽以歸以
予所知合爲侯所致公之渡瀘昭昭乎声
跡之可尋而敘之廟公也浮浮乎精神之
如在藐放其敢以寡陋不辭爲謝乃爲叙
其事而系之銘曰人以一心真任堪輿或
爲大小或小人儒其大伊何我居廣居我

立正位我行大途無詭而獲有範而廷所
謂小人功不盖娩伐罪以仁尊王以義會
盟以信臉詐以知迹其本心假名成事行
之以王猶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濟皇
皇奕奕祗赫庸稱拔本而言穿窬之類自
秦蔑孝罔擇善利雖兩董公獨識此意是
開叔末躋誼秉節迨諸葛公皦如天日開
誠廣益引咎布失是心之度皐伊旦與漢
主末顯鬒然人龍厥既顯之前無二雄扶
漢植華婷姦剪戎以奠人極以宅帝衷其
在梁益風績猶完今其僅存八陣遺跡在
昔風后佐帝有熊爰作握奇八陣所宗八
八相乘陣間容陣翕闢乾坤巽張首奮攻
之先天方圓二圖後天卦气以奠不忓謂
此管樂謂書申韓跡公所為史牒可刊或
者謂公嘔血酸辛又云卧龍壽終其身義
理不競成敗論人人生海内曾不百年是
心昭昭不與迹隊我畫吾分君君臣臣功
成不成奈何乎天

元符忠諫堂記

予昔為丹稜楊慶崇作誌其子邁以事狀
來閱其世有大父諱佝舉元豐五年進士
終承議郎予以書反曰崇寧籍元祐姦黨
定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
非此其是與而先是未有識之遂曰邪乘
有之子其為我發之亡何邁求予書元符

閣又亡何李杜史季允又為承議之五世
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予歸自靖仲炎
請曰先人之敝廬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我將以忠諫名吾閤
子為記之予慨然有感於世道之變人情
之反乃至若此且曰姦曰邪名之至惡王
法之所必誅也人之於先祖也為銘物為
烝彝昇為癀誌稱美而不稱惡今崇寧用
事之臣籍其祖以邪昔附其事於姦黨而
子孫矜以為榮名實不已舛乎竊嘗稽諸
五三六經之傳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知之性陰
陽柔剛之分卑高貴賤之等是非邪正之
別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
之名也故聖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
衰始有名與實戾者名之君而實不君名
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
不夫不婦無時無之夫既名存於實則於
是有名實之說建其又甚則放辞者盜丘
非軻矣嫉世者溷夷廉跖矣至楚人則白
可黑矣上可下矣至秦人則鹿可馬矣黑
可黃矣至漢則鵠雀可鳳矣至隋則野鳥
可霧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為姦邪播之詔
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不忌不疑如京卞
之為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錮士大
夫李唐牛李相傾相軋不極於亂不已固

未嘗被以益惡無實之名也自京卞一開其端變亂白黑實爲陰渠賊陵貴夷亂華之兆至於秦檜習非效尤遂取張胡李趙之所引用者加之叛逆之名株連建繫五十三家將以爲戮韓侂胄柄國則又以附于趙忠定公者名之逆黨學于朱文公者名之僞黨夫曰姦曰邪曰逆曰僞本以怖而構之也而願附名籍者唯恐後則是古者至不美之名在近世反爲至美之事况夫人以耿然之身血氣所拘不百年耳濫貢素飽曾幾何時而爲是背理反道之事不思篤毋在後是非予奪著乎人心瞭不可掩

溫文正公中正獻公與凡元祐元符著籍之士以及乎紹興慶元黨人蓋皎然如天日之清明庸夫孺子裔夷羅房孰不知之今蒙以甚惡之名在諸賢無豪髮加損也祇以貽千載之一噱耳彼京卞檜侂必不以姦邪自名也而世之言姦邪者自丁夏章呂而次未嘗舍四人而他求而苛於方人者籍曰是姦邪之靡者雖孝子慈孫放其父祖亦且諱聞而羞道之至此則名實始雖少紊而終固未嘗紊也陳仲舉聞范孟博之去歎曰今既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然則爲柄臣者誣人以姦邪本起譏以罵臭然而不能臭人祇自臭耳姑以利害言之來者亦當知所擇云

資州省元樓記

宕渠馮侯守資之明年重建州西樓成以書抵某曰資故有樓以省元名爲淳熙宰相文定趙公作也自嘉泰之季故侯陳勤節公嘗撤而新之歲久隤剝方議改爲院於吳回之變乃捐少府錢六十萬拓而新之加飛加翅突兀闓闠公爲我書其顏且記成事予嘗讀太史公書謂巴蜀山川甲於天下以予所見資之山水又甲於蜀其岡巒酋崷若頓若留雖水盤紆有滙有瀹是宜篤生多士繇漢以來有稱焉陳侯之作是樓也故廣安守趙公昱爲之記今馮侯述之又將有望於將來予敢以固陋辭

嘗觀祖宗全盛時群天下之士試之南宮蜀人率居前列如眉之師與楊邛之宋與李蓋自政和執徐之歲至宣和之執徐僅一星終而同邑同舉接踵倫魁者四亦云盛矣自六飛駐揚進士遺授命諸道提刑司選吏即轉運司各爲類試紹興元年始擇監司師守總其事張忠獻公時以元樞奉使川陝治秦州即秦爲類省試諸道之合蓋出乎防爲舉首者恩視廷試三人至紹興五年十二月戊子詔書又申言之自十有七年何道夫對策謂蜀人難進易退高視天下而竊笑爲媿秦所偪繇是蜀之首選而不對大問者率列之下科隆興初

元詔免舉士趙文定公始以紹興五年詔書賜第由虞忠肅公之薦乃得召對文定而後首選又二十有三人昔未有不薦而召者議者譁曰以科目取之而不以科目用之安在其為舉首也不則曰蜀遠行都遠而見遺乃其所也是皆然矣以愚觀於窮達之既定者則有非人力所能升沈也人之器識罔不在初請無以他以質之士言之文定幼負奇氣軼群邁踈發為詞章閎深博大故自中興以來冠類試者三十餘人公所識言人耶知其為宰輔之器此何可以强致其後張義立之剛毅不撓何從叔之端厚無華人亦於始進焉知之且

陰陽五行特二氣之大分而經緯錯綜氣聚而形化則人物生之於是乎有剛有柔即剛柔之偏於是乎有善有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粗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繇之此誠非人力可已升沉者唐人謂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王楊盧駱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夫其浮躁衒露則氣稟之薄然也氣稟之薄而望其器識之厚爵祿之富得乎然則為士者果無所用其力矣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其幼而學也必不肯趨浮踵陋以至乎苟得其壯而行也必不肯計功求獲以安於小成况又能行之以剛健守之以篤實則輝光日新雖引而聖賢可也奚區區科目名位之足云竊意馮侯之乞言將以告于邦之士也故為發其義者如此

綿竹縣湖橋記

前知綿竹縣宇文西叔炯令列屬版曹自財賦所歛予書曰走也不敏為吏于紫巖之下每惟是邦世載人物予不暇悉數也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止先生為碩鄉儒

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亟稱之魏忠獻張公以精忠大義為中興名相其子宣公則我之所自出也又以問學為世儒宗流風蔚如賓啓來哲而無以致高山仰止之思也迺因人士有請度地飛鳧門外豬為湖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為四矼矼崇四尺架梁其上而屋之衡從合十丈以通南北車徒之往來始紹定四年春二月戊午訖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百六十有五合為錢五百一十九萬有奇昔節縮浮蠹以營之人見與梁之麗貫接紫巖如虹卧波而不知役之我加與材之所自出也願為記其經始之勤而明其尊

德之志予嘗謂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爲
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爲風雨霜露爲風霆
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
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
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
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
鍾而爲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內流行發
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
之生乃縣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
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爲流通固
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
川英灵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豈數
數然哉若蔡巖之諸賢者眞有以閲盛衰

之運當消長之數矣因西叙之請併發其
義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普州貢院記

禮部之有貢院自唐開元始國朝科舉雖
襲唐舊而貢院之或廢或置或燬或復至
崇寧而後有定所政和二年從董正封之
請諸郡得立貢院然舍法既罷則貢院亦
隨廢矣蜀自中興以來生聚教訓既百有
餘年儒風丕振應書之士歲滋月益而諸
郡校士非學宮則佛舍也其特爲之宮者
遠則六十年近止三五歲耳普於東川號
多士而亦寓于學宮嘉泰中郡人嘗議卜
築其訛曰即斈試士毋害也而前當役枕
士爭門入者來之皆坎也況孔堂肅穆而
舉趨錯立喧瀆已甚盍議改爲建嘉定以
來劉文節公大理少卿揚昌伯天官侍郎
許成子與了翁皆欲繼史其成而曠日持
課或死或去臨邛揚侯楚望守郡朞年郡
以大治土地于國之陽曰和慶寺延平廨
衍而勢爽明龍泉屹左鳳山峙右士從亀
襲乃下令徙寺且庚歸田以益之賦文東
西五十南北六十既撤少府用度之羸又
告諸本道轉運刑獄使者及卿大夫士以
補其乏士受後要不以厲民酉陽作堂左
个之楹五堂後架樓其中又爲堂列入內
于東西二夾爲主司直舍試士之廨東西

鄉各三列中爲堂皇深廣皆五尋重門異
列封彌謄錄之司庖湢吏士之舍靡徹不
備迁舊廨之麗于學而材可用者得十之
一既就緒以書來諗曰伯雨爲普人肇修
曠典執事師帥本道敢徼一言以寵灵之
某爲人記貢院記學官多矣然而考諸制
度之詳略風俗之薄厚則未嘗不致疑焉
且國初天下未有斈也慶曆三年以後雖
用范文正公之議詔州縣立學然學未遍
而詔旋寢矣迨崇寧以蔡京之請州縣無
遠小咸得立學學官之備乃昉乎此國初
貢院廢置亦無常君自崇寧至政和中都
外郡咸有貢院貢院之備又昉此夫既養

士于學又為貢士之宮以重其事風厲作成是宜人才彙出以称隆指然以今視之崇寧養才孰與國初崇寧以後得士孰與國初天下之理至於制愈密而敝愈多法既詳而姦不勝則亦必有故矣夫所謂科舉取士者非有比閭族黨月書歲攷之素直以寸晷之文一夫之目拔自疏賤畀之長治五侯三吏皆由此選此非細事也然而梅子其所謂四海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多也指世陳教言成文章質諸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亦無幾人夫使以言取之而不謬於先聖不悖於當世則雖以言取人未爲甚失也乃自俗流世敗

有司之操衡尺士子之揣程度者大抵舍其德性之知易其師友之素而相與求合於甲詔之中當歲大比往往竊取朝廷餘論薦紳奏疏與郡國郵吏所傳邸分條別纂綴以備問使朝廷清明君仁臣直則上無闕政下無諫詞正李以言猶可得士脫不幸而遭時之難問紹述則贊紹述謀合戎則贊和戎欲開邊則是開邊大抵譽經術以傳世好刺邪說以阿有司或者貪竊成風則貨取勢奪抑又有甚難言者然則雖爲庠序以肆其業宮室以校其藝其不能以得天下士蓋可億而知之矣中興至今有百餘載治化休盛士習純美所謂傳世好阿有司貨取而勢奪者固無崇政之甚然比歲以來不保其不盡然脫使始進若是則措諸事業抑從可知因楚望之屬記于予也慨然有感於世變之推移故直書其事以告之者若此或幸而刻諸石則校士於斯試言於斯者其亦知所發哉楚望三世登進士科所居有善政云

楊文安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之縣內諸侯也其祿故於采地得立廟畿外諸侯歸也則於所都之邑焉凡皆有酢有獻有撥有綏有族盡同氣之祠非舍奠釋菜籩罍用幣之比也春秋以降事已変古如莊周書畏壘事雖一時寓

言竊意吏祠于社已萌芽于此時秦漢而後封建壞郡縣吏計歲月代更有德於民如蘇齊之欒公民往往立之社然猶配食于社未有特祠也蜀守文翁齊相石慶吏民爲之立祠縣是桐鄉南陽渭城之祠史不絕書事之変古亦云甚矣居于定國爲縣獄吏至又生而得祠人之生也氣聚魄凝奚從祠之其原既開乃有張武威任九真延池陽陸凌儀之等皆如于祠建隋唐以降故侯之祠紛紛史冊不可殫述而人不以爲異雖然事誠戾古也而羅以甘棠勿剪之義猶曰變之正者醫與初眉山楊文安公以成德碩望由參知政事出領東

川節度府先是建炎三年公君節度推官建紹興十五年由潼川路轉運判官移提點刑獄至是凡三仕于此矣沂風善政蔚其如存後七十年公之孫瑾復來領州下車拜文安繪象歎歎感慨州宅有戴德堂刑獄使者廨有德遠堂孝宮有祥鱣堂節度推官廨有遠業堂皆邦人思公而致其識者為之子孫不敢忘其祖則不敢厲其祖之民為政暮年民使安之耆耋請改建文安之宇以昭弗忘侯徇民請度地考室與趙文定讓德堂對峙而貽書某曰是不惟吾祖所居官璉也實此平生今四百二十甲子矣天子不以其不肖嗣守茲土視事暮歲幸不得罪民士以貽吾祖羞是祠之建匪吾敢私維邦人是從公也嘗以使傳州符尋臨是邦敢以邦人之請請某銘然喜曰彼秦漢以來以佗姓而祠故侯實戾古與然猶得為變之正今以孫而祠其祖尚古者外諸侯立廟都邑之近以是敢以淺陋辞維文安公起太學試礼部冠萬七千士退然無矜色而有戚容曰此吾先人所不能得者而以遺小子子蓋自是翱翔外服十有四年始以趙忠簡公之薦有位于朝泊檜擅国公亟謗外檜死而後蹤跡從位亟弼最後均佚潼川遂以祠宮之祿老于家其年行閱閱有考功博士之議

有太史氏之録有狀其行有銘其遂有序其丈夫抵詞令足以華國名行足以砥俗德量足以鎮浮夫非私於一州者特其始褁終皆有潼焉莫府而識者知為公輔之器司臬事而察辟聲訟人自以不寃後以前執政為首民習其教不肅而成宜公之去而民思之深今移侯五十年州縣立六郡守風績既茂躍廷闕之直趾羡復來邦人懷今悼昔奉嘗之敬不懈益虔是區區者誰實使之嗚呼揚侯視此其益知所勉哉宣王命召穆公之旬江漢也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蓋以乃祖康公命皇父之征徐方也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亦以大祖南仲命之古之人命其臣也必命以乃祖之事豈惟繼世象賢所以刑善降德示之儀法者多矣今陽侯實生是邦而朝廷又命侯以文安之事顧瞻山川想象毖茇退而衣德服訓以臨其民必惕然以思曰斯民也吾祖文安公之所與共理也朝夕念于前于衡于羹于牆如照臨其上如陟降于庭蓋有不見而著不言而形斯其為善攻之勁不已焉乎詩曰維桑有梓必恭敬止嗚呼侯尚勉之哉

毛氏慈惠莊記

氣載理而流形於天地有間餘不足相為質也寒暑微息一不遂其生見者為動矜

灵而爲人雖貴賤有分定盛衰有差等實
同躰也古者比閭而居夫井而耕出入必
相友守望必相助義不足必相補凶荒必
有待委積必有給莫非使民相生相養以
輔成天地生々之德所謂由溺取飢內藹
鏈市油然發衷非有爲之之地也後世以
身發財者膠固滯各人鑑急扣門拒之恐
不峻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與萬
物並生則與萬物同躰乃今朝圖夕惟不
越於一家一身之私吁天之予人也顧使
之自有餘於一家一身矣予人而不違手
親親仁民愛物之分藝則陷於不仁而非
人矣予歸自靖之歲洪雅毛君拱巳介予

友史叔欽予謹得見自言其家世崇德好
義道行於妻子蓋無不能充是心焉嬪董
士族也嘗損金市田歲儲其入而昏嫁而
喪葬而疾病而貧不自贍者於我乎給董
殁拱巳又裒餘金以廣之今爲田百畝別
其王祖之籍藥之譜圖書其疆畎而字之
曰慈惠莊懼後之不我引也願得一言以
爲子孫之衣予語之曰吝嗇者陰氣之常
亦有粗見理道頗樂施予不過泥滯於佛
老卜視之間至於力行諸身乎當其義不
爲異端誅可以爲難予旌充是心而行之
子孫安有不能以是心守之范文正公具
興義田到于今莫敢廢予無媿於范公之
心雖百十可知矣予何病諸不然匪義之
循惟惠之行如異端有施有報之說責効
於旦夕是有爲爲之本之則無其庶乂乎
毛君作而曰拱巳雖不敏願書以爲記

夔州臥龍山記

予又聞夔州臥龍山之勝開禧犨於之歲
歸自王朝至蜀門則避地之荊者數瞿唐
而下將登山而止紹定單閼之歲还自南
還至蜀門則避地趨峽者赦渝江而下又
將登山而不果先是丁文伯爲郡守嘗以
記屬予建岡朝又言之中以不一　山很
恨弗儗也又二年而予守盧山之主僧曰
惠行叙山中之槩以督前諾其畧曰　山爲

一山之望山趾距誠僅隔瀼東一水其上
咸爲平寺寺雖名咸平而有天成長興開
寶題識非始於咸平也寺之一有五龍水
又爲野豬池地上爲山又數里乃至絕頂
耆舊相傳謂諸葛忠武侯駐軍此山池曰
飲馬田曰東屯田所殖稻一方無與並焉
寺居高峯極清寒盛夏可袂衣山之泉之
松人謂杜子美眞諦寺詩變之諸刹惟此
可當是必爲眞諦理或然也四朝御書閣
與妻法堂居中照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
後爲便坐上有周閣又上爲丈室傍翼寢
軒凡二百餘楹由大士祠宇前路通觀音
泉越野橋有一大亭巨石與喬木雜錯泉

灑之其下遥見峽壁嶙峋江声澎湃賢
橋之路又通東屯客至必裴回移晷自
慶元二年了侮主山嘉定三年丁侯以
惠行繼之歲修月葺以濆于成金碧翬
飛徒衆雲集雖皆我所當爲無足以污
紀載獨念山未有記亡以詔久遠盍爲
昭烈君臣少叙梗槩予自守瀘以來方
爲侯推明渡瀘本末勒諸叙南廟碑今
以行之請也不敢辞然而稽諸圖乘碑銘
而有可疑者武侯之始卒也人思之不置
巷祭野祀不可得而禁習隆尚充請因人
情爲之立祠而朝論必謂礼秩之所不許
蓋自東漢而上猶有以仕國墳墓繪象立

祠爲不盡然者於是禁之不得僅使即污
陽之墓爲廟非親故不得祠今山之有祠
也盍閔乎世道之变而莫知始於何時子
美之詩曰玉殿虚無野寺中又曰一躰君
臣祭祀同則昭烈固與武侯並祠也而張
舍人震謂始命寺僧惠璉爲侯創祠未知
何時存帝廟而廢侯祠也近世張大寧鎬
又謂先主之廟徙諸江濱今復其舊又未
知何時存侯祠而徙帝廟也往牒所無不
可得而強考大抵武侯自荆之蜀與昭烈
會其後受遺于永安宮往返道夔皆駐軍
是山故自晉末平以來託侯以名山〻以
侯名後人乃爲侯立祠夫既祠侯則昭烈

之卒實在永安亦何可不祠一時君臣既
往而祠之矣復慮夫委之空山耕在爲守
也則爲寺以館僧将爲永久之圖此皆後
世人情之推典礼之变苟以致其誠信者
無不盡也而予謂久近之實則固不在此
方其以崎嶇之蜀抗兒域之強弱不敵
也蜀師未出而将星夜損使操懿君臣肝
衡得氣踏肙又不佯也陳壽以私怨作史
節比管樂書中韓以訖于祁山之役憂恚
嘔血誣謗亦非不多也然而有不可得而
泯者夫天命不已物生無窮彼近功小利
與人之氣形卒緣乎盡而是心之止於所不
見戚於所不係者昭〻灵〻著在方冊昭

烈君臣尊君父討乱賊之心與山川俱存
以到于今盖不惟成都之繪象渡瀘之遺
跡夔子之故祠邦人扶植愛護莫敢褻拜
雖八陣之見於新都沔陽與今魚復之頭
四頭入尾隅落鈎連隊陳相容觸處爲首
所以寓先天心法之秘者雖陵夷谷迁是
陳也亘千載而獨存殆若有神司之彼操
懿君臣欺孤盜鼎雖萬世在後與一時利
害不相涉也而三尺童子且唾弃不之顧
陳壽誣蔑公理人之視之如見肺肝亦祗
以自點然則士之以千載自許者其必有
發於斯言矣惠行潼川人文伯名黼嘗爲
將作監今經略廣南西路立朝鯁挺敢其

所崇尚者若此

重建四川總領財賦所記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財賦安北望自益昌以書邸某曰吾所居廨自開禧至紹定之遇單闕之歲皆厄寇鈔癸仲不佞承之於訌潰之餘披荆榛以舍官吏大懼無以存吏肄一民聽乃即舊址更治寺之門西鄉而爲堂攘以築之左控寳峯右揖烏龍西指劍閣北委三泉使者之儒富堂於接之東凡昔節縮浮費以濟干戈昔天子之命我也曰將指給餉上下通情當勿乏與濟我戎事癸仲敬共夙夜無敢失隊今名堂曰通濟以識弗忘棲名北定則取鄭亨仲

關中思耕亭語予爲我記之某作而嘆曰於赫王明照知萬里使兵自兵食自食上下不相恤也有無不相通也胡可以一朝居北望所以眷揚明命之意爽矣盡矣而予敢以淺陋辭雖然餉所主財與宣制司主軍民二司之不相爲謀也久矣蓋自建炎三年張忠獻公宣威川陝始承制以主管茶馬趙應祥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雖云總賦未以名官也張公虛已以任趙公盡力以報自忠獻之去則交相爲猜矣吳玠與開爭陸運而吳趙始不咸詔遣都漕親督錢糧以應吳俾制置大使席益趣行大光乃以轉運司錢就糴于果

利閬而席趙文又不咸李子及繼之吳武安刻其乏與而吳李又不咸趙不弃繼之與鄭亨仲分隷宣總司錢而鄭趙又不咸然是時和戎既久未有緩急牽制之患也紹興之末王瞻叔之望以括民曰契與制置使沈德和介交章爭辯而王沈之不咸至是滋甚大抵三十四年之閒二司紛紛殆如先正所謂二司取財已盡而樞密益兵無窮者實矛楯之術使然耳開禧以後事異前時吳曦生長邊陲習聞文爭之害而未睹相資之利密啓于韓侂胄俾宣司得以制財賦之入出其事以是而其實不然蓋曦既畜無君之心將託是爲亂而正

使由其術而不悟耳趙季明善宣劉志大崇之以是各相繼引去曦既按皆財之僅存者六百萬是歲之出乃至四千餘萬陳勤節公咸未知所以爲計微安沂公爲之發屯戍運粟括財有以翼蔽而扶掖之勤節公逢孺亦未知攸濟矣王君釜代陳雖拔節制之命出於權臣釐而正之是也不知二司之情不可以不通未幾而張東甫子震繼之歲豁四百萬莫非倚安公以共濟王鉉代張又昧乎此擠安公而去之始未見其害也一旦勇棄虛大如董仁父居誼蒼黃度劍王董之執相抗不容以不易使也則楊九鼎代之以激叛卒之變於

是代錫者任君燾厚一惟沂公與南海崔
正子是依僅克有濟崔去而鄭代之自丑
州三関以内日朘月削極於近歲而益不
可爲矣夔人不及二十萬緡而歲出倍之
四大軍歲爲糧百五十萬不関外居之而
漕運裁一今二年之間失糴三百萬石関
之内外七十餘倉又爲灰燼則官軍民卒
九百餘人所仰哺者惟一分漕粟耳幾何
而不乏於供乎某之生也後猶及周旋於
秦禧以來諸公間竊以爲今之所謂四總
領者名雖同而實則異事雖久而實則異
盖江上三總領自朝廷覈計其費爲之科
撥而四川之歲入不能半其出則朝廷不

問也總領之始所以察諸戍之欺且吝也
今不惟不能以行其職而一司富入之緡
當行之事反見侵於他司然則將爲之弛
弓而更瑟焉其訓詞之所謂上下通靑者
乎上而朝廷以時科降歲有常數不必待
其請也近而制其捆減戍併屯虛實相知
有無相通不必責其償也夫如是又以制
捆之令行於戎司覈竅籍明功賞息饋賂
行於監司牧之信期會節浮蠹登於財行
於並邊諸郡固疆場以墾荒廢戍守以衛
農毋從便文惟實德是踐毋事苟充惟經
久是圖則日積月累政行令孚蜀其有瘳
乎易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此上下同心

有無相通以共濟艱險之時敢發斯義用
荅揚明天子之丕顯休命比望沂公之
嗣也才器開備甚似其先人云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予奉使東川
曰建爲州程三子易名先者下其奏奉常
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
氏子孫予既奉行惟恪且飭郡將買田以
備烝嘗建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
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迺自帝廷起家
守瀘合士魏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詠
諗予曰朱文公著通書附録首載此篇今
春官貳鄉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

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
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蹟儼存殆
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于學西偏地下
瀕江屢圯于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嘗以
請于予予爲發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
屋于州岡前挹巴嶽銅梁諸峯而涪漢二
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
端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
又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館學
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粢盛之田是田也自
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
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考
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

大夫珣謂其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大建從之游迨嘉祐五年㑹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令紬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学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鮮斯理者蓋鮮嗚呼向二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閒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則

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季康子欲由求於中振畧會以其欲爲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之當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眉州江鄉館記

眉爲西南空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藴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渠遙無所江有亭曰共飲僅容祖帳予爲拓而大之門堂戶室視昔苟美然左挹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爲守又爲增拓焉使故亭扁跨中唐爲便坐前阿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移書某曰子也盻爲此者盍卒記之予嘗攷五礼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礼注自爲抵梧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夫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緐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關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關餼閽以告司徒令野修道委積掌訝逆

賓于疆埸是共礼酒共陳酒共稍礼共齊菹以至牢米薦芻秣物幣齎各庀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賦館盡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貢國客爲然有委積焉甸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畜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爲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貫從有代伯政猶然故隸館以責晉與渠以譏鄭里侯以晛隙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爲政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爲解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五

江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記

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贈大師劉清惠公祠堂記

尚書郎劉全叟邸予以書曰先君清惠公
早孤自奮紹元祐家声於黨禍流離之餘
出入中外幾四十年晩守潼川邦人德之
不忍忘自郡及邑既象而祠之然未特祠
也端友不佞猥以宝章之直司臬東川邦
人曰吾清惠之子也合辭以請乃土其地
于郡北長平山築室三楹而厚祀之旁曰

懋亭以傳于爰棠之義昔者爲十縣代役
有記蠲租有記蠲米麥之耗有記北山之
祠二縣廟之祠中江縣之祠與郡庠之市
田儲書亦皆有記于於先清惠匪惟同朝
之舊且常制部于斯守藩于斯今新廟之
後考成而舊人之存無幾記載之筆必子
是屬子謂公平生大節識于碑楹施于烝
彝昪録于大史氏藏于奉常考功昭昭日
星之垂奚以子言爲也矧惟郡縣吏所去
見祠非卒淚立廟之意今祠之易記之備
而又以屬于不肖不已贅乎將辞諸使人
後自惟念古今異制郡國異史固有遺将
爲法緑情制礼昔且古者裂五侯三土以

與天子共守天下没而奉祀則有祀宗卜
史典策分物祀于大宮宗氏分族共其職
事如嬀姓九宗之於晉殷民六族之於魯
蓋建邦啓宗正襲其位則世祀其先也若
鄉大夫士爵禄有列於朝亦得以其葬穀
立廟于家内賓宗婦移穆以序晉不失子
孝淚之意自許田立魯別廟而鄭人承祀
三家分魯分晉而各主其廟大非先王之
舊戰國而後宗法廢絶廟祀之不經久矣
況自罷侯置守吏如傳舍才在下中者苟
容以求全而貪杳殘暴者畏盼盼然疾視
唯恐去之不亟則民安知有故侯之祠苟
幸而遇廉平之吏有德于民民幸其有以

福我也則非以選表召亦以終更去吏民
之愛戴者雖欲借留攀截終爲其文於是
而屡越古典築館圖形以奉嘗其守宰亦
人情之不可已者又慮其善政之無傳也
爲文以記之慮來者之去藉也勒石以永
之豈無尚德懷賢抑以廉頑激貪兹其情
不既甚切而詖可矜者乎其間豈無出於
驅迫本於諂佞者然吏去則祠毁幸而勿
毁則荒穢弗治徒取笑辱焉此又所不論
也惟清惠公以文献故家發身科第清心
約己一介不妄取予郵命朔庭盛名擅虜
後以從臣守荆正韓侂胄開边釁人乘時
造釁公首戮朱勝威行南國侂胄憚之以

公還蜀守漢中劾察吏之從亂者守潼川拯民于焦土逮鰥振滯已責蠲逋度地以居民發廩以振之儲書以勸學市田以養士前後爲費數鉅萬蠲失火之家貸緡十餘萬又爲潼人請于朝末蠲米麥肖耗歲爲石三千七百八十最後又蠲諸邑田賦爲緡八萬四千有奇蓋居郡五年苟以利民者無不爲也嘗上疏乞身詔書報曰卿如斯朕將褒表不暇顧欲引年而去可乎蓋遲留至五年而後去然人情終弗慊也守荊江漢堙惠守梁梓巴蜀称仁有臣祠之多記之備非其情之不可已與其情之滋可矜者乎諸葛武侯之卒民巷祭野

祀朝論以祀秩禁之不可卒使近墓立廟邦人思亮不置而愛其子瞻每朝廷有善政必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爲也嗚呼鄭人思威公而愛武公晉人思欒武子而愛威子蜀人思諸葛公而愛瞻人之情至於愛而不足圖其形書其政猶以爲未足也而移其愛於子孫雖以見斯民秉彝好德之性亦由化啟俗諭人幸於善人之見故愛之切而思之深嗚呼全叟而登斯堂也睹斯義也知人情之望於我者若此其後也其益知自勉以克休于前烈矣全叟嘗歷合龍普邛四郡守擢金部郎中山成都路提點刑獄移節潼川所居有善收其子孫自通判隆慶府以方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清惠之報庶其在此云

壁津樓記

成都路刑獄使者吏部郎游景仁以書予曰侶之先人嘉泰間守嘉即城之南瞰江跨梁而爲樓焉陳蓋之取水經語名以壁津後三十年侶以使事來而樓無以存吾不忍考志之識謝也仍其名而復之基視舊加崇樓之崇三於舊最下爲堂曰寶忠以識先人易名之典子既大書而揭之矣盍爲記之雖然吾之爲斯樓也匪以爲宴娛之備每一登臨憂感交集蓋未嘗有一忻焉昔者張義立夷偹難之險是矣第水

勢自高臨下且暮齧城足傳城而居者廩廩然吾雖在察吏盡力於匽豬且爲支流以泄其怒而不保後來之我繼也懷之石三戟衡陳其下中鎮諸柴實爲夷略險所弗及固木以爲固而郊於是邦也今濯濯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不保後來之皆我聽也蜀餉爲粟百五十萬石仰西州者居多歲恃以總進都江通濟二匽而積蠶弗蠲歲比不登吾雖廣思集益損其斂之十八今舳艫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士庶乎可飽抑又不保匽之久而勿替也既又思之所憂有大於此者獄訟之不平陰陽以珍今傳爰之不幸而訴於我吾不

能盡心焉區區雖修如水旱何職思其外則三垂之不戒寇盜以興雖一方之租定軍餉之無闕亦將塵之而無所騁是乃范文正公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子將何以教我嗚呼予嘗以弘毅爲景仁發室今景仁之慮及此其庶幾仁掟於斯二言矣乎予嘗觀易六十四卦乾坤之文即爲六坎其謂天一生水而成於六乎剛柔始交而难生則聖人之憂患實昉諸此蓋以一陽而陷乎二陰險也亦勞也既險且勞聖人獨能忘情乎故乾坤既定即次以屯君子不可以不經綸也及其見諸經綸以濟險难則又以未濟終焉始乎屯終乎未濟君子

無一息而不憂也景仁觀水之敝則憂在城隍防之壞則憂在餉即天水之違行則憂在訟憂其可憂而又憂人之憂憂人之憂而又憂後人之不見憂也非弘毅者能之乎雖然人能憂人之憂而後能樂己之樂內有可樂則仁念發達人境爲枉而不憂不則物足以勝我氣足以役志其不憂樂而樂憂者幾希景仁之先人名某嘗主司農寺簿紹熙之末國有大議自司農發之景仁不隊厥緒今端平改元天子有紹召爲郎從施諸事業有引未艾云益之名謙義立名方

瀘州重修學記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也逮慶曆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贏生徒元祐五年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訖嘉泰雖三歷繕修然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術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舘于外尊壘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爲之凡二百一十爲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某以君命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孝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之率不與事偕今願藉有告焉且古者國

子舍于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于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于比閭教于塾師而時屬于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廪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爲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大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盖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爲矜式者故於射飲則爲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於校學立經師錄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逮我慶曆設教授之官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矣古者有養老乞

言有旅酬合語益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
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
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令如訪
訕朝政如造爲飛語皆坐首罰至于今未
之改也雖然是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
則滋異昔聞古者祝祭享之別不相借瀆
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獻不
暇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魯哀公
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
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孝釋與未知先聖先
師爲誰自載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
武帝釋奠于學雖肪見史冊而未有原廟
也唐武帝二年廟周孔子貴監迨正觀定

爲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
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
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
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
知仲尼之爲尊也妄爲作謚然宣尼之云
未敢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衆
謚爲重王封爲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太
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
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
以左卜諸儒從祀火學而武成王之祠亦
倣而爲之終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二
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後祀矣夫是數
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

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
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
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
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
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
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
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
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
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
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礼六樂五御六射
六事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
於奇袤異物不撓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
声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
季而車軌書文行倫彝之或異也自趙渠
梁壞田制田改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
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
入始也孔老雖立以之而釋氏參焉蓋自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豸
艸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吏胥徒
以衆宮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
亦無一而不改先生之舊舉世由之不以
爲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爲之建學立師示
之以五三六經之隼的則生民之類幾何
而不胥爲夷也然則學盛而負廣廟隆而
祀解其始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寖微之時

乎士復請曰記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
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具迂乎曰
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未之聞也
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
以塔廟之儀曰庠序以菴胡之教釋聖言
今曰無益而未之聞也是孰為有益乎乃
次第其說勒諸學宮以諗同志相與數求
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為萬里
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
乎

瀘州社倉養濟院義塚記

天運無窮物生不已人之性無不同也然
而二氣雜糅強弱異質短脩異數貴賤富

貧異分所貴乎君公師長者位乎兩間有
以品節而左右之某自派南裔猥冕與郡
試不自意生返故鄉起臨書鎮益思所以
布昭土靈加惠遠服修校官增學廩創縣
庠繕試郭植觀闕念民困於糴糶歲以四
萬緡數二萬斛前官雖嘗市田代輸而行
之僅二年乃以彊事之與粥田以佐用度
此事中廢予為出少府餘財斛增直二千
雖然不惟小惠不可徧也亦恐人心不能
盡同行之久近未可知也又念城內外士
費合力創社倉于四隅以時糴糶為穀二
千二百五十斛然而舊沒新升之交細人
未作昏暮得穀春揄無所出緡錢萬有三

千糴未千斛為倉廥於報恩佛舍之西廡
歲貯田租七十斛以備消耗一其縣量糴
以元直將以制物低昂也又慮社倉不能
常糴乃與寮吏躬視城南養濟院而增廣
焉院始創與太府寺丞王公大過有序有
室有齋有庖歲入千三百斛約其所入可
能百人第歲久賸削所養視昔財半命復
其數選吏覈實增置官田若干畝增養百
人庶乎老且廢者有養疾且病者有療孤
有幼者可以成人鰥寡者有告也則又慮
死者無所歸也乃稽州之義冢自故相趙
文定公創於真如寺之西偏旋以地隘不
可更拓李侯寅仲又嘗更創於寺之南而

男女混殺中羊豕踐蹋若穢泄乃為相地
於使君嵓下山從西北來襟抱環合廣深
各二十文出緡錢三十萬庀之甃石為穴
凡無主之喪全而瘞之周以土墻飾以門
術分左右以別男女書年狀以待子孫秩
廩給以瘞守者亦撥田租十有二斛歲儲
其入於常平庫歲掩埋之命鄉之仕者傳
朴李有之司其事規置既成人曰吾侯之
為是也節縮浮費此四方之邦交之幣獻
不有其一錢以臻于是是不可以無紀予
歛然曰是惡足紀也古之為政壯有用老
有歸幼有養矜寡孤獨有秩瘖聾跛躄斷
者侏儒有食其從也相授死也相葬不孝

而道死也墐之無主後也里胥主之職也蜡氏除之盈天地間生事死送無一民弗得其所此君公師長所以師保萬民之職分也今也不然簿書期會之是務而區區然爲小惠以誆民且社倉義糴之數視昔非不廣矣然生聚之蕃舟陸之會是果能爲低昂乎養濟之數視昔亦倍矣然老癃殘疾顚連亡告者亦能無所遺乎患墐死之不廣也爲之行營高塚多其兆域益其餚時不知喪無主後行有死人亦止於是乎孝子慈孫欲自致其誠敬者亦有以處之乎自聖賢視之直不補一笑尚足以爲功乎姑識予恨以俟來者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五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六

朝京集

錫山安國重刊

成都府錄事廳題名壁記

錄事參軍之官始于後魏隋唐以來名號不一或曰東西曹掾曰司錄參軍或又爲錄事國朝謚唐制舊府爲司錄州爲錄事乾興元年從參軍之號改和凝爲行軍之称而更名爲掾建建炎又復其舊雖郡州異置教守異長辟除選調因革靡常而大抵皆以總錄衆曹糾繩違失雖長吏有過亦得舉彈號紀綱掾其任至重而不輕乃自近世雖僅爲獄市簿書之司然所關亦

不小也成都爲西南大都會制置安撫司所治六十州訟獄所之錄掾所掌則視他郡尤爲劇寄況所事者故皆監司之官分位潤雖傅受論鞫之事往往史不能自達錄掾持藉請問乃得関白其遇寬明易事之長從容開說色受氣詐此亦易易耳贃宣驕長傲之人盛氣麦壓則非健特自立者鮮不回撓於此又可以觀人之所存故之於史唐人杜棨伶嘗爲州錄逆折司馬之不視事一時高風人所欽嘆厥後仕武后朝毅然獨立使酷吏之毒不能彗羅織之烙不得擅卓然爲一代名臣究其事業實權輿於是州淳化中忠定張公知益州

又以秋光山色之詩得一斜曹而史佚其名是雖無杜君之赫赫而從容自得於挫抑不伸之日亦足以廉頑而立懦乃知官無崇卑士無窮達隨其職分皆足以行已及物也陵陽鄧君某嘗謂予曰録舊有廨歲久摧剝吾撤而新之室序庖湢既皆塗墍而嘗仕於此者吾將求其氏名若其才劳而加警省焉乃漫不可得訪諸宿齒參諸象魏得譙公師弼而下若而人公自紹熙十四年四川類省試以易季冠同經生明年賜第又十年來居是官則子之因母之父也有德在人今將以爲題記之首盍爲我志之予義不得辭則摘夫嘗仕于此

而風節之著志尚之中者以備壁記之闕嗚呼人生海内一氣聚散曾不百年耳而人之媺惡一書其氏名則皆得以目擊而心諭焉至其有大媺惡者則人人得以口誦而指數之人心之灵昭昭乎其不可欺者蓋若此然則以其昭昭於人者而見賢必思齊焉見不賢必内自省焉是記之所以告新淑後不既多乎

大宗正司記

大宗正司故與開元宮爲鄰紹定四年災寓治睦親宅五年六月甲子　詔以天慶坊魏惠憲王府舊址爲之屬有司賦丈慮財爲緡二十餘萬而職歲前後所發裁及其半判司事嗣秀王師彌斥其私藏以承上意自六年六月戒事至明年端平改元八月甲子落成　上書屬籍之閣四大字以寵靈之門塾堂垂階廡序室公館吏舍庖湢儲偫鳩僝告功王過了翁言曰願子識之了翁謝未能也王曰子以宗伯載筆大史而予焉得辭之予惟古者官之長必曰司馬正而周之宗官獨称伯以別於六官之長則所以重正牲謹牒合嚴宗祧也或曰彤伯嘗爲宗正顓護軍辭其不然矣建秦人始以宗正列於九卿僅掌親屬而宗廟之事屬之奉常大失古人所以敬宗之意至漢魏隋唐迄于我朝因之不改昭

陵念宗子之無所統一也始於宗正寺之外爲夫宗正司以皇族領之治平元年增置同知事元豐官制行又以宗室團練使以上有德望者爲長而一人爲二之若位高屬尊則爲判允以承宰弗協糾遏愆違祖宗厚倫之意至是逾密矣雖然予以古制參之尚有可言者古者以廟序宗廟曰宗廟室曰宗室器曰宗彝祀曰宗事姓曰宗盟而掌礼者由虞周以來皆曰宗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將以别姓收族寓不言之教也是故天子之元子爲大宗以繼大祖則別子爲諸侯者各爲一國之大祖而不得禰其先王諸侯之元子又爲一國之大

宗以繼大祖則別子爲大夫者又各爲一家之祖而不得禰其先公繼別者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大夫之次子曰二宗所以副小宗或同姓而異氏也或別氏而合族也或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或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或無宗而亦莫之宗也或有適子之子而不爲適孫也有通称爲後而不與適適相承者同服也有宗廟之事則尸主列于太室子姓以昭穆爲南北面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内賓宗婦名如其倫其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所謂世之遠近齒之長幼分之親疏蓋自生長見聞固旋乎宗

廟之中相示以礼樂而意已傳上無嫌偪之慮下無覬覦之心法之志善者也況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亦齒於士也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雖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速其可以仕也則選建明德自五等之侯兩社之輔三等之釆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才無大小靡一失秩此其大略也而於其間非混然無所別異者曹文之昭晉武之穆而曹爲伯甸武王之母弟八人三列公卿而五叔無官魯衛晉皆叔也而又武成康之伯不獲是分蔡叔康叔

之兄也而衞先蔡則又於昭穆長幼之中以賢否爲進退以功過爲先後有尚德勸能之意行乎其間士之生於王族也宗有法廟有序學有教仕有養用有別涵養成就蓋非一日嗚呼夏殷以訖杞宋后稷以訖末孫凡皆有國二千餘年雖以嬴秦之暴斡棄周暴猶三十年睨視而弗敢遷親親用賢之效豈秦漢以來矯衰忌意凉法敢事之所及知乎國朝待遇同姓則本乎成周之意視前代之自翦其類根無所蔭者殆不可同日語然而宗法不立無以嚴親親之等嫌忌尚存無以拔賢賢之效若謂大雅不羣爲善最樂與夫操觚弄翰之

士固多有之若同姓之卿與國同其戚休如古人所謂維翰維城者則予謂當思所以変通之法以蕃王室以強本朝尚古人厥葉流根之意敢因王之請以所得于師友者爲王誦之用答欽明天子崇寵屬籍之休命云

華亭縣重修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又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墐始至鋤姦惠柔剔紛起廢一年而撙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爲平糴倉又一年鳩材僝庸修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翼而館鄉賢

于央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入令佐
之敎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爲垣以
官之翼翼洸洸邃嚴靖深伻來以圖請記
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敎法之壞
議科舉者未有不嘆辭章之靡經生學士
尚論此閭之法庠塾之敎則悼王制之不
可復嗚呼侯封幷牧去藉二千年矣是未
可以遽復也雖然治古然不可復與曰不
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
時異氣而仁義禮知之性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夫義婦聽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
爲敎非彊其所無也亦惟即射鄉之會而

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
月之吉而讀敎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
深省逮巳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
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于閭門之左
右而父師者爲之左右師以敎之民生其
閭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道無聞而
非正言志壹心臧不見異物而迁故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
而民散朝夕無閭塾之敎歲時無庠序之
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賙
而爲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衡硏人
晨夜救過不贍於是姦胥乱民緣絶爲欺
吏以官爲市民以吏爲仇違其常心以陷

於辟是雖曰世降俗敝已非一日獨不思
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
不古若哉而況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
漢以來有聞于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
左大冲所謂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
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都而居華亭者爲
尤著盡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埜生民之
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
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才以給時須自陸事
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籍曰
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蔚然三代人物
也涵養作成此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
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

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
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闢
邪說如宰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
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亦閒世之大儒
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爲不易治令不具
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
擬往往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
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
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宣公自可爲人
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
則非守分事邪唐人詩稱宣公爲縣人而
志不書其何以爲行善化俗之助揚君建
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

要指在諸生發明爲己之學冠珮林立聽考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爲又嘆宣公鍾羙是邦而人未之或知爲表而出之其自今父詔師傳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學何事以無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在者不數數遇也

常熟縣重修學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攷慶元二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李新安朱子既爲證其事宝慶元年祠遷于李之右然而孔堂闕壞蕪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爚始至大

懼無以崇化善俗迺約縮浮靡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爲大門北爲言游之祠又東北爲本朝周子邵子二程子朱子張子之祠以明倫堂居右東西爲齋廬四以館士爲塾二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通爲屋百有二十楹而爲垣以宮之且增田二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訪言氏之裔官爲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爲田百畝以給其費白于州于部使者爲廬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迺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宮郡人葉輔之叙其役以求記于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一二事皆以發揮亡餘蒐㧞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説夫擅弓不知何人而一篇之言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其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富典礼議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游故能後識礼者十有四皆以一言爲可否亦之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礼列于文學茲其爲文爲學盖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爲豪傑之士矣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盖以字輕而子重也始亦謂然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盖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称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第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盖子雖有師道之稱然係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称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礼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

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郎是而觀則子游以勾吴孤遠之士比學洙泗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第以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吴門齒通行都而常熟爲壯縣有如游之比學洙泗遂以習禮華行顏閔騫參于載間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予又有言獨惟山川風气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

程純公揚忠襄公祠堂記

予自都師召還允六上乞骸之請寓建康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還余言曰昔者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宰爲諸儒倡郡國祠事之惟謹是邦以先生之嘗簿正於上元也宰故有祠織也不佞嘗聞忠襄陽公通守是州日會虜酋夭入壯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避惟公自矢一死紊與虜抗噬罵不絶口卒遭剖心之酷公朝義之易名忠襄賜廟褒忠今百有餘年記于麗牲之碑書于下棚之石赫赫乎其與日星儷明也織也生長大江之東習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公又嘗典校官宰溧陽有德於民士而李未有祠也不諱闕典歟於是即純公之祠之右繪揚公以致敬焉子爲我識其事或以詭予曰二子匪其倫乎予曰疑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稷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擬倫者乎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爲仁義禮智之性稟於氣者爲血肉口體之軀而心爲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進退在

我富貴不可淫也死生在我威武不可屈也自夫學之不講非圖乎氣質之偏則奪於利害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声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之有制居則求其安食則求其飽是心之躰胝之其仁充實流貫可以參天地可以爲堯舜而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末之爲丈夫也以之爲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官則見得忘義見危舉免矣彼庸夫賤隸不足責也性雖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爲康莊學士爲何事願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祿爲足所謂成物已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恥乎跡二分之所過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

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尚可優劣乎俗流世衰役役爲方嚴余嘉園君之爲是舉也足以興襄立懦不失聖賢爲己之意爲識歲月公諱邦人字希稷言州吉水人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七

記

靖州鶴山書院記

某泰禧間眷仕　王朝會國有大事議不合補郡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益暮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判部守瀘粗更民事　先帝察其可用即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去從湖北之靖山因瀕累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虛澄神猶念曩歲嘗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位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巖立其前兩山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剔留翳爲室而吾之安士樂天忘其己之遷也臺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首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老梅挺秋灌木叢條又將尋歲寒之盟其息游其間往輒移晷而罷極生感咏餘興嘆或靳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爲子喜而子戚諸曰不然也君譬則天也疾風迅雷甚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爲是不敬也君譬則親也撻之流血起敬起孝親之過而怨爲則愈疏也或曰有一不慊則優爲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曰然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產天地之產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是故窮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天德然孝子之身不足

以報親恩而余也猥蒙寒遠被遇兩朝叅位從臣之末夫使諫行而澤下事稱以著德斯亦報國之實務耳顧無能然疑之益迺蹈淺常之戒自貽過涉之咎祗以病朝廷羞當世之士而尚以自靖自獻為是乎昔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原其而後比也更允而後晉也夫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亦嘗蒙於所發乎過位必色過闕必下路馬必式懍乎十目之所睹所以廣敬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智容觀五聲赫乎上帝之有臨所以蓄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信友無幾微之或作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身證諸民以及於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毫髮之不合重發

言之機也夫然故願諫而君不疑盡言而人不忌而余也又有一於是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謙泛泛以未深也討論定命遠猶辰告是䇿數以取疏也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廬牿皓皓以取汙也謹徽偃游勉彌遏忠已悴悴以忘君也而余亦未能自信於斯也嗚呼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吾孔孟之罪人耳矣於是識其語於室以自儆

強齋記

寶慶元年高侯德文自姑蘇介余友毛誼父而請於余曰昔朱文公嘗以強齋名吾所居室子為我書之蓋侯仕淮右嘗以輸平鄰壤折虜驕慢有聞于時其後監登聞鼓院暴職盡言余甚喜之今行年七十有六而服行文公之訓強善無斁余曷敢曰不可云何侯以書來曰吾昊子之札也吾所甞記諸余謂誼曰人之患制於欲則懦狃於習則安氣柔則泛乎衆形躁則苦其難有一于茲策之而莫前而侯也誘揉弗渝華皓益堅則所謂強者侯其知之矣而奚資乎余言雖然吾請為義以試誦所聞焉夫天地四方與人若不相涉而古人謂此為男子之所有事奚事也晦明寒暑日夜相代乎前此莫非事也而人由乎其

中不知其為己之所當事也是故易之大象凡六十有四而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於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聖人發此二象天人以所當事者不為不切至矣然而日為衆陽之宗亦天下之健者而獨於乾言自強何哉天左旋而日右轉其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蓋未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財足以當晝夜之運而天之行則常超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一度而日常不及一度則所謂強健而無息非天行不足以當之先正安定胡公嘗語人曰人之一呼吸是謂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夜萬三

千六百息故天行百餘萬里然則是孰使之然哉天之強而無息也非有使之然也則人之為善其自強而不可息也蓋亦無與乎他人矣天之行也左旋右復前降後升晝夜有常古今無間人之為人將以全天地而命萬物也而合散消息乃為大化所驅固有由之終身而不知其然者天固不斷乎人之知人之為善也而必斷乎人之知顧得謂之自強乎嗚呼侯之請也余之記也是將愈言而愈失矣請以告侯請書是為記以庶幾古人求箴儆于國人之義侯名之閒字德文家故通從嘗西舉禮部馳聲膠庠其馴行可紀蓋不但如前所聞云

夔州重建州學記

廬陵李侯鎮夔之明年大修學宮成以書抵某曰夔故有學自淳熙之季帥守某侯某嘗撤而新之僅歷三紀蠹壞弗治今軍器監丞丁侯黼與轉運判官王君觀之嘗議更葺且病其門術弗正也為審端嚮各捐錢二千萬市材於恭涪黔市竹於夔奉大寧既賦工鳩功會丁侯召去余實來乃與王君卒其事各增錢千萬始嘉定十六年之六月訖寶慶元年之五月禮殿講堂齋館門序次第一新而雲章有閣從祀有象先賢有祠文會有所直宿有舍學故有李氏五桂樓今復建於東偏祠六君子其上以至庖湢倉廩黝堊閣壁甃率視舊加隆役成帥士者修舍菜之禮余又念堂曰明倫而無以訓迪之也乃摘六經語孟切於倫理者凡八條大書深刻而壁實之士謂是役不可無紀也以惟子也請顧某不佞何足以與乎此雖然嘗聞之斯民也三代之所與共學者也然而古今異俗則亦有卒不率焉三代建學立師之制於周為詳今周官所述惟大司樂成均之法師氏王官之教鄉遂為民讀法之節而他未有考焉參之諸書則自二十五家之閭為塾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所以合國人弟子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由是外之黨庠外之術序外之國學不特王公大夫士之

子也鄉之俊選莫不咸在不特小樂正教以威儀也大樂正迪之以義理不特齒及賓介也郊人之踈賤亦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不特三歲而案比也中年而校其進否不特六鄉興賢也自遂以降至三等之國亦如鄉制蓋曰天之生斯民也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民所同有也而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故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建之學校庠序則所以為之耳目尊其所嚮使充是四端行諸五典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而無不盡其分焉是先覺先知者之責至重而不輕也又慮其篤近而遺遠詳貴而略賤也則聯以井牧書以比閭

合以射鄉考以節按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夫然故民生其時出入有教動息有養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虛語也自上失其道莫知所以君之師之上以權謀利祿爲標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爲取寵之資於是小有才者捷出居近利者速化至科目之設則士自童習已有計功求獲之志而俗日以卑其間豈無不待文王而興者然不能皆爾而况小有才則溺愈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記覽而謂之學詞采而謂之文虛無而謂之道詭誕承陋不自覺知甚者則有口談儒術心是異端者焉夫后王君公大夫師長學校庠序本所以爲時人之耳目使知有廣居可居正位可位大道可行也而千百年間爲之耳目者反有以誤其所向俾之曠安宅舍正路倒行逆施倀倀然無所歸蓋至于本朝之盛諸儒先出正學中興然後士識所趨知有人已義利之辨然而二百年間篤信而力行者猶可枚數則以染濡既久自奮維艱嗚呼生於三代者果何其甚幸和周始於后稷卨商終於杞宋皆二千餘年有國聖賢後先治化休盛明倫立本其效固若是而秦漢以下亂浮於治士鮮常心則爲人耳目者亦嘗思其故乎蜀地雖陋而接壤二蜀蜀之學者自先漢之初已能方駕齊魯故史謂巴蜀好文雅今夔之諸郡則巴之故壤也重以孔明子美之所寓猶質實而近本况今幸生諸儒之後理義精明乃牧乃監又相與爲之耳目以導之使趨然則如前所謂揣摩迎合爲利祿計者士既知所恥矣則反其性之所自有盡其分之所得爲士亦知所勉哉謹以是復于侯而識諸壁石侯名貞某常爲宗正丞兼權部郎官今以直敷文閣鎮夔苟可以崇化善俗者無不爲也

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乃以名吾齋吾之室子爲記之余追聞其語而惑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貫通而密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蓋有巧曆所不能算良工所不能狀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爲昏爲愚爲庸爲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爲先而孟子教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作逸作僞爲拙之戒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爲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爲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宦爲巧者則於是激而爲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爲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爲記以申之而此義益廣然而未能以釋然于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

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其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其曰予知驅諸罟擭陷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爲拙也周子曰余竊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遏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光變乾而爲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爲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爲坎坎內實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爲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與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衒知凝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內外賓主之辨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爲記

仰高堂記

廬陵曾無疑名堂以仰高其業在車舝之卒章其義在表記子言之之三章朱文公爲書其顏榜既三十有一年而未有以記之馳書渠陽屬余余謂表記雖莫知誰作而要言精義率居其多是章自仁有數而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爲數世之仁以谷風之三爲終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輶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之爲詩者大抵若此春秋卿大夫之所賦答洙泗諸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稱道豈必盡同而亦未嘗相反也三五之運窮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本則一故性理明義利則聲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羣怨隨遇有發豈必言自己出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後之經生學士有耳目肺腸不能以自用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故訓之末師傳未泯則猶有同異相較迨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止此必曰周大夫刺幽王也而考之詩自發軔至車舝凡十篇皆未有以見其必爲風刺況曰高山之可仰也大道之可行也四牡之不息也六轡之相應也則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騑騑雖雖蓋有見賢思齊不肯自已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也是乃人心之至正而天理之不可掩焉者也今以惟毛鄭之聽以爲疾褒姒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固矣乎無疑其遂以表記之去而書諸室

息斯遊斯於以求仁莫近焉而奚以吾言爲雖然無疑之請也廑不可終無一言以輔仁也夫仁聖人所罕言也必問而後有言然且未嘗有所指而言惟乾之文言指元爲仁至復之六二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則又指初之不遠復爲仁矣何則復之初即乾之元也自遇而上陽伏於陰至剝之坤銷鑠殆盡而介然一復之頃全體皆具其在人爲凡一念之萌含末而趨本遠罪而遷善者皆仁也此非壯於克復者不能而二之休復則知所仰慕以進乎仁者也嗚呼無疑孜孜於是訓則既知所仰慕矣故余領以乾復之義申致其爰助之私焉無疑名三畏於是生四百四十五甲子去

積善堂記

前知晉州家侯李文以書抵某曰炎不佞紹先人遺業廑身州縣踰四十年敬共夙夜奉無顚越今濅迫耄期與念厥紹不以桎于執事死且不暝炎之先盧蓋五閩之李少卿周氏之遺址我先祖評事敬而大之既又蕩析不常我高祖考大中公合而葺之開禧三年燬于里火炎大懼室神覆厥無所於依寓積守祭凡十有五年以潰于成重惟評事所營在積善坊則今成室之地也於是以坊名名堂示不忘其初且俾後人斯言之依勿替有引子其爲我發之余每惟聖賢垂訓惟善所當事而無計功斯獲之心焉是所以異乎善惡報應之說而文之于書于易則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韻語相傳者有由來然則是與異端之所以教有同乎曰否不然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夫自朝至昃非必盡與物接何如其可謂善又何知其爲之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顔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此豈有酬酢事爲濟時及物之功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顔嗚呼吾之所謂善其諸異乎異端之謂善與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善立於性性命於善恐發是而行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何往而非善朝朝莫夕油油翼翼如弗勝如將失之非以父母之我愛也夫亦自盡其敬焉耳明發不寐洞洞屬屬如恐弗見如將復入然不知神之所饗也夫亦自致其誠信焉耳私朝齋沐書命君容非以求知於公所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非以要譽於鄉黨也吾知循理盡分而爲之使人何譽焉不敢侮於人所以自敬也不敢欺於人所以自明也欺焉侮焉人無加損而是心之萌敗德亂常所養固在我矣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爲善有所懼而後不爲惡也又況人之言行或誠或僞或公或私

惟家人爲不可欺夫使刑善於家實乎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爲則吉閭以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讓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然則雖天地間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故因家侯之請厥相與切磋究之家氏源深委夫侯又能恂恂守道以保厥家歷十五年不遷官今以朝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五年矣

黔陽縣學記

大學之道必誠其意必謹其獨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耳夫天與人一氣也人與萬物一體也惟誠無爲幾則已動已所獨知人未有不知是故聖賢之教因其有是實理也爲之建學立師以申其義焉使人即事親敬長之近充之於仁民愛物之廣隨事體習必著必察如是而爲仁義禮知之性如是而爲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情苟有缺焉之不合則僞焉不能以斯須其曰必誠必謹云者舍是則爲失其本心不足以謂之學矣自科舉取士士讀聖賢之書相與講切究圖曷嘗不知此理有如詞華之褒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謠哇之亂雅悖刻之傷息

聚斂之功民虛無之害道叛妄之鬼祝皆知辭而闢之而棄焉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著之下焉於是小有才則溺於深居近利則援瑜捷善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者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道而後有義有命况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此不惟待已之家亦望人太淺其爲不誠不謹亦甚矣嘗嘆初余以身來從晴始亦既其主與其民餘即之而不然蓋民不知有紛華之悅故易敎易足士不知有科舉

之利故質實近本祀事往往用尸雖功緦亦疏食以終喪吉凶不以佛老無塔廟僧牒之耗郊人猶有大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間亦莫不然然則斯民也視小有才而居近利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甘受和白受采使因其去本未遠而有以開導扶植焉視他邦不既易易乎邵武饒君敬學故朱文公弟子子也爲令黔陽紓滯救乏摧姦抑彊威行令孚栗衍財物是以父兄所講淑其民人縣故有學于紹寺之東自嘉泰後饒君徙移之縣西南羅君方時又爲禮殿餘悉未備饒君始爲門墻繚其殿屋堂室齋館庖湢庫廩以次畢具又爲繪象祭器以嚴春秋之祀命貢士單

銓此其役事詔説於余夫饒君之所以厚其民者旨若此余雖不敏敢不誦所見聞期有以告于邑之人相與反諸其本心明辯而篤行之以無負興學之意云

君子堂記

龍舒陳侯冲即先廬之南舊為錦亭之舊址為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説名以君子扁其書之且曰為我叙所以作爲惟先生精思獨得作爲圖書原太極於無極驗陰陽於五根會八卦於五材明兩端於主靜凡皆無所因襲若異而實同大惟理明義精是以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以識其屈伸消長之分此在晚學不容復措一詞雖然嘗因是而有發焉

荷華之於詩蓋一再見鄭風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風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余誦此詩人憂世懷人願見君子而不可得之詞説鄭詩者謂刺忽之用且小才居上美德在下其於刺忽之義或有可言而用且之義則為得之若夫陳詩舊傳以小序爲據則指爲男女相悅之詞夫碩大且儼自非錬人元夫心廣體胖未易當此而安得以相悅少之疑當爲泄冶諸賢直道不容而詩人思之耳其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然後有以繼之憂大抵詩自齊魯韓毛以後主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訓故之末知今毛傳孤立故爲詩者以本固因先生蓮説益信二詩之義皆爲思見君子故以復于陳侯姑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焉

資州中和宣布之樓記

資枕山爲州風氣環合前人規置之盛如蓬萊閣博雅堂登爲蜀郡稱首乃自牙堂之北華離淺曲位鄉乖方古之諸侯自路門而後朝寢堂室廂夾房其有儀則非以奉已也所以疏視瀹聽儲神嗇體清政令之原也今郡守視侯然不能盡如古制亦宜因陋若是廣安安侯爲郡之明年以少府之餘財撤而新之堂之北爲重樓崇七尋其脩如崇而加二雉廣去二雉步櫩周流如登雲臥波中爲書室脩廣視樓之半

因惟職在承流思所以布宣德意者乃摘郡人王子淵三詩之義榜曰中和宣布之樓而屬余記其事余每謂是三詩者尚得古音之遺而有司失其傳爲可恨也古者上自朝廷下及四方之賓燕凡以爲講道修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賓之心四牡以勤勞王事養父母之志皇皇者華以布宣主德爲使臣之光故太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即肆此三雅鄉飲燕射鄉自旅酬笙簧以後即外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浹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嘆而不能已也如此夫漢去古未遠邦朝鄉黨之禮已不復講而君臣之樂歌乃

僅守制氏竇公之緜子淵爲益州作是三詩雖不得其辭而所自爲傳則曰太上聖明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故作三篇之詩又曰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然則非小雅之遺意乎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宣帝至謂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而子淵亦自謂詠嘆中雅轉運中律然則非小雅之遺音乎竊意中和之詩以效鹿鳴樂職之詩以追四牡宣布之詩以繼皇華詞義既同而音律亦協使成僮者歌之大學是將以補樂歌之闕而禮樂又廢時人鮮能知者宣帝雖知重之而古禮既闕不講則亦無所於用故不復有傳焉帝好神僊子淵

勉以二帝三王之道帝尚刑名又安知中和諸詩不託是以風而盛德之語非諛乎而忘卻之也雖然今皆不可得而知即詞推義是三詩者當以中和爲本而非中無以致和[redacted]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得之以宅是心爲喜怒哀樂無所偏倚當此之時其氣象爲何如苟能隨事著存動中節會則柔適而不和曰中曰和夫既不失乎性情之正則職分之安也宣布之廣也充而至於上下位育各止其所凡是中之所形見也子淵之詩不惟古聲之僅存而中和之義漢儒亦罕能深知之故因侯之請併發其義將與登斯樓者商略焉侯名桑仲字北望故少保之冢嗣嘗爲

宋本原闕

雖然不可以他屬也某謝不敢辭數年復以請某請
先生遠圖立書爲孔孟氏與絶學凡在郡國皆爲表
而出之苟春陵平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
之德也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淸明之感山川風
氣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非可推數世
之仁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噫敢不諾雖然
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釋
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
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
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所通之經

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
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君實司
之而自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
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
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
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
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
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固不
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
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
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在

郡國尙存先師之號與祠于學焉故記人識於禮而
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胡
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張於是以老莊求易以讖
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
古其勦說一再以譁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而號
曰通今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
時師之見旣未有以紹其傳法則襲其迹雖求如
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
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生奮自南服超然
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
契相與疏論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

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標列分限曉然學
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
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
出乎閨室屋漏之隱動靜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
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揚游呂侯謝
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
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
哉使生於漢魏晉隋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其幸
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illegible]求而學者見然後篤信而力行之而著

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已者今乃以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程類從廣求苟有纖能小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儼聲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為害則反有甚於記覽詞章之溺者若昔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新學以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嗚呼山峙谿流風光月霽永華之淨植峰掌之哉無先生之精神氣類論議風指宣言其如在也吾鄉盍相與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以思之如生乎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若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若生尚茲敬之以毋忘侯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七

記

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中有為寧白二州太守自崇島從道之寧遠縣大陽村至曾孫虞賓之子從遠又徙營道之西曰濂溪保三傳而為元公故今營道皆即其所自而為祠一時守令各以記文屬之某既為敘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君元宗攝縣之四月改修而財裕以餘法用修校官具器服又合昔人嘗祠元公配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寓於斯作牧於斯者也而歲久頹圮於是撤而新之又以屬記于某竊惟古者廟事人鬼有其主而無後故以同氣為尸非其族類則弗享也其他人所得祠者惟功烈祭於大烝樂祖祭於瞽宗有世德而無主後者祭於王國今諸儒別族異氏且各有主後而都國為得祠之蓋自漢儒始有祀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說故近世儒先之祠布滿郡縣非其鄉邑則仕國也此亦不為無據要未能盡釋夫率洩之義欲爵以未達李君因以請曰願有以告于邑之士也嗚呼茹某之陋固所以淑其身而未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又有疑焉大畜之家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行之以乾之剛健居之以

良之篤實輝光明者日新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大象發之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爲畜聞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則所以畜其心之德益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耶耶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與學士大夫誦四先生言行於極圖而見陰陽五行之根於易通而見元亨利正之寶於知言而見中誠心性之別於大紀而見皇王帝伯之分於張子則見其發學於五峯而有聞於上之訓於朱子則見其發學於延平而有聞於敬之訓師傳友習書誦夜講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於其中是以雖其言則若有以

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尚乎此方其少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於人歲月慆邁志隨氣衰則前日誦說之功寖非我有或又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余爲此懼方將内反諸心思所以厚於畜而薄於言也不惟不敢以告人而亦且不暇矣李君文甫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爲然乎堂遂以爲記而告諸同志者相與擬敬之毋忽

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

吾友林仲山出守全州得柳侯仲塗氏讀書堂遺址乃闢承乘之舊館古儲書與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

尚德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齋廡稍稍成行且益今錫之號殆與睢陽嶽麓書院相爲儕等今守趙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中爲堂三楹榜以率性而移書某曰願有以告乎邦之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世適忠宣公爲政尊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習聞之故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辭或聞而疑之曰聖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爲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聞始學倒語以率性得無陵節躐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于亳曰民有常性周武誓衆于孟津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爲君之言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所

以開物發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猶虞人之乖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爲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繫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爲書其大本要道觀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標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焉

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詩書之旨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爲教吾既得聞命矣其在易者則何如其爲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而爲離明見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惟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役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蓋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是故君子戒謹恐懼以下則人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觀讀者不察其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皆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爲而實不容或須臾離也於是疑者欣然以作曰推本乾坤之體坎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之節吾既聞諸此盡以俟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余曰諾哉是爲記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建安眞公德秀守潭日嘗爲惠民倉以糴于閩人爲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溫陵曾公爲守守之弗失尚慮外邑市民歲當春夏之交常苦貴糴貺小不贍將無所於許盍公居郡以來貢賦之彝式判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是省是去僅一年有半視元積之數既增會移鎮豫章乃出帑餘酌縣之大小戶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令丞時其糴以備振糶糶已復糴糴已復糶循環無窮自長沙善化外爲縣十爲緡十萬一千九百又慮奉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爲令令丞去官郡稽其存否爲功過且俾常平使者察焉而移書其白昔者希元之請子爲記之今不書無以詔來者余輒然喜曰余嘗語希元子毋息焉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以郡以府餘財修其法之未備吾言殆不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仕士而制貢賦視歲而爲國用是故民有餘粟國有餘蓄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孤鰥寡則委積以待之凶厄喪夭餘法用以給之齎離斷廢各以其器食之盈宇宙閭相保相助有節有授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此天牧之職分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也乃自世降俗薄上失其爲主之道不井田不封建民散而無所聚六經之書僅爲記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

富運仟陌貧獸糟糠固其勢然也而爲民父母者初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其仁鄙夭壽貧富強弱而莫之戚忻也甚則伺間索瑕陷之罪而襲奪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政之闕然非視爲具文相承則移給它用其謹修而固守之者蓋鮮況能清心約己開無窮之惠於朞歲之餘者乎故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今爲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固辭豫章之命未得請云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徂徠石守道先生景祐中嘗爲嘉州軍州事推官後一百四十年故兵部侍郎陽安趙公介居是官始即廨之西偏爲直節堂以飾先生之象歲久不治寶慶三年唐安張君光祖爲嘉定軍節度推官徹而新之仍存舊榜而以書抵晴俾某識其事竊惟世降俗薄是非昏於好惡向背變於死生者何可勝數迨夫歲月浩渺情僞寖參而著乎人心者隱然與所寓俱存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況先生之仕于嘉財月餘耳而閱二百年惟先生爲不可忘此非可牽而得也先是天聖以前師道久廢自先生從孫明復氏執禮甚恭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肇忠大經排抵二氏東諸生始知有正學仕嘉州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孝弟之風刑于國人去喪召爲國子監直講會天子進退大臣增置諫官御史銳意求治先生奮不顧禍爲聖德詩七百言尋又以伊周望大臣於是連杜范相雖蓋棺之後殆且不保凡二十一年始得歐陽公之銘以葬夫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蓋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是謂在三惟其所在而致其忠愛焉舍此而它求雖有麗藻洽聞不足以爲學也而先生之所服行者在此而不在彼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者也惟忠能忘其身唯篤於自信乃可以力行也故以是行已雖朝辭而夕替所不皇恤然則士之登斯堂也居是官也考言觀行其亦知所擇哉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爲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嗚呼既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尚冤之足慮張君其以是書諸牲石雖地遠世後必有發於斯言者矣

涪州社稷壇記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紀元形而生萬物人則稟氣受形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是故先王之制饗帝則於郊祀社則於國凡皆以類求之其在邦國都鄙也設其社稷之壝社祭五土之示而配以句龍稷祭五穀之神而配以棄大抵

自中門右社而下有大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有州社有市社有里社有勝國之社而其社之有祈有報者則皆與稷並祠焉然而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而社稷以下凡有邦有土下至三十五家之民皆得祠之且不特祈報於是也天地之裁陰陽之沴寇戎之警宮室之考亦於是乎類之禰之旅之衈之或曰是無已瀆乎曰不然也此天之所以爲尊而地之所以爲親也天之高高不可得而瀆也而人依形以立取財以養故教民美報唯是爲功近下逮齊民無間也自王政不修浮屠老子與淫昵不經之祀竊貨鋪漏入操其柄乃至諂非其鬼殺踰其望天地山川而宮室之寵蛇巽類而冕服焉所謂社稷則鞠爲榛莽之墟守令始至與春秋祀事僅一造焉況有如涪陵之社則遷在西山之顛亂石爲道危不可陟望祀于治平佛舍然則涪視今諸郡其瀆禮爲尤甚博士謝侯與甫來爲守慨然曰事有大於此乎度郡之東爲壇三成者二壇各有壝爲齋廬三楹于北墉下自日至而戒事月窮而畢明年春蒨事其上察吏謂是不可無紀則馳書以屬某竊惟不佞安足以知此顧惟禮壞樂廢士安見聞之陋以疑天地之性人怵利害之私以渚鬼神之分故因侯之請而重有感焉乃誦所聞請識諸牲石期來者之勿壞也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凡官寺必書前人名氏非以備故實資博聞也大書而深刻之將使後之人習其讀而問焉必曰某爲循吏某爲廉吏某爲能吏不則曰是爲酷爲貪爲庸蓋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夫人皆有是心爲耳斯其爲懲勸不已多乎江出汶山合西南衆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故涪陵在今爲要衝又郡之西南接黔南平諸郡民夷雜揉綏御維難故郡守之寄在今爲不輕長洲謝與甫以太學博士外補來守是郡郡雖有壁記尙多剝蝕博士乃稽諸郡乘訪于耆舊自孫侯厯而下得五十一人攻石而鑴之後書其俾識其首夫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善不善自見題名之凡例亦始記氏名季位耳而賢否之在人心雖數百年猶炯炯如見然則居是官者可不思其職分之所當爲者乎

常德府東湖記 或作東園

太府寺丞四明林公以湖北路拜刑使者治常德府會郡守闕乃寶慶三年之秋罷城凌陞得城東廢地爲圃與民共之臨卬魏某嘗被命守是邦旋以舉朱從靖靖實公所部明年命記成事不敢以寡陋辭東門之衍翦于侯鄧滿封弟戒歲異月殊斷漸刓壤祗爲所於帝命林公使節州符靡敝不究爲圖第除溥

彼武陵城郭磊疏言臣言戾相彼闉闍彼城之隅有煒其朝顏甲胄賁挻風氣之備而是陘阮盡辟而敞昭壯賦文度尉龍徙自頖宮門迤西南郭東西橋道其廣且增埤厚濬深剔蕪沮洳信偃起仆披蓁莽鏟其基乃堂收館仮宇教之莽木沈沈渠渠爲梁十所可舟其下庚鄰氏樓以門其圃鷺鷥橋爲防以泄以豬以流其惡以戒不虞公與其屬于方于東疏視滿聽法明體舒侯士若民于夷于婁節賞勞侯聲和求惻有宇宙山川與俱多矣隱乎人今有昔無如良止健久畜舅叔雍熙陽闢何天之備又如勝抵或豕或弧遇國之吉肆陰畢舉聖人之心然所居其居所立正位所發天塗爲閭不用謾迷嚴切一日克巳我室我廬不假外求隨契符如下奢不侈武事之餘請歌詹廡以徹宴娛其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瀘州贍軍田記

瀘爲郡介江洛二水間番僰雜揚自鼎卑外帥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敝賦寖重而郡無糴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惟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爲泉十數緡而宜不加乎也民日以病習青神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惠行寬平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爲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爲代之又僉餉所軍儲未撥發七萬緡以佐之然而終以瀘人抑配之害未有已也餘郡以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顧瞻郡國舂容辦嚴而公優優綽綽見義必爲乃知清心約己何事不可爲也而余於此又重有感焉軍之爲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廩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爲師地上有水爲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詩曰五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既賦今典亦無明文雖致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各有受焉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象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地之官皆已去籍鄭康成諸儒憑私臆決直以田糧直司馬法爲證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衆家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有此民亦有所不堪會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斃法釋三代

今典正如以漢筭證邦賦以莽制擬國服以及財撿商爲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法何惟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輙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遂其蠧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兵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爲法顧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興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爲友二程子從之游蓋昉乎此横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焉前倡後承積百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初胡文定公始請爵程子兄弟而從食于先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忞始祠元公于舂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轍跡所旋暨有祠而横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歷而與享之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矣文公宣公既各賜謚其季使潼川遂以四先生易名爲請俞音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某雖不佞猥嗣記載爲文者又已七八矣蓋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兄高曙叔定子守長寧始至屬士于學而告之以人位兩間天賦甚厚自待太凉其未勉之以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又嘆師道之不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學而宋張二子配焉移書其今叙所以作願往他人猶弗敢發矧吾兄乎然而學益久而憂益深記益多而疑益甚蓋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德可以爲之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有人所師表而自昔不見用者乎君有功烈如臯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遣家群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攷或問而失之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書則先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憂益深

疑益甚者徒以風氣日異去本愈遠耳三代之王也域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也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沒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以爲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沒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是賢記禮之儒釋經之士習見其事而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乎父詔子承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爲儒者之巨擘以決科第爲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爲用世之

要道閒有不肯自泥於俗則入佛入老鑿空架虛疑周公仲尼未睹此秘不有周程諸子爲圖爲書按韓發瞽如是而爲極爲儀爲性命爲仁義禮知爲陰陽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於開然則於師異指殊之久猶賴諸儒之書發蘖而維持之則是祠也非扶世覺民之大務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飄竊語言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有司爲規取利祿計此又余所甚懼焉者士登斯堂盍相與共惟斯義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於吾郡者併億言之

眉州報貢院記

國朝設科取士損益隋唐之舊凡二百有七十季矣列郡校試寓于浮屠之館者十有七八承平日久人物浸多貢士之官於是浸備而眉爲士大夫郡取士于鄉于大學于諸道者視他州爲多自慶元初分貢額于諸郡眉以三十六人益爲五十有一士之投牒益盛於前顧猶寓試于開元佛舍因陋就隘不謂觀典與劉文節公嘗議改爲之於增廣某亦嘗度地北郊尋亦因仍今守黃侯申居郡之明季即學宮之側辟爲國學與其旁址僧廬之廢者而更築焉東鄉爲

堂皇一爲中門三外門三南鄉爲便坐一主司之直廬十南北鄉爲試士之廡七列東鄉五列凡五百楹劉公舊廡居三之一以至庖湢府史封彌謄錄之舍下逮什器靡微弗具又外爲周牆賦丈四百五十又府既以餘法用具餱糧稱賫粲煥章閣待制李公壁始言其議至是又捐貲爲里人倡凡得錢二千萬轉運判官黃公伯固屬公模前後所發弗之不足則刑獄使者郭公正孫又發五百萬卒成之某居請未迄侯以李公之意來言曰是不可以無記子之嘗爲守於斯也以惟子請嗚呼侯所以待邦之士其誠且厚若此予所欲爲而不能也予曷敢不諾雖然每惟祖

舉取士至於文已密而敝滋多法益詳而意愈薄則未嘗不深有慨焉古者閭月書族時攷州歲比鄉三年而賓興賢賓之席并歸壇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祠也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若賓之素蓄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懼而抑之豈收卑近無按傷尤其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古者使民興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修於家而民自爲鄉評故鄉舉公而賢否明今以一日之長一夫之見而投之以非所素習之事授之以非所素將之民積日累月而爲卿爲公天子所與論道經邦皆若人也嗚呼斯其爲學與學御不已多乎且六經之書家藏而人誦之其下利而上義賤浮而貴實矣皆有是說也而夷攷其朝夕之所孳孳則所以治其國者秦漢以後郡縣迫促之規也所以修於家者隋唐以來科舉纂緝之業也言行心迹曉然相違而人不以爲異甚其說曰仕爲養也爲將有行也使正學以言稍違時律則有司之所必棄此不惟薄乎待己亦淺之望人矣且以言取人固非易事然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文也者命於氣立於志成於學而獨不可以觀人乎國初之文宗尚西崑至於仁祖之季詭異日甚嘉祐二年貢舉士所推許者詭異之尤世而歐公所取乃皆平澹爾雅之文是邦之二蘇公尤重攷選方二公之疑于家塾而爲是學試于禮部而擇是藝也使今之士必曰此非時所尚也而士以是進有司以是取未惟進不失正取不失賢雖是遠近聞風日改月化至于元祐之盛學醇行修彬彬世而流風未泯然則議試於斯發言於斯者顧瞻江山想像儀刑亦可以得師矣侯之沈沈其學賢習甚無非徒以飾美觀也數千里而謂記於予也非徒以書成役也敬其事重其始所以望於吾鄉之士庶其在是夫侯字向郡人紹熙四年進士歷三郡守皆有德於民今以治行尤異擢運川府路轉運判官云

北園記

古者域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爲之君師而士朝之公侯國之卿皆有師保之義焉保以安之師以教之然而相觀而善莫鄉里爲切近也則閭各有塾以鄉之大夫士里居者爲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爲射爲飲則爲之遵入自門左席于尊東夫非惟嘗爲長貴之爲所以致德閑業刑善而勸賢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孟子亦曰其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蓋出而師保萬民入而父師鄉里其爲成已成物則一非必曰仕而後有行也自田制壞鄉法廢庠序射鄉之會不復可行士夫矣

由乎流俗敎化之中非隱居避世以獨善身則居寵禄位以迫饑民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將以先覺後非使之自有餘於一身也天授人以高位厚禄將以大治小非使之自有餘於一家也由二者而言能自善其身則行遵孝弟之形猶有以善俗也自有餘於其家而豐己瘠民不惟民無所賴且一國之所恭而使之習非致尤是則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蓋仁遜必一家之積而貪戾則一人之爲耳斯不亦自過其躬乎其之病此久矣嘗以家居暇日築室鶴山之麓將聚交而肄習焉規模粗設而才不逮人力亦未贍得罪南遷又卽靖之鶴山築室以尋前志或不

敬而尊從之然竊居天下窮執衣冠鮮以一日肯之走錄款門遺之書則有之先達李公季允甫也遺之圖則肯之此亦公所爲此園也園東鄕中爲志堂存分十舍曰求仁曰立義曰復禮曰崇信曰謹益曰由願曰履信曰窮理曰近思曰篤志其左南楹其右北埭其後爲讀書臺臺旋爲時習臺臺之上爲東樓又曰極高明其前爲君子閣閣之後爲溪流臺臺後有方池衡從三畝醱一渠其下溉禾爲坊以緒池之堂位一丙爲存齋復齋墜之左夾稱山名榜曰儒相精舍爲省齋克齋其右夾名齋顔洋榜曰求諫精舍爲敬齋養齋自餘不可殫紀大抵自學于身修無非格言精義之著雖水

華庭州園若檻竹所以館之名之亦皆克自規儆匪宴娛之共且以書來曰吾之爲是也君鄕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間人往往謂吾徒自苦不知吾儕所樂蓋在此不在彼今役事旣竣而未有以記將子是屬嗚呼俗淪士散家自爲學而李公以耆德宿儒不自有餘慨然自任以仁遜孝悌之書使國人弟子咸有所矜式焉然則今之大夫士退而巷塾者夫皆若是也雖古制未可遽復將不能興鄕里之化執俗厲習以給時用乎謹述舊聞以授使者爲此園記

邛州先茶記

昔先王敬共明神教民報本友始雖農圃坊庸之蜡

門行戶竈之享伯侯祖纛之靈有關於先無不宗也至於爲飮食所以爲祭祀賓客之奉者雖一鼓一飮必祭必見其所祭况其大者乎府山李君鍵爲臨邛茶官史以故事三日謁先茶告君詰其故則曰是韓氏而王號相傳爲然實未嘗請 命於 朝也君曰飮食皆有先而况茶之爲利不惟民生日用之所資亦馬政邊防之攸賴是之弗圖非忘本乎於是擴舊祠而地廣焉其費則以例所當得而不欲受者爲之園戶商人亦協力以相其成且請于郡上神之功狀于朝宣錫號榮以侈神賜而馳書于請命記成役子於事物之變必迹其所自來獨於茶未知所始蓋

自後世典禮訛缺風气澆瀉嗜好日新非復先王之舊若此者蓋非一端而荼尤其不可考者古者賓客相於之禮自饗燕食飲之外有閒食有稍事有歠湆有設梁有擩醬有食已而酳有坐久而葷有六清以致飲有鉶羹以嘗酒有旨蓄以御冬有流荇以爲豆菹有湘蘋以爲鉶芼見於禮見於詩則有挾菜副瓜亨葵叔苴之等雖葱芥韭蓼堇枌滫瀡蘋藻爲無不備也而獨無所謂荼者徒以詩異書殊字亦差誤且今所謂韻書自二漢以前上泝六經凡有韻之語如平聲魚模上聲麌姥以至去聲御暮之同是音者本無它訓乃自音韻分于孫沈反切盛于羌胡然

後別爲麻馬等音於是魚歌二音併入于麻而魚麻二韻一字二音以至上去二聲亦莫不然其不可通則更易字文以成其說且荼之始其字爲荼如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之類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而未嘗輒易字文也若爾雅若本草猶從艸從余而徐鼎臣訓荼猶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陸羽荼經盧仝荼歌趙贊荼禁以後則遂易荼爲茶其字爲艸爲入爲木陸璣謂椒似茱萸吳人作茗蜀人作荼皆煮爲香椒與荼既不相入且據此文又若荼與茗異此爲可疑而山有樗之疏則又引璣說以樗葉爲茗益使讀者貿亂莫知所據至蘇文忠始謂周詩記苦荼

茗飲出近世其義亦既著明然而然無有命荼爲茶者蓋傳注例謂荼爲茅秀爲苦菜予雖言之誰實信之雖然此特書名之誤耳而予於是重有感於世變焉先王之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飲食之物無征也自齊人賦鹽漢武榷酒唐德宗稅茶民之日用飲食而皆無遺筭則幾於陰復口賦潛奪民產者矣其端既啓其禍無窮鹽酒之入遂埒田賦而茶之爲利始也歲不過得錢四十萬緡自王涯置使勾榷由是歲增月益塌地剩茶之名三說貼射之法招商收稅之令紛紛見于史冊極于蔡京之引法假託元豐以盡更仁祖之舊王黼又附益之嘉祐以歲課均賦茶

戶歲輸不過三十八萬有奇謂之茶租錢至熙寧以後歲入之息驟至二百萬緡視嘉祐蓋五倍矣　中興以後盡鹽政宣之舊而茶法尚仍京黼之舊國雖賴是以濟民亦因是而窮冒禁抵罪剽吏禦人無時無之甚則阻兵怙彊伺時爲亂是安得不思所以變通之乎李君字叔立文簡公之孫文簡嘗爲茗賦謂秦漢以還名未曾有勃然而興晉魏[illegible]於世道之所隆者其守武陵嘗請減引價以蠲民害叔立生長見聞故善於其職予爲申述始末而告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九

記

潭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古今學校之制相似而不同其來尚矣蓋自漢儒始有先聖先師之說然而西京太學僅為曲臺郡國雖有學校官而先聖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考諸史亦未有釋奠之文不知記禮者何從受之永平二年始詔郡縣道行鄉飲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則先聖之祠有出闕里者矣然猶未有修廟之文也至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命州縣皆立孔廟則廟制至是徧乎州縣矣至我 仁宗景祐寶元慶曆之盛州縣無小咸得立學而孔廟尊敎其中則州縣間廟學之備實始乎此所以風厲作成之意視前益有光矣然而教思益詳而士習不加厚其故何哉古之為庠序歲時以屬鄉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踐事則又閱業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婣其幼而學也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而學也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然則視後世之學越鄉遂親羣居取舍詞章之尚利祿之勸異端之趨不曰相似而不同其可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夫自孔子時而既然矣何責乎今之又今也或者病其如此則謂王制既壞人心之疵訛已久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而可矣抑不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遠稽古誼近察人倫今獨不古若乎庠序之制雖異而庠序之意則同先王之教亦惟申其義而序之德焉非有佗詭巧何至自棄於古人由乎人倫之中而不自知也二氣五行之運闔千古如一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所以行乎倫類者有能內反諸心則安者彼能是而我不能顧足誦於此而志鄉往役所謂夫叙夫秩假假乎宮庭羣編洋洋乎日用飲食者非視為空談則習矣不察士滿天下寧無自拔於流俗以起千載之弱者乎 國初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而潭之嶽麓居其一自慶曆四年始建學于定王臺之北治平二年以地卑且居西北偏吳侯仲復更寘于東南隅祠宇齋廬既備又為閣曰稽古堂曰議道而燬于建炎之寇至紹興六年以後吕侯穆公發少府餘財復之會君命召至十四年攝守向侯光祖徙建于甘泉之上嗣守劉侯昉始以忠穆所備卒成之視舊加壯而禮殿之後仍以稽古名閣重堂曰明倫堂之東西齋廬凡八閱三年而成由乾道元年劉忠肅公以後蓋數賢牧隨宜繕修迄于比歲參知政事曾公為禮殿為大門若無復餘憾矣而轉運副使李公攝守以閣若堂歲久弗治

復更新之其費取於節縮浮蠹之餘為錢七百萬米四百石屬郡教授梁子強長沙縣尉陳純仁學錄舒高光其事事已則以張憲潘諸生之請求記於了翁且曰昔者吾建學於釐子嘗為記之今獨無以告于潭之士乎夫曰替古曰明倫公所以語人者亦切至矣況是邦昔號多士而又胡氏張氏父子流俗所漸尚安以予言為識使因名思義顧瞻僚閤發翰昭回必思古先聖[illegible]事執經講席堂偷昭揭必思孝序學校所申者何義相與朝益莫習以循其分之所當止則豈惟化民成俗是賴推而致之位天地育萬物皆為士之分也公之所以望於邦人者非此其在乎公名鼎豫章人　年進士嘗歷宗正丞駕部郎官大理少卿外齋其茂所去見思云

簡州三賢閣記

成都之天慶觀使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清風令儀承厲頹俗明年劉文節公一見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劉公為之贊歎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外權守簡州州有會勝堂堂圮已久僅存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為閣其上用成都近比繪三賢而館之而馳書于靖曰趙張之風烈家傳而人誦之言之旌者賁而崔公之業已裕民憂邊足職亦近世所罕儷也其大城西和房連歲盜邊莫能入人尤德之惡久而遺老子其為我記諸顧剪蕪罪戍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祿數千里來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贊比次其事而書之以復于家侯或曰自淳化四年迄今幾二百四十年矣而獨三賢之稱不已蹤井而況吏之得祠于仕國也如莊周所書庚桑子事特寓為之言耳自蜀人祠文翁由是祠鄰南陽滑城之祀史不絕書非其同氣而春秋奉嘗事已變者若夫生而繪象以配先賢則於義何居曰不然也劉公倡之洪侯和之家侯因之蓋將以表競廉貪則取其接乎耳目之近而可證焉者耳已所當律職所當慕孰非人臣之常分而俗淪世數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皓益堅如崔公是不足以刑善而勸德乎一氣五行之運鍾而為人千百載而一日億萬人而一心使為吏而無德于民民將盼盼然疾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歲月悠遠情偽寖變者非有勢利之挾世居者非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人之心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區區者誰實使之然則祠不可以義起乎既以謝客又次其說以附劉公之贊

洪氏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潜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截然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一閣複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于埼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爲不切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賢言湮愈傳而愈失歟異事攻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惡

繁樂射御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絀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書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純實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玄虛以爲天道也冥漠以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恭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謟諛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

仲稷宜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毀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宴飲以爲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猷望于漢而盡掩于五胡之亂二千年間漢私臆決闇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謬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

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免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複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衆言殽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重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拙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曰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媚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

令二千年矣而猶見之行也余見而有聞既益多懼
舜俞以藏書爲蜀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
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湘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唐永徽六年褚公以尚書右僕射諫立武后廢妃幾爲
所殺賴長孫太尉一言以免猶坐貶潭州都督一日
行縣至湘鄉距縣治之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公
嘗滌筆池上若有浮雲滃然人異之即其地祠公歲
久弗治潘拔碑仆紹定二年邵君自言爲宰即故堤
遺址封畧而浚治之圖碑所勒有蓮山嶠峙翠凝煙
之詩乃爲亭其上榜曰凝煙爲大門榜曰唐都督褚

七

公洗筆池更爲堤以繚之灌木脩篁蒙翳蔽虧適水
衡陳鳳山對峙實爲是邦勝處書來命記成事余惟
感以先心爲感良以不獲其身爲明著感於所不係
感以虛也止於所不見見以理也此人心之良感而
實見也方褚公之係身長沙也恭婦之勢如燎方揚
而轍跡所移履跡所沾湘民之愛之殆與甘棠實并
爕芳蘇榮況筆非有靈也水非有雲也即思而欣致
愛而存之相後今六百載尚慄乎如在也是又奚
感奚見而然哉許敬宗李義府諸人擿善逢惡固無
足言李勣何爲者亦遷延猶對陳家事之言曰一
忤一人合而外此立判外者信乎爲得矣感月隔邁筆

與時浮沈矣感果何爲哉顧其舜而是心之昭昭可
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者億萬人而一心千百載而一
日者在史冊者諸陳跡是非邪正燎如目睫彼所謂
得者初無毫髮加益徒起穢以自異而忠臣良士流
風所漸則雖殊隅斷碣過其下者肅然彷徨周視太
息興嗟歎彷彿其前尸祝而社祠之嗚呼是所謂良感
而實見非可以幸而致也敬宗既附忠良傳寶史筆
勢盛自昆顯非敬播之徒如謂劉洎之死褚公有力
且洎子以訟冤之事義府助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
如此人將公之信乎抑許李之信乎然則士大夫以
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載自期則

八

亦自退其躬甚矣邵君金華名關也習聞詩書之訓
故爲政知所先後其以謂余言然也

浦城夢筆山房記

世傳江文通爲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
新今浦城縣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
稱之鄉先生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吳君元於
山之麓得數畝地執斧木營圃築爲賓客游觀之所
既爲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爲我發之了
翁每惟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蓋歷年彌久
則德盤仁孰故雖從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
貽後詩三百聖賢發憤之所爲者十六七六藝之作

七篇之書亦出於歷聘不遇凡皆坦明數揚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純終弗貳易嘗以老以爲鋭情窮達爲禦侮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有虛驕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直以纖文麗藻爲學問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任耳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譁世取俗歲愒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如史所書任彥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

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未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禀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亡人亦可以奪之乎爲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祲之義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琳紀少瑜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子美歐陽永叔陳後山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雖亦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二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息游藏脩於是山也其必謂吾言然矣敬豈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嗚呼爲學不倦如此才可盡而文可蹟乎既以復于希元又以自儆云

寶慶府躍龍橋記

古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脩除以時非以爲觀美也所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亦財成輔相之一端云爾是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梁也者造舟爲之如秦漢以後所謂浮橋而其時未有橋之名也駟房昏則修困倉以備積聚水昏正則植板幹以興土功且穡事土功有國之重事也而梁與道實先之蓋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

不成戒則厲深濟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覘陳議鄭固不越是雖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殆不可以未務忽之也邵水自龍山出徑邵陵城東屬於三十丈先是比舟爲梁以濟不通而賦之邵陽新化二邑水惟無溢溢輒壞慶元間郡守黃宣通守李正通將伐石爲杠又以不便舟行而輟嘉定六年李侯直柄欲自爲浮梁不以賦之二邑爾役于浮屠師寶實乃請疊石爲七墩而架梁其上墩之形橢方不與水激其勢可久然役廣費鉅經始維艱於是發以府斥幣不足則吏捐奉民輸財以佐之趙侯崇度許侯成之踵修不怠歲久未就寶亦引去至趙侯善湛然後

七蟻皆集而其一猶以里人忠訓郎蕭帶之力爲之若架梁之費則又夥未有以繼也李侯大諫之季鄭鄉浮羣靡廢不舉乃市村他邦庸工梓而卒成之司理參軍汪之翰實董役要孚蕃應珂智榮德廣參此其力曾未半載而板度石甃亘宗聯璧燬横亙目波秋毫不以病民侯曰是維龍潛重鎮今郡譙重建府號更新而是役適成不可無以識之乃命之曰躍龍橋而移書于翁俾記其事維侯淳熙天官侍郎之家孫天官嘗以衡陽莫職兩治郡獄有德是邦後七十有七年而侯來爲守願瞻遺芳益祗厥緒凡以濟人利物乃所建爲無敢不竭予無所措其詞也雖然嘗攷諸周官而有感焉道路之脩職於司險廬館之備具於遺人固也而自國及野達道路守涂地斂舟車則秋官之屬分掌之其有不由道而横行宵征不由梁而川游徑踰皆爲之厲其禁乃若不相類然蓋自大司寇至鄉遂縣士凡典獄聽訟前導闢辟莫不以通屏塞伸幽枉爲事豈序官之意固以是爲類乎然而道路橋梁人所共由至近而易察也士有抑而不達民有鬱而不伸四境之內有弗而不治使爲守於斯者又以類而致思焉庸非職分之所當然乎又充類而思之雖天下之有溺匹夫匹婦之有不被澤者吏孰非吾心乎願今之爲吏者其不得久於其官乎懼來者之或不皆然也敢申是義以毅無窮云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靖自崇寧再歸職方今一百二十有九年矣方爲誠州已嘗建學立師首命長沙林咸爲之逮大觀二年又改作于州之北賜田賜書教養咸備自淳熙三年姚明教之亂刑獄使者行郡表省教授七年郡守延平廖侯請修廢官以崇化美俗乃以命三衢祝禹圭繇是爲守者嗣修弗怠廟學廬館田租府舍視舊有加獨教官氏名自廢學以前不可復識僅記乾道間故參知政事莆陽龔公嘗爲此官唯淳熙興學後始歷歷可考而昔未之識也天台張君先之始至愀然曰茲不謂闕典與士亦合詞以請張君乃爲大書深刻而屬予記其首予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不加一詞而美惡自見者今官寺之題名實似之題名之所及唯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予奪也而是非之良心人皆有之得其讀而識其人必曰某賢者行其好學其爲名進士某善其職不則曰是不肖不學濫於進而忽其事者也居是官者自修自明固不爲人作繫而前瞻後顧不亦修省之一助乎矧又攷諸故典以學於之不來而廢學以風化之所係而復修之則朝廷之眷眷是州所以望於學校之師友者非徒使之記事纂言以譯蔡攻龐爲足也　記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嗚呼居官而思其所當先者奚事爲士而思所當先者奚志則興是學而立之師也亦庶幾爲無負矣寔文張君記往籍以誌來哲之意云張君字子益

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予翁書曰自治平四年周元公先生還郡學于牙門之東南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宮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有三年遷學于城之西舊址荒蕪不治先生之祠雖寓諸學而僅寘諸堂隙士英請于趙侯善洪以舊址隸學請于李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佐郷之薦紳韋布各捐金以濟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爲齋廬以翼之士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予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槩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嘗汙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峯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生之沒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爲之請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已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予辭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然請爲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來爲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儒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玄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學術之二程先生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深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貴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爲士者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已者予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邛魏了翁記并書篆廣平李大謙立石

殷少師祠堂記

殷商之季少師比干與箕子微子各靖其爲臣之分以自獻于先王事不必同也而發於怵惕惻隱之公心則一故皆得以言仁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少師之

蓋章善旌淑以壹民聽其事有不容緩者孔孟氏
亟稱之亦以殷周存亡之所系耳至於後世凡諫於
其君必曰願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嗚呼世固有
並世而着臣之者二人死向千載而願從之游此何
所存者邪曹操南遷建少師祠唐太宗過墓追命大
師易名忠烈大臣吊祭州縣封墓李太白尉千衛又
爲銘表之此亦非有爲爲之也古者宗廟非其鬼不
祭山川非其望不祭而君與大夫士之所有事又各
有等殺爲春秋以來如晉祀鯀衛祀相鄭祀周公趙
祀董安于已非先王之舊至漢儒祭法則又多爲之
目祀益以繁於是郡國或祠天子或祠循吏而黄帝
堯之祠牲牲見於武宣之世魏晉以後則非鬼越望
之祀何所無之雖然是猶義起聽決又而得不廢者
也廣安楊侯伯洪守均州之歲爲殷少師立祠屬記
于某闕書未竟而閔然曰紂居河内地邶南鄘東衛
而西薄山少師紂之諸父也與國爲存亡則其卒其
葬當不出紂都之内今均之四境則金房光化南鄧
襄陽與紂都不相及也少師之祠於此乎何居伯洪
又自叙其事曰㭬之始至訪問古今人物長老皆言
殷少師之裔實居此土以比干爲氏既文合二字爲
一而音切不改吾謂少師引義盡分不惟示萬世爲
臣之法亦以爲有國家者不用賢則亡之戒况其子

孫是州爲蕃而可以無祠其讓之竟而重有感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地人物古今後世所以爲
性情之本也其本同故雖縣歲禩越宇宙而善善惡
惡之心未嘗不同且堯之祠宜不出平陽也桂林有
堯山有虞帝廟舜卒於鳴條而蒼梧黄陵之祀在楚
上虞餘姚百官之名在越禹之祠當不出安邑而會
稽有陵有廟有元圭有窆石亦未知南巡不復何所
考訂大抵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
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
出於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於是
有發焉且乾坤之運闔闢萬古何有終極而人以耿
然之身生死乎其間近數十遠百年耳况少師雖以
諫死而無救於宗國之亡距今幾三千年興衰治亂
亦杳乎不相涉也而是心之靈可以立天地宰萬物
者昭昭赫赫與天地相爲無窮乃至因其子孫之在
吾地相與尸祝而社祠焉嗚呼是眷眷者詎實使之
予嘉楊侯之爲是舉也足以扶世厲俗衆爲之書

均州尹公亭記

廣安楊侯伯洪夙有懷賢尚德之志比攝守竟陵自
皮陸以來凡前哲流風所被悉表異之今守均陽蒐
輯廢墜與校官劉毅少師祠又以尹公師魯嘗謫是
州州故有尹公亭既爲繕修而屬予書亭扁且識歲

月子惟古之人先立乎其大者大者立則小者達焉而已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游於藝非以文藝爲學之先也夫使文藝之先而本之則無是亦朝菌夏蟀焉耳世之學者尚論先正必曰國朝之文柳穆倡之尹歐和之蘇曾諸賢又和之而後黜浮以實反駮而雅是則然矣然使是數君子惟一藝一詞之足稱而他無述焉則亦安能以風斯世而惟已之聽哉方范文正公以忤大臣黜降三諫官皆以言得罪而尹公坐監郢州酒稅觀其與歐公書勉以謹職遂酒其詞平氣和無悻悻啾啾之意未幾雖以將帥辟除歷仕西垂卒坐范黨爲董士恢所誣譴均州酒稅方

公之被誣也劉湜希時宰意將以竊餉汙公實之必死而卒莫之得他日公與孫公之翰語移日秋毫無怨湜意孫公訝之公曰此湜不能自立之過於洙奚恨焉嗚呼充其心也雖吏胥不念舊惡殆不是過矣如公之淸明東方發善疾惡若推其所爲將不得與斯人一日並生斯世也而可喜可怒在物而不在我孰是孰非責已而不責人蓋其省愆念德常若不及故於妄人之惡記人之過有所不暇然則即是一端其賢知篤行有本者若是則世之以文藝知公者末也侯名恢嘗爲吏部架閣文字云紹定三年十二月

臨卬魏某記

心遠堂記

廬陵吳嘗誦陶元亮詩愛其心遠地自偏之句揭二言以名其先廬之堂屬予記之予每嘆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所以用其心則人人殊且堯舜與人同耳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爲憂堯舜以天下未得人爲憂禹稷亦仝人耳人思己之飢溺而禹稷思天下之飢溺孔氏之門人三千其超倫拔萃僅七十人而七十人之中又有高第焉就高第而言之季路之心用千乘之國冉有之心足七十里之民公西華之心相宗廟會同之事而曾晳浴沂詠歸其心休休然有非事物之所能累者矣季路之心以肥馬輕裘與朋

友共之固已絕人一等顏淵無伐善施勞又非季所如至於仲尼老安少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天地無所施其勞矣戰國之君攻城爭地不過以蒞中國朝同列爲大欲當時之臣亦唯以齊威晉文管仲晏子爲極功而孟子獨慨然於唐虞三代之盛恨不及見仲尼而師之然則鈞是人也而心之廣狹小大不相逮絕矣乎夫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梏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攷諸太古以逮二帝三王之輿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蓍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

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參耳萬世在後不可窮極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而是心之明光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者此彼溺於文藝泥於佛老沉於功利者當爲知所以用其心乎況又文藝之末如覓春緝駢儷佛老之微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其猷之未遠抑在所不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爲學者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憂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斯言也足以開微愚近發陶公言外之意雖然知其一則能其餘矣退夫之有感於陶公也夫非徒爲是觀美也愛之斯知之知之斯行之行之則又當得其所以愛之知之者而終身由之不然則子之所謂猷之未遠者可不甚懼矣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九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恥齋記

湘陰許彥夫以恥名齋而屬予記之或曰曰君子且有恥與曰羞惡之心其詎無之羞者恥己之不善而惡者恥人之不善也君子恥己不善則遠己之恥人之不善則內自省爲小人反是焉然則小人果無恥矣曰小人閒居爲不善是無恥也見君子則揜其不善非誠無恥也君子即其所恥以進於善小人吝其所恥以淪於惡耳且象卒然遇舜雖託爲鬱陶之辭而卒不能益其忸怩之色此殆身不善其中心達于面目固當爾也太康以逸豫失邦昆弟奚與而五子鬱陶忸怩告己之親爲不善將無以立於兩間者焉伊尹之耕莘當夏之末孫殷之未興也君民之責若非己事而君不爲堯舜民不被澤若撻己于市推民于溝嗚呼太康之恥而五子以爲子恥殷臣之恥而伊尹以爲恥豈羞惡之心此有而彼無亦知與不知云耳知之雖人之恥己亦恥之不知之己雖有恥不自恥也雖然於其中又有內外賓主之辨焉夫所謂恥恥不若人也今爵位之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一不若人則知恥之若義利消長之幾

陰陽屈信之分此日用之功者而習焉不察則不知恥也耶一物之不知懼格物之未至也今虞初稗官之説旁行敎落之教凡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恥之若帝王所以繼天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此學問之本者或懵焉不顧則不知其可恥也夫惟不恥其所可恥則必恥其所不當恥者矣匿怨而友其人言出而躬不逮立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爲人役雖儒生學士口道先王語而不是之恥也邦有道而穀邦無道而富貴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一人橫行於天下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郊多壘地荒而不治雖君公師長載高位食厚祿

亦不是之恥也而恥於下問恥於改過恥惡衣惡食嗚呼此何足恥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其亦不思之甚矣予嘗與德夫久處于靖羨其質美而志篤故發其義而告之者若此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德夫欲知羞惡之端則又當於己所獨覺而人未及知焉圖之雖然是心既覺則人其有不知者乎此又德夫之所當用力也

紹定四年正月辛丑臨邛魏某記

敬安堂記

盱江聶公善之以書來言曰吾比守贛會昌纔弗寧人情疑懼吾爲之任能勑官僚士峙糧凡以惠撫吉䘏弗若者力所逮爲秋毫無所愛也民用綏靜神罔恫怨徒以心勤力疲引分宜去帝臨有赫照知厥衷賦萬壽宮之祿以華其歸重惟勞肄之久一旦措諸安地食寢有節息遊以時復心耳目復爲我有亦天下之至安且樂未易與人言也吾猶懼其狃於逸而怠乘之則名吾堂曰安樂必敬予爲我書之于後以請曰孰與敬安之爲簡且嚴乎公曰諾哉子併爲記之予嘆謂是語蓋大公冊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凡此不下百言皆治心脩身之事武王得之銘于几杖盤鑑于帶履弓劍于觴豆于楹于户牖而安樂必敬云者席之左端十六銘之首也其

文未必尚父所作而荀卿賈傅讀之大戴氏記之況其書大較以敬爲主則聖門傳心之要也是惡可以無紀予讀春秋傳最愛臼季之語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夫自宮庭屋漏日用飲食推之應事接物達之治國平天下此孰非天命之流行使斯須之頃放焉而不之收則氣得以帥志物得以擾己而吾之存焉者寡矣是故敬爲者所以此心而根萬善者也然而常人之情因心衞慮徵色發聲則心有主而得常變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則心無主而德流是猶物爲主而我爲客也姑又以淺者言之祁寒甚暑人情之所憚也而在

宗廟朝廷若對大賓臨大敵則忘之臨私
朝返內寢則寒暑已操其柄至於燕居則
凡以避袢趨燠塞向即炎之備靡不畢陳
矣嗚呼是孰爲致然邪人能充類以求隨
事而察而有以眞知其爲天之所命則必將
悚然知畏其於不睹不聞之頃宴安佚樂
之時有必不敢自畫者矣程子曰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魏曰季之言則義愈密
而詞彌約學者遂有以用其力矣公蓋深
知此味將循名責實者也予尚申言之以
求是正云

通泉縣重修學記

尚論古今之學制不過曰古者養人以禮
義後世以詞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
自二十五家之閭爲塾有道有德者爲之
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莫
習在於閭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
也或飲射之禮或社禴之祭或歲月之吉
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其德行人之良心
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因時之
變掖飭而開牖之大抵教之於塾既使之
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而
屬之於序則又使之習容周禮考德問業
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間節目之詳則去
民愈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
過四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

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
于序非若後世達鄉觀越鄉郡居旅食比
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操數寸
之管以決一日之長而它不復問焉也惟
縣之有學去民爲近族閭校此之意猶可
推行乃以期會爲大故吏終日文書鼓扑
間救故不暇故以禮會民僅若有見於春
秋二冀致室寒廬頹落壞闕縣十而九蓋
去民愈近則教法反疏然則爲吏而不此
之懼其爲知本乎通泉之有校官蓋自慶
曆興學之初今二百年闔邑令趙天中何
慈景林修廢者三至於此歲荒薙不治資
中楊季穆絆始至即謀諸鄉孝曰此仕國
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蜀而庠序之事
未皇非所以刑書勸學乃取學田一歲之
入以基其役出泉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
合三百萬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爲講堂一
齋廬入南爲大門一棂門二文明樓一東
爲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凡若干
人西爲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呂成公凡七人
而馳書于靖曰子爲記之予無嘆去民愈
近者教法反疏今以近民之官而爲是其
亦知所務矣予又嘆后世以詞章壞士今
以孔顏曾孟照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之
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士之游
斯息斯目改心化必知聖賢所傳者何事

而內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成事季穆子之親且友也才志卓举士大夫以遠期之

靖州興賢莊記

三代教民興賢之法見於三礼者悉矣特未知養於塾會於飲序於鄉黨也何所取財其升之司徒司馬方論而未官官而未爵而未祿也何所續食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然則自國子而下爲士者固出於鄉遂之夫家此管夷吾之所謂秀民之能爲士而孫孟堅所謂且耕且養者是也竊意田各井授人有常産皆足以自食其食

雖士有常心不以飢渴之害害之然使有以自食則用行舍藏躬安志明綽綽乎游有餘裕矧又上之人以善養之以誠求之以礼與之以實將之所以敬其事重其合蓋若此然則士之報礼也當何如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作人之盛至於歷久而彌著其不以此夫自鄉遂廢田制壞士之貧窶反出農工商賈下漢之盛猶以數路得人而郡國貢士尚存勸駕續食之意至隋唐後純用科舉士幼而学壯而欲行非是無進也褁粮負笈倡役夫隸人以舉趨于有司幸而升諸春官則去鄉愈遠者聚粮愈艱貸田廬貸子錢不足則失口失色於人自以求濟其欲又不足則晝而不前往而遄反士生斯世所居廣居也所位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今未能以有行而使降志辱身若是是將誰咎與靖故有田以給貢士歲入爲錢萬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萬六千然僅供新士半塗之費而免舉者又不及新士十之一予自迁靖食士之毛繼廩之粟六年于茲身安家和得以增益所未能秋毫皆毋力也而未有所報稱四方行理之間日至益廪之有空餐之惧念欲與士共之乃會居積行粮之餘市近郊田積三歲所入以給三邑之新舊進士爲之規約識於

碑陰州府與校官掌其貳嗚呼其自今士亦庶幾其無聚粮之憂矣然而予之心則曰是何足以待士也且澤上有地臨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非特爲臨民設也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與地類也以類相親日漸月漬君子之觀是象也其望人以成德之意亹亹洋洋何有窮也已然則與我同類之士其亦有以識予無窮之意而勉之哉是舉也李教諭唐佑之實任其事紹定四年三月辛亥臨邛魏某記并篆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書始以正月三

日為天慶節四月朔為天祺節二年詔郡縣建天慶觀五年增設聖祖殿由是著令凡官吏昔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事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目與正至元三日皆有朝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格洋之為州夙號樂土乃自此蔵陷於寇祓聖祖之像或寓佛宮臨邛高侯始至愀然曰是在令甲而褻慢乃爾邸召匠計徒而更新之經始於紹定三年之二月巳事于明年十月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而移書某命記成役某竊惟自昔受命之君由秦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胄緒可考漢唐以來始貴尊顯左丘明所書劉氏之

始雖一再見而上下傳文了不相屬故明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皆明無劉氏為堯後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穎達疑左氏為漢儒傅會增益之語李唐之先亦莫所始自乾封追崇老君之號天寶而後則知名以聖祖館之新廟太清興慶之祠輝極鉅麗蓋世儒之說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讖緯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奸覦此聖祖殿之所為作也然而典礼之行有未及盡正者某待罪奉常日嘗欲條陳以請亦未及言今摘其切於是殿者言之且官吏到謁罷辭與一歲十餘朝謁此令

也令大駕駐杭〻之官吏朝謁如令而朝之公卿百執事則否行則皆行已則皆已均為王臣也而異其事景灵宮前殿以奉聖祖則用道家之儀中後殿以奉帝后則行家人礼既曰始祖則有廟祧之制設謂天神則有壇壝之典每月之吉奉常官吏行告朔之礼于太廟而景灵宮則天子以四孟月朝饗天月必聽朔朝廟天子所以禀先王之命大會群吏聽政決疑也今使有司行事則如勿行如謁禮不可廢則覲行之三歲將有事於上帝則先二日告原廟純用俗饌先一日饗太宮乃陳礼器二日之間胡為而古今迭用焉義礼制度天

子之事某職在宗礼而不及言因侯命以記文併識是說其后以待有司之講求云侯名孫字南叔　嘉定七年進士某同產兄也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臨邛虞侯叔平以書抵靖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縈紆蔚為是州之望山故為浮屠之宮自隋朝迄今菴院凡十四所遠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諫議讀書之菴泉有滴珠樹有木蓮白鶴有臺玉兎有蹤中峯信美平霧之觀西岩翠屏萬竹之境皆山中勝處壁間繪像率范瓊杜措丘文播諸人

明名筆雖丹青剝落而筆法具在山門之
外有明月橋兩山對峙危磴矗立闌道周
複大殿中峙方等院之應眞殿踞其后與
山門直如引繩手有覆壞之憂郡人郭侯
起鎮與元同遊兹山相與咨嘆若有所爲
予乃籌功鳩材敗者易之壑者因之又將
拓而大之或以諗予曰費大役勞君將擴
焉予曰節用而不斂民雖費無傷也庸工
而役民雖勞無怨也於是寺之佛殿故壁
更其不可支者翼之修廊達以樓道前爲
法堂后爲飛閣旁爲丈室僧廬庖湢次第
爲之寺在唐名鶴林乃更爲鶴林禪寺請
于今部使者厲公題其額經于八月訖
于明年　月

昔者吾友蘇和父過我
嘗爲我敘所以作令以爲記于予某歎書
嘅然曰世無不可爲之事不可爲之時顧
無必爲之志能爲之才耳且儒流而墨習
若非其事時屈而舉贏若非其時而侯定
規於立談之頃復言於朞歲之間侯之風
力亦可槩見然而侯非若世俗之溺志於
異端以徼福覬利者之爲也侯始守長寧
崇學校繕官宇甓修涂杠四路清塩筴之
弊創貢士之宮陶覆茅之廬其守普也繕
館城郭普爲一新其守蓬也自學校至於
橋梁靡不畢舉而抑豪奪戢爾辟境內肅
清又以餘力爲池臺與民樂之蓋侯視羌
弗必除頹危必支苟可以從民欲者率勇
爲之今巷巷是山亦曰一州之望而肅僧
敗屋汙鐵雜藝鼠竄塵底山川弗寧吾可
坐視而弗之恤乎推是心也見害而迁有
避而改必將如風厲雷迅不暇刻安也匹
夫匹婦有不被澤必將如救焚拯溺不斯
須舍也忠肅公當金錫之變不過受督府
記擒師趣將無與乎戰守也而奮身顧行
以社稷爲已任其后并唐鄧海泗與陝西
新復諸郡公守外藩亦無與乎朝論也而
以廷爭之多者至有九疏嗚呼以其事則
非已責以其時則莫我知皆無一可爲也
而義理所關則利害禍福有不暇計是所
謂必爲之志能爲之才故頤侯之克拓以
用之於所當事者而后爲無忝焉此忠肅
公傳心之要而亦吾州之民之願也予爲
浮屠氏作記實昉乎此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言父母之所植不敢忽也是用敬
恭以承侯命云侯名方簡郭侯名正孫厲
使者樸和父名君鍾子則古鶴山魏某也
紹定二年四月甲子記

觀亭記

靖爲州南距廣西來障湖南北邸沅辰西
極夜郎四竟之外降自螢均代有顯人播
之詩騷靖以映出未嘗有顯者來惟程子
山以忤檜居歲餘士人田氏爲作觀亭今

渠江之左僅存然已非始卜予嘗行今江右愛其修篁巨木嘗欲爲亭其上而未平大夫張仲車請受其役未旬月而告備會積陰解駁風日熙融晴江漲瀰々渙々客喜謂予曰美哉斯觀也子其發之曰予未知子之觀也亦如予乎然則觀不同與曰不同天下之理一也奚其不同曰觀物而不之察與不觀同今夫天之高也即日月而知有遠近之度地之厚也即星辰而知有升降之節日一南一北而爲暑寒月一東一西而爲朏望列宿更互而歲時正五緯贏縮而災祥生以至感遇聚結之變爲晦明風雨爲霜露震雷此孰非至教精

五十 十二

義之著而人由之不知古先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知是身與天地萬物一脉也以作八卦以叙九章以制律命歷以立經陳紀以類族辨物莫不由之吾夫子所謂吾無隱乎亦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皆即夫人耳目之同得以發其德性之良猶慮人之習焉不察也因川上之觀而指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盈天地間夫孰非是理也而水根於陽行險而不失信剛中而心常亨聖人所以亟稱而必觀非以其切近而易見乎至孟子時去聖未久已莫知其奚取孟子言曰不舍晝夜有本者

如是他日又語人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瀾則知其有本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千數百年文人相承例以爲死生之說夫死生特形而下者之一端耳使聖人之教人而止於是不已疏乎客曰文人之說未可廢也且天運周流如循環如轉轂而水也亦能往而復反乎曰子未睹夫陰陽翕闢之妙也且天行至於東北日月會于娵訾陽浸而長於是乎爲雨爲水趍蒼龍昏見水日以往天行至於西北日月會于大火陰浸而盛於是乎雨畢水涸趍營室昏中水日以反蓋日趍乎北陸則朔易之方而始終万物之地也夫陰陽五行未

有不反生者雖五緯之有辰星亦附日而右行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也客曰三江九河之水三條四列之山皆自西北注乎東南知之何其反之曰水陽物也陽升則日息陽降則日消知鬼神之情狀則知之矣子謂反既往之氣以爲方伸之氣邪賊諸吾心驗諸噓吸亦莫不然學者雖當循循勉勉始乎下學近思充之於深造自得則知幾於屈伸之感精義於變化之神世之口耳之學尚足進邪不然誦先民之遺言陽浮夸詡而實無得於己祇以自欺焉耳客曰大哉觀乎盍遂以名亭仲車遂言曰鎔不佞請併識斯語以詒同志者紹定

四年四月甲子臨邛魏某記

正齋記

建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爲箴以自儆其意蓋曰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知正可以至於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跂而望也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免子壽所以深自約飭亦云至矣猶以爲未足也馳書某俾申其義予未之能信而安能以語人雖然竊願有質焉天命流行賦之者書成之者性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人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質梏於物欲則有曠其居而失其位者矣

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養之者是故教人之法習之幼儀視以毋誑立必正方事父母則和氣婉容柔声怡色侍先生長者則正容恭聽安坐執顏盍所謂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者非特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爲然也雖州序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事爲然也雖生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長也則有鸞和佩玉竽瑟管磬以養其耳盤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興舞綴兆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旋以養其筋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其心志割不正不食非特如特牲少牢所

謂腊俎之饌必方新俎之心舌必去本末而午割之也凡異疊豆籩之不以其制獻酢爵旅之不以其節房蒸殽折之不由乎命數皆不正也又充類而思之富貴而得不以道萬鍾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安也席不正不坐[redacted]時如曲礼[redacted]後[redacted]前尚左尚右隨席踏席之別也凡尊卑少長之不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卑旗器服之不殊其變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本朝在高位衆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德不彌道不行不[redacted]一朝居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聖之功也又曰頤正吉養正則吉也言觀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頤出於爲賢乎子壽謂聖人知不可改及乎壽循序而進以無躐乎陵節躐等之病則善矣而予必謂士而不志於聖猶小而不志之海也吾非爲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之爲聖行正位而居胖者也學者則學知利行又其次則因知勉行凡皆由乎正路以複乎正位者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耳矣古今雖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皆可爲堯舜而近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曼吾之子壽乃曰聖不可跂及不自遏其躬乎子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希元相與

共評之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京湖制置司募府寓治江陵嘗即承天院故基爲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爲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黃大史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院即晉侍中羅君章舍之故居也君章致事還荊而蘭菊叢生于階庭人謂德行之感予爲我所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者不過謂其感文鳥之夢藻思日新其譽會直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嘗博物矣朱异江摠嘗屬文矣近知如丁夏呂王亦操觚弄翰矣而他無足去祇足以爲國家之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之事於史罕見其僅見者謂湘中之寶荊楚之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仁謝仁祖則猶未免爲曠逸之士雖是元溫氣豔翕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唯後雖謝安石之賢也而猶不能免君章獨以宅近置塵結茅于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晏然自處溫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未至若有氣吞好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若夫魯直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厚爲政蔡卞諸人皆治史事魯直坐謫黔戎凡八年僅以徽宗初起起之謫籍道出江陵爲承天院作浮屠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

挺之風指又摘其蝗旱疾疫等語以爲幸災謗國坐徒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承望風指者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槁糞壤同腐而矯矯獨立者垂芳簡策其爲蘭菊不已多乎況君章耒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諸宮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徒居城西三里而盛弘之荊州記乃謂距城西百餘嶽川爲樓因名羅公洲按此二說則前後凡三遷今承天故址或始居或改卜亦未可知也而劉名明之餞其宅若有見其象貌杜子美貽詩厥第亦卷卷於短牆喬木之間以是知賢者所寓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此天理之良感閱千載如一日也承天院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兆禍不忍錄而七十二年後再勒石于故處又知以士大夫正心脩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學恐懼而不得其正秪以自遺其躬耳矣季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鞠而紉芳賴華於簡策間尚友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已予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稱亦冀季能充而大之必至於師友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爲學焉

篤齋記

廬陵戴幼學通守潭陽以職事游屏子靖博聞強志語未嘗不移晷也最後別去謂一言以識諸齋廬予名之曰篤幼學曰盍爲我言其義予因記王文公云其本強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志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爲於偏旁也哂之然予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爲不是特策馬之云識有可哂耳且博者之釋經例以篤訓厚書詩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祜篤親篤忠正等語雖有厚義然而曰篤志篤恭曰篤敬篤誠曰篤信篤行則亦有重實深固之意兼備乎其間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義中篇蓋聖賢之學所以成終成始其最大其於厚也相近而不同幼學曰然則子之名吾室也何居曰吾觀諸易惟大畜有剛健篤實之德剛健乾也篤實艮也欲知篤之義盍於艮焉求之艮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人惟內蔽於己外徇乎人則有非所當止而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吾止於理而已不知有己也不知有人也茲其爲篤孰大焉然則篤云者既重厚而深固有自靖自克性理是止不求人知之意故聖賢之教博學矣而必曰篤志明辨矣而必曰篤行厚之爲義雖大而言各有條指也幼學曰盍子爲我書其言且附斯語其後走也不佞敢不敬共從事以毋忘德

云紹定四年六月辛巳臨卭魏京某記

知恥齋記

孔子之言仁義雖是於易傳而魯論所記
惟求仁之爲務若義若恥亦必言之不與
仁並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義之實而示
人以側隱羞惡之端尤切近而易見蓋仁
者本心之全體而義則仁之分事之宜也
恥已之不善則綴於氣稟於此而有羞焉
恥人之不善則心於戚頗於變而有惡焉
恥不恥之間而善不善之所從判於以未
仁不以亦近乎或曰礼義廉恥是謂四維
不知廉恥者固羞惡之所發見柳文惠所
謂不可抗而爲維者也予嘗爲湘士許君

晨大記恥齋發聖賢之餘蘊庶幾其有益
矣而未數月吳門衞君林亦以恥齋屬
記此義不競久矣今爲士者亟攝之俗之
興也其猶有望乎夫人之常性有善而無
不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惡不善惟上知而
生智之資率而行之則不以恥言其次則
有誠知夫善不善之正者是故恥不恥知
不恥不見如知恥不信不恥不見次其信
則遇困恥辱而知非困㘽笑而自悔者固
多有之其下則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氣狃
於惡年利庄於不善矣則既爲之復恥之
如周厲監謗秦禁偶語漢殺腹誹隋誅躰
心本以盡恥適以滋恥知晉趙惲董孤齊

惟殺南史衞甯畏諸侯之策苟知畏之則
如勿爲如王允慮謗史賈充憂謚傳張濬
避人以拜田令孜鄭綮爲相而恐爲天下
笑苟謂可笑則速已之既昧於爲之而猶
謂旁掄曲覆足以誣民惑世不知是非邪
正千古一心爛然史冊近若疇昔若此之
四君亡臣祇以自塗耳目人誰肯貿之其
最下則拂鬚靡足恁痔嘗糞又諂弱之極
無以議爲者雖夫昧於習俗不善而舉世
以爲善可恥也而舉世翕無足恥此則不
可以不辨焉夫皋稷伊傅亦人耳今也富
貴利達以沈其不貴之軀周公仲尼吾師
也而異端小道以喪其固有之善夷吾臧

武仲審僭犯礼蘇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
高金多不至秦漢間士人東馳懷鉞誇耆
頭盧兒陸車馬印綬兵權殉貨以諂庸夫
孺子之爲讀史至此誰不羞遺而夷玫其
所行則有声求氣應深喻而篤行之者嗚
呼斯人也五帝三王所與共治世而善不
善異見恥不恥異情乃若此則亦何可不
思故乎大學之傳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此極言不誠之情狀而必先之以格物
致知之目則有以物有不格知必不至知
有不至意必不誠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是則世之苟焉亦自欺者亦

生乎未嘗知之使其誠知之善之可好也
如食之必飽不善之可惡也如臭之自穢
則雖萬鍾千駟之冨誘其前五流三則之
刑驅其後有必不敢為必不肯已者矣予
非能之而嘗從事焉故願以告諸儒君與
共同志共之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伍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一

自菴類藁

錫山安國重刊

序

程氏東坡詩譜序

譜三百五篇詩自鄭氏不盡用鄭譜而又
別爲譜自國朝歐陽氏考世次以定先後
審正変以觀治忽譜之作不但爲詩而已
抑亦當代之編年也自文章之盛而百家
之傳有總集有別集大皆有後先之序杜
少陵所為號詩史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
凡一代興替之変寓焉前之爲譜者有吕
氏後之爲譜者有蔡氏所以忠於少陵者

多矣然自除官至陝南後事尚多疏漏其卒
也或謂在耒陽或謂在岳陽或謂當未泰之
二年或謂在大曆之五年自新舊史列傳以
遠二家之編年俱不能定于一則其轉徒
之靡常本末之無序當有未易考者詩譜
之作殆非易事也文忠蘇公之詩其世雖
近而易考其詩則博而難究公之里人程
于益以謙既爲之譜又舉其一時之唱和
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
參列而互陳之譜之作不知昉二家爲何
如然以數百年之酬唱會稡成編亦譜少
陵者所未及也或曰唱酬之用韻當少陵時
未知其有亡也烏得而譜余曰不然賡歌

答賦其源尚矣下逮顏謝各有和章見于集錄聲韻不必皆同然更唱迭和具有次第逮唐人始工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張籍和劉長卿餘干旅舍劉白和元微之春深題二十篇盖同出一韻少陵之有無此例誠不得而知然其集中有酬李都督寇侍御韋韶州等篇既謂之酬豈無得唱者所不錄姑置勿論如高常侍岑補闕乃少陵之所納交者嚴鄭公又少陵所依者而補闕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一常侍鄭公所與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三何其數也呂蔡固不以唱酬具載為例設因事而併識之如賈舍人早朝詩與和

者三人皆在豈不益詳且盡哉抑惟文忠公之詩益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變非若唐人家花車斜之詩競為庚辭險韻以相勝為工也永歌嘆美之詞闓挺而不浮譏諷諫之詞誠實而不懟而又所與交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下誦其詩者不必身履熙豐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於熙豐祐聖諸公而得人品之邪正茲又有出於譜之外者余固因子益之譜而重有感也子益之祖書為桂下史勸講金華益又公之外家其季遠有端緒云

學小之書後序

天命流行而人得之以為健順五常之性堯舜至塗之人一也至於氣質之昏明強弱則不能皆齊苟知所以學問思辨而力加澄治之功則雖柔必強引而至於堯舜可也人惟不然於是始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耳目口鼻四支之性乃有梏於物欲而為天理之害者矣聖人有憂之既為之設司徒典樂之官而王宮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則周為詳自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而入大學則進乎明德新民以至於至善本乎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蓋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公侯卿大夫士之適

子以至國之俊選皆與今見之禮經者即其書而吾夫子之所至志志此者也大學之書獨倚而小學顧不見於世晦庵朱先生憫其闕遺取其法之於今可行者補之始乎立教次明倫次敬身次稽古而又取昔之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其義密矣東南多善本蜀雖鬻利有之余嘗病寒鄉晚學或不能盡見思於鏝板以廣其傳會憂患不果潼川于君巽仲由臨邛郡樸攝蒲江令一日過余從容語及學乃請此刻書而屬余識其末或以問於余曰何哉所謂小學者今方以大學之不明為憂而子奚是之問曰學無大小為道則以今之志士於

此者鮮矣蓋有之矣而輕俊自喜者無篤志近思之實雖施不孫者有変節躐等之病此無他不由乎小學故無涵養本源爲而致知力行之地匪特小慧以揣摩影響則虛無疏通而況然無所存主其弊皆將後之如旅之無歸然則是不幾於爰桐梓而不思拱把之養惡牛山之濯濯而不護萌蘖之生雖有存焉者寡矣由小以至大是乃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而子盍之且子過矣遂併識篇末以自警云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古之學者自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先立乎其本逮其有餘力也從事於學文文云者

亦非若後世譁然後以取寵之文也遊於藝以趣博其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得本末兼該内外交養故言根於有德而辭所以立誠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蓋非有意於爲文也後之人稍涉文藝則沾沾自喜玩心於華藻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於是而本之則無終於小技而已矣然則雖究厥盈見君子奚責焉坐忘居士房君蜀之儒先生也誦孔孟書超然有見謂窮性之道不外乎一心於是澄思靜慮而求其自得者嘗遊膠庠友當世英俊異以廣其見聞晚得一官彈書會計未足以究其蘊也亦未嘗有嘆老嗟卑之意余雖生晚不及聞其辭矣而少竊有慕於葵軒張氏之季嘗論其書其間有與居往來書尺深有取於君之篤孝質行至謂其求之遺經拔乎流俗謂其剝去華飾將食其實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至死無動以葵軒之所予者若是嗚呼君之學其亦異乎世俗之學者矣家俊余守廣漢君之孫與卿來為征官一日盡出公所為文曰昌元守晁公將以鋟諸梓子盍為我冠其篇首余再拜受與始得以熟復展玩其為詩婉而不媚達而不肆心氣和平而無窘苦艱澁之態其為他文辭典實據正嗚呼是所謂有本者傳如是而豈後世末學小

技譁衆取寵者之云乎檢編太息因附其說冀以自徵焉耳

呂氏讀詩記後序

余昔東遊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疑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声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盖不專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於憂思怨哀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情性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之致

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終風之子謔浪笑敖而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栢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艱而遭讒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時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忮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

於棄言也九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矣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怨忮鄙恪發於詞色去之惟恐不亟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而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呂氏皆已反覆究圖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諸己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旨而歆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刊此書以廣其傳而竊

余叙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自今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三洪制藁序

此門掌書內命最號清切自入國朝選授尤靳有父子爲之如饒陽之李項城之梁溫陵之蘇成都之范者矣亦有兄弟爲之如燕山之竇肥鄉之李閬中之陳雍丘之宋建安之吳真定之韓眉山之蘇南豐之曾莆田之蔡成都之宇文者矣亦有父子兄弟並爲之如吳越之錢者矣而俱未有一翁三季如番陽洪氏之盛者也中興以來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汔于淳熙之季

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三十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通於天固有以數遺子孫者與方文惠支安聯登殊科時忠宣公尚留朔方高皇帝顧謂宰臣曰父在遠子能自力忠義報也他日宰輔以慈寧將有來期入賀又曰洪某二字于竝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又他日文惠拜僉書樞密高皇帝復謂卿父精忠古今所無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大哉王言其諸異乎人之所以稱洪氏者與忠

宣公半世異域母與節旌濵于九死僅得生還乃又為人主極陳時事連杜權相最後言及山陽諭降之機而竄殺為土固悲於此嵩瑋之與居凡九年以沱權相之卒則公固不及見矣德陸位紹人為公弗慊也而不知公所以遺後則固在此而不在彼是心也惟人主知之惟后帝顧享之詩不云乎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衍人心幾微之頃暗闇之所弗覩天寔臨之又不云乎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嗣之實不肖祿之有父近晉天地也夫豈人力所能致者而人之以詞章記賢覽名往科目為洪氏之盛者是知其小而遺其大

見以人而不見以天也洪氏之孫偲抒以其三祖制藁刻諸梓為郡齋而屬了翁為之序竊惟三先生之言行有銘有誄有家有碑章有奉常之謚有史氏之策藐然陋儒敢贅有稱述用對敭高皇之丕顯休命以推本其忠孝之傳為萬世訓文惠公內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

黄侍郎定勝堂文集序

竊惟孝皇帝神睿英武獨宰萬機一時在服之士不由左右之助率以崇論谹議自結主知佑畢陋生拘攣固滯既不足以佐下風而其間怵迫之徒迎合詆譏者亦往往東間竊入徒足以墮功敗事於事廣漢黄公召對極言天事下疎暢磊落動悟上心遂留李省澂階顯序封章奏對剴切時病方在館李論士大夫媮惰苟且論百官有司不肯任其責上皆為之斂容迨居外省則擊姦沮邪靡有嫌畏而論吳挺毋封檜盡論曾覿使名超躐尤為偉特且又擱於詞令其為文肆制雅健皆足以動盪一世蓋守經據正而無拘攣固滯識時知變而無迎合詆譏者也噫是亦庶幾其無憾者矣又嘗聞前輩道公遺事曰自公為布衣每慮吳璘握兵蜀口必貽後患會同郡張真父位于朝以蜀事訪公公曰璘襲兄

之業執權專處心忌先登者死於前顧戰者却於後此不足與共他功日張封便殿具如公言且曰此間諸臣友黄某孝皇首肯再三其後公因輪對論及時事孝皇尚能識前語曰卿向來論吳璘專忌二字甚佳嗚呼孰自能燭微慮遠如公者乎方璘之在蜀也人主倚為長城莫有扶而議之者公獨白發其心術之祕自當時觀之必將有譆其甚矣之歎然孰知數十年之後其一念之積乃至覆宗滅使祀生靈皆受其禍而公始以知言名于時亦無及矣自餘詩文雖著率尚肆要不為浮夸雖世之矜奇衒博者反若有所弗逮其片言牘得

諸説口肆筆之餘亦皆根于理義不徒以
逸獵摭拾爲工公之孫其嘗緝其文将以
鋟諸梓而屬余序其首其覽未終佚而撫
然嘆曰自義理不競士李各騁居則曰不
吾知也而莫考其事則畏志於記誦或質
於文采務以譁衆取寵而本之則無窮事
竊固甚至枉道以求合尚有能擊姦沮邪
如公之所以論曾觀者乎爾微慮遠如公
之所以祭呉琦者乎雖然亦有之矣而未
易見也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
元白方駕而所趨殊行文乎文乎記誦文
采之云乎讀是編者其内反諸心以驗諸
行事之實當有以自得之

臨川詩註序

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爲詳
備而其書則經史圖樂書禮制科條詔令
記注故實道史内經臣下之文辭得列焉
特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辭華明諸
人寔蓋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
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
公異論者至其爲文則未嘗不許之然肇
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存今
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
簡帙間脫亦有他人之文淆乱其間雖然
未足爲辨者而公博極羣書蓋自經子百
史以及於凡将急就之文旁行敷落之教

稗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攬消釋貫融
故其爲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来
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今石林李公壁居
臨川省公之詩息遊之餘適與意會往往
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固已
粲然盈編會某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
闕奇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
爲之舍然嘆曰是豈世所謂訓故者乎訓
故之病薰枯拘護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
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今石林之於公則
有不然其手容有余之詞簡婉不迫之趣
既各隨義發明若搏見强志瘦詞險韻則
又爲之證辨鉤析俾覽者昔得以開卷瞭

然然公之李亦時有專己之辭焉石林於
此蓋未始隨声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
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
其乱曰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
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
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
臣始終之義理以逆諸正自餘類此若尚
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
於肆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
之正将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訓故云乎
哉石林常參預大政今以祠霄之禄里居
其門人李西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

屬某叔所以作乃書以授之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一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二

自菴類藁

錫山安國重刊

序

邵氏擊壤集序

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立乎吾萬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原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眞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擬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不心量直與天地物萬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顚沛觸處呈露凡昔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使猶得從游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晳獨見與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橫渠禮記說序

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爲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旣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爲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覆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爲書而門人會粹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生常常誦道之語而門人併記之與先生強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敎人必以禮爲先使人有所據守若有聞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洒埽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凡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以先生之從嗚呼是豈可彊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文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因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爲之品節者始此所謂天敘天秩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入人欲故品節云者又將爲以人情盛縱之防限也孔孟敎人要必以是爲先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燬燼於秦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使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彊雖顔子四勿之功可幹而自致而世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僞者亦將曉然知其爲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於禮學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達賢錄序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乃物人則稟氣受形而爲物萬之靈所以爲天地立心也然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君牧之師敎之而賢者又爲之更相汲引布列天位以司禮典命討之柄堯之末得舜舜之末得禹咎繇也夔之夔之如何凡欲爲天下

得人焉耳顓嚳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元凱也舜舉之四族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舜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民心之所同則天理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官何等材分而敷教者不以播穀典樂者並以制禮分職而理僅迺有濟而後之受任者往往兼摠衆職自謂人莫已若豈其才果足以加諸稷契夷夔諸人也堯舜之治天下能使治化休明美祥畢集微之山川鳥草木茂大之三光全寒暑平盍非一人爲之也而後世獨不能庶幾乎此非風氣澆漓天之降才爾殊也人以一心戍位乎兩間明通而公溥與天地並立而

爲三才是不惟聖賢有是心也自有生民降于叔世莫不皆然而自謂人莫已若者非不咬然大也迺至吝驕以自封娟疾以戕性賊以自薄其身自絕于天云耳甚則倚勢作威負權相戕貢賢碩能於是益有自好獨善不見知不悔者矣又孰忍以其身輕鄙自獻天下而皆自好獨善之人也脫有緩急則問所第臨事迺求亦鮮克濟夫如是豈惟不足以庶幾乎治古也雖天地失位陰陽乖剌民物胥劉亦其致耳嘗不思中天地而立定海宇之民皆吾職分之所當爲胡自待之凉一至此極也國朝之盛與治同道其間非無娼疾之臣而推

士報國者項背相望至爲簡編以記其所知有若文穆呂公之夾袋小冊忠獻韓公之甲乙丙丁集正獻呂公之掌記宣靖曾公之蠅黄公議文正司馬公之薦士編齒學陳公之章藁太史范公之手記蓋文武兼收罔有細大其或偶坐挂累亦力見稱引前輩盛心雖其天資絕人亦由其講學之素以吾所以爲天地之心本若是其休休未立未達則欲立欲達者之推也未覺未知則先覺先知者之責也矧將使天下人材無所佚遺皆得自靖不惟集思廣益共濟時須而近足以擬一旦之用遠足以詒教世之託其明效大驗蓋若此此

惡可以無述其次如李邦直舉官手記亦多一時之選於是錄是數書各達賢錄用廣其傳惟文穆公及韓曾所記訪尋未獲其後乾道丞相雍國虞公亦有題材館錄視昔云備將繼訪南渡以諸賢有薦引私記者始以附于後士大夫有志天下者必將慨然有發於斯

費元甫陶靖節詩序

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得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声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

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跡此豈小小進退所能闚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声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同郡費君元甫者公之詩為之訓故微詞奧義豪分縷析余昔遊郡未嘗不得見焉今成書而屬余冠篇乃以所聞于師友者復之費君

出入是詩久矣其亦余言為然乎

古郫徐君詩史字韻序

詩以吟詠情性為主不以声韻為工以聲韻為工此晉宋以來之弊也逮其後復有次韻有用韻有賦韻有探韻則又以遲速較工拙以險易定能否以抉擿前志為該洽以破碎大體為新奇轉失詩人之旨重以纂類之書充斥物凡而為士者乏躬習持養之功滋欲速好徑之病流風靡靡未之能改也今古郫徐君乃取杜少陵詩史分韻摘句為學韻四十卷其於唱酬似不為無助矣然余猶願徐君之玩心於六經如其所以篤意於詩史則沈潛乎義理會發乎文章蓋不但如日今所見而已也君介余同官王季安請敘所以作敢以是復之

虞忠肅公奏議序

古之人決大疑定大事惟義之比焉能無所問也其次則此利害得喪而言之其次則取必於知謀之末以求成于功利之下者耳咸無焉而惟身是謀此鄙夫壬人又所弗論也齊壬不君陳氏簒執沐浴而請討此義之正也傳以魯衆齊半之説則以衆寡言矣滕地褊小楚齊馮陵効死而弗去此義之正也間於事齊事楚之決則以彊弱言矣衆寡彊弱何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之利害從

之本諸事功而不必皆義理之正者有矣是故仁不以勇誼不以力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自秦漢以來惟兩董公能識此意後此則如諸葛孔明者蓋亦無幾耳自吾有狄難其是非利害果孰在邪讎恥所當雪分義所當明此萬世之正理以是非斷也持此説者固不為無人惟宗忠簡李定張忠獻胡忠簡實首立正倫之幟而能始終不渝者也謂宴安可戢謂屈辱無傷謂畫江可以自全謂得地不足以守此一時之私意以利害言者也群而和之者固不為無人惟耿南仲秦檜湯思退史浩實倡為邪説之祖而劫以必行者也然而百年

之間正論數詘邪說常勝蓋所謂邪說者不惟奪於一時之利害又有患失之私焉虞忠肅公奮乎諸老垂盡之餘獨能奮不顧身以壽正論之脉始謂虜必渝成文策其道所從出建益兵備明年則虜果以重兵壓淮西我師旣衂虜乘勝薄牛渚而陣金塲侯刑馬誓師金鎧朱旌以麾此何等氣勢而大將劉錡王權旣罷李顯忠遠在池陽成閔亦未至我師無所附麗各鳥獸散於斯時也顧欲收合餘燼以決一戰如以利害言則衆寡彊弱不敵非素術循士大夫與越國遠鬬者亦不倖如自爲謀則公不過受督府記犒師且趣大將建旗鼓

耳戰守何與己事公非是之問也公知有義焉耳破虜之明日諸校效首虜休而顯忠至公若可以自脫矣乃又以所不足虜者付顯忠而身先將士馳至京口則虜騎果已薄瓜洲知我有備勢不得入返而尸其使公外顧利害内休得喪則虜之濟江久矣由是受任遂欲長驅以信大義出蔡以睨陳出襄鄧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轄以震河東出商虢以圖陝西規摹分畫具有顛末声氣所被関河響應不幸而棄地事讎之論自大官倡声和者莫敢不一然公與張忠獻公不謀同心猶以區區筆舌力嬰群義而奪之氣唐鄧海泗與陝西新

復諸郡在廷公卿皆曰可棄公曰必不可棄忠義歸正之人將虜流亡之人在廷公卿皆曰可遣公曰必不可遣凡事幹所関苟不吾以則連章累牘多者不下十有八九少者亦六七疏不得其言不已也公非以必勝爲諒也大義之不可泯雖小小利害得喪之私畢不足以易之也抑又有甚難者使公當軸處中而孤立寡與猶懼弗濟今所謂棄地遣俘等事不過以孤子之蹤寄在外服乃肯與在廷公卿得君行政合鄰締交者争辯弗置蓋朝辭而夕替所不皇恤吁其果難能矣哉天未悔禍封寇崇姦正論屢違大發屢失公亦自知時不

我與而其精忠篤諒惟知有天下之正理而不恤乎他則所以維持綱常開警頑儒庶幾爲將来之補者蓋古張忠獻公後先一揆為功未可以淺近計也某生也不早不獲趣拜下風而嘗竊從薦紳大夫冒聞公之言德且與公之孫剛簡辱在親友旣不度其不佞爲公輯作家傳剛簡適刋公奏篇自叙梗概以屬起居劉公冠其篇首又俾某申述其義竊以自幸適不果辭嗚呼宇宙大物也豈計功求獲於知謀之末者所能用之是書若行將有發於其言而見諸行事者公未爲不盡用云

史少弼雲莊集序

嘉定四年眉山史少弼公亮舉進士第調成都府司户叅軍遂在其族兄天應表乞致所居官貤恩于二親於是年五十有八公嘉其志節詔特　從事郎致仕乃得封贈父母一時名公鉅卿爲文以紀其事如昔人所以發二疎二李之歸者後二年某被命守眉足以崇化善俗者弗敢後也念郡人如少弼何可無所旌異乃以節表其其閭而客有以諗余者曰節有二有節義之節有節約之節今辭官而謂之節於義也何居某應之曰何哉尒所謂二者吾見其爲一也凡大小輕重無過不及得中而適宜者皆節也節之爲卦三陰三陽剛柔

分而剛得中其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上之水過則溢不及則竭數度德行過則苦不及則嗟是故陰陽適等剛柔得中而後謂之節譬諸財用過則濫不及則匱譬諸飲食過則饞不及則餒蓋節義在節約一也不寧惟是雖時節符節禁節竹節人祇皆無過不及而得中適宜之謂是安有二義邪客又曰然則是或以絜身遯世或以視死如歸皆得謂之節者非在曰奚直然也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可以死可以無死素其位據於中而行之莫非節也斯皆士之常分吾所謂得中而適宜者也過乎矯亢則不可謂之節失行險徼幸則不節若矣如少弼者圖所以報其親而貤恩以歸榮思有以行己善俗也而隱居以求其志進退去就之分亦既得中而適宜矣不謂之節乎不高於人一等乎客曰是吾所未聞也會少弼以辭榮館詩集凡寄余將發明義是爲之冠篇而予後任于未及屬藁少弼已下世矣其第今叙州史君公度其孤大坊集少弼遺文凡得若干卷又屬余曰拱劍之義子終能懇然乎余瞿然謝乃爲具書所以表宅之因以識其出處之略因余少弼有人所不及盡知者少弼自少篤學好古以善理爲宗不泥章句每誦黃太史稱濂

溪周子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語於所居爲堂榜曰尚友又得太史尚友齋銘遺藁終身寶用之後又考十室于城南榜曰雲莊書院因自號雲莊叟其致爲臣而歸也其蓋矣已決於開禧紀元之歲所與後谿劉公醜偏之日既先事七年矣非隨声雷同以爲年齒暮祿盈而後倦於事也凡皆可書遂併識之爲雲莊集序

孫氏拙齋論孟序

論孟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千有餘家或蒐輯文義或考質訓故或稽合同異或參訂舛訛至於孟子之書則又有刺之刪之疑之辨之常語以闢之者是否淺深所未

論大要各隨其仁知之見以自靖自獻庶幾萬一補之焉耳至於二程先生者出始發明本學於道喪千載之餘而同時又有張范呂謝游楊侯尹諸君子相與左右助益之極乎近世胡張朱呂氏繼之而聖賢之心昭之然揭日月於天下蓋庶乎無復餘憾者矣今眉山孫繪子華乃始粹集眾善貫融異端而傳之以見將以效其自獻之區區焉呼斯不亦可尚矣乎道之無窮而善之無擇也風氣之澆漓而習俗之俾下也人物之零替而孝術之昧昧也有能從事於聖賢之書則無問其精粗得失皆足以扶世敎而益吾道也況其用力勤勤

亦既有所發明矣乎子華卒其子裳仲乞余言以冠篇焉呼命之不融而子華止此也又不幸而余不得識其人與之上下其議以求爲眞是之歸也悲夫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二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三

自菴類藁

錫山安國重刊

序

彭山李肩吾從周字通序

書有六體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諧諸聲或會以意或轉注相受也或假借相成也凡以極天地萬物之變而與八卦九章並行於兩間者也古之爲敎必由小學者將以參稽象類涵養本初爲格物知致求仁入德之本此如兵法遠交近攻貝有次第其學在者孰非所當知而後匪師友道闕高者騖於上達卑者安於小成於是孔樂

射御書數咸失其傳焉乃有以書字名家者則往往僅出於一伎一能之士而他亡所進也余每病此亟欲發明文字之本始聊以亂思醜類爲用力之端本而未能有述焉一日彭山李肩吾從周以一編書示余大較取俗之所易諭而不察焉者以點書偏旁粹類爲目而質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以開卷瞭然留與語旬有七日則肩吾蓋嘗博觀千載歷覽八紘而能返諸義理之歸者也嗚呼斯其爲學豈以一伎一能而可名者比乎肩吾行屬余叙所以爲書將與學者共之余又謂之曰子之爲是也傷小學之湮微而古文

之不復見也雖然子亦知其然乎自秦斯
高以來是學也往往滯於偏旁訓故而不
知進於明德止善之歸故非徇末以流於
藝則必曲學以誤其身且曰近世傳通古
文刊別声韻宜莫如夏文莊也遠其所行
曾不得一字之力以會意一肆貫通六書
三文公亦自謂有得於今文矣而施諸有
政則反不若未嘗知書者遂使世謂書學
為不足多問非書學果亡益於入也范忠
文司馬文正類篇之作比音擇字其明於
宮羽之輕重篆籀之後先視夏若王殆有
過之而李術行謂為世標表蓋二老者由
下學小成而充之者也夏若王則滯佔畢

而不知充之以是也終其身焉者也宥吾
其必有擇於斯矣乎宥吾曰善非子不足
以發子其遂以此弁識于篇端也於是乎
書

朱文公語類序

開禧中余始識輔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
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余相
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
悉舉以相畀嘉定元年余留成都度周卿
請刻本以幸後李余曰余非敢靳也所為
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卿艴然曰奚
至是余曰子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
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析既精

後學之辨類亦廣而閩淛廣蜀之鋟刻者
已徧于天下若稍損費用則立可以充廚
牣兄苟有小慧纖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
鋟說緝文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
焉者奚必誦先聖書而後為學乎亦取諸
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
孟言仁而文公猶恐其長學者欲速好徑
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矧是書之行其無
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懼焉周卿由是
姑徐之後數年竟從余乞本刊諸青衣彼
不過余所藏十之二三耳然余且謂周卿
曰子其以此意者于篇端俾學者毋襲是
弊也其後李貫之刊于江東則已十之六

七今史廉叔所得黃子洪類本則公之說
至是幾無復遺憾矣廉叔將板行以余有
志於斯也屬叙所以作余為言嘗所以告
周卿者廉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
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偏而無
以矯之也而秉彝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余
前所憂蓋爲世之專事乎耳目口筆苟以
譁衆取寵而無志乎遠且大者也豈不忍
自薄其身則無寧身深躰孰玩以爲求端
用力之標準者乎今未可槩以是爲疑而
閟其傳盍遂以此冠篇而併刻之將俾學
者之自擇焉子洪名士毅姑蘇人嘗類文
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

未成書云

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謚告序

臣自嘉定八年司臬鄱東兼攝漕事殷明年春上疏請下禮官爲周頤及程顥程頤議所以易其名者奎封下都省之下春官時少常伯亦上疏請謚二程遂併以下奉常博士曰事關名教議不可輕宜下都省集議由是議久不決厥十年臣自漕臣再申述前奏併以橫渠張載爲請久之礼官議以周頤謚元程顥謚純頤謚正上悉賜可厥十有三年六月乃以命書與其貳付元奏請官臣遂得受而藏之臣謂是舉也百年間鴻儒碩生偶未及言今乃白發於一介外小臣而聖朝沈雄不以人廢宜謂盛典然而郡國郵吏不得而傳也臣處四方學者未能遍睹則無以仰稱聖上崇儒重道之指乃碁勒樂石龕置濂川校官俾鍰版以廣其傳俾凡承學之士有覩焉若夫張載易名之請諸儒從祀之議則竊此以闓期於獲命乃已也

勾易之書記之父白莫文集序

故廣都簿正勾君如埜嘗纂次其先人達齋集劉起居爲叙其首廣都没其子易之又裒其遺文二十卷而屬序於余嗚呼廣都端人也文詞小技惡足以盡其蘊而孝子之事親苟可以致其憂與慤焉者則不敢不盡也思其居處笑語庶其見之矧發於心声著在乎澤盎其爲見不已多乎雖然是豈惟易之可以自致其愛且慤也天孰非人子之其必有發於是編者矣故喜爲之書

黃太史文集序

山谷黃公之文先正鉅公稱詩者衆矣江浙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台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顧㦛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玫于先民之言行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末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甚志已犖犖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衆賢彙進博文蓄德大非前此元祐中末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湛于荊鄂永宜之間則閱理益多落華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事將以瑕衆正而殄焉公於是有黔戎之役雖猶之所犖木石之與居閭閻百羅然自今誦其遺文則虛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至其閈閎鄧冠冕張董上坡則喜溢詞端荊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

伋廣而平實蘊不至淫怨不及懟也然而猶爲小人承望時好擿摭承天院記語寘之宜陽雖存離陰艱而行安節和悅終不庇嗚呼以其所養若是設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將不弭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譁衆取寵非無丁夔王召之儔而施諸用則悖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愠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爲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坐廢棄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子王氏不見章厚於邢趙嫺姬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煖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爲可傳眞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者復于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先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中余同郡人

朱氏語孟集注序

王師北伐之歲余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註爲贈曰此先生晩年所授也今拜而授之較以閩淛間書肆所刊則十已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功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眞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乎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讀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秘其本以均嘏同志之士云

李伯勇明復春秋集義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肌膚告曉於人者員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天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舍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自懼嘗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爲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然則是使人切已近

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
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粹
以附于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
者尚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
然秖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
李君明後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
且諗余爲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
知懼爲者耳以授之

送虞仲易剛簡赴夔路提刑序

雍忠肅公之孫虞侯仲易甫前後凡六授
郡守最後叅謀蜀閫自請行邊科鐵邊吏
振業流移屹立於人心横潰之衝卓有可
稱道守陽安會叛卒薄境又能與民死守

厲士氣而老賊詿說保蜀西以無秋毫之
犯而賊由是殲績用轉聞擢提點夔州路
刑獄人之知於侯何所損益雖引而爲公
爲卿皆儒生分内事侯之爲此則甚明未
嘗幾爲微見於言面矜矜兢兢惟以職之
不修爲懼獨薦紳士大夫則曰公論固未
當泯於世也頗爲之喜聞樂道而其親友
臨卭魏了翁聞命于潼則前辛巳忠肅公
釆石郤虜之日也嘆曰使朝廷分道置使
其能人人若是民其庶幾乎則亦爲之增
氣徒以守郡不得祖送而賸言之義固不
可已也廼誦所聞以告之曰易之大象言
刑獄者凡五者噬嗑賁旅豐是也然皆因

離體以發其義中孚風澤之卦也以外實
内虚其象似離故亦曰議獄緩死解雷雨
之卦也互體有離故亦有赦過宥罪之文
嗚呼刑獄法令之設昔人所以贊善懲惡
成財成輔相之功所關至不小故惟天下
之大明至正者乃可以任其事離也者先
天之位則正東東陽之中也後天之位則
正南南天地之中也其位既大且正其本
體則在天爲日日行乎晝宇宙之内無纖
微弗燭也在地爲火火熠乎夜闇室之中
無幽枉可撥也位大且正而光明若此人
心之本明實肖之人之於聽訟也苟盡心
而求則兩造五詞之來雖貌稽氣聽亦可

瞭然生判夫安　道然悉當於離之繇
反覆究玩而深有感焉且二明相續麗乎
乾陽之正以照四方而其詞乃曰畜牝牛
吉。牛土物也坤爲牛順也土物而又牝焉
中順之至也以離火之光而上下二陽養
至中至順之坤土於内以濟之則沈潛蘊
蓄其明在内乃義理之明也嗚呼世以赫
赫爲光察察爲明而離以中順之養爲尤
明世以熇熇之爲氣炎炎爲勢而離以中順
之養爲勢氣世所謂光明所謂勢氣者非
不曄然震耀也而本明也外暴火失其性
爲舉則浮華臨事則血氣居位則驕矜猶
之燎原焚崗之火薪盡煙息在我無復有

存焉者矣可不甚懼矣夫侯之資分甚高自始歷官𦂳事泫變機神峻捷知略輻湊人鮮及之今二十年來益以講學之深更事之久深自收斂以求諸內其於性命鬼神之賾聖賢心法之秘靡微未竭而愚尚持牝牛之義以勉之別侯之得於易加余數等有不待余言而知然每以是自警久而益知其味之淵永也故取以勉芹爆之獻侯其謂然則是理也不特用之刑獄而已畜用精神以養身也制節謹度以特滿也多識言行以蓄德也自衣錦尚絅不愧屋漏以極於無声無臭之妙也皆此理之推也嗚呼匪惟侯也凡我同志之士尚皆敬哉

四明胡■易說序

易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數千家四明胡收之又爲之科別圖指參稽文義粹說成編尚慮所見未廣則齎橐千里介余友袁廣微將就正於余甚矣收之之嗜學也而余非其人也收之謂文王重卦雖不爲無據而余以爲是自伏羲以卦变皆自乾坤雖本諸先儒余謂其於六畫卦之義有所未盡收之於先天之易咸無取焉而余謂繫辭之說爲先天而發者非一收之於中爻互體象數占筮說或未有取余謂此惡可盡廢不然則易中如觀山困姤壯羊屯

焉此類甚衆皆象所取象此其不同之大略若此至於要言精義未能盡合者則又未能以殫舉方將與之切問而精講焉收之倦于役願得一言以歸余謂古之言道者雖分古今越宇宙而義理之會若合符節今收之於余乃有未可強同者固亦足以交警互發抑必有一是非於此者矣聖人之道如寶藏衛中取之不禁隨其淺深高下皆足以有得寧可限以一律繩而盈宇宙間莫非太極流行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則易固我之所自出無須臾可離者也學易者要在內反諸心精體實踐近之則遷善遠罪之歸充之而至於位

天地立生民命萬物皆分之所得爲者蓋不敢惟文字故訓之泥以自絕于道自薄其身况皆責之以義難乎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謂學者蓋如此故更願收之歸而求之而余亦以是自警焉

楊濟道鈍齋集序

江出徼外至泯山其氣清淑以鍾士生其間矜行義多才觀文人秀士輩項相望鈍齋楊侯最後出才思華贍頡頏前修公卿候收爲治牘記名章麗藻泉湧電發余雖生晚猶及與之接且知其得又不專在語言文字間也方小人託僞學之名排根異

巳侯較藝南宮胡紘為知舉怙長茂惡莫之敢攖侯据正無所撓余時入承大問闈其事而偉之未幾權臣使人怵君將寘諸言路君謝不可至為歌詩以見志蓋自是不得乂吾中矣士生斯世將以宅天衷而奠人極非以記覽詞章矜多鬬靡為悦者也本之則無識能小惠蔓詞以相與比如蟪蛄之感人耳目倏然而腐草朽壤矣侯之子鉉銓將以侯平生所為文鋟諸木而屬書其篇首乃不果辭侯名某字濟直嘗長著庭兼吏部郎歷東漢太守終潼川路轉運判官

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

求子之法必本於形声未有韻書之前訓纂字林等書則以形相從者也韻書既作學者趨便就簡不復知有造書之意則不過此聲以求之或形存而声亡則茫無所考而韻書窮矣徐鍇昆弟著書以行于世可謂許氏忠臣乃亦分類複譜以從世好豈勢之所趨不得不然耶潘侯之書集韻也依楚金部敘而加詳焉既具形體又推其声之所從或同音而異形或同異意而異声或變古而從今或非今而是古皆兼舉而備錄之嗚呼聖門之學志道據德依仁固也而必藝之游蓋物雖有本末學雖有大小而交養互發則固未嘗相離也

記曰息焉游焉鄭氏曰閒暇無事於之游此最為善發聖門之旨而去聖既遠禮樂失傳射御與數亦罕有知者惟六書之學猶見於篆籀僅存之餘而舉世忽之寧十字九舛安於習耽以後之俗書而恬不為怪也偉哉潘侯乃獨用力于此以余之幸嘗有聞也益知侯用心之獨苦也今學者縱未能力探本始而因声求形因形得意循是以知類為其於求仁入德庶幾亦有發乎

范正獻公文集序

國朝自祖宗以來嵩高豐水之積暨于數世風氣開達人物鍾萃至昭陵之盛希聖紹道之學濟時經國之才皆為時用其磊狂熙豐羽儀元祐者亦基於斯時于時成都三范氏出為蜀公榮公植立先顯既各以別集垂世太史正獻公後出而生長聞是氣質夙成壻于呂正獻公客于司馬文正公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薰習所資所以成德者非一朝如富文忠程正公親炙之呂原明劉道原諸公則其學為今之人以科舉之文諱世希寵幸而有獲則計日月以為功十五年間欲為何等官職而公也惟大本先立淹遊所不暇計茲其志為何如今龍水見諸詠歌固已芳潤

簡策洛師以後短篇大句益議醇深遠奏陵踐阼崇慶垂簾公始見用於時首以唐鑑上之两宫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大要務學以保王躬格心以植治本遴賢以求天命正始以絕乱萌其氣明理勇曰星垂而江漢底也語切情真疾痛號而家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禍始矣夫開之以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父祖詩書之澤渝之以師友道義之淵其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於九年之間就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伏也後世自黨論之興君子小人皆休迭上故常以其半用天下然而君子難進而鮮能

又小人易入而不可搖君子守道必得時而後動小人放利寧斃國而不惑故君子制治之時少而小人養亂之時多君子夙講豫慮而不得人行小人僥倖嘗試而必如欲公之文集五山汪公應辰既嘗板行于某所矣今公之諸孫子長守遂川又以刻諸郡齋而屬叙所以識諸篇端庶幾世道之補云

鄧淮百中經序

百中經者所以紀七政四暗曜之躔次也七政之說既見於上古之書暗曜者何以人之生也歲月日時各有所直之休咎而以是推測焉耳或曰古所謂六物吉凶我辰安在者疑即此類然恐不若是之拘拘也越人鄧淮長於星曆以其能食太史氏之祿有年矣其續此書自紹興十四年甲子始每歲加以太陰入宿入宮度分親舊行百中經精密有加焉雖然古人之爲是星曆也亦曰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不爲之品節財正焉則混淪茫昧靡所端倪於是仰以觀於日星寒暑之度俯以察諸草木鳥獸之變以氣命律以律起曆以曆正時以時授事是以建兩儀而命萬物盡吾之職分焉耳堯舜相授禹箕子相傳夫孰非是道而中世以降乃有假之以爲推驗人生通塞之術者人與天地一本而生是身也

爲陰陽之會爲五行之端則吉凶之變驗諸禨祥関諸風氣見乎蓍龜亦理之所當有然星曆之初意爲不止是也程正公嘗言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前輩大儒似亦不廢其說然亦即其末流以遡其源并謂律曆之果見乎此也今使是書斷自紹興甲子已下存之以其他別爲一書而聽用者之所擇則是書之行尚庶幾不混於末流之說而余亦有辭於學者焉故更願與鄧君商之

閑靜老人文集序

余年二十餘舉進士參知政事張公時在言路一見器重惠之文曰江漢世載其英

獨主斯文之統余謝不敢當後數年入舒
館學公在政府又忝不九之遇厥二十年
而來爲史官則公之墓草凡十易矣公之
子訟況裒公之遺文俾序其篇端因得盡
閱公之出處蓋自早歲於趙忠定公朱文
公咸知師慕其策進士也孜孜於中庸之
書其贈陳膺仲亦卷卷於伊洛之學始自
植立蓋若此而卒不能盡如其志也詩曰
善人載尸又曰靡哲不愚善人而尸哲人
而愚然則人才之成壞固不關諸世好乎
抑時感事因以自儆云

毛義甫居正六經正誤序

自秦政滅學經籍道熄逮隸書之作又舉

先王文字而併棄之承訛襲舛愈傳愈失
蔡伯喈書石經有意正救之旋亦焚蕩張
序所見石經又不知果爲蔡本否其所引
石經文多失字韓魏晉以來則又厭朴拙
者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
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爲㕘昭之爲佋此類
不可勝舉況唐人統承西魏尤爲謬亂陸
德明孔穎達同與登瀛之選而釋文與正
義自爲背馳至開元新書五經則又以俗
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平爲便之類又
不可勝舉而古書益邈至季而後鏤版繕
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謬誤自若
本朝胄監經史多仍周舊今故家往往有
之而與俗本無大相遠南渡草創則僅取
版籍於江南諸州與京師承平監本大有
徑庭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而監本
之誤爲甚柯山毛居正義甫以其先人嘗
增註禮部韻奏御於阜陵遂又校讎增益
以申明於　寧考更化之日其於經傳亦
既博覽精擇嘉定十六年春會朝廷命胄
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義甫驛書幣
致之盡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
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
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辭旬歲間刊修者凡
四經乃猶以工人惰煩詭竄墨本以紿有
司而版之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也繼欲

修礼記春三傳義甫以病目移告其事中
輟或者謂繼今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
所取證豈若錄其正誤之籍而刊傳之俾
後學得以參攷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于
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
之等然此書後出殆將過之無不及者其
於後生晚學祛蔽窒疑爲益不淺因繳吏
其成而序識之書曰若升高必自下陟若
遐必自邇學者其毋忽於斯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二

序

衛正叔禮記集說序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諸天地所以合外內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衰諸侯去籍雖以三代之後而不足證猶賴夫子之雅言與弟子之所記錄故尚有存者焉是古挾書之令作而禮再厄又得也河間獻王二戴爲鄭相與保殘補壞以開晉宋齊隋諸儒復爲纂釋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特士前曾亦不過習其讀以爲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而僅存禮記之科而士之習於禮者滋鮮矣就禮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爲凶事罕所記省則其所習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其義則又諉曰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倫說之辭僅有方馬陸陳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承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答問而未及著爲全書嗚呼學殘文缺無所因襲以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世善爲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稡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范寧何晏例名氏姓名以聚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洒掃應對進退恭敬辭遜撙節非由外也以生也非忠信之薄也非人情之僞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非有一毫勉强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內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擴而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衷而奠民極豈小補云乎哉正叔名湜以自號櫟齋今爲武進令云

李大卿□龍飛錄序

故外府卿李公達罷九州和糴有淳熙詔書錄其篇有黃公武行劉公序爲識其事而公之子塤瑀若孫寔民守余所善也再以屬余申其義蓋發公之督餉助于淳熙三年之秋未發漕臺而條上糴事百六編假臣三載月求除害人五十年之害其見書明信也爲已者此迨五年三月僅僅一年有半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疊封下尚書司其奏公說如始誠克底成績余執書而嘆曰難哉人戊申奏臨甲寅報可殆不是過也而公以表臣自負舊聞非有權平得君之素也以其時考之自淳熙三年之九月至五年之三月又皆人主用位獨運萬機非有丙魏乎人主之側也而往反闡封歷數稍徹蓋而命宰陳之不效嗚呼亦誠而已矣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人至於疾痛之切於身赤子之未能言所謂心誠求之惟此時爲然爲民上而憂

民之誠其常艱難若是也則幽枉畢獻舉補采陳其尚有不棄咎而從康者乎三復淳熙之盛庶幾見之附姓名于黃劉之末

陳正獻公詩集序

共惟阜陵之盛中外仕宦公卿將相言論風指尚挾承平之餘余嘗獲閱正獻陳公論諫百數十何其明白正大惻怛而無華藻蔚乎慶曆元祐之風則也蓋某聞而可知其人可觀其世今又於公之子家病書見公所爲詩覺格而理遠次仁義無一毫芥蒂雕琢之習嗚呼是豈一朝夕之致哉祖宗涵濡之澤山川清明之稟師友漸益之功其根既厚其葉遂沃詩乎詩乎可以觀德可以論世而無本者能之乎

張魏公紫巖論語說序

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誠凜凜猶有生意其少嘗譜其年行覈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曾孫希亮此天厚吾耆者也希亮將鋟梓以傳而使其識其篇端曰學惟論語一書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有體而心會氣感而機獲故其所書親切有味九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殁然後大義乖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乖失而不可復傳與李朝全盛府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覆事體會切已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群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閒事在乎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傳家源流浸浸益大以肆忠獻公資稟英醇實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已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爲是書也非苟知之凡皆精采力盛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納諸經卽經以驗諸己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蘇文忠公公書其篇首曰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其亂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有譜其年行有類其制誥表章雜著而別爲之集者蓋片辭支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卿夢得嘗從故工部尚書何叔異遊何耆公之詩命及卿爲之箋釋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肆筆脫口者今披味裴箋益知公貫融古今所以著偉者

甚弘而非及卿傳見彊志精思而篤學焉亦不足以發之也書成介其諸舅李公文潮以屬叙于余余雖然曰敵公之文而蘇公叙之矣余何所容其喙余唯竊嘆古之士者惟曰德行道藝固不以文詞爲學也今見之歌謠風雅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閭閨閫往往後世經生文士専門名世者所不逮蓋禮義之浸漬已久其發諸威儀文詞者其餘溢之餘是惟無言言則本乎情性關乎世道後之人自始童習即以纂詞繪句爲業歛瞻日踰年卒未有以稍出古人之區域追乎去本益遠則排稍章句之耦音韻聲調之中否爲駢儷之工拙奇僻製之乖合自謂窮探力索然有之固無所益無之亦無所闕況於爲己之事了無相關極於晚唐闔周以暨我國初西崑之習者溺人亦稍稍厭苦之而未有能易之者然是不以功利爲用世之要學則訒諸佛老爲窮理之極功襍歐公倡明古學裁以經術而元氣之會巨儒碩士後先迭出相與盡掃而空之則復復乎未知彼留也公詩十有四卷凡五百二十一首

楊恭惠公輔奏議序

恭惠楊公奏疏其孫今主事稱成編屬御伯曷其其篇首又俾余申其義請之言然以書曰古之任者雖事有小大而其心一爲委吏而會計當爲乘田而牛羊茁夫亦事其所當事而不敢越耳使爲公卿大夫則有公卿大夫之事爲保傅子男則又各有其事雖官有尊卑祿有多寡而是心之體無大小無遠近在易曰位曰所在書在大學曰止隨其所遇而無不當盡焉楊公出入中外餘三十年今主事甥其年嘗以識其所論奏蓋居一官則盡心於一官任一道則盡心於一道即年比事而心之精神炯炯方策嗚呼斯不謂之恩其位止其所者乎後公之卒二十年甥邦魏某以言事謫貴書于官舍

蔡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某聞之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獨嘗以是讀聖賢之書如易書詩春秋篇其一體不相襲沿至於曾子子思孟子亦皆孔氏不言之意求爲是以求聞于世也不則無以宅天衷奠民極牖人欲於世迷凡不得已而有言也自霸均而後始有文辭之士或嚴相摹擬或刋落陳言千七百年何嘗數千百家然而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者自漢迄晝而後至近世諸儒宗益可概見而所謂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則不知其幾千百家矣某自少已知有淸江蔡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內治憲

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于國敷養乎鎮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娓娓乎密而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爲公銘誄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昴發知于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之子鉉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終帙嗚呼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與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爲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辯講切而學益成務是尊聞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去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

守約也出而告君必數世子必正心修身書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教學簡修勸忠別賢擇將並基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諱世也紹熙定省之議伏墀扣額叙衆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源依憑城社間諜兩宮韓侂胄出入宮闈與聞大政脫少壘存流覬隨之公盡力排抵无少回撓劉文節公以論異端出臺公以傳士爭之公非自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　二聖重權必有以感移人心迓續天命而內禪之事毋遽也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崇衆正紹開丕

平而學禁異議之紛紛不作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曰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无疆之休蓋古人爲君臣之變一言一動爲萬世蓍龜萬世憂歎則公於此而無言也不亦闕之甚與文集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藝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己丑朔臨邛魏某序

朱文公年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亨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覿其會遇

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閔乎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没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弗之續也乃至

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眾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豪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力探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縕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晰如眎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巋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逮楚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獲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鶩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與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

九

先生之年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為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擧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遠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贏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序

予以贑憲抵罪放之竄荊去國之日自邇臣百執事下至博士弟子員都人士祖帳餘杭門外連日不絕臨安尹白字相致餽贐具四大舟送至丹陽所過監司帥守將迎如他日予謝以疾而不得免焉入靖靖守洪文惠公之孫偉過之如使客而有加四方之賓友從游者日至行李之閒無虛月世予皆固謝弗聽吳門葉元老識度端凝與其儕類嘗學於陸伯徽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日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為予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中要會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窳米粟少多之數皆採原索委有志之士也予每閱前史凡喪人之遷客必使守隸防夫極之於其所往至則傲門掃軌牟

十

古書謂人或追送而遠省焉則史冊必書之以爲美談其在今日不惟不加之譏我返以是見稱於時眞見用於當世嗚呼非嘗從事於學志立而氣彊者不能辦此非祖宗仁厚之積累世壓禩德者更德深亦無以致此元老將歸省其伯氏乃與共學之士酌酒餞行各爲七言古詩一章予爲序所以作云

龍標之南路幾絕我君來簷倚天齊頑雲森然點逃很石橫空馬滿血業君又策蹇㠝覓朱霞白鶴雲端來繼邦自昔少此客間此胡爲乎來哉曉熟共話義文易千古聖賢心歷歷有時權習未全忘閒倚銀河弄詩筆銀河化作雷霜發罷蒼龍移入天之西彭城風雨擾客夢君起謂我吾其歸牛羊東卧爲酸與九州傳大君實文人[illegible]遊志

廣平李氏觀書齋所見序

故吏部侍郎廣平李公嘗大書六十四卦之象于壁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於是爲書題曰觀書所見既自叙所以作於七十年其孫大謙守邵則公觀書之地也是書又失而俄得故不無燗脫大謙又敘所以然而屬予申其義嗚呼得於畫而不滯於辭亦可謂善觀易矣易言六畫六爻六位六虛是四者相近而不同蓋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爻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爲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可見者又爲爻之變者又爲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爲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爲位也然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奇偶則太極之分者也今李公之於易不觀諸辭而觀諸畫不惑乎諸儒之異傳而求諸心目之良能雖兼收衆書而片詞折衷皆純體獨得之妙雖不離乎玄變伏反之奇而因體明用無牽合傳會之頗至於發二五柔剛之義斥異端邪道之說則進而告君退而省己造次必是奉漢以來爲易者多矣顧奉奉乎諸葛氏之出處則又舉一隅以明易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盡識嗚呼斯亦異乎世之所謂諳易者矣公名椿字壽翁師友淵源所自則文定胡公云

送清湘文元歸土豁序

清湘文宗之元以其所聞于師友過靖就予是正其書有日翱翔土豁之濱詠歌先聖之道予問土豁所以名曰是豁也東出于濂溪西會于湘江吾世居其間或謂是名俚俗蓋易諸吾諱不敢今先生之問及此是豁將有望焉願以一言發之予曰大哉土之爲功也以天象言之四時之季合黃道以五星言之四星失度則填爲之動以五聲言之諸音會長黃鐘以河圖洛書言之其中皆主五數以五行言之則水

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身居中以應四方沖氣而集焉物其功不既大乎而誰以易之乾之四德人之四端而信不與焉又以見無適而非此也雖然有一于此子亦知之乎古尚書敘呂氏春秋漢儒五行傳許氏異義之等又皆以土爲心蓋自二漢以前五行之次五臟之屬與今世所傳黃帝書不同宗之請其說予曰此義甚大我以吾意言之何益於子子歸而求之而有以復於予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宗之其致思焉因書以送其歸云

邵萬州孝弟蒙求序

蒙求之書便於記誦自遷固書以迄于本朝史先儒爲之者凡數家矣金華邵伯方旣又用李氏蒙求韻錄古今孝弟事以示子孫作而嘆曰是不惟誇言用韻之工蓋見諸行事之實者也夫學莫大於求仁仁則五性之本求仁必自孝弟始則孝弟又所以爲仁之本也古之教者居于家則事父兄坐於塾則親師友會于庠則講教法飲于鄉則序齒位朝覲奠贄日游月化無適而非事親敬長之節凡以申其義而降之德焉耳曰申曰降又皆因其固有振而新之非如後之教者利祿之誘詞華之競而本焉之不務也是書於始學尤爲有益非徒記誦之云伯方請識之予不敢辭紹定元年二月初吉

王侍郎耗復齋詩集序

國朝自全盛時豐芑菁莪之澤浹於人也深雖中更挫摧而封培之久根荄未慼過江以來如張忠獻趙忠簡諸老又相與扶持之生意踴躍足以濟登强健雖再陀嬋奏而紹興之季隆乾之間人物復振故相之傳存惟張忠獻而著來余雍則有如正獻陳公忠肅虞公劉公忠簡張公胡公王山汪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紹雲馮公無隱張公以至杜公斗老查公元章焉公圖仲李公德遠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並生錯出亦非一人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會適鍾是時復齋王公以中山故家李文靖之高第受知於忠獻而周旋乎正獻忠肅諸賢之間目之所接南渡諸賢也耳之所逮聞北方餘論也觀摩薰習者厚而資深故其發爲論諫忠忱惻怛如首言虜必敗盟張忠獻必可用侍虜必不可遣張說必不可本兵皆言人所難而旋之餘事則大篇短章精深雅健則人第見其風格氣韻追迫陶謝不知懷賢憂世藹然有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功襲而致之哉自周之東懷舊者必稱西方之人孟子論人亦歸重於北方之學西方乃宗周文獻之餘而北方則帝王風聲之舊吾故於王公之文而重有感焉公之孫瀶昔守寧州

嘗以公奏疏刻諸學宮今通守邵陵又裒公平生詩爲二集分十有五卷刻諸治寺前後工梓之費則皆以俸之用例而不欲受者爲之屬予叙所以作予於前言往行槩乎有聞不敢以非其辭

錢氏詩集傳序

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什六七而貫融精粗耦事合變不翅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孟氏没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壹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守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傳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含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陋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之首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之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還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爲不可遷之宗洎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辯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咏體會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唯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韜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視予至是門人丁文伯翰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僇力黜其不衷藩以周索維匪屋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伉藩實翰王略乎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登以明經屬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人士宗仰云

羅文恭公奏議序

文恭公奏疏吾友劉平國既叙所以作公之子學文屬余申其義余嘗交公歲閒躡館學至樞府殆十餘年耳而論奏百數十大義炳炳甚至引擄排闥號泣

而該嗚呼是卷卷著誰實使之心者人之神明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較若白黑不容以自欺古之君子上不敢欺其君而知無不言下不忍欺其民而知無不爲此豈有爲而然哉凡以事其心焉耳矣事其心則事天也三復淳熙育才之語庶幾見之庶幾見之

游誠之默齋集序

始勉之裒其伯氏默齋文稾屬掾張劉公甫爲之序未暇銓次也歷一年類卷板行俾某申序焉孰獲受而嘆其爲詩清而則論事辯而正記述贈送之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大抵內盡己志外期有益於人非若世之矜奇衒巧務以譁衆取妍者爲之今然嘆曰文乎文乎其根諸氣命於志成於學乎性寓於氣氣本爲剛此陰陽之大分也而柔剛之中有正有偏威儀文詞之分常必由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揜然而氣命於志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學不講則志亦安能以立是故威儀文詞古人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畏恭氣奧況實而發者有立志則知所以自厚其躬矣躬得一世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言言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使假之年且見於用其所成益不止此集凡若干卷今重刻于某所

番易王養正雙巖集序

余於李徽之實之成之兄弟聞番有隱君子曰雙巖先生王公以剛行孝謹著于州閭恨見而彊志精察而篤踐余甚慕之而生也後不及與之接公沒之三十年余待罪太史民公之子與權來爲祕書郎始獲觀公所爲文其劃然如雄鋒利刃之行乎堅剛也粹然如大玉拱璧之發乎孚尹也平生所歷落落寡遂雖再舉禮部曾不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不渝時以其餘發諸文藝往往一事物之微一蟲魚之細推而根極理亂之變欲而消息進修之候有昔人所未發者嗚呼世之以才觀已量器粗奇詭者未嘗之人年盛氣彊位高志得則挾其天資之美以自見於文累議論開其於是理絲未有得而能以小慧襲取時一遇焉年運而往時不我與則悠將頹挫衰就枯槁前所謂時一遇焉者亦將莫知焉往矣然則窮益堅老益壯如雙巖者非有本能如是乎雙巖諱某字養正三子曰與權遇皆以儒學發身善人之報庶其在此

陳少陽文集序

余嘗與李忠定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科類既詳矣又得三山孫君邁正夙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狀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

如蔣興祖張確朱昭鄭袞朱友恭之等義不苟生又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兩矣至於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數陳大計連往反覆之死弗顧如陳國二賢則又人所難能者焉大過之過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蓋於事為凶而於義為无咎然則公之爲陳國而不幸與其爲童蔡汪黄而幸也君過矣號多聞加以游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甚悉既爲之譜而併以思陵前後詔旨目案奏陳前輩題識與死傳李詡列諸編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抑以章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

趙鈞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爲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爲大宗宗其繼高祖者爲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爲適子而庶事宗子有適子孫而不得爲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爲後有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爲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姓亦以爲序有事于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於禰廟則以宗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爲氏族以別之蓋自太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爲氏或公子公孫爲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爲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爲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有都縣畺之采皆有公邑若有功德則寰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爲卿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教誦弦於瞽宗習論說於東序觀道德於成均考中失於王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助祭于廟辨毛於寢及之以後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

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而才有試此其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勸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爲十六才子周召毛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迄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頼藩屏以求寧世敬宗收族之法匪其明効歟自周之季强嬚畏偪自剪其類本根無芘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劉魏唐初監隋若知所以尤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愨之心深長之慮故封殖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巳則僭踰以

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斂名遠勢韜光晦
明爲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儒思經術守儀詞
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共休戚者反若非己所知嗚呼
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 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
所及至 裕陵以後又增爲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
彥林林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與爲舉子者是極以詞
藝稱三百年間族姓之盛至三萬數千內而宰輔侍
從外而監牧守宰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
嗚呼菁莪轉芑之積叙爰棄棫樸之感乃至此而況有
衍未艾者乎諸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 昊朝
所以敬親重本士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粹成鉅編
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叙所以作雖編次容有闕遺
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
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
漢禮制度爲據其所睹孝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
其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又遠雖漢
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
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
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斃斃於訓故佔
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與
解之辭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敝
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求於來復夙往之戒莫能
隨世就事爲秦蠲敝後規摹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
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
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
則寖衰寖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益不可考
矣姑即漢紀隨文辨證作古今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序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予昔觀晉太史氏有裕陵實錄始成書于元祐紹聖中命曾布諸人重脩紹興後稍書舊本以墨增入以朱刪去以黃所書曲水令宇文某上書某不報與致其事而歸且記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某見之凡二千二百餘言悉復以黃無復有存曾布諸人亦謂是書然不復傳斯人亦遂泯泯矣而宣和間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蓋世之爲毀者不畏天命不恤人言獨於簡策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乎嘗讀春秋傳載周定王事爲之喟然且王私賄華伯而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蓋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載籍豈天下後世不及知之矣而傳記所書至于今未泯且併與王之私語皆識之夫諸侯之事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況王室乎人心之動隱微幽伏未有不形況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居則遠於中州也其仕則辦於羌夷也而慨然以斯世爲己任言一不讎以強佐易嘉遯歸而史師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光史策鉅人元夫莫不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紹聖史官亦起穢以自臭於中允無毫髮加損也中允之五世孫東年嘗編輯遺文屬予叙所以作既隊言而卒後二十年東年之從弟公諮又增益之凡得詩八百二十餘首合雜著間聲凡爲二十有二卷以申前請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予敢復措詞姑以得諸舊聞授公諮是亦遏人欲扶天理之一助云

論語通釋序

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爲論語通釋吾友賓齋陳師亦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湘鄉之漣學子首從蕭定夫得是本以歸里人趙心傳請刻諸梓以幸東學士而爲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復之以增益知慮而益邵所學士之幸也論說之益廣士竊之以緣取利祿而困闢于行子之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伊洛淵源錄序

里人張寅白既刊伊洛淵源錄求予一言予方自靖還邛未皇也會邵陽守李侯大謙以予昔嘗爲周程諸儒奇易諡及前後祠堂記稱爲一編刻成見寄予舉而付之曰予所欲言者盡於是矣寅白請其說予慨然曰難言也士患書之不廣也祠之不多也不知書益廣而廢學者滋甚之思祠益繁而非古人尊道之義然則是錄也無乃非學士之幸與易之象曰天

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者誠能玩天在山中之象而知多識言行者將以反觀內省蘊實含英爲煇光日新之本非以資四寸之口耳也則是錄之行庶幾其有益乎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予昔於靖臨川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陽子詩爲予序篇既及卿泝江入蜀予亦會恩還里一日過予視史漢四紀進楚隱尊義帝去諸呂紀二少帝而列孺子嬰於孝平光武之間予語之曰夫紀所以首一年之事猶十二次之有歲二十八宿之有斗牛也秦未訖祚天下猶爲趙氏楚隱安得爲紀漢高帝親受秦軹道之降其年項籍攻秦侯王諸侯皆以是年紀元則漢王元年之稱不得而易矣若待義帝之終而後爲漢則漢不得以正其始及卿曰子之言善矣雖然秦之亡也陳涉倡之魯仲連不肯帝秦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況涉乎高帝用董公一言項籍弒君之罪暴白於天下此漢得天下之張本也進楚尊義不亦可乎乃若紀少帝孺子亦使后世知母后權臣之顓制不可以姦天命之正雖以文帝之賢而寡恩於少帝君子不與也是書之作其不庶幾於扶天理正人心乎予以其言之有益於世也識一時問荅爲四紀序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隋唐學士爲班氏史者不一人今其可見惟顏注所集三十五家如姚察沈遵李善顏游諸書皆湮滅無傳世儒未嘗不是之恨臨川裴及卿作漢注拾遺凡史官紀載先後之失次字義衍闕之異文大而母后立紀外戚封王必明辨詳說以正人心至於人物表九等之叙有不當律曆志秦龠之數有不協靡不搜索以歸于是邑處庸瑣諸人與先儒宋劉所註既爲之繩愆糾失下至一物之微如蛭螾蝴蝶蜿龜之辨弗敢忽也及卿之於班氏可謂有勞矣及卿博覽强識善著書嘗爲歐陽子詩補史漢四紀皆屬予叙其端今又以見屬嗚呼嬴政率意變古而漢興弊於有假性夙吉之訓九三代文獻無所證於後世予嘗讀其書而憤嘆乃考之六經訂之王法以識古今之變爲書使後人泝流尋原尚有考見古人大經大法之所自然規摹博大非歲月所能辦於及卿之註也重有感焉既書其編首併識此以自儆厲云

訂子貞訓蒙正謬序

自師友道缺士忕（時制切習也）於卑陋剿先民之遺言襲進之俚說苟以綴緝詞章譁世攫榮則曰學如是可矣同郡訂子貞應孫乃能勤學好問隨事訂正不肯苟沈俗者歲久纂輯命其書曰訓蒙正謬將以傳之子孫屬予衰且求言惟俗暇日常以示予且屬叙所以作

嗚呼書始亡於秦季不遠復於漢初而又汩於中世以降師異指殊存者僅十四五魏晉以後俗流古散極於五胡之亂禮樂衣冠盡非先王之舊書之存者十而二三矣然則讀書於後世其亦難乎為讀試使子貢取友四方又以其所得與鄙人元夫反覆商較其所正之謬當不止此掩卷太息為識其首

楊少逸不欺集序

人之言曰尚辭章者多風骨尚氣節者寡辭采其謂不然辭雖末伎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悃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自命也若表若辭舉筆脫口無復雕鑽之工人謂可配訓誥雅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焉觀蘇憲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亮大節可考不以末伎為文也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為辭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為文也老圃楊公自盛年射策甲科直聲勁氣鄉國當世有文忠之遺風迨其觀風作牧風裁清峻權貴不入老不待年相羊泉石幾二十載蜀人高其風其之生也後猶及拜公又辱與公之季子大理少卿叔正為友叔正甚似其先人諤諤朝端言人所不敢叔正既卒公之諸孫袁老圃遺文若干卷錄諸梓謂予序所以作嗚呼世衰俗陋務利昡才言語以為華富貴以為事求其脫然聲利之表如公者既不可得今觀公退休以後之文尤多雍容自得之趣若辭命疊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辭非易能所以立誠也公所居官以不欺名堂自號不欺子則其為辭之本既在此是宜發越著見非淫言纖麗者可同年語也後之覽者當於是攷德焉公名虞仲字少逸眉青神人晚號老圃出處顛末見諸不欺子自誌

侯氏少陵詩注序

黃公魯直論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之意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予每謂知子美詩莫如魯直然學者抱瓌將而生不逢世僅以詩文陶寫情性非若詞人才士儷青配白以為工者往往轍跡方域書士實而居者有不盡知識時政品人物而主人對其讀不能察蓋魯直所謂闖乎騷雅者為得之而詩史不足以言之也眉山侯伯修早嘗與之為家開其推尊子美詩為之箋釋而未之見其子伯升始求予敘所以作闕其書蓋出乎諸家箋釋之後而兼善并能祛以己見

子美至是若庶幾無遺憾矣雖然讀是詩者溺於叢
釋而不知所以自求之自得之則曾直耶之子亦恥
之侯名仲宬紹熙元年進士仕至縣州太守云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某之生也後不及從遊於朱文公先生之門而獲交
其高第弟子講習其書以詔同志凡今蜀本所傳是也丹
稜史君孟傳守文比歲東遊識趙季仁師恕于贛郡
罪月得未見之書乃易本義與論孟集注中庸大學
章句或問之外又衆當時答問之語爲一編子與博將
刻諸梓乞言以識篇首予爲先生序書多矣而大抵
不以書而以學學非固異於人也嘗觀蘇文忠記李

氏山房藏書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
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
也書日多而説日明儒是者勤於辭而道可以歎世不
必深體篤踐世多皆者廣采兼蓄可以綴文不必窮
搜博考世今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吾之
憂亦不信矣雖然未可以槩斯世也讀書者容有與
同志者交儆焉

止堂訓蒙序

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
所以相傳書於易書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
節文於三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如風雨霜露

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而秦漢以來世教民
散指其言猶至我國朝鉅人元夫迭相後先究極義
之奥發揮陰陽之蹟而日用飲食之近宮庭屋漏之
實交觀約取則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飲食之
質若遠而至近若殊而實一非若異端小道空言而
無實也朱張氏作師傳友習講貫加密然而散在方
冊浩乎淵瀆至數公爲訓蒙之書群經攷傳韻聯辯
偶以便於學士之習讀予始得於公之子欽益六學
之會百行之首其季鼓世以校本來者之益篤玩之
益執起家守饒金獲世而書俗取諸此書殆不翅足
鋟刻梓于州府以後世之知言知德者焉嗚呼是乃

作聖之功毋徒以訓蒙目之也龍集執徐之歲辰會
大火之宿臨邛魏某書于州庠之堂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長沙吳德夫問爲予言胡仲明氏學業行誼爲搢
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廣諸蜀
子謝之弗克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或疑其識服事
久未能也脫謫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遷起家瀘叙
州守馮侯邦佐已刻之州府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
孰復之蓋公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
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
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司籍康改元金狄入寇與張公

爲當路棄守御晉朝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姓召還極陳半年三詔之不同次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詛劉上往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盡者　高皇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唐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粘罕則欲稱臣以從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數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彈過堅御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食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遂從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亦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辯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説以明孔門傳授之心撰讀史管見以救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襃貶之實最後傳諸葛武侯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始終一説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因公輔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

楊伯昌浩齋集序

主上初政詔近臣舉賢能才識之士予時待罪在下史舍叔明命凡得五人焉曰楊伯昌子謨陳師伏宓徐崇甫僑李敬子燔劉平國宰皆經德守道行爲世師權臣忌而不得伸者亟皆召用五人堅臥不起然而人謂是舉也極一時之選於是楊公隱居幾十年矣諸學黨崖刑善表俗子繼以言事遷遄尚書高廟神靈相予西還復得從公遊也其孤仁舉不遠數千里忽以寄銘爲請予驚悼累日後數年起家守廬仁舉又裒公論著請一言敘篇端予嘗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今楊公雖不及登張子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故知行至發之論常謂道出處進退卓然不移視世之富貴利達一無足以動其心者嗚呼公乎其庶幾明且勇乎學者稱之曰浩齋先生而不名今其文集曰浩齋退藁凡四十卷

注黃詩外集序

鄧公立注釋黃公詩前劉後李皆爲識所以作敵

子爰龍文求子申其義予無所措辭矣予嘗讀三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乃知詩之爲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非有一毫造作之工也而後世顧以纂言比事爲能每字必謹所出此詩注之所以不可已姑識其說以明世道之升降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六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即其或懟或技或游或孤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揜也四明樓宣獻公蚤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典多出公手天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之或先孰知公之所以反觀內省者匪辭之尚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簀乃在此段後人至於內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毫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間不憂不懼而辭之本立矣某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冊以從公游泰禧間有位于朝是時孽韓猶竊政枋浸悔前謀凡慶元所黜之士收羅殆盡如宣獻之高風尤所欲即者至追憶舊題蘇帖之詩常常諷道以致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間卒無一語入鄙以訖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淵永亦理然也公之子濚之紘叔也嘗與予爲同舍郎端靖而敏於

學少侍公左右習知言行嘗裒葺遺文得百有二十卷而卒其季治蠶孚識篇首會子得罪徙靖厥十有二年淳之子枸守南康而子適至廬阜枸乃言曰昔歲季父之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後請子序惟公之平生有秦正獻狀其行劉文節銘其竁而奚以予言爲念不可終辭也則爲敘其修辭之本以復子孝子慈孫云

吳彩鸞書唐韻後序

韻略之得名蓋謂音韻各有畛略也韻字从音从員略字從田從各皆一形一聲茲其大端矣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陷聲音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書別出移臡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然則今韻从陸本蓋此本爲是今韻降覃談於侵後升蒸登於青後以古語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微字叶禎久字叶矣疑今書爲是今書又升業鍱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閒古語白爲薄宅爲度鳥爲鵲石爲勺錫緝與職德蓋爲最近蓋創始者多闊疏而因仍者易精密此皆爲學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本於巴州使君王清父相傳以爲吳彩鸞所書雖無明據然結字茂美綸表用葉子樣此爲唐人所書無疑其音韻雖與易書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姑就其間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愐叔文敦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爲正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古者王朝五史凡典墨策書之事皆焉若諸侯之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他國無所攷自晉有乘楚有記魯有史甘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爲本而汾王以上諸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曆益棼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粤戰國而後則侯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於秦火司馬子長網羅放失别爲紀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繫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劉杳識之謂得法於周譜桂𥡆爲後亦倣其義例著爲十六國春秋乃自東漢魏晉七代以來史之表佚闕惟我聖朝歐陽公脩爲唐五代立表司馬公光復取宋興以來百官公卿爲之表斷自建隆訖于治平近世李公

壽因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訖于靖康二書亦云備矣而永嘉蔡公又自治平以訖紹熙不相襲而自爲一表不惟近接文正公之編亦以遠述太史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屬叙所以作予嘗妄謂子長之表廣義弘遠而世鮮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呂成公獨識此意其說蓋曰三代世表以祖宗爲經子孫爲緯以見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也十二諸侯表以下詳列諸侯以世爲經以國爲緯以見親疏之相輔也至於高祖功臣侯表以下以國爲經以年爲緯則即異姓同姓始封之多寡後嗣之興絕而勳戚之薄厚又可槩見始以惠景閒侯者言之大小凡九十餘距建元太初而後曾幾何時而始封之裔率已國除而以宰相封者一以邊功封者七十則勳舊至是殆復有存而窮兵黷武之事著分封子弟之議起矣百官公卿表取古策書遺法大事主於上而公卿百官之進退附焉一時君臣之職分不加一辭而得失自見嗚呼如成公所言則子長之表也豈徒以記譜諜書官名而已哉身幽道否有欝弗祛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之實此子長忠愛之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異姓二表已不識漢初並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姓侯王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制徒識譜繫無關世變百官表則僅以識沿革拜罷而大事咸無所攷惟外戚恩澤侯表稍有微意至古今人表則又多舛繆甚矣載筆之難也今蔡公首摘大事以附年曆即熙豐紹聖崇觀政宣之事以爲經而上意之好惡人才之消長皆可坐見與僅書拜罷而不著理亂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疇能及此惜其中興以後大事未及記也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學識三長才學固不易而有識爲尤難用敢以舊聞於先儒者識諸篇首公名幼學字行之以明經爲南省進士第一官終于禮部尚書諡文懿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

通鑑綱目發明序

嘗聞先儒謂通鑑之書雖非一歲之積一人之力乃欲數論新法小人思以中傷遂謂書局之人利尚方如賜者於是速於成書嗚呼君子之不容於世也如此以司馬公之篤學實賴與劉范諸賢之清介無毫髮可指尚文致其事既乃知實未嘗有所受然因是畏譏遠謗自唐至五代朔會迫蹙不暇詳校矣朱文公爲之綱目以集其成書法精嚴褒貶明刻亦幾無餘憾而尹君起莘又爲之發明或疑其贅而予謂不然文公雖以文正文定四書隱栝成書而實本諸春

秋之法者國統之離合謹義例之正要貫事辭之始終此猶坦白易見至有直書詳述而一字一言之間如稱國稱名書卒書殺之等不加褒貶而美惡自見者則發明之書於是爲不可已予以疾備讀君君之書不能竟帙而嘗涉獵焉三晉之事直據史記爲目揖推亡實未嘗請命曹操篡奪於漢末實未嘗畏名義而不敢廢漢至書漢魏晉唐以來亂臣賊子孽后妖嬪推明文公秉法之意尤凜凜可畏是書若行綱目之忠臣也

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

嘉泰三年秋予召入學省道漢嘉始識游忠公居旬浹歷歷爲予道紹熙末年事未嘗不欷歔感慨也厥十年予持節公所居之部會公下世爲詩弔之既又以公有功宗祏言于先帝爵守潼川被交公之子佀除館多益習公之言行又十餘年與佀同朝問以公遺文一編示予曰我忠公與聞大計之請又蠆草伸公白發于先朝宗相忠定公徇食清廟之典又抑不行公力贊于今日今宗相之遺忠既白則我忠公亦將牽聯有傳我公而有知也其不悼其不伸矣今以平生論著粹類成編願叙所以作予惟忠公之大節天子有詔禮官有議劉文節公父子述之吾友李微之傳之無日星而晧河漢尚奚以予言爲也雖然

其不遇姑略施行者也嗚呼使君而射策不抑觧歷任又雖晧阿州則身都美位矣然淹滯九官不後世聞其名猶將嗟乘來矧其文乎其不以彼而易此所以有傳而不與死俱泯者氣使然也君壯時猶及見蘇黃門黃門謂君使得見先兄當不在六君子下一時所交如曹子西張芸叟皆敬稱之其文之有傳雖不遇猶遇雖死猶不死也了翁與君居異州生不並世嘗聞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其從孫運達從余遊既久一日持君文一編求余叙將再鋟木已廣之余謂公之文自足以不朽焉用叙運達請不已余感君之氣節烈烈不究其用而託其傳於言又喜運達之強於學而肆於文其必能昌其傳也於是乎書嘉定壬午夏五臨邛白鶴山人魏了翁序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七

銘

高才卿靜春銘

火陽根陰水陰根陽動靜互相體用以貫周流貫徹
無迹無將其在人焉勿助勿忘方其靜也物生而蒙
湛然未發乃所謂中及其動時維由斯衰匪聲臭
爾府余惆執靜而求靜而無靜執動以觀淵乎有定
陽上為艮在下為震處彰散微匪靈弗瑩物之對峙
理固不然蓋以體立用乃有行人生而靜性命於天
感物而動好惡形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學者匪靜
曷保天則至日閉關非一絕物所主寂然天心以識

主之奈何其惟敬乎事物未交存養弗渝隨所發用
本體自如謂不然者義之我証

許祖孟存耕堂銘

吾鄉許祖孟甫秉心端靖克世厥家期有以遺子孫
者采撫古語名堂曰存耕而屬余為銘銘曰
人以一心成位覆載虛靈明徹萬化之會厥初維何
有生彼同無町無畦充周莫窮爲間不用若彼濯濯
未嘗有材胡為萌蘖夜日所息不足以存居之而斁
刱紛後見介然用之存存弗失既耨斯蕪勿使能殖
我耘我耔千耦澤澤匪今斯今自古孔碩匪碩而家
厥施孔將凡我同宇于人君子稍存耕之義其究在茲

式昭斯銘無斁而思

何仲敏介軒銘

靜虛則明惟明故通吾觀諸豫雷出地中莫靜匪動
莫震匪雷靜而無靜神氣有開人居動中以動為境
即動觀動胡能有定如石之介斯止其所靜極而動
沛乎莫禦坤立其體石象其質豫之為義以是為吉
其吉維何知幾之微其知維何敬以主之主之弗渝
動靜一如謂是介者其庶幾乎

牟節叟子才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莫溥中天地立以貫廣宇氣化流行
陰陽寒暑職職並區其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

發見在彼吾君無與有觸吾前欲然呈露而有至近
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
存之奈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
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

潼川于元實節甫不欺堂銘

毋謂不知吾矣余心之暗人將視己帝實臨女所以古人
不見是懼敢告于君力事斯語

潼川運司新建懷遠堂銘

維天生民羣植並鶩作之君師用奠厥居大夫卿士
牧長聯輔維挈持綱大且翼皇猶暢茲寔遠士女
甫怵弗為彼藝能塞規肆命使臣聚藏是贍權衡宄

赫赫載路臣拜稽首榮示善禮國惟斷翻爰發飯譴
孰施而理孰赦而戮孰後孰先孰若孰否孰爲譽
未就理所孰爲不祇惟我皇度秉以撫無斁無悔
乃咨乃度于仕于處于邑于野忠信是資匪亟不咨
亦孔之固咨匪其人明其不聽既聽既咨罔有遺諱
朝發諸心夕振其都王澤國有烽千千豈惟使臣
君都未與覩彼沾沾寵利云謂縣若吳郡邊彌務
是將今榮衣赫董儒下使不安爵喜斯語揭名斯堂
職今其居謂莫余覩上帝臨女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十一年春眉山李侯〔　〕潼川〔　〕西月庚午興元禁卒爲亂犯利閬帥果以將閬潼川永嘉曾君奉使按刑盜守備以待侯閱變疾趨成既領州益大修武備屢發外增戍不涉境秋七月庚亭賊平乃遂治城壘負包牛峯移西溪爲又遠計倂業以圖屬臨卬魏了翁爲之銘銘曰

若昔生民戢戢同宇維辟奉天經爰九土經畫立極
陳執設度體天之〔　〕因地之宜著封以固
猶慮有欲不相〔　〕丹析軍衛俾居無競
而舍有禦然後禮義教化有錯我獄爾迪爾殘我翁
爾之恂㝢則我攜若兹忱弗屬世變倫斁大綱既失
纍目隨靈縱輩兼亦牢莫爾雞樑上怙其彊則下爲縣
上安於弱則下違拒極於叔季末大不舉有關負人
郡縣御諸鎮内屬統纘以補如餘後枝如腓從股
事權難削財力猶故承平日久歸獻俱長淮海襲寇
西戎北番乘間伺虛奮騎用侮維時蕘公爲郡圖慮
然而猶有城郭兵在延負金陵讀周官詩殷阨文倉
以倡官廨郡縣各身爲營寨邊復令亂後新撤士卒
中興後張弓未啓國嬀於和財耗於路壞揉弗補數
猶弗備雖過小偷發兼并餅彼封疆臣無所於訴鬚
持頹任墮蠹道路背於秋難敢死弗去士恃常心崖
城是咀况棄其常守在平楚蜀之鉅屏如奉豈可盃
城弗葺多歷年所以因創叢始議其堵梓非無城關
于水嚮侯是侯王侯沈侯許元氣汔今續用亦者
人心弗同前作後沮或修或否靡有寧究城之南
辭彼年首如顛而登始併而覆方時寧卑未黯其瞢
卒然有發秦兩挾手斤斤李侯我事孔厥維時扈從
同僎祖友延量弘綱遵參會曆遄上章期碼均地守
延林舍集源衛荊延亮速往其西緣彼太皇如縣帶牡
如羅屏壯雖有關此若登且雖西有溪衛護綿
人謂斯何私相與語我義我勇且義倪又令我收我皇城
池此舍仍俾後人永令積趨人之有害則若已有見
壞而防先覊而懼毋生我心棄成樓隳我銘不磨

式穀爾後

嘉定府[illegible]銅鍾銘

二五之理發爲五聲周流相盪殺相成人於天地
稟氣受形蓋與聲律一本而生故爲大鏞以貢八音
夙夜聽之和平其心是謂天合匪石匪金樂聲實[illegible]
聲[illegible]況二氏之官僅存乎[illegible]
尚敬尔聰后帝女臨

高斯謙非禮堂銘

兄子高斯謙請余名堂爲取大壯非禮勿履之義係
曰壯禮而爲之銘曰
民受帝衷有善無惡氣質或偏剛柔底滯學問道
將矯其偏有能用力人十己千日改月化強者可屈
柔者可剛聖賢是躋是以大壯繇曰利貞其象天
見天地情其象雷天非禮勿履守正由禮壯孰大是
陽動於復於泰而通至于大壯剛長不窮乾之德
爲震之動如人方剛血氣奉勇而能於此以正用之
有不可奪有不敢爲以約守勇以義勝欲茲其爲壯
百倍賁育顏子克己曾子任仁子輿養浩仲由喜聞
雷天之壯曾不是過彼自非薄則沈於懊心褊忌修
質柔細安習久恥異形躁病難況況悠悠君子之棄
小人之歸茲甚可畏斯謙敬止格言是依中以銘詞
卧興對之

游景仁侗弘毅堂銘

果山游景仁甫作堂曰弘毅屬銘於余
爰爲之銘曰
大哉心乎出入造化進退古今皆我所得舉彼自持
之亦則我不敢知幸而知自好揚或衰禍[illegible]類斯
容受或狹其求踐不能自持古所謂士則仁爲己任
之死靡移其弘靡不包如天之於萬物殺不可奪如
金石之與四時我獨[illegible]同恥異[illegible]嗚呼
顏何人斯曾何人斯其亦未之思蓋亦良有言弘而
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
之維景仁甫其反思乎而其懋敬乎而

宋伯謨[illegible]遠齋銘

王萬里名宋伯謨之室曰遠齋[illegible]爲之銘曰
於皇上帝[illegible]是非且[illegible]其心
是曰良知能者[illegible]主於[illegible]直行而[illegible]
寄於言色敬以自持[illegible]得爲循[illegible]不已
泉[illegible]澤陂[illegible]所謂[illegible]
崇朝雨集久爲[illegible]外[illegible]
跖蹻頗異聖門申書日[illegible]是訓[illegible]

江陽集

表兄高尚叔以絜矩名堂[illegible]爲之銘曰
規圓矩方制器之具人之絜[illegible]於矩矩生於規

地之體寔乎矩爲宣丈方爲堵直與垣宣實於是取
人以一心成位載覆充周範圍普徧今古存之彌息
推之爲恕己有不欲亦人所惡以我所惡事上使下
一腔之外即分爾汝是以古人以身爲度絜上反三
譬前知後譬諸大辰既正于夏則春爲龍秋爲冬虎
日之北至日在南斗四時夜旦皆可遊數雖天之高
不出句股況我同類儲精二五既云一本安有暑寒
所惡勿施所欲與聚是心所加縱橫俯仰公平正大
無一間見浩乎六合何憂何懼伯也名堂書之
我銘申之式毅來者

存養齋銘爲張㬎叔之作

聊然一心形骸之內貫通古今包括細大君而父兄
出而公卿內而夫婦外而友生日用飲食學術之美
出入起居于前于衡誠之則存隱之則亡兆旦晝雖梏
實未嘗亡漢存雅樂周存鼎彝所謂存者實在茲
張君敬哉爾心爾知有開不自存我銘爰爲

迷齋銘爲裴汝得及卿作

迷之爲義或勞或譁其知字始相厚爲則勞則勿逸
謹則無失敬哉爾室毋曰不覩

恕齋銘爲師邇庠卿作

聖門之學推忠則恕參賜及軻著察乃著然而其實
於文已具中心如心見於傳注人物之生職職同宇

是心之靈貫上徹下參前著後覺今亘古放之則準
絜之則矩無適不同以一本故人或不仁喪我權度
徇己所欲施人所惡既非如心紛擾百慮過也念茲
反覆參顧毋爲空言心廣形喻

頤齋銘

楮川嚴師森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嗜聞道之語
氣象神采將以研覈理道釋回稽偏惟君子之歸非
君世之剽竊詩言爲譁世誣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
者程子[illegible]語名吾丞膺曾顏夫子其爲我銘之嗚
呼斯爲學之大端也子曷敢辭銘曰
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
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五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
諸兄弟朋友之閒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
於詞子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豈
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
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眷西顧書之顧諟顧矣
反求孰察周覽旁觀益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
嗚呼子韶其尚勉旃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

聖門之學貴知賤愚而陳氏子以名其廬如愚不愚
與聖爲一愚而不移則民之疾中庸教人是疾不瘥
則百其勇以及於千陳君念哉選必省其私勇於克之

明以爲期

　虞退夫敬和堂銘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此詩人以肅敬雝和形樂之聲而試又推之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蓋操心而存則體安而氣明閑家而威則分定而志平涖官臨民而肅則上下有序而交致其情先儒嘗謂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雖則云然有主有賓敬存於志處則和見於氣形尚敬之哉以徵我銘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　　翰京集

孔門弟子道師之言而有子之後曾子繼焉曾子所約爲學異乎諸子之論於偏其究諸人必以察諸己

銘五七　九

其蓋諸己又以參諸人有一毫之未合斯舊體而省身嗚呼此其所以卒能任聖賢之重歸以母之全荷有志於是者其視茲而勉旃

　合州陽醇三勿齋銘

浩然之氣生於集義未嘗知義則義以不慊於心則氣餒必有所事焉勿正心以移待然勿正之徵則忘而廢既勿忘之又將有助長之害其弊益而莫智厭身體而心會吾非能之粗識其槩以告諸陽生相與祗勤而無怠

　江萬里子遠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毋去不覩為目收睹毋自非薄可警可勇往古匪前來今匪後今吾子遠有聞于愈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今後之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滌濯俗有薄心而古今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寶厚女毋閒於予請研諸慮

　曾三異無疑歸全菴銘

曾君無疑爲百歲君衣厥祖訓歸全名廬抑所謂全非苟全軀人物之生一本萬殊仁義忠信自生與俱物物備具無欠無餘我居廣居我立正位我行大涂百年一日乃知免夫譬諸有國弗侈其疆豈惟兢兢惟失一夫大訓大玉兌戈河圖有一弗備猶未爲初

銘五七　十

雖謂保天全付有家疆畋室垣有棄弗葺有穢弗除得為孝乎或疑求全多及錄膚則含生者不得全與可仕可已可生可死不厚其身不臨其體苟得正焉斯爲全矣曾子之孝戰陳無避契侯保身讒譖不畏謂茲不然託訓私已則于途非而孔張是太史了翁特發斯義以告無疑以徵同志

　當塗王欽夫克永執菴銘　　渠陽集

荊州王侯以執名菴臨邛魏某發所以爲執之義而系之銘曰

其耕澤澤其達驛驛陰陽既穼我黍我麥其穫穋穋其炊浮浮水火既交我酒我羞自生而成俱謂之執

而於其間迭爲見伏柔垂而實豪御而柴潤澀以氣
殺善以形四時之宜九獻之節外降後先背從其朔
蓋所謂乾陽反歸根陽伏而實陰見而文人物之生
其本則一能者養之以柔遂實中不能者失其氣發
不躁而矣則柔而怯是謂不執剛柔胥失乖侯咎兹
以執名室惟侯之資則厚且夷而能善養如搏如吹
剛柔之節適乎度以夙夜弗荒不違日用飲食

莆田陳師道 悟克齋銘

性命之原純乎天德有氣有形則感於物喜怒哀樂
臭味聲色雖感而動乃性之欲以命御性罔匪天則
徇欲而流斯爲奪賊人心天理此出彼入勝負之幾
間不容髮是以先民示人用力處剛柔毋過不及左
申孔訓以勝爲克顏事四勿則克之目有能於此隨
事察識如陽排陰外消内息黄宮既孚其吉爲復在
初即仁二比爲吉其端甚微其流不測式昭斯銘勉
勉無斁

靖州李升父 登升齋銘

地中生木日夜所息聖人觀象以明順德盈天地間
一降一騰道無孤立獨此言升巽體剛中坤陰柔外
有本有文乃升之義萬物反生復命于身由身而元
爲利爲亨生道不窮所幸有本於臧而進於盈而反
人一於外貪高騖遠本之則無升勢乃困所以聖人
命曰冥升而亡所利不息之貞人能知此主以剛實
貞元相生何有限極中庸之末凡八引詩愈歛愈約
天德之歸聖賢垂訓貫若草木我申此義以勸謹獨

衡陽李芾 肯齋銘

衡陽李芾名齋曰無暴棄而請予書之予請更
名曰肯齋又繫之銘曰
父生師教人所同然而有父師所不能傳譬之菑室子
播子堂子而弗肯彼自肺腸學乎爲己仁乎由己
或聖或狂一念攸始嗟嗟李君不自暴棄我銘肯齋
厥有爾志

高騰叔 敬身堂銘

劉文節公嘗爲其表兄高騰叔名堂曰悅親書
之又詩之既事與志違騰兄參用孔曾子語更
曰敬身以述劉義某爲之銘曰
陽健陰順體性相成子於父母同氣異形終風之嘯陟
岵之行此感彼應山夷鐘鳴是以古人跬步弗忘事
君必忠居處必莊臨陣必勇取友必良髮膚之末
猶懼毁傷矧受之親五事五常毋閑窮達與親在亡
秋毫弗盡即忝厥生豈待辱身始遺惡名曾子之敬
子思之誠孟子之守孔訓益明嗟我小子夙聞于兄
遂以贈之爲堂之銘

湘鄉趙縣尉 與珠 茅齋銘

茅之爲物可菹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
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陋[illegible]
侯苴分社豳綯乘屋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奢儉
抑亦觀德於泰爻陽於詩此王屋茸之分考工所録
治其流散文題刻楄去紛尚華揚剛發歆趙君之居
瀾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晦名知訓我銘維服

清湘滕景董稺厚巳齋銘

人之一心主壹不貳所居靡居所位正位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爾性爾命何關人事古之學者寄德精義
各欽厥止夫豈有爲雖云善身所以善世舍曰爲人執
非爲巳毫釐之差厥繆千里云采辭苟節氣表徇利
氣昏志惑安氣恭欲異爾性爾命而人作止篤哉
念茲巳父我銘申之往哉善其持志

十三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參君
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避地荊門外王父爲
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奠居南嶽實昉乎此
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佐
髫是亦獲拜宣公于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
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帥湖湘佐又從受學以
進德修業請聞文公不鄙而辱教焉歲月侵尋
大懼無以迓續師傳求有先君與宣公題扁文

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室以貯之凡爲一堂二
内建安眞公爲文題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
以請于吾子既辱書之又摘宣文語名二内曰
居敬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敎來者余以學
未能信辭焉而請至五六乃爲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生毋育
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彝彼師與友若爲是倫
孝敬弟順賴茲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
以觀師傳古之師者傳道以翻德爲己之功極於成物
其次專門如漢授經末流之敝僅擬金藏其次愈降
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爲人師
雖有學校猶給計資況于朋友亦率苟誼相觀以文
相觀以利夫關自子師道猶明至于中興甘載其英
前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嚴攸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
允蹈所聞毋使往帖徒爲空文

十四

金華邵甫有齋銘

邵甫名齋以習臨邛魏某爲之銘曰
人而不學自暴自棄學而不習不有諸巳其習維何
灑掃進退起居飲食夫孰非學是在愈論羣言之首
邵生敬茲如酌孔取

番陽許榮晉齋銘

太虛無形月星無光大明照之儀象乃章朝東夕西

夏商及北標准四岳綱維入極是尊其尊者誰實使之
人有明德而不自知謂莫余覿不□閉室獨坐可已
自棄自畫況以是心方之大明瞻前廢閑其後有光
彼日而明有室斯晦而心無時貫徹內外乾□同在
無象示人我猶擬論以告吾君或云四土以晉爲屬
晉而不已夷傷乃至晉極而傷蓋以位稱不息之箴
何間乎外

湘中葛伯宗宗大父完齋銘

湘中葛伯宗宗大名所居之室曰完齋而屬予

銘銘曰

朋友講習於義爲大聖人觀象是取於兌兩澤相麗

泉水之匯乎實在中和柔不虛乃同氣相感朝涖夕滋
如人相觀匪爲講□覽東肌膚之會講學不已璞
而益精葛君名室克自儆厲我銘申之尚毋貳志

清湘蔣成父谷宗一齋銘

蔣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一之初沖漠無迹其物不貳
其生不測兩儀其處五行其勝奇於參用六而著屯
卦八爻九河圖則十引而伸之時萬時億而此一者
流行不息聯屬其各各一太極驗之人心虛靈撤
五行之端五性之實紛□有萬不離不貳是孰是權
盡衍猶參致用之原皆由此出於是□數反天德
蔣君敬之一在爾室寧其知寡毋貳爾

渠陽唐言父作之敬義堂銘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雖此而言有主有配如見大賓
如承大祭即事常存至壹不貳內體既直清明純粹
施諸君臣父子兄弟仁民愛物各正其位唯直故方
非敬無義聖經賢傳已納而備然非實見如食知味
非篤行之如既視地言之雖似未睹其是義非自能
而肯從事敬告唐生庸輔厥志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黃金滿籯不如一經鄒魯諺語本無足爭獨嗟是邦
聖人所居曾幾何時流風虞如漆室之初猶有曾生
欲名流跡不爲利行乃自中世立經設科上誘下趨

民散俗訛公孫弘後儒相十一齊魯假儒居其六七
如志青紫如陳車馬亦號大儒皆出齊魯近聖人居
近聖人世淪胥已溺他不暇計況所謂金敗家亡身
聾壞不若而經是淪蕭君作室務以遺經聖賢彝訓
爛如日星萬世雖後聖賢同心有爲若是匪今斯今

字說

高不器字說

吾兄高聘叔冠其子斯道字之曰不器而屬余發其義夫道與器固有形而上下之辨實則未嘗相離也而學記乃曰大道不器則道器容有可離邪陰陽盈虛而五行異質四時異氣此形而下者也而無聲無臭所以爲聚散屈伸之始則形而上者曷嘗得而離乎此其在人也得乎天之理以爲性則形而上者也得乎天之氣以爲生則形而下者也性根乎理爲仁義禮智則無有不善氣聚成形有陰陽剛柔之偏則於是乃有善不善形焉爲嚴毅爲幹固者剛也爲猛爲訐爲強暴亦剛也爲巽順爲慈良者柔也爲懦弱爲佞邪亦柔也彼剛柔而不善殆若溢甚盆之器無所用之也夫其善者乃猶未免於可器焉然則雖夷吾之治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與其充之以至於不可器也充之柔何凡圍於氣質而不知返諸德性安於功利而不知本於道誼玩於文采而不知約於義理凡此者豈但可器而已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不愧屋漏充之至於無倫無聲無臭而後爲篤恭之極功斯道年少初學雖未可驟語以此然聖賢之學先後本末如此斯道所當知之以爲入德進道之序期無負吾兄冠字之意云

高不妄字說

兄子高斯得本名斯信故吾兄字之曰不妄言斯之未能信則不敢妄謂自信也寶慶元年更名斯得補博士弟子貢紹定二年舉進士甲科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過我于靖一日從容問子曰夫名以制義字以配名今更名則失字也改諸已乎子曰幼名冠字所以共天命而親父者由周以來未之有改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更名者僅有楚二君趙鞅夫皆有爲而然外此則雖君同於君亦不之避乃若字之有改則又所罕見如叔向而又云叔譽子產而又云子美此莫可攷雖然攷諸義而協雖毋改焉可也

且合乾震而爲无妄震之剛自外來而爲震之主於內初九實當之其爻曰无妄往吉其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夫以陽變陰以剛立柔以實主虛以天用人此非乎天地之動至誠而不妄者也是惟不動動則得其所願故程氏傳曰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嗚呼若是者使有一毫之妄疇爾邪楊子雲謂處仁宅由義路正禮服明知燭執信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亦此意之推然而無妄之繇彖象爻更相發明自一卦之號而言則性乃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之主而言則以

形妄之道而動故曰性言而得志則文申義見以貫動靜之幾微發越明之分際其示學者後世之要閎遠而切近不若子妄之退而無別也斯得歸試以白其大人相與審訂焉

虞退夫字說

豐國虞焼親學于靖閒吳夫字曰晉者名益吾伯父字以義矣迨晉今名則以故字也每惟古人名字未嘗不相須而爲義也于靖易以退夫晉之夫請其義予曰見之爲字從之從人今曰三先則有亘人其進之多故字書釋之曰進而衍氏亢包其進於新晉者是義矣察於進而藏於退者人之當謂也而不知天下之理一進一退實相爲用焉以卦言之坤生震之一陽則退者進乾生巽之一陰則進者退故易中凡言進退者必巽體而大壯上六則震震巽之反也此進退之相爲用者也然以一歲言之自冬之中及春之分此陽進之半也於是火出於卯南而農事起至于夏至則極矣火昏中而暑退退則陽化爲柔而成萬物自夏之中及秋之分此陰進之半也於是火伏於酉北而農功畢至于冬至則極矣火旦中而寒退退則陰變爲剛而生萬物推此則天地之功用皆起於退蓋不退則無以爲進而銳於進焉者所以爲退耳退夫曰陰陽剛柔之大分吾既得而聞命矣其在人焉何如其爲力也曰志與血氣相爲進退義理與物欲相爲進退今夫終山從澤趨者成市而能挽車曳輪視之如仇名場利區張袂成雲而能回農卻顧棄之如遺人見其退然若無能吾見其進而未已也不寧維是夜之漏刻常退五商以揮於晝是退者常少而進者常多也陽化爲柔則日銷月鑠陰變爲剛則日異夕殊是退者用半而進者用全也使人之於血氣於物欲苟有矣然勇退之意則日銷月鑠於彼而志也義也日異夕殊於此是又不止相爲進退而已耳退夫含然曰敢不敬事斯語乃以爲其說以予之

李季相字說

嘉定十五年予被命造朝道武昌眉山李公制梱上游脩道家之好見其一子而謂予曰鏌未之字也予曰名受之父母字受之賓予何足以知此蓋鏌金之美者乃爲公賦棫樸之亂公曰宜以相字之後數年予以言事遷靖溪君去疾以字說寄予亦既識其事發其義矣又數年予歸自靖李相攜焉說遇予曰願爲我申之予每疑相之爲質未有所本而毛鄭以來相承爲然意者天道流行各正性命則純壹不貳者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得於氣感者乃有昏明粹駁之異既去氣感則於是有相之名蓋精

近於質而不同質以氣言相以氣言涉於氣求形則於是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百倍其能則為明矣今公之所以字其子則曰此金玉之相也季相膺是字而味是訓也其必思金玉其身去其昏且駁而就其明且粹矣欲明且粹其必由學乎學所以明內外輕重之辨也學則知是身之至貴而人之爵人之執也允儀來而可去者一毫不我加也學則知理義之貞樂而人之文繡人之膏粱凡不義而得非道而來者皆非安且吉也季相其能審乎此則為無貧乃翁之訓因其歸也書以贈之

楊志南字說

楊楚望名其子應巳字以志南過予里居曰子為我述其義予嘗讀毛氏詩如似續妣祖毛氏訓似為嗣此一說也而鄭氏讀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宗廟孔氏釋之曰謂廟當巳地此二說也孔氏又引於穆不巳以證巳午之巳蓋毛公嘗謂孟軻氏之昆弟曰仲子學詩於子思又學於軻而讀為於穆不似則是子思孟子時巳與巳通予考之漢志亦曰巳成於巳然則不惟以嗣一訓而又與巳巳名四而實一又其文象蛇不知世所謂相屬者始於何時而制字之始巳有之此又所未喻也故又不能指一詞而楚望遣應巳來言于瀘俾從今讀為說予告之曰陽氣之生始於子終於巳巳居六陽之極極而不變則窮故進位乎南而陰陽相錯萬物相見然後文明之化成故以正感言之物之始生若龍在寅朱鳥在巳自餘五位亦皆隨天而改而推其致用則蒼龍自卯以後火見而民出火朱鳥自午而後陰交而物見離餘位皆然而天地之運屈信盈虛摩盪有終極然則以巳為巳乃所以為不巳也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嗚呼天地四方君子之所有事也而可以斯須巳乎志南勉之以荅揚而父之訓

史之椅之樟字說

嘉定二年春余過丹稜史伯堅[illegible]二子袖文以過余

詞采俊明獨過近十年余固期之後三年余又過其里二子又辱臨焉進而與之語則曰今願竊有請也兄弟初名奇章所為從立者蓋椅諸先訓少長而五又欲託諸椅桐豫樟之義字各從木曰椅曰之樟命之名久矣而未有以字也昔者巳巳之會嘗發察於子吾[illegible]也請余曰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先儒謂貴其所以為成人而不敢名故命以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有二人而巳字為可易也而以屬諸余何哉二子固以請則字椅曰有儀椅曰有本而為之說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詩人之歌湛露也楓栮

葰樟栟櫚栒櫟櫂本于尋丈垂蔭萬畝詞人之賦吳都也稱栒美才也其質厚故其實蕃亦猶豈弟君子德盛仁熟故藹然有儀之可象耳稱樟亦莫木也其本大故其蔭廣本之則無且不能葆其身尚垂蔭云乎哉二者雖其立言之各有攸託然合而論之其旨則一是以古之君子不願乎其外思天之所以予我者而篤信自脩純體實踐造其眞積力久也則睟於面盎於背莫不有威儀之則出乎身加乎民莫不有本末之序二子其歸而求之謹其所修內美者故能有儀蔭廣者由其有本皆非可幸而致襲而取也二子於余旣一再見矣余知子審矣其自今再見子則冀子之有以不墜吾言也

戴立本字仁夫說

某被命南遷涉緩寧境見戴令翔見其子立本問其字曰仁夫明年令滿戍之睛請辭仁夫侍側謁余字義余語之曰學之道莫大於求仁仁本我有而患乎求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理也至切至近而人由之不知也有子卽人所共知者而還以示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示人可謂切近釋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程子慮不達者誤謂孝弟乃仁之本又疑孝弟與仁異體也則敵之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行仁自孝弟始其義滋益曉然嗚呼仁夫其無以他求其亦內反諸心凡家庭屋漏之隱日用飲食之近隨事而著皆是物也是本旣立矣日引月長其油然而生也庸可已乎書曰宅心知訓爲至仁夫其尚懋敬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五十八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四先生之微言善語世者多矣成都李德文甫從摘其四條爲勿齋箴既以自警且將勉君以養其德學者誠能以其言之不同而識其指之未嘗不同貫而行之於身以及文之於事以至於養之引而至於聖賢無難也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開禧初元余以職事從□生射於右序或挽右五弓神色閑雅若無意於射中而未嘗有虛發者或挽不及石而汗顏捍腕其發不能以三十步者或既取其大而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稍量之淺深氣格之高下毫末不能以強余方會然有感於爲文之法顧爲同僚誦會顧六安以一編詩求跋因書目前所見以贈顧君今能挽彊矣其必如無意於射者而後止也

跋向侍郎子諲拘張邦昌家僮榜帖

靖康末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以偽楚號圍城中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固不足深數而其論奏之詳死節之著凡有功於反正者班班史冊及今搬覆諸賢敘述爲詳不用贅若楷陳議者倖亦顧然在人耳目或又謂出於焉時中吳幵仁之手則人未可以此盡沒其是也惟是此外如時中於檜陰廣後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邦昌避正衙日 徐師川推冠以去至以昌致其婢虫縣尉徐端益不拜偽赦望吏張昆聰亦首建反正之議皆能以一節自著者則往往史所未載人不能盡詳因以□檄藁之末以見自昔雖極敝大變所謂天彝人紀則未嘗一日間斷也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親二絕詩

開禧二年秋余以侍養不便由館職乞遷嘉以歸明年春僅至蜀口聞逆曦之變會卒義遂翔州書趣始願會新安廖守趙侯會不歸自西和即約與俱見其二子焉其一曦吏也自蜀中得二蘇公送宋彭州詩真蹟及諸賢題識袖以相示方塵沙眯目岷峨慘澹而余與趙南服白雲渺渺何當有餘吾前驅乎反加愴如彭州之樂也覽詩慨然

跋黃尚書由與任千載帖

今嘉定通守任君當韓侂胄用事時由西充丞考濟貢士發策極論王夙事頗切時忌君遂逐小吏何損 朝廷末議亦非有食其食要察者孜孜中心之不能已者而盛冠夫諸敬者姦以抱此以爲奇貨發爲所抨擊者參子由時作秩宗爲爲據拂得免又有以風方伯者頓然孤蹤且甚於此推折雖卒無他而壹有觀

望莫敢寄名雷霆以相汲引者由此往落落不黷其詳在黃公書及諸賢序引題識之文余不復贅云而獨於此蓋有感於天理之不可已者蓋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常必由之此猶陰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是者則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爰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之詩被譖人者方讒構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惡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詞義隱晦雖多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

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漢唐以來若穀梁流之禍至施諸士大夫而以言罪者相望 國朝以仁厚遇士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問貴賤故世而新法之議紹興之議和戎之議皆柄臣以威力劫而行之屏逐異己擯撫史事羅織口詩發注詩文告訐書牘考諸道策題摭舉人文字捜逮方亭節亦云極矣而禁防愈密人於觸犯者愈衆人之惡不善如惡惡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掖者況 祖宗德澤浹淪非一朝之積及其隱於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刀鋸鼎鑊在前不必萁眼恤哉任君同時被禍者一在閩一在廣地之相去也各數千里而不謀同心

此何可以人力殄滅者余嘗熟復究玩蓋以是自信任君辛毋以自足得位得時事有大於此者任君其勉之

跋房氏清白堂記

吾友張季可袖房氏清白堂記過余於里舍曰房君約束得官辭而後受諸賢嘗爲之識矣更欲得余一言余因然不知所對則謂曰輸財辭爵卜式嘗爲之矣而論者謂非人情輸財受爵桑弘羊嘗爲之矣而論者反嫌銅臭是非混然則將何以處此季可其爲我以此復于清白堂主人而後以語我

跋丹稜彭君墓誌銘

丹稜彭百川始欲以紹熙之元葬其親于墓之左其宗人洋川通守旦嘗爲之銘事至於陰陽拘畏之說乃改卜逮嘉定之三年十二月壬午葬始會月日既與銘悟則俾予識其末嗚呼自義理不競封墓大事乃畫擇之巫史鴻生學士豈無尚論古制者間偶見者而人所共疑稍獨異則紛然以爲是闕於人情往往以緩者爲警遲者爲簡彭君之葬自庚戌迄今一爲所怵動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獨異耳彭君飭身嗜學至老布韋百川之通達當有以卒其志者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自義理不競士不知有爲己之學衰甚於記誦詞章

於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爲是身名乎利之具流風益垓頹俗莫返而生志居士房君生長西南獨能不扭於俗旁搜博取以求其會心有未釋亦不敢有廢于言將以究詰其歸[illegible]之歸今南軒趙君謂其拔乎流俗謂其剗去華飾[illegible]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賢矣乎因歸其所與南軒往來書又于其孫與御而嘆美之不置也附姓名其後

跋宋常丞德之送行詩後序

嘉泰末余入爲學官時柄臣擅朝將十年士氣日削陰伺風指者已密陳開邊之議一日亦告爲洽太陰犯權未旬日北內門鴟尾及省部相第次第相樸被斧都亭驛翌日上避殿撤膳詔百官上封事余時與李仲衍范少才趙全道先生同在學皆李范及余大既謂今蜀及與肆權移主上趙所言數事亦切時病余在之矣而宋君時編摩有所謂雖爲以爲甲兵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亦氣見溢炎起則憂在甲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識者題之是歲公邊帥守始盡易武臣吳曦既久在西垂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丞總兵民之任識者憂之而未有陳說者宋君又亦言之次謂乞置四川類補試使蜀士得補入太學次謂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杜漸宋君既對余適以職事見宰相謂余曰宋編修既言蜀帥權重而又欲蜀學得撥賢關余姑其詞色方愎不平退即爲宋君言之宋瞷知廟論不合力請去執政有留之者俾丞奉常涉春再請乃得去方是時 朝廷論議和者如出一口而乃有不苟於同以取宰相厭棄者可不謂賢乎宋李范趙與余既相繼去國時事大變宋所言甲兵武帥等事至是皆驗可不謂識慮過人矣乎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天下未有有陰無陽有小人無君子之時故又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詩言之泉也苟疏而通之雖有沈腐可賴以免徒知壅閼殺塞無所分別則淤日以甚清者亦與俱敗耳慶元嘉泰間禍之階而稍知此理世賢者尚可以少安於位以相與扶世建俗大綱雖失亦須能救其半竟爲論者之所使生靈受其禍而賢者徒以知言名於時可勝嘆夫後二年 朝廷改元更化余被 命將造 朝宋君以諸公乙丑送行詩墨本見寄因以所見題其後云

跋康溪史氏遺安堂記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分人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之則無入而不自得否則蹶焉不能以自安易服春秋諸侯之所易世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稻粱民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

安嘗武公公諱嘗夫子之使安我必問諸夫子使意
所欲爲若之而安多以請間焉也人之情至於綿續
羽翼毅皆非天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僥
於是而有得焉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變舉
不足以易吾守此其餘豈安者以遺安堂記相示用
述安之爲義識其後云

跋眉人王履安辯蜀都賦

後虞張不音曾爲詔曰朝廷不用蜀己俗稱蜀何曾
是蜀人人以爲名言至　本朝張詠公守蜀猶抗
天贊宪嫁歸蜀大抵亦以爲蜀人耕教者也忠義
固足于賁以知不知有何四面蜀人之大節表表在

跋五十九　七

人亦豈在圖者之所能過二子者之撰亦不其矣
故不若東漢稱蜀都賦蓋不專爲蜀將以發左思
抑蜀黜吳借魏詐晉之罪有功於名教世士之生
蜀者其自今宜知所參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

跋虞丞相帖

右雍忠肅公所與致山楊公民極來往帖也首帖所
謂已抵大安候公案到結局便行王總卿除宣諭蓋
公紹興三十二年由西掖出宣諭川陝秋九月辛
亥乃以外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
謂當塗不得後不旬日赴闕不又不旬日去當國是九
月抵京不蓋隆興元年春公與時宰在以殺邊知當
塗六月由當塗召還甲申歲復除參官宣諭京湖也
所謂房帥以書約和　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蓋是
歲七月乙未金人疏雷纂名烈志寧致書于三省密
院謂舊歲貢知約則止九月己丑朔上命同知密院
洪遵參書言海泗唐鄧等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
未遣使之前至於歲幣則兩淮凋殘之餘未能充數
今遣密院計議官盧仲賢齎至軍前詳議書未所謂
大而有理者即此書也公與王瞻叔爲代雖知時論
弗合而於瞻叔蓋未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
幾乃與禁齒亭共攻公及公名還王又疑公必相仇
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於朝後又拒全丑以公差皇

跋五十九　八

甫倜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主棄地奉使之說合鄰
以亂公及張忠獻公至是所謂大而有理之約亦不
復然矣王嘗聞公奏疏有之望忍負不已不知負實
未嘗忍陛下之前　朝廷之上百僚之間出一言一
字以短之望者今觀此帖乃與其交友私書亦謂王
總卿爲宣諭川秦之福公之所以稱瞻叔蓋若此及
爾如貫譏不我知嘗三復此暮多事爲之嘆息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
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　老
蘇子古巳上占西軒度于春時止時行皆有

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邵氏子嘗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未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乃書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而最後從以安且成三字終一篇之大指嗚呼論康節者多矣而未有親切的確如斯言者也學者之觀是詩識能以是參焉而知以打乖自謂非一於避以經綸合與非一於通然後二先生之心可識而學者亦有所據依也同時倡唱者如富文忠王懿恪文忠烈司馬文正及洛中將賢耆皆有詩明道獨賦二詩今所得眞蹟僅後一首而前詩佚焉究玩再三益於百數十年之後猶足以興起而彷彿於親炙之者乎

跋五十九　十

跋文忠烈公眞蹟

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平章軍國時也帖所謂服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冬入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遒勁若此且其詞氣謙虛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斯其隅而有諸中者可知矣後一帖雖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如韋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臣亦多以名為押而圈其下今其可考者如趙清獻王文公皆然而與李簡至有花書為作捲之語益可推見今併存此帖以識前輩典刑云

跋祖擇之龍學帖

右祖擇之所與李才元帖也才元之入乃裕陵東記至數其去發之日而虛記注以待而擇之之出則以王介甫謗沮其移金借酒事至貴散官以去皆熙寧初也故今第一第二帖才元方赴觸供職而擇之已榜舟出門擇之雖出尚幸才元之入也居無何才元以草介甫制多刺教語件介甫用力請去裕陵固留之

跋五十九　十

三年又以論青苗法繳李定詞遷狂介甫明年竟出知汝州人主眷於未衰而大臣果於媢嫉若此嗚呼吾乃今知大臣喜怒之過於人主也中帖所謂才元附推未知才元為京局在何時也當考

跋蔣希魯密學帖

右樞密直學士蔣堂希魯一詩前時遂翁者適公自號也元厚之賦淮漕司庭檜詩有孫根元是遂翁移之語即指公也少愚則白雲張氏守也公再守杭白雲自蜀游杭道蜀賦詩情思飄然而筆畫勁直有法尤為可愛傳謂公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尤善作詩而伊川程子記蜀守亦稱公損益禁毀淫祠

修府含三事觀此蓋可想見其爲人矣或曰之二詩
蓋裴胄失於後詩當在前乃白雲留杭日而故書名
前詩當在後乃白雲去杭後寄往故稱私號亦未知
然否

跋鮮于子駿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於集賢修撰知陳州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秦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爲人大略可觀矣今觀此帖雖游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內觀返照以求其在己者學者循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爲絕老設也

跋河東韓遵王所藏續修家譜

有謂于余者曰寓雅之頁丈國里王萬榮余進而揖之曰雅人安有壓里者耶曰我晰重晉卿之後以靖康避地至此我從祖尖爲河東漕既擊于虜黨家訶今其譜尚存且屬余書其後嗚呼靖康之禍烈矣欽廟爲第九世即位之年當　本朝一百六十六年押州謂陽九百六者乎太原之師敵方最後而最先失帥且張孝純及轉運公盡力守城九九閱月卒與城俱陷其時張克戩晉死于汾璀安國死于懷之二人尚得獨生或曰陵乎漢烏取諸曰不然天盡道窮挽首于虜猶陵可也不忘君父志在得還陵爲乎然虜既敗我明載又衒有志莫遂自背臧象遺其子孫以示以死此其心皦如白日陵烏乎然余嘗反覆公之心蓋雖悟其不死而重於其區區之心故書之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九

跋

跋武連湯尉檄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有得武連尉湯君丁卯檄秦以相示者陳義閎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也而使斯人猶有所憑依以自立者則以天彝人紀未嘗一日間斷耳晉侯不安於負蒙之服毀更始愧汗於盈陳之郎衛劉仁恭鄭畋以有之從節彼盜賊小人懷其姦怙亂蓋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咀作昏如盜如貝如邑明辟其袂虜以叛如呂如豫如曦莫不有死難反正之臣雖然是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柄獨以區區之筆舌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尚哉爲我寄聲謂之毋矜焉而畫也毋據焉而折也毋不見知焉而措也士所當爲蓋不止此湯君自重勉之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眞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之湖湘間未爲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特方其吸江酌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者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太息書而歸之

跋唐恭愍公遺墨 十一月五日

自吾有秋難而從容就義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及今唐恭愍公爲死節之著者其次則蔣興祖死于陽武張確死于隆德朱昭死于震威郭浩朱友恭死于涇原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蓋又不可勝數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自昔雖大壞亂此理蓋不可與之俱殄也或曰如恭愍及傅公晦親在可以死乎曰事君不忠治官不敬戰陳無勇虧體辱身以羞其親而假曰吾將爲親存也是擇義不精跋前疐後鮮有不失其正者也爲足與論二公之心

跋黃侍郎疇若送虞永康剛簡赴召詩

嘉定三年豫章黃公被　命帥成都詔四蜀軍民利病吏治臧否咸得擇聞明年公至蜀即以三士聞于朝知黎州何侯處存知永康虞侯剛簡灌州通守楊侯某也而公於三人則未嘗有一日之雅左右之客也人謂是舉也先前聞先是制置使劉□有所謂歲幣者必欲　詔直而安撫司則未有前比也至是虞何皆不稱得以等郡皆推虞侯以私計不便嘗欲推辭而親友咸謂不義無當乃謀以單車就道未行之數日黃公自爲詩以送之未及就而黃公爲部使者有言

詔于祿祠暇日公之僚屬得公所爲詩賦以示僚佐
佐請勒諸樂石以毋忘知已而未有識其顛末者會
某亦罷廣漢道成都乃以屬筆某因惟公之詩所謂
才高見後快世險多疑忌等語方其覃思時蓋未知
有此也而所言已若此公之識高慮遠且藹然有贈
言愛德之義眞不可企及哉詩云雖曰匪予既作爾
歌請以是復于侯而識諸篇末

跋金臺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眞蹟

先生移書謝公今者王輔嗣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易
人謂先生惟是之從無所偏倚故也然嘗觀楊遵道
所録先生語則蓋亦有説焉且其所録亦曰如素未

讀易不曉文義且須看王胡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
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審此乃是要從三家尋繹文
義文義既熟然後能優柔厭飫以至於怡然冰
釋理解本非謂易至三家而備又非以尋繹文義爲
是也不寧惟是先生平生功夫惟在易傳異時門人
求之弗得極於寢疾乃始以授尹彦明張思叔而曰
只説得七分且更自體究嗚呼由三家之文義以觀
先生之書亦幾無餘蘊者矣而深藏固鎖不得已而
後出且猶以七分言之其所以望於學者之眞知實
得者爲何如讀此帖者誠能以是致思焉而後知先
生所以勉謝公之意

跋閬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石才翁才氣豪贍范德孺渾厚端重文與可操韻清
逸世之品藻人物者固有是論矣今觀其心畫各如
其爲人昔人所謂心正則筆正渠不信矣夫

跋蘇文忠墨蹟

歐陽公之司貢也疑蘇公爲曾南豐實之第二然南
豐時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
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
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然不以一時之愧
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已之大方也使士大夫
嘗懷歐公之疑而有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

跋樂子仁弟爲洪稚王甲作壽樂堂記

君子三樂之目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人所共欲
也而有命焉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則又未可
以彊致也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則在人者皆
可得而自勉今王氏四世一家以壽樂名其堂吾友
樂子仁嘗爲記之而劉子書其榜夫所謂有命者既
得而有之矣所可自勉者王君其亦懋敬之哉

跋蘇氏帖

蘇氏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楊氏與三先
生爲此鄉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今觀少公帖所謂
與家兄同住京師熙寧二年所遺也時長公判官告

院少公爲條例司檢詳帖又謂少公已改差陳州教授則三年所遺也其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乃知前輩於小學猶進進不已況其大者乎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朱希古以是軸轉似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藏之

跋任諫議伯雨帖

忠敏公以元符三年冬十月爲左正言未及半載論事凡百有八疏明年建中靖國之春三月以忤曾布罷言職爲度支郎又兩月出知虢州五月至虢以後稍言事不置乃詔送吏部明年改崇寧十月除名勒停編置通州又明年正月與陳瑩中龔彥和鄒志完馬子才張才叔陳純益江民表諸公凡十有三人同時得罪公獨遠徙昌化又逮捕其子下吏三年入黨籍四年以星變內徙道州大觀之明年又以赦自便乃歸通州今帖中所謂戊子即自便之年而寄食海壖即指通州也其跋康公諫草所謂前年過長沙即內徙之年希古則常御史安民也共惟　徽考始初清明登顯衆正布列在服凡一時元凶鉅慝如章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爲小　仁宗此　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挾私患失一爲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尊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己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以　徽考之初志合衆君子以扶持之且不能以成建中靖國朞年之化一小人乘間抵巇引用非人遂能轉移人主爲崇觀政宣以貽後日無窮之禍所謂一言喪邦一人僨國吁其可畏矣夫

跋陳思王帖

按隋秘府所藏有魏黃初雜其書至唐初已亡莫知爲何等書也以類推之如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有存亡者矣獨鷄爵等賦云乎唐太宗出御府金帛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褚定其眞僞篇各有印印以貞觀爲文今鷄爵賦及贈王仲宣詩皆有此印疑爲唐秘府所藏矣亡何盡爲武氏子脂澤所得良爲可惜最後有在建業文房而後歸之浮休張氏蓋幾於屢危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爲帖凡五雖乏精神頗多疏處或疑贋僞或謂臨模固亦在疑信間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自可考今藏于新普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王正月臨邛魏某得與寓目輒題其後

跋傅諫議欽之帖

胡明府所藏傅公詩帖今百十有四年矣公爲人剛方有守嘗爲諫官以直道不容今觀其賢勞於使事至

其亂有踰危舍佚念念不忘君之意公之忠心於此
略可見云

跋虞雍公 名允文 折虜使奏劄

開禧元年虜遣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以十二月二
十有七日見于紫宸殿容止倨慢持國書進呈立若
將要上爲起者閤門貴其奮奪書以進之傑益倨不
平贊拜猶端立不動公卿以下咸皇恐未知所出先是
了翁仕成都日於忠肅公之孫某獲聞公乾道折虜
使奏劄竊所嘆異每以墨本自隨至是以館職趁班
見退至殿廡偶閤門使頗類前事廼以誦言于朝而
在列之士亦莫遽達轉相口語以選見聞于吾皇國
事猝侂胄怒遂前奏請罷遣內殆如乾道故事繼有
旨更以正旦朝見故事越二日使介三節人俱遊天
竺寺謂之出山尋命竇晁龍鄧友龍時以郎館客尚
慮之傑反覆牒議正旦朝見儀凡一再往復報云來
日權行折身又所賜鄉柔不受某聞其詞意尚淡驕
蹇遂以公奏劄墨本達諸春官侍郎李公壁將轉致
于宰輔由是諸公始曉然知其事然聞侂胄猶謂此
譏開之之爲不知開之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越翼
日某因從三館取會要實錄國史聖政日曆諸書徧
加披閱於忠肅公折天錫事或無所載或略及之率
與趙文定公所書牴牾而實錄則又削去問起居事
仍書垂拱殿賜茶酒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閤門事
王抃上言云云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以專美於抃
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復與此不合於是不覺憮然
嘆曰夷夏之分此非小故也而史之闕顧若此況自
吾有狄難爲所憑陵蹙蹙非一日東都之儀北使進書
跪於殿下內侍接書宰執受讀而後使人升殿長跪
傳道虜酋之語問主人起居事體尊若此迨紹興迷
於和戎乃始過自貶損至廷論固爭僅使奉櫝擅致
宰受書雖謂吾於權宜而慢書悖使名稱不正屈辱
已甚今不堪復言矣至采石之役虜氣甚索首遣信
使于我盻用鈞敵之禮然後滅令復振　朝廷以尊
公所遣王抃論使人之詞謂問起居事行之又將十
年正指采石以後也然則采石之功於國家所補豈
淺淺者在廷之臣和戰異議既未能乘機以復境土
而所幸通使自彼則操縱抑揚惟我賓制由是將盡
還東都之舊亦無難者而高忠建之來責臣禮請土
疆逐使之論乃謂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
惜二三時賢爭之不勝故其所裁損僅十有四事耳
視南渡之初固已差強人意較東都之舊則尚多闕
憾且忠建之登進國書也猶不肯用新儀陳文恭公
康伯雖能折之以誼然猶是館伴掣其書乃得進呈
誠未有若乾道七年之最爲得體者也太史氏所當

大書以詔來世而於此俄空焉況自乾道辛卯距開禧乙丑不過三十有五年使其所得公之畢本偶不在侯舊聞則諸公但謂前有陳長卿而後有諭開之曾不知虜用敵禮于我四十年者抃其之餘[illegible]誰之功而因變制宜使虜氣挫折國威用信如趙文定公前後所去其事亦未有以加於公之右者徒以文獻不足無所考證其有能言之者或僅出林區區蠛蠓之小臣可嘆也王抃嘗爲公傳詞虜使然則抃蓋周旋其間而身履目擊者也淳熙八年去此未爲遠也而北使魏正吉蕭梅來賀正旦要人主起受書如舊儀人主難之方欲日引[illegible]乃徑許使人明日以舊儀[illegible]此之[illegible]何哉雖然彼戎夫小人自有肺腸不足道也而當時惟趙忠定公以從臣爭宰輔之臣授館之使此何等職分獨未聞一言及之而委之於一閤門雖卒於出抃以救其失而損威辱國固已無及此又何也攷其當時所謂宰輔者則謝開之乃執政之一也不知韓侂胄何所據而尚云爾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敢附益其說於奏札之末以備太史之闕文云

跋陸日新盡忠辯誣錄

開禧三年有大誅賞者二襄陽被兵幾百日而解圍吳曦作亂凡數旬而反正此關係蓋不小矣卒之私意亂是非倒植迄于今而未明可爲太息云

跋晏元獻公帖

元獻公三帖其論西邊攻守當是康定元年冬所作論富公在使當是慶曆二年春而所與評事帖則公爲相而富公未第時也雖以婦翁子婿至論國事不嫌於矛楯而使虜之役雖非富公所樂公在樞府亦未嘗以奪公也至康定攻守之策則韓魏公主攻范文正主守而公與龐莊敏田宣簡諸人亦每以未可輕動爲言至于三原之師果敗[illegible]則公所不主攻策之爲得也先朝一政一令必集衆思廣益熟復而後行之其審重若此然且不免於敗然則開禧用兵嘉定和戎不必皆出於人之所同是其得失又當何如也公之孫曰子中嘗昌言於嘉定抑所謂維有是似者與

開禧三年冬聞權臣就殛余表兄高東叔爲詩志喜余兄弟相率借賦大抵雖以去凶爲快尚以函首請和爲國體慮也嘗以寄虞侯仲易之詩曰自是去凶明國是毋輕函首啓戎姦而其兄伯易亦曰函顱謹勿爲綏叢天下英雄暗破顏或者尚謂過慮也明年其事果出於此有傳賢關士人書者乃子中也英詞勁氣踔厲磊落識者傳誦信知義理之在

人心蓋有不期而同者也

跋崔吉甫三邊奏議圖

竊歎新不如舊昔人以為關於治體必而既然矣著者奚自若也吉甫方持徙新之說以行于天下所見公卿貴人為不少矣亦有發於斯言矣乎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真蹟

前乎此王韶用師熙河後乎此韶之子厚用師鄯湟雖僅得空虛無用之地而竭士之精殫民之力所費已不貲矣則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鬼章即擒餘寇畢附盡境而止叛服而舍君子與小人之異蓋若此崇寧以後尚謂聖意之政違背先志何哉

跋六十　十一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間大小一也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右二詩一帖筆意清婉與世所藏者絕異蓋元符三年所作公晚年書也後此者五年而公下世公嘗自謂年妻病後百事不進惟覺書倍增勝前豈進學之功雖於書翰餘事猶然今藏於楊氏之孫齊巽余同年友也嘉定九年春二月攜以過余於梓州因書其後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東坡元祐書詩稿輯其所以往來者凡二十有四人而首及王駙馬蓋取其一時語言鍛煉文致幾以抵于大戮比日元祐召還而見又與駙馬往來視昔忘替此雖小事亦足以見公素守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

跋丹淵墨竹詩帖

右墨竹二幅行草三幅皆逼近文湖州乃李致堯筆也雙[illegible]為[illegible]三字圓印文為致堯而方印則云李大醉墨致堯隲之長子故自謂李大致堯早以書畫名於時元符初黃魯直在戎州致堯嘗從乞書黃甚予之距元祐四年蓋十年耳其後為尚書郎為澥書奏疏由是被遇為書學博士云

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藁真蹟

跋六十　十二

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惟恐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為而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旨以　先朝付託為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眷眷矣　先帝之約束溫文正公以議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莫之文曰知之者　神考用之者　聖母呂惠卿被遇　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之詞亦曰此　先皇帝之意至於興盛宰相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

之與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表於歸美於
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說也
使時賢而皆知此慮也豈不足以奉 先志而弭後憂
姒 神考固嘗流涕於 二后之請橫挽於安上西
之圖蓋史於永樂城之敗凡卽於元祐諸賢者又未
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
先朝之知雖 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爲是詞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跋

題趙侍郎 公碩 帖後

米南宮心畫高妙不肯爲他人下筆獨爲劉巨濟書
此詩後儀趙公才思詳華雖見之餘事者類絕人遠
甚亦爲米公臨此帖前輩高懷雅度雖一技一能樂
取諸人不必皆自己出也米帖今刻諸括蒼 宅趙
帖今藏諸成都貢士郭之章家郭之先君子嘗事趙
公云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 眞 帖

南軒先生受學于五峯胡子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
言也迨泣涕而請僅今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
數四而後予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若
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知則眞知行則篤
行卒能以學問名世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
所論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耳

跋 高宗付吳玠凡事皆奏宸翰

淮西之變乃紹興七年秋八月戊戌此九月壬申以
後詔書也浩王始爲涇原都監張忠獻公勳置川陝
寔拔爲統制官明年擢永興軍帥由是受任數有克
捷上旣因魏公以知浩王魏公俄以罪去嘗爲所薦
引者皆不獲自安上謂宰臣趙鼎曰頃臺諫好以朋

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
罷黜此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矧如涪王固魏
公之所拔邇在遠外上覆其不獲安也亟詔使得專
達君目之情士所甚屈若此用能嵜崛戎馬間蒙犯
巇嶮卒以弘濟大難紹開中興也

跋遂寧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蹟

蜀雖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
生皆嘗不鄙而辛臨之今其遺墨多在蜀而予嘗偏
獲闕見者如濂溪先生帖伊川先生手刺則遂寧傅
氏各藏其一而濮陽度周卿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
也伊川先生帖則金堂謝氏有之明道先生帖則余

得其一焉乃和邵子打乖吟後一章也三先生始在
蜀時所聞未彰而蜀人從之者已衆矣誦其詩讀其
書且猶以未足也得其隻辭斷冊猶寶之不置至貽
之子孫弗敢失墜今三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學士大
夫不知好之有好之矣審思而篤行之者蓋鮮而抗
之於高遠姍之爲艱澀或託之以爲街鬻之媒者往
往而是吁可嘆也

題劉左史光祖所書潼川陳荷之母任氏墓銘

潼川陳荷袖以其母任氏之墓爲銘于起居劉公公
前後四仕于潼習其族世土風故紀載平實可傳世
示後昔人之誌求之天下名能文辭者必曰是其死

不爲厚而名永長存況公端人也其言澀可信荷也
持是有以葬云

跋胡文靖公晉臣橄欖詩真蹟

無味之味至味也乃五行之太極也鹹苦酸辛甘則
五行之所作也皆五味之一也然其間所謂甘者在
天爲濕在地爲土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則甘於四者
猶得爲味之中也故荼不如薺也堇不如飴也毒藥
不如嘉穀也苦節不如甘節也龍逢比干不如咎夔
稷契也然則橄欖之以苦見取何也謂其變之正者
也權見諫目心憂主無一偽世固有持是而不見録
者多矣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孟蜀斷碑

凡前代之遺編斷簡嗜古者皆知好之亦有事雖
幺麽而以久見貴者且王孟之在蜀也何翅井蛙蹇
蟻[illegible]於建之世莫獨能爲之厲禁其厚於前人之意
猶可槩見於此以知夷彝之不可殄滅雖紀綱大壞
之時而猶然也伯起藏書至此亦可謂好古博雅
也矣

跋山谷所書香山七德舞

黃太史得書之妙者今此帖又因觀海岳圖以發其
趣故視他書尤更沈着痛快然不出其氏名冊號豈
猶有所靳於紈絝師邪此詩舊本子夜作天子今來

作爾來洽定作理定以乎夜對辰日則今本爲是惟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只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爲一成六言其偶然邪今藏於資中李氏誠爲可寶云

跋胡知院與季辱往來書帖

首帖以貧賤憂戚爲戒勸以樹事不及古人自嘆此前輩進學功夫也餘帖亦皆平實有味因知世道汙薄雖笙牘之間率爲謏說不情之言是特數十年間事耳

跋楊參議與家書後

資中楊侯東叔自涪陵罷歸携其先君子參議公手

澤以示余爲之憮然曰臺諫許風聞言事此本先朝良法美意也然既務博採故亦時有譖人之詞得以乘間切售者且歐陽公一世大儒也而一再以閨門事得奇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自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　神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爲託卒正其事嗚呼楊侯東叔其亦處於大惡至冤之未明者乎菀而不言則所加之詞乃蓋載不容之惡也抑窮辨而力白之則風聞之地無可辨之理然則將何以自明也昔者唐人柳玭遷右拾遺而蕭倣諸人謂其不能事父封還詔書其父仲郢訴之曰謂玭冒處諫職則可謂不孝則

誣夫人謂玭爲不孝而父謂人言爲誣使仲郢而偶不逮見也玭將得爲全人乎今楊氏之謗不若仲郢不幸而偶不逮見矣故未有以明也然亦幸而手澤歷歷若存也玩其詞意兼之以教愛說之䦨之特二切亂也惻而誹盍極天下之真情者也楊侯特是以立於世世其亦無靦矣乎雖然已事無可復言所謂勇於從而順令者固無及矣若體受而歸全則侯尚勉之以俟于親以告于人

跋楊司理德輔之父冠問辯䇿

易言學聚問辯賈若仁行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爲行大要惟一問字最是要緊處蓋好學之人既有

以備事物之理括古今之宜苟不得所疑而問之則將紛紜膠固無以發其思而進於真知實見之地雖欲行之惡得而行諸吾鄉楊君爲問辯䇿以質諸師此最得爲學之要後生初學嗜欲自是取材扣問者視此亦可以以警矣里人魏某書而歸諸其子德輔嗚呼其求用身勿替

題普慈馮惟一率錢建貢院疏後

普於東蜀爲士大夫郡而未有貢士之宮誠爲闕典然昔之公私財力則反出諸郡下故繕營之費士所從出只如劉光遠冠類試前所未有職風化者表而出之是以建一門閣遂致斂民而給用幾以啓訟然

則工役之不可輕議蓋若此溫生盍爲我持是以白
郡侯物土賦丈量持討論屬僚以某人取財於某所
俟成規畧定乃以授手諸葛君時提舉司當首議給
助爲諸葛偶時不可失生其念之哉

跋邵康節先生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
精粗莫非實理乘興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
傑之士也陵陽牟君鈙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
邛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跋呂正獻公繳進與龍圖閣例外進物奏藁

元祐初政以文忠烈公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文正呂正

跋六　　六

獻爲左右揆范忠宣呂正愍劉忠肅韓門下王右丞
諸賢爲執政文正既卒正獻獨爲右揆者幾一年有
大遼使耶律拱辰韓　之來則正獻爲右揆時也羽
儀日鷺叅錯鵷存者皆若人也虜人聞之不留中國
有人乎方物之獻度與常比亦足以見尊賢尚德之
風行乎蠻貊於斯時也豈專恃貢覓奇功擒姦証效
順不以有人矣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嗚呼
盛哉

跋韓持國帖

韓持國以元祐元年五月爲門下侍郎明年七月壬
戌以與范榮公爭論刑名事口陳其過而不具文字

由是罷政分司南京是時潞康烈公平章軍國而申
正獻公獨相今帖中所謂僕射相公者蓋指正獻也
御劄宣諭奏劾呂參既無明文何異宴譴正獻之累
章力爭中批之詞猶屬則後引近比進擬越三日甲
子乃有大資政知鄧州之命然猶用前者詔留正獻
請及於便殿反覆數陳越八月辛未然後命詞曰蘇
文定以均逸爲詞前輩之於氣類愛護保全不得請
不已非所以合鄰綴交也非所以揚己取名也爲事
體惜也爲人全心術處也爲國家留賢也其言曰皇
帝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訓以仁義之道調平喜
怒以復仁祖之政正獻誠心於此可見而宣仁亦委

跋七　　七

折從之不以爲忤不如是不足以爲元祐猗其休哉

跋何丞相㮚家所藏　欽宗御書

嗚呼靖康之變雖始於熙豐成於紹聖極於宣和迨
欽廟嗣位即祚則事已不可爲矣明年改元猶欲勉
自支持內則宰執以爲樂外則奉辭以求成皆不可
得則土疆帝號全畀亦無所吝矣事勢若此乃猶與
宰檜而相何㮚此正如晉侯之委宣侯樂以成之
盖莊日迨二豎子者已據守其膏肓之不可達
之不及且乃盛綴而視之雖有緩何爲餘象二子之
一奕耳而況未必緩者乎所李康主蘭何之議有發
於何公㮚之中與聚垔一語是賴他日廣照易代之議

公亦稱不可卒以不食而死之二者不猶愈於無可以自見者[illegible]年及禍亂之成乃得保首領以歿　欽宗[illegible]而蕩蕩坎下尋以此遷何公爲相數月而遂授百僚復命朔漠天之蒼蒼終不可曉幾畢己翁後此九十年伏讀遺翰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繼以涕泗

又跋

柳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古所謂整爾戎兵者不過如此今國家閒暇及是時不此之圖而護疾忌醫一旦覆敗四出乃始埏埴城郭驅市人蔫戎器以爲保禦之計割土地輸金帛質子女以奉和好之成內奰（皮祕切不醉而怒也）于中國覃及鬼方猶爲國家有人乎自由與以迄于今又四爲和議所誤而用事者每恃此以爲固云復　猷陵宸翰爲之流涕太息恭書其後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叙南守鄭君繼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澤及遺事一編建炎復辟試屬了翁識其本末了翁於先正行義在蓋嘗讀而爲書其大致於其所歷亦竊幸有聞焉方二凶誦其黨建請移蹕章疏語名付又盡以是恐嚇言者公獨於此時違拒其狀又請于太母乞降付言者以示二凶茹手人孟于作爲此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謫負者其姓字于詩之亂無所顧卹此人所難能也東朝辛卯詔書以睿聖爲皇太弟明受爲皇太姪公復留百官班爭之既不果則請朝獨對退又與王庭秀上疏力爭又與宰執同對簾前又乞召庭秀雖以太母欲令宰執總領兵馬公猶不謂然太母又令至都堂則朱藏一顏夷仲路公弼張達明諸公皆在藏一於青囊出翟書臣所上書示公公與庭秀乃陳昨日詔書某不可嘗於外此猶日若以五日時事嘗爭此名位邪公欲行出公卒爭之故乙巳制書亟止前詔公之所陳雖未盡行然正論不泯亦足以與起人心此又人所難能也今諸書所載乃尚有疎略如前一事蓋公抗凶焰於方張不制之極諸書乃不書賊黨首乞竄逐書名事故無以見公犯難不顧之意後一事蓋公起人心於將絶留王之際諸書乃不書一日而再三對又至都堂與宰執爭辨事雖實錄中書亦不詳故無以見此段實爲復辟之張本二者實是人所難能及事之要切者姑記所聞以備放失

跋　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

嘉定十一年春王正月虜出我不意分道入寇沿邊降附之民嘗爲虜吏所過迎至是致於我又爲虜資據險因糧王師數戰不利伏讀　思陵宸翰有以卹覬深識遠慮之萬一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爲萬

西臺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徽祖始初清明發觀來正收用善類之人於是黃太史有復朝奉知舒州之命元符三年冬十二月發戎州明年建中之春正月過安樂山留題甚自喜豈以後僅有元祐數年之治調停紹述之說起矣紹聖以後僅有元符之末建中之初未及會春氣而變莫助之之闕進曾京用矣治之日少而亂之日多乃若此也安樂山之游雲霧雖冥將出山而兇靄豈天地之間一氣之運亦多慘少舒而人之所歷亦多憂患偶每每若此邪

題米南宮帖

本朝以書名家者至黃太史米儀曹各得書法之變自成一家未易優劣景獻兼二者而有之可謂奇邁但今米帖間有弱筆乃不盡黃何也

跋張存之行狀

余友張孝諱將葬其先府君持事狀求銘余幼侍諸父即習聞寄安二張氏之賢蓋府君與其季也西明府君今願有述焉以光昭府君之令德而備在家乘其請也不敢曰可按嘆夫世以外況窮達論士如府君者即其狀所云則自夫誠身然親以至信乎朋友蓋人之大端君也固已能體而篤踐焉又能推其所得筆而為書以遺其子孫然則雖挾是以窮不一施而死詎知其中固有不與窮俱危不與死俱喪者在孝諱持是有以葬矣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悅等十事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傳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得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無不失實非闕疑歷時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群小所汩亂編類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誣妄謗讟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實肪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於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疏略小人終日為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覆蔽之此其良心之不可斁者不知鬭見於時人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子弟姻戚友朋間輒相傳習使如申伏之口制寶叟之筆蓋有不與秦火俱盡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擴而裒輯焉豈特有補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為後來忮惡怨正者之懲云

跋司馬文正帖

申正獻長於溫文正公一歲此帖往來時申年六十有七此溫所以兄之也嗚呼人才以愛惜論故去益貴興古人選于衆舉舉國人窮蒐而遍用焉猶慮弗給後世俗薄世壞人才鮮少尚乃審擇代進一則當以一半置在閒散故才不周於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而小人固不久於閒也三則棄之於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於老疾交至之時四則小人敗壞　國家凌不可支然後以君子救之小人常居其逸而享受君子常處其難而受責五則迭為消長進退如人數更疢病元氣不無耗傷耶二老之事而嘆千載間君臣相尋於一轍也

跋宋龍學帖

呂正獻公居家簡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又得焦伯強之剛方以訓諸子而婚姻閒則宋次道范純甫諸公其雅所尊禮則二程兄弟與孫莘諸儒先也觀善之功若此宜有二希克大其家又以遺其諸孫至今不墜云

跋劉御史述帖

劉公為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脉吾敢為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為非是且其語併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王鉞安道既謫監當公為之倡得禍宜不輕微焉范二老力救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宰執雖於臺長不惟無所關白也又從而併擊之賁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之柄國者又為介甫所不敢者矣

跋黃太史帖

前輩論居類為州縣長吏所不禮甚者恫疑虛喝或又從而加害焉太史居戎中守貳者伯達張茂宗既善遇之雖一掾曹亦致疏筍之餽風味良不淺矣承望要人者觀此寧不知怍云

跋馬御史帖 涓

元符諫官多賢者亦多所奏論而臺中則推陳當時一人獨多焉公在臺八閱月亦不為不久而所論止三事至其得罪乃亦與元祐元符之正人等大抵無所附離即為檢壬所憚初不在於言之多寡也所謂君錫提刑則宣和元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三月以前蒲公自詳刑料州時也

跋諸賢帖 王拱辰 刁約 楊安國 李清臣 錢明逸 錢象先

呂氏父子醇疵固不同而七人賢否亦異所不待論也諸賢所題惟以刁氏事不大顯故特致詳焉然既為先正諸老所予其人要自可見陳履常歎羨所載刁夜半得見晏郎之累茲事則圖不信蓋歎羨之殊

誤非一而所載奏邸祠神事尤謬妄說者獨免而刁
謫官去也謂杜正獻與丁文簡同在政府奏邸祠神
事作正獻避嫌不與而文簡論以深文然正獻以慶
曆五年正月罷相而文簡始以四月自翰長爲樞副
正獻之罷猶是文簡當制則二公元未嘗同在政府
也則夜半之語奚足多辨云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 神將 帖

某久荷游公之知固知公言行甚悉皆奉使東川而
公已下世乃言於上曰游某曾發宗社至計於羲陵
猶豫未決之初時宰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
不見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讒其忠貫艱勿敢言責

恨以没乞下本路監司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章疏
與夫劉某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褒録今
歷年而未報夫既厄於平生尚終厄於死乎詩曰既
見有斐彝人弗勝景行姑俟之

跋朱呂學規

右朱文公呂成公所著學規縣令長眉山家子鑑届
其書之以勸諸鄉校且曰斯爲我識其末白鹿之規
五温温乎先民之微言也麗澤之規三凛凛乎後學
之大戒也至矣備矣無以了翁之言爲也學者誠能
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體則猶稻粱
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濟吾身不容一闕

者夫二規亦異制而同指異詞而同功矣不然規矩
誠設而不能以納諸躬也不能以極諸友也聲利相
先也詞華相誇也躁相競也慢相狎也本學既指失
習放放則一先生異時所以風厲與縣令長今日所
以發揮者亦徒爲掛壁之空言耳可不甚懼矣夫可
不甚懼矣夫

跋陳了翁責沈

蒲江今眉山家子鑑俾邑民鏤了翁書周子太極說
張子西銘朱文公呂成公學規勸石于鄉校又從了
翁得陳忠肅公責沈文與楊文靖公劉忠肅公張宣
公三跋凡皆眞蹟也遂以併勒焉某伏讀是數者竊

然嘆曰富哉言乎太極圖自一理本然之妙以推明
二氣五行之幾西銘發事親事天之義以極言一統
萬殊之實二規則又以理之最切近者開發後學學
者而果能事此則內外交養精粗相發求端用力之
要亦取諸此而足矣況又以責沈之文示之以前賢
徙義好學之事其爲獎掖晚出安陋得已者之鑑不
既多矣乎詩云民之秉盈雖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
虛有我則盈陳公惟其不自盈也故一有異聞述慨
然有感於思誠務學之不可已以開其變化氣質成
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於是書也亦庶可觸諸了
翁以也菜爛今又以邑令之屬俾叙所以勸石之意

輙書其後

跋王君詔詩

王君詔不識一字而爲詩皆根諸孝友其言兄弟之乖爭未有不因諸婦言者此尤切近人情有合於易家人詩常棣之旨雖世之名能文詞者往往有弗過然則理義之同豈自外至哉讀者當有攷於斯

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陵詩帖

前輩詩昌黎示符樊川示宜詩謂不當以利祿施於始教者今杜詩黃字皆同此意古今人己之學之異自孔子時而既然矣此四君子者抑未免徇俗以爲循誘之術乎

跋崔次和勉齋銘

崔子文昌曰千里之行由跬步合以致之何之也歲有積土日積不足月計有餘勉與不勉實否其間

自士習日浮大抵務記覽爲詞章以譁衆取寵焉爾否則以小慧纖能掇儒先之言爲獨傳之訣乘有司之闇而攫取之爾自孝弟謹信仁愛之餘乃及學文自離經辨志而推以至強立不反此古人銖積寸累功夫今則曰是不難知也或曰是不必學也自此闕士多矣爲是跬步積土之說其亦審於後學處者乎次和勉諸

跋南軒帖

欲考以宗社生靈爲己任欲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然則士之以記覽詞章多爲自足者其於持己亦太疏矣

跋張魏公帖

上帖所謂留意聖賢之學孜孜養精神使清明在躬然後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此數語蓋公推所以淑其身者而淑諸人也有能服行毋數雜筆而至於爲聖爲賢自身是夫乎

跋史峴之母家氏墓誌

峴既爲其母氏銘于冒氏彭州君彭州端人也其言孝於恩惻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峴持此有以壽其尚欲余言識諸碑陰余謂母之斯銘銘之稱美此固孝

子者存之不能已者然多求諸文人才士之稱述此漢魏之末造也而所謂孝者曾是之云乎不蘄其親不存其身是則顯親之大者爲不以曰踰禮佚義而後爲君子乎也苟於中靈安於小成士志於爲人凡皆自薄其親以永於安者也峴好修而敏於文則以知所以持己之厚矣藏由是充之以燕幾所謂體受敬身者焉則其爲銘誄不已多乎峴將之陽安謁後溪劉公洛江虞侯其試以是言之亦將以爲然乎

跋

跋虞秦公祺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雍國虞秦公其葬也秦公爲銘其墓且謂爲書府君爲人不阿可知後六十有六年余守潼川府君之曾孫仲攜以相示因嘆前輩講學於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至審致意尤以淑州里而攝友朋務在可傳不爲苟作今公之聞孫剛簡率用是說益寔有端緒云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謂籯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

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間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誘掖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趣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俚諺自無足責況於他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摘此語以訓子孫惟今秩卿楊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納之於身而曰方信籯金非所樂此大與鄒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亶然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興十六年因天申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州之役至二十年移永州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

殿賢章之命則大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崎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即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藹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者藥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故云乎哉

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而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妄慊於中而無假則時也江君蓋有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

跋廣漢趙癸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爲語孟者何翅千有餘家稽合同異參

訂殊說亦云粗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無幾無復餘蘊矣廣漢趙君癸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爲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衡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嘔噦棄弗顧者今趙君爲之躋躋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於樂焉則庶以勉之

跋杜忠可孝嚴曾祖御筆敕書告

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啓孝子慈孫之心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三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若追錫號采如

冲靖史氏者𢿘起之中又有𢿘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寶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燕僚而追崇及曾祖則又加於史氏一等非其祖孫皆有以自致而能然乎猶其盈哉雖然推所謂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易也則所以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榮之外少常其知此矣

書瀅川柳彥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嘗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秘一再傳而爲邵子遂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

生于心嗚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邵子以易觀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氏歿而失其傳逮漢上朱氏及朱文公蔡元定始申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氏說爲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往往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然師友之功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所質問來守瀅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皇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羲文孔氏之秘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爲二圖以

釋其義嗚呼是區區者奚所爲而然哉身既隱矣明既喪矣非以釣名于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候足體參驗以求之心凡以自明其矣余既不及與柳君接其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又有余所敢言於君者皆不得而相與可否焉既以恨恨又嘆夫世之有志於學而不見知於人槁項黃馘以死者多矣然其書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慶周卿爲銘其墓振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坤之所以稱羨愛録者亦既無所不盡矣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如將失之振坤苟於是焉求之以不隊考志焉兹其爲稱羨愛録也不既多乎尚勉勉之

跋渚景仁所藏裴紹宗告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璽舍是則亡以爲信而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特進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告且然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從木而平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巴上爲口書不從者而其下爲[illegible]如兵部印三字則乃若傳摹失真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極工而此獨不合當闕之以俟知者

跋康節先生答富韓公柬

溫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迄顯德己未上下凡千

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進則邵子年五十有
四富公年六十有一矣此謂富公亦以謂劣之鄙夫亦
以謂失之是富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答之也前輩
講學不倦閑書相告闡過相規若此用能進則有以
尊主庇民退有以扶世立教也

跋賜[illegible]

猗其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王之所以治
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永命之張本也懲宰始
更舊制紹聖又以元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快其私
意壞法亂紀而併與此廢之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後之知治體者盍無望于吾君而復行之者乎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己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愿
序意豈以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耶抑先生雖不為
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奥約之於筆心哉
於形所以浚時賢而啓來哲為斯世治理之助其為
公卿不既多乎

跋秦伯鎭兵部間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
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機貫融內外
之分蓋洙泗而後絕學也其[illegible]以造其頤
沛然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鎭

鄭揚庭章子厚嘗謂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
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善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
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
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傳彼沈存
中輩竟不知何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亦其交於
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汙者也

跋康節詩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
合彼月煅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將秋蟲之吟
朝菌之媚爾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三相 仁宗以才識稱其卑官可託若如余
天書於方中罷夫止王清曾絡正章獻愛禮和契丹
借兵罷盾等監督杜母右曹之政之亂證人主御樓之
拜發郡國興學宗正雍親之議此非無素者所能辦
雖與范歐異論晚年乃能同心勠力以扶王室是宜
子孫之傳自惠穆正獻而後滎陽右丞中書為盛哉
有顯人至成公而以學問名世與宋靡已猶其盛哉
此我 太祖 太宗之德也科舉特為之梯航耳

跋青神杜才叔 和歸去來詞

三馬食曹報夜有宜去之書一龍禪宋淵明興歸來
之嘆然而淵明雖勇退而能雖容不迫若將微罪行

者視殺夜之聲且而輕偪殆有間矣史載淵明之去在義熙三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仲文之歲昭明所謂恥復屈身異代者爲得其心矣豈以晉鄭爲此倖倖哉而古今罕有能發之者杜君此文作於蜀淪宋季之日其尚淵明之心乎其昔守君之郡顧不及識君嘉定十五年九月解右其子安石於臨安始見是作因推本昔人所未發者識諸篇末而歸其畫君氏

跋端明程公振謚剛愍議

自吾有狀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操霍安國李清卿唐聖任及梅陳程安四役且皆死節之著者其次蔣興祖死于陽武張克戩死于隆德宋彥明晏大死于褒威郭將朱友恭死于涇原又其次則君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不可勝數嗚呼王呂始禍章蔡諸人成之實以七秩八秩之年生都將相沒保首領若死者則不必皆所用者也詩曰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真三帖

張忠獻公再相首薦張忠簡及廣安吉蕭陳正獻王文忠汪端明皆可備執政劉忠肅胡忠簡諸公可備風憲然大抵皆紹興末年所與同志叶謀者也自戊午和戎胡忠簡以言語得罪十有八年之間寵遂者相望而能於此時諷言廣不可和者如張忠獻之三十餘疏如張忠簡累千百言則尤難其人然則二公蓋又同爲人所難能也功之成不成天實爲之而著明大義炳若日星使爲人子爲人臣者莫不曉然知其分之所當止茲其有功又豈可以淺近計哉此帖蓋隆興癸未嘗府所書時六十有七距卒之日纔一年耳嗚呼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其可敬仰也

跋三傅祠記行狀

余始識正夫於都城閒某自曰慈湖楊氏也開袖一編書過余蓋南城之人祠其先君子若伯仲父慈湖爲之記絜齋袁氏書之其諸父行狀實載其後俾余識之余謂南城之人秦昔矣三子者於傅氏子弟荷與期有以壯之而未能也他日又以慈湖閒見相視其間有道其伯氏道夫書云天乎吾道之耳乎自函樞密奮雜復之責叔度唐楊文簡公未知淺深本朝濂洛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嘗覺道夫弟仲皆覺余慨然自失千載一門可謂盛矣然其爲顯揚不既多乎而求諸人以爲信撫乃有外之心與正夫其默覺焉

跋吳正憲公九帖

正憲以其姪子留獄得罪謫之使歸夫獄之不修鞫執政之姪子有不得免焉　祖宗所以祈天永命此其樞也後二帖則余亡友宋正仲之說已得之猶恨

有闕遺者如謂𦘕爲鄭謂叔父爲叔假母爲嬸等語皆蓮甕以後流俗稱道求其義而不得者雖士大夫亦不免襲訛踵陋嘗併世之以識世變云

跋吳正肅公書帖

諸賢所題無復遺恨獨念靖康之禍故家文獻半爲煨燼吳氏世居浦城中今諸子皆位通顯而手澤亦猶有存者今其曾孫所藏四帖皆自外得之亦可慶矣夫

又帖

此帖所稱希深以詩中有謝家郎之句故皆指爲謝希深且希深以正字卒於寶元今爲故希深舍人而正肅爲西臺在嘉祐間其事偶亦相符然後帖乃彷彿有王丈字不知誰塗之而塗痕如新或旨安知非稱王丈耶然希深乃賓客之長子不在第三未知果爲誰也當考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古者比閭族黨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君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爲也則共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以宇宙間無天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昇明命而厚同體也而況於吾宗族乎宗族與吾身本其先一氣相積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根心以達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叔宗收族之義不明暨蓮甕以後雖間有重民族爭明尹立廟院修宗會等事班班見於史冊而利欲熏灼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敬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歆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油然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

跋鄭資政閫中遺事

余嘗過利州登鄭公恩耕亭未嘗不撫事嘆息世守襄陽者多矣歐公記峴山亭獨稱羊叔子守廣漢者豈無他人而劉夢得李文饒諸人獨稱房次律凡名實殺於毀譽向背變於死生皆不足以定是非至於歲月浩瀚情偽殺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斯其爲人不問可知然則士之所以爲可傳者將在此不在彼矣

跋李清臣奏疏

李定黃履諸人固不足多道常夷甫晚節亦鄙賤可笑矣其欲追帝孔子何但如聖人汙也淇水翁雖與元祐諸公異論而此疏非喜爲異者迨今百五十有一

年歷觀人物品第判若黑白吾鄉亦可以自儆矣

跋沈國録煥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問

古之士二爲貧爲道而已爲貧焉則苟以禄仕然非饑餓不能出門戶不爲也亦有饑餓而不肯爲者矣夫苟爲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焉猶欲行其言不則去之雖窮乏者得我且不爲也况妻妾宮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論之人主不以爲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責若獨何人而斷斷（[illegible]斤切[illegible]內切）不可否之三曰包羞其象曰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赧（奴板切）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

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息書而歸其子省曾

跋晏元獻公帖

（晏大正自跋以文定致仕爲康定二年康定無二年也以公拜傅罷使爲慶曆初亦差）

宋公康定元年三月自三司使除刑書知密院歷九月以檢校太傅刑書充使慶曆二年七月加檢尉平章事三年三月以行刑書爲集賢相而李文定公由彰信之節除宮傅致仕則慶曆二年七月也然則前二帖其康定之元與慶曆之年乎後帖半幅所謂五十年作官苦學猶自忝事事共人商量此語尤可玩昔人謂至微勳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爲元獻公

沈閑光顯吾嘗以其行於家人父子閒者觀之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頴文公深所許與往來書帖當不止此然其惓惓人要廿勸學與善之心於此亦可略見末所謂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難其人况更向上事邪文公之所望於學者蓋若此吾鄉盍知所儆發云

跋李肩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李伯謙毋論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訓以自儆李肩吾爲書損益二卦以贈其歸又以脩裕名所居堂而屬余書之嗚呼觀山高澤下之象以懲忿窒欲不其

脩乎觀風行雷迅之象以遷善改過不其裕乎脩所以自克也裕則復於禮矣二者易之要義伯謙勉之

跋顏魯公爭坐帖

魚朝恩擁郭令公折元載搖相星造傒王縉一時權傒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犇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凜凜有生意猶其餘與但其間辯譽朝恩尚數十言太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米南宮云維有顏氏守一圖書且題字以彥彥从文从厂下三畫則當在文字之傍而移於厂下者也今印文从卒从炎書字下从者今從亘

跋胡復半楚詩藁

古之爲文皆以德盛仁熟流於既溢之餘故雖肆筆脫口而動中音節非特歌詩爲然也禮辭易象亦莫不然自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爲文者傳會牽合始與事不相儷文人才士習焉而不之察世纘學胡復亨道携詩編過余請序其篇端余以未有雅素辭焉亨道求之不已余觀昔人蓋有存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華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今亨道年三十餘如泛桑夭矯未已方將而遠以一編自書乎姑試一言以謝勤學他日再見當申此義以覘進學之候嗚呼亨道其亦以余言爲然乎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權發柬

前帖論處己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是義也覽者宜有以精體而篤踐焉

跋陳了齋辯王荆公日錄

古人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諸身至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亦是一理今曰不通政事卻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物致知能正心誠意而不能以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於庶民且不合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從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嗚呼天不欲使斯世平治邪何了齋諸人聯章累疏而莫一省也後了齋之死一百三年臨邛魏某撫卷太息而書其後

跋趙清獻公墨蹟

此軸大槩惟公廉二字皆士大夫所當爲者自義理不競貨物成習清獻高風邈不可及嗚呼亦足悲矣

跋蘇文定公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好己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末也此卷文書疏凡八紙距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誼尤可想象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

跋米友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爲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

跋斜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
摇而作詩詒學乃備淵源莊穆順東方者乎

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後湖翁君之語殆與昔人絶交書同意其作爲歌詩
殆若不以世務嬰懷此豈以潔身爲高者士之進退
去就亦惟度德比義行吾心之所安臨卭魏某凡五
丐祠未獲命方謀被侍去會張學古二子世美世南
將歸當陽出是一紙慨然與藏書而授之

題林叔清古易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各適所求
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以後諸儒輩出易道幾無餘藴

矣三山林君又爲周易古經解依上下部叙以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叩分厖析而證以古今書要是
涉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爲或曰審爾則易之書
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世林君之爲是也亦不
過約爲之說以自識其知仁之見云爾非斷斷然以
是爲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晩而後出猶以迨於門
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尚勉之哉

跋陳尚書宗召均贈宗族貧乏牘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吾中宗族固有親疏吾祖
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又曰祖
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

而不恤余族何顔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
愛之心油油翼翼不能自已今獲觀内翰尚書陳公
此紙于公之子貴誼蓋范公之心異世一轍嘗以厚
倫而厲俗不勝珍敬謹書于下方詩曰孝孫有慶長者其
舉清孝來者尚勉之哉

跋環溪吳先生汎夢記

古者史星曆卜筮之職領於春官皆以大夫士爲
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必皆精爽不貳齊肅中正
之民故夢之於寢也蓋虹之於雲也靈壽民氣之於
鳳也皆若不相關而古人精體熟祭視爲至近至切
之事周自文武之世距宣王凡三百年甫申之生亦

何關乎文武而詩夫子者自天地之神至氣志之神
尚稱之神文武之德只通作一體士大夫而能識此
理然後可與語環溪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温文正于洛凡十有五年於公
之起居動息必審觀而詳記雖布衾　枕亦以驗公
所安於死生窮達之際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篇意
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畧於馬光師友
亦云

跋蔣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傳許叔重精諸通

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關誤李少溫中興篆籀而所刊定尙多疏謬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鍇昆季兪兄弟最有能辨一時如郭仲賢郭恕先皆號書書皆自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極蓋會是則放而無據耳孫吾稽明復書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爲一家雖其名第字見于印文者亦與篆法宗同又有保大騎省之文保大爲南唐年號騎省乃雖既職矣亦所未諭姑識所疑以俟識者

跋陳中舍貢疏所藏杜正獻草書

杜正獻公嘗爲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窗習草書憑勞筆何曾見飛動歐陽早已過吹噓公楷書端勁如其人隸書皆年始學古書而歐蔡蘇黃皆盡字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橫造次無往不合耶

跋

跋陳正獻公所藏 孝廟御書用人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外昭文相其冬對選德殿詔擇用人說今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同猗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兼聽盡下孜孜若弗及焉而况以救時幾而釐帝命云耳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猗其盛哉後五十又八年靖州丞臣魏某獲拜觀于公之子宿追惟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慨慕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詩云階前千頃碧琅玕喬岳蒼松老歲寒
此是萬年峯上竹何須更待雪中看

了齋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三名後數年爲博士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久居中 徽廟初政召爲諫官忤蔡京謫揚州管庫 欽聖持其事政知無爲軍明年又以著庭寀林攄官職闕坐忤曾布出守海陵崇寧元年蔡京相除名勒停編隸袁州尋移廉移郴五年春正月以書壯什碑而京罷相凡黨人皆得歸故今岳山壽寧留題所謂丙戌四月蓋公東歸道所從出也後元豐一百二十年當慶元乙未臨邛魏某始

以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年當寶慶丙戌某得罪南遷四月七日度湘郎公留題之日曾壽寧道士唐從善以是日摇地得公石刻介郡人張南仲抱來一語記歲月嗚呼人會必於憂患則見似而自動聞名而心惕故於公之忠孝大節所願學也若夫出處歲月之適相似則吾甚懼焉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某自結髮遊學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蒼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覩内翰文公手書遺教經嘆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手書于下方

跋楊文公真蹟

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人物名數之文稗官虞初之說方技數術之義靡不該貫其於公之爵孫紹雲見公手抄唐人詩及道教釋典益知公所以用力於文者蓋若此嗚呼此公之所以為文與曰不然也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元之丁謂之孫漢公曾正臣梅昌言錢希白諸人非不争相長雄而天下之士獨宗楊劉乎於公以文易名則公擅其美文乎文乎其纂組繡繪之云乎正色直道不苟於合能使人主憚其性氣雖在上前亦曰如此富貴非臣所願他日昭陵記王文康曰楊某為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然則是可以論文矣是以謂之文也劉中山與公齊名其出處大致亦近之

跋方寶謨宗卿先世奏議

國家自熙豐大臣養成禍本崇寧政緒未竟而紹聖以後再肆而敵以濟私欲卒之俗類世敗潰裂四出而猶謂和戎可以苟安狃戎可以亡患至建炎中興亦云極矣而於是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而渡江會者而浮海猶不敢與虜抗其間徒賴宗忠簡李忠定張忠獻諸賢後先維持僅自立而權檜再用則挾虜以挾君父矣從公與王胡曾李諸賢大聲疾呼以立正論之幟幾無以為國三京淮北之役緒修陵

廟還定軍民表善寬賢抑擔振之則又不徒以言語立國乃皆正人心植邦本之實政雖不幸而不卒其志然其以疏遠當權姦以孤忠破衆讒則有人所甚難者焉不寧維是秦氏之盈附之者立致華顯公甫人也於秦又夙有連自公舉政和進士正蔡京之時世而公之立朝乃在紹興以後然則以其所主以其其所不為公之所志所學蓋自其始進而固然矣蓋無貴洙誰適為答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矣云

題復州鴻軒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季秋坐元祐黨人責復州監酒明季春　徽宗踐阼起通判黃州求萩

至而春去託諸鴆以名軒軒之㝢已久而知人思之
不釋嗚呼其孰爲思之邪費安楊伯洪恢楚新州尉
自皮陸諸賢以來頗宦豪壯咸爲與後見是軒亦居一
焉而屬余題皆且識歲月顧卑庭之大何所容吟每
愛其集中有生爲沽酒與務中晚作諸詩言惟傑位
而行無一毫不自得且方矻矻於所當事者焉詩曰
敬夫之怨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以爲
如何

跋張魏公帖

公平生凡五謫而居永者三列與七年自祠官謫永
一世二十年自連移永二世二十六年以母憂還蜀
猶不爲時論所容自蜀還永三也此帖所謂零陵之
行以詞翰及筆寶故之蓋七年九月以後也方被讒
放逐之餘而戚息悲過無纖毫忿懟困躓之意且爲
從母贖葬誌葬期有以慰其母心昔人謂仁義人其
言藹如也非公之謂與後九十一季蜀國同郡人賈
誼屬魏某識其後於是書于靖州客舍

跋陳忠肅公帖

余早有慕關之志雖於公無能爲役而始初名官亦
有適相似者故於公平生言行頗得其詳而公所爲
易解自錄辯及簡牘數十𢇁來尊堯集家書千數皆
言凡皆得其真蹟而藏之是帖蓋晚歲自九江移南
康南康移山陽時也宣和三季八月方寇既平秦氏
方以飛語讒公之婿會爲寇所拘取公竟坐羅山陽
君子于古碩寶無辜髮加損也秦以成宣靖之亂耳
宣和之六年而公卒又明年而劉謀議至元祐黨數
既盡北夷內侵然則亂匪降自天乎抑人實爲之也

跋北山贊議

予自嘉泰二年冬造朝道淮西始識鄧伯允友龍慨
然以興復自任明年鄧召還予竟開邊之議已決會
明年春正月乃登王臺乃極陳權要猜肯伺隙騎卒
必取禍辱宜急於內修繕於外據凡數千言侃曾見
之大怒徐搆及望風指嗾之侃曰得無成其去就之
名乎乃止是時張伯子俞子文子與地官侍郎王公皆
先後以不合去大抵皆徐說也丁侍郎常任亦能以
條其異論者極於錢伯同之論上饒自是莫敢有言
者矣錢張徐丁之議則固知之若北山贊議則始見
乎此嗚呼何其直而暢辯而不許也詩曰匪用爲教
覆用爲虐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

跋司馬子巳先後天諸圖

涑水司馬叔度章康義理之學自羲文周孔之易河
圖洛書之數陰陽動靜之義月沙遲速之度以及周
程張邵朱張子之書旁觀歷覽爲圖若干貫時賢皆有
題識又欲求一言於予予遷謫未返不得與叔度共

學始識數者之疑于末且先天圖自魏伯陽參同契圖南天象卦數始略見此意至邵堯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間不知此圖安所託而圖南始得此圖亦已奇矣而諸儒無稱焉數往者順謂震離兌乾知來者逆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之今叔原以爲自乾至震自坤至巽此必有所據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辯析甚精叔原從之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予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請十稱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叔原謂日月亦左旋此張說朱意也第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冬返乎北陸則爲右乎左乎謂日速月遲讀書窮理正欲其自得況叔原所引見處一分黐之詩即予少作也吾儕所見本不相遠第以歷家細筭分數言之則月行十三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

則一日至四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三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度餘此猶二至之晷刻最遲不爲無理而叔原反疑之獨取望日爲證則望日正行遲之日也況本乎陽者常舒遲本乎陰者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者舒而小者從此亦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密矣盍更以是審思之日食書甲乙如辛卯日與辰相克爲異无不經理成雖有是說然春秋二百日食亦日與辰相克也而左氏謂不爲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漢唐讀漢則已後讀唐則遂數言以左氏內外傳與周禮爲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可疑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而以受封之日爲次此傳注之可疑而未有說以破之耳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予方斂衽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姑摘一二以備審訂雅時道叔以如卯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跋彭忠肅公貴人請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既屬叙篇首今又從公之諸孫塔龠仲友應祥獲觀公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咏情性揚推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雖乎爲言盖人主生日爲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惟少陵不宗武生日與東

埃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者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白　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金玉泉幣嗚呼虞大宗之盛麥義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端明詩雖未能免俗然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無邊氣凝萬類實人亦體其金端明英邁人也止堂一不以爲而以規然則非志於古道者其能然乎仲友甚寶此庶來者有以觀世變焉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未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于春明者竊羨初无及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慶德使君則書已厄于火者累月矣爲之彷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爲樓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名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築匠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多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秘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灾尺素不存斯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之不過託之空言以垂世示後所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傳播相示以淑其身以待後之人此猶望于天而厄之兩極也使子孫不能守如江張王李諸家是固可恨若孫宋晁氏則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例如尤氏子孫克世厥家遂莫可曉雖然是穗尤袤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善知有穗袤其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替先志云

題李有吾爲諸氏大書鄉黨內則

吾友李君吾邃志精於書爲字通一編以正法繩俗書成大見而悅之丞從問字肩吾授以鄉黨內則二篇夫內則先王所以降德于民而鄉黨吾聖人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聖賢其議而弟之察嗚呼其能朝夕于斯則不惟知言語容貌居處飲食皆立誠定命之要亦以見書名之學修身點畫具有題矣乃知類人德之本而世亦罕能知之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大其恭敬之哉寶慶三年三月甲子臨邛魏某書于靖州鶴山書院

題李肩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肩吾得見羅志書肩吾之學世亦鮮及之垠陽山中爲余從子令憲書鄉黨篇余獲觀焉嗚呼天道至教風雨霜露接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至德威儀容貌呼洋乎簡冊而人習之焉不察也嗚呼

小子憲肩吾所以遺爾者有多矣往欽哉其懈者戒脩
惟無斁

跋鄧氏四世死事

嗚呼自童蔡以及秦韓姜賈雖讒夷以底于潰敗者誰
與而封疆之吏首當其禍君子小人之幸不幸每每
若此撫鄧氏遺事爲之三嘆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嘉定之季年重珍不以某不肖屬書母夫人顧氏之
窆銘因得觀處士言行明年跋元某得罪南遷過錫
山重珍又出示家傳斂容伏讀嘆味不忘詩曰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然則處士之有子也宜哉

跋六三　十

跋顧夫人墓誌後

明年十二月癸卯某過錫山觀豐人刑于堂作參閱見
于國人益信前銘之不誣尚恨筆力淺弱不足以盡
發潛德也

跋家季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僞檄事

予平生爲人記述多矣親書太史氏閱人益廣始據
予所身歷者言之孽韓柄國逆曦倡變士大夫不曰
拒則曰未使誠有之亦爲臣之常分況不必皆然方
事變之殷雖能言者已僻及事已變息而敢爲者倡
多此可盡據邪家侯季文當順文檄與賴辭二守報
書則信而有證嗚呼是非之心其孰無之而牽於利
害以汩迷其所固有其於禍家凶國而不知顧者多
矣此非素講諸安定安能斷斷若此手書爲侯記積善
堂今江湖閩湘間家有是記大略謂吾惟循理盡分
而爲之他人何與焉幾若爲此事發者故又識于此
以申侯善善惡惡之初志云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趙丞相子直孫少度所藏

二字下注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束其
情性

先生嘗爲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
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然則茲二大字
與束其情性之語未必晚年書且成之時也後學魏
某謹書

跋六三　十一

跋樓攻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某未冠時侍長老聽紹熙末年內禪詔書至所謂雖
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爲之色然以
嘆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三十二年乃獲觀其藁書於宣
獻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刪易鉤注雖倉卒之頃動
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幾
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力所能予奪其
間乎史官魏某謹書

跋毛氏增韻

三衢毛氏增韻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義夫應

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鋟梓于胄監然人倩異
嚮趨簡嚴煩故校其始者尚多刋削世之不遇者非
特一增韻也

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著陶公文其有感於歸去來詞蓋元豐五
年之夏謫黃被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長公在黃
步公在筠此何時世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
否亨其避且包羞歟則以亨易者果孰為得失李讀
墨蹟于義天之族子熠臨卭魏某與之為寮因得寫
目因識其後

跋黄太史帖

董孝子與胥于以隨程氏多識前言往行余與為寮皆
得與聞之獨太史此帖未睹今其子甄自竟陵以石
本見寄則時賢題識已悉尚何云姑識歲月紹二七
十一鶴山魏某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定肅書

明受之變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援也守將奚為
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受上賞蓋人臣所當
為人主所當報各適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免著書
以詆平江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始終無少
猜間嗚呼其深明於事君交友之分者乎木堂惟是
張忠獻以李忠定毅諫臣攻之至再隆祐汎舟之役

公與呂忠穆亦異論迨其僭逆之亂後死生之際考於
是帖則傾心委曲固不嘗有纖介之嫌信知周比和
同之別特毫耳而公私誼利縣隔霄壤嗚呼其嚴
乎前史臣魏某謹書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

靜春劉公之去衡也章泉趙公亦去之或曰非悻悻
與曰禮有之凡食賓者迎賓大門賓入君再拜賓辟
君再拜賓從之再拜三辭入而後成禮賓出君送之大
門則賓者也反告曰賓不顧矣夫始焉迎之拜之揖
之而後升其終也送之而已不顧非始煩而終簡也然
則士大夫進退之節於此亦可槩見云

跋魏省齋寶文卷後

予以省齋未免有私舉之累然亦取為搢紳慶之
文始舉于鄉故常部郎趙公大全取之于類省試吏
部與故知邑州李公取之故發書黨院宇文公又主
之嗚呼垂逢得士其孰為之邪省齋簡尚西昆體而
歐文忠公典舉首取古文以黜聖以後尚王氏說而陳
忠肅公主司別試多取史學主司之不徇時好固難其
人而舉人亦有以是應之者然則若逢得長吾皆
工於舉業者李先生之子義山以子大輸之文相視
因識其末

跋羅文恭公點諫草

文恭公奏疏既畢爲之序引後二年蒙恩歸自靖道
荊州公之子惠出亂元稾其間所謂諫者歸過來名
人才至易後議論乃公職吏之弗嚴縣大吏越足三
又外人才大吏事者必不可用此皆千數百年相承
而莫知其非者我觀其謀猶伊子胡庶亦足以悲夫

跋羅文恭公薦士稾

予嘗以呂正獻公掌記司馬文正薦士編陳密學章
亮范正獻皆手記李邦直舉官記及近世虞忠肅公魁
材館錄輯成一書刻之潼川漕司惟呂文穆公夾袋
小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曾宣靖疏黃公議未得全
本今年從文恭公之子惠獲觀薦士稾前此倣之處

世之規大抵皆始此凡以謹時幾而贊帝命也俗流
世陋此事久無關矣三復遺墨爲之永歎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稾

祖宗虛己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已有中書三
省密院分班同班之別人得以自請自獻不嫌於異
同逮其既行則給事中舍人或書或否各行其志不
關白長官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知臺臣有謂不可
諫官或是之甚者臺諫官平居未嘗私相往來也臺諫
偶已同是侍從以次至于臣民或持以爲不可此事
甚衆不暇枚舉自秦檜用事甚異者同士大夫始以
是爲驚怪馴淳熙有之又積而至于紹熙然後此意

僅僅有存今觀文恭公後省諫稾明發臣之冤斥臺
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讀書者未以識世道升降云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以曰言語文章也天下其不知之則
曰叢訕最悔不足於誠乃若蘇子始終進德之序人
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間年盛氣强馳騁乎以後擧
搦觸患難所自擬元祐再出益趨乎實作言集謝風
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融況穀誠慾又非中身
以前比矣士不精考而以一事槩一人一言蔽一生
者始以是思之是數帖即紹聖後事今藏之求乎今
張仲車簽中紹定四年春臨邛魏某題寓目焉因識

其末

求嘉薛榮祖臨平觀亭記本而書求和叔之
語曰觀外不如觀內觀民不如自觀以求予
一言

薛君引秉求象語識諸觀亭記之末觀之義滋有所
發大抵古人觀象觀法觀物觀我無一物而不之察
所以會衆理而致吾知也觀之爲卦實明是義今傳
注之說則以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
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於是聞見
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
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

韻之語亦與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
亦不可同日語併識是于記末以質諸同志者

跋鄭其豈和使虜賜私覿茶幣

本朝立國規摹好生惡殺故於夷狄盜賊常有招懷
之意然其閒以戰致和者其盟易而久宣靖以來交
是往往怒我而詬盜冠民而謀國晦巷鄭氏遺事爲之
慨然

跋蘇文忠公爲黃州教授作賀鄰樞啓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後世非文誤相高則虛美
相加往往其流弊至爲騈四儷六以相誇澹則不足以
謂之言矣曰文乎哉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初無甚

異而爲者喋喋不厭何也

題李有吾爲尹商卿書鄉黨

天之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故凡威儀容貌飲食衣
服何莫非天則之流行也聖人德盛仁熟從容中道
門弟子精體實踐詳說而備書之則所以學聖人也
李有吾爲人書鄉黨者數矣得是書者皆使子識其
本今商卿又以屬余嗚呼商卿尚敬之哉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苟瞬存息養而實
有得於斯焉則知古人之所謂學者蓋如此

跋李簡樓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稾

和戎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耿秦諸公以來李

熊寔誤而不爲修攘之慮始焉失敎以亂邦子因
憤此久矣紹定四年夏 思西歸舟至崑門會難我
外侵臺桐內潰李君俱出示先簡樓奏稾因識其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四

跋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爲秘閣修撰荊湖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于宜春劉公之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爲國朝文學家遠公尤孜孜以人才爲己任朱文公稱其收恤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矜人之惡蓋得之親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聞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人固不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奪於小利害往往可以十得八九況稟氣之清明者固亦可以望而知之某生晚不及與觀一時師友之盛猶幸與輔漢卿趙昌父張元德諸公遊知靜春事爲悉因悅齋李公刻此帖見寄附姓名其末嗚呼師友道廢利禄相誕上慢其下下諛其上以講學儲才相規益者鮮矣張德衡其寶此帖亦以覘世道之變云

跋年少貞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唯恐稍失其旨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勸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謂曰姑以給取利禄耳是固可陋今年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詔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文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未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年君歸爲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當商畧者故未暇及也

跋牛寶章大年記楊少卿事

牛聘君所記辨誣蓋寶慶三年趙敏若爲鄭損所誣幾成大獄楊叔正時爲軍器監帥蜀人之在朝者白于有位而有不謂然則自爲書爭辯益切前誣卒以盡白嗚呼此豈有爲爲之哉高閣植欏等事則近乎有爲者矣書其末而歸之叔正之子塤其尚勿替先志云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南塵遺翁蘇文公之兄也持正不撓終於利州路提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其五葉曰叔平者自號松翁老圃有子曰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爲族黨歸重嘗賦陶然堂以自述非明乎義利之際者不及此余歸自靖叔明訪余山居言論風指歛浮歸實進

進未已嗚呼世家搖落不振邦國之恥也叔明尚懋
敬之哉玄黓執徐同壯月穀旦

跋東坡趙德麟字說眞蹟

趙德麟始以倧屬受知于蘇公今蘇集有德麟字說
與妹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
祐之蘇公孰不知趨而和之迨蘇公處貶諸賢皆坐
廢錮德麟與焉而猶惓惓於片文遺墨之眞寶於是
有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子歸自謫所今安德郎
度趙公之子與洗武叔攜字說眞蹟相示安德以儒
科發身器周才裕而局不得施而有子是能茲其爲
麟不已多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

題孟莘事狀

昔歲銜命拜昭慈于攢宮器四嘗衣獲寤于大舍今
觀心畫於孟氏之宗大抵德而度溫而恭書雖不識
公進意其恂恂守正有昭慈之遺風

跋張宣公帖

張子論著惟論語說乃晚歲更定而朱子四書於中
庸尤所盡心今師君遇所藏宣公筆蹟二者咸在是
誠可寶矣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爲羣
儒倡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非師友切
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間有講焉未定之論
爲恨序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間所謂朱氏者皆其少
時講焉而未定之說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
月異而歲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孳孳斃而後已者
彼世之粗涉梗槩而遽然自足者殆亦不知愧懼耳

又

公以淳熙五年守荊七年二月七日易蕢今其十四
日書云詰朝陽至盖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
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
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嗚呼所謂任重而道遠
於此亦可略見矣吾太息書其末以歸諸范文叔甫之
壻師氏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與月舟范公文叔帖凡五皆寧考初元也
是時孽韓挾國黨禍方張此何時也而以公所見於
蜀士大夫如劉文節公李良仲宗丞李季章參政君范
侍郎與今范公之家所藏朱公報帖則一時善類應
與固自若也權臣威焰徒能怖赫膚貪而終不能以
閒人心之同剝之三曰剝之死咎失上下也復之四
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夫居羣陰之間而獨能失其
同類惟道是從剝茲聲氣之合胡可劫而使之乎雖
生晚而身篋乎慶元嘉禧盛衰之變周旋乎范劉諸
李與二熙群賢之間嗚呼我所謀猶伊于胡底亦足
以悲夫

題蘄州儀曹范𡊮元帥府牒後

靖康之禍薦紳大夫士未嘗不憤惋於大官貴人無足倚賴而冗曹稗官猶可與有爲也趙哲一使臣能以百騎東虜馬向拱一尉孫能以培繩批遊騎傳亮一文學能以義招造青城陳淬一小校能先諸將以敗虜于南華韓世忠一制將能引部將以却虜于南京至於擣神稷破鶻眼者乃安邑之士人日中砕虜五十壁者乃石壕之小吏首渡河以復新興者乃招撫司之屬將以千八百騎夜刦孛堇者乃經畧司之都監曰孟迪曰种潛曰張勉曰張漸曰白保曰李進皆翹關超距雷動風從於王庶之檄異時中興諸將蹤此其選使當時得將相大臣有以用之俾各竭所長經營河朔則虜當遠伏沙漠之北而祖宗境土盡歸職方矣蘄州儀曹范公其一也予歸自靖道覽流公之孫子郯誦公自蘄越濟賴末咸戴世懿俗備方時英然往驕綠後者偃然物上盜弄人爵蠹壞士氣胚胎禍機一朝潰裂幸而有懷忠蘊義之士起諸偏裨之屬然猶扼塞不得手嗚呼其事既載乃棄爾輔曰古禍亂相尋於無窮者類若此曹器遠猷即屋三人乃汪黃耿非宗忠簡此說甚著使忠簡而在此位也吾所謂某某者以有以用之范公當不至流落奔陟待張忠獻之薦而後受知于思陵也後百餘年臨邛魏某欽涕書于下方

書遜士周挺論歷代書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知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往皆爲己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冊讀書以業之前言往行而讀之者亦罕乎讀之而有得焉又年有世周文叔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節援方索廣求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一言方以王事未暇與之精講也姑識其末以俟他日

題朱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稱門生其衰也諱焉蘇氏之學爭尚於元祐而諱稱於紹聖以後又大顯於阜陵寢表崇之日至程子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揚而爲輕重迫近世則朱張子諸儒一話一言散落人間者無一不顯予之精力與其於題識雖然予甚懼焉學者盡爲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於不睹不聞以庶幾無負於諸老先生之訓

題孫教授誌銘

吾同年友孫次龍之葬張義立誌之劉文節公銘之可以無憾矣然帖所謂歲寒山之兆乃其考君手卜史巫紛言不可於是殯斯三十年厥子應龍推善克家乃改卜得負郭田惟兆食歸告以慶之又爲豪右所奪刑獄使者歸其田始克葬卜九月之甲子先

事過予言曰劉銘張誌得之孔頫而北異時啓乞
公言以識諸碑陰嗚呼次龍之才之懿之行之脩而
止於是而死於是世人孰無死而殞於奇禍人孰不
葬而擭於異論夫世以作善難疑天之夢夢者億
乎其陋矣終於不可詰則曰將在其子孫抑猶未免
責償於天道也雖然應龍尚勉之哉

陳猷春龍出穴圖

天基節前一月獲觀于白鶴山是日郎吏以友人陳
和仲墳奏劄錄本見寄其間有云陛下君龍
在天之位而晦之以潛龍勿用之德讀之慨然識其
說于此

王荆公真蹟

按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爲江寧守陳和仲作也和
甫既爲相而犀屋寒蔬不改其素所以見信於當時
而得以肆行其志也

跋克齋游吏部所書孟子一章

孟子之告宋句踐亦猶游之告尹也是時三遊之風已勝
孟子之說殆與貨色之對相似然尹君其知此則知
景仁所以儆秋者深矣君見同遊之士僻出以告
之某書于三瀘州宅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予昔還靖興廣西爲鄰廣郡收守多故舊時以方物
問予坰蘇公遺墨及海魚乳洞沆柳子酒書是魏某
之等率中州所罕見鄰莫如青其未布者多可以餟
齒雖然飲食之物則非靖比也靖之末計百泉爭家
爲片十槃米之蔬笋又不論也予常閱蘇公帖自謂
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氈食鼠爲大靡麗然予若靖
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吾儕勉諸上親政之歲魏某書于瀘州官舍

跋趙安慶先世詩

舒守趙侯以其先君子所書黔婁詩六十言見寄
又自爲九十言識其末凡皆表廉訓儉以示子孫是
時改元端平上手書戒貪吏草茅賤臣其布宣德音

退而識于百五十言之末嗚呼以義利言則清心約
己士之常分也姑以利害言則世之藏貨徇利者柢
見其害未睹其利公孫賁以鐵爲門鐵非不固世
董卓以金爲塢金非不多世徒以敗家亡身爲世人笑

書魏少申蕃仲碑陰

少仲予所厚也今其沒十有七年始克葬先事之月
伯衡以編書視予市言曰昔歲將葬吾父命禮部
侍郎曹公器遠爲誌其墓兹再以更不拘忌誌所書
歲月在封與今不合且始卜日于嘉定十七年五月甲子
今卜紹定六年十二月乙酉始卜地于盤石縣高傑
山震岡與先母裴氏合葬今卜瀘州縣天柴木山巽

罔以繼母張氏祔夫子爲我書之以輔前誌且母表
之卒慶元二年五月庚子母張之卒紹定二年二月
乙酉誌亦未之書也爲我併識之嗚呼母之有碑
雖漢魏之末造而人子報親之心必誠必信於此亦可
槩見乃爲勒其語于碑陰以備來者之考致云

通典跋

杜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今涵貫精粗人習焉不察例
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俲其書爲國朝通典因得
以熟復終帙今趙家宇瀘帑有刋本而文字漫漶率
不可識將盡易之而先是有已經修者棄之亦可惜
乃命工易十之四九二千葉爲文五十七萬有奇端
平元年九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跋丹稜劉氏黨籍

崇寧定元祐爲姦黨第元符上書人爲邪等以附元
祐之末且著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爲榮作
史者又以姦魁邪上爲最榮然則謂諂謂詆譏
廉千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臨邛魏了翁歸
自靖州之明年書以遺劉東叟識諸炎興詔旨之末

題史繩祖孝經

朱文公嘗著孝經刋誤公之子在嘗與李元翰以遺余
余既鋟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又以告予曰昔者繩
祖嘗集先正名儒孝經註解今願得刋誤爲之章指
余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
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
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
所發哉

題彭山宋彦祥詩卷

宋彦祥前年過我靖出八詩有警捷俊宋中氣脉今年
又求予友肩吾書之索予題識詩造平淡此豈易得
第擇理容有聖門所未道者如數檢精騎皆其人與
事事安排要作張等語更當商略而了翁方治東歸
之裝未暇也

題吳武安所得高孝兩朝宸翰

粵自宣靖枋政匪人女真小醜敢抗大邦莫有北向發一矢者迨富平後我師始與虜角殺金平之後我師始挫虜鋒則張忠獻倡之吳武安繼之然後虜知中國有人而不敢肆張韓劉岳接跡于江淮然後中國之勢伸而和好之議以定爲觀近日三京喪師悼頗牧之不可作撫卷太息拜手稽首識于下方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 銘云窮則不猶猶則不窮

義理之說千百載而一日千萬人而一心也今東南之學有建有溫有明各是其說不可以強同是說也了翁與徽之則以建爲然建蓋宗乎濂俚濂伊祖六經者也端平二年春書于眉山東郊

跋修全趙公所作蒙箴

吾鄉之俗以親師讀書爲業以孝弟忠信爲本不趨時尚不事外飾予生雖後尚及見大父 行於經學百氏書皆覆紙細字丹鉛點勘又必師傳友授必心體身踐視今之後生子弟賫金市書不累月可得千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若迂闊不快人意而操心厚見理實傳家久遺後安流風餘澤至今可識也慮此事久而無傳因揭子有以修全趙公蒙箴見示附志其末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

普慈馮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因重論見寄請識其末予少讀易見諸儒重卦之說有四王輔嗣以爲伏羲鄭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周文孫鄭之義士據而馬王之說人多是之然予以爲唐虞之時固有卜筮則四營十八變尚矣固不待文王而後重文也不寧惟是竊意先天一圖自古有之嘗舉以謝彪文則曰何傳乎亦各述其所見以待後之學者於是識一時問答爲因重論序

跋師厚卿遇致仕十詩

師厚卿自紹定元年貢于鄉以母疾禱于上下神祇曰萬有一齒一名于進士籍則貤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其秋不復試禮部歷三年而後舉進士則

母不及見矣既唱第廷中謝挂衣冠而奪於親曜之異論不遂初志卒受爵以歸歸而得疾幾殆則喟然嘆曰豈我食吾言以干天怒乎決意不仕賦十詩見志爲李肩吾書之予識之予謂之曰子以蒼蒼者爲天邪此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較是非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綫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語曰吾誰欺欺天乎子謂人心之外又有所謂天乎厚卿悚然曰我事吾志不他有悔矣乃識其事于詩末以成厚卿之志

跋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臣伏見廬山嵩岳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
訖大中祥符錫之號榮被以詔墨至近世東湖比嶽
灝翁象山之稱皆嘗有請于朝風聲所形聞者興起
臣生于邛之鄙自開禧後議不合去之古白鶴山之
下築室聚友將終身焉　兩朝聖明照知臣心就荷恭
擢致位通顯茲又蒙　陛下申錫寵賚翰貫燿林廬臣
竊惟先朝賜書必以名賢命實顧臣熏心患難舊讀荒
蕪大懼無以稱塞隆指其自今乞身得請將歸老於鶴
山之麓顧瞻奎文帝臨有赫誓畢餘齒力永初心以
無忘君師訓迪之意

跋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

跋上[illegible]五

臣嘗妄謂易書詩春秋凡仲尼所述不言將帥出師
於郊遂而王朝之公卿董之四代以來未之有改迨
二禮三傳後出始有軍將將軍之名於是師久於外
往往不從中遣非所以共武服謹師命也臣識闇能
[illegible]　陛下殊尤之遇自親大政召冠禁聯會蘇
鞠披猖受我亂民整居王略肆命臣以宥府視師賜
對禁中假權閫外龕金龍幣商賚便渥既又親御筆
札大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以龍露之英雲明露
膏耀管芽師乘傳觀人百其勇師之坤曰在師中吉
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此陛下爲萬邦計
臣獨何人遽當王朝公卿之選赫赫王命以鎮撫其

于書揮揮側於頁此甚公二五年註書行衣也十下拜登受易去其讎臣謹
以宸翰被諸樂石班其貳于侯氏用答揚明天子覲
命勤方之意爲臣工勸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安陽韓燮相從于督府一日以其先人貫道墓銘相
示則袞之姉之祖楊叔仲所書也予不及與貫道接
而叔仲所稱許若此且蹟其所受知者則劉共父韓
无咎劉子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也嗚呼是可以
知貫道矣中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臣例遭排
擯或曰權臣實非韓氏遺體也

予既書此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

跋方五

五

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也過矣不平闕可
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證吾以六經二漢爲據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朱簾白舫亂湖光陽岸龍舟擬夕陽今
日憶遊後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
右題臨安西湖
虛名自昔數疑盧流毒千今幾卷書擬
代周顒報山鬼移文通客請先渠
右題王文公祠臨邛高孝璹公紱
父開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了翁以嘉泰三年造　朝開禧二年補郡去同産兄

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東游聽言觀行朝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愚不肖而不肯曲學阿世以取忤權貴人則大夫教忠之力也大夫游杭之西湖金陵之鍾山皆嘗隨事賦詠定子李得遺藁二首刻諸樂石了翁謹以從遊所見書其末亦以見前輩不苟於爲文也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右漢元帝事實一通故起居郎止齋陳先生傅良爲先皇帝嘉邸贊讀時所書也朱字三十有六則寧考即所聞而記之今藏之孫文懿之季子範傳以了翁在經筵日嘗貿爲主上論元成事發明班史二贊粗有益於謹獨之學因請識其後了翁雖不敢以固陋辭然而改變氣質最忌因循與夫歸其責於傅而實以咎帝此則有益於人主之講學非宿儒老生不及此敢用拜手書于下方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慶元初仰之先生攝令于吾邑蒲江予以舉文受知今四十年過先生之鄉宰木成陰先生之子企文亦須白矣更出一卷書乃當時縣庠試論題猶記是時日試二論此其次也前卷在第二名嗚呼是所謂大衡則大好者與人心之說雖未必皆本指然不爲無補於世教企文姑存之

題陳思書苑菁華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官書于策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不先識字則無以名百物雖顛張草聖可貴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鬻書人陳思乃能集漢晉以後論書者爲一編曰書苑菁華亦可尚矣雖然是猶後世詩工圖妍非吾所謂識學者若好學者又於此遡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則讀書爲文也其庶幾乎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寶慶元年冬魏某得罪時寧某發荊道呂城獲觀李唐裔孫帖所寶唐賢墨蹟晉合劉平國王去非趙雪見訪皆奇遇也惟是虞褚顏柳米間乃有李林父姓名此易辭所謂勿用取女之時重有感慨云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樓誠齋周益公帖

朱子詆爲佛氏語以寄周楊二老其職言以劾他人體邪抑進盡以避學禁之禍抑夫以修辭立誠之義於晚生終有未達不可強爲之說也

題洙衣畫像

言忠信行篤敬言者易擧猶病中六言以自儆行顧言言顧行

題盧祖畐復別祖墓

予嘗爲同年友盧坤之序盧氏曾拜録今其兄仲山以其別祖君監之墓久失而復得使識其事盧於唐爲甲族今六百餘年而子孫之賢者代不乏人況如吾仲山遊學膠庠鄉舉不騐而能爲別祖復三百年之墓是深可尚也

書劉仲華孝義傳後 得之更壁了孫

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若劉君之之身首異處不保身乎然則此義不明人於毫髮利害趨之唯恐後則世之包羞含垢辱全軀保妻子皆保身也劉起居作孝義傳謂者之兄弟至死不相捨孝也爲賊死義也此豈不善保身者哉後六年史目挪了剷與其兄厚之從游獲觀劉起居所識因附姓名其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六

啓 得之嘉定府教授張 舉

謝邛守范秀才宗孫啓

河南門下士或疑少年謹萊海上仙偶蜓凥屑䙷熏鐵成金有循吏之化故羣族執醮成豎子之名嗬荷實探授量賁稱稱以詞章本童子象刻㬊虫之技道學乃儒者心地汗馬之勳故功名成就不在於孔犂照影之初而氣質變化當觀於異鷄及走之後士而知此天其含詒如某者口黃幼生汗青活計抱影韓祭之三尺例心莿采之萬鐵磨鐵硯以進修指汗渠而磨箋二十作文賦未當陸士衡擬異之年五千擢英才已無錫元興不養之家偶陪鷃立獲侶鷺飛牛滕龍所濫巳甚矣風聲鶴唳幸可再乎不謂周人之琪得侶琅玕之林遂使東郭之卒亦竊斗升之祿虎謁再中僅不容蓍宫幸若然沾巧奚自此蓋伏遇某官學本誠一論不遠稼自浩氣養心以味道腴不茹柔吐剛而獨聲利因裴晃之入聲陪振鷺之清班九寺森嚴三山密邇謂即侍紫宸之殊簪筆螭頭而乃厭承明之廬分符鶴嶺抵迟趣大皕之對未容久外服之留聞者弦歌於亠同巳沐馴雉之化今爲師長於千里載賡鳴鼓之歌致使晚生亦玷公選某敢不勉睎前修益勵後圖惟加膏而希光不速成而求益

君門負笈寧敢過期許論拔獨擅不迎合或可代諸老
先生之對歷未貽吾黨小子之羞弗有師承是叨命賜

成都僉判到任謝制置

耕東臯之雲方便野性詠南梅之月忽玷清游正懼
貽取禾三百廛之譏豈期得廣夏千萬間之庇凌省
星辰之履手身造化之爐伏念某學愧癡龍話迷雌
霓謬且攬扶桑之六轡敢祈擲勝塌於九閽群青之
盟未寒五白之采不過香案榜花汗署濫竊小科頭之名
吏被混吹徑登大幕府之選半生負長鋏而歌黃獨
一日泛淥水而依紅蓮訴牒裝褫最書聯目迷筆占
砥牆面於免竊行之來尸祿亦致貲昔者太麓檢之

誚慙非洛社之英士賴有湖南之主人敢蓋伏遇某
官標一世之龍門數九霄之羊角自當建上公府而
躬吐握之任顧迺坐元帥閫而加羅致之勤油幕風
清閑巡城之基拂綠洗苔卧省衙府之文書公退兩
地之登我獲二天之庇輝光雅尺草既分簽社湖之
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機之錦若期聚參乾附絕塵

通通判王國正

雲傳橋門方類心國子先生之印書編珂珮迎胥腰
治中別駕之龜繫川酌盃水而祖行益部後年望而
起舞惟四海無百子驟使二州爭一祁公風采守領
聲譽敢春蒲茶惟其才氣天雄覽學碍擬龍教君麟華

自斗南一人而已觥觥才調與邛郲九折俱高巨闕
儒關爲司胄學著九卿之兆祥開街鑄之三爾萬衆
之知聲著瘦年之一自應直玉堂而操舍人棣尚廷
馮泥軾而作太守丞豈其條新安之輿正欲着故鄉
之錦銅黃易剌金碧增輝恐馹使不俟終更而來戒
榜人先艤歸舟以待某揣才無似與世甚疎匪區脫
龍具而廢纓性往對簿行而牆面自顧金之淑捨孝
護王之相依魏勃直宜庸人多憾鼎鐺玉祥有公輸
量行難佩刀引領望塵以日爲歲

上趙運使　壽

池上有鳳毛合世絲綸之業山國用虎節肯棲金碧

之嶽麓六鰲鼎來四刀增重惟楚囊之壤古號樂國自
龍度以後歲漕中都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米鹽而
火旱況右蜀方數千里而赤地凡五六州使華所斗
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
善後若何必得通經特古之碩儒爲見足國裕民之
良畫恭惟某官德光殿筆世載金紹虎賴毅聲華噴突
子門生之子鏗鏗辦說傳中書舍人之書綴分郡守
之左符熟昇行人之英旆瞻清獻故事而自梓移益
付相如使指以定筰存印單車行而問流馬之程雙
節建而霜攝牛之習姑袖補天之手爲施裕蜀之謀
福星西來春風戶到某解龍具而腰笏對簿行而面

墻假道浯江幸嘗撫冠劒而謁使者敢巾歸里通溫
衮章服以拜上官公遲遲地之登我稷周天之庇爛
光耀凡草旣分聲社湖之珠文采被諸生初借景陽
樸之錦誓期駸塞兎附絶塵

代謝劉制置舉狀

無冉子五秉粟冰守冷官得劉公爵書春回寒谷
初非挾炭以游鑪冶乃肯揮翻而生風濤皆分鸎遷
捫心知愧自古道之榛塞致公舉之陵夷田畝舉六
人而五得於貴戚之書邑源舉十士而九出於權門
之屬視冰子如纖芥禮白屋者幾人非有特達之大
賢誰是伶傳之孫胄如某者蟲頭野性瘢疣儒餘

闌東阜幸脫蠹螢之債采芹泮水尚嘅皆稽之盤有
書盈車無氈對客窮年兀兀見笑諸生捫腹便便貽
嘲弟子寧打頭於宛丘之舍敢攝齒於吏部之門無
錢線之寸長或蟲雛之額服靜循所自有相其達其
官洪并金丹鄭城寶劒方涉赤墀之塗登文石之陛
乃勞侍從之事厭承明之廬轔從劉屋之班來韞敵
叢之國與齊魯之化於四蜀揖郩邑之風於兩京不
閤非封畫歸桃李致使午夜之子亦叨雉矢之書某
敢不深儆酬恩抗回厲志國士遇報以國士敢有負知
逢中書君今不中書尚期拂拭丘山恩重然髮身微

通陳緵頌

奉其湯之鄕方登部刺史之最書錫陶虞之充復領
外司農之計簿聯太微二十五星之次惠全蜀百萬
生靈之恩手迹細書戒丈父老以手加額纔羲之壤
古號樂國龍渡以後歲漕中都稻戍今已逾七十年
供億不知幾千萬計牢盆権酤盡利不遺力輸引粒
牒鬻空無餘誅重以火旱而木饑取之山童而澤涸
荒年無備夷至歐焉常忠不固民幾帶牛使攬衣野斗
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
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爲足國裕民之
良畫恭惟某官識敏而器遠才鉅而學醇人物三山
之炳靈議論奕世之風烈早超嚴貂希蕫左符編衣

騶驚而民不免鞾氈膂節而課以最詩嘗訖嚴柱之
名姓久已簡前旒之聰知屬上憂未寧於邊陲念民
命寔司於外計若曰分大屯以十數乃今命樞臣特
四人湖廣兩淮尚通日逸西南一隅僻在天角有能
爲國家惜大體不至歧兵民爲兩塗往往分胜負無若
公可亟臍省署用俊使華自將漕而計且有梁鼎汝
事具在由墊郎而星使如孫抃之遺言不誣天眄敢
鶴之詔書皇春滿魚鳧之故國其窮高下風之行從閤
先今之傳未能帶櫟具而冠進賢從謁使者敢先藉
翰林而託子墨仰存隷人敢借私我之天以爲行已
之地目斷雙旍身無六翮

通謝尚書

竊惟炎漢出擁師坦二州爭一邦公方拜吏於巴漢四海無百子駿復盡護於西南惟于其施無不宜故朝家用如不及郵傳先今户有春風囂囂之區古號樂國龍渡以後歲謂中都宿戍今已踰七十年供億不知幾千萬計年益摧酷盡利不遺力繢引祠牒鬻空無餘謀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鐵而火旱荒年無備夷至飲馬常恐不固民幾帶牛使殍斯斗米而來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罄而野無青草書技若何必得通經傳古之碩儒爲是足國裕民之良畫恭惟其官識益而器傳學邃而行醇親紹前旒之知

早通王帝之籍嘗直聲以扶漢社稷吐色然以補弊衣裳着侍臣冠居列曹六六之要更尚書循且泰階兩兩之符正當攝勝蠶而上征忽乃蓄美斂而不即蒼生深望安石天子亦思賈生即家詔除寬上憂願會舟魚復政聲激懦而起偷杖岳發城流民生死而肉骨因變制宜而事立定隨俗用政而才不窮中和轉闔璲注彌闈宜其析符受瑞而移巖坤軸不待爆帝黔突而亟回使轉命綺賁書之鼎來禁途延閣之顯陟別開四履增重三刀帝曰汝往哉吾今召君矣某猥觀致鶴之詔倍增燕雀之私瞞褐都門幸嘗備弟子禮以致傳衣之謝筮官錦里逦復着從事以陪入莫之肩驥毛尚青腳迹正好誓以行己之地託於私我之天

賀謝尚書

蚊腳鶴頭承天雨露集旗幟尾鎮蜀山川下車而延見吏民褰帷而巡問風俗元戎戾止生意翕然恭惟某官聰明而惠和直方而剛大躍揚冰孽睟清鼎隆卷二百餘春劉[illegible]之謀作五十六州安靜和平之福某年而發二年而化五年而定上方責治於延神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恭公尚拜吏於除服璧建西南之統府登提巴漢之舊封春風偃萬靈之[illegible]霜今蹕三垂之大息[illegible]

冠佩鏘鏘成文無禱玉樹之歌方思叔度之來暮冀試同潁之奏已卜周公之召歸暫是左右和之門即正東西府之席共刮目星辰之履託身造化之爐三又樵桐向有高山流水之質萬間廣廈今無震風凌雨之憂寸心依歸三百踊躍

通茶馬

詔奉蘭金節盼英蕩摘山市駿究詳土物之宜細書成文進寓木天之旨光移龍隱[illegible]權收之發與有分合之不一始於卿寀之用蒲宗閔而成於元豐之從郭茂恂初縣主異以交攻至是併同而歸一出番詔之駿足以強國勢而空廪資合川秦之贏

足以佐邦用而寬民力富強所係簡畀不輕恭惟某官學粹而行醇識悠而器邁淵源妥定風烈右丞綏虎分符曉叡陽春之有脚金龍錫命平刑流水之無心久妙東於邃延謂丞啣於清切尚秉山國之節屈司天廐之良賛書命繹之鼎來延閣道山之願陟秉心所感蕃四十萬疋之雲煙先令肇閩目五十六城之袍鼓正王清之府時食虛訏恐金碧之最繁案某皇某生後諸人早玷末第稱高下風之行使睹先甲之傳四海龍門未能帶冠劒而謁使者一封軺傳行即丟章服以拜上官引領望塵以日爲歲

除國子正謝丞相

脫從事祄遷拜十行之札入司成館談五等之規抱空而前揣分非據惟思有所蔽昔所蔽自惟空與三舍之初掌正命官之選逮元豐因大均之薦非由召試不除或各一經而分等有三或六十人而所取纔四循茲以降選用尤詳除授歸之中書資稱擬乎傳士與太學官分掌教類皆當代之儒宗掌國子生不如規幾若學中之御史宜得佳士廼稱清資而某疆齒章逢未識門户垂丁休運謬甲儒科半生負白米而斷黃精一日從紅蓮而依綠水但知向扶桑而擇轡不敢效儵鯈[illegible]以迎陽豈期東膠典教之除或在西莫終更之後不以八千里之僻陋推頒一再命之寵榮皇極字聘由制舉外尚未堪記注之選而彭器資以高科取由三赴吏曹之銓安有官以儒名乃使得之望表靜循踪遂之迹實有根柢之容菽蓋恭遇某官柱石本朝津梁斯道不出長安七年而至宰相吏夏肇贈大開東閣三館以延賢人衣冠傾屬凡所進退一惟中和致令肯翹示穎決然某營當嚴擢踐以圖稱塞之實不欲以名第爲榜籠之資總儒官二十六人濫巾有靦令中書二十四考託庇自今卷卷飯依萬壽等

除正字謝宰相

濫巾僥字曾微典教之勞命札尚方遷冒正書之選據非其稱愧甚於榮惟延閣之清游實儒林之美秩地邃西崑之王府天垂東壁之華星歷代所崇我朝尤重自昭文直館至祕閣校勘列職有差雖制科入等及進士三人必試而命或被睠知而特召或由論薦以選除詩頌雜文以考其能漢唐閒目以觀所蘊自熙寧之初策以世務逮紹興而後踵爲舊章蓋揚以語言所以摧其進用之殊而職以典籍所以廣其見聞之益選掄固重責望匪輕而某學不知方器非涉道識字未知於雌霓豈暇辯訛讀書莫究於瘢疵敢云博古爵值臨軒之始偶塵分鼎之科脫從事衫亟趍嚴詔入司成館祥拜除書雖未能赫赫以動人

亦豈解盱盱而隨俗誤知丹扆錫對金坡環堵隨學士之觀㦖無高論亞蘭臺令史之選忽玷誤恩半生望弱水三萬里之遥一日造瀛州十八人之後偏書廣內還儒生燈火之觀窗䕺食太官飫博士齏鹽之腴思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豈是微逾君爲補塞茲蓋恭遇某官聦明庶類裁叙羣工既以道佐王爲青帷而調𣝣緯復推手報國開東閣以延賢人不遺萬里之寒蹤俾預八紘之德網拔之稠衆被以光華某敢不益勵後圖勉希前輩磨丹清畧豈惟守壹魚於文字間食檗飲冰要當收汗馬於方寸地不負素學用荅隆知

差知嘉定府謝宰執

校中祕書久積空餐之愧爲漢嘉守速膺從欲之仁祗服恩靈未知報塞伏念某叅蹤薄技濫陶儒科視進士第一人躐階京秩客諸侯者再歲偶及遐重誤知宸旒列屬黌宫且畿誇司於斜正復存玷於傳通權踰歲琯之周復錫棻林之對徒以草茅言天下事不恤殘緒爲王室憂方廑千金鑰之誅迺使冒鈆黄之寄遊山隣日月是荅史之遺文直廬繞星辰歸曾港之脫簡思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退循孫蹤曹極華遇豈不願偷安歲月支擘中之科斗而顧欲丐歸田里整[illegible]下之蹝鴟爰念庭闈久違鄉

井重以三年之士補力斷一障以便私夫高蹤早朝奏舊晉可靜惟龍涯之異厥有根柢之容玆蓋伏遇某官裁叙羣工便章庶政明有國者器善權惡之義全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重輕適平小大遂性致令苦竅例玷鈞陶某敢不勉盟前脩益肩風志懷鉛抱槧豈徒守壹魚於文字間行巳利人益當收汗馬於方寸地不負素學用荅隆知

知漢州謝安大使

自諦外庸嘗控辭於嚴召誤分方寄亟祗拜於俞音過蒙大閫之知靡事繁文之徇俾從便道趣領左符載惟罔覆之私敢後書郵之敬伏念某粟客愚戇淺

學迂疏偶奮迹於儒科遂暴𠀤於朝蹟擢分芸祕賜對蓬玖屬邊事之方殷沮權姦之輕舉錐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難久居中亟求補外未知爲郡之樂而奉賜環之音屬時多艱遭家不靖謂[illegible]官州縣而且以及民未[illegible]荷公朝之從欲特畀便麾廓方嶽之異知弗拘彝制克呈身而受察俾愛日以事親祗服厥官恪修乃職載惟廣漢雖號岩州適承敝毀之余深費爬梳之力大綱小紀幾有一存百孔千瘡不堪數舉匪蒙假借曷克設施此蓋伏遇某官功塞二儀名在九牧風飛雷厲平大難於呼吸之

閤乾清坤夷莫全蜀於危疑之際帝未寬於西顧公
以綏於東歸謂大臣之慮四方當求共理得一士而
制千里務在急賢致使疎庸亦叨分守某敢不推其
風學勵乃壯心不欲食浮於人庶乎寡過所願民安
其業非以求名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知眉州到任謝安大使

竊祿養親未滿試吏之秩起家爲郡謬居文物之邦
祗服寵靈莫知報塞伏念某猥繇科第早玷班行徒
以循直從中之資立於權幸當政之日雖公孫丞相
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乃自詭於民庸奏積便
於親養三辭商聘再拜漢符適承曠弛之餘粗究設

施之緒講論過愒吏訓啓敗民宗學校以明倫蠲租賦
而厚本謂粗逃於殃曠冀無慊於承宣而涼德挺災
乖氣致異迄荷聖朝之覆僅從鐫免之文甫再閱於
旬時鈇即縻於祠廩尋賡試郡復畀便麾矧披嶺之
故鄉爲西南之望郡旣惟寵異猥及庸虛茲蓋伏遇
某官精識邁倫訏謨經遠罔收士報國乃爲臣之分
故達善引類不斷人之知槩乎有大臣之風久矣非
時賢所及顧如不肖雖荷夙知然自擢讒以來亦知
惟分之守執事之庭旣無韓愈之迹主書之吏不識
安世之名而曲爲蟠木之容遽上公車之牘言斂事
久彪列卯分使王尊卞賢於一歲之間而魏尚獲免
於六級之罰所階忝冒咸戴故常某敢不益勵後圖
力攄前蔽獨竭斯知仁矣此難爲俗人言公舉何私
謝爲我當以國士報公之所望言莫能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六

啓

答眉州同官

祝釐霜鶚屢滿秩是期受任典州猥塗忝已甚趨尚復留於數月王尊不賢於一春朔嚴則成之程申畀疾驅之旨有蕃寵異復隸肩揣報稱之未能顧馳驅之敢後黨翁同官爲僚之助以收因人成事之功愧謂膺之未能蒙塞錢之先厚傷弓者驚曲木方前顧以傷槃猜脡而爲良醫冀後圖之或酬尚期叶濟庶保令終

答趙通判 希存

馳鄰郊之驛馬知予之來行周道之棧車俾余于役既不獲聞名于將命又未能致謝于隸人至塵弭蓋之先及假袖文之寵先施過矣後見愈然恭惟某官謙恭恪勤精明疆濟子游爲武城宰割雞焉用牛力士元非耒陽才別駕以展驥足顧時未久嘉績孔多豈惟序進於一麾將以儲賓於三院某欽風既久識面爲榮知遂謬玷於左符幸甚密依於余地君子至未嘗得見祗畏簡書公事畢然後敢私用措報謝

答州縣官生日

小人有毋適丁震夙之辰君子作歌載示祁延之寵善頌雖形於曾無輶軒尚御於潘國既阻承顔莫知圖報載歷應氣求各從其類雖仰荷於拊存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敢益圖於勉勵寸忱所述尺牘奚殫

生日謝李參政 壁

一麾去國恍當序淪之周四恭開年文記門弧之設矧此瓜時之近睇焉誤背之懷記謂藐微至塵殊節恭惟某官迪德淵靖秉猷碩膚閭兩社之崇勛拓八荒之壽域輯而右余而左雖嘗器使於臺星細爲補大爲禾尚欲兼收於衆善及丘園之間暇示鄉國之儀刑言念孱庸久棲蒼樾向得侍同朝甚喜今顧與先生並行身貴而禮逾恭氣同而聲相應酌大斗以祈黃耇有旨酒而又嘉肴某尋丈況之稱重省微私而愧惕俾爾戩穀降爾遐福既形善頌之詞授子初度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永言佩戢莫能數衷

謝劉漢川 光祖

銅虎分符恍十年之去國金龍錫節忝一道之觀風祇服寵靈未知報塞竊謂司政典獄匪惟刑暴禁嚴民曰嘉師吏去天牧將以欽承明命迪襄君志惟至公而無私不得已而後用隱微其罪尚曰審克如得其情猶當哀矜黨究威衛役之相仍或析律貳端之不免雖明克允何擇非賢而某涉學淺無嘗老豪獄徒守悾悾之自信不嫌皓皓之易汙既辱聘幣之三舂扶朱幡之兩靖共爾位覺紹厥心惟知迪長於夭

明每用勤求於民瘼上廣疎仙以速護何敢圖出命
於中衷凑律司刑於梓部䟽拔量而更稱使以將之
有由恭惟某官望實俱崇德彌邵氣雖和而內介
養既熟而道凝三朝老成出處類時之否泰四海人
士視聽惟公之表儀竊謂司馬居洛之餘溪公元城
過泗之望荷藩屢與屏舉亦眷懷高名已籌於前修餘
論尚加於後進是宜孤陋亦我將明其揀選莫皇瞻
承孔邇銜命而使願拜仁人之言明刑之中當脩士
師之治厥爲感荷未既敷陳

賀張運使

恭審陳某告成將輸中命修安邑之有煒傑崇陰

末務脆令風乎聽聆彌發恭惟某官風姿端邵性行
肅明足躡天根偉守標之絶俗句出月脇獨餘事之
驚人勇負時名久儲世用言論風旨居多前輩之典
刑本末源流按作後來之圖籍抱丹心而向闕紛白
首而爲郎煌煌顯閣之維休歷歷英躔之徑上爲鏖
尊而去國奉龍鳩以分州粤是東藩實勤西顧賢録
皇華之遣式嚴騑乘之行民之情僞盡知方疚心於
勞來獄之大小必察惟單遠於平昇㘅維契持暑有
大體囊啟細碎復綴精思非從惟從雖畏勿畏繁
今大夫之爲政展焉古君子之用心乃放漕引之除
以蓄禁游之望某欽聞異數喜激同心遣入使以巡

行狠叨並命對兩臺而聯治將嗣前規慳柞斯敦
恭肩聳

除潼川運判謝宰執

攝官承之無補將輸滿歲爲覺誤叨申命撫江山之
維憑悦雨露之更新伏念某自蘇試於外廣遠躡要
於使傳且㕑獄小大之比與常平斂散之宜揆以短
才一之謂甚胡然誤東二者得兼矧漕寄之所關於
坤隅而尤重宣籌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先湛學
立師將助秩宗之典而量能授任又分選部之衡自
昔假名已曠代斷于今即拜寧不疚顛明時何宜黍
乏才使指宣難於改畀不圖華遣溶及寒蹤茲蓋伏

遇某官德器恢宏機猷啻敏以汲引人才爲己任以
扶持公道報主知惟配美於前修每鍾情於後輩肆
令已試亦玷異除某控避未皇稟承惟恪才非數器
安能左之有右之宜誌切萬陬庶祓彼無惡此無斁
感藏攸屬敷述難周

生日謝親友

四十四而佩魚符偶叶香山之詠六千六以數者晉
敢希絳縣之年有嘉聲氣之應求無閑山川之修遠
特貽閎遺宴賁輸徽顧影自憐正黄我之將慕幸生
何益甦逢矢之祝辰視報末皇銘心徒切

通安少保定昏

通婚姻於寒裔雖荷降尊毅然擇婿於高門獨畀稱大
然而勲富貴有道遺子孫以安切類詒後之良謀深
嘆厚倫之遠識尚以畢平之迹懼沾趨附之嫌況又
閥孫早著於賢稱息女未安於姆訓循墻以避撝分
所安忽承行李之來肯拜奠禽之辱幣必誠辭無不
腆摯修永好之儀身愈貴禮則滋恭彌切高風之仰
曾微衛報徒愧魯臯

被　召謝宰執

方地千里曾微共理之勞圓宮九重忽下特招之命
荷恩異甚撫躬茂如恭惟列聖之舊章最重三殺之
首序於百辟會朝之始先四方祥瑞之陳其後易之

以大吏之拜除次焉則從臣之遷擢必推物望以讓
歲端矧今效珍島夷陳錫方夏觀聽肇新於邇遐招
延宜及於耆英而某才弱而質蒙學疎而伎勤並緣
科第陪邊班行速歷試於外庸凡再辭於嚴召由按
刑而將漕與分閫而守藩異獨未叨塵要路況究
患久嬰於夙志而聰明不逮於前時敢圖宣室之輿
思尚誤公車之召對且即孟陬之吉俾聯泰茹之征
顏是孤蹤宣其自致兹蓋恭惟某官訏謨濬[illegible]
獻幾念大臣者事君以人故虛心以應乎物而安國
以積賢為道故引類而聚之朝肆令杗桷之不材亦
玷工師之並蓄某屬拘近制莫遂控辭敢憚敷於幣

聘之三體樂與於嘉魚之什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仰窺效姜之心是訓是行近天子之光當遂陳前之
志厥為衛荷未究數奏

除兵部郎官兼史職謝宰執

元會充庭與念校文之舊便朝賜對叨陪司武之聯
仍兼紬史之華不啻操觚之素寵靈狎至報稱奚任
伏念某附緣韋布之資階廁縉紳之後內焉館學之
清選懷其位而安行外而州縣之煩勞何所往而非
學粗有見於屈信消長之分故無累於進退淹速之
間會重辭之效瑜郎三朝而受瑞上儀率與師驂從
俄而乃動毀軸於表臣下特詔於中宸旨敬事則命

以始戲嚴出令之切使并道以陳於前是眣責難之
義首論人心之廣狹次言國勢之重輕規摹閎踈盡
嚮臣廣方俟報聞之命俄驚寵渥之頒列屬南宮猥
從諸郎之後屬將東觀與觀太史之書徒志效於一
官而得兼於二者襲榮為懼拜寵知歸兹蓋伏遇某
官器懷閎深局度寬雅合臯契稷天知計國之忠若
陟若賢人仰傳家之學念方千依乎其亞大而兩闡
賴此以扶持拓開鈞鑄儲蓄人物致使寒微之迹亦
汙啓擬之公某敢不惟既厥心不負所學泌周六典
贊統師王國之規作宋一經究陰筆含古憲之韻厥為
感荷未究數奏

回蔣狀元重珍啓

共審錫第巖廊寵冠名多士帝囊眷論首屬揚日之名天啓脩途為神告鳳翮恭惟某官器資端厚揆綴醇明礪志軼羣懷孔聖毋聞之懼賦詩見志莫鄰軻不動之誠當今茲願治之時論古者為仁之要有惻怛至誠之意無矯激近名之心亟登乙覽之榮擢寘甲科之右正人彙出元氣收聞某最佐春官幸窺朝采方自快景星之瑞已袖衔連鑣之書論說無疑忠鯁既待於上意榮遷奏定持循頌譽於前修

回蔡狀元仲龍啓

共審驪臚親策擢巫倫魁天錫寵朋為本朝之上瑞

啓 六十七

史占雲物慶神氣之有關共惟某官迪德粹明飭躬端厚上鈞天而奏伎得寸地以推書歷陳往昔之條章按作方今之猎則一鼎不入帝為監症再擲成盧衆驚絕叫揚貴名之日月為直道之金湯某再黜周行偶逢盛舉數公卿於十載當遂復先朝之規詞溫飽於三場宜一洗俗儒之陋

回趙狀元發啓

恭審才推舉二名列魁三犛大庭臚句之傳登盛世風雲之會共惟某官清姿邁俗敏識超羣浩養其關未嘆六年之遲久深探聖域坐嗤百氏之支離偕子大夫而造于朝兆諸老生而為之封貫以堅焚之説參

諸通經之方爭膺乙覽之榮擢寘甲科之右行觀言者名與實俱某愛以庸虛謬當品目幸不迷於藝目敢謂傳和凝之衣三人同行已喜師言之惟允一第惠子更推宋案之異圖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年甫邁河圖之數君子從交如水遠依松極之聲爛其龍采之貽重此黃義之而伏惟某官才資粹正藻思新華雖識面之方新而知心之維舊來觀光於鐵邑因論契於卿材發為善頌之詞曲記載生之日而某質弱而志不逮齒長而學益荒鼠壁豹變之厥深切鵠翎之愧層壽無有害莫稱好縣顛

啓 六十七

八

臚豈不知變期終誨

除秘書監謝執政

引類而聚之朝方愧多書之蠹選敬尋而命以始又頒冊府之除書一何三載之逢辰兩被元正之出綷恩榮有赫稱塞無聞伏念某學未適時才非經世從旁緣於科第早陪廁於班行燃天上之青藜幸分衣照望日邊之紅杏獨倚秋風迴過蜀道之歸久分神山之隔氣挾蕭秋夢遶禁心迷路桃花悅記劉郎之誤入成陰梅子奚期杜牧之重來償十九年更歷之微勞理五千卷校讎之舊夢靖循徑忝有相會逢盛旨恭遇某官迪德靖恭受才膺碩烟國家之龜蔡公

人物之量衡每惟列聖之成規莫重三微之首序門
施行馬懈楚客之曾親野有遺賢動必原之選念肆
令聆陋亦玷清華其敢不益所未能修其可勵蓋錫
奎壁已瞻規影之姿婆雲氣蓬萊尚想榮陰之寵
益懋素守勉趾前修

除起居舍人謝李執

東壁圖書方理重來之夢右坳記注忽叨已試之庸
拜寵使藩捐身廣傷載考廷中之盛選莫如柱下之
清班君舉必書操丘索典墳之筆王行則從欽起居
出入之司地禁而職親天低而日近屬車豹尾偕漢
侍目前殿螭眉視唐供奉於皇我宋益遴厥官謀書
詳其宜前紀經便之入侍豈但記言而司過柳各陳
善而責難茲惟措古之榮必資獨英邦之哲而某少亦
有志壯而多艱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
偶茲承攝甚矣僥踰且天生物必因其材寧以非材
而妄援器與名不可以假況於久假而不歸明時柔
至於乏人異數俄頒於彿緒莫逃循墻之避但懷棄
器之虞茲蓋恭遇某官謨明足以憲邦道廣足以周
物闡天下義理多矣嘆當今人物眇然拓開化鑪鎔
蓄曾書類念及爵以數直諫不得居中而禰生之更治
民蓋嘗補外肆稽伐閱併用超遷某敢不夙夜在公
靖共爾位一日二日因將察明命於時幾大書特書

抑以垂將來之軌範不舒愆素守是報深知

賀皇子國公誕生皇孫劄子

恭審帝胄繇休文孫鍾秀寢罹兌洽民氣咸和恭惟
皇子國公迪德溫恭秉心端厚飛陛離而中度玉孚
君而含輝仰承爵畀之謀爰叶熊占之夢世之不顯
益隆周室之本支國以永存丕啓漢家之苗裔有室
大號無疆惟休某叨侍蕃宸幸逢熙旦覃訏載路已
覩疑嶷之姿蕃衍盈升更兆繩繩之慶敬爲祈瞻甫
既叙茶

生日謝人惠詩詞

身年四十七正感懷白傳之詩眉壽萬有千敢辱
既眷佞之須先施厚矣自揣缺然伏念某材能不參
中庸名實未加於上下素蒙奚補孤矣地亭育在
時學無成斷父母生全之德朔此誕彌之候尤深罔
極之思而某官懷舊不遺好仁無倦記此還矣桑弧
之日貽以鉤章棘句之文揆余初度錫余嘉名正
惟所生之忝俾爾昌厚以爾多益敢當善頌之詞徒
劇銘心莫知報稱

謝安監丞納幣

賦摽梅之實七願爲有家親御輪之周三敬厚今子
方馳驅於蜀道來造託於坰流先之以幣帛之將申
之以竿牘之問不遺覊旅來告會期茲雖子而親

命之既勞遠役醴女以俟迎者謹與成言

賀范帥 子長　得之嘉定府教授張肇

自天進直易地建藩六年分南定之弓三閫未老一
日迈東滄之旆棠蔭不移變會命良來師言雖若
宜然資則介秉行彝夷蔚然蜀國之流芳展也岷陽
之間氣議論磊砢器多前輩典刑之言風節稚范趾
燥權門爵祿之餌寧留尾閭之郎省不爲識面之書嘗
閱干木之閉或謂迫斯可以見矣知陽貨之饋乃復闚
亡而往拜之以身自任之不輕故千載外稱之不貿今當
韓軍繹騷之日屬有人物粹少之變不嫌好往之必僅欲
人之度尚同一方之偏愛使大惠之獨私微祖龍並賞資
俟將陵臺闕甫表陟明雖曾符五徙之恩然尚膺八
荒之望其侍同朝而自昔後樂事以有年代大匠斵
以不傷皇知其後人善人居而與化黨始于今願俟其
駈斯拱以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八

啓

答靖州士人生日

抱五三六經之傳少嘗有志閱四十九年之序久乃
知非竊以戩餘藐然遠屏莫省我辰之安在有斁是
覽之揆初敢圖善頌之詞猶記載生之日老冉冉今
將至術事憂傷芳菲菲其彌章姑茲報稱

答泉官致禮者

云云同前至揆初而其官會寓雖新知必維舊訢敢
勤於醻帛中維聲於歌詩惻其異來之路重此萃我
之感老冉冉今將至 云云同前

海答生日東詩

民莫不穀感夷我欲報之恩天之方懠增常祿孔懷
之戚揆辰安在傷已于羅況内[illegible]
未懋有來善頌奄記初生郤之郤之不黍受之受之
何義五十不足畏已莫贖往愆一言可以行尚徼
終誨

生日謝人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年閱五盈而加一賢者樂告善道詒之
物之有初載惟久放之餘倏逾始衰之歲任重而道
益遠齒長而學不加顧相照而相濡不以規而以頌
日居月諸胡能有定雖行止之未期夙興夜寐無忝

所生甞始終之知勉

又謝守倅

我生之初尚無爲憪中身之寃遂詞人之賦履以則曾下體之不遺荷賜加隆拊躬知感伏念某少亦有志長而多難矧惟久廢之餘倏邁始衰 云云

生日謝守倅以下吏詩詞

止離騷之國三閱流年誦皇覽之篇四驚初度於蕭信歟豈不懷歸深虞罪咎之靡更復念劬勞之罔極有來善頌垂賁孤蹤爛其朝采之貽記此門弧之始今朝五十初過二正戢孫子之詩明年半百又加三徒重白公之嘆更期終誨益廣後圖

答蕭州時官士人惠生日啓

百年强半叶黄州再閏之時五十加三起白傅懷歸之詠豈但又兮毋兮之感穿土國爾公爾之憂猶稱未能省循莫措曾謂始生之旦辱蒙善頌之階奉申子之紀年問庚寅之初度半生下括雖見思行役之無期鴻鴈于飛正與念劬勞之安宅願言終誨益廣後圖

答靖州范倅中啓

恭審上最一同外華半剸藝霏霏其承午尚懷辰激之遊山靡靡以孝圖又溯黔沅而上滌瘴始環雉生光伏惟某官迪德講度東心端亮鍾武英之間氣

擅唐杜之名宗實雖爲用牛刀游聽絃歌之奏劉篤以展驥足平分明月之輝厚發貸甚之儲爰宜華之武某猥縣疏贛首取囚拘地偏未晚方曩華獲依於初政左圖右史雖安土以無求上雨旁風知芘身之有所

生日大令衛沅州致啓

七年遠矣尚嗟天意之方憎八物不靈莫賁我辰之安在正切垂弧之感忽荷寵之遠貽錦某官氣柔而質明才周而行敏清葉裳豪之方休棣華郢郢之交輝履龍符銅竹之新念投分金蘭之舊各避衙實在鄰封免爰而雖離學多而生之適際雖撻而牛

下括獨此役之無期乃因揆度之初特寓懷人之意而某循涯弗稱拜施怳慙却之却之不恭受之何義誦孟子沅歌之四喜挹公子方賦衛公其奥之三敢期終誨

復元官職宮觀謝宰執啓

東朝介壽式覩慶澤之新北闕論恩書寵覆郎階之舊仍通班於書殿併試祿於殊庭拜命使驚俯躬增伏念某賦姿庸下涉世疏無每惟言語侍從之官發獻納論思之益而才疏不足以濟時用識闇不足以周事情況有朱新之負莫施擢章之報尚賴明良之同德曲垂拯選之異恩下愚之不移致衆聖之

交至削官三列寬竝五谿正使長流夜郎亦自貽於
伊阻惟懼濫先朝蠻將求棄於明時不知歲月之屢
遷忽訝寵靈之押至盡復青氈之舊以增畫錦之光
併以貞祠示之假寵豈但超流於近比亦將度越於
前聞有隕自天孰為之地 伏遇某官迪德仁厚
秉猷碩膚將令四海兼枕于京故致一夫不被其澤
驟擢陳前之叠載新錫命之三褫使孤蹤益竊宿趕
某敢不敬修其可顧增益所不能大罪歿極於穹蒼
原情而矜宥無常職以賜於上復舊祿以還歸時報
洪私誓堅素守

答慶卯州方閤定婚

顯顯太王之昭素推名閥遂逮萬之後自愧衰宗
使絲蘿之好益稠勦苴木之味相似其惟令姪判院
學士才姿端厚素稱明夙稱東床坦腹之賢偶甥
南澗采蘋之訖是用于同産之子以承宗祧稱之宗
甫偕鳴鳳之占首辱委禽之賜來獲寄既久孚於
深知使女女焉用不嫌於非耦

答楊廣安物定婚

夫婦所生若而人不以妻若婚姻之故不我宿奚其
適歸既先行李之來敢後投瓜之報共惟某官夙以
風誼著于月評祗服父事惟傷考心思爾舊姻肆求
新特念兩家生子固相從於童丱之時而二人同心

又有出於聲利之表特屈階庭之玉樹俯詢家室之
季蘭所謂有是舅有是甥固安敢必若曰無失親無
失故則尚庶幾於附之誠敢忘舅氏

答瀘叙州再作謁武侯廟碑啓

孔明五月渡瀘著忠勞於蠻道是雖四年立廟陽禮
秩於沔陽雖後來祀典之滋章而故國遺祠之久弁
不有淡明之識孰崇開濟之勳伏惟某官為時碩儒
華古循吏慨卧龍之遺烈拊羅岡之斷碑自肇祀於
壬辰已三周於甲子扶輿磅礴鬱積之氣實鍾是
昭明君高樓憐之精如在其上乃崇祠宇以妥神媞
不鄙謂予盍書成事某適瀘分於楣寄檃括謁於廟

垣銘錦江王壘之甘棠恨莫追於裴相誇鸞邑霸度
之古栢徒有感於杜陵姑還不腆之詞敬拜先施之
厚

瀘州到任謝宰執啓

王三錫命謬剖符於松潘國十為連率舊封於梓部
莫俞異横敢後寅東某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
朝之久践揚三紀之間爲詩遺王名曰鴟鴞孰知周
公撥亂之志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惟識孟子傷讒之
心尚憑高廟之神靈更賴天王之明聖反湘纍之初
服釋楚執之南冠訖俾生還誓言死報矧又授鉞於
赤甲白鹽之下乃麾於玉堂金壁之間猶未厭於宸

心復游頌於閭寄地連巴益分四千石尭竹之符江
授粹渝理十六載龜琴之夢維時多故歷變方新民
吏有侏儒攫雞之難齊郡國有赤子龍蛇之未定而
民力張弓之莫弛遂氛煽燎之方揚豈推鵜在梁之
着抑亦蚕負山之懼厥爲秊日實出會逢茲若疾惟
其官慶周四方澤被萬有取一夫之弗獲惟四事之
仰思不棄遐蹤致叨隆委其敢不仰依覆燾勉策疲
駑種落旁來諭以國家之威信封疆謹固庶幾生聚
之歷寧

答生日啓

九十五年爲五章已嘆三章之公邁三百六旬有六
日又逢當日之始生尒忝蓼莪顧我復我之恩重皇覽
錫予名予之感敢圖善頌垂賁甚盛雖人情之相沿
稽古誼而弗協盖稱壽固存於巫咸而記生實肇於
隋唐凡見諸先正之文未有若中興之彩杜蘇所賦
惟施同氣之親京檜以來直作斂財之具甚者貨利
相覬而禮亂上下交征而國危以前世之事觀之則
今日之受非也敢因來教併誦舊聞

賀鄭丞相 清之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
方茲地節親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丕平所感
端命維休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
通之分沈幾於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
有待故乾在下則潛龍勿用也其晉則衆馬班如或
需于郊或需于沙或賁其須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
坎或退守於謙謙脫事會之方來豈幾微之可失哉
坤之三以時而發復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
往夙吉之戒益雖居下實利用大作之時井而汔至
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爲盍簪之得嘗原天地之運
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
蓋狃於畢失君闇大體而安於小成者之遠圖敢因
師友之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竊惟仁哲親政之始
實踐章宣稱制之餘皆靜觀若十年而奮發於一日

然而或以屬精爲一代之興辟或以踵謬生百年之
厲階乃知聽斷之初實係安危之判好一二日萬幾
之遝至乃四十年大柄之倒持士習於放利旱恤其
他恰怵於積威不知有上典章蕩泯廉恥幾闕不及
今解弦而遠更將自後噬臍而無及擬致消塵之報
敢修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殊自主於擅
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屬不能制其可否二府
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專國以來聚人異己而二
府之事未嘗更相是非尚書將奉命之司胡爲有朱
行之筆都堂爲聚議之所何者間賂入之端臺諫耳
目之官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未聞駁正

於詞頭於是有疑慮之朝有時被伍百之謗又其甚
者請終言之翰苑受命于禁中被旨代言于閣下今
或先數旬而呈藁斷無楊大年因三擲而求歸或後
累月而草詞亦非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遇九曰論思
之彥例蒙獻納之譏目善類爲好名指直言爲歸過
於是英廟嘗召經筵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郎守
監司之陛奏臣民庶士之匭封例日具文習成結舌
火既然而猶寢疾已劇而忌醫徒躬處休甚貴含亂
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臣雲南喪數十萬師反以
捷至奚暇爲事君安社稷之慮大抵皆全軀保妻子
之臣幸積瞎之劃劙（力支切斜也分割也）值大明之臨照剝之

無咎一陽久處於五陰之間剛長乃第一陰宜決於
五陽之末於皇英宗允爲通儒恭惟其官精識足以
慮微討論足以經遠有嘉謨而告于內尚周臣良顯
之風持衆美以爻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雖光塵之
外合而冰蘗之獨持自達學於中興既閱年之九十
豈無大科異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隨世
以就功名然而章章乎士大之情卓卓乎廉隅之行
挨以親見多見乎前聞見齊一德之求絕出群臣之右
當軸處中曾幾何日拔英扶善已若而人子儀徵樂
恭翰減聯莫匪精忠之觀威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
欽處分之得宜其尚陳往昔之言仰贊聖明之政公

卿幸得遭遇不勝王陽長安之憂經制有所持循義
陳賈傅太息之請以是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

答生日 丙申

衡殺斗魁枕參方前杓之建未牛斗舊角箕張口平生
物之當衰不自我之後先空招人之謗譽名雖瀆得
實亦相隨閱寒暑纔一周涉水陸二萬里投畀虎而
虎不食方將勞歸士於東山問于鵩而鵩不言忽又
圖爾居於南土聲舟流之不知留如行邁之靡所臻
有來善頌之辭更記始生之日期以萬有千歲之壽
忘其五十九年之非豈不懷歸實未遂其未遠於焉
信宿聊假日以銷憂所望又要更垂終誨

回生日啓 得之嘉定府教授張翬

無所聞知起四十頑鬢之嘆有來須禱技五千文字
之賀荷臭味之相投被光華而下飾某官凌波如水
高義薄雲委銘末路之蹤偶及載生之旦其風韓好
賢趨真情承隆昇將渠渠尊甚撫微躬而增惕拜大
況之稠重挨余初度而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俾
亦嚴穀而降不退福敢當告祝之詞

回諸公生日啓 同上

分竹峨陰剩多耆年之化垂弧門左契虛三紀之移
既占紫氣之臨復枉清風之頌擲金寵甚報玖然
賢稚睦之弗遺撫深悰而知荷將所學也乃以頹於

之生受言敵之其敢隳於大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神道碑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公神道碑

嘉定十年女真敗盟首犯淮漢其冬闌蜀剽西和抵天水奄散關明年春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進治利州大將敗士相屬公洎忠義人分於散遣之令於是西和成州及河池栗亭將利大潭縣奔為盜區羽書狎馳蜀道震擾顯謨閣直學士許公時守潼川先是公自遂移潼積以時事為憂會自前起居舍人眞景元德秀以書抵公曰昔侍右坳因直前為　上言人才進退消長繫天下所以治亂開陳未竟　上忽宣諭曰許奕骨鯁得秀對曰誠如　聖諭公得書感激至泣下益思所以補報會成都路漕臣果論以邊遽關移公頓足呼曰事急矣吾不言而誰言乃具錄以　聞因請選威望大臣宣撫四蜀仍給降誥揭信以賞蜀以賚忠義以收人心刑獄使者丁必稱亦請寬名以聞　上得奏中夕封付宰臣明日奏事又問宰臣方以蜀近事對蓋鶻吏驛聞而行理後至耳遂詔綸與待闕州郡公知必且得譴獨念夙被殊尤之知今不忍坐視狀雖不幸為　上言也又奏忠義人雖已就招而虜禍因未已也況忠義之擬體勢倒持兵食猶

增未知彼濟且斬將之人未聞殞摧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至此而不決將有後時之悔既又上書丞相涉筆數千言御史劾公拋閤秋八月丙午 詔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理作自陳先是以言者論公牒避親舉人過數降一官至是未數月乃以 詔書特復元官改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距前命纔一昔或者旋悟言者之過乎公念歸已久及聞命趣治裝置酒與丁君別握笑如平生忽感末疾家人請毋行公曰吾歸乃愈遂自力登車迨歸氣體浸平惟疆事之憂終弗釋也十二年春二月虜犯天水擣河池大將吳政陷陣虜遂破鳳州漢中趨大安中外喧沸公

鬪之憂旣不自聊而疾病矣即上章謝事且自占遺奏曰臣自念本非衰病初緣偶涉微痾嘗湯劑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蜻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凡三百餘言率以身體國如呂中丞告吾老之語家人環問終不及私以二月己酉屬纊享年五十鳴呼自吾有秋難能無所顧畏空臆以告吾君者幾人乎邦伯師長吾動浮言邦君御事罔不返曰艱大殺周之君未嘗有一語詰其非也曰尚皆隱哉曰允蠢鰥寡哀哉曰隱曰哀凡皆動於志義惻怛殆欲君臣上下共推此心以圖濟國事方懼其忱之弗屬也而敢執何乙乎嘗

哀公之吏而不見察也爲文以弔之曰嗟今過賈生耳公甚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數奏四方盜賊災異是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己見是著指此也其孫參祖兄弟讀之慟曰公必知我父者十三年春奉過其家進諸孫問緩葬故泣不自勝曰吾世墓在甘泉鄉之癸山吾將以吾父祔而捷於史巫之紛若執事盍爲我決之乎余披日者往視之則皇考資州君之左亦惟癸食參祖入白其母遂卜以十月乙酉卽穸旣又再請于余曰識葬之文非執事誰屬嗚呼與公同升今適後死弗忍辭也謹按許氏系出姜姓大岳之後也自元公結爲楚城遷于容城子孫有家咸

陽者曾中和聞邑獲西寺遂家于簡公之曾王考載故贈朝奉郎王考國故任朝請郎通判瀘州皇考廷慶故任朝奉郎知資州以公貴兩世皆累贈太中大夫妣碩人劉氏初瀘州有二子長卽資州次曰廷之終承議郎通判遂寧府方瀘州之卒也資州未冠遂寧未晬也兄弟相依以立其後資州年四十未有子遂寧取勿氏生公遂以爲之子名奕字成子任補將仕郎階迪功郎調遂寧府長江縣主簿丁內艱服除調潼川府涪城縣尉舉慶元五年進士時韓侂胄排擯異己中外多事公抜舉應詔有元祐事勸 上以靜爲治 上嘉其奏擢親擢爲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南

東川節度判官到官未朞年以遂寧卒持心喪嘉泰
三年五月 召赴行在明年五月造 朝授祕書省
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祕書郎著
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二年遷起居舍
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還遷起居郎兼權給
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仍兼侍講陞侍讀二年十
月遷吏部侍郎三年正月朔兼修玉牒官三月又以
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八月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
五年二月除知嘉州表辭不行十月改知遂寧府八
年七月進龍圖閣待制九年七月加寶謨閣直學士
知潼川府十二年八月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階官

神道碑 四

自迪功郎改授宣義郎積官至朝請大夫贈通議大
夫爵封自陽安縣開國男至郡侯食邑自三百戶至
千戶公試吏爲郡刺史王君勳所知攝屬刑司論議
平允議者固已期之佐東川莫府思職勤事無盛氣
矜色召爲館職故事三人及第率得超進公例由五
遷以長著廷嘗與唐安張伯循從祖及余凡三人約
過下直非報謁閉戶及休沐之會毋出其後公拜起
居舍人侂冑語人曰蜀士政自佳未嘗有杯請謁於
余者蓋爲公等發也其端之開士鮮不攜擊以希進
公獨移書侂冑謂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存猶不足以當
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

然百官充位如無事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蜀異縣
領主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參謀兩宮之議外
任豈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禁衛單薄又委之將
職吏顯著者必加戮勦永廢勿用凡 特旨放行以
咨僥倖者亦宜遏絕所言皆用事者所不樂也蜀盜
既平以起居舍人往四川宣諭軍民公請使從中遣
以安丙時乃至既又徙巳云犒師而不以往別淑慝爲指
者無以慰蜀父老之望擊執是公言乃改畀京湖宣
撫吳獵便道入蜀人蜀公知大體公每嘆今左右史
絕矣古意因奏乞舉元豐王存及紹興胡銓嘗所論奏
極言其弊其略曰今御殿坐則侍立官從東朵殿徑

神道碑 五

過後殿坐則臣寮奏事方外殿近御坐面西少立
所聞無公事所見 觴與而已未嘗有一事可得而
書 陛下總攬之初詔置二正副史今後如遇朝會
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則令輪當
侍立官由東朵殿徑至 御坐東南面西立當惟獲
聞 聖訓得示無極抑使臣寮奏事不敢恃 陛下
如天之度而肆其頗僻上以其疏下禮寺祕書省討
論時上下既苦兵大臣求成于虜師者三上疑小使
不足仗擇見大夫銜命往議之及還則勞迸之使不
至又乃與其會以書幣還會侂冑以誤國開罪虜益
堅于我朝廷欲從前則毋詞無以易公公亦受命弗辭與

家人為死謗詬執政趣受指請行期執政顧公曰狂虜要索議未决若尚多今君往柰何公曰某有言非特今日矣議和之初小使方信孺自虜還持要索之目以來 朝廷下兩省集議亟登諸虜人又困於宋嘗不欲和特倔強不肯自巳出今中國務在息民雖小屈故不較然宜於要索之間審所從違如增歲幣歸虜俘或可兩外此其可從乎亦又嘗舉富文忠荅劉六符語及王倫受趙忠簡指請以所不可從者死守之今非行其所言之時也會小使王柟至自虜營以其書來要索未已又詔集議公以嫌乞不與議退即治行然虜自聞遣使衛不敢驕旋循館逆之備朝廷請和有緒乃以通謝使致命焉尋除起居郎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虜聞公名自其使至廟走禮接甚恭虜酋方避暑萬寧宮他日之使自館徂宮凡二千里騎而往還甚苦之酋特為公還內追燕射凡破的十有一而它矢不與仍卒成還奏 上優勞久之公復奏毋以和為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吾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公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為天下愧之拜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削藁不得聞二年春請補外不允時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職公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十餘年來上下以言為諱士節摧衂國之精神索矣作

而殘之正在今日今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况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淮東總領所糴米於未用兵時增四萬斛今鄂州所增至五萬人而殿步司招填未已亦宜止勿復補又因星變求言上疏略曰聞者秦蜀兩淮王業所基彗星見于上蝗蝻蔽于下日中月光烟然陰陽乖和成此旱蓋此豈以喜怒行賞罰若民于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發倉廩以救民痛四方之民非 陛下赤子乎況如蝗蝻之作既有日矣迨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禬祭孰非王土爾及境而擾若守令之為者脫偶不至輦下則恝不以為哭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令開禁權要當而近來浮議橫謂不然蓋 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逮也此議論之所從生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比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奏伸何人聽為帶御器械時應 詔者甚衆其剴切莫如公公侍經筵務在開益不苟為誦說 上既察公之忠會侍讀宣缺出近使客公攝進讀援古陳今析理華暢一日宰執奏事 上迎諭曰前來進讀極佳其遂除之公每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必曰 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欲數移時俟上深思乃休竟其說他講官在者或苦諫而公發於忠敬辭氣和婉

上嘗喟然曰如此講論經筵不徒設矣　上臨朝淵
默而公三年經帷數被詔獎擢官與聞前後僅數月
政論數九十六事皆貴族近習足以撓政體者而於
封還故資政殿學士劉德秀之贈典及前中書舍人
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韙之三年六月甲子制楊次
山除少保永陽郡王公上疏略曰臣適覩楊次山制
詞有可限量寧貴前聞之語是代言者亦知其於
典故有所不可矣　國朝自元豐以來如曹佾向宗
回宗良韋淵吳益郭師禹皆以元舅乃得王獨孟忠
厚以　隆祐盛烈故此不可以例言也最後如韓侂
冑人不敢言孛之天怒神恫已事可睹今次山杜門

遠權勢深得外戚之體而況中宮儉勤令德最知古
昔成敗之鑒次山右兄也既為王之封前此嘗聞之
乎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
至臣愚謂次山即辭宜特從所乞如欲更示優恩則
超轉少傅在　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
不休哉貼黃又謂　東宮冊禮告成故事儲寮之外
未聞加恩親賢者也近者嗣秀王師揆等加封既非
是臣不敢一二上瀆　聖聽獨林此其未可者不容
不冒昧一言如聞宰臣史彌遠方力辭恩命　陛下
宜遂曲從以成其美竟疏入不報公遂臥家凡三上
朝廷知不可留遂有瀘川之命過闕丞相問所欲言

公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　朝廷
之利願使外廷得可否異同以爲　朝廷助丞相闕
之雅然去之日禮部尚書章穎面對　上顧嘆曰許
奕已去乎時瀘亦大郡今姑去章公乃追送出北關
外具以告之士大夫始知上固不以言爲忤也其後
又參以真景元所聞骨鯁之語而前事益信四年七
月至瀘始叙瀘俱接夷壤嘉以西則成都路刑獄司
主之叙以東則瀘之帥府主之是歲蕃部來往大入
嘉之利店殺巡檢俘邊民官軍數戰不利西路創安
邊司方第治其事公得夷酋三人遂貰之以致所掠
由是與安邊司忤未幾制置司遣吏經畫瀘叙邊賦

公言于大使安公丙訖止之尋命以官田若干畝充
普州學廩秀公再移書曰瀘不爲無學也又止之夷酋
楊系世服王官守白錫使乞隆從爲錦州事未行纍
已浮杉板萬計入賣公慮其涉水陸之險命吏驅出
而沒入之又以白安公且發卒即其地建寨會去則以
屬新守范公子長後爲平泉寨寨卒纍事其不爲苟
同若此初安公新有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公象祖
出謗書以問公公喟而言曰士不愛一死以濟大難
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矣安公願以百口保之宰相
悅然曰公悉安公若此乎適宇文公紹節宣撫京湖
還亦曰侯願益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

委寄益專且公於安公蓋深相知者而職事所關必
反復辯數以求其是其後安公鎮長沙士多辟去公
獨與書疏往返愈數他日士允以是服公之素守云
六年二月視事于遂寧城之東故有晁公堤比歲水
激而西齧堤圮公乃浚東流故道爲堤數百丈于
西偏以禦其齧之人謂晁堤有功於郡而許堤有助於
晁也又嘗捐數千萬緡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
士即校官爲層樓其外浚爲洋渠亦爲錢數百萬遂
人相與語曰公淡於享奉薄於廚傳儲公餽之緡罷
不急之役凡以遺我也乃肖公象而祠于學太守潼川
未幾壞於雨隤公撤而築之凡費錢三十萬不以

神道碑 六十九 十

請于 朝也厚庸以爲功不以勤民也明年夏大水
又明年盜掠內郡人始知城之爲功又嘗捐錢十二
萬緡爲十邑代輸且因郡人之欲修舉廢墜創淳化
右丞張公祠建東南橋徙東山寺據涪城于火脫鹽
亭于水於是潼人之歸德于公者如遂亦相與祠于
東山道公卒有與諸祠者取呂氏元祐名臣給事中
陶之元孫故大府寺丞凝之之女三子男象祖承奉
郎前果州南充縣丞虎祖禹祖俱承務郎虎祖以後
伯父奠禹祖以後叔父契孫男一人繩之公色溫氣
夷見義凜不可奪始居資州之喪辭賻布數百萬遂
寧守之出殯發還視隆興故事官給守者一人公首

以弟契爲請特授迪功郎免銓入官皆異恩也聞契
卒號慟欲絕送死卹孤恩意備至嘗欲行古社倉法
捐錢五百萬命弟契買書田試之一鄉自爲規約貧
者月有廩歲晚有衣補時粟而藥疾措死與生隨求
而應孝友不與世于遂寧潼復推行之嗚呼充是心
也寧止於一鄉兩州之近乎公詞章雅健字體端勁
兼通稽象書其孫家稡斷精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
尚書周禮講義十卷奏議三卷詩雜文二十卷所遺
多矣公自補郡凡九年在外非公事未嘗以書至帝
城而知無不言則不以中外爲間也劉起居光祖鄉
先生也知公爲尤深其誌公之文略曰有遷古制議

神道碑 六十九 十七

變王爵侃侃論奏忌寬從之廷辯曰然拔房不怡眷
秋尚盛而以於蜀寧不我召摩皇殿讀殿讀譽叢
封章當宁震怒乃罪張皇嗚呼公之心於是爲纂白
矣然論原公之初心固不顧其身言之卒驗也而中之
以銘曰
先發獲計人曰妖言後時而發曰如勿爲先而可忽
事至則殆後而可勿據治要道充毅許公維忠維純
遽令之違厥晚之陳寧以我先寧責我後有犯無隱
則過乎厚義理不競恐幾成風有聞弗告服誹面從
尚於公言求全何間我銘公心以勅于龕
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眞公神道碑

真公德秀建寧浦城人也字景元後更希元紹定六
年十月　上始親萬機凡在外服者不旬月閒召用
無遺公時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於是進顯謨閣知
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春正月至郡時
朝廷多故中外臣民章交公車咸以召公爲晚　上
亦思公不置厥四月內出手書除權戶部尚書人始
知　上意夙定特牽於外廷耳九月丙午入見　上
謂公曰卿去國十年以切思賢之念反覆閒對良久
越十日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二年正月
己未差知禮部貢舉十一月癸巳以疾事復命三月戊
戌忽以風淫感疾中外皇皇問疾者皆在越八日乙

巳除參知政事詔使宣召入堂公不能起累疏辭謝
詔一再予告四月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五月甲午致仕其夕八薨年五十有八遺表
聞上震悼輟視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其孤志道請
其櫬以歸踰八月壬寅葬于縣南之珠林上聞公葬
詔太常以忠文易名志道乃狀其行而求誌于翁嘗
觀先正司馬文正謂范忠文公曰吾與子生同志死
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後死則誌其
墓予翁何敢以是自擬重惟與公同生於淳熙同舉
于慶元自寶慶訖端平出處又相似然而志同氣合
則海內寡二然則公之誌非後死者之責與竊嘗嘆

天之生賢也不數幸而得之則又以黨論僨其舉常
熙豐廢法之臣前後二十年逮元祐更化則韓富諸
老已不及見而文呂馬范或疾或老矣紹興主和之
臣操持二十年逮高皇親政則李趙諸賢已不及見
而張胡歸自謫所又以沮於檜黨進逐累年而用之
則餘盡無幾矣以公之年固不當止是然自柱史後
凡補外十餘年而後召立朝未三月又坐言事屏廢
七年而後起幸遇　聖上親政由郡移郡公之精力
已不逮前旣使招延於衆正之先協用於始至之日
則猶及溫公爲政之歲月天下事尚有可爲者矣懷
人感事可爲千古一嘆矣乃爲叙而銘之公生四年少

師授之書已能一過成誦長游鄉庠羣兒敬嫡則併
其書而誦之年十五而孤吳夫人劬躬教育不以家
事累其志同郡楊圖瑞圭一見曰三星費貢此異人
也以女女之公自年十八舉于鄉再舉登進士乙科
授南劍州軍事判官或勉令應博學宏詞科公慨然
從之開禧元年遂中其選二年除太學正嘉定九年
遷博士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關外行人之遣
凡虜所欲始增歲幣之數因英臣之首與稱謂犒軍
及歸附流徙之民一惟其意獨不泥媚我之意乎況
使未越境而動色相慶皆恐盟好既成志氣怠惰頹
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此也次論比年以好異好名

疑士大夫今改強之初當先監此是月召試學士院越四日除秘書省正字差充御試編排官尋兼玉牒所檢討官二年除校書郎尋兼沂王府教授兼學士院權直三年夏除秘書郎六月輪對引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王安石秦檜韓侂胄違之天可違乎臣願朝廷用人立政一以公議爲主四年春三月除著作佐郎秋八月兼禮部郎官其冬上疏曰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而可爲中國憂者三多事之端正自此始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嵘至涿州良鄉縣以兵哄方梗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五年夏除軍器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六年

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斥則近臣已莫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務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也皆不容於朝今欲爲　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二曰廣謀議三曰明黜陟秋八月兼太常少卿冬十月直前申言北虜必亡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是月差充金國賀

登位國信使十一月至盱眙北方亂不克成禮而返明年二月入對曰臣等月盼邊報或云韃靼已陷燕山或謂西夏方與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云復父仇與紹興之師臣等聞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之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彊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彊兵足食爲進取資而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知收拾一旦有警則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顓爲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財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退足以守

進足以攻其真與韃靼相持蓋非一日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烏林苔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他可類見此亦當申飭將帥明賞罰以廣間諜秋七月又直前略曰臣竊聞韃靼之圖其有猶獵師之志在得麋鹿之所至獵亦從之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狡雄必將投隙而取之此尤非我之福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南當經理淮襄以爲家計今淮有鬻海之饒有沃壤之利其齊民健鬪易視虜兵若民氣未萎相先能鳩壯勇使[illegible]諸葛亮輩得而用

之難方行天下可也其置書之於不足守哉中興之
初未暇及此講和之後則又束於要盟今淮東要害
在清河口敵之糧道所出而淮陰無城無兵徒以山
陽可恃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
若敵以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
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
要害在渦潁口亦敵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城壁
卑狹兵備單虛徒以廬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不
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稍有他
徑可由而吾以[illegible]之
虞其能長驅深入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

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
今揚廬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寡弱不及孫氏一邾城
故綱又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
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從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
勢雖然又當重閫外之寄今江陵建鄴雖名制閫事
無小必稟命于朝又有請而弗獲宜於近臣中擇一
人以鎮之而假之權汴都者我祖宗立郊社宗廟之
南面朝羣臣之地也而虜竊居之夫列聖所以得宣
靖所以失莫不由乎用君子小人之間願 陛下赫
然發憤而深思之臣又惟虜既以遷徙來告顯絕覺
隙移以犒軍修備此上策也削比年增數還隆興我

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則無策矣今遠夷羣盜
覬吾與揖女眞深仇亡在旦暮而奉之唯謹此召侮
之端又十一月除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
使陛辭首言待敵之策三次論韃靼與山東羣盜皆
不可忽末又言議者以虜存亡爲戚休願 陛下勵
自強之志公數年之間論奏無慮數千萬言權
相獨之側目而海內人士抄傳誦詠於是謗怨公轉
之望中外無異詞矣八年春始領漕事其冬又言政
宣致禍之由有十而終之曰臣觀韃靼無異女眞萬
一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眞故智女眞嘗以燕城歸
我矣今獨不能還我河南以觀我之從違女眞嘗與

我通好矣今獨不能畀河南使以觀我之從違除右
文殿修撰知泉州凡和買蕃舶官司市物不擾縣務
斂民賦悉禁以徹之削秋苗斛面令民自行概量
修居養安濟之政常平舉子之法十一年春上時相
書言生日之禮前代所無而昉於開元盍不以古人
之相業自勉因及簽論諸葛武侯開誠布公時相方
託生日爲斂財之資不能用也夏溫明海賊犯境親
授方略討捕五月平彝以功轉朝散大夫十二年秋
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明年太夫人卒
十五年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修
郡學新濂溪大儒祠閔王司馬丞祠人士翕然鄉

風平道州賊兒飛虎寶求成壽昌知惠民倉社倉慈
幼倉 上即位召公赴行在尋除中書舍人兼侍讀
改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寶慶元年正月上印過家六
月辛丑對垂拱殿極論三綱五常所以扶持天地 陛
下不幸居人倫之變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
當考雍熙秦邸之事始雖降遷終議恩卹故有追封
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甄擢當時宰臣稱頌
太宗皇帝之德以為睦族推恩舍罪卹孤足以感動
天地此 陛下之家鑒也又口陳自古聖人無不盡
倫而舜獨為人倫之至者象至為不道也舜親愛之
心不為少衰惜 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大抵人主
當以堯舜三代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
難以為法此既往之咎而臣猶有言者欲 陛下知
此一大欠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次又言收人
心四事如霅川之議不詢於衆與賞罰循私餽賂公
行規摹褊小皆人所難言末又請召用傅伯成楊簡
柴中行陳宓徐僑上為斂容而權臣益媢忌矣公未
去前少日已移書時相謂昔者王季能推因心之愛
以友泰伯顯宗能始終士間以遇東海王彊明皇能
起居飲食與俱以安宋王成器若秦隋之廢適又輕
信讒邪以稱之死故亂亡相尋今將為久長安治之
計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然書至已無及於

事公以論建不合求辭內制初上至自邸宮室未備
其秋始御清燕殿公因經筵侍 上曰高宗受命中
興再造區夏孝宗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今所御之宮
庭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
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遂極陳古者居喪之
法先帝視朝之度洎寧宗小祥朝議欲並服純吉公
又論漢文帝率情變古晉武欲復之其臣不足以知
此惟我阜陵獨出英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不朝
冠皆以大布迨紹熙末年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
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
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凡旅衰
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春與暮秋則又服之至
大祥而後除寧宗熊服亦當稍為之制時相格其議
然公已閉門求去遂不果爭識者以爲千載之恨云
先是時相數屬臺諫擊公皆憚於公論殿中侍御史
莫澤微詞陰誣而公求去之章引澤為辭澤慮己不
得安八月丙辰遂上疏劾公明日詔除職與宮觀九
月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十一月
諫議大夫朱端常論了翁追三官落職靖州居住公
亦坐落職明年二月監察御史梁成大又請以罪了
翁者罪公賴 上保全公僅降三官紹定四年春上
壽慈明宮赦六月公以恩復元官職宮祠五年秋八

月進徽猷閣待制守泉自泉移福制京湖帥臣以陵
圖來上上命邇臣集議將遣使朝請或謂韃以河南
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公慮蹈宣和之轍
乃上封言之未幾召入公在先朝嘗陳祈天永命之
說至是又首以爲言大略謂權臣違天拂人黜賢進
貪斂天罔民之事皆當速革次言規恢之名雖正而
吾進取之難有二所當慮有五其三論廟謨之和戰
無定謀而將帥恥於無功務開拓而不務收斂所言
皆宗社大計上忻然嘉納在翰苑又移書時宰論韃
使之來未知其酋主或實前所遣與所齎者何書宜
於朝紳選說實通練者即鎮江察之因留彼以待報

大抵和有難易有遲速彼侵軼我得少喪多則其和
易而速不然則難而遲況犬羊多詐安可弛備辛未
再移書論汴洛之敗死者數萬資仗一空甲申進讀
又爲上言不當空江淮之備以進取小有不利處即
斂江矣因經筵進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
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爲侯之詔也臣之此言蓋恐同
姓近親絕世不祀者當爲立後也二帝三王率以興
滅繼絕爲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
社稷絕人祭祀秦爲尤甚報亦如之癸亥復殿奏事
論和議決不可恃韃使之來待之過優祗以取侮大
抵公前後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理暢其於是非

邪正之辨言人所難而闊者不敢然至於論情之真
僞疆場之虛實蓋出於素講夙究非剽竊流聞之比
故自嘉定以來凡所論建至端平後炳如蓍蔡之先
幾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乃僅以掌書制侍經
幄典貢舉小試文章議論而老已不可支矣娶楊氏
前公二十四年卒今累贈至建安郡夫人子男一人
志道承奉郎向劍州在城稅務嗚呼自慶元權臣立
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儉人乘之以鉤爵位俗士假之
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于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縕
闡聖賢之祕者皆寇禁以絕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
門之遺言亦科舉之所忌學士解散甚至有不敢名

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任即口誦心惟
驗已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之所安造次理道子仕
于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
處爲廟社安危公身愈退道愈尊名愈盛而責愈衆
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之詔誥制策在朝廷碑銘
記序下至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不可勝計將以晚
歲著書翁後僅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送官留之經
幄乎實明暢其格心輔治之良藥也其次僅有文章
正宗號爲成書悲夫銘曰南渡所期諸賢有存封之
植之匪續貞元人物彬彬盛於乾淳流風所漸孔曼
且蕃雖縕宗之欲雖其稂天固有定隳我斯文者乎

人心寓乎師傅公出雖後孜孜尋遺言指據力踐考索
細論以淑同志以儆羣昏散在篇內如衡在鑑最後
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綱天牧人次及聖賢明德
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倫至公血誠尊賢務乾坤在昔
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會氣合而渾遠公之出處由
難易或隆而絶俄握而信信不一二亦獻忠九原慶歷
四方攸攸大君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墓誌銘

處士高君大中墓誌銘

高氏以姓著子卬居蒲江者故依政從也三世至惟
謹惟謹生末安取延貢羅氏與故諫議大夫宋公斎
愈爲友嘗宣和初宋爲學官命其子若甫來書往從
尋補博士弟子貞會同舍高師禁闕陳以陽東黄伯
淵源趙子然羅孫太沖道夫楊宗仲辰李衎群靜一
雷公達穆叔相厚善久之嘗陰内舍生會艾貢犯闕
師徒解散獨貢僅不去恩慶渡江之明年始還宅里
元配羅之百丈吴氏於是爲吴夫人之卒十二年矣繼室
以余之族祖姑生五男子長曰大中字正道是爲君
朝廷解嚴錄圍城中守學人内舍選　恩再免文解
然不復仕進意矣創屬諸子益力君自以志識絶人
嫺於詞賦尤善禮學郡將教官月書季考率先諸子
嗚内舍君既倦游得爲文喜曰吾平生交遊皆天下
賢夫今半在青雲吾之不遇其在兒乎益不事生產
放意水石春華秋月命酒張坐歡娛以君侍往往託
諸詩章樂闔宣寄情意父子自爲唱酬家庭之内愉
愉如也君文詞務敏贍初若不苦抽思者而趣詣深
遠與人交容色温厚闔遇所不可人莫能奪也俄有
疾即宿山莊暨居數日暴脈而卒時乾道七年正月

壬辰也年四十二親亡恙諸孫藐然扶護返室見者
莫不感涕君娶魏氏諱潤同里㮚之女生四男子道
充公訥公諒公謨訥早卒二女子適黄夔楊一夔孫
男伯震孫女八人外孫男女五人君之亡也魏夫人
年三十有九仰事尊章俯鞠孤穉家故約自閫以内
麻枲饎爨米鹽醯醬料理靡廢凡二十年堇堇畢昏
嫁晚年道充始兩預賓薦幾以成立以卒父志以寬
毋憂而嘉定之十月辛未夫人以疾不起矣嗚呼厥
父十年大學脫死重圍卒韋布以遺厥子孫子既弟
逢世事親復不盡年以貽厥婦婺居教子者三十有
八年又廪廪以終其身是可悲也道充將以嘉定三

年三月丙申葬君夫人于善何鄉之兗山而以銘屬
余曰道充之葬也緩不則無以白諸幽也其以心制
謝不能爲文則曰王文公嘗書方夔部謝師宰之墓
矣推已之哀子何辭焉乃爲之銘曰
中原有黍逢歲之穰廠閉嗣歲匪饑而乾芴易于他
去胡斯難有子孝無忝其又奚嘆

處士魏君雄飛墓誌銘

漢原巨先家于谷口人無賢不肖闕門或識之曰子
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何迷自縱放爲輕俠之
徒乎巨先士以應則訖諸家人寡婦以況已且曰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嗚呼斯言奚無理之至也士方
爲血氣所役很很於外特患於未之知焉耳知之斯
速已之顧安有不能自還者哉吾族祖仲舉諱雄飛
少亦以氣蓋里中雖嘗東書從臨卭李靜一純粹遊
會離家難丕兄卒業寓卭之南道其地號曲路居民
鮮以生理寡薄農耕賈鬻[illegible]積蓄堇給伏臘
君故清狂從父而從其俗賈酒舍名庸保雜作旰衡
抵掌見事風生有小不便必以控于守宰不得其平
不已速閱變既久因心衡慮於是卷其豪氣以從其
所當事者振施鄉鄰輯睦宗姻歲大侵嘗發粟以食
餓者其不幸而麗于法又爲訟其冤迄於全活族孫
有少孤者三出其貲爲君聚族而賙之其編村窘寠之

事悉爲經理焉晚尤喜釋氏書厖眉鳩杖頹然終日
語不及家事聞人之書則亟稱之不翅已出余叔父
仲祥甫及余俱宦焉識科級君喜至忘食以是益勉
子孫以善其深自繩削求爲篤厚之歸乃至若此然
則不能自還於禮如原巨先之有者其賢不肖固不
待論而判矣年七十有八以開禧三年七月丙子終
于家曾大父　大父　父　妣　氏配同里王氏淳熙
四年七月壬寅卒生三子男已之巽之申之女長適
郭宜孫次文主次張由禮内外孫男女　人已之將
以嘉定三年十月　葬君夫人于縣之歎德鄉曠
義里震山先事屬銘於其藐然心制謝不能文則曰

柳柳州嘗表陸元冲歐陽文忠嘗銘杜雄長兄皆推
已之哀以致諸人焉在宗族子何疑焉乃撫幼所逮
聞於諸父者而叙次之復系之銘曰
悠悠浮驂載驰載驅惟君後之說于桑榆侯田侯廬
我耕我居侯黍侯稌我滑我酏㫖是南道要脊循初
根膚膏腴後嗣之須

楊君亨宗墓誌銘

紹興三十年四月己未晉丹稜楊君亨宗年二十有
八以卒其二孤遴蓺遴蓺奉天遊時八歲遴淳熙末年
七月辛酉始克葬于富寿鄉虎頭山之原君之配石
氏先卒至是合葬乃嘉定二年遴以書來曰遴不天

逮事考妣日淺零丁孤藐葬故緩今二十有二年矣
而未有以識焉然非敢緩也亦妄意必自立如昔人
瀧岡阡墓表蓋有待也今老矣無以見當世之士
而求銘即死將不瞑子幸有以相我也余哀其志之
誠而哀其弗逮也識謝其狀君蓋亦少孤能自植立
以不逮養爲恨歲時展松檟奔號慟志返兄弟出分
訾取其薄室居其漏者友之行著于里閭樸順蕭方
待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遇事勇爲確有不可奪既
事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著書不妄交交尤樂人之
善楊氏自君之王父恂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官不過
承議郎以歿其後衣冠不斷如縷君自以幹門户之

委勤勞力學窮晨夜不置以至宗祧之課試于有司
其不能具裝齎者君爲經理俾不以累其志預賓
薦擢科第者由紹興末年以來繽續不絶君不可謂
無助其事雖亦人所能爲者然其春秋鼎盛如昔始
秩會見秀實使假以日月庸可限其所成邪嗚呼是
可哀也已君之王父元符末應詔上書崇寧二年編
入黨籍中興之初詔書數下録元祐黨人及元符上
書姓名既寵秩之又禄其子孫紹興之元天子祀明
堂肆眚凡元符等人悉依元祐黨人恩數老爲著
明古多有沾丐者蜀顧以遠見遺垂廿載貫德不爵
而胄使天下之爲善者當有後而于柔中既蚤喪柔

中生君又不克壽有皇上帝伊誰之憎而獨嗇於此
邪孫男炬梓遴蓺孫女適孫南金史正道外曾孫男
女三人銘曰
楊氏之先厥載自雍先世仕唐僖駕是從避亂中州
家于唐安君九世父徙今丹山曾王父球贈秩承事厥
胄承議直道名世彼何人斯胡違厥臧生世不逢謂
後斯昌　中興詔書爰疏往居居隨疏逝往藏幽
壠茁不待實尋世如一天果夢夢胡畀之質抑有
言非此其身代石壠詞以殷厚人

太孺人楊冠帔黎氏墓誌銘

閬梓咸元之夏余官中秘書青城王表民以進士造

廷始與傾盖而語檢覆醇固心寔期之嘉定之明年
春表民過余於里舍拜且泣曰吾昔喪吾母將以某
年某月甲子祔諸尊于江縣武騎鄉吾父之兆昔者乞
丑之會表民嘗屬余焉識之銘敢援此以託於子
則嘗曰墓之有銘非古也婦人名不出閫子善自飭
使身立名敗斯其為銘也大哉曰子之教既聞命矣
抑表民之窮毋人有不及知者吾父始居約時自闢
以內庥宗舖擇粲興鄰醫吾母實助其勞伯父宋傑
兩預貢籍仲父宋文登紹興第仕至石泉守吾父獨
不偶吾母曰毋逢命也毋多戚除館聘士教授諸子
大父所居為堂曰勝巖石泉君實之以治庭對之裝

吾毋曰先訓不可隊也乃盡奩中裝以度之堂既
歸而歆陋弟治文勉葺之盖十五年而復舊人綴慕
扣門力所逮給米始者愛至吾父之有客至無留門者
逮吾居持家益自力聚指目擊至僕僕皆濡織衽組
紃以佐衣食之闕視已出若元配所出撫育均一人
莫能以厚薄名遊鄉十年余兄子俊達之充賦于永
康繼川各以詞賦居第一吾母差自慰卒四克壽紹
興三年第三兄天民俊舉禮部明年唱第庭中階迪
功郎主潼川府通泉簿吾毋喜曰詩書之澤幸未隊
于未亡人之手方倚門待還而遂以赴聞余弟之在
亡者曰宜之以後叔父咨用蔭調巴州通江縣尉嘗

貢于某路轉運司俄又早世是數者皆人所巨堪能
安性明晤時以自釋嘉泰改元得重腿之疾弗良于
行表民當廢進士舉重違膝下吾母勉之曰爾敢斯
吾尚能力疾以遲爾之得表民悚然以歸益學春秋
脩通大指有司錄以冠御舉暨四月丁亥造榜則吾
母以壬午屬纊矣免喪不宛始獲擢開禧改元進士
榜調漢州綿竹尉嗚呼尚忍言之人有子貴於終養
表民之兄弟其策名科舉者率先卒以重母慼其在
及豆區祿者雖獨後死而不獲一日之養不孝之罪
上通於天不銘無以識也余瞿然警謝曰子之言及
此不敢曰不可孺人蓋華陽大姓名道柔曾大父上

行皇太府寺丞大父朝彥皇祕書丞父纁取王氏封
孺人朝奉郎仁之女是生孺人以歸于王君宋文生
長見聞耳習儒業用能安貧篤學具婦母道而始終
重焉王君之元配魏氏生男子即子俊達之女子曰
松壽嫁溫江文舜中皆卒繼室以孺人生六子即天
民表民次裕民次秀民宜之順民天民宜之順民亦
皆先卒內外孫男女十有五人孺人兩遇 慶壽恩
得初等封賜冠帔銘曰
士修於約維述之良浚泳深方廉居匪衷服修弗顯
厥報孔彰謂報則耶孝貧其償或朝而被或夕而芳
譬彼場苗既耨既耘雖有飢饉亦有豐穰璵是銘

壹後人之慶

鄭君 初 墓誌銘

上初臨軒之歲余與沈黎鄭君之子汝諧爲同年進士
始識君于江渚間氣貌温莫固知爲隱君好脩者君之
弟麟亦以累舉恩得官還至鄱陽病革君精橋將監康
有遺力飢寒哭之慟護喪徒行色悴形槁人不堪其憂
汝諧請曰今達鄰數千里脫不幸有風露之感吾何賴
以附于使舟君不可曰兄喪之懷原隰之求吾不知爲
勤苦遂其喪以達字其孤沒身不衰余以是益義之君
與余蓋同爲臨邛人諱杭字仲仁鼻祖倫官于秋曾家
爲曾祖某合州文學祖某父某皆有潛德君番孤卑祖

母王夫人諱甚弟妹幼亡念之不釋君推產歸妹資擇
弟擇使安者而已受其餘閭門愉愉如也性好閑燕鍊
質星解衣問有客以是家用益窘嘗撫汝諧誨之曰吾
所恃惟汝爾汝諧感慟厲志亦力博從賢士大夫游忠愍
楊公震仲爲郡教官推教愛君父子數引重爲州較試
舊無也君白郡守規而屋之自經始至竣役君與同郡
史貞之力居多汝諧登進士第每所官游君必與俱其
爲石泉理掾曰以寒苦見爲剷有重辟輒不樂五日一私
飯之爲平反錄其汝諧坐右命之曰棣成爲杖筆其
辭者將觀爲凡筆之世泥者昔汝心之未盡也嘉定三
年六月丁丑卒于右泉官舍年六十有八娶段氏子

汝諧今爲迪功郎雅州司理參軍孫某庚 年月
汝諧奉君之喪葬于漢源祖塋圖山之原段夫人先
君二十有八年卒嘗葬某都比聖師山下遷祔新
卜後乃命也初潼川中五部落擾邊我戰不利游寇
近郊制置司遣王師雄以兵來援未至城三十里師
雄柵相以嶺據險自衛逗遛不前寇日逼眾惴懼莫
敢以情陳曉君獨奮曰事急矣安能以一方坐斃乃
夜諭城抵師雄告遭明論以門爲辨析利害言進屯
便師雄如其言寇至知我有備稍引去時論微君
城不守矣人以是多君遂識云君之族子迪功郎黃
中嘗狀君之行參有時汝諧奉而泣曰以君也知我

父者莫以銘請某曰君之行行于家信于州里尚安
以吾銘爲也汝諧稍頼又泣曰雖然尚先志也乃不
果辭銘曰
蘭生深林無人而芳惟君之脩不以其鄉從變於難
厥脩孔彰我作銘詩以相其藏

鄉貢進士樂君 竹 墓誌銘

嘉泰三年秋同年友樂新過予於里舍拜泣曰新之
先籍功安之延貢世以儒學授鄉里俱死章布逮先
君克紹我家而身復不顯奔棄諸孫十有五年矣昔者
嘗有治命曰我死則以依攻縣北界里之原葬我焉祔
以元配蘇氏兄弟貧與舉不以時今日用始戒誠窆未

有銘也用敢請於吾毋狀行義年以惟子也屬余某
敢曰不可粤三年乙丑新以書邸余於京曰癸亥之
會予嘗墜言焉今祭食於明年　月之　矣余惟
謝使者書以授之君諱材字元脩大王父諱周王父
察父瀚君少穎悟仲氏叔南推官林俱以詞賦著里
中子及旁郡邑競從受業登錄君率能取科第以寶
貢而仲亦擢進士獨於君贊望也太學博士李石以
文名重許可絕與壬午來較鄉舉奇君文上之既又
就見讀不失一字類省報罷益痛自勒 俱更事遂又焉隱諸
[illegible]劍之句名所居堂苦節以終學敢
古今一言一事可為訓戒者揭寘座右三女子適同郡
楊璿羅一謙朱叔厚內外孫二十人君性方重事母
羅夫人無違志蘇夫人州文趙學舜之女少并人其
卒先君二十八年恪共婦職率寅書盡瘁以相其夫從
以授諸子宗族取式焉銘曰
維殖弗年維蓄弗施有醇其衷之死靡移瞻彼兆矣
君荒之兆維固矣子孫其望之

龍水錢君安國墓誌銘

今郡縣荒政不講凶年饑歲吏託勸分之名以私糶
今下富人右族據以力相推外秋合歛如女其齊冐否
則以歲為利而閉遏焉耳矣有能竭其力之所至不
費從督而保輯鄉井賙其飢益若卑者隨其事功士

小大咸有取焉東川壤地多磽少衍而資具為甚絕瀕
三年歲大侵民糠籺不繼錢君安國繼先首發粟廩
不足則以挺于轉運常平糴郡國倉分隅以給擇謹
厚有仁術者主之而俾君往來程督守宰殷深聽任
全活甚衆嘉泰元年薦飢臺府議振糶君信義既
著又以委之獨所活視前嗚呼為郡邑大姓者均是心
世則天下安有病歲者哉其年余仕成都往往有道
前事者一何君以葬親抽吾友張義立方所為壙求
余誌挽又得面質之益信今年春余客成都有錢氏
子震之介張君而以謁入者余曰是非前發廩者歟
君之子邪吾聞活人者有後亟揖而進之則拜且泣
曰震之不天不幸昔歲喪吾父今將以十月癸酉葬
方瞿然無稱焉矣且問君亡恙時事則曰不幸前世
余先君蚤孤力學持門戶浸益以禮昏嫁以聘館
聘士訓釋諸子家用不餘少通經子百氏期以文學
稍自舊拔游場屋輒不耦晚歲名堂曰孝友與昆從
處懽然名亭以遊息與賓客對偲偲然以至承親
族厚鄉鄰凡人道所當為者先君既服行無斁張君
大有嘗述之矣獨未有以銘諸幽也昔者辛酉之會
先君嘗擇葬焉非子誰屬余問其世曰余先有舉孝
廉為龍水令者始家於資之西山因植松下世號松
下錢氏之宗明見則先君之三世也吾母郡之雍氏

系嘉靖前宗族取為婦式一子即震之也女　先
卒內外孫七人問其葬曰縣之龍水鄉雙魚池之兆
山君夫人同兆問君夫人之年曰各六十有三夫人
卒以嘉泰四年　月　君以開禧三年十一月
余既閱狀謚以昔聞宜為銘銘曰
有隱其中爾衍余侗匪譽匪亢維彝維衷後宗者是
維君之宮爾後有封毋曰天夢夢

費子文墓銘

費子文之葬其弟炎既為誌其墓而蜀邑人魏某為
銘銘曰
肅肅鴻鴈載西載東妝妝林烏亦哺而殺何有何亡

勤勞我躬邁取涅分箕令而終焉厚是惟蜀郡子文
父之宮

魏府君和孫墓誌銘

邛之蒲江魏姓為廣稚譜諜之通者厥系惟二蓋亦
有故焉今家於邑中者則吾宗也其邑之二十里所
曰嘉魏者故蓮嘉徙也中興初罷新學復詞賦取士
嘉魏之應詔者曰邦達年甫冠即獲其選我大父雅
與厚善他日無子大父以第三子和孫為之子是為
君二系之同異莫可考至是始以唐人洛陽曲江張
氏故事叙昭穆焉君字伯同一名明孫資性寬易寡
與物忤孝於親厚於友遇人一以誠長者無貴賤良

楛皆得其歡心門臨通道往來遊士夕館晝餐各厭
所欲以去下迨游手末作僕賤工未嘗不均其驩
毆獲人焉家用若以是少盈而平生遊最遲分不栟
書韜以逐諸勢務不事鉤論以囿奇貪顯不以子金
錢求倍稱之息不射時贏以罔利於鄉曲鄰里各
陳其教月楛嘉時令節所酒燕女子宮產之庸薄奔
深哥世每年閱受既乂處世事擅鄉有不平之訟發奮
造君一語乃釋鄉之一二達官有與君以故者情分
凝篤鐙其領州縣書尺近以關為其自處不苟率類
是君同產之三弟伊達微寧其三弟之子種鑲科級
雖以某之不肖亦獲繼一名子發元進士籍君論

之所為耆君若從大假之年寵數秀眉臨長族鄉
承宗鄉邦相有以興弟順和厚之風于國人者不幸
年六十以卒寔慶元六年九月戊午也曾大父　大
父　父　妣楊氏君取同邑王氏故安岳主簿嘗為
郎致仕俠之女克配婦道故能成君之美前君二年
卒年五十有八子男三人長常次仲霸以德謙仲溉
以後同產弟直行德謙以後從父弟良弼女三人皆
卒孫高以獨宋仲罷吴張奮蒂之子一人愈嘗耐以嘉
定五年十二月丙申葬君于蒲川鄉敬居里以王夫
人祔之翁以猶子少承教謀奮者熟言行之懿銘莫如
了翁宜也銘曰以地繫姓欲載自嘉君出吾宗克嗣

厥家謂約不繹謂泰不安謂軼不瑕我銘匪諛

譙府君春孫壙誌

嘉定六年春正月丙申處士譙君卒于成都之雙流尉廨年七十有一歷一月辛巳其孤仲午奉柩于邛蒲江之里居厥九月庚申葬于鹽泉鄉兌山先事以書抵余曰昔者吾父孫苦自力蓄居吾鄉俾定後之爾之同產弟兄則我之所自出也爾也視余父猶舅也父之室未有識也以惟爾也屬余其敢辭敘而銘之君諱椿字子長姓譙氏世居邛之大邑以儒名家從徙居蒲江曾大父祖道大父景陽父詢再貢禮部娶陳氏文林郎壽祺之女君在母七月而生十有七年而孤又三年而喪母煢然一身備嘗險艱有人所不堪者自如期立門戶從過禮法弟敢敢方是時大母王孺人年踰八十諸父異居公委曲承順內外無間言從父達州府君孝迪公善之每勞之以善期屬甚厚同冠所從游皆父行初明毛鄭詩學為詞賦邑宰有士名者皆率賓禮之自貢其士云士所藏圖籍散逸殆盡公雅嗜書多所儲蓄自六經子史至星經地乘虞初稗官道釋盤卜之書靡不究閱或假諸人膏火所未見有彙若僞節傳抄今手澤尚數十編歲始生之日子孫上壽自陳孝姚像而泣拜之君負山望見先隴作顧雲亭其上歲時輒移具焉於孝愛君此資簡重與人交怡然以和有不可未嘗假以詞色教子孫家本以忠孝文以飭其室其趣尚可槩見開禧三年仲午以詞賦舉于鄉嘉定三年再舉乃登明年進士第試吏為迪功郎雙流縣尉公過其子僅旬歲復終養叩是可悲也君之妣曰陳氏諱符臨邛人進士仲曾之女邛之孫承事郎熙之曾孫不逮事尊章獨能護祭祀睦宗族有足稱者　年月以疾終于正寢年　生三男子焯仲午端焯先二年而卒端為叔父後亦卒四女長適鄉貢進士費之午次鄭存中費德遠適存中者先亡孫男二人埏坍增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外孫男女十人

銘曰簡既種而刈之胡委之殞而亟去之葉萬子孫勿替引之

史夫人壙銘

慶元初韓侂胄擅朝權勢熏灼道路以目前隆慶守任侯逢以西充丞載士于瀘叙寒棲漢王鳳事語涉譏刺言路欲抨擊之始蘇黃公子由時為秋宗贈其事為繳類得免又以風成都師臣傅致其事臺府知與卒莫敢舉其毋史夫人曰疏遠小吏禍且不測敢循擊之繳不得罪於名義女所就孰多士聞其言而壯之其後逢宰邑溫江會有賊曠之變夫人戒以死守通守漢嘉誠郡合陽類以伉直不為臺府州容夫

人飭之曰吾視汝骨相疏宿且直情徑行與物多忤
是吾所念也然逢更當知命其後逢上舍陽印般道
古渝州會女人程叔達過孫泰使蜀部迎見相勞苦
他日過姑蘇見子由曰聞子以策士柱權臣嘉定詔
書增秩出鄉然初識有請還縣制然者僕知之乎夫
人聞而嘆曰吾固念女之多忤也於是士益謂夫人
善知子雖夢母亡以送過其與逢有連自冠習聞夫
人言德遇守眉山又得從薦紳大夫夢九秩將往拜
之兩果二月　夫人已不起疾矣厥五月逢見
其二子窩余書且以夫人行治之狀來曰逢將以十
二月　葬吾母于青神縣表臺山先兆重禮吾

母始居約時吾父奉議君教授成都廣漢間吾母客
守舊贄而禰疏食恐無有以於不堪者能致辛勤讀
得其懽心凡纖縷纖悉營求豐儉靡寧之事躬服其勞吾
宗子弟之賢者從吾父游食飲滌濯之需吾母率身
任之逢髮未垂翹即督令游學他郡凡十年在外周
俾懷居亦異乎人之愛子者矣宜常稱逢而言之曰
自吾為女為婦逮事吾曾大父知管從學獎工詞賦
年七十猶累試春官吾父祖俱舉武陽女不自力以
充而宗吾竊將登是門之樓（與攀同）然由是不懈吾教逢
興十年逢中進士第年相趙文定公議第三女官對時
太常以卿朱公時敏為著作郎於吾父雅善朱公之

夫人任姓於吾母祚年母命逢俟而解褐宣郎朱公
議成禮吾婦歸將以宰相子所得冠帔恩為夫人
封有司格不行逡逢積官陞朝吾母始得初等封嘉
定建儲肆眚益封太安人嗚呼是尚足為報乎義方
之訓尚復聞之否乎昔者宗族之從游於吾父者來
會弔咸曰教我者吾兄也養我者吾嫂也相向哭失
聲嗚呼是可強而致言乎不肖逢大懼歲久懿言茂
行湮沒弗彰莫門有不願子有以識諸其豐然謝曰
微子言也吾固聞之矧辱二子焉用不復辭夫人姓
史氏自鼻祖司馬某從唐僖宗入蜀以罪言死葬于
青神二子翔理因家焉再傳曰任謙官衍寶郎是為

理之後夫人其裔也曾祖沱祖嘉謀考祐妣　氏奉
議君諱某生二子即逢前朝散郎知隆慶府二女子
嫁何庠孫楊謙之先卒孫男二人商輅周冕女一人
庚部嫁李術銘曰
降年有永厥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夫人之永
則順其正維窮弗愠維豐弗競維愛弗渝沖約成性
九十耆年子顯且令玉臺之英其尚無賓

教授彭君孝遠墓誌銘（傳之族乃子桂芳）

故長寧軍軍學教授通直郎致仕眉州彭君孝遠
將以今茲紹定五年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至善鄉
麻谷之原前期二子孝友孝安踵門而泣請願有文

以識其藏余竊惟念於子遠為同年進士其後持節
東川又嘗為寮於其請也奚敢不諾乃誌而銘之誌
曰子遠名運成唐末有諱充者為漢州金堂令時稱
循吏傳宋入蜀加侍御史柱國賜緋衣銀魚以旌異
之給遺錢謝誌其墓則子遠之十世祖也大王父諱
彬王父諱陽父諱符從政郎贈通直郎母王氏贈孺
人是生九丈夫子子遠居其八少力學為文務崇大
體年三十有二始與鄉貢旋丁外艱又三年類省試
奏名又明年賜第調榮州應靈縣主簿秩滿調嘉定
府府學教授秩滿又調雅州州學教授雅之學宮頹
修而士廩稍不給則請於州撥田分財以助之秩滿
調隆州仁壽縣丞既而堂差潼川府府學教授蔡高
鳳堂續進士題名記以激厲後進郡有江磧歲久化
為沃壤豪室擅其利至交訢于訟庭有司奪而屬黌
子遠歸以學廩之餘用以其租羣增置弟子員田既
入于學則相與殽亂疆理以售其欺子遠躬行阡佰
敗其邪謀秩滿又教授長寧學故燬隘士肄業無所
於是營宮室設廷九以安安之郡有淯井監舊以鹵
水幣餘資養士之費郡將權以自封子遠白諸提舉
學事司復歸于學郡將反以是敬禮之致之幕下郡
事多所裨益舉者及格勑二子浮家西歸身詣轉運
司白事寶慶元年正月庚辰終于遂寧客舍年六十
有三死之日考無親人同年友應文及繇之時為轉
運判官同郡任傳父處厚知遂寧府事具棺衾以斂
嗚呼可哀也已元妣祖氏繼室史氏皆贈孺人先卒
祖氏已葬今以史祔子男三人孝先孝友孝安先為
伯父後孫男二人立祖通祖孫女一人余嘗謂士生
一世當以千載自期本之以五事耆者有事於斯五
者是也成之以五品品者品節於斯五者是也行之
而著習矣而察由之而知其道者則是之於治國平
天下苟不違矣脩身齊家以教詔人一或有覺者為
自棄者子遠者幼學于家以父為師以諸兄為師友
烝烝乎一家之咊長而業名雖未究其用而四為郡
文學掾毅然以師道自任見所以嚮往者厲以至館
舍妻積廉一不問是豈有他哉亦曰行吾職分所當
為者耳充是心也達而師保萬民吾知其必不負其
生矣銘曰居家閨閭治官恂恂淹速在天知不知在人
惇忠迪純以終其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

墓誌銘

魏府君天祐墓誌銘

始余卄角知公端人也嘗欲從之游既冠偶又與偕試于春官見其辭明而平實則又知爲純雅篤識之士也由是爲敬益加於前一行作吏涉獵荒淺不得與之相周旋頃還自東府以漢寓郎歸里居卽爲書幣致公曁守漢寧爲除館以舍之望其容色辭氣油油然使人鄙吝之意消融之不暇不問則悚乎若有得其在右者察其所安則剝落枝葉玩心高明無所滯礙由是將盡會而學焉而公固不起疾矣嗚呼

求公之學前後有淺深而余之知公之晚且故余今昨是非之候也公資性端靖不妄言笑少與伯氏天壽齊名伯氏早與計偕公年四十有六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公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肆於學聖經賢傳靡所推究又卽夫河雒之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的然士所疑也旁及百家與同之論二氏放過之詞貫穿異同攈摭精粹淳自適月征閱天下之義理熟者甚秋月登山亂流草木之枯榮歲時之代謝山川之流峙禽魚之飛躍觸處呈露皆心適意會陶然怡然蓋與世之可悅可樂無以易其樂者余時在旁則揖與命酒張飲嘯詠更猶往往與余去討老獨會於雲霧盡精積軸案燈細字兀兀窮晨夜不能置或謂其迂闊於事情或議其沉溺於老釋而公之聰明擺落人盡不及盡知雖與公同生長於鄉者亦鮮克知之也每齋坐齡綴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其在眉也一日忽謂余曰余殆將死矣姑聽余去余曰公奚爲是言也不可冬仲朔丁之日公執余手而言曰吾知有餘者其勝讓洙五字勉諸又曰高尚崇西得附 關是有日矣余雖形神散謝尚能勉贈其行業案上翻視之則古詩數十韻歷歷皆 朝廷大議又

明日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書紙曰死生事大惟當澄心靜慮等語凡數十言末又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實嘉慶[illegible]朔至之日丁卯也年八十有二嗚呼公復有斯人矣乎莫切於飢寒之厄莫大於死生之變公以伯氏擢酉不登蕩產以償官又身終其身約菴不以累其守泊如也將死之他日處澹象麥切切然以講學爲事問其至手足無一語及家事嗚呼其復有斯人矣乎其子仲詳將以七年七月乙酉葬公于縣之善何鄉墨支山之原先事求余銘嗚呼非余誰宜銘者乃叙其世公邛之蒲江人姓魏氏諱天祐字德先曾祖考　祖考大

臨考　妣　氏元配邑人吳氏繼室同里費氏皆
先卒葬□二子男仲訥謙孫二孫男東齋祖傳謙孫之
卒從後公命以祖傳爲之子□□孫女一人曾孫二人公
平生不喜造請名縣之士皇甫郡縣長吏至必加延
訪薦紳大夫過其門者必即之最後郡守今衛州漕
曾張公師曾以公安貧守道聞于　朝未報而公卒
世謂才難故也孰知亦有抱道據德白首而不見知
者耶公平生論著有詩五帙中庸說危言贅言信志編
自信編雜錄日錄諸書及漢議唐鑑十國志
國朝史事合數千家余將爲纂次以廣其傳焉銘曰
大塊噫兮推移聚散同體今又奚疑委生祖化兮小

智之私全而生兮全而歸之公則奚憾余辭昭依

知南劍州洪公秘書墓誌銘

洪姓系出共工氏代有顯人五季時有錄參鉞之槃
平又七世從番陽至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
益大給事之弟孝先右通直郎太師鄖國公曁書贈
贈魯國夫人是生魏國忠宣公秉節龍荒十有五載
比得生還復與時忤以徽猷閣直學士謫大庾嶺
六子男而文惠文安文敏三公咸以文名擅當世公之
爲世家言洪氏盛矣公名君甫御史君則忠宣之孫而文
惠之仲子也諱秘字必之大母甘氏母甘氏贈魏國夫
人君資質粹美嘗加以生長見聞不絶而直方是宜爾

還文惠繼免君力學任家與通判處是而忘其謫平生
侍文惠於藩維無虛口而中外無一人知者文惠薨遺
澤補國子見走趨過人克家子也以忠宣遺　郊霈補
官初監潭州南嶽廟繼調湖南茶鹽司幹辦公事湖
湘鹽吏不以實聞君力白其長振廢損直以便且儲
郡邑費除害田民汎以本府用薦者改秩知紹興之山
陰邑號多訟專時于省子部于御史者靡有虛日更
縣令無能執何視事從容民畏信圖吏夜不嘗不盡致而遣
千里上言折之輒得其平以去雖氣力者持之不爲
回撓選二道帥或修用或稽緩否則悃疾歷陽以貴
歎息邑君歎曰吾寧以罪行刻下媚上所不忍爲也

秩滿會史魏公首相范文穆公參與政事於是淳熙
五年文惠去相位蓋一星終矣方文惠守新安時得
范公於郡君嘗一見器重極力推引俾君內交諸史
公然文惠則寧先後薦起者二公雅知君得山陰
滿秩期以賢母留之君以母魏國夫人辭爲調江西安
撫司機宜文字魏國夫人嘗有疾侍醫藥衣不解帶至執
喪毀瘠既除祭不忍去文惠左右不得已調官擇期
以爲遠者通判光州期至則兄弟累往曰見弟各有官
守書可得行乎未數月文惠薨君嘗謂從弟以邦先
我寂文文敏入翰林爲學士主聽才擇人謂君門閥
人物將自是外矣方退然就吏部銓爲□□陽軍判

官軍守契君實調理細大罔不綜又君亦樂爲之盡
通判郢州常德守事郡有殺死獄委君覆又聚士命出
入襄漢間急之則逃徙境外則復出公召諭徵投方
略送擒以獻封內帖然自其大役公私垂敷建議公
食君與郡得士國所以養士與教者賈繁田得上腴
數百頃悉以歸諸學擢事未幾郡以大旱委知武岡
軍 陛辭以二事爲言曰襄漢郡者屯傳隸兵籍
號兵家宜無一不當十其餘子弟尚勇捷可用宜効
用之處者倍長行有奇爲壯士者非効用則弓箭而
未得各有自其地以長行之給萬衣糧此緩急可恃
乎 光宗嘉獎再三且語宣二衙亦有此事宜爲朕

言者卿文人而熟兵家利害留心國事乃識卿來自
邊場有所見爲朕效言之君遂奏泯邊屯田自 中
興以來 兩朝經理規模遠矣而法久弊生盡以耕
水耘非士所習而督將亦非閑於稼穡者收不足
自贍是以近民田畝至穫其稼故不若罷之便 光宗
又曰觀卿議論可謂實材姑往新任俟邊師有闕首
當用卿矣武攸爲郡民雜居君始至戒吏毋敢擾
入溪洞征科戒民毋得賂市兵械物郡多盜君諭以利
害俾各歸復業有何配隸王文林等十六人夜踰城劫
杜氏之產攔且廢則將閭坊市祠神之會相挺爲變
君迹捕盡得之以尸諸市或勸以聞當受賞君曰
彼犯法而戮之守事也求賞之去乎識者益以
是服君郡計舊仰給於邵遠不相屬君條奏乞
以郡所上鹽綱于總領所數千二州而留賦以
自給 朝廷從之迄今爲便尤篤意學校延致
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遣子入學比去邦
人思之奉嘗不輟謂武攸爲郡餘百年守之祠
于民者惟吏部侍郎鄭公汝諧與公而已慶元
四年秋霜殺稻番爲甚民大饑貪吏以令詐饑
傷者毋過八月十五 御不復販君因入對爲
上言令固云爾然霜當在後此時令弗及也且
接蕃之處在抗日上時宰言論風災事乞下救

局增修舊令又言民爲邦本今贓墨成風殘民
以奉權勢乞加禁戢時韓氏擅政道路以目亡
所畏忌人以爲難京鏜公欲留之卒爲忌者所
間以親嫌弁果差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
主管武夷山沖佑觀里居凡三歷任蓋自是不
復有當世意矣以宰相子材足以自致顯固乎
時居家以孝友著所居官卓犖有風績可紀錄
論事上前踔厲磊落人主爲動名卿才大夫鮮
不知者顧僻京秩餘四十年年七十有一而仕
不過二千石以歿此豈其所憑弗厚抑亦介特不肯
與時俛仰者固其拙耶君將易簀遺令曰處州之

族與世宦同曾祖英世種德此其後宜大文惠之毋
弟某府君無子其以衢州從弟某爲之子以遺澤官
之君之令人與二子葬皆先志拭之女兄歸趙成公
故成公狀君之行於昔既葬而君之仲子偲以狀請
銘于某既辭不獲則定著君行事如此乃書其爵氏
卒葬宅兆而系以銘君官自登仕郎累遷至奉直大
夫爵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娶魏氏累封令人故左朝
請大夫直敷文閣安行之女子男三人某朝散大夫
前知安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軍府偕承事郎女子
六人歸奉議郎知衢州西安縣楊汝明從政郎黃貴
州陽江縣令虞公輔朝請郎新知連州張履信鄉貢

進士程洋迪功郎荆門軍録事參軍邢誘宣教郎知
湖州長興縣王元春孫四人藺荀萬里將仕郎芮君
之卒以嘉定二年正月甲子葬以 年正月己酉兆
在鄱陽縣城北十里青山之麓銘曰
於皇壽皇臣鄰翊方顯允良擢龍處卿考有翕其華
發爽以昌爾字維君徽用弗將匪云弗將閑今以章
叅魏之從君君允若允在後之人寧替弗忘
通直郎致仕張君蒲墓誌銘
開禧三年春王正月賊曦以武興叛反書至雅安吏
民洶懼有以利害誅郡假守者司理張君衛攝州學
教授奮袂爲守別白大義具料賊必敗滅狀甚衆宜

曰萬有一叵測請以簡不可爲辭毋庸曹吳公守壯其
言先是賊以昭信節度帥武興君王順政令
略陽也驟燬材君而君視其爲則退嘆而言曰斯人
世視流而行奕得何數既罷官職曰留之不可辭置
之又不可度弗能禦則迫之于何 朝廷以北事
屬獻議於呼嗟君歸三年詳閑不通或請其故曰嚮
非將材也而汰已甚及是君既爲守言故則 又以獻
賞所屬狀送上送官在二月朔賊身睍置郵爲書謝招
君君曰此何爲者義立命焚之在學官謀諸生如德
日吏抱文書署銜不敢絕年君命筆自題閱稱曰吾
知奉 朝廷正朔耳遑恤其他三月賊平郡兒於奸

嘗逆其事本亦臣子當分耳而義理不競士違宿心
如君者甚亦僅僅焉君諱簡字行可邛大邑思安人
也曾祖 祖 考 登進士第十年不調孝宗贈左
宣義郎妣王氏封孺人君蚤以經學稱逢道七年國
子録楊公甲教士于邛得君所爲文奇之遂以充賦
敝三年大比有司將以君文冠選或疑焉詔太常覆
熙之自是稱執大肆于學一時名卿往往折輩行與
交慶元二年以冒親友恩就試行在所調順政簿遷嘉
武即永興軍某補節學某命某子受學甚恭部使
者按獄至武興首薦君自是皆競進惟主簿獨不然
在武興三年多所裨贊最後事幾其發乃于嘆而歸

也謂官雅安前後良吏每不敢要君嘛久控碉門沙平之酋有曰高阿休高吟師者素不相下阿休賄吏得補都獲壓吟師不平會瑞慶軍節度及郡頒以雙金鉬孔雀爲貢郡却之力君言於守盍羈縻勿驟絕守不可吟師怏怏不得貢去明年春遂犯邊君先嘗爲守畫亏移沈敎變養勇將於滎經且乞增戍于郡不得賞屢發急應錢少所支移之費多又請垂除戎器爲戰守備皆莫能用方事之殷也僞言蕃細入寇吏卒倚實執平民以來郡輒繫送獄責狀戮之一日因至君所吏欲如州獄奏行君曰司寇院法當鞫實若遽署獄狀此違法非吾事白郡不可守亦遇傳命執之則城外窮丐之人辭冒是部送者率從捜摶予輕比吏覆因曰蠻人遇司理女焉得生還遠未覆覆實刑獄司雅安軍又曰莪君嘗爲言碉門　平羌者界無山河之限他日逋逃窺軼略賣子羞者往往而有人必適逮令官軍列柵遏歸明者無上功莫府例以盡死乞自今執獲生口無私號無火具無兵器者上以叛禁山罪狀之使者嘆息曰君此念通天矣下之並邊悉如君言百丈敵通蘆蒲井歲輸爲三千緡廐發賦移於黎而邑輸如故郡發毋均科於民以償君白郡悉除其籍吏民賴之用舉主關陞從政郎去爲漢州録事參軍務分争訟費民田吏莫能

請君速駁奏讞正之豪民以賂欲僭其兄子于辟至再三君怒召責之具伏罔狀兄子卒免蘇文忠之世有居于郡者倪家牙以豪侈交大豪權貴子弟有司畏以乘君獄上而守私焉爲之末減君曰盛德之後猶將十世宥之而況誣平吏庸是論辜如律聞與守爭獄奮必端正拱手引義理森然律不當不止守雖厭憚之而不能奪也以敎仕轉通直郎卒年六十有七君事親者孝無違於二弟友而教之故仲弟闓嘗與里選其季弟亦有稱于黨君年踰四十清心寡欲燕坐一室晚而益壯自號虛庵居士有雜著二十卷藏于家娶同郡樊氏故國子博士之曾孫女男一人海若女子三人嫁謝庭堅王震李燾鄭履貢子鄉貢外孫男女十有一人卒以　年　月甲子葬以　年　月甲子兆于大邑縣安鄉節義里玄山之原余與君生同郡又借試闕廷往返實俱後又從里兄知開禧事甚悉海若以狀來求銘誼不得辭

銘曰

善利之分借曰未知亦既知之孰稽其務顯允張君秉正遐義難厥弗渝雖危弗躓思安之鄉節義之塋克開厥後庸部效銘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致仕墓誌銘

李氏系出隴西自唐高祖子鄭惠王元懿十二世而

爲右僕射韓文正公昉昉生宗諤入翰林爲學士又
子言德之懿語在國史宗諤生昭逢爲大中大夫判
登聞檢院贈金紫光祿大夫昭逢生清卿爲朝議大
夫提舉鴻慶宮贈金紫光祿大夫清卿生士觀登元
祐六年進士第爲左朝散大夫尚書工部員外郎自
文正至工部居京師賜第凡五世共爨內外肅雍無
甚間言京師號西李兩至工部以建炎扈蹕出守
合州卒于官其妣張夫人丞相商英女也因家于合
士觀生敏隱爲右宣義郎贈中散大夫敏隱生如晦
朝請大夫歷知敘邛資三州贈中大夫娶黃氏生四
子侯其季也少與伯兄侗同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居

任四十年尉綿竹青石寧簽川資陽縣通判洋綿漢
潼州累官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未赴而卒始登第
時簽州公在邛同年士爭取近美官侯重違親侍侍
成凡四年僅之官八閱月丁母黃令人憂除喪未久
又丁父憂執喪盡禮及尉青石勤恪從爲注瀘川
令至縣則償舊令逋負釋其囚表孝婦冤脫其死值
節守操下日急侯微聞慘語亟請開覺其今士心豫
附郎由是大見親重秩滿資陽縣獄無繫囚
邑人稱之宣撫司舉辟通判洋州未赴大制司改辟
綿會守者參事有不便於民侯輒持不下吏民
敬服其威武夫悍卒亦知悔心畏改守漢州且行府將

金附耳諸以舊比羨餘獻者侯叱責之俾著于籍獻
謂親友曰豈玉石俱未乎邪此奚宜至我君以此爲
恨至漢未幾民氣汝和忽燈夕遊人自踐蹋侯以是
例罷去去之夕倅寺堂宇盡壓人謂侯去不以罪若
若有相之者亡何起家倅潼郡素叢脞隨事整緝智
決留訟推於豪民方伯知其能俾攝忠州辟不行侯
勁氣莊色不妄與語與人言必竭盡底蘊以是信於
親友然不知者往往以偏己望之久而察其無他工
篆籀楷隸尤邃於詞章樂施舍急孤恤貧如恐
弗及奉賜入家者無幾初閑復用宣撫使程松檄
侯至興府行至果州權府仔歆獨平關遂將以蜀叛

侯發憤與倡道馳還悒悒成疾賊平奏若稱矣然自
是精力鎖鈍耗矣又以藥餌浸成末疾雖未能就然
全愈而坐或移晷語或淹久字或尋丈書或累牘尚
娓娓不倦及大寧當上而疾作屬姻舊有所假貸稽
無餘貲委義弗拒於是冒甚雨入郡爲乞諸嘗所往
來歸而疾革乃卒蓋嘉定七年七月己亥也年六十
有四侯諱炎震字元脩元妣資中黃氏妣令人之姪
也繼室楊氏軍器監丞之孫先侯六年卒子二人曰
世臣直臣女一人適楊緯荊湖北路提點刑獄之
子即繼室之甥也孫一人曰昌世臣將以十一月甲
申奉侯之喪歸于先大夫之兆向侯所卜葬也先事

之二月與其孫謀曰先君子平生有言有德不可以不肖嗣罔聞于後銘此圖諸先友之親且厚與筆之信且又者則以狀求余銘余嘗取於楊爲侯之妻之姪也比守廣漢又厚於侯今又辱使其士[illegible]求銘辭乃銘曰

皇考其學烈烈著者數求厥紹謹以謹有於維爾考源流消厚侯繼其芬如酌孔取于役于勳于仕孔茂忠以從疾惠以復壽唐高維善于維胄云深且厚胡不壽後尚其嗣人與邦儀又

榮州司戶何君墓誌銘

余生四十年[illegible]生何君[illegible]與其書數其名未來嘗

更他師猶以父執事之歷二十有二年當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策進士余與君偕試于左右廡余既叨第君亦以特奏名入等偕往賀焉君愀然曰昔我先君以異學應當得官所爲拜賀者將有望于嚴子也而吾見也不令汎負考志嗚呼尚忍言之余曰官無小尚以行吾志焉斯已矣知自東漢以來所謂異衣褒寵還故鄉聖主恩今君用補郎者是出於特異之恩今尚倣此意胡可少之耶君曰是科也今例以氣衰莫得日暮倒行曰之余謹毋然然後能自別也士何謂逐寧府青石縣主簿徒步出關不敢驟畢行盛暑觸涂中氣賴然雅有精悍少年所弗及居

踰年視事青石則行其所嘗言者寔廳簿廢而用弗飭勵之吏如遇有公職事則開命引道不避雨暘不間劇易守其才之會修類官簿俾于君自物士授規慮材倚庸不以煩守守由是益知君可倚遇疑獄滯訟即畀君可否之果之流溪有伐石以發術者仇家誣其發家且謂以獸盜亂冢中縣令謹不能勤何既讞寘伐石之家于理仇家猶以其未覆十重辟世訴之州州如之且未厭也訴之詳刑使者使者又如之又未厭訴于制閫下其事轉運司則檄君詰鄉即詳君廉得其狀乃伐山得石非冢間物也仇家詞窮投繯而死人曰是何神也州縣吏爲愧謝書聞欲重焉

去爲榮州司戶參軍兼司法牙吏受輸廢棄惡而易腐或至裁削供軍以取充數君力懲其弊出納惟一士服其公守又才之俾兼治催暇適以勤瘁致疾嘉定元年秋八月丙戌卒于治寺得年六十有七僚長與州之人士皆惜之君諱普德厚字也世爲邛之蒲江人曾王父昭明王父師元皆不仕父宅仁終免解進士妣 氏君少倜儻不可拘以文法而能自抑欽筆耕以養父每造人無問戚疏率數往陳誼無毫髮滯礙酒後耳熱則軒渠諧笑舍坐屢舞擊器歌因不知其爲貧也客至其家亦無留門束脩之饋即緣手盡晚歲俸賜亦以遺親友之貧者卒之日無餘貲

既歸歸于家妻娶之約甚於他日嗚呼是亦可以見其
素矣充苑同邑王氏繼室丹稜楊氏二子男述之似
之述之後一年亦卒孫男法印孫女一人外孫男女
二人似之貧不克葬君之友前潼川漕樊仲恂士迪
賻以金錢余之表兄高南叔森爲買冢于縣之驪泉
鄉恩洽里震山之原十二年八月壬申乃克葬事以
余知君之父也先事之歲屬余銘其壙義不得辭乃
銘曰 日昃而明昊重奔而卒馳人坎坎其來之
而君謝以不爲出焉而嘻嘻入焉而怡怡頤遇且傾
尚考斯之詒

宣教郎致仕史君充甫墓表銘

史爲大原右姓自唐宣宗時爲臨邛縣尉者曰顥始
居眉之丹稜入國朝乾德初全師雄之亂曰克柔者
以攝丹稜令死事後賜廟褒贈爵曰佑侯侯之曾孫
潤辭主果之西充簿蘇文公宇以叔則再傳至汝士
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終梓州司會生貫貫生以孫劉
起居光祖嘗銘其墓以孫生充輔字充甫狀貌清羸
若不勝衣而明晤夙成年十二三即受春秋于橫舟
劉子有頁同門者百數已翕然歸重嘉熙十有五與
蘇文定諸孫講學于稷溪考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旦
稽諸儒先嘗所傳授傳以己意趣詣益不凡爲文識
古今體勢詩調尤脫棄凡近開禧二年大比以易學

冠同經生中類試高等是歲[illegible]韓就殛明年諸嘗與
韓侂者次召用朝野交賀充甫對策廷中獨抗言
曰陛下誅去一權倖足以爲更化邪霍山之去未幾
而漢之權移於內侍矣梁冀之誅未幾而漢之政由
於五邪矣唐誅權臣甚在宦官及誅宦官甚在藩鎮
余同年友眞景元德秀端人也得其文第之前列爲
詳定官所抑以充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歸未
及里而丁其母艾明年而丁父柴膺加等前吏部郎
陵流范少才子長聞其賢合里中子身而授之室人
人自以得師除授[illegible]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
范公以書局留之與修職方志今吏部郎秘德方伯

舉摩昌元移書范公願得充甫輔郡文學充甫亦力
請遂次是職勤事守器重之邑多盜民隸吏以避役
充甫白令悉捕繫治弁槖之民隨田詭戶豁賦不均
又白守第其高下爲之籍且以聞諸朝民率譁使令
潼川漕秦季槱程叔達過孫字丹稜雅善充甫於是
言於制置使董居誼董未始識充甫也遂以歲薦
之負上之尋又以舉將陞從事郎調合州推官嘉定
九年務自試爲點檢官已病肺不能舉余知充甫有
年會將漕東川即招致幕府及歸自類試所則病益
侵然猶強自力未嘗釋卷也十二月壬子卒于侯館
得年四十有四先是以蜀遠士不能自達於進士

三人近臣特薦嘗有朝踐及過關留中之命得外闕得
𣅜枝士之充者或五六人或三四人或一二人上之號曰
歲薦由淳熙以後召用者已四十人矣既有常比故報
可不越旬特董君既薦充甫人謂必且召用使在三館兩
學不謂能稱乎乃自近歲奏報稽滯並所薦士凡閱二年
不下其後或召或否而充甫僅得擢權之命亦已不及見矣
是可嘆矣夫娶李氏孫氏楊氏皆同郡人充甫孫出也事
姑以孝著娶同邑李氏生子皆夭折今僅存惟一女子曰
招屬未嫁從父兄之子玄孫首士依所至輒與俱從其舟行
而充甫疾猶命其家人經理婢事曰毋使我愧吾兄也遺
令以從父弟堯烈之子顯僧爲後充甫平生著書及他封利

十七

奉賜聽其家人自爲葬錄手書已悉破衣敗絮木精誦
苦吟窮晨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著
及諸經講義五十卷自隨無餘貲也余既爲買棺給
喪事又以錢百萬遺其妻婢連買郭外田給伏臘又得
范程二公及前軍器監丞劉思莊翊之公錢五千萬遂
併以買田顯僧卜十有二年　以充甫之喪葬于
縣之　鄉石子山田岡之原而充甫之友呂叢表經
以過余曰惟公知我父者敢以爲銘爲請余不忍曰
不可則爲之銘曰
形容之癯而學之腴生理之枯而詞之專孰爲是之氣
質窮殊爲又瘠之其宗資猶補嗚呼

墓誌銘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季乙墓誌銘

嘉定六年秋普原唐述之季乙以易學爲四川類試
第一余之表兄高南叔其西叔其咸在高等初西叔
有文學曰晉生而明皆每重於擇對於是聞述之賢
而文遂高妻之其年余守郡通義述之入對大閱使
道過余留三日最開所試易乃以繫辭天地定位以
下八句爲題述之對曰求易於有象之初固有以見
其相資之理論易於重卦之後始有以神其至變之
用其意蓋謂天地間固有是自然之易而包犧氏因
之以作八卦八卦既畫又重之以極其變此先天心
法也余曰大哉子之及此也先天之學前代無傳焉
自魏伯陽已若闚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畫
發其秘一再傳而爲伊川邵子則建圖著書以示人
且曰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而
得其傳者且實易以用之於科舉則又絕無而僅有今
子於數往知來之義雖踰以包其意而先天重卦之序
包犧心法之秘則有以得夫陳邵之指斯不亦可尚
矣夫明年調綿州州學教授歸自行京西叔以女妻
之余又除郡舍館之累月體行醇固不以愛書見色
而勤學厲行人有片善寸長則取與不逮不學不能

不巳也會余奉使東川發去明年當上適以婦姑及
月姑徐以待其免既免而母于于有逝述之傷悼不自
任凡以致其忠愛者罔末弗盡然因是邑邑宿疾寖至
視事手綸乃能勉自振發昧旦大會諸生以經諭
一負番上迭講而已為訂其可否退又督課肄之程
厲入出之禁丙夜詣諸生不問寒暑督責之不倦
蒲歲卽以姓名上聞旁近郡邑聞風亦頗造焉俄以
婦練祥醮祭連夕遂得疾為庸醫誤予疏泄之劑精
氣頓奪其夕夢癥閣有五豎子各衣其方色若將決
去者厥明述之請于其親曰兒疾不可為矣得豆區
祿不克終養且未有後以為親憂卽死願以弟季㢠

之子為王言訖乃絕蓋嘉定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適
其婦姑生之日也其月甲辰其日己未又與婦生之
月同嗚呼異哉余時將漕東蜀聞訃卽疏書寄諸
其喪以歸嘗屬文一年余以憂制又負述之之父道
甯謙以十　年　月　日葬述之于　鄉
里　山之原而狀其行以告余俾識諸壙余將其狀
泣數行下不忍聞也考其世自曾王考昱為宣教郎
知火井縣王考德成嘗貢于鄉父道甯未仕世為崇
慶之晉原母同郡康氏先是貢士府君以孫刻志書
詩旁涉子史晚又讀易將有所論著而不克終其志
一日貢士之冢子道昌夢其父危坐若有愠色請所

以不對道昌曰大人得毋以易傳未終乎曰然既又
曰汝弟將有子矣道昌寤以語其弟明年乃生述之
遂名以述孫而報之易其後更名季乜以應事而仍
字以述之示不忘其初也然孰知潛德績文者豈邑
累世而述之僅以一弟殞身邪豈其有後矣而竟亦
何為者邪余妻姪夙有媺質不煩姆訓作嬪于唐克
盈家人之正嗚呼亦孰知其遂止此邪從我于眉山
者累月是時余與西叔侍庭闈今西叔長母憒妻
而余亦與於哭泣之哀况銘吾述之也邪銘曰
非自士者日畢舍本趨末則有未信而仕不知而作
者矣孰能知述之賢曰有志於本學推儒步躋

言以求先天之心法使假之以年精體篤踐則亦庶
幾孔門之所謂達者既厚其予而嗇其年惟是令名
奕世不朽

承事郎胡君仲符墓表銘

故朝請大夫利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晉原胡君以
乾道九年通判邛州嘉定十一年夏其孫台符承嗣
厥作始至卽治寺之東偏肖參議君之象而奉祠之
既屬邦人魏了翁為之記其年天子郊祭澤羣臣
台符以陞朝贈考承事郎封母　氏太孺人因以客
章告于禰廟於邑不自持入白其母曰我先君以淳
熙之元以易賁於鄉今四十有五年矣而居處笑語儼

其如存昔者之葬也台符尚幼莫克謁銘于當人以
光昭先君之令德今年迫始衰大懼即汝于北荒恨
罔極我將復謁于魏公毋曰汝其往哉台符以告則
爲跡其行事蓋參議之元妃曰高氏無子繼室以劉
紹興監察御史長源之女也生一女二男而承事君
爲幼資明特居以孝謹稱凡經史百氏之書過目成
誦至於奏言科事往往先物應機一時知名之士如
碧山盧亥甫眉山宋君輿皆聞風願交盛爲名周輔
爲郡校官君往從之與同郡陽廣道雙文甫宋正仲
爲研席交講切問辯率至夜分尤工爲詩參議如加
之明年而君年二十有八以卒未暇參議撫之曰期

汝大吾門今止此命也晚遇恩念嗣則賢閭之是時台
符方五歲後七年參議守太寧遇宗祀恩乃詔貢言
且戒台符曰汝其勉諸嗚呼韓文公所謂吾時雖能
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非台符所謂於是言者耶
余既拜興受之弗敢辭無何台符又以書來曰昔者
之請公忘之乎嘗聞王父于塗有以參吾父之文其略
曰汝生紹興丁卯兩歲失母劉氏乳哺未絕氣質已
自不凡父再取楊氏汝方六歲奉觀色難如成人子
孝母慈人無閒言既長刻意問學宦道成于父調官
變門留汝居守五月六日汝喪母楊不茹葷飲酒哭
甚哀見者傷之未幾父歸則又肩無留賦庚有稍稍

可了伏驩時汝之能郡校官亦苛汝進脩汝能忘寒
暑從之乾道癸巳汝忽染疾無何疾開侍我于邛明
年而汝疾作三月汝乃棄我而長逝長者如此幼者
果可保其成人乎台符每讀至此則掩膺而號殆無
以生也公其爲我併識之了翁竊惟先正歐陽宗公
之卒文忠才四歲從侍母太夫人以立故瀧岡仟之
表凡六十年而後作且曰脩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
承事君之葬三十有四年矣台符獨悲有待者與而
屬之了翁則非其人然竊惟承事君生平馴行孝謹
自誠身順親以行乎州里信乎朋友亶亶乎如川之
方至而未有已也蓋胡氏之積餘也而郵奪之故其

祖孫之詞脆切慨慷如此刻老而哭子少而喪父凡
皆鉅痛窮窮人情之所甚不可制者甚爲之銘於人
心獨無悅乎然則敢不敬諾承事諱從舒字濟卿曾
王考賓不仕王考輪以子貴贈奉直大夫考參議君
諱梓子男一人即台符今以奉議郎通判邛州孫男
人孫女　人葬以淳熙十二年　月甲申之墓在
晉康之善化鄉　山祔參議君之兆銘曰
吁嗟胡君兮具美兮挾才之東而莫其明兮父兮壽畀
傷烏哭鯉兒兮時依孀機擗緯卅有四年草廬稻九
既固既安後人其蕃

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韓甲墓誌銘

上踐阼以來求法慶曆元祐故籍書俊天下至治歲
月閣會韓侃曹禹吾咸杪名公卿才大夫士以次竄
逐久而未請　上亦浸悟廷論亦有嘻其甚者特未
有以發之乃慶元五年　上始御集英殿親策進士
某與韓甲璽可樂新子仁同出而下相與謀曰今事
勢已極惟有忠正廣大以作人才安靜和平以植基
本若相激不已則天尋泯亂人心渙散國亦隨之此
而不言是為有負或疑觸忌干禍而二三人自矢靡他
奏入有司第某為第一韓甲璽之第三同數乃親首選
甲新皆乙科授從事郎然後人知　上心好惡如日
月之昭明其食則更莫不見而仰之相與嘆誦不釋

聖可蓋余同郡臨卭人也凡三與賓薦雅有鄉曲之
譽為人通裕而盡下謹恪以承上故安之所事而
名聞乎府官始以觀察推官仕成都後以節度推官
仕瀘川守長咸器其能柄以事在成都連稱誣殺人
獄皆得不死吏緣出納為姦君繩以法輸賦者無費
財在瀘川主將剋下士謹欲為亂君白運帥單馬入
諭禍福乃已兵食率先貸之民後償多君請身自
行縣戶假緡錢糶以時入粟民至今賴之士何運帥
持節主管川秦茶馬表君為屬至成都而君疾矣使
者迎良醫手製湯劑為盡力晝夜君竟不起實嘉
定二年四月甲子年四十有八嗚呼使其長愛之若

此是必有益於公家者矣君少孤鳳從年甚弱已能
為詞章少長益精麗絕人凡為吏兩節度府皆管記
操牘立就至有所論奏辨析可否利害明白乃爲嘉
盧川嘗得增置員士員自君發之君之曾祖輔祖仁
父廷俊妣　氏妻趙氏子男曰嗣曾女適鄭良知後
君七年卒孫男一人肖祖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
余與君生同州舉進士同年始仕於成都同僚相樂
也厥十有四年二月嗣曾以君之喪葬于縣之臨邛
鄉特賢里先役之三月使來告曰吾先君之用世偉
而不至乎大氣世運而不至於年文世肆而不燿于
行又不得令辭以安之焉是無以顯前人寵嗚呼余

懼辭之不令也以為神羞雖然余曷敢不銘銘曰
浮英湛德有嬪其軀扶木之東彼身何擲逝言從之
方駕並驅去轍其邁生死異閭匪命攸制誰之不如
我銘孔安後人其須之

中江吳先之之翼墓銘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
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故義有實數有分合是節目
耳而已中江吳君先之其庶幾有聞於禮者乎君諱
之巽字小戴氏書於厥考自曲禮檀弓禮運禮器學
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篤信而實行故學親以

孝著聞兄弟友愛家內外無間言稱於鄉里恂恂吶
吶如將不勝衣不能言與人交色莊而氣怡士之受
業者各滿所欲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也郡守往
往率諸生造焉延騰賓席欲以爲子弟者轉相授令尉聽者
詣縣書言行義焉君叱吏曰此何時邪嘗因正月晦日
爲詩有曰固窮何用怕鬼笑寡奏貴不免于天刑義形
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郡聘有司以孝禮正刑
德以尊天子爲聞君拊髀曰吾氣昌矣發擧政文毒
冠多士且科舉之文本非所以知君況尊君父誅亂
賊亦分所當爲奚獨君爲然而君初習於禮長而形
於家信于國人則詞氣之發造次理道固不可以襲

而致者其後就養于郡其子中孚被郡符於博士弟
子員君以書語之曰以父之病病矣其趣歸則請以齊
家持身之法蓋寢疾一日而卒年六十有三嗚呼其
烈於盜賊之禍莫大於死生之變君處之不亂其無
於義之實蓺之分矣乎今其葬也中孚請銘余銘君
之深非余誰宜謹按吳氏唐廣明間有諱舉者扈從
入蜀爲鎮國大將軍食邑于中江子孫家焉至　本
朝其四世孫曰行其曰行輅登進士第至職方郎中
達州太守君之曾王父考義則行其之五世孫也王
父諱覺父諱良弼妣　氏吳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
爲學益力竟齎其志以死然自其燕至今一門以儒學

顯凡與鄉貢者十有一第進士者五人里人榮之君
於歷代史書凡數四讎校於　國朝典實天文地理
字書圖不精治爲文沈深有推敲有諸經講義五卷
中庸口義三卷通鑑類十卷國史一十卷今藏于家
元妃楊氏先二十一年卒繼室以王氏亦先　年卒
四子長男即中孚嘉定十年進士迪功郎邛縣尉次
穎行早夭幼衍女一人適從政郎隆州仁壽縣丞馮
元章孫男二人外孫男女各一人君之卒以十四年
十月戊午以十五年二月某甲子葬君于縣之懷清
鄉合楊夫人之墓銘曰　適于足之容暢見膚之會
禮之在人蓋積小以成大者也於君庶幾見之而賓

志以逝我銘不磨式穀來裔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

嘉定十有三年天子有事于明堂詔郡縣三年四月
類試與人特與奏名高君道充就試人等明年授貴
州文學於時守潼川郡君主中江縣簿君有疹疾累
月至是未擬而疾不愈未幾疾復作大書于牖曰仁
者不憂樂夫也知者不惑知命也勇者不懼信理也
以九月己酉卒將屬纊猶自力命其子伯震奉迎盥
手爲書抵余曰僕晚得一官不及守祿以死命也墓
道之銘敢以累子凡縷縷數十言字畫端莊如平生
余執書泣不自持又明年祗召過家伯震泣請曰昔

者豈父錮絕之言公志之乎余曰此死生之託也矧
嘗受學於君今何敢以行役為解乃叙而銘之君諱
道充字與可一名仲柱年十八侍父訪監眉山父暴
卒跣護而歸大父母七喪諸孤惸然見者為感涕
從祖深甫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也為除塾招致山
宋紹庭希宋元發撫教之與其諸子同衣食凡研紹
庭元發皆習之秀也著錄之生甚衆君學戴氏禮兼
通諸經往往他經生未能言君為剖析大指人自以
不及郡縣校官率先請之嗚年四十不售更為詞
賦與紹熙三年嘉泰四年賓薦閒益教士之有文
請益者踵相接旁近郡邑競致書幣隨資誘論議
娓娓聽者忘倦晚歲杜門謝聘即所居堂之後築渠
為菜終日其上題詩曰心遠世塵隔調高俚耳驚其
自許益不凡又為一小室而作詩寄余謂理窮性達
定力勝富貴貧賤均逍遙君少以才氣自肇豪重中
見事風生奮髯抵掌不肯出人下至是歷變久而閱
理多非復昔所見矣使為傳注得且區區何足以酬
之而僅乎之而亟奪之邪是歲卯之秀名者五人來
旬日費其說之先卒王仝往謝有司既中車跌而傷其
足亦寢疾而卒君未及拜官亦卒世之賢不稱德者
不益愧若往往而是獨於寒畯之士剋忍弗肯與豈
齒忝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雖天道亦

若此邪君世為邛之蒲江人曾祖父永安不仕祖父
宏甫嘗游辟雍多為時聞人所知會靖康之變大困
而歸娶魏氏生四子男君之考名大中居長亦娶魏
氏生四子男君又居長取張氏亦生四子男長天次
伯震次梓老次同祖三女適趙慶孫鄧孫陳補之中
孫男　人外孫男女　人余張氏卒於紹熙二年四
子男今惟伯震僅存先君卒歲在己酉君嘗曰孫之仁
惠里兗山葬元妃張氏而已為壽藏焉伯震今以繼
母樊氏之命以今年　月甲子以君之喪合祔銘曰
賢能之書獻于王祖廟寶鎮而俗職猶與自獻言
士東京乃益思為郎士而留錄初士心荒見書乃俾命
不長豈無他人耗之余獨此鍊較而寸量命也奈何
君奚傷

叙書劍南西川判官李君惟正墓誌銘

李君諱惟正字中父其先本唐宗室子名數十百之
彭山從徙邛之蒲江至君八世曾祖仲昉祖隆父大
受試廣書可遇累封承務郎妣　氏君少力學誦書覽
晨夜長游成都與縣官受知于仙井李公舜臣遂寧楊
公輔公甲成都勾公昌泰眉山蘇公詵李公觀授尚
書小楊公亦相與下上其議論月書季考率在頗行
淳熙七年以後凡四冠鄉舉士之為科舉者皆想聞
風采負笈從之遊邛蜀大家爭走書幣迎紹熙四年

進士時年四十有一猶以讀書未廣調漢州司祿凡待次六年時相豫章京中丞鎮蜀曰知公爲名進士遺君書有曰處閒六年人爲子惜吾欲用子恨未有歷官月日也嘉泰改元蜀旱甚君令仁壽適雨陽暘序農病有秋明年而麥甘露呈祥者十邦人繪爲七瑞圖以侈其事從僉書大安軍判官適曦變起褰旌西歸辟地於縣之長秋山大安距武興六舍而近太守安公丙遣以手職屬守楊公巨而取義學掾史君以秦以賞油粟目獲進逆偽聘而君亦紹身以自全散人者爲書不同歸於明分義以正人心猶其盛哉制置使楊公輔嘗知君於學官甚欲爲君白大安時事君嘗謂此吾子當分終不自名長少矣公猶繼至俾攝崇慶府新津縣今又辟公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先時君嘗著書數論孟至其要義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勸遂得疾以卒嘉定五年正月某甲子也年六十有一臨終無他語獨以九十之親爲念夫人乘陰陽之和致疾以貽親憂者有矣君乃以著書得疾以不終養爲無涯之感是可悲矣十五年十一月某甲子其孤仲莊將葬君於縣之壽何鄉至和里夾山之原葬有期以狀來且曰先君子亡恙時汲汲以轉殺死爲念至控于有司嚴得乃嫠葬之禁其孤不能嗣服先訓乃買於陰陽合祔之說迄今始克襄奉若文不得公銘將無以顯先人之寃余悲其言且念君在吾鄉爲先達君校類省奏在得中荷君知遇若此乃不果辭公元妃同郡曾氏繼室成都史氏一男仲莊五女長適成都王序之次魏景翁次楊伯森次樊夢錡次曾賁龍適楊某者今皆卒王序之與余從弟亦卒孫男一人孫男女人銘曰

士志利祿詩書爲媒苟得所欲棄如寒灰孰能如君子役于仕研磨編劌之死靡二死亦奚憾有子有書毅爾嗣人求余石揭

魏府君紀甫墓誌銘

昔我祖父生七子男其第三處士府君和孫後曰姓鄉貢府君邦逵六曰承事府君孝瑤以後曰既而伯仲季皆早世無嗣我祖妣高孺人命承事以季子了翁爲仲朝散府君其後命處士以仲子仲翁與七季父鄉貢府君孝瑤之幼子越翁俾爲季父某後時諸父惟鄉貢在以誠長者爲鄉里所稱飢寒疾疢凡不獲者皆來焉家事叢委而我從父兄弟凡八人俱未昏嫁頭戢戢立闈以內米鹽靡密之事又重爲季父憂君爲分其勞君數年季父卒而君益不得自脫矣兄弟以次有室有家門戶日大貲用浸屈人猶以望於季父者望君君廩廩乎若有不克負荷之憂了翁時僉書西川判官數以書勉之學乃入學省於是

越翁已卒所與同學者惟景翁文翁少翁三人其有志
於學者君為除塾聘師以成其志或書好之不齊則
委曲維護惟恐稍傷弟順之義用能食指數百無一
間言者自叔父卒後凡二十餘年而二翁與文翁得以
一意肆學無所撓奪則君之力也少翁既先卒嘉定
十三年冬十月甲子君卒後兩月景翁亦卒君年四
十有八於是兄弟之僅存者二人今文翁出守潼川
文翁亦以舉辟交至將為令新繁既吾有簡書之
畏而孀嫂稚姪又不無返顧之憂於是文重嘆吾兄
三十年黹理經緝之為功也君取張氏生子男一輙夭徙
存者三女君卒後長女亦夭嫂張氏以君之同産弟

惠翁之子某為君後又以君之治命遷兆得卜于某
鄉某里某山而龜曰未食廢十有五年文翁再召為
郎秉筆太史氏又翁以書來白龜食季十有一月壬
申矣兄其為書嗚呼余不得與於臨穴之哀也苟為
之識将求貞神明乃移書都繁侯氏余治書篆匠以
是誌諸壙且為

魏府君景翁少翁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誌余二弟之葬乎余叔父華南壽元配
同郡樊氏繼室以承事郎趙某之女生二子男景翁
字清甫少翁字儀甫清甫資諟實不妄語儀甫機
悟多智慮二人皆與其里少年游為所詠幾足繩檢

外裁自覺即屏謝不與交杜門揜室沈思微發曾閒
步上下不失尺寸雖族姻有不見其面者前書後圖
左炙右酒弟兄相對醺如也儀甫旻得疾嘉定　年
月甲子卒年三十有四清甫益自飭異食酒有節
抑遠聲色惟義所當為者勇不可奪事不苟為言論言
輙近理余嘉其變善而壯於禮也會守潼川將挈以
自助既治任忽夜半自執其手乎從弟文翁炳燭視
之曰此誰手也曰兄左手也清甫欣然曰吾今日病
矣吾有四體而忘其一吾焉得長乎急從醫山取醫
治之則已成偏痺之疾屏明年五月　竟以此卒
年四十有三余仕中外二十餘年異塗危搖擢洛齒

髮每有下澤車款段馬之慕恭嗚呼孰知其遂止此邪
清甫娶姨之子房氏再娶李氏故余書劍南西川判官
惟正之女生一女子未嫁一男子尚幼志則故奉議
郎知靈泉縣高君載之仲子也清甫未病時以為同
氣所出取為己子儀甫娶同郡歸某之女生一男子
某以瘠失明嗚呼既不假之以年厥子又弗克大有
所振立匪命也夫匪命也夫葬以今年十一月壬申墓
在　鄉　里　山余方以尚書郎待罪史官
不得往視葬乃為書其以納諸壙

知嘉定府宋君之隱墓誌銘

余昔守廣漢與什邡令宋君深之為僚君諱貴字用

又獲拜君之堂嘗泣而語余曰昔者朱文公既銘吾
先君子赴部之篇義矣子其爲我書之以詔來者余郎
銘詞而知宋氏之種學累善非一日也他日又出文
公所與問荅曰中曰性曰知止曰格物此類凡數帖方
文公以講道雲谷四方學者皆歸之君之季從首
得其語學中庸大小學諸書君名之源字積之文公
更曰深之所以期君者若此吏部使湖南劉子澄請
之守衡陽文公謂吾季胡子南軒張子流風遺韻多
在湖湘俾君卽劉訪焉至衡則又得永嘉戴氏望從
而師之由是聞見日廣余嘗因是而重有感焉且吏
部使閩未遑他務而訪道于文公又遣其二子從之

游彼之俗吏能知是乎二子克承父志數以經史疑
義請問于文公今見于書疏者凡五六往返彼居驕
習靡者能知是乎二子年少初學而文公已汲汲然
翕受而循誘之降心空腹若施諸大徒高弟者既
又以見此道孤宗苟以是心至則未嘗無誨也余與君
相得之深蓋昉乎此後十　年某子伯熙來告曰吾
父以嘉定十四年　月　日卒于官舍今將以十七
年　月　日葬于成都縣陽侯鄉祖塋之側昔者
吾祖之葬文公銘之而公書之今父之銘不可以他
請也會余造　朝謝未皇明年以書抵京請益力追
惟曩事乃不果辭君系出唐宰相璟今居成都雙流

曾祖傑不仕祖維贈奉議郎父若水紹興三十年中
進士乙科仕洋縣中爲秘書丞兼吏部郎終江西路轉
運判官累贈中大夫母張氏宇文氏皆令人君以父
任入官尉江原縣監酒城固司户茂州今龍游會吳
曦之亂卿印綬去賊平而還當路者以名聞　詔進
秩二等尋以薦舉改官知什邡縣積決擢監部使者
檄君攝通判嘉定府未幾通判邛州會威州闕使君
人往攝事所至吏畏民懷之初知龍州秩滿移洋
州未上又易雅屬南部潰卒爲亂制置司命將御
前軍討之君謂皆故等夷恐不可任務雅士兵號牌
手者勇悍可用請自將而前則卒剪其力以保安公丙

閒宣威幕府與參謀如君未至雅沙平夷盜邊既
撫柔之及君曾去則夷又來君皆還州夷啟角請
命君曰夷德無厭不大治不創欲其帥道示必誅滅
復叛塞矢死無悔曾書遷樊會宣撫司以調度急
括隱戶物逋產郡民劉子王託爲奸君請於宣撫
以免倫人倚法之擾有志未遂而殁始余觀於漢儒
自謂得易於何師受書於某氏門標户別各亦病之
及觀中公諸生爲守尉而史者治官民皆廉節王式
諸生頌禮甚嚴試誦有法使諸博士舉問何師信知
師道之有益於人如王謝家子弟耳濡目染氣質隨
改藉令稍佚前聞於所嘗言終不能忘也夫惟有不

能忘也則有觸乎事而不可已隱於心而不敢為者矣如君之得於師友者甚君使假之年尊聞行知庸可限其成邪君娶洪雅孫氏封安人二子男伯熙以遺澤補官次伯顯早夭女適迪功郎監崇慶府酒稅楊子春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萬里尋師難疑反覆師不倦誨友不慮瀆始初清明旦晝未梏如彼叢棘夭之沃沃循其恕以御物欲迹其所就寧有絕續我作銘詩後人其穀

朝奉郎通判合州曹君易墓誌銘

嘉泰間余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府方是時承平日久民物阜蕃公私交裕雖卑官感有司猶淬書區區之外

多可稱紀有曹君一致時為幹辦四川茶馬司幹官而聰敏於余相友善也余為國子正又與偕至在所山行水涉于泳于游交儆互發後十有九年再點班行訪一致何官曰嘗通判台州當在官死矣嗚呼其中若是而用若是邪其子惟日尋過余曰吾先君子葬未有銘惟先生之齒同寮也是以不敢他請余及敘之曰一致名易其先閬人避五代亂徙益居安固之許掌曾祖文甫祖迪父廣居累贈朝奉大夫母蔡氏宜人一致少敏悟書學於書無所再讀下筆數千言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尉明之慈溪教授開州南安軍由四川茶馬屬用舉主改官知福州長溪縣主管江浙等路坑冶司文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家通判合州年六十八而卒始未第已名聞太學其再為校官能使遐陬僻嶠咸奮於業在蜀惟買書數千卷以歸長溪豪猾斂息閩人稱之方伯監司聞諸朝錄名中書食祠官祿七年泊然將終身余知一致深信其所挾負者得施于時必有出於人而僅行乎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士遇則見於世不用則亦已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娶同縣陳氏賜號安人子二人惟日迪功郎新上饒縣主簿惟月業進士女適承信郎前監 海酒稅平陽林湜一致之卒以十三年十月甲子晦年六十有八葬以十五年十有一月壬申墓在訪峯銘曰 哲人孛動容浩乎蘊中曷亨其豐而蹇彼逢不惠于橡以彥我邦松邪相邪古斯幽宮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二

墓誌銘

承奉郎致仕李公僑墓誌銘

國朝士大夫致爲臣而歸有謝辭祖餞之禮若朱邱王周李東之李及公卿以下皆爲賦詩則又滋庭餞寥之所未有然而昔之去者大抵位高而寵極祿厚而家溫其父祖襚印齒爵其子孫重侯纍組者也不然則韓文公所謂賀貽未歸已廬巴華未離乎堂邑哭于次者也又不然則三馬食藿而作宜去之書一龍禪宋而與歸來之嘆者也乃若奮身寒苦老不待年恩寵滿泉歌詩載道則自臨卬李公始公諱僑字

德秀早從方舟先生李公石叔通先生宋公興游考卒諸弟事公如師治仲氏何尊孚鄉歷三年公與叔氏民彝繼上而民彝第進士公以秀居益得肆力于學晝誦夕惟凡十有六年劉起居光祖始拔公于類省試明年擢第廷中授司户成都以祿不逮親願上所得官以爵考妣朝論謂非故事不可　光宗皇帝御批其志可嘉特依所乞其訓詞謂非追遠報本不解於心者不能於是公年五十有四贈考迪功郎妣孺人仍賜公初品官公卿百執事槃其行歌以送之宰相爲摘上語名所居堂曰嘉志郡表其宅里曰御行廐十年而成都京朕又十年而眉山史公亮天應

皆撰公以詩詔悲如故事而二史特官從事郎先是官成穰以錄爲公學制且嘗爲詩及倉裏政尚未前事以餞二史而公之節益著公有別業在白鶴山下爲小室曰枕流號枕流居士前後侍蜀者舉致書幣詣以關失夫守下車首加存訪長以吳公獵詗蜀麾士五十餘人以公爲首部使者李公與宗繼以名聞詔特轉承奉郎公癸曰身許陽焉用文之屏跡田里貧室無留門者雖晚進末學若稱名請敎望容接無厭斁公取浦江謝氏先公五十五年而卒蕭然一室領袖羣從內外千指無私蓄無疾步大聲居以時食飲有節尤致嚴於祭祀誨從子學重宗食主器

敎養均一用謝與當會屢登甲科公雖喜見詞色所期不止是也一日跌傷足又若眾沫遺命棺不過三寸斂止時服一切委從約葬從遠毋徇俗爲佛老供以嘉定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丙子卒遠近士民爲哭不絕公系出唐曹秦王瑤磨入蜀家成都治平間徙蜀州新津縣曾大父安道大父墨淳學辟雍以恩得官監酒卭州又徙卭父誑累贈通直郎母大安人廖氏公之子用常孫男愿下十一月壬中葬公于磐石鄉孝義里癸山之塒從文侯誠之爲狀其行以屬銘于了翁曾君命又不克銘用常又以書請曰凡書太史氏之簡者皆有彝品惟士以節行著則閭里之者

子非公諸其愧謝既爲銓諸吏冊又誌而銘之曰
劉矩居之誄曰公之薨嘉傷夫三綱五常之掃地而
士不盡知其心制置使崔公與之亦曰舉世景慕於
中獨醒然則公之進退存亡其所關甚重而不輕是
爲銘

顧夫人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夏五月戊申將重珍舉進士第一故
事京師給騶從自端門騎至期集所侯王大第供帳
左右觀焉時重珍適侍母顧夫人于京下馬稱壽都
人榮之留兩月餘授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御其母
以歸于常之無錫方榮閭四貺惕然如將弗勝粹煇

潸實益求其可願者竊所嚚愛焉明年重珍以書來
曰夫也不天以禍吾母曾不及今日逮之養嗚呼尚忍
言之吾母餘十歲鞠于外家嘗氏一日父母家絕糧
母祝髮而號曰天乎吾親之未終也此殆其有售乎
命粥於市得百金以給炊自是父母家生理浸蘇若
有相之者迨歸我先君事大母軒氏樂而忘其疾我
諸父七人或夭或貧先君不能自振假館于人吾母
贊治家事既備且戒能誦習五經論孟親以授重珍
有關於孝義則伸而複之重珍既孤諸父給以饘粥
母治絲枲取奩末之贏以衣之宵興無倦督重珍學
而溫如則吾母捌禳以禮之且語曰保汝以奉先祖

也重珍汝敦行下嫡孫之人不堪其苦或以貲誅重
珍爲之子而養母志以配田累得官者吾母叱之吾
先君之未泯則母之力也重珍年十七爲人授小學
有儲鵝綺衣而以待束脩之入他日吾母持織繪於
諸父曰願分此俾無忘先君貽時有欲妻重珍以女室
盧田士皆見母謂幼孫得不死者諸父之力謹毋他
從乃固辭焉重珍年四十餘始獲題名于進士籍冬
至之前日親帳賀吾母生辰母曰吾雖樸穿矣今不
饗汝爲之後將有悔重珍艴然以疑季冬得疾月正
元日而卒身後惟破楮敗衣嗚呼天乎使吾母君約
踣困而曾不食子之報也今將以三月庚申葬于謝

堰之原祔先君兆重雖首窮禮部嘗以文學受知于
先生由是幸有錄乎門也授神乎非他人而求銘合
此也崇中之石不可以充屬其嘗聞之國人曰重珍
之父南式以負芳發爲聲聞不蠱舉士業其卒也重
珍方生十年顧夫人持家教子有儀法讀書至男子
由右婦人由左誦之尤喜言李氏斷臂事以爲婦人
義當若此所居雖旁縣而接防內外凜不可越然則
今於重珍之請也曷敢不諾顧氏晉尚騎常侍贈侍
中榮之後世居吳興人國朝從毗陵曾大父某大父
某父某子男一人即重珍女適李大年孫女一人
銘曰先儒有言婦適不再婦適而再飢寒之害然飢

寒之事小而失節之罪大此背婦之責也抑爲士也
之戒自義理之不競溺世途之爲區區雖未無飢寒之
迫已莫知此身之愛偉哉夫人七十九載困窮匪阨
而若是介百挫一折亦莫之恃琢銘幽宮其永勿壞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寶謨閣致仕張君午
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秋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張君年六十有
九引疾求謝歸四五上 天子重違其意詔進寶謨
閣知眉州君出國門意甚得其志猶晝夜歌詩不厭明
年春二月戊辰朔舟次蕪湖發疾卒赴聞 詔賻朝
請大夫下所過郡國發民護其喪以歸於是孤世永

叙次行實求銘於史官魏了翁以葬有日惟得生最後
淳熙五年君舉進士了翁始生試吏爲西川僉書判
官君不屑管庫之卑獲爲寮舊最後復侍同朝爲僚忘
年交然則銘莫如了翁宜也張氏故晉人晉別爲韓
張氏相韓五世留文成侯八世爲司空皓生綱爲廣
陵守廣陵葬犍爲武陽今黄龍赤水大墓巋然子孫
守墳有千餘年不去者廣陵三世孫爲廣陵守則祭
寧張氏之祖也名德相望蜀之世其家者莫先焉君
之曾大父孟程大父弼直再世登科曾大父官至左
朝散大夫贈朝議大夫大父官至左朝請郎考崇僅
改宣教郎然二子皆以儒術世其科贈中奉大夫配

臨邛韓氏贈令人君諱午字智夫事親不忍一日去
左右父沒事伯兄申九謹奇簡書訥訥不出諸口
而遇肯綮立解始調尉新繁以外艱不行再調尉籍
縣監司檄攝洪雅龍游二縣又兩易江原尉既還郡
守簽書府凡三書考而食籍縣之粟幾半年爲令貴
平辟幹辦潼川路轉運司以內艱去除喪差監成
都府軍資庫用舉主改通直郎知宣化縣通判隆州
知廣安軍又知達州召爲工部郎中遷兵部歷軍器
監太府少卿君官催科僅足即捐以遺民曰賦有常
數而求贏焉是厲民也與其無赫赫名而不失撫字
之意公退讀周公孔孟氏書曰是扶世立教可一日

不親乎宣化以軍興調民出廣縣爲錢三千萬當四
年之賦君召里民俾自推擇秋毫不出吏手見謂平
允吳曦叛諸守辟九齡冤以討賊自募士即劾外伺
緩急首得平賊詔書馳白漕帥守甚後韓侯以有備
蒙賞君謂此臣子常分終不自言也廣安有大訟沽
勢者君毅之不少假反見譖于大制置安公檄君上
印君即前嘉舉行中理安不能奪命及蔽次尋以制
置使董君居誼薦理訟牒事情俱得上姓名于朝未
報徙知達州詔任滿赴行在奏事君入對首言君德
三事曰仁曰明曰武次論蜀禍已極願早擇帥臣尋
因轉對又極論軍政之弊輪對言朝廷未嘗主和人

乃意其必和未嘗諱兵人乃以爲深諱士心疑沮內
治作報顧明國論以一人心推誠於剛方之士毋以
虛文進之致審於剴切之言毋以文具聽之其間又
論內帑版曹之弊及三邊制閫山東歸附甚悉上曰
內帑誠不及向來又曰蜀中兵火可念又曰事當慮
後　上臨朝淵嘿至是爲公改容陛楯者皆愕眙其
後又以兵部對論斷黃廣禍三邊功賞語多激切方
駸駸向用而歸志浩不可挽矣早歲與咸齋王公灼游
爲文平實典雅有家集二十卷奏稿銘誌一卷西
漢評五卷古律詩五卷元配某郡王氏知昌州拱辰
之女繼室同郡蘇氏皆贈宜人今夫人郫縣宇文氏

封宜人男一人即世承修職郎廣安軍岳池縣主簿
女三人長適進士惠脩次適文林郎新奏辟蓬州路
提刑司幹辦公事宜夷甫季適進士黃裳適袁黃者
亦先卒孫男一人牛僧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孫女二
人外孫男女二人世永卜寶慶元年三月甲子以治
命葬君于本縣至德山康岡之原公且去國訪了翁
于休沐舍請以言忠信行篤敬二語書諸深衣之紳
了翁敬諾而篆焉治啓手足曰以是斂我然則君所
質行果在是與奚之死而弗忘也是可以銘銘曰
言忠信行篤敬斯二者天所命言若易聖猶病差張
君服是訓非此紳目不瞑雖無死弊於正我作銘表

終令

直煥章閣淮西安撫趙君綸墓誌銘

自六飛南狩厲志克復非以江淮海陬爲安也不幸
而權姦封寇訖有位以行其私慷慨憤激如忠簡趙
公與一時善類幾遭誅戮之禍惟天聰明擢去所善
雖不幸而負於遷謫者猶以不泯厥祀然而車攻吉
日江漢常武之盛不可復睹至于今百年而是非靡
定則諱之罪與忠簡之曾孫直煥章閣論嘉定九年守
信陽金虜元帥高乞將步騎二十萬入寇煥章公馳
至郡繞城浚隍蒐軍實勵將士脫衷海於因拔董思
明于野皆授以師虜薄城下公擐胄衷城矢石如雨

虜氣沮拔柵寧火攻甚急發遣統制官康孝先率死
士間徑抵虜賊斃其酋注肯鎮上虜棄衷且走然猶
擁兵復進士殊死戰公趣其擊乏以安衆心調道兵
掛糧察息聞曰焚城若公以飛虎義士克敵信效諸
軍列柵淮壖間出游騎以誘之一日與虜遇來勝遂
北一擧而盡俘之於是開納降附弱者贍衣食壯者
隸軍伍嚴明年正月諜言虜治兵公乃以鄂軍及信
效義勇諸軍專守禦以飛虎軍爲游擊城諸砦若土豪
各保其地而身率郡僚分隅爲城守備二月虜盛兵
先犯羅山尋縱燎迫郡城公登授方略遣飛虎統領
許用先提精銳出城及其未定急擊之殺傷甚衆虜

猶以步騎二万環城分万人阻城東諸山而陣公臨
督將士無不一當十虜敗走又明年正月虜圍浮光
棗陽二月破光山縣公曰光吾脣齒國也會光守柴
君牧達使使求援衆請自守公曰不可遣董思明與
表海軍援光而以飛虎軍爲後拒郡教授程光廷督
之會詔班武功爵士益感奮公乃募勇士間道入光
約表裏破賊師次宋城總餉者忽欲移師防江公叉
持不可時虜破沙窩鄂禆將李遠戰死虜乘勝入梅
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面震搖公懼虜得因糧是
明援成算今倍道抵關路馬山谷間而分出胡家衝
魚貫而進擣木緣崖三十餘里設伏於隘遇虜候騎

擒之遂拔柵而入擣虜目帳虜酋黃奔并我師憑高
蹴之呼聲振山谷奪其徽幟書數千馬牛不可勝
計盡得官軍前所遺資仗民老弱陷賊中者皆拔以
歸會淮西將師援師四集虜大敗遂解浮光之圍自
公守信陽虜再戰皆北至是越境出奇威名震擅時
江淮聲問久絕中外憂恐及捷書至士大夫抗手交
慶然婣婭亦自是始矣公之字曰君任五歲誦書入
耳不忘年十九從朱文公於富沙既而事後母孝撫
弟妹有恩丞相忠定公汝愚每謂渡江諸賢勳業精
審無若忠簡公比爲相召公兄弟與語歎曰遠器也
乃白上錄忠簡舊恩並授登仕郎丁母林恭人憂服

除調監鹽官縣催煎鹽場秩滿移澧州安鄉令賑飢
興學會蠻林贛聚衆集義勇民兵節巢穴捕誅首惡
餘黨悉平宣撫使吳公獵表諸　朝尋主管荊湖北
路安撫司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虜方變
制置使李公大性謂公曰惟子可以已之公至郢忠
義將董達方激怒其衆公推誠諭之勉以赴選或歸
農若隸入籍皆大喜過望吏白制置使留茶商忠効
一軍補兵籍以安反側於安復荊門隨棗諸屯踴躍
驍桀擧孟宗政劉世興扈再興等後各能捍邊有功
名公所識拔也在郢聞土兵謀焚忠義將韓師愈之
居爲亂或造其廬道遇賊首伏烈叱之曰韓氏有警

吾先斬若至則開門秉燭而坐賊逡巡遁散乃訪田
里疾苦而振贍之民流有歸殍有瘞勞勸功劇益
不作楚人始忘亂用薦者改官知潭州益陽縣開安
谷河以避洞庭風濤之險通判江陵府數年冤獄郡
人賴之猶以進士擧與計吏偕入屬有邊遽　朝廷
知公才道拜信陽軍以却敵功進秩二等尋除大理
寺丞尋辟改直秘閣仍守信陽節制軍馬俄以賊首
虜進秩一等除太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直煥章閣
知廬州安撫淮西節制本路屯戍軍馬改知江陵
府安撫湖北至官未久以言者論削一階罷明年主
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直前謫還元秩嘉定十五

年九月以舊職起知廬州安撫淮西十二月十四日舟次丹陽屬疾而卒年五十九積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娶宜人徐氏子鑿將仕郎女適承事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張獻父公丰儀脩潔倜儻有大志少從諸父語及忠簡公事慨然以世業自詭及仕喜賓客輕財睦族振窮通郡之役董輦運置守致饋可百萬緡曰例也公謝絕之爲郡凡公餽悉以資補冠者江陵羅龍無一畝之宅慨居長沙卒歸葬山爲屋五楹僅庇風雨若將終身焉有詩文遺藁二十卷十六年冬十有一月甲子葬于紹興府蕭山縣李撐鄉古井灣父迪故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累贈朝議大夫娶恭人陳氏祖泳故宣教郎賜緋衣銀魚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即丞相贈太傅豐國忠簡公也鑿以書來言曰忠簡不幸而輔佐中興之業不卒天下以爲恨惟先人勵志興奮又不幸而不年所不敢知曰天也夫子論次舊聞知忠簡宜詳則銘先人以附忠簡之墓不亦可乎乃爲之銘曰

帝命明辟紹開太平齊遴群輔言授國成留昌發榮曾是翦棄殘我民特民罔攸既曰予不臧亦罔克長雜戎婦姦緒靖土略有皇命服胡昇大金珠償與不貳以令厥孫勤銘于竁式紹豐公

陸伯微持之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冬正元日　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秘書省請言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余時秉筆太史一見如舊交明年之元日余爲秘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揭所居室曰自奮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彊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請也爲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奮之義余以是益奇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　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寶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未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悼得脫輯于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于文安之墓側卜日于十一月之庚申甫推知先君莫吾子若也識竁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杖而執事手彌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曾所次行實請子其毋辭也嗚呼伯微余益友也銘不敢不諱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戩大父賀贈宣教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尊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累贈奉議郎知荊門軍娶吳氏封太孺人生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穎悟七歲授筆成文文安授

徒千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為救局刪定伯微年纔十三歲重如成人聞講象山徒衆百人有未達伯微爲敷繹服膺出守荊門會郡治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山先生九齡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时江利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辭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啟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饋如失迨其劃然居油然得氣象豁神識昆勞友朋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駁才有高下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感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

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守東流地形執險而守執易而戰執險而伏毋專爲江守徐公問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忿義爲鋭情故三國西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數先入于中畏恐其爲之難也徐憮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項公安世之荊謁吳公獵爭先延禮焉爲著諫書十篇名以類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爲遂以爲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使袁公燮薦于朝謂伯微議論不爲空言綴多舉有可

倚仗不報豫章漕湯書院連帥馳書幣强起伯微長之尋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涇又致之累辭乃就諸生詣於閣於出入無節伯微毋且會揖即編其姓名千牒不至者屢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疏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齋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辯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念旬時不決者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纖項盡以一言差舛之毛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强濟又足以踐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爵不盡遇若往往以是獨與儒生學士

餘較于量哉嗚呼天果夢夢矣乎二男子玟洞四女子尚幼銘曰

金谿之陸自象山氏爭今季蘧以學名士天奮厥施罔屬于時偉甚空言以淑爾私謂天啇之而龔厥後吁嗟噫矣亦罔克嗇永與之吁英烈言言有稽陸學玆維其傳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希館神道碑

紹定六年五月戊午安德軍節度使信安郡開國趙公薨于臨安府休沐舍年五十有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遣中使賜内帑水銀龍腦以斂贈以金幣廟

有司治喪葬多矣諭弗敢明年改元端平詔贈某官
爵信安郡王孫與文兄弟奉公之喪葬衢州常山縣
西塘頭某山先期以前國子司業林略所次行實來
知樞密院事喬公弄以求銘于臨邛魏某道遠不得
辭也竊跡其事公諱希錧字君錫舊名希喆舉進士
改賜今名　太祖皇帝九世孫也　高曾諱南特少保
自京師徙名數常山公生而明晤長而厲志少師
衡陽公未冠肄業于石鼓書院嘗有聞於永嘉陳君
與傅良後又受經於徐子宜誼力贊公學借書抄誦都
學有大雅齋以待國之貴游子弟公弟入曰吾獨非
宋素乎舉慶元二年進士授修職郎待汀州司户參

墓誌銘七十三　一三

軍閩寓僧舍紬金攻古凡八年至臨汀僅二月而峒
寇李元礪出沒汀贛虔吉間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
守城公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所見乎公
曰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益精鋭以扼
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公人爲危之公至關審形
明間中令謹堠分畫猶定賊已遣諜窺關公得諜詰
之縱其舉火相示而嚴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
突至公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
餘黨聞風而遁公引還奉檄羅拜相屬公繇他道以
避之事聞詔陞本州推官中書省籍記姓名治疑獄
決滯訟擒頑邑弭亂卒臺郡皆才之去之日軍民遮

擁遮送者至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大
寧監井鹽弊端如蝟積負至九十餘萬斤公往視之旬
月償及半踰月則告羨矣既歸疏利病十條使者上
諸朝民至今便之凡米鹽錢穀之寄視星出入夜復
閱文書率漏下十刻寧備邊圖併諸藏遏使者新故
之交府人持白金以請于公曰此某世主者當得之
公怒以白使者盡更其弊商人請官糴率不及數而
官糴商米必求羸公為罷之商人仕蜀歸舟或挾
商貨或部責難以為利公輕舟出峽引見便殿改奉
議郎知信州玉山縣未行召對公條列三事首言民
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

墓誌銘七十三　十六

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
次論大寧鹽井本末　寧宗皆嘉納之除大理寺丞
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
爲人後有過禮吏請賕者莫敢自陳公白其長推
行之會朝議稍近屬起朝参者少命公易班以壯
維藩之勢公以疏賤力辭弗允特授吉州州剌史提
舉佑神觀訓詞略曰藝祖創業兼統而支分派別浸
成疎隔頗聆班序慨然有懷又曰藝祖受天明命文
昭武穆宜嵩宜德乃簪纓在列疎若晨星朕心慊然
始知廟議已定弗可轉也未幾廷紳有請謂宗姓換
班人嘗舉進士者請視朝士聽論其意蓋有屬也公

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纖默爲靖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闕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氣爲知恩以不待替授於朝廷爲有才皆非敢直諫矣天下以爲諫人志在選擇未得其道嘗屢使未當其才耳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陞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求免例已陞內舍曾監前名而不得主諸州教授名爲優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除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今服闋特贈進和州防禦使　今上登極恩進宣州觀察使以公族近屬恩特加尊文進安德軍

承宣使公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君道察治統收人心數對移晷上爲動容曰卿所陳極明要於物政所係尤切越明年復當奏事論柄臣不協禁衛不肅凡皆職分所當言者慈明宮上壽外郡慶封信安郡公自男爵積至三千九百食實封六百不幸足疾臥家累歲而殁其器實性周有天下內而三吏六聯外而五侯九伯類皆於同姓之英至秦漢以後千五百年間獨未見一人同國家休戚爲王室輕重如古所謂同姓之卿者二五之運流行宇宙亘千載如一日未始有今昔之間而天之降才爾殊何也古之待同姓推尊祖以及於敬宗推敬宗以及於收族蓋

自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系之以氏繫之以宗合之以族凡有事于廟廟之子姓各以昭穆爲序故酬賜爵爵各以齒而賓宗婦廟序以倫蓋不惟尊祖明統亦以別嫌明微是故兄弟之國不廢先王公子公孫不皆祖禰其先君凡以厚其別也況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其朝夕之所與居者俊士造士也觀感而志喻者正言正行也夫然後與之以國邑授之以民事甸稍縣畺之采大邊之餘地各有公邑其有功有德則裂賞分之地而侯之土田陪邑祝宗卜史宗氏分族以寵綏之或世其爵秩或入爲公卿大

夫親有等則人知敬宗族有別則人無覬覦又爲之建學立師而居有教養賦役田而生有養則其內附兩社以輔王室外分三土以翰王略親親賢賢之效後世罕儷焉乃其所也周自始祖暨于末孫凡享有民社二千餘年秦雖僭偪猶三十餘年弗敢稱號也乃自春秋以降其禪遞偪自剪其類所謂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者皆推秦事然也自二漢魏晉至于齊梁隋唐之季亦莫不然其間豈無以經術稱以詞華顯然不過爲韜光晦迹全身遠害之圖而猶有不免於禍者然則非千五百年間天固嗇於神明之胄蓋有之而莫知所以用之耳公風資

凝重有抱負無儲無一金無藏蓄也秩正二品無聲
色也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
少師葬公尚幼護喪以歸道過寇左右駭散公撫棺
慟哭不懾寇義而去之存遺母江夫人夜哭喪目立
時弟妹未昏嫁公悉資予之族黨親姻有四孤女公
皆子而嫁之宦千夔適同年進士李鳴鳳自館職補
外一夕暴卒公捐金治喪事前歲盜發其鄉縱火邑
郭其首爲煨燼不及犯公之家萬里入蜀無秋毫援助
諸臺交薦之同知樞密安公丙以辦長沙還蜀見公於
稠人中即留飲握手道心事解所佩玉以贈且顧舉
之公辭以及格安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奈何

盍亟諸所親曰有母當可受此而不敢專白君謂可
則可矣是舉也人兩賢之使公內掌臺閣外居藩輔
稍得見諸事業其所立當何如既換班自號時隱居
士以琴書詩酒自虞祈寒盛暑未嘗謁告或謂公何
自苦若此曰正愧無以補報若併廢之如此心何公
備歷艱難不忘貧賤日與書籍衣食取裁足不置妾
媵故訓詞有曰爵秩寖高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
蔚爲朝著之華蓋知公之深者娶江氏殿中侍御史
濟之孫封孺人賜冠帔遺奏上進封郡夫人子男六
人與瀟八歲能屬文早夭與汶以混補第一入宗學
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以承直郎特改差西京中嶽
廟授尚書左銓與潞宗學諸生紹定二年進士承直
郎今監嘉興府比較務與沈嘉定十六年武舉紹定
二年換試進士出身今以承直郎當赴尚書左銓與
瀚忠翊郎監饒州石部縣酒庫與澧京學諸生紹
定五年進士修職郎待年出官女一人嫁儒林郎福
州司法參軍唐慶遠孫男一人孟植孫女二人尚幼銘曰
維宋三宣藝祖維昆藝宗九支孔曼且碩維信史公
秉德靜淵敭歷中外風績言言胡不用之屏翰城垣
居之著定位大爵尊蟲飛而朝會盈而旋弗亟弗宣
弗振弗年分有所制以親炙賢我明古制識恨丘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四

墓誌碑銘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諡文靖朱公神道碑

共惟 高宗皇帝聰明神武格知天心自大難甫平深惟國本之未建乃紹興元年四月戊申以至和故事面諭宰臣宗尹等廣蒐得人是爲 孝宗皇帝由是詔書數下至是益白紹興末詔御史中丞朱公倬知貢舉舉人劉翔論晉諸侯違國體在於豫建太子公擢爲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典舉復命又論奏又之上再三稱善曹是被遇始建王正名號告于時權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 高皇事無小大必以讀聞紹興遜大事益熟聞之三十二年春二月 高皇還自金陵公以年及七十引禮律求謝事書不允請至三四 高皇諭之曰卿風采議論後傳然遽欲引去何也知不可奪乃六月己巳詔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孝皇外備中外流傳疑信參半諫大夫故與公有怨乃以風聞上蹟 孝皇知公無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學士詞臣承望至謂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睎儲貳未知君臣之間未嘗有異論也授受之夜奮飛語諭誰不知之將公自由興嘗自發其端繼以臣陛下皆出入與聞政幾脫有欲言當不待臨事而發也公之所啓不過曰靖康之事主以傳位太遠齒姑徐之俟諸人情此亦發見之至者 高皇決不以爲忤而 孝廟仁孝篤誠未嘗去於懷得則亦必不以爲疑陛辭之日 高皇諭云所論於卿何與朕欲過德壽宮卿且歸俟年歲當召卿明年公以致仕聞 孝宗謂輔臣曰朱某有性氣如何便欲致仕輔臣以赴闕上曰可憐可憐恤典一如前宰相遂詔復元職自通奉大夫贈特進致仕遺表恩澤凡十人然後人知兩宮果不以爲忤也迨淳熙初公之子端厚端學侍魏國太夫人于行都大丞以憂去端厚自左藏東庫除將作監主簿易太府寺簿端學自左藏南庫除大理寺主簿皆出自宸斷服除端厚又起家大理丞端學大府簿尋遷丞至是人益疑傳聞之誤追熙十四年公之孫者舉進士唱第之日上顧謂二相王淮周必大曰此義方之訓二相出以語人人又知 孝皇於公歷二十有六年東記未嘗忘也其所推帝者之盛猶白推口出好興戎益援受之間古人所甚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功人知勿敢言徽王同老自陳辭汝身不見錄王歧公與子之誠未嘗有異論也猶曰指社稷爲他家而讒之微其子仲脩一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是尚有司誘者曰出好自口興戎自口故言之而不自爲德也

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 高皇之敝志踰三十年而
孝皇以繼志為悦不以位為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
豈較此遲速之間者今如言者之説則淺議聖德
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古今之盛觀此不可
以不辯後此者四十年若為左暦其始僕託交每許
公前謚既日而銘論未請又二十年復待同朝始知
以文靖易名者嘗從容以語某曰先文靖即世既六
十年昔者任公文薦實狀其行治弟危於史王公曾
嘗銘其年閒亡未有紀子於前言往行槩嘗有聞盍
為我誌而銘之其弟敢辭公字漢章朱氏自晉姓其
後顓帝之後曰陸終終之子曰安安之裔孫曰俠周

武王封之子邾至儀父十二世矣後八世為楚所併
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至漢大司馬長史
詡生大司空浮浮生下邳太守永永九世孫吏部尚
書尚生司徒賀三子禹卓禹尚坐黨錮之難子孫避地
丹陽卓之後為唐宰相敬則唐末公之七世祖又避
地于閩遂為閩縣人其丹陽之別于曾祖考襲累贈
至太師追封衛國公祖徽修皇朝奉郎廣東路提舉
常平贈少師考廷佐皇從政郎太學博士累贈太保
娶黃氏贈吳國夫人故宣奉大夫積之女生四子男
公為適長生而秀異曾祖妣周國夫人猶撫之曰是
必興我家恨不及見之少長誦書日萬言少師愛之

寢食必俱朱氏世傳易公尤極精邃未冠以鄉舉至
京補太學內舍生丁吳國憂哀毀不勝喪服除又居
太保憂宣和三年復鄉舉法公以選登五年進士第
調常州宜興縣主簿虜將入寇居民求辟地公為具
舟給食全活甚衆云何民皆訴于郡郡委公閱實公
為蠲田租至九分若干免守將横治之既知公秉
志堅確乃俾攝佐張忠獻公薦公召對除廣東路茶
鹽司幹官再用薦改除提舉福建廣東西經費財用
所屬官明槖為宣諭使至廣人憚其風聲稱於公愈
為甚異謂之曰宜興寇至脫民於死者非公邪民至
今思之遂表于上時方以劉豫為憂因顯對策其必

敗 高皇大喜詔改合入官與祠秦檜忤出教授越
州參知政事張守帥浙東又以表于上除教授諸王
宮檜惡嘗薦公所論擢都督府會有嫌者訴浙東制置
使梁汝嘉以公詳練表攝參謀有捕獲者冤吳虔公
鑿官稽中鞫實公獨得二人縣尉之餘釋不問曰吾
大父尉崇安日有獲冤二百坐死者七十餘大父謂
此饑民剽食耳未可盡以三尺繩之也悉縱其罪甘
不以徼賞今吾其無愧大父乎滿秩還里辭秦禍食
祠官之祿十餘年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校讎除通
判南劍州凡四年乃上建寇阿魏聚徒數千建寧接
而至帥不可用公以信實招撫一境賴之差知泉州

陛辭因言安策劉豫必敗　高皇曰試得試得卿父
淹何所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曰恵陽去朝廷遠
賴卿撫百姓如朕親總之自是公去旬日忽閣大臣
曰前日之對誰爲薦之曰守臣陛辭常典也上大令丞
君對政府有未知公者曰已去矣遂除國子監丞公
閣命還縣事凡八閱月以職事轉對建請動恤民隱
未幾除提舉浙西路常平二三大臣亦罔知上意忽
特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益爲公設也
公首登對上曰近來內重外輕今卿以朕親擢之人
出爲部使人皆知內外之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惟朕
獨知卿乃除右正言二十七年秋也二十九年春二

墓誌　七十四　五

月遷侍御史秋八月差國子監發解所監試官冬十
二月遷中丞公自爲言路謙眷益厚而公益畏常言人
主任我以耳目試我以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
上荅天心不爲子孫植荆棘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
赫然如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邊備公悉力開陳
言辭氣定雖逢盛怒不懾在言路久薦人論事必至
發倉廩糴米價減私鹽罷軍籍抑配禁州縣科借凡
以興利除敝無慮數十條皆掇葉不傳公經學醇深
經筵侍上多所稱善自典舉選任參知政事明年拜
尚書右僕射公控免之詞謂一言寤主詎緣左右之
容人以爲榮月餘詔提舉三朝國史詳定一司敕令

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公金亮寇江公陳戰備進三策
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朕書於坐右
朝夕思之虜勢寖迫公又策虜三事上焉者爲耕築
計中焉守備下則妄肆窺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司無
患焉既皆如公所料史忠定張忠簡虞忠肅陳忠肅
之進用公皆有力焉王魯公陳福公及王公之望汪
公澈亦公所薦也有議數編民助軍者公力止之有
求遷進者公曰以朝廷之名器豈容以市私恩屢從
親征發遽因職寢食俱廢得鼻衄之疾上方和藥以
賜詔同知樞密院黃祖舜拊問而公去意不可回矣
公事親誠孝遇族黨州閭以厚未嘗言人過無驚色

墓誌銘　七十五　下

之奉每飲食衣服必曰吾父母恭儉積德以遺子孫
吾德不逮何敢耳此昆弟姊妹凡八人皆嫁娶衣食咸
取給焉最嗜書搜訪古今圖史不遺博見而強志天
文曆數之學尤所究心元配劉氏僅兩月而卒贈相
國夫人繼室李氏右宣教郎陟之女生膺九封至
國夫人年七十有八二子即端厚端學端厚終中散
大夫知沂州贈中大夫端學終中奉大夫直秘閣三
歷郡四持節贈光祿大夫女四人長適某官劉浚早
卒次適某官張輅次某官李璹　某官陳宋衡孫男
二人曾某官某今爲　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孫
女二人適某官某官曾孫男　人某官　曾孫女

人公薨以隆興元年六月甲戌葬以二年五月辛卯
墓在懷安縣靈山鄉雁山之原銘曰
維文靖公器遠識沖勳相中興而閼其能敬保元子
而泯其功彼不我知謂我觀釁赫赫兩宮照知臣忠
有子有孫簡在帝衷明明上天亦臨爾躬有孫有曾
式元厥宗觀堤知渭觀火知風我銘有徵匪私乎公

中大夫祕閣修撰致仕楊公墓誌銘

上踐阼之元年楊公子謨與蜀士五人咸被特招公
自嘉定八年累疏乞身書祠官之考者藉不復以請
聞二三歲朝廷必時其蒲而申命焉於是卧家十有
一年矣聞詔輒不就士爲公出處誦者不一今屯田

郎虞君正移書趣公於屈伸之分案之已審固
請焉二年九月寢疾遂致其仕已卯屬纊年七十有
四先是公於縣之南山築室取友號雲山書院嘗
我死則葬于是山至是孫仁舉卜日維四年十二月
庚申食則今紹定元年也乃以書謁某曰維我先君
子經德履道克絀厥終海内知心宜莫子若盍圖之
銘敢以煩執事某執書泣曰今復有楊公邪士不幸
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師異指殊無所統壹其亦幸而
生於國朝諸儒之後理明義精有所據依雖然抑又
有甚不幸者焉陰陽鬼神之蹟性命道德之奧與夫
爲人爲己成己成物之理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
誦說滋廣士習其讀玩爲常談甚者託之以飾詞辯
假之以徇聲利友以爲學術之累有如明辯而篤行
純德表裏令名始終人無知愚皆曰清獻先生者則
走也雖藐焉罪戾章敢以他爲辭謹爲叙而銘之楊
氏世居華陰僊谷至唐太保渙公之曾孫庭輝入蜀
爲普安令後居潼川五季時有爲銀青光祿大夫達
川討擊使者從死爲生曾珣曾珣生延秀延秀生權
權權生士達士達生南重南重生裕裕生四子男
其仲曰知章謨累舉恩不復仕自號雲山老人累贈
至通議大夫妣同郡何氏以淳熙　慶壽恩封太孺
人累贈至令人公字伯昌自幼孝友端慤能誦書屬

文通泉王晉卿教授諸生爲弟子學公時年十六受
學句歲已舉行高等既冠有大虞同程于諸書雖傳
於蜀於時未廣通譏游廣漢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公
且論之曰欲造聖門先從此入若造深奧則內外合
一治己治人之道備矣公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
踰月不出户自是默識理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
默不違乎誠淳熙四年以詞賦舉于轉運司會友卒
七年就外省試文靖胡公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
寘諸優等入對大問方阜陵銳意於治發策數千條
公對略曰帝王躬行之實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
也雖然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

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　陛下之躬行果誠歟抑未歟臣試以天人之應而卜　陛下之誠則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　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求於婕書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于道而　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　孝宗嘉其直擢寘甲科蓋自鄉舉至是三試皆第八人歷綿州廣安軍教授調崇慶府錄事參軍茶馬司改辟幹辦公事未報堂差成都府教授以舉主改通直郎知隆

慶府普城縣通判成都府權發遣黎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　勑差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召赴行在除尚書吏部郎中兼軍器監仍兼郎官差御試詳定官廷大禮以卿主管右治獄累請補外除直華文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凡再兼知嘉定府又累請歸畀直徽猷閣凡再任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差知隆州辭不就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提舉華州明道宮召赴行在控辭未報乞守中大夫飛烏縣男致仕詔除祕閣修撰公始職教二郡皆以義理訓迪諸生成都學官蓋四蜀之士咸在公之餘論漸被浹廣在普成紙用詩書

不雜他術爲諸邑最歲旱捐職帑之贏爲民代輸者幾萬緡李公壁除兵部侍郎舉公自代公未嘗有書尺之素也成都帥守謝公源明繩下苛急莫府憚之公於事無巨細劈析是非雖逢盛怒率爲公屈後嘗語人曰吾幾失楊公碉門蕃部寇邊宣撫司辟公之黎務以恩信羈縻且樽節浮費與邊民代輸二年又請于朝降緡錢厚儲峙廣土丁省戍卒增義勇遣士子聞見寡陋休沐即學官講之士咸知趨鄉逆曦僭叛諸蕃將伺釁而動邊民皇皇公誓以死守飭家人毋輕去以爲民望移書方伯監司起義討賊顧調禁軍義勇爲先驅戍將張威所部五百欲爲亂士不

從號呼詣郡縱策爲隨至公麾郡卒縛縱歸于制置司以張曇次補士俯伏聽命未幾逆黨董鎮至成都陵逼蜀師分遣裨將雷珂徑至郡交暑所顧軍禍且不測會安靜寨諜先出沒公即遣珂軍二百乘邊以攜其黨而令義勇軍還郡以張聲勢賊氣頓索賊尋遣校王安國偽單安國持郡吏欲以留令誅之公義形於色安國不敢動文移遷延以底賊平人以是服公應變之略去主四川類省試事兼監試事公以取文之要五校士之目七示同事者大要先義理而後文采虛心從衆而不斷以已見且專以論策定去取公故爲點檢官及是與領咸謂得人蜀帥楊公輔遂

以五要七目關上且刻諸試院尋即院拜召命控辭不獲秩滿去郡郡人象而祠之申詔趣發入對便殿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 陛下不動聲色誅此二孽如戮狐兔而臣愚猶有憂者鑒遠往之已事開惟新之令猷在 陛下審處而已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位宜使親正人接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發三乞招塡荊州士軍分番上塞歲循舊比給紙籍糴粟以備緩急申發三年不徙例之拘公權其資望而予奪之吏道窒塞因轉對請於淮上荊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餽運

節濫賜捐內帑以充糴貸以收末楮歲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元蓄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歛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不可以其屢經兵荒而不離夫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簿復兼侍左郎官輪對申言權臣叛將之弊如初對次論學術乃國家之壽脉公論迺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寅緣執要有技於叙用者矣夫君子小人如薰蕕之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

用之幾何不爲君子之仇而基國家之禍哉始公奏陳 先帝廢頌頒首者久之權倖側目公謂同列縱以此得罪其甘如飴乃力請補外朝廷不欲以言罪人進介卿以留之棘寺有坐僞告者株逮甚衆公酌情爲三等奏關法遣連鉅閣鄭氏兄弟乃移文内侍省索粥告之贓小人由是銜怨在寺僅半年而去公自念非遭遇無以報國會免朝辭遂歸蜀士四十餘人于當路公之規摹識量蓋若此世論方隘不足以知公也過家上冢麻所部郡邑屏廚傳廣諮諏靜退抑躁競既抵所治絕請託卻饋賂當禁一道肅然鄉風嘉爲西濱邊郡公爲禁保甲結士丁歲給衣

裝春秋閱習爲刑獄司舊有備安庫自比歲利店之撥儲蓄錢盡公節縮冗費補還其半又上諸朝乞給紙錢爲新丁衣屨之儲將還常平免役寬剩等錢爲水旱不測之備恩收養疾之人毋得注獄官縣尉被命兼權嘉定府嘉之中鎮寨控扼虛恨之境自比二既誅之後虛恨疑不受犒十餘年公遣吏往況慰至市所說諭虛恨酋領如約詣寨寨將馬栖利其犒賞擅殺數人公怒縛栖下吏竄徙之巡按屬部剖決滯訟惟成都以制閫所治與臬者例不敢孰何公曰是之不究何以厲餘乃嘖事平決新繁民曲防溢利歲與新都相轉訟公臨視度其地多寡衆石爲象鼻堰

口以均水利兩邑便之嘉定守洪偲報龍公再兼府
事偲竊用府繇公督還其半縣償其費更以其狀上
之一郡稱快然自是得請以去不復出矣即雲山書
院講授後進吉月月半誦論孟中庸大學語或至盱
聽之者各充然有得嗚呼自井田封建壞君師之職
分不明六經之道千數百年幾爲未試之書 國朝
自周程張氏及近世朱張吕氏相與扶持綿延斯道
復明於是百數十年閒往往有聞見而作者然而依
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使浮湛州縣出入里閭以其
所獨得私淑賞鄉國人化之而仁遜子弟從之而
忠孝乃猶有以行其志況如公之寬和質實篤於精

神動天氣良能使人鄙吝銷釋至其閑事又而篤理
明視精粗表裏真知其爲一公私義利實見其爲異
故雖即燕安沈而擬金石儀觀山河世所謂可悅
可慕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又不知覆而善闡而學者
復幾人也未嘗有所著述惟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遂
於得故其遺文僅有浩齋退藁若干卷尤篤於倫類
塾居必屬其親族子弟聘士而教之從弟子譽自幼
受學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南調官而卒終身念之以
上宗祀恩官其子仁任登仕郎族之孤嫠不能自立
者爲辦葬婚聘鄉邑嘗有旱勸分賑糶不遺餘力
取勾龍氏封恭人先四年卒加贈令人子八人四男
仁孫銘孫番天仁端嘗與賓貢終儒林郎小溪縣丞
先一年卒仁興再舉于鄉今從事郎順慶府團練判
官四女長適從事郎新井縣令何叔丁次適奉議郎
知平泉縣曾灌先十年卒次適儒林郎僉書普州軍
事判官馮仲烨季女有痼疾未嫁孫男義買以致仕
恩當補官外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血氣之知譁世取妍歲月慆邁志隨氣遷卓哉楊公
植基蚤年擺脫習氣靡然自原知行互發華皓益堅
雖撓弗奪雖誘弗挺雲山之巔巽後丙前有欝者阡
公歸其全

朝奉郎新知邛州何君墓誌銘

嘉定八年十一月庚午新知邛州何君卒其二子充
寔奉德陽縣之義合鄉元池里稽龜命于某村先君
食卜葬歲九年十一月甲寅食其季弟德固以朝請
郎老于家狀君行來請銘某季仕于後父名其諸其
後待罪太史氏允以書來趣銘竊迹其狀爲之誌曰
何氏系出蜀郡世居漢之綿竹曾大父延世大父革
贈朝請大夫出贅于德陽史氏因徙名數父耕爲四
川類省試第一自朝請大夫秘書監出守潼川以卒
贈正議大夫妣李氏累贈碩人生三子君爲長諱志
方字元方一字伯直自幼至冠未嘗去侍側資分既
高假以家學二弟真庭德固晉視以勸淳熙元年投

監守漢嘉公年二十餘以詞賦試轉運司與選從監
毋令仲平氏貧欲盡推田廬界之君力贊其決於監
即田至無以奉賓祭乃卜築東山之麓西壁蕭條以
書自娛怡如也初於監當任子首以命從子之孫者
至是君又以遺澤遜于仲弟人謂稱律先家嫡君固
辭會三弟同舉淳熙十五年進士從白宗長奏徑馬
君不及知也嗚呼天下俗薄宜推鄰里鄉黨不相卹
者對有宗族兄弟甲富乙貧相視如路人者從監推
產予同氣就見子從子君餘推其族誼以成考志可
不謂賢矣乎君從外舅樞華陽尉未上推紹熙元年
進士皆迪功郎改調閬州司戶參軍楊恭惠公時總

集七十四　十五

蜀賦以君監興元府戶部大軍倉用舉將陞從事郎
教授龍州求康當求康未上改隆州又以舉將改宣
教郎知飛烏縣制置使辟通判簡州堂授通判成都
府攝知懷安軍邛州邛未及上君為吏嚴明人不敢
干以私其在興元平糴倉以市糴籍書以出納吏
重足立未滿歲所蓄裕如為前官侵宿負吏用是桀
餉軍去之日斗食以上祖帳橫道十餘里不絕龍為
州地僻士鮮君孜孜教養不遺餘力士習頗勸自南
渡後無舉進士者至是始擢以詞賦冠蜀隆雖士鄉
曾校官不修且歲入薄不足以養士徒持粥井之利
又為轉運司所推不以時給君白漕使者趙君善宣

即郡裁撥廩粟用繼知飛烏有豪民比而撓法君疏
其尤者劾諸方伯監司而寬從之餘則揭發手寔里
咸相毋犯數歲之出入凡浮於用者節之甚歲所賦
始至倍徙於是除其賦役之病民者代之輸為縣以
鉅萬計又以十之八籍為水旱之備又以修學官市
義士田成都為西南劇而府公率崇位皃胥吏倚為
姦吏所戒戢也君一繩以法人始知有貳成都學官
凡四蜀之士咸在自比歲校藝不擇執何之則鼓衆
謹譁去以待其長君曰苟避怨謗將何事可為慨
然以身任之次兄謹嚴議試諸出入屢於蕭然通判
分東西廳君之父子兄弟前後為西廳劉文節公為

集七十四　十六

記其事君為懷安也隣邦以嘉定則以其數報為約
已而用得餘財甚多萬緡為備荒若干義渡若干路
學若干餘以代民賦視飛烏倍之又為浮梁以濟大
江且捐歲修之費居不知役役不告病嗚呼自貪刻
成風視民如讎家吏為市而君所居官約己以裕民
力柔吏以清政本甚皆今人之所難能者可不謂之賢
矣乎無何仲弟以都官郎丞秘監以知崇慶府殁其
喪君歸意遂切閬臨邛之命自矢弗出矣卒之年六
十有五君為人果毅多識卿家有儀則從官藉歷
任幾三十年累階至朝奉郎娶鞠氏贈安人先十二
年卒二子長光今為從政郎嘉定府司理參軍次泉

一女適迪功郎監眉州在城酒務高光緒孫男女各
四人銘曰
惟産弊官匪以自潔也恤隱明冤非以市恃也擿伏
摘姦匪私之訐也趨勞弭安匪名之掠也行吾分之
當然人謂我揭揭也勤銘幽仟光先隧之烈也

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彭侯墓誌銘

共惟乾淳之盛封殖士氣積而至于紹熙之季異材
輩出時惟吏部侍郎忠肅彭公以正學直道羽儀禁
列擊韓柄國趙和者立致通顯公見上疏逐壁寵既
又拜疏極言其姦雖屏黜不復信而風烈言言
垂芳簡冊清江彭氏遂為江右名家忠肅之祖倉庭不

仕父文通贈朝奉大夫忠肅之元配郭氏贈信安郡
夫人繼趙氏贈新安生三子男其冢子即侯也名欽
字仲恭一字仲敬以父任為承務郎監興化軍莆田
縣涵頭鹽倉忠肅作初筵箴勉之其目曰處事必公
蒞職必勤御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大和以接人
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公受命如將弗勝凡職所當問
如蠶登耗時出納稽姦蠹必謝辭訪求宿弊救恭夙
夜先是以稅戶運鹽歲十二運運獻白金十二兩凡
鹽丁出入護不戢孰何侯立罷之而嚴禁于衙又移
書轉運司極陳敗耗鹽額脚費及上官斂配亭戶強
市海物之弊使者皆行其言且以廉謹見褒前執政

鄭公僑亦聞而舉之知武陵縣以新制改差僉書荊門
軍判官未上而忠肅薨嘉定元年四月翰林學士樓公
鑰上忠肅奏藁乞加命詔録用子孫詔與侯陞擢差遣
十一月差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十二月詔與寺
監簿差遣尋除太府寺主簿改大理寺以新安卒官不
及拜四年三月除軍器監主簿五年八月輪對其略曰
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其間
有且為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
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
厲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其次論兵
器不中度宜程工時料勤年名以詔賞罰退上忠肅事

略暨事初政日所得上語參以平昔所聞聖德紀類付史
館初忠肅輯祖宗家法為書名內治聖鑑紹熙四年上
之至是東宮欲得之疑有觸忌諱摘數條請公削之
公持不可而歸請於東府請外添差通判嘉興府滿三歲
移通判潭州所至方伯監司表其廉平歲孟夏上降祝
冊遣吏祠衡岳侯為定祭式勒石齋廬今用之十三年
京西制置使趙公方白時宰謂侯有實才十月差知峽
州即綢繆實費廢續為緩急備又以州控上游諫軍
實蒐乘柵關戢卒寨蓋甲乙曆往來因以識伺間諜獲
強盜五人境內肅清社稷壇又圮寓祀尋驛侯命樹
封如儀且謂社不宜僅覡小祀違乞下禮官議崇祀

黄州臨大江使客上下費人馬依遞征侯曰是郡討所賴吐剛茹柔非吾志也繇是有以飛語中傷者長陽令父闕前後辟置者不旬月輒以計去侯嘗言上請善去者得 命秩或減舉員以勸領仕會又有挾印出境者公白諸臺正其罪而帥閫劾侯罷去侯居郡悚毫無妄費去之日視㢠至增將錢萬廣給夫人者千帑人白郡貳以廣給歸公公以爲校官養士與貢士續食之助侯既去部使者竟之乃與劾郡僚以宣前謾侯亦未嘗幾微見詞色也十七年差主管華州雲臺觀紹定元年再任五月己卯以疾卒年六十有五嗚呼祖宗豐芑之積山川神氣之會是生忠肅

而權藏所挽弼盡用以遺侯侯以生長見聞修身刑家使推其所挾得施於時必有以異乎人而僅行於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上不遇則亦已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侯嘗采前言往行目曰澹齋自鏡又取切於官學者曰愛蓮堂官箴又書坐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其自律之嚴如此至於忠肅遺文奏議家訓壁德記訓蒙要粹刊鋟靡所失墜友愛二弟官其從子之孫者字而教之凡皆人道之當然而侯油然發乎誠不渝元配同郡強氏先十八年卒繼室豐城孫氏先一年卒贈封皆安人男子 人游以祖任爲將仕郎女子二人長適文林郎黄州軍事判官趙括夫次適從事郎新威武軍節度推官李義山先是孫安人葬郡之西山前直三橋襟抱平衍公嘗有樂哉斯丘之歎卒後數月得之游乃卜十二月庚申奉侯之喪窆焉以義山之狀求銘銘曰

烈烈名卿蹈義秉方貴名揚于帝用不藏謂帝不藏而世其良于何其藏亦罔克長皓皓易污物理之常墓察無愧不遹奚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四

錫山安國重刊　渠陽集

墓誌銘

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邵公墓誌銘

知大宗正丞兼都官郎邵公以紹熙四年二月丙辰卒于南安軍治厥明年十一月壬寅其孤笥籥範葬于金華縣白秋鄉楊源又三十有二年笥以書而請曰先君墓道之銘久未有屬笥之辠大矣雖然苟得公銘黨可以自贖余閱其狀又得泛溪遺藁知公之言之德銘敢不諾謹按邵氏家婺之蘭溪曾大父文大父迪皆不仕父友

賢以公贈朝奉郎妣翁氏徐氏曾氏皆贈至安人曾安人遺腹生公諱驥字德新數歲喪母克自力李紹興二十六年入太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以祖諱授寄理左將仕郎調隆興府豐城尉獲強盜法當改秩帥臣龔公茂良將以聞公辭曰此職分也敢徼以爲利公淳熙三年爲潭州醴陵丞以材擢善化令攝衡山安化皆稱治衡山鐵民詣縣匄貸有轉運司杉木米六百石遏造舡乃發公請使吏苟請則無及遂先償而後請使者果大怒委劇吏覈其事無所得猶發主湘陰簿民訟其寃不踰月復舊八年用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開化縣文

承旱歛振䘏有方朱文公以常平使者忽輕車行縣至則喜謂公曰吾所以來有言邑多流移今大異所聞文公風釆震攝吏重足立而於公獨眷眷焉且以陞陟舉之先是縣有惡少年比為十友持吏短長公摘其渠長前後所坐上之州不為竟治又上于監司于臺于省凡三置獄卒論如法俗為之變公以是邑清献趙公北山程公莊簡李公流風未泯乃祠于學以示風厲其他如罷科數水碓錢免勸諭酒皆去積年之弊連帥監司論薦詔赴都堂審察十三年差監都進奏院尋爲大理寺主簿遷丞十六年　光宗皇帝受內禪公進紹興聖

烈淳熙聖孝二頌以侈兩朝之盛又嘗應詔言事論役法稅契刑法科舉皆中時病因輪對進劄言十篇上每事稱善改知大宗正丞又論錢弊略曰銅鐵日越虜界而彼之錢未嘗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輕貨易吾楮幣復以楮幣要我銅錢是以其無用傾用茲其為謀叵測且彼能令行禁止而我顧不能此非直頑民猾商也吏奉法不謹耳上顧問再四下其疏集議所時議稍允紹熙元年權尚書都堂郎官明年以疾請出知南安軍地瘠民貧公謹事節費按淳熙十五年以後逋賦爲緡錢六萬盡蠲以予民歲貢聖節銀三千兩二歲大祀半之異時取諸

諸下三縣公請于朝議所以論之漕使者林
公湜輟帑金爲代輸三年之一以成公志
先是儂智高叛郡以民當輸米石錢則千
賦錢二百以供軍名曰紫蒿錢歲約五百萬
既罷其乃以資郡少府私用公悉除之在
郡踰年政成位乎益嘗即公之歲閱而慨
然有感於世道之升降焉且公選表召寘
奏邸正同郡王魏公當國猶二年迁理官
又三年轉丞大宗正又踰年留魏公相羅
菘臺郎自郎請外會御史中丞何公澹建
請三丞二著權郎得持使者節若爲公設
而公僅得一遠小郡公之守道不競於此
亦可略見惟君救窮理有得於屈伸之分

則素位而行升降久速於我乎無加也召
南之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紀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序詩者曰在位皆節儉正直上
下相師官府其業聽安而志明也嗚呼二
熙之際其尚有存者乎公享年六十有四
娶徐氏以公封贈至安人以子符爵累贈
至恭人子男三人符嘗中國子舉補太學
員以公任入官今爲承議郎新差通判靖
州次篇後公二十四年卒範未仕女子二
人長適國學上舍生吳熙載次適進士董
寅皆卒孫男五人長愚早夭次魯益晉曾
女六人各得所歸公蓄學至老彌篤在南
安日撥司馬公通鑑所不載者爲書號南

北中鑒卒後裒其文得家集三十卷賦二
百首餘藁有未及錄者銘曰
視所擧知其類覩所安見其志厚所予艱
其試老無怨于是以

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某爲大常少卿婺東陽李
大有謙仲主簿謙仲習於禮頗遷豆籩簠簋
登俎尊罍位置失次香膋臂臑肫肩奕旁
鬬鏤養白黑礼以熬薦今用生刑鹽傳誦
象虎今散璽黍稷稻粱而粢用秔五齊三
酒而粢清醑瘞燎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
按三礼條具其儀法請釐正之余每嘆礼
有數有義聖人事事而同不以有司之事

而忽之所以明天地之性降陰陽之情也
自周秦去籍漢讀廟制極於五湖之亂先
王礼樂蕩無復存故雖經生學士有不盡
知其數者況於難知之義乎聞謙仲之說
含然而喜亦曰大者既難遽易姑先其易
者焉耳即爲上之尚書而議者已曰事関
奏審必不可行磁隊言焉謙仲慨然重有
感於學術之不明會當輪對上疏略曰國
朝自周頤張載程顥程頤李本於正心脩
身仕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
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乃自慶元權臣
創道學之名以排根善類而爲士者始以
道德性命之説爲不足學能者求二於科

舉而息者幸中於剽竊夫公卿大夫由此而選也而脈胎之壞已若此願召宿儒崇置遷列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於外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聲取利祿計其二曰臣觀自昔歸附之徒固有始於効順卒於反覆者況今入居內地而左袵自若窺我虛實安知其中無伺間乘隙之人若其倔然自便者視昔之拜表輸行又甚焉是可不思所以處之國家自軍興以來屢開督府命大臣領其事權尊而望重亦足以陰弭豪强潛杜窺間惟陛下亟圖之上獨以前疏下有司餘不及盡用也尋遷博士疽發背且殆拶許元實往候

謙仲謂生知書顧彊我以藥邪家人問所欲猶以弟大同不及訣爲憾而大同至曰吾得見弟幸矣屛艾却藥而卒嗚呼古所謂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其謂是乎突梯絜楹與壽而昌底厲名行或庠之殃豈苟重禍貴得於此故畜於彼邪謙仲所居允方闔門俟遣辞焉亾何如塡後以書請益力乃爲叙而銘之君字叔衍其先本太原入世祖燠爲後唐檢校大傅出爲遂州刺史以王孟之亂不能北歸因家于蓬刺史之子景從爲通州從事贈太保東遊濮洄鎭愛其江山之秀因家焉 皇朝開保中升鎭爲軍遂爲廣安著姓四世祖曇

厚以崇寧二年爲同知樞密院系之詳具藏于邵公澹傳所為銘曾王考祁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考樊嘗與鄉舉考宿君本朝奉郎壽域之子貢士早世張夫人嚚之請以爲巳不幾之力學讀書習春秋三傳有声校官開禧初與平吳曦少傳安丙上其事曰進士安蕃丙之族人也遣之與元論都統制孫忠鋭合謀誅逆蕃曦以遺其母弟璣爲利州東路安撫使不得不豫爲之防蕃與忠鋭既共誅曦亦有欲殺丙巳餞將仕郎權興元府茶馬司茶帛庫詔特授承務郎凡四人並命其書曰吾下密詔討賊冒不逾時克成焉功雖吾帥臣竭忠

諸將効順顧所以往來其間合異爲全非可泛然語諸人者則夫族黨之助安可誣也爾君王能得其親近之情爾坤辰同任夫結約之責爾煥爾蕃分諭諸軍曉譬禍福一朝唱義遠近翕然蓋按奏亟良用嘉獎太常寺主簿遷太常博士積階至朝請郎初仕益陽攷覈簿書閱其貳於府吏無敢出入賦役在平江著録公明不可干以私正歲鄉之大夫士爲于庠蘇仲爲正齒位倣古飲酒礼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錢梓以風示之士習用勸趙成公希懌將舉謙仲或請卹諸辞曰求而得之則如勿得成公卒不能遺時自春官黃文叔度司成劉

桴伯墉以次競鶴逐以畢括六員皮秩其
爲縣分三等以平役法因民便以救弊寬
須繫以紓澀荆闔人德之通民嘗欲引江
濱田以五狼石瀧所障　鄭君諲仲授賦
又不月乃通更代石時闔以備豬泄農田
商舶皆利爲轉運司致糧于邊率拘民舟
而富者以賄吏免諲仲白罷之更造郡亭
器服繕城浚濠建利民海山二橋及西門
樓凡可以及人者無不爲也會攝守吏白
事倒錢數千緡諲仲揭之曰有列可送無
法可受秩滿條代還家人先飭羸彊吏告
警曰吾家行民聽感矣命止之諲仲須覲
蕆重燕直不受請寄昧旦衣冠率諸子誦

詩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熟講曰有
常則處同產尤極友愛內外四百指五十
年無間言居家頗采用古礼祀不焚楮巫
覡不及門送死不以浮屠尤篤於族姻鄉
黨賙貧字孤塟死藥疾書窆轉請於當路
下常平司以所沒入富人財產爲鄉邑營
社倉用朱文公及建安吳氏舊法歲舟貸
民至今守之得年六十有六娶馬氏封孺
人四子男自勉自牧自得自修自得先七
年卒三女適鄉貢進士蔡森琰孫用庚從
事郎新台州寧海縣長寧鹽場管押鹽袋
喬通孫孫男女各一銘曰
家人之戚如兄弟之怡如靖共乃事委如

蛇如予奕奕今姿孰曦而如未痡戢暉孰
覝而推加正斃而全歸與其辛生之萎如

宣教郎致仕宋君墓誌

宋氏爲彭山右族其家千縣之江東者自
淑若淑生某某生才才生覺覺生熙封迪
功郎早孤克自奮厲以行誼著於鄉嘗病
三鄉士民有處市之征控於部使者爲奏
除之民至繪其象與使者並祠迪功娶畢
氏是生君名祁仲宇伯廌自小即束書遊
學志鄉異耆等論冠以詞賦試於轉運司
與選後以淳熙十四年慶壽恩父母皆受
封十六年再舉於鄉嘉定四年該累舉恩
廷試入等授忠州文學階迪功郎調漢州

什邡縣尉六年復以鎖廳試居亞選縣境
延袤有媼挾錢于郊盜奪之而縊于薄後
人至援之得免君命求盜召鄰里子弟以
次視媼媼指一人君曰未也命三易冠服
迭至對如初盜伏其辜有殺人逮捕父弟
囊君休吏愬佛舍因屋山自陳於庭曰
我即囚也媿公之誠請就捕眾至大驚縣
有馬腳鎮引江漑田曰牛欄堰旁蹊雞縣
鎮縣民爭利訴於州於監司歷歲不決盛
夏漲衆至千百往往相殺傷君行阡陌還
具其事以江所從來遠而鎮之田視雞不
及十一鎮田既足以其餘漑鄰可也何亦
人不肯卻圖率用君言須平而利濟尋爲

邛州司理參軍時紅巾賊爲亂民有乘間
剽掠亶撫司下令毋問是從悉論死吏請
如令君謂是特大爲之防耳既付有司則
當别白定罪守意未解遂白莫府卒辨
於大司止坐渠長郡當貢士有司至不以
時士譁然譟之乃以歐僑白郡譟幾他士
君時兼攝録事參軍傳爰未具郡使者趣
上其事君列五可疑白之守守以上于使
者會讞就者爲貢士第一獄亦旋釋士爲
歌詩紀之其讞獄務持大體率類是總領
財賦任處厚辟差監大軍庫辭不就時郡
縣困於宿逋而邛爲甚君白任君曰國用
不給固當應而根本虛竭尤可憂况邛以

鹽鐵夙號富饒念利歸鈔所而虛額視他
郡爲多願亟圖之任爲邛獨十三萬緡有
奇尋監嘉定府羅目鎮酒税君已倦遊矣
該寶謨恩循從政郎會家子炎午試吏夾
江攝邑讓遊刑獄使者張君方撥君諳郡
因就養縣齋尋以治官入考致其仕浙江
还家踰年不起疾實十七年正月庚戌年
六十有四以致仕特轉宣教郎娶同邑黄
氏故承事郎鎮之女前二十四年卒三男
子炎午舉嘉定十二年進士前嘉定府夾
江縣尉兼主簿次豐之社之社之前五年
卒女子長適故忠翊郎監潭州南嶽廟趙
時翦再適史良能次適進士侯公璹孫男
四人外孫男女五人諸孤卜寶慶三年九
月丁酉葬君于縣之安鎮鄉慶和里飲馬
溪申山之原黄夫人既葬於金牛溪祖墓
之北今改祔焉末葬炎午以書抵某曰吾
父子與君之諸昆氏有契好墓前之石公
爲我銘之余閱君之閥閲行治蓋宋氏世
有令德迪功奮布衣爲民論市征君以行
誼克詔考祖曾藥室旁曰不欺曰無愧九
三爲史惟蔵四言是衣信知官無卑事無
難即其分所得爲皆足以行其志雖所及、
有廣狹與其高位厚禄畏忤患失設不能
可否事也乃爲之銘曰
雖古命民穡於鄰比使民自與選以長治

風由火出此豈容僞誰與舍本而較末伎
行修於家信於黨術舉或多奇宦亦寡遂
恂恂伯薦無遂無退克世厥心尚開來裔

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墓誌

王君諱其賢字能父系出太原其先京兆
萬年人十世祖某仕唐季爲果州刺史因
家于蜀今遂爲廣安右姓曾祖考叟不仕
祖考積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取陳氏生子
壽嵩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歷官至朝請大
夫累贈通議大夫其季子曰壽庚贈朝奉
大夫通議取楊氏繼張氏君蓋張出也少
穎異言動如成人通議服母喪太師安公
丙來吊見君而奇之曰是兒骨清形秀必

爲遠器會季父大夫無子以君爲之子通
議致其仕君以恩補官安公以女女之試
吏爲鹽亭尉丁母安人周氏憂服除調鳳
州比較務會逆曦以蜀叛安公既仗義反
正於是乘勝盡復關外已弃四州所與大
將李好義商事期審賊勢畫糧餉布裨佐
令往來書尺藏于好義之子懋者皆朝發
夕報不翅口講面授蓋先是君仕鳳州習
知人情安公乃檄君周旋其間歸還振覬
特命改承事郎充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
羽檄稍寧即引嫌兩易利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未幾通判西和州安公既倚君爲助
乃檄參議官僅成資以大夫卒去官服除

通判綿州與州長爭公事執不變會承
詔赴都堂稟議未至闕特差權發遣岳州
制詞稱其才業勉以良牧君益思奮厲郡
之吏奉軍廩昔抑給舟楫君節用愛人商
賈阜通不擾而集未幾改知渠州未上申
命安公宣撫四蜀改辟君知果州創夷之
餘極意摩撫毫髮不受私事有當義勇不
可移郡人竊爲鐵筆又能節縮浮費以少
府之餘財佐漕臺代民賦差知嘉定府事
制辭略曰顧西土之孝友分符竹是能仰
體德意撫柔斯民矣勉思報稱無有遐心
君節用愛人視前爲郡不懈益勤提刑司
以凌雲江捍敵[illegible]舟開支流以殺其怒後

頌賈廣州奉例惟謹而一毫不以取民扶
藉知眉州以通議君嘗所懋芝益恭陳事
眉士大夫郡可以理服不可以力操而彌
君無異詞方朞年屬疾請去未遂而卒實
寶慶三年正月辛未年四十有六使假以
歲月歷變父而闕理多其所就顧止是耶
安氏封宜人男一人岦將仕郎女二人俱
幼未行孫女二人岦扶喪至瀘川哀毀成
疾後一月亦卒安宜人請于君之兄前主
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其恕取族兄前通
判利州其然之子時爲之繼從子嚴之子
爲岦繼時以致仕恩當補官以紹定二年
三月　日葬新明縣明　靈山之原先

事之數月鴻禧狀君之行走書于靖曰嗚
呼季弟已矣其生平設施簡而非傲直而
非矯視全德之君子固若有間然循性所
安不爲物移亦可尚已其恕於弟爲同气
敢以銘請而時又申以母命且安公之子
癸仲亦以書來曰時之請也塵其謹毋辭
嗚呼余爲敢不銘銘曰
予之資不假之年厚其通不永其傳俄挽
之前俄抗之顧振華短世埋恨幽阡

朝奉大夫知榮州費君墓誌銘

潼之通泉費氏系出潯陽伏羲時曰將秦
稱時曰奴世父莫可考唐禧宗時曰元盛
邑駕爲排頓使後居鹽亭之白馬葬射洪

之果園山則入蜀之始祖也五世祖傳民生三子長曰頎次曰頤頎舉元豐五年進士第二人掌武信軍節度書記四傳曰享父生五子其三人舉紹熙元年進士後以歷朝恩累贈奉議郎顧以文學補官是生常通常通生利用利用生南運累贈朝請郎踰冠而卒治命以奉議之季子爲後是爲務諱君章字晦卿方十歲毀喪哀甚事母王安人孝謹未幾安人卒孤苦自特拓衣糲食澹如也慶元元年以詞賦擢四川類省試高等明年視進士乙科賜第調青石縣尉歷渠州司法參軍利州路提刑司檢法官鳳州司法參軍以舉主改宣教郎

知温江縣通判南平軍重慶府知茂榮二州榮未上在渠事吳曦曉驕恣不廸察君弃府己者臨之甚威卒無瑕可指爲檢法官朞年曦叛賊據興元對前事傳檢法奉君將云之會本生母卒乃行在鳳日宣撫司經量閬外田受命者率加賦以爲功君往真符家夏秋歲輸之數以田均稅豪髮無所益民至今利焉爲温江府督宿逋甚峻君從容斡理寧其稽令不以病民諭李積類巴縣亦以不治君以節縮浮費府有餘財各發泉二百萬助之茂之屬縣曰汝川當威茂之衝土人湯彬豪於財嘯呼夷獠武斷豪奪錢邪蕃雜隸威而 市於末康

必道汶州彬父子數繫之爲二州忠君調軍餉而斂之縣是徼外無敢譁者節用豐儲卒以春夏之交揖羅直以賑貧夙有胃疾既去郡行至汶川明窖綰而卒語不及私 唯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求哉當寶慶三年八月庚午年五十有九取劉氏東彸先生伯熊之孫也男森之舉嘉定十年進士前爲蓬溪縣丞女適高斯得舉紹定二年進士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森之既已毋命卜遂寧府長江縣甲山以今年十月己酉舉君之喪即窆前後之月以君之同年進士馮君邦佐所狀事實屬銘于婿會斯得亦自都城來請申其請

嗚呼余知晦卿已久公馮輔余所善也斯得吾之同産兄之子也況又以知晦卿居家涖官之實余曷敢曰不可銘曰

人莫已信唯貴是師寘乎爲能晝攫爲奇孰知古之人爲吾分所得爲雖所君無赫赫名而所去見思吾晦卿父其尚有聞於茲

知文州主管華州雲臺觀安君墓誌

嘉定十有四年知 文州安君蕃以比歲勞勤請致王事而歸詔主管華州雲臺觀行至利州得疾九朞月乃卒實十五年四月戊子也年五十有一其孤如塤等 既護还

里所十七年夏五月癸卯以治命葬岳池
縣施爲鄉龍旋下乾山之原先是君居郡
日遇 垩需以弟之子如淵奉表入都如
淵過于余休沐舍曰吾伯父之葬未有以
識窆如墳兄弟奉母命將以請于公顧杖
而即安弗敢違也會某句去已七八踰未
官率善其職主管官告院書印既具揭姓
名于方吏無所容其姦邊將李全受節鉞
有司命後所給告諫仲白宰掾是有定制
豈容爲一人輕易大農簿書舊悉付吏抄
轉出納謾不可考諫仲請先經主簿簽説
爲省試點檢試卷官時號得人者卒出諫
仲雖廷試三人皆其所拔余時爲參議官

臨事詢月凡昔得諸見聞其在奉常有言
諫仲且爲臺諫得言天下事士莫不傾耳
延頸根出命之晚嗚呼此豈惟踐脩之素
有以得斯於人亦以見人之卷卷于忠臣
良士幸其有以植公道而福斯人也詩曰
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是區區者果孰爲之
然哉諫仲卒之明年當寶慶之元其孤卜
十月丁酉葬於懷德鄉蔣碑山之原以今
吏部侍郎喬公行簡所狀行實求銘某
以声氣之同不敢曰不可則敘而銘之諫
仲本唐宗室世爲婺東陽人曾大父悅大
父皓父侃贈奉議郎妣馬氏贈孺人諫仲
氣剛而質粹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不幸

早孤遣大同受學於朱文公先生而躬任
家事不以遺母勞讀書窮晨夜不釋紹熙
四年補博士弟子員慶元二年中進士第
授迪功郎主簿潭之益陽教授平江府知
福州閩縣通判通州主管官告院歷司農
錫之京秩布列幕屬士孰有起家而得此
乎益用勉厲以稱所蒙君拜書審圖報
茶馬司檄兼秦司僉廳府尹劉清惠公甲
召賓莫下少傅自新丐䘏治興元又辟君
爲屬天水縣舊隸成州大制置司以道遠
表升爲軍既又即軍後縣兵火之餘入曉
親莫敢向君佐幕幾數月自請試縣或猶
謂母以家往君曰是示人畏縮也召故老

而謂之曰縣當險阨之衝者中原數擾此
最要衝或治米穀或治榆林或治興州平
或治沙川雖遷徙不常而送遭焚蹂今不
一勞其後不安將遷邑于赤丹僉謀以險
固實以穀粟使民得奠居其亦可乎衆皆
諾乃白制閫行之官寺民廬以次畢具烁
豪無所擾制閫發緡錢五千君復上之忠
義士兵故有春秋二閱君更用農隙因其
力以築縣城民不失業官不濫費凡樵摟
守具旋觀而畢置之民自離兵戈有田者
亦弃去君大書鴻鴈三章于堂壁卧興圖
之從師閫撥借耕牛種具量所墾田散給
皆翕然歸耕會歲大烹歡呼被野始期以

秋輸元錢迨君之去率多逋負又爲償債
主管成都府路轉運司使者剛褊自用君
隨事救正理寃釋滯人不知其功至于推
挽人才尤所用意制置使聶侯子述至蜀
以果州守安侯癸仲爲元幕俾君攝州事
屬時多事民賴以安尋謁師府白事其一
核實茶馬司所積暫以買馬錢助邊用養
馬羣馬之糧給軍儲矣自如舊制約一
年可得百萬計其二今光邊未靜憂在西
南夷宜謹擇邊吏其三賞罰所以勸沮也
今大敗者未即就刑而小捷者遽加醲賞
聶侯大說辟君通判末康軍會興元卒叛
轉掠果閬密爾鄉邑君念六世祖太傅嘗

出家貲以平賊思所以繼先志會少傅爲
之倡君喜曰是亦吾志也亦糾合宗族佃
丁數百人性運軍糧且躬臨賊壘毅然以
事公爲己任未幾朝廷起少傅爲宣撫使
治利州州自亂後氣象蕭索少傅改辟君
爲州貳君請增米直以來商運爲軍民
利且舊例商既官交米則有出納之弊
軍就倉票給則有陳腐之弊使皆就船出
入則二弊皆除總餉者是其策繼以君兼
主管文字兼糧料院職併事叢脞微不究
初西夏求好于我自嘉定七年賫書者絡
繹竟上至十二年冬十月宕昌寨以夏招
討使寧子寧忠翼書來宣閫委安撫司報

之適東軍郭威等焚戎菴適去宣閫移金
州軍帥陳立將東軍辟君充隨軍轉運置
司西和君聞命引道未至今曰比歲冬夏
之交虜乘間再入民未復業饑餉用艱今
日使捐非招集忠義按視營屯惟先勸諭
流民各歸土著乘春耕種且檢視倉廩督
促移運務以實邊備安人心民聞之喜凡
漕運物斛糗糧芻藁夙夜盡瘁漕四
十二萬三千七百六十石馱戶不該封樁
并由子不到等錢四十二萬六百券有奇
糴二十萬一千二百石以置口漕至西和
魚關至白環每石且以費錢一十七券米
一斗七升之約爲總所省三百四十二

萬六百五十九券米三萬四千二百六十
五石初出邊僅有兩月之積未幾可支半
年嘉定十三年琳夏書再至宣閫未敢深
然之俄遣使至鞏城以書督期宣閫姑遣
師應之以利東路安撫丁公焴節制諸路軍
僉參議官同措置副戎司邊事君酌酒飲
諸將願毋殺戮毋焚毀以誕布我國家不
嗜殺人意之皆聞命感慨自丙申出師已酉
飲至不料三路丁直不起利路全夫則君密
贊之力也宣撫茶馬二司辟君知文州居
郡踰年百廢具修然自是精力耗矣得年
僅五十有一積官至通直郎娶陳氏姑之
子也男子五人如山如塤如川如愚華孫

如山嘗與賓貢爲伯父士龍織華孫先天今附塋爲女子二人長適將仕郎揚李衡幼未行孫男女一十三人君資厚而氣夷與人交有終輕財重義不計家之有無慶元三年歲荐饑極力振貸全活甚衆其後年穀屢登析券不復責尤嗜書自經子史傳百氏小說醫卜方伎一覽終身不忘嗟夫其才若此 其用卒此 士間而惜之銘曰

有勞于國有德于民俄與忽作位止專城未爲不遇弗究弗宣弗振弗延年其在後之人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五